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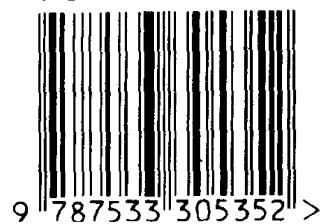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82/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五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十二卷(一)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

十二卷(一)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以上原缺

也誰能違之激爲氣節下

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

經學何也曰先師之

人事之紀世爲儀

之本真執方局見

傳承守家法上明

廣教授則六籍

言進不枉道必以其義退不失義必守其道久相待

遠相與共幽而不改其操患難而終相爲死也豈榮

况哉故兩漢經師六傳最重而風俗最淳其於經

譬則臺史乎豈必盡天而歷日月星者終其之能也且聖遠而言湮庸知夫後有作者不窮經而尋道乎故傳經學也傳文學何也曰昔天下之治方術者嘗衆矣陰陽名法道德各得道之一察以自好而不該不偏靡蔽而莫知其極也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加意乎仁義深而通苑而不藁膏沃而先燁各具有其質能用文上拓典謨下披雅誥晰六藝之歸涉百家之與明天下治亂之統紀與故能言其意而必行於遠也以會歸於聖人論其世而出處語默進退之際可以弗畔也亦豈非命世之英卓然有繫於世路之興替道術之正反者乎且文顯而道隱庸知夫來者不因文而見道也故傳文學也昔先師之設科也先德行思善人有恒其品士則行已有耻使不辱命於孝弟信果庸並而列諸世師資道缺有間矣而涉人君子氣鍾其粹性命於德焉躬者淳至而淵乎似道也是百世之儀矩也何可問也次者本仁惇孝率義由禮行不越乎矩立不易其方辭受取與之際介乎不回疾焉亦先民之有作也何可簡也使漸涵於聖門不有進於首科品之士士者乎下此則獨行經理蓋贊於毀枉者多矣傳淳行義行獨行是之曰

鴻漸于遠其羽可用為儀詩有之曰載駘白馬夫皎皎者儀之表也時命大謬趣肥于荒深根寧極與時偕藏利害不消欽德閱光貞不可亂是微之顯也風之表也即炳幾遠害蚤見豫待視溺焉不止者遠矣風貪頑者莫大是傳隱逸造化物曲之精至微渺難識而占候卜筮方藥之技稽天驗人顧往往前知命中如影響蓋其微也雖其小道而贊天生民之事均出於六官故通其道則聖局其方則感志方技天生五材帝用六府民並用之以為天下公蓋其理也故貨惡其專之身亦惡其棄於地力惡其盡之人亦樂其效諸已用天分地而正德以幅之則民生厚焉志貨賄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其主德茂也蓋必有妃匹之助焉乃其燕女溺志淫黷淪斁則覆亡隨之雖憑賴先德身致鳴業莫能遠也必且受其禍敗若反中其子孫下至匹庶家道成於女貞民俗風於閭閻以為是人道終始家盛衰由焉故詩首關雎善相舟雅美周姜任姒春秋卒宋共姬錄紀季姜其重也夫邇內紀列女傳書稱咸若爰及昆蟲禮通八蜡不廢貓犬易象萬隲母及豚魚則物曲有性也明乎物曲之性者不敢用非道暴殄之矣志物

性純焉總之三代而上可考見於書詩禮易者爲三
表素王有年表漢而下各以紀謨訓述傳志次世代
科條其文爲世若年表標興亡之統紀完焉而天人
古今之故續傳文取材於史義稟質於經去其繁重
存其典正其申治也詳其危亂也確其愛善也周其
懲惡也隱詳以同故盡其辭備論其行事以著法隱
而確故嚴其斷扶其志不盡其辭俾懲者深痛識早
反方無使狎機事萌逸志而滋亂焉蓋點其不經者
取其近經者道其可道者不道其不可道者爲史學
要刪乃其詳則正史存焉於戲法象銜陳於上晦明
否泰通塞萬變而不失其常者天也九域分布於下
神明尊土隆污回易而不失其方者地也五性參兩
於中治亂廢興進退存亡紛綸糾錯而不失其正者
人也故消息者時當否者位卷舒者道貞一者志得
全者全天心天道不得全全人畏義而節帝者之
所紀相者之所謨聖者之所作明者之所述志士之
所效仁人之所安達賢之所通節士之所究下至幽
人貞士庶婦孺女介乎不欺其志也焉往而不可見
天地之性哉燭幾者昌處極致亡敬明惟理逸豫以
荒故明君室未萌之微而聖人謹未然之防有以也

夫用歸於毋逆天道毋絕地理毋亂人紀俾物各得
其極而已矣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語處世之有
恒度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語吉人之有恒心也詩曰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
古如茲感往者之不可及俟來者於無窮期也此
史上編需明哲訓定焉

明萬曆初元春晚學鄧元錫撰

晚學曾懋爵校

歸見五子之歌作康侯誥義和有亂征 乃木塞泥殺
 羽因羿室仇子澆紂王于帝 少康少康少長爲仍救正
 亡后播歸于有仍生少康 澆求之奔有虞虞思

沃甲祖辛
沃甲祖丁
南庚沃甲
陽甲祖丁
仲丁末廢適而

周世紀相諱附

生而岐嶷少長好稼穡樹藝之事堯以爲農官以元德
生民封於邵事見虞書及詩生民閟宮思文諸篇其子
孫世后稷以服事有夏及夏衰棄稷弗務周先公不啻
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時序其德不敢怠業不
寤子鞠鞠子公劉國於豳豳俗故篤淳公劉柔之以德
上下忠敬風最淳古見豳七月大雅馬公劉諸篇後十
餘世而有古公亶父脩后稷公劉之業精行德義儻鬻
攻之事之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乃屬父老告之曰狄
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十何患乎無君有表有主則君也遂去邠踰梁
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三年而民五倍其初事見大雅綿皇矣諸篇古公
子長泰伯次虞仲而太姜生季子歷賢孝友于兄娶太
任又賢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我後世其有昌乎故名
昌泰伯知古公欲傳歷及昌者天也遂與虞仲亡之荆
欲以讓季歷古公薨歷立是爲公季脩行古公之道積
德累仁而昌爲文王文王德綏熙敬止穆穆不顯以昭
受于天詢于八虞咨于二虢慶於閭夫諏於蔡原訪於
莘尹重之以周召畢榮之輔億寧百神而柔和於萬民
於是伯夷太公滿熊膠鬲之倫咸自遠慕德而至已殷

王紂用崇侯虎譖囚欲殺之西伯文明柔順以蒙難而
演易於羹里故文王之聖備見於易詩書事既解得賜
鉄鉞專征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
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
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與讓
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蓋虞
芮質成而文王厥其興也於是伐大戎明年伐密須伐
耆又明年伐崇作都於豐當是時三分天下有其二而
以服事殷不哀仲尼稱至德焉及西伯寢疾病謂世子
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
止也世子再拜受教年九葬于畢世子發嗣是爲武
王武王既立以太公望爲師弟周公旦召公畢公之徒
爲輔師脩文王之緒立九年殷益亂乃東觀兵于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
命未可也乃還師又二年而紂殺王子比干囚太師箕
子微子抱樂器而奔周太公望曰可矣於是武王徧告
諸侯曰殷有罪重不可以不伐十有三年春正月王于
征伐商底商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群后以
師畢會東渡河有白魚躍入于王舟中既渡火自上復

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師陳于商牧紂率其旅若林朝
至于牧野不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卒輻分車尾裂
甲魚鱗下遂平殷諸侯共尊西伯爲天子詳具尚書武
成泰誓牧誓諸篇方周師之入也商容與殷民觀焉見
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
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
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
目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
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聞闐休休志在
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王
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除殘見惡不
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王既克商皇皇若天
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
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骨餘何如武
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
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孽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
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
親何如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於是反商政政由舊視
殷民如周視殷民如子表商容之廬封比干之墓祀焉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歸項官之女而殷民大悅王

始入殷訪于箕子受洪範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
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
夫對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
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
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屏
而立王下堂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西
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
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
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
若恐懼於席四端於枕於鑑於盥盥於楹於杖於帶於
履屨於豆觴於戶牖於劔弓矛皆為銘傲焉夏四月王
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
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
文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乃大封諸侯先是未
下車封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顓帝舜之後胡公
媯滿於陳以備三恪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東叟公於
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皆上公為二王後已得炎帝之後
封于焦乃修輔佐功封師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周公旦
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畢公高於畢皆留相王封
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為三監三監者

制天子使其大夫監方伯之國國三人者也而以殷餘
民封康叔於朝歌曰衛餘畢以次受對而姬姓之國五
十有三人事見武成康誥酒誥梓材諸篇既克商通道
千九夷八蠻西旅貢獒太保奭作旅獒王徵九牧之君
祭豳之阜以望商邑至于周日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
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
十年麋鹿在牧事出周書隨巢子蜚鴻滿野高誘曰蜚
天不享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假寐日夜勞來
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瀆居易毋
固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維伊母遠天
室營周居於維邑而後去蓋實始營洛居無何王有疾
病周公念受殷命未有定為三壇同禪以珪璧告于太
王王季文王祈以身代王瘳王五年王崩葬于太子誦
立是為成王成王幼年不能治作周公相踐阼而
治立之輔拂疑丞以輔王德抗世子法於伯禽王有過
則撻伯禽所以教王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見小戴記
篇三年王冠公命祝雍作辭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
日始加元服去王幼志王季考未無極命伯禽出就封
而周公不之魯輔政管叔蔡叔霍叔顧監殷乃大不說
於公為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告師尚父保奭

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乃避位於東以待客東伯禽所封國也公居東二年非成王二年得流言所自始乃作鴟鴞詩以詒王王疑未盡釋然亦未敢誚公是年秋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盡拔王啓金縢穆卜乃得公武王疾病時祈代王死書乃大感親往迎公于東還輔政天雨反風禾盡起語具書金縢詩鴟鴞九戩狼跋諸篇於是三叔懼與武庚燭奄及淮夷徐戎以叛邦君舊人以四國竝起虞艱大欲違卜自守公作大誥東征又三年而後定東山破斧之所爲作也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蓋是時王采伐淮夷遂踐奄遷奄君於蒲姑王來自奄大降四國民命釋不誅東遷之洛作多方庶殷底定佳奄大同公歸自四征政柄有屬保奭委公政而求去公留之求助焉作君奭公佐王正治官作立政詔王任官作周官訓官作周禮定六官之職掌作儀禮盡吉凶軍賓嘉之儀則作曲禮教民動作禮義威儀之節而經制大誨表先世房中樂爲風始曰周南召南因列國山川方域禹迹職方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而王朝賓師友燕兄弟洽群下勞使臣以至于興賢育士遣將命戍各次其燕樂樂歌曰小雅王郊祀訖受釐會朝陳戒又原天命祖

德作樂以詩格王正事曰大雅而郊廟樂祀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神明次爲頌而鑾頌聲興於是時天子德明羣公穆和萬品眞阜九夷八蠻序貢于中國而公亦且老矣念洛於天下爲土中欲成武王志宅中時又且必殷謠卜洛蓋公還王室定禮樂者六年乃卜洛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者是也至是成王即位十有四年矣春二月命太保先公相宅攻位于洛三月公至洛用牲于新邑郊社告庶殷侯甸男邦伯攻洛作多士庶殷不作太保陳天命休恤以戒作召誥公獻卜使從王于周曰王其來稱殷禮祀于新邑十有二月王至新邑烝于文武公請老明農王命公後慈殷誕保文武受民作洛誥於是公留後慈殷民訓焉而刑錯不用又七年作無逸而公老於豐病且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公薨成王曰公生事宗廟沒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地也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之於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周公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君臣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又以重其國也公既沒王命君陳尹東郊作君陳王在位三十七年崩命元子釗嗣丕基有賴命康王詰康王十二年命畢公深東郊作畢命蓋自周公塋殷至是歷

三紀矣王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興於禮義國
固空虛四十餘年有唐虞之風焉崩于瑕立為昭王
不能自強於政治南巡狩久濟漢漢濱人以膠膠王舟
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公溺焉子滿立為穆王
初德精明命君雅為司徒罔為僕正作君牙罔命其務
王欲肆其心同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好征伐
戎祭公諫見下已惑志於仙或西人化人龍之藥好禱
篇次次志中祠得驛騶耳之駒御以西遊於瑤池之上樂而忘歸
四方諸侯無所請命賓祭於徐子者三十六國徐子稱
王王間乃嘆曰嗟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
山史止編 國卷之章 十四 六月初二育成
其追數吾過乎趣駕歸還定徐偃王走死於是王饗國
百年矣患民多僻作呂刑以詰四方思保位為艱恐貽
世羞欲自傲悟作史記記曰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
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逐事之要俾
戎夫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
亂皮氏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
生亂華氏以亡奸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
財而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
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攝其臣攝而不敢忠則民不
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則權

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
於刑有虞氏以亡奉孤以專命者王必畏其威而疑其
前事臣挾德而責數以日疏位均者爭平杯以亡大臣
有錮職諱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
拘之譴而弗誅諸卿謀變質沙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
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躬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將由之
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弱小不恭強大扈氏以亡璧子
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
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賞
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以亡昔曲樂之君伐智而專事
山史止編 國卷之章 十四 六月初二育成
強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榆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
曲集以亡昔有巢氏有亂臣而責任之以國假之以權
擅國而主斷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
勝柯者危昔有郤之君奢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謀上下
不親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郤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
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
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攘疑者死知能均而不親並
重事君者死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競進爭
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巢氏好以新易故
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巢以亡爵

重祿輕取民自成者危昔畢程氏損祿增爵群臣貌匱
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
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
業刑而復者危昔穀平之君懷戾無親破國弗克業刑
用國外國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
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又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
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狼而無親者亡昔縣宗之
君狼而無親從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
宗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龜策是從神巫用
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
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
之西夏以亡美女厥國昔者續陽強力四征重丘遺之
美女續陽之君悅之榮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
國分爲二宮室厥國昔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園廣大工
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湯
伐之有洛以亡侯曰君子曰悔善之端也肆惡之大也
王心侈幾失國矣比悔而逃明於善改與政斯記也如
鑄鼎象物然而百物知備也後可爲終古鏡鑒悔之力
夫故書錄呂刑美悔過也於是乎王獲沒於祗宮于繁
扈立爲共王共王崩于薳立爲懿王是時周道衰詩人

作刺明王弟辟方立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尊立懿王
太子燮是爲夷王王始下堂見諸侯周以爲衰崩子厲
王胡立厲王好利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
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
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
可專也所怨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
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猶日休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忠文后稷克配彼
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
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專利其可乎匹夫專
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
榮公爲卿士王行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
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
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
諝切祖賦賦謏謏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
瞽史教誨者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

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
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
宜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幾何王
弗德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乃相與叛王王出居彘召公
周公共和行國政焉王崩于彘二相乃尊立王世子靖
爲天子是爲宣王王既即位慎微接下用賢使能法文
武成康之遺風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命秦仲誅西戎命
尹吉甫伐玁狁北至太原命方叔征南荆召虎征淮夷
尚道彙然復興諸侯復宗周詩人所爲賦六月采芣常
賦者也後稍怠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
由東土編 卷之一 五月下名朝
在農上帝之棄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
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
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王事唯農是務
無敢乎利於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謹武故征
則有威守則有財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以能媚
於神而和於民語詳見田志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
大功墮神困民何以求福王弗聽已悉南國之師料民
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司民協孤終
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
入庫協出於是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

治農于籍後於農隙獮于畢時皆習民數者
也又何料焉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
後嗣王卒料之蓋是時王考室安考牧富侈心生而怠
於政庭燎作已說訛得行河水刺焉白駒作而賢隱黃
鳥我行其野作而風哀王欲殺杜伯左儒諫請從王不
聽卒殺杜伯左儒死焉其後太子晉傷之曰自我先王
厲宣幽平貪天禍至于今夫弭故德貴終也王崩于幽
王淫立立二年而周三川皆震明年竭岐山崩三年王
伐褒姒人以褒姒女爲褒姒有寵于王生伯服於是乎
與號石甫比而譜太子王遂廢申后逐太子宜臼而立
伯服王太子傅爲作小弁之詩以感王司徒鄭伯友問
於史固曰王室其弊乎對曰殆必弊者也太誓曰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融而好讒惡暗昧惡角
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
不繼是以先王和土與金木水火而成百物和五味以
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五體以役心建
九紀以立德九經合十數以訓百體夫如是故和也於
是乎聘后於異姓求財於群方擇臣於諫爭而講以多
物以務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舉物一不講
王棄是類而刺與同天奪之明能無弊乎夫號石父

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為卿士與刺同也棄聘后而立
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
昭而婦言是用用諛慝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
諺曰歷孤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也者而戮之
府小妾生女而棄鬻器者收以奔褒褒人獻於王而嬖
之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大矣毒之齒腊者其殺也滋
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已而
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求之申不與王伐申申侯從繼
西戎以入寇王崩於難於是晉侯衛侯鄭伯共平戎乃
即奉故太子宜臼踐王位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
有功王命衛侯和為公錫晉文侯命周東徙維邑而以
岐豐之地畀秦秦始為諸侯鄭伯掘突武得東規鄭號
十邑以益國王以益微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武王伐
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
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秦始封
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特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
仁義位在藩臣而廬於郊祀君子懼焉故周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謬者也於是諸侯力征強乘弱興師不講
天子齊晉秦楚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

霸諸侯恣行不軌而亂臣賊子起滋矣迨平王四十九
年而春秋作又明年王崩嫡孫桓王林立初鄭武公為
王卿士死幽王之難而鄭伯莊得政已王奪鄭伯政鄭
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
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
右春秋王不書天不書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不書
戰不書敗蓋不可道也不道其不可道者道其可道者
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已焉曰天子今而臣從猶
知君臣之義焉是春秋之法也王崩子莊王佗立初王
子克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曰不可並后匹嫡
而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及是欲殺難王殺黑肩
公子王子克奔燕王崩子胡齊立為僖王僖王崩子閔立
為惠王初莊王有嬖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傳惠王即位
取舊國之圃以為囿怒與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
奉子頹以作亂不克奔衛構衛燕入王城立子頹王出
居櫟鄭伯與虢公奔命于弭奉王歸于王城殺子頹及
五大夫而定而王太子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愛少子
帶公昭欲廢太子而立之齊桓公及宋公魯侯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寧周也
王患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

少安鄭伯逃歸不盟又明年王崩土世子鄭懼不立不發器而告難于齊明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王世子位定而後發器王子帶召伊雒之戎焚王城王討叔帶帶奔齊後十年召而復之十三年鄭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之與衛滑也不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郇文之昭也邲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胥祭周公之胤也召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親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任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禮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以親屏周今德既衰於是乎渝周召而

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臣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同貪憚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已而太叔帶通於隗氏王督隗氏叔帶以狄師伐王天王出居于鄭太叔以隗氏居于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王使告難于諸侯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於是晉文公有國矣及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今爲可矣晉侯辭秦師先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取叔帶殺之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勞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辭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魚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嗣室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責應且憎之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叔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慶前之大章以恭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遂焉於安能知之文公乃不牧請受地而遷於是乎晉啓南陽襄二十年夏晉文公成霸以諸侯之師却楚敗楚師于城濮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于王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迷王恩晉侯三辭拜命受策出出入三覲盟於踐土諸侯朝于王所已又會諸侯于溫使言之王王狩於河陽晉侯以諸侯朝王蓋是時晉納王王德晉甚重晉會溫將朝王狩而就見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既爲王諱又爲晉解春秋之忠恕也襄王崩傳頃王王匡王莊而弟定王瑜立定王時楚子莊伐陸渾之戎以于雒觀兵於周郊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馬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祇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其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

祥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鄴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十有八年晉侯使卻克會魯衛曹之師以伐齊敗齊師于鞏使鞏朔獻齊捷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儀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先是頃王時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訟於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定王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王孫蒯奔晉簡王時周公楚與伯與爭政而奔晉至是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怒而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說焉不入王晉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馬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士句聽之王叔宰曰革門閭廣之人而皆陵其上難乎其爲上矣瑕禽曰昔平

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姓用其王賴之而賜之驛旄之
盟曰世世無失職華門閭實之人其能東底乎且王
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攻以賄成刑放於寵官之師旅
不勝其富吾能無華門閭實乎惟大國圖之士句曰天
子所右寡君亦有之所在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
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
王室蓋是時王無政王卿士世爭政交訟外聽命於霸
國而霸主不競列國之大夫主聽斷焉於是乎春秋患
天下之無霸當是時穀洛闢毀王城靈王生而有穎甚
神聖無惡於諸侯太子晉賢早夭而母弟貴立是為景
王景王時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超率陰戎
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
畢吾四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
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
因以敝之先王居櫛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
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
我郊甸則戎馬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
下令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之圖我在伯父猶衣服之
有社稷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

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何
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
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嫺器使
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櫛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
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蓋是時周人不說學
原伯魯宣言于朝嘗閻子馬聞之曰周其亂乎夫必多
有是說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
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王子朝有寵

史記上編

國策之壹

武上

伍月二拾日

於王王欲立之傳賓起壁實謀之未果而王崩單子旗
劉子舍攻賓起殺之立王子猛子朝因舊官百工之罷
職秩者以作亂單劉以王猛居于皇晉緒談荀躒納王
于王城是為悼王無何母弟句立為敬王尹氏立王
子朝辭于晉王出居狄泉晉侯使士彌牟問周故彌
牟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乃辭朝鄭伯如晉子太叔相
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之不能
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將
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詩曰瓶之罄矣維壘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

獻子悅乃徵會於諸侯四年晉如陳趙鞅以太師納王于王城且戍之尹氏召伯毛伯以子奔楚十年王使宣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甥舅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睦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閑閑焉如農夫之望歲懼於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昭今名則予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于心王修東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整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

之固秦楚莫能難王室賴焉已三家滅智氏而分晉威烈王之世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天下為戰國秦益大三晉不能有禁禦然皆歷安王顯王安王慎觀王至報王乃折而入于秦論曰周自夏以后稷積德垂千祀而文武乃興革命而配天歷三十有七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祀始武王已西終報王已已饗國長世之盛終古一見也周始分封姬姓之國五十餘後子孫各以父王父所自出字若官若謚若所居為氏至不可勝紀蓋漢興九十餘載武帝復修周子南君之封比列侯奉其先祭祀

周后妃內紀

俾我一人無政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從王命以紆諸侯晉國不勤國之福也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敬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乎在冬城成周十四年王使人殺子朝于楚周儋翩率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王出居姑猶晉復納王而定敬王崩傳元王貞定王哀王哀王而王弟叔襲弒王自立為思王季弟嵬復弒思王自立為考王三王皆貞定王子也考王封其弟於河內續周公之官職為東周君考王崩子威烈王午立春秋時晉世為霸主百數十年據河山

太史公言夏后興以塗山而亡於妹喜殷人興以有娥而紂之荒由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嗚呼王閭內之德關國興替如此夫蓋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而姁實生后啓迨啓生呱呱而泣禹八年於外弗子也塗山實子之時陟嵩高石墜焉因名啓母石世稱啓母化為石蓋其說也商有娥氏事無傳焉周自后稷母姜嫄厥德不回以昭受上帝上帝休焉實始生周事具世紀中古公妃太姜貞順率道廣於德教遷岐胥宇偕與謀焉蓋世有不德至太任而

聖太任者摯任氏之中女也爲公季元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教文王襁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故人生而肖萬物者皆母姓子時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以肖而化也太任可謂知肖化矣及文王娶有莘氏之女曰太姒仁明順道思媚於姜任文王之爲西伯也文母治內進窈窕思賢淑以廣胤嗣關雎作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居內而能念臣下之勤勞咨嗟詠歎風王於禮賢審官葛覃卷耳賦焉而武王有亂臣十人邑姜與在則即向父女也其後乃有宣王后宣姜宣姜有賢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王嘗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后出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曰妾責不德使王失禮而晏朝天下見以爲王之樂色而忘於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起當伏其事敢請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增修於政成中興之名

史論曰懿哉周王壺內之化也本之躬刑漸自南國而

流被平方夏蓋髮殷未有也故思齊大明雅歌之不衰孔子歎關雎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洋洋乎盈耳蓋歆之也他日訓其子曰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嘻可貴哉聖人修齊之化也

通史上編卷之一

由史上編卷之二

周列國傳

大夫員臣賢臣恭論

魯 魯伯公禽者周文公元子也公文王次子主而仁孝篤敬異羣子及武王即位公輔武王成武功武王崩公相就成王于德伯而禽之魯及三監叛淮夷徐戎並興公輔王東征魯公誓師于費有費晉王嘉魯公功錫山川土田附庸焉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沒以爲周公王故史稱封康叔伯禽於魯衛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始魯公就封公戒之曰行矣慎無以有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相今王親又稱叔父於天下不輕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於是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於千百人之中如此乎其難也吾常恐失天下之賢人爾慎無以國驕士吾聞德行實裕守之以恭土地廣大守之以儉祿位尊威守之以卑人衆兵彊守之以畏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博聞強記守之以約夫是皆謙德也汝必勉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魯公既受封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故遲太公封於齊五月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從其俗簡其禮尊賢而尚功公歎曰魯後世其北面

於齊乎夫政不難易難於近民民必歸之然齊後世其必有纂統之臣矣善哉覘國乎於政而知其胙益見者微也故魯俗漸於周公魯公之化尚禮教崇信義有先王遺風國用久存孔子歎焉魯公傳七世而爲魯武公當周宣王時入朝王愛其少子戲欲立爲魯世子樊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順也今天子建諸侯而立少是教之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將王命有墮而行誅是自誅王命也誅之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王弗聽卒立戲爲魯世子即懿公也後果爲兄子伯御所弑王殺伯御問所立仲山甫曰其稱乎王曰何故對曰精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容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是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曰孝公故詩稱樊穆仲補袞之闕此見之矣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惠公元妃孟子卒無子繼室以聲子生子息姑已室宋女生少子允欲立之未果惠公卒息姑賢而長立爲隱公入春秋公觀魚于棠公不彊諫曰隱公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與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意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

行所以敗也。秦蒐夏，秋，獵冬，待皆於農隙以事講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盥，以勸軍。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驅稱疾，不從。及卒，公傷之曰：曩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取，忘葬之，加一等以衛州吁，弑其君介宋公，求寵於諸侯，且伐鄭宋人來乞師。公許之。公子翬請以師會公，不可。固請而行。經曰：聲帥師疾之也。志擯兵也。已而聲請殺公子。

函史正編卷之二

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與改易。紀律令，戒德立，違而寘其賂，密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昭違亂之器於太廟，其君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尹達不忘諫之，以德。三年秋，殯如齊，逆女齊侯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春，公會齊公、襄公、濞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漬也。謂之有禮。禮，父母沒，女子子不歸寧，坊其漬也。易此必敗。不聽。齊侯通於姜氏，公謫之，患以告夏齊侯。魯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遂賊公。公薨于車。齊殺彭生，以爲說。子同立，爲莊公。莊元年春，夫人如齊，經書曰：夫人孫子齊，不稱氏，絕屬也。婚姻之禮，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爲先祖，後妻著姓，以其夫屬也。姜從淫，主弑得罪於宗廟先祖，是絕屬也。父之所絕，子不得而復屬，是以義斷者也。而母子之屬，天性也，不可解。諱奔曰：孫厥稱曰：夫人以是爲通恩，然恩不勝義，故絕屬而大歸。爲得禮矣。則知文姜孫不可以復入，莊義斷不可以復屬。生以其私養可也，復而正位，官閭不可也。沒以其

函史正編卷之二

私墓可也。而大葬廟祔不可也。而載驅銜嗟之辱絕於萌矣。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此春秋之義也。」故莊之不能閑其母也，以孫而後焉。絕而屬焉，故也。說者曰：「莊公哀痛以事父滅敵，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不絕之於父，正名之爲母。車馬僕從又何可得制也？」故去氏絕屬，是聖者權也。其後姜歲與齊侯會，會益數。詩：「南山所爲刺也。」而春秋會必書至公會齊侯，狩書齊人，甚之也。已而齊弑其君諸兒，而文姜薨。蓋以小君故，魯之世有女禍也。自桓莊文姜始也。初文姜欲魯厚於齊，命公曰：「必娶齊女。」而齊女待年不及，并蓋公生三十有五年矣。始如齊，納幣非禮也。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明年春，刻其楹以將納夫人，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不聽。夏，公如齊，逆女，而夫人姜氏入。爲哀姜。公命大夫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不聽。初，公有庶弟三人：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而公以文姜奪取哀姜，年不適，無子，而與

慶父通，婢叔姜生子開。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說孟姚許立爲夫人，割臂與盟。生子般，長矣。公有疾，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材，問季友。」季友曰：「父子相繼，禮之大節也。不則咎亂臣以死。」奉般。公患叔牙，季子使以君命餽叔牙，而殺之。公憂子般，立慶父使圍人賊之于黨氏。季子奔陳子開，立爲閔公。請季友於齊。季子來歸，已慶父卒。弑閔公。季友奉莊公子申如邾。慶父奔莒。季子奉公子申入立之，爲僖公。請慶父于莒，縊殺之。哀姜以與亂，故孫於邾。齊桓公召而殺之，以尸歸。使高子來盟，時魯亂。高子將南陽之甲，以至立僖公，而平魯。魯人賴之後，以爲美。諺曰：「猶望高子也。」而慶父有後於魯，曰孟氏。叔牙後曰叔孫氏。成季賢以有功，世得政於魯，爲季氏。魯於是乎有三家。亦曰三桓。謂桓公所自出也。僖公時，齊桓公霸，公數往與會。盟二十有一年，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成風公生母，須句出也。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封須句，是崇太皞之祀而修禮行禍也。」公伐邾，取須句。明年邾來伐，公卑邾，不設備。而樂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

况我小國乎若其無謂邪小豈有妻况國乎弗聽及
邾人戰于升陘績獲八胃懸諸魚門自齊桓公殲楚
爭霸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孝公思繼霸討二盟
來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
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
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
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而賜之
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
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
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
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
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師乃還而公子遂復如楚乞師
以伐齊取穀時衛睦於楚晉伐衛遣公子買
戍之楚救衛懼晉責殺公子買說焉而說楚人以不卒
戍爲解蓋恨甚矣當僖公時頗能遵周公伯禽之法儉
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脩牧圉之政國以富實脩
泮宮教焉魯於是乎有頌僖子文公興立二年於太
廟躋僖公僖兄閔弟故躋君子以爲失禮夫禮無不順
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乎僖當閔世實爲臣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父矣居于與臣之簡而躋之可乎魯頌曰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
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
謂姊親而先姑也故以爲逆祀文公元妃齊女曰出美
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于倭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
東門屬倭於遂欲立之文公薨遂如齊以請齊惠公繼
亂故新立欲親魯許之遂還遂殺惡及視而立倭是爲
宣公經書于卒諱也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
曰嗚呼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經書曰夫
人姜氏歸于齊歸大歸也不書係不絕屬嬖若以罪行
由史上編 齊卷之二 八 注月力二胡正
者然書歸明之國人謂之哀姜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
女以夫人至自齊即穆姜也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齊
侯會公子平州以定公公于遂如齊拜成立非正故也
已莒太子僕弑其君以寶玉來奔公命與之邑曰今日
必授季孫行父文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
故行父使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
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君之如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以
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

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
在九廟不忘行父還觀於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
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其父矣
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宄也
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
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公莫能難於是公室卑而季氏
得政宣公德公于遂之立之也任其子歸父與之謀欲
去三桓還歸父聘於晉而薨季孫行父宣言於朝曰使
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
後之人何罪遂逐東門氏歸父還自晉至筮壇帷而復
命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公子黑肱
立是為成公成公時晉主夏盟公如晉晉侯不禮焉公
欲叛晉即楚季孫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
大臣力而適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楚雖大非吾族
也公乃止時叔孫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國公
如晉將行穆姜請去季孟公以晉難辭姜怒公子偃公
子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
傲備而後行僑如諧公于晉卻犂且賂焉公至晉晉侯
不見公還又往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如初公又申
守而行僑如諧季孫行父于晉請執之而薨孟孫戔晉

執行父于莒丘公還待于鄆使公孫嬰齊宣公八年
請季孫于晉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戔與行父
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惠徼周公之福使
得事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朝亡之魯必夕
亡以魯之密邇仇讐後治之何汲卻犂曰吾為子請色
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太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
命以請若獲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
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
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
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於是晉卻犂及季孫行父盟于
扈而遣之僑如出奔齊季文子召其弟豹於齊而立之
刺公子偃徙穆姜於東宮而季氏益專公薨于裏公午
立生四年矣歲奔命於晉九年如晉悼公命之冠冠於
衛成邑已晉楚為宋之盟許以其後交相見也公朝于
楚楚子昭卒公會葬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書公在楚
釋不朝正于廟也還及方城季孫宿取于武子子以自
封使公治問公追而與之書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
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
問公治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也

入榮成宿賦式微乃歸先是邾庶其以漆園丘來季孫宿以公姑姊妻之其從者皆有賜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孫紇曰必詰盜紇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臧紇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刑罰加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孫莫能難已逐臧氏紇奔邾襄公薨于野卒於毀立敬歸婦齊歸之子公子稠是而昭公叔孫豹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甥之子且是人也居器而不哀在慙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季孫不聽卒立之比壑三易衰衰社如故衰於是昭公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以是知其不能終也元年叔孫豹會諸侯于甯而季孫宿伐莒取郕於

是莒人告於魯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矣請戮其使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請弗與梁其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豹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州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鮒請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又可戮乎乃為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盍免之以勸事君乃免叔孫叔孫歸會天御季孫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魯以相忍為國父矣

史記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魯世家 五月 齊伐魯 魯人告於魯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矣請戮其使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請弗與梁其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豹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州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鮒請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又可戮乎乃為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盍免之以勸事君乃免叔孫叔孫歸會天御季孫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魯以相忍為國父矣

平子叔孫舍一作姑皆見執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男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今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夫人齊歸薨大鬼于比蒲晉士之送葬者歸以告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器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器不思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思君君不顧親能無早乎殆其失國是時季孫專與諸大夫多怨季公若其厥叔父也亦怨之獻弓於公子務人與射於郊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責皆公庶子也公果公責以告公公以謂臧孫伯臧孫伯以難告謂邱孫邱孫以可勸謂子家羈子家羈曰子家羈曰譏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含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所乃館于公於是公伐季氏入之意而登臺如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

察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于家子曰君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畜也畜而弗治將蘊蘊畜民將生心則同仇將令君必悞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孫何忌時叔孫舍如闕叔孫氏之司馬驥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驥戾曰然則殺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逐之奔而孟氏執邱昭伯殺之於南門之外逆伐公徒于家子曰諸臣為劫君者負罪以出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恐也與臧孫如慕謀遂行孫于齊次于揚州齊侯唁公于平陰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于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將率諸從者以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

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明年
秦齊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叔孫舍子自闕歸見季孫
意如意如稔頌曰子若我何叔孫曰人誰不死子以逐
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意如曰苟使意
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
言將安衆而納公歸意如有異志於是齊於其寢使宗
祝祈死後七日卒於是乎內外不通又明年宋衛謀納
公請于晉趙獻子取貨於季孫辭以難得又明年公如
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誰矜之
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
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
逆君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二十有九年公自晉反居
于鄆冬鄆潰不能外內也公如晉乾侯晉侯將以師納
公趙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
若何使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
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
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
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
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
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臣

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於是季
孫從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忍
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
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
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
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
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
之難退而語季孫曰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
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歸君公欲從之衆從者脇
公不得歸初公子公衍先生務人母誣告公得易位爲
兄及是公思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乃黜之以公衍爲太
子三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公薨於乾侯書傷失所也
季孫使叔孫不敢成逆公喪于乾侯且曰子家子巫言
於君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必止之且聽命
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
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聽羈不取見叔孫使
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
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
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敢告對曰若立君則
有卿士大夫若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則貌而出者

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將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遂去之明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公子宋立是為定公季孫羣昭公於墓道南孔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春秋定元年春王無正月定無正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故無正也若曰不正其即位也故定哀之間多微辭主人習其辭而問其傳未知已之有罪焉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子出其君而民服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人有妃耦土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魯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昔成季友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焉公室輔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貲以為上卿文子武子增其業不廢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於是乎政在季氏今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能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自季孫專國陪臣效尤而南蒯實首以費畔曰吾以張公室也意如卒陽虎欲以璫璆歛仲梁懷曰弗可改步改玉而季孫斯嗣也公山不狃與陽虎

比而囚季孫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其後季寤公鉅極與公山弗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說於叔孫氏叔仲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而更孟氏歸于僖公正僖閔位順祀以為名祈焉將享季孫於蒲圃而殺之不克戰于國都矢著于莊門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野入于讎陽關以叛出奔齊已奔魯亂甚矣經不書盜竊寶玉大弓曰是盜而已矣盜竊重器誰之為也先其本而已矣虎南蒯犯弗擾未始不以張公室為口實春秋奪之而不予微之而不著以貴治賤不以賤治貴以賢治不肖不以不肖治賢故曰是盜而已矣於是季孫斯思難言於定公舉孔子為司寇攝國政魯以大治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犂鉏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用好而商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若必不然齊侯慙謝將饗公孔子謂梁丘據曰既成禮矣而又簒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三月

稅裨也稅裨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饗所以也惡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饗於是齊侯自慙失義來歸魯鄭謹陰之田時孔子行乎季孫季孫不違乃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過制請損之於是命墮三都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公入季氏之宮登臺焉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不狃奔齊公歛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無成赴無孟氏也子陽不知我不墮伐之不克無何齊歸女樂以沮孔子季孫斯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公薨子哀公蔣立立十二年而冉有用於魯有功魯人思孔子迎之衛孔子反於魯十六年孔子卒公誅之曰受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在位號號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生不能用沒而誅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已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三桓攻公公孫于衛已如邾遂如越國人迎公以歸居于有山氏子悼公立三家如君而君昇於三桓之家悼公薨于元公嘉立元公薨子繆公顯一作立繆公贊以公儀休為政子柳子思為臣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國稍康然終

其甚不復振也至晉孫平公用樂克為政以克言欲往見孟子然竟沮又三傳至頃公乃為楚所滅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有四世論曰昔尼父於魯數數然矣曰吾其東周又歎其一變至道至觀于和宋傷夏商無徵曰舍魯何適重之矣及太史公次魯世家歎之曰何其亂也其苛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蓋孔子志周公寤寐六典之行又世魯人於是乎本魯史作春秋假周公之後而寄之禮重魯者重周公也衛○衛姬姓侯爵自武王平殷封弟康叔於殷以靖殷作康誥酒誥歷十世為武公和德稱睿聖入相王有功風淇澳雅抑初筵作焉子莊公初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不答於公以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者也又娶于陳曰厲妃生孝伯早卒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眈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已州吁弑桓公戴媽歸于齊莊姜賦燕燕送焉賦日月終風悼焉而州吁請宋釋憾于鄭將宋魯石蔡之師以伐鄭衛人所為賦擊鼓者也隱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未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已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焉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稱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以大義滅親且也在微能諫即變知通入老而蟄起而鷹從石子其猶龍乎龍乎於是衛人立晉曰宣公宣公烝於夷姜生子伋為之娶於齊而美自取之生壽及朔夷姜繚詩人賦匏有苦葉賦新臺者也宣姜與朔構子伋公使諸齊使盜待諸境而殺之壽子以告使之行伋不可曰棄父之

命惡用子矣將行壽子飲之酒而載其淫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又殺之詩二子乘舟之所賦也宣公卒衛侯朔立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朔之立也立公子黔牟朔奔齊齊襄幸諸侯納衛朔于衛王人子突殺衛衛侯朔入于衛殺左右公子黔牟奔周朔何以名絕也曷為絕之犯王命也而二公子之立黔牟亦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曰本枝百世謂此也自衛莊宣淫溺女成俗耻心亡而淇沫上宮之間風潰放决鶉奔桑中作焉追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淫於樂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位余焉能戰是以甚敗狄遂滅衛衛思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得立用奔周者也其一曰昭伯昭伯已前卒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齊桓公霸率諸侯伐翟焉衛城楚丘文公當滅亡後輕賦平罪身自勞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與百姓同苦以收衛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定之方中于旄所為賦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十八年邢狄伐衛文公朝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有衆衆

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惟而退其後齊桓公薨宋襄公以曹衛相之師伐齊殺武孟無立孝公邠人狄人伐衛以救齊衛遣禮至以昆弟仕焉從邢子巡城掖以授城外而殺之因滅邢諸侯不生名春秋書衛侯燬滅邢滅同姓也董子曰滅同姓名為其背本祖而忘先也末年晉文公以公子出亡過衛衛不禮焉既得國伐衛而文公薨矣子成公鄭出奔楚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元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已晉人復衛侯甯武子俞與衛人盟于死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侮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入叔武方沐聞君至喜捉髮而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桓之股而哭元咺奔晉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為坐訟不勝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于京師甯諸深室甯俞職納橐饘焉晉人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得不死魯僖公為之請乃釋衛侯衛侯再出而終有衛國武子之力也孔子歎之以

其愚為不可及焉秋衛殺其大夫元咺成公薨傳穆公遺定公獻公衍立衍定公庶子也無道敗衞棟父甯殖食服而朝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并帑於戚而入伐公公奔齊及境使宗祝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鄉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予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予三罪也告亡而已毋告無罪孫林父甯殖乃立定公弟剽為君曰殤公後十二年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求復喜曰必于鮮莊使公子鮮子鮒獻公之母弟鮒也子鮮不可敬奴命之曰君無信懼不免也強之乃許以公命命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喜弑其君剽而攻孫氏衛侯衍復歸于衛孫林父以戚入于晉晉人率諸侯以伐衛執衛侯已而歸之明年衛侯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遂出奔止之不可託於宋門終身不鄉衛國而坐亦終身不仕穀梁曰子鮮急納其兄而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也乃織約邲鄆其去也有合乎春秋初太叔文子聞衛難曰嗚呼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當子視君不如奕基其何以免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近君而弗定必不免矣獻公卒傳襄公靈公而衛有蒯聵輒之亂靈公多外嬖夫人南子淫於內世子蒯聵出奔公命公子郢後對曰郢也不足以辱社稷有亡人之子輒在公覺輒立曰出公曹趙簡子納故太子蒯聵于戚孔悝開之得立焉莊公已逐悝盡去衛之故從政者而背晉於是趙鞅圍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後復入暴為國人所弑而復入出公衛益衰不振至戰國自貶號曰君比秦而史記上編 卷之二十一 五 節目二十九 蕭滅

○齊 齊姜姓侯爵炎帝之裔也有虞時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姜氏國于呂逮商末而微呂尚德賢聖仰給於屠釣以老田甚聞西伯善養老行歸之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龍非虎非龍王之王師於是西伯出遇尚於渭之陽異其氣貌且老矣與語大說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以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

齊太公望子久矣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武王即位師尊之號曰師尚父王伐商皆太公本謀故其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燮伐大商會朝清明以佐金功封於營丘國曰齊公就國旅宿逆旅之人相語曰齊安非就國者公聞之攬衣宵行質明而至因其俗簡其禮建國本齊以大治而人民多歸齊子丁公伋見顧命後十二世為僖公入春秋與衛侯晉命于蒲不盟也蓋其信也襄公諸兒淫無道殺魯桓公通其夫人誅殺數不當國亂亂將作鮑叔牙奉次弟公子小白出奔莒及無知弑襄公召忽管仲奉少弟糾出奔魯已齊史記上編 卷之二十一 五 節目二十九 蕭滅人殺無知大夫高傒陰使人召小白於莒而魯人亦以真糾糾小白先入得立為桓公桓公既得國使鮑叔牙為宰辭曰君患加于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必若治國家則非臣之所任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宣惠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牙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久之夫猶是也桓公使人請於魯曰子糾兄弟弗忍誅也請裁之召忽管仲雖也請得而甘心焉不然將圖魯

脩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善於是作內政寄軍令焉制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今五家爲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軍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殪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鬻淫暴不用上今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國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夫是故民皆勉於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若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若爲善於家是故士不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有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公曰伍鄙若何對曰相地而泉征則民不移政不遺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墜阜陵墮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氏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吝則牛羊遂蓋管仲相三日而定政三月而論百官乃言曰於今之臣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墨草辟土聚粟衆多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轡鼓之而三軍之士不旋踵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於是祿賢能均力政

其下今如泉源務順人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
否因而去之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而國人大說
重聘幣親諸侯反四鄰之侵地乃脩封疆南至陶陰
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鄆車八百乘擇天下
之甚淫亂者先征之而霸功立一年伐譚子奔莒譚
無禮也四年滅遂會北杏平宋亂遂不至也五年會魯
侯于柯將盟魯人曹劌登劫盟曰願反汶陽之田管子
曰公曰許諾已盟而悔之管仲曰既已許之而倍信殺
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失天下之諸侯不可故要盟可
犯而桓公不欺桓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也已宋
背北否之盟公請于王王命單伯會師以伐宋會于鄆
宋服也明年復會鄆齊始霸也鄭侵宋桓公以宋衛伐
鄭會宋陳衛鄭許滑滕諸侯同盟于幽鄭成也書同盟
志同欲也穀梁子曰同尊周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
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
歃血之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愛民也當
是時王室多故四夷交侵燕有戎患邢衛有狄患楚僭
王滑夏江漢宋鄭之間無慮多楚患於是山戎伐燕齊
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俾燕脩王貢而還燕伯送桓
公遂至于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於是

割燕君所至地以畀燕而諸侯益附魯莊公薨夫人慶
父淫於內子般卒閔公弑魯於是乎曠年無君桓公遣
仲孫湫如魯省魯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
曰去之奈何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姑待之公曰魯可
取乎對曰不可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
亡木必先傾而後枝葉從之魯不秉周禮未可動也君
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問攜貳獲昏亂伯
王之器也公曰善於是召哀姜而斃之遣高子如魯泄
盟定僖公而還狄伐邢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
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
從簡書遂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逐狄人且器用城夷儀
而遷之師無私焉已狄滅衛公救衛為衛城楚丘立衛
文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焉歸衛
侯乘馬祭服牛羊豕鷄狗皆三百歸衛夫人魚軒重錦
衛人所為賦木瓜者也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桓公會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文許男曹伯以侵蔡蔡
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
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
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王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楚未服辭師進次于鄧楚子使屈完如師楚服已師退次於召陵桓公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公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而楚平王世子之母死惠后生叔帶嬖欲立之桓公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鄭伯逃歸不盟公伐鄭楚人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明年復伐鄭管仲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公乃脩禮於諸侯鄭子華聽命於齊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臣以鄭向內臣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三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也苟有彙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

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獲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即有辭矣何懼且夫公諸侯以崇德也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會而列姦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若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焉政未可問也公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而鄭伯乞盟惠王崩王世子以太叔之難告桓公會宋公魯侯衛侯許男曹伯於葵丘盟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胙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舊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遺天子羞故不下拜下拜登受已王子帶與戎程謀同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貳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曰誓不忘母逆朕命仲固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于熊山北伐山戎剿令支斬孤竹西伐濮白翟之地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熊耳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嗟仲父之力也管子既任政於齊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

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
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遇時也
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
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
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葵
丘之會宰周公蒞盟還過昔侯後於盟而懼宰
周公曰君無患焉夫齊侯好惠務施而不務其德故輕
致諸侯而重遣之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
譬之如室既鎮其甕矣又何加焉吾聞惠難徧也不徧
不報卒於怨讎雖後之會將在東矣若無勤焉明年楚
伐徐桓公合諸侯以救徐伐虜不克救會諸侯于淮而
還東畧也迨季年管子疾公問焉曰仲父之疾其矣不
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子曰
君請變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宿胥無之為人也
好善甯孫之為人也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
四子者孰其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其不能以
國寧何也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屈宿胥無
之為人好善而不能以屈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
以足息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
盈虛與百姓誠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其隰朋乎公出

仲喟然嘆曰天之生朋為夷吾舌也其身死吾焉得存
哉赴歲管仲隰朋皆卒豎刀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
始桓公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子十餘莫適
立公薨五公子相攻爭立尸蟲出于戶莫為棺後六十
七日無詭立乃棺立三月弒宋納太子昭為孝公孝公
立桓公乃葬孝公卒公子潘殺孝公子而自立曰昭公
昭公卒弟商人弒昭公子舍而自立曰懿公懿公驕好
兵伐魯伐曹民不附虐邠歟閭職而近之為所弒齊人
立公子元曰惠公無詭孝昭懿惠皆桓公子然皆立于
亂齊以失禍惠公卒于頃公無野立是時晉主夏盟數
世矣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而觀之卻子
兒登婦人笑於房卻子怒誓必報會齊伐魯北鄙敗衛
師于新築衛孫桓子魯臧孫皆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
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克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
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
許之於是卻克將中軍會魯衛伐齊陳于鞍邠夏御頃
公逢丑父為右公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
馳之遂敗績逐之逢丑父與公易位使公下如華泉取
飲而免韓厥獻丑父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殺之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免之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

陘公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王啓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卻克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今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今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之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

齊史上編 卷之二 三十一 陸月初宣時黃

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濟無疆之欲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遺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畏君之震師徒撓收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乃許之於是齊反魯衛之侵地服于晉頃公歸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國忘敗焉公卒于靈公環立貳於晉晉荀偃伐齊靈公登巫山以望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

必旆而疏陳之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靈公畏其衆也走郵棠太守旻與郭榮叩馬諫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不聽太子抽劔斷鞅乃止初靈公既立太子已嬖子牙立之遂東太子光靈公疾崔杼迎太子光而立之爲莊公殺子牙莊公暴伐衛遂伐晉上太行入孟門取晉朝歌又驟淫于崔氏爲崔杼所弑立公異母弟杵臼而相之曰景公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已崔杼以慶封滅其家而縊而慶封專齊齊大夫頌共逐之景公庸奢好聚歛然時能聽用晏子嬰之言嬰卒而陳氏得政於是景公立五十有八年老矣惡言嗣事有嬖妾賤無行生子荼欲立之憚發之口諸大夫請立太子輒言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及疾病乃以荼屬國夏子惠高張昭而立之盡逐群公子景公薨陳乞鮑牧立公子陽生爲悼公殺孺子荼及國夏高張奔莒已吳伐齊國人弑悼公以說吳而陳恒弑簡公後三傳而田氏遂卒有齊國

齊史上編 卷之二 三十二 陸月初宣時黃

論曰昔太史公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膏壤三千里乃其民閭達多厯知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

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威修善政為諸侯會盟主
稱伯不亦宜乎孔子贊管仲曰微仲吾其被髮左衽蓋
許之也獨嘗譏其器小乃王心則天而道矣

○宋 宋微子啓之後也微子殷王帝乙元子紂庶長
兄有聖德箕子請立之王不聽而紂立為淫虐不道箕
子謂微子曰王子我舊云覆禍子必去之王子不出
國且傾而微子去之周詩見尚書周武王克商封紂子
武庚於殷武庚以叛誅命微子為上公脩殷禮奉其先
祀事傳世至宣公入春秋宣公讓國於其弟和是為穆
公穆公且死召大司馬孔父謂之曰先君舍與夷而立
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
問與夷其何辭以對請必奉之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
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東德不讓是負先君
之舉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使公子馮
出居鄭而卒殤公立伐鄭以馮故十年十一戰民不堪
命為寧華督所弑於是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曰莊公
莊公卒子閔公捷立宋大水魯遣使來弔對曰孤實不
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魯臧孫辰曰宋其
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淳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
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

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明年
宋南宮萬弑閔公公子御說立曰桓公桓公疾太子茲
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請立之公命子魚目子魚曰
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不順乃立襄公襄公
立使子魚為左師以聽政按魚氏世為宋左師時齊桓
公薨宋襄公欲合諸侯以繼霸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
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
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
用人則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
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
霸不亦難乎不聽已而為曹甯之求會諸侯曹不禮焉
公聞曹子魚曰文王聞崇德祀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其若之
何盍姑內首德乎無闕而後動不德十二年為鹿上之
盟求諸侯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
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公與楚期以乘車之會
子魚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
曰吾與之約矣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
會往楚人果伏戎車執宋公以伐宋襄公謂子魚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子魚
曰諾歸設守楚使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曰吾賴社稷神靈國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
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走之衛子魚迎宋公以
歸公猶不悛子魚退太息曰禍猶未艾未足以懲君公
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國將戰子魚固諫曰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人
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
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
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
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
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
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
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襄
公違子魚言以卒困於楚而薨子成公王臣立君子曰
宋襄弱之反也彼其人憤烈似義復言以信小不忍似
仁而施之不當焉悖也成公卒子昭公杵臼立昭公欲

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君之枝葉也若去之則
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國君乎此諺
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若君親之以德皆股肱也
誰敢搗貳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回公
孫鄭于公宮樂豫舍司馬而讓公子邛六卿乃和襄夫
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
其粟而貸之年七十而上畢饋貽也時加羞焉無日不
數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而下無
不恤也昭公田於孟諸國人奉公子鮑以因襄夫人而
弑之鮑立曰文公昭公子因戴桓莊之族以作亂殺之
使樂舉為司寇以靖國楚伐宋宋憊甚賴華元以情告
子反而平語具楚事中文公薨始厚葬用殉重器備君
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矣臣治煩去惑者也今二
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
之為共公國立共公薨平公成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
左師司馬蕩澤溺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
臣之訓我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治官敢賴
寵乎出奔晉左師將止之魚府謂左師曰右師反必討
討是無桓族也魚石曰六官皆桓族右師反雖許之討
必不敢且右師多大功國人與之如不反吾懼桓氏之

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戎在桓雖亡必偏自往止右師于河上右師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丘殺蕩澤魚石及五卿出舍于雖上聶元雖止之不可自止之又不可則決睢澠閉門而祭俾五大夫遂奔楚華元使向戌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共公薨子平公成立楚子共鄭伯成納宋魚石會伐宋華元知晉告急晉欒黶會衛曹苾邾滕薛為宋討魚石圍彭城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伊戾為太子產內師而無寵楚聘晉過宋太子請野享楚使公許之伊戾從至則歇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與楚客盟矣公曰我子也何求對曰欲速使視之信囚太子太子縊而死徐聞其無罪也烹伊戾歷共平元景國多難華向桓雖交亂羣大夫出亡又數傳入戰國公偃東敗齊南敗楚西破魏而自王淫於酒婦人齊與楚魏共伐宋曰宋其復為紂所為乃誅滅之而三分其地 論曰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三世襄公始脩仁行義欲以求諸侯而竟困所謂仁者非仁而義者非義也天不喪殷乃宋猶列上公有國土茲茲數百年豈非契成湯之遺烈耶嗚呼盛矣

國史上編卷之二

國史上編卷之三

時邵鄧元錫纂著

周列國志神大夫士謀漢論諫南豐後學曾慈辭校晉武帝王叔虞封國也武王崩成王幼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以與叔曰以封若史佚侍請差日封叔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封叔虞於唐國河汾之東曰晉唐叔至于穆侯凡八世晉穆侯娶齊女為夫人伐條生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名者命也今嫡庶名逆晉其亂乎後成師封曲沃號曲沃桓叔曲沃大於翼而桓叔好德晉國眾附焉詩人所為賦揚之水椒聊者也後六十七歲而曲沃武公伐翼弑哀侯代晉武公卒子獻公詭諸立患桓莊之族偪盡殺羣公子而多智好其閭壤以封國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武公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已伐犬戎得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最後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會晉戚耿滅霍滅魏姬乃賂於外嬖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右之疆也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使重耳夷吾主夷與蒲可威民而懼戎

矣晉侯曰善城曲沃使太子居之居重耳於蒲屈夷吾於屈惟二姬之子在絳士焉言於太子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焉之極又匪得立不如逃之爲吳秦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已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侍君膳者也故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車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退見世子世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謂廢乎狐突請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禍國亂之本也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竹而安民子其圖之不聽已而驪姬果深譖世子世子進胙公毒而獻公祭之地地墳食犬犬繫姬泣曰賊由世子公信之國人殺世子于曲沃或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君之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

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偃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於是獻公使寺人披伐蒲蒲人請保重耳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翟使伐屈夷吾奔梁於是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而立之病且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信矣荀息對曰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綏正立不正廢長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謀也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於是里克及平鄭召重耳於翟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未固終必稿落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辭焉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吾子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亡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而曰以爲利天下其孰能說之

孺子其辭焉於是公子出見客辭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者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於是秦伯以爲仁諸大夫服其義而夷吾以賂故得入爲惠公惠公許賂中大夫既而殺里克以爲說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謝緩賂私於秦伯請出君而納重耳還并其黨殺之方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寡內寡公子既復國矣於賈君

又不納羣公子藉姬怨之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肅號畧田及華山內及解梁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於是秦伯伐晉戰于韓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莢舍從之秦伯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舒且召之飴甥教之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二圍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

孺子諸侯聞之君有君羣臣輔睦甲兵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呂飴甥會秦伯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且君而悼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愛其親而知其非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服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德草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朝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必不然秦伯曰

史記上編 卷之五

五

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十牢焉於是服晉侯已惠公疾病子圉質於秦自秦逃歸公卒圍立忌羣公子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愚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也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於是內外皆怨初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

賢士之從者五人狐偃趙衰顓孫襲齊臣李子在
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為可以成事也
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成矣矣將底誰
能興之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仲淹矣謀而
無正衰而思始以追前言求善以終皆以為然乃行過
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怒子
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必獲土受而載之及齊桓公
妻之公子安焉桓公卒國亂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
可以動與從者謀於桑下謹妾在上聞之告姜氏姜殺
之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除之矣子
必從之自子之行晉無寧歲無成君天未器晉無罪
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公子曰吾不動矣姜曰不然
書曰懷與安實敗名昔管敬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
也從懷而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齊國之政
敗矣晉之失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敗不可處時不可
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公子弗聽姜與子犯
謀醉而遣之及曹曹文公聞其驍勝浴薄而觀之及宋
宋襄公贈之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雖外之患而天未靖
晉國始將啓之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晉鄭同儕其

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
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
有之毛羽齒角則君地生焉其及及晉國者君之餘也
其何以報之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是治兵遇於中
原其辟若三舍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
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有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
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於秦秦召公子於
楚楚子厚幣送公子于秦秦伯乃納公子于晉之段
陳公子高梁除呂卻之偪而晉國人定是為文公蓋是
時公亡在外十九年年六十有二矣於是列三等賞從
亡之士曰夫道我以仁義防我以德重者受上賞輔我
以行卒以成立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又受次賞
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又其次矣晉人聞之說明年
王室有太叔帶之難來告難晉文公遂定王于郊語
具世紀中王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陽樊原為王守
不下晉侯圍原命具三月之糧不降則去之三日謀出
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於是歸
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明

晉無輕關易道通商寬宥慈惠勸分有用是財聚善授
能器舊族愛卿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者老禮賓
孫故舊皆積孤其舉卻柄先羊古重韓寔掌近官諸姬
之良等其中官異如之良掌其遠官公食責大夫食邑
士食兩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政平民阜財用不置國以
大治四年楚子會陳蔡鄭許之師以圍宋公孫周來告
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
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免矣於是蒐千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
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
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
縠佐之晉將中軍即上卿執國政者使狐偃將上軍讓
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佐之荀林
父御戎魏犢為右卻縠卒先軫將中軍先軫後月于晉
臣佐下軍上德也於是晉侯入曹晉侯伐衛宋使如晉
師告急齊秦未可公患之於是用先軫計使宋人賂齊
秦而歸之告楚執曹君分曹衛之田以怒楚於是楚子
入晉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
在外才執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
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

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
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
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
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我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戰而後圖之主公說
乃拘宛春於宋私許復曹衛而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
從晉師晉師退軍史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
於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微楚之患不及此退三
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讎我曲楚直其眾
寡他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
臣犯曲直彼矣退三舍師次于城濮楚眾欲止子玉不
可進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訟曰原田畔舍
其舊而新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
若兵不捷求東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
曰渙陽諸姬楚實盡之恩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子
玉使闚勃詰戰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患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敵當君乎既不獲

命敗頰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晉車七百乘鞬鞞鞞鞞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以
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師東于莘比晉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欒枝使與
申柴而偽遁晉師馳之先軫却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晉侯館穀
者三日而還楚子聞之怒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
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晉侯始入而敎其民二年欲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
務利士民懷生矣將川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
於伐伐之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
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
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
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文公立九年而薨子襄公驪立
秦襲鄭滅滑用先軫書子墨衰卿戎敗秦師于穀語具
秦穆事申襄以繼霸而陽處父盟魯侯文士穀及宋公
陳侯趙伯魯公孫教盟于垂隴實始以大夫盟諸侯六
平莧公夷時先軫死秦師趙成子襄員子雲伯曰季卒
矣公欲使襄鄭父先都將上軍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
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使射姑將中軍

趙盾佐之趙盾子陽處父至自溫攻蒐于董易中重處
父趙成季之屬也黨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
也盾於是乎得政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
立長君趙盾曰必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
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惠長則順立愛則結舊則安
便先蔑士會如秦迎公子雍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士班
而知其無援於晉也殺陽處父而奔狄後穆嬴日
夜抱太子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
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曰先
君奉此子也屬諸子今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
之乃背先蔑立世子以禦秦師敗之於冷狐先蔑士會
奔陳盾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
晉侯立故也魯侯後至辭焉魯公子遂會盾盟衡雍實
始以大夫主諸侯先克奪剛得田寘鄭父先都士穀作
亂賊先克晉殺其大夫先都士穀及箕鄭父氏而召
士會於秦實始大夫專殺生已而靈公長不君斂厚而
刑淫趙盾士會患之將諫士會曰諫而不聽莫之繼也
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
過矣將改之稽首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備過矣君能有終

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哀職有嗣，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哀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鉅麇賊之，晨往寢門，聞矣。威服將，則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於是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而下。公嗾夫獒焉。明憚而殺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舍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而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已，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弑之以迎盾。盾未出山，而復成公黑臀立。文公子重太史書曰：「新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邾文公次如生，捷菑，晉出也，而元姬齊姜生驪。且文公卒，趙盾以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曰：「貴則皆貴，然驪且也。」長郤成子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也。穀實不爾，引師而去之，故石于大其弗克納也。及周卒，卻成子為政，以勤求諸侯，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能勤有繼，非勤何以求人？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成公薨于景公，孺立。於是荀林父為政。中行楚伐陳，圍鄆。荀林父將中軍以救鄆，敗于鄆，而楚霸諸。且楚莊事中，晉師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艾也。』困獸猶鬥，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何以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潞子嬰兒之夫人，景公姊也，酈計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公欲伐之，諸大夫曰：「不可。」酈才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雖才何益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姑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政為乏，盡在狄矣。」公從之。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殺酈，計以潞。

子嬰兒歸穀梁子曰威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平國月夷
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已士武子會滅赤狄甲氏
景公請于王以蔽冕命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國之盜
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禹稱善人善人邇則不善人
遠善人在上國無倖民此之謂矣諺曰民之多幸國之
不幸也無善人之謂也士會如周平王室定王享之問
殺烝不能對歸而講求典禮脩晉國之法晉數世賴焉
明年卻獻子克聘於齊愛頃公惟婦人而笑之卻子怒
出而誓曰所不能報無能渡河范武子士會召子變而謂
之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
如怒亂庶遘沮君子如祉亂庶遘已君子之喜怒以已
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
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爾從二三子唯
敬乃老却克為政伐齊敗齊師于鞍語具齊事中於是
晉政多門爭奪無常諸侯多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
皆曰必居郕瑕郕瑕地沃饒而近鹽國利民樂不可失
也時韓獻子厥將新軍矣公揖而入獻子從立于寢庭
公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郕瑕土薄水淺其惡易觀
惡易觀則民怨民怨則難隘於是乎有沈溺車腿之疾
不如新田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

且民從之數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藪之實也國饒
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於是晉
遷新田自晉樓楚成霸而兵爭於鄭欽世矣至是楚伐
鄭樂武子書將中軍救鄭楚師還晉遂侵蔡楚以申息
之師救蔡知莊子荀范文子變韓獻子厥諫曰還師善
吾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遷而不已又
怨楚師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
榮之有若不能敗焉辱已甚不如還也於是軍帥之欲
戰者眾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盍從眾
乎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商書曰三人
占從二人之言從眾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
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乃遂還鄭之戰
楚熊負羈囚知瑩莊子知莊子以其族反求之厨武子
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厨厨子之房厨子怒
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蕭澤之蒲可勝既乎莊子曰不
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使人謂已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厨公子穀臣囚之還至
是荀首佐中軍矣歸公子穀臣與連尹之尸于楚求智
楚楚子之曰子怨我乎對曰二國治臣臣不才不勝
任任以為仔誠執事不以擊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

實不才其誰敢忘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同也禮
被而求行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西理繫囚以成其
計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
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于晉
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
之外臣首首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
獲命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
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
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厚為之禮而歸之於是晉楚始
平晉景公薨于厲公州蒲立而侈楚伐鄭鄭達晉即楚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從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
晉也而失諸侯乃與師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救
鄭晉師濟河間楚師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
憂夫合諸侯非吾能也以遺能者若我羣臣輯睦以事
君多矣樂武子不可於是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冀之役先軫不反命鄭
之師荀伯不從從皆晉之耻也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
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于

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
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秦釋楚以爲外懼乎不聽甲午
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文子趨進曰塞
井夷遲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亦唯天所授何必楚
文子文子逐之曰章子何知卻至曰楚自六閭不可
失也其二將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變軍而不陳
陳不還晦在陳而盟合而加寬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
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卑以望晉軍子
重使太宰伯州犂伺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
車使也皆聚于中軍矣曰令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
君也撤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露且屢上矣曰將塞井夷
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持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
曰未可知也來而左右皆下矣曰聽禱也伯州犂以公
卒告王詰責呈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公苗貲皇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左右
奔而三軍聚于王卒必大敗矣於是楚師敗績晉入楚
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戎車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
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反自
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雖
將作矣愛我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

無何卒於虜公乃大侈多外嬖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卻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遂殺卻錡卻犇卻卒尸諸朝執轡書中行偃於朝既而令之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召士甸士甸辭召韓厥韓厥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以君乎二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書偃殺胥童遂弑厲公葬之翼門之外以車一乘初晉會諸侯于柯陵魯成公見單襄公朝憂晉難及卻驪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當之君何患焉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公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却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目以足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是不步目目體不相從其心異矣何能久却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懼矣晉侯實疾僂厚味實脂毒今却伯之語犯叔近季代犯則人迂則誣人伐則撿人有是實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卿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亂之國而好直言以招人逆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平君出於晉而隣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

於晉明年而晉禍作公孫周者晉襄公曾孫也伯談子也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辭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利必及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單襄公疾而召其子告之曰必善晉周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及義樂書中行偃使荀瑩士魴逆周于京師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子周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晉悼公既即位令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使士渥濁為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子買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樂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卿立軍尉以攝之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六御騶屬焉使訓羣騶和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舉也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使韓獻子厥為政順德勤事會單頃公合諸侯同盟于雞澤謀不協也公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悼公怒謂羊舌赤曰合

使以爲榮也揚于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
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
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讀其書曰日
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
犯爲敬君令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非莫
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月
鉞臣之非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
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寡人有躬
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
以爲請諱公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
使佐新軍鄢陵之戰晉呂錡射楚子中目以鄭故故
鄭堅即楚至是楚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曰欲求
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於是帥于台谷以
救宋已伐鄭城虎牢鄭請成楚公子貞帥師伐鄭鄭月
公子駢書又即楚晉會諸侯之師伐鄭師于汜鄭又請
成知武子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弊楚者三分四軍與
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
骨以逞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
許鄭成將盟晉士蒍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
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駢趣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
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
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
而不惟有恒與知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
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則要言焉若可
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韓獻子曰我實不德而
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脩德息兵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
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侯歸謀所以息魏絳
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
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析以弊更賓以特
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
不能與爭十一年公會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鄭請成乃會于
蕭魚於是晉侯赦鄭囚納斥埃禁侵掠悼公之有禮與
信也初無終于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請和諸
侯悼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
陳新來和將親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我而
楚伐陳必能弗赦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
夫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

如對曰昔有夏之衰，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危困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于外，愚羿于田而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讎，惡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牧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失大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歲，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曰：馬、戎、狄、晉、貨、易、土、土、賈、焉、一也，邊鄙不靜，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式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懷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煩，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和焉。及是，邠人獻女，樂於晉，公以鄭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絳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怨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廷師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安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之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氏於是乎有金石之樂。
韓獻子老矣，知武子爲政稟焉，而後從事，於是六卿大和，無何卒悼公薨，縣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中行武子曰：「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公難其人，使其什史察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主之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法，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世休和，可不務夫？」周

平十年趙文子武爲政薄諸

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或相侵則討而使歸其地諸侯是以睦於晉於是晉楚構難數世矣厭於兵宋向戌善趙文子又善於今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起曰兵氏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正戊申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丙辰邾郚公正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若能使秦君辟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向戌復於子木子木便駟謁楚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陳蔡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其若我何得盟于宋西門之外子木令楚人衷

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信趙孟患之告叔向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刀人而以僭濫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諸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且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夏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文子曰侯諸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晉楚平而楚卒先晉夷德僭不可過也經先晉重晉也晉中國也於是宋公_平會侯_襄侯_哀鄭伯_簡許男_悼皆朝于楚從宋盟而春秋患天下之無霸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子木歸語楚子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悼夫入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問之曰吾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也故隱史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今七十有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日月數也隱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矣趙孟聞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使助焉辭以老使爲君役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與尉曹使者歸告季武子曰晉未可喻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姬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懿慶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勢多君子其備可喻乎勉勸之而後可魯襄公薨子產相師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晉讓之曰以敝邑之爲盟主繕館其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對曰敝邑偏小介於大國不敢寧居采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審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廡庫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

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車馬有所宿從有代謀人牧圉各贈其事自宮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隸於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大穢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鴈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趙文子曰信哉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乃築諸侯之館十七年趙孟會楚公子圍及諸侯盟于號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求以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從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譴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懼之文子曰武受賜矣宋之盟子未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慎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藁雖有飢饉

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
信不賊鮮不為則信也吾不能是懼楚不為患及會楚
今尹圉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牡上晉人許之於是文子
羞矣毫而偷楚得志焉無何文子卒王使劉定公勞趙
其出而功明也遂矣哉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并冕端委
對曰楚夫其矣是懼焉能及遂吾儕偷食朝小夕何
其長而劉子歸焉王曰善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也趙孟
之謂子為晉正則以主者侯而儕於文子其中退然如
不勝衣其言啍啍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
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趙文子之叔
文子曰其言如何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賜虜父乎
文子曰行其利而後利不涉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
也
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武
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
人蓋是時平公怠於政而好內又厚斂崇宮室諸侯之
所煩十八年韓須如齊逆女致少姜少姜至而雙命之
曰少齊與之無何卒魯季孫宿致禭段印如晉弔游
吉遂葬梁丙與儀趨見之曰甚矣子之為此來也游吉
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終不煩今諸侯三歲而
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喪大夫弔卿共葬
事夫人薨士弔大夫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
命矣今嬖寵之器不敢擇位而數於中適唯懼後戾豈
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

惟此行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
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
獲子大叔告人曰張趯知矣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君諱
既而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平公許之盟如晉致女而
晉築虎祁之宮諸侯畢賀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乎
也而又賀之晏子從叔向宴用與諸侯向曰齊其何如
趙孟鍾曰升諸豆各自其四以登公蓋金十則鍾陳氏
三量皆益一焉鍾乃大矣以公量貨而以公量收之山
木如市而加於山一公聚而益於公聚其力二入
於公而衣其衣一公聚而益於公聚其力二入
賤賈貴其人痛疾而或與之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
向曰然吾公室今亦亦也其為不駕於無行公乘
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無所依君目不暇以樂情憂公室
富溢尤故在家門民無所依君目不暇以樂情憂公室
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盼之宗十一
室將甲其宗族枝葉先落而後公室從之盼之宗十一
族唯羊舌氏存而巳盼又平公薨傳昭頃而六卿益專
無丁卒而得死豈其獲祀乎公薨傳昭頃而六卿益專
主夏盟平王室亂而晉以法相滅滅祁氏羊舌氏分其
邑公室益微當是時楚不振而吳強通於上國與晉爭
諸侯定公時趙鞅殺邯鄲午圍邯鄲范中行氏相與睦
而伐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知伯荀曰召命大臣始禍者
死載書在河今二臣始禍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
與韓魏奉公以伐范中行氏荀寅士吉射校不勝奔朝
歌荀趙氏而四卿益專出公之世知伯逢專國與趙韓
魏氏成也子行氏分其地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

卿反攻出公出奔齊知何乃立昭公會孫驕曰哀公
得幽烈孝靜凡四君而韓魏趙滅知氏代晉為諸侯
論曰晉自文侯王東遷為休至文公久於外而踐國戢
而後動因而時發故諱而不驚詳而有章於是乎世為
霸主百餘年宗周賴焉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
大刻大夫懼誅而禍作後乃六卿權並而爭晉卒以亡
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初封鄭百
姓便愛之為幽王司徒王以褒姒故始多邪桓公憂之
用史伯年東徙其民於維而開號鄆十邑已而死幽王

史記上卷

三三

鄭

之難師人立其子掘突曰武公為王司徒善於其職
好賢樂善詩人所為賦縑衣者也娶於申曰武姜生太
子寤生弗愛愛少子叔段欲立為太子公弗聽武公卒
莊公寤生立為請制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惟命
請京使居之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
人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
制也請更之公曰夫人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
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
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大叔命西
鄙比鄆貳於已又收貳焉已邑至於廩延公子呂曰厚

將得衆且奈何公曰不義不驪厚將崩已太叔將襲鄭
夫人怒之公曰可以命子封卒車二百乘以伐段段奔
鄭伯克段十餘段不與故不言第如二君故三克和
鄭伯克段也且段失教鄭伯遂寘武姜于城穎而誓之
曰不食黃泉無相見也右久之穎考叔有獻於公公賜
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
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
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大隧逆
姜出賦而融泄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
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
謂乎莊公性果忍善兵又明於時勢權既克許而使許
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寡人
有弟不能和協使餬其口於四方况能久有許乎吾子
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無滋他族當偪處此既敗王
師于繻葛王傷于師則使祭足勝王且曰左石曰君子
不欲多上人言敢陵天子乎吾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
矣逆惡不遂以能犯入難而竟免其身莊公卒子昭公
忽立宋人欲立雍姑之子突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
將使仲乃立厲公突而昭公出奔衛已厲公患祭仲專

使其塔雍糾賊之祭仲殺雍糾公奔櫟昭公復入立為
高渠強所弑公子辟立登為齊所殺于儀立而傳殺殺
子儀及其二子迎厲公復而入公殺傅瑕使謂而繁曰
寡人山伯父無裏言人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
君桓公我先人典司宗祏曰必無貳社稷有主而外
其心何貳如之臣無貳心天之制也于儀在位十四年
矣而曰君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
行賂貳而濟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縊而死厲公立
以歲亡品櫟十七歲復入古七歲而卒歷文 捷 穆 靈
夷襄悼 成 之世鄭內多亂晉楚爭成國無日不
事宋止編 卷之三 定本

史記上編卷之三 定本

函史上編卷之四
周列國志 卿大夫士謀策論諫 南豐侯學曾忠爵校
楚 吳 越 楚芊氏其先重黎之後也帝嚳命曰祝
融夏后時嘗為侯伯文王時嚳熊為文王師成王時舉
文武勤勞之後嗣得熊繹而封之楚居丹陽 今荊州
王時王室衰而楚子熊渠者甚得江漢間民和自以蠻
夷也不與於中國之號謚乃並立其子為王至蚡冒
大倨自立為武王傳子熊賁 文始都郢伐申伐蔡遷陵
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子熊 古 立欲殺其弟
熊 奔隨與隨人伐楚執堵敖而代之 謂未成君曰
而闢穀於菟焉令尹穀於菟稱用以朝鹿裘以處會朝
不謀夕以憂勤于社稷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於菟以
為功使為令尹而悉以舊令尹之政告之以靖國楚聞
地千里於是齊桓公有召陵之師桓公薨楚僉孟執宋
襄又敗之泓晉文公始霸敗得臣於城濮後楚成為子
商臣所弑 商臣死子旅立國人所謂楚莊王者也立
三年淫于樂不聽政令有諫者死伍舉曰願進隱楚子
曰何舉曰有鳥在阜三年而不飛不鳴是何鳥也楚子
曰三年不飛飛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
知之矣大夫蘇僕入強諫楚子曰若不聞吾令乎對曰

聞之抑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楚子乃遣淫樂，
政任伍舉蘇從以圖政。於是楚大譏庸人，帥羣蠻以叛。
楚糜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
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
伐庸。夫糜人百濮謂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
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冬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
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以伐庸。秦人巴
人從楚師，遂滅庸。計荻叛楚，滅舒蓼而疆之，及滑內
盟吳越而還國，以富強若敖。越椒作亂，滅若敖氏。箴尹
克黃者，令尹子文孫也。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固不
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
乎？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楚子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使復其所改命之姓曰生焉。楚子召孫叔敖，與共政。
問剛是叔敖曰：「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
定也。楚子曰：「定之當何如？」叔敖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
由富貴；士驕君曰君，非我無由安強。君或至失國而終
不悟，士至飢寒而終不追，則國是無定矣。夏桀殷受不
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
危亡而不知。楚子曰：「善。」相國與諸侯大夫士共定國。
是矣。寡人豈敢以取舍自爲？是陳靈公宣淫于夏氏，夏

微舒弒靈公，中國不能討。楚子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必。
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
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楚子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
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曰：「可。」夏徵舒弒
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
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得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何其富
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
未之前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
其懷而與之者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昔主夏盟而賂鄭，受盟于楚，後徵事於晉。楚子聞鄭
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
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其俘諸江南，以
實海濱，唯命其勗，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
前好，徵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杜榭使改事君，夷於九
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右曰：「得國無赦。」
楚莊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潘廙入盟于良，出質於是。晉荀林父、桓
師以救鄭及河間鄭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

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善會開用師觀蠡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能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刑尸而舉農工商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教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尋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與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族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史記卷之四

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哉子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知莊子師曰此師殆哉易有之師出以津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人咎韓獻子王曰彘子以徧師滔子罪大矣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師遂濟鄭使皇戌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

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旣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置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徵怨于楚我則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原初爲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上也鄭不可從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以好對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今鄭曰毋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又使人求成于晉晉乃許盟盟有日矣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趙盾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克曰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

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
楚人乘我器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而備于盟
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
徹警也疑而不聽已而楚子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
奔晉人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訓主
矣楚人懼楚子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
我薄人毋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晉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
晉軍晉軍大敗隨季殿其卒而退獨不敗潘黨言於楚
子曰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盍收晉尸築之
通史上編 卷之四 十一 荆楚
爲京觀乎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
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又
作武其卒章曰着定爾功其三章曰鋪時繹思我徂惟
求定其六章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
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三
國暴骨暴矣軍兵以威諸侯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
大猶有言在焉得定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
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
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是子孫爲先君
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事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鯨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作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
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
先君宮告成事而還足役也君子曰史佚所謂姑亂
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誰適歸歸於怙亂者夫
明年晉殺其大夫先穀楚申舟聘于齊不假道於宋宋
殺之楚莊怒投袂而起屣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
車及於蒲胥之市遂伐宋宋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
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大方授楚
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
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
通史上編 卷之四 七 十一 荆楚
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
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遂致其君命楚子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
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
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
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
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貽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
命也使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
命又何求楚子義而舍之楚圍宋食且盡司馬子反乘
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

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
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耕馬而秣
之使肥者應容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
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
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車亦有七日
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命于楚子
楚子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
而炊之楚子曰嘻甚矣憊雖然今吾取此然後歸爾子
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楚子怒曰吾
使子祝之子曷為乎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
欺人之臣可以楚而執乎是以告之也乃引師而去之
故外平不書經書宋人及楚人平大其平乎已也楚莊
卒子審立其楚之詞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
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
色為淫淫為大罰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
人也是夫子蠻叔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
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子反乃止主以
子連尹襲老襄老死於郢巫臣使於齊通焉取以行遂
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是其自為謀也則
還其為先君謀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

利國家雖重幣晉將何乎若無益於晉晉且棄之河
陽銅馬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請於晉
得使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教吳車射御教
之戰陣吳始伐楚伐徐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
七奔命楚共伐鄭晉師救鄭晉敗楚於鄢陵射楚子中
目而晉悼公繼霸楚莫能與爭於是楚子疾告大夫曰
不穀不德生十年而累先君未及習師保之訓而應受
多福是以亡師于鄢辱社稷為大夫憂若以大夫之靈
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寃宥所以從先君於禍
而者諸靈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五命而許之秋楚子
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者之
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狄奄征南海以屬
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從之子召立王
康時公子追舒為令尹卿起寵未益祿而有焉數十
楚人患之楚子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御七楚子
是之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楚子曰
今世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誰乎對曰父戮
子於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楚殺子南尸於朝
輟觀起於四境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
乎吾曰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楚乎曰棄父事

備吾弗忍也遂縊而死蓬子馮為令尹而寵於蓬子者
八人亦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
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蓬子就見曰子三困我
於刑吾懼矣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
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
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蓬子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謂人
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
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君安之蓬子馮卒
屈建為令尹使司馬蔣掩賦甲兵蔣掩書土田慶山
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園數疆潒規偃豬町原助牧厲
史止論 國志卷之四 丁丑月利三權
阜井衍沃婦人脩賦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成以授子
木禮也楚城舒鳩賞子木子木辭曰先大夫蔣子之功
也對以與蔣掩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
聲子相善也子朝伍舉將奔晉聲子遇之鄭郊班荆相
與食而言聲子曰子行矣吾必復子使子晉還令尹子
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
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子
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
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
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生其利

楚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
之謂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德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饑渴此勸賞也
刑罰為之不舉不舉則樂樂則畏刑也本楚多淫刑其
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於
是述晉大夫析公坐臣子靈苗貢皇自楚往輸忠力於
晉者以告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
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商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
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何若謀害楚豈不為患
申史止論 國志卷之四 丁丑月利三權
子木懼言諸王而復之聲子使椒鳩逆之楚康卒子麇
立公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
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子圍殺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字曰
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司馬令尹之偏王之四體
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不祥莫大
焉已國弒子麇及其二子葬之郊謂之郊故使椒舉如
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
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
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若其許之
而脩德以待其歸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

以與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許我諸侯乎對曰許若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入夫多求莫臣其居在宋之盟又曰交相見也必許君矣楚子曰諸侯來乎對曰必來使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乎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邾畏宋邾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楚子曰然則吾所求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於是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楚子令諸侯子申叔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乃問禮於左師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修叔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祭焉仍之會商紂為黎之蒐周幽為大室之盟皆以示諸侯也諸侯所由秉命也今君以沐無乃不可乎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沐而後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惡不遠遠惡而後善亦如之德讓而後與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殺之各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霸其

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我王之庶子圍弑其兄之子君而代之以盟諸侯使速殺之滅其族遂以諸侯滅圍申無宇曰楚既始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王心不違民其有居乎民不堪命亂也楚使令尹如晉逆女晉使韓宣子叔向如楚逆女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闢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矣大夫莫對遂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況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羣至求婚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以親易怨而未有其備便晉奮武怒以報其大耻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乃厚為禮而歸之四年伐吳七年滅陳九年召蔡侯般伏甲而饗之執而殺之遂圍蔡晉韓起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弑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則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雖幸而克必受其咎蔡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損其身楚位小下而暴亟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

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譬之天有五材而
將用之必力盡而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兮楚
滅蔡執蔡世子以歸用之申無宇曰不祥五姓不相
魚川况用諸侯乎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問
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
如君鄧莊公城櫟而與子元馬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
穀而宣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
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王曰國有大城如何對曰鄧
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
蒲固實殺公若由是觀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
掉君所知也已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鬻
尹陵尹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為之援群器
職之族矯蔡公命召子于哲皆強盟之入襲蔡奉
蔡公棄疾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公
子龍敝使觀從從師于乾谿遂告之且曰先歸後所後
者則楚子聞羣公子之死也目投于車下而哭曰人之
愛子亦如予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擗于溝
壑矣楚子曰余殺人于多矣能無及此乎石尹子革曰
請待於鄧以聽國人楚子曰衆怒不可犯也請入大綵
而齊師於諸侯曰皆叛矣然則亡乎楚子太息曰大福

與祚祚耳於是楚子獨傍皇行山中無所得食傳
是消人統其股而臥消人又以土自入逃去乃經死于
申亥之家初楚子之在乾谿也雨雪服皮冠秦復陶翠
被豹舄執鞭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之去冠被舍
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
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
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荆山軍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
挑旅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
是從豈其愛鼎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畏我
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
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為鉞秘敢請命
楚子入視之折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幽之望也今與王
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乃將斬
美楚子出後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
視之是龍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子革曰臣嘗問焉昔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蔡公謀
之而辭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後復不宮臣問其
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馬能知之楚子曰子對
曰詩詩曰析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
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揖而入饔不食
已後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今能自克豈且辱於乾谿
初楚共王無適家有寵子五人無適立大有事於羣盟
而祈焉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密埋璧於大室之庭
使五人齊而序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智遠
商史子編曰卷之四 十未 初事作
之王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至是子于入國而不立
于比不終而子棄疾立王初楚之滅蔡也楚靈王許
胡沈道房申於荆馬至是封陳蔡而皆復之蔡隱太子
之子廬歸於蔡陳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使然丹
簡王國之兵於宗丘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幼養老收介
特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理新叙舊祿敷舍親使屈罷
簡家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息民五年而後用楚國稱
治其後嬖譏人費無極使如秦為太子娶婦美說楚子
自娶之絕安幸生子軫而更為太子娶無極既以秦女
自媚恐太子之死之也日夜譖太子太子母無寵而太

子常居外傅邊故譖行於是楚子令司馬奮揚召太子
欲誅之而囚其傅伍奢揚未至先使人遣太子太子奔
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於子口入於爾其誰告也對
曰臣告之王命臣事建如事子奉以周旋不忍後命故
違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夫命召而不來是再奸
也楚子釋之無極請誅奢二子而以免其父召之宜必
奢於是楚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者死奢曰
尚主而不子爵楚子曰何也奢曰尚為人廉死節慈孝
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負為人奸智謀而尚
勇故而來必死必不來召之尚果歸并死而負出奔吳
奢曰死歎曰君大夫其肝食乎於是吳城鍾離居巢楚
懼而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
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
四境諸侯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而又無
外懼無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
能無亡乎及楚平卒太子軫立昭令尹薳屠賂用費
無極諸侯卻宛殺太宰伯州犂伯州犂之孫輔奔吳沈
尹言於子常曰無極譏人也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
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恣慈惠有過成莊無
不及焉所以不復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不辜以興大

謂必勵子與魯乃綴無極其於公吳王太子仲
雍後也太伯以讓國與仲雍逃荆蠻大伯薨無子弟仲
雍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乃斷髮文身裸為飾以
說於吳吳人安之蓋其權也傳五世而武王克殷求太
伯仲雍後得周章因其故封吳而封周章弟虞仲於夏
墟曰虞後十二世晉滅虞而勾吳始大從太伯至壽夢
十九世而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
札壽夢賢季札欲立之讓不可立諸樊諸樊卒命授弟
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讓不立立餘
昧之子餘公子光者王諸樊子也則以為吾父兄弟所
為相致國者為當傳季子也季子不受國即光父長先
立國我之國也僚焉得有之於是陰結士欲襲僚楚伍
員之特異也說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父兄為
僚於楚欲自報仇耳未見其利伍員聞之曰彼其方有
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退而耕於野求勇士待之已王
僚使公子蓋餘燭庸圍六溝兵外困於楚使季札於晉
觀諸侯之變國無人公子光時不可失也乃伏甲士
於宮中謂王僚飲置匕首於炙魚中弑之先代立是為
王闔廬闔廬既立以伍員為行人謀伐楚員曰楚執致
衆而乘莫適任患若為三師而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

彼出則歸歸復出而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而後以
三軍繼之必克也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蔡昭侯為
兩佩與兩裘以如楚一佩一裘於楚子常請其一
弗與止之唐居公如楚有兩肅與馬子常欲之弗與亦
止之獻佩馬乃偕出蔡侯歸及漢純玉而沈之曰余所
有濟漢而南者有如大川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
子賀焉請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辭蔡侯於是
蔡侯因吳大宰嚭以干其子乾與大夫之子質於吳
而吳大興師伐楚唐偃從舍舟于淮汭目豫章與楚夾
漢而軍楚濟漢而陳闔廬弟夫繁曰楚不仁其下莫
有死志先伐之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也以其屬五
千先擊子常之卒卒奔楚師亂大敗之囊瓦奔鄭矢從
楚師及清發免先濟者後者競濟半濟而擊之又敗之
楚人為食及食而從之三戰及郢經書蔡侯以吳子及
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稱子善伐楚解蔡國也入
郢不稱子以班處宮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狄
道也及吳狄也楚子涉睢濟江亡入于雲中方寢盜以
戈擊楚子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乃奔郢即公辛之
弟懷曰平王殺吾父將弑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
天也若死天命誰讎且違禍凌弱非勇也衆人之約

凡仁也與宗廢祀非孝也動無命名非知也必犯楚余
約綏安乃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謂隨人曰周之
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焉君若顧報
國室親及寡人以與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
之隨人主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過乃
楚實得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雖而卒之何以
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初伍員
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曰
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復之及吳入郢伍員求昭王不
得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包胥使謂員曰吾聞之
申史子胥曰國之難亡者莫如吳之難亡也
入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子故平王之臣也親其面
事之而死以爲僂何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員復之曰爲
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太史公曰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
乎公羊子曰事君如事父其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
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於是申包胥如
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于上國虐於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石鄰
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楚固君之
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曰寡人聞命矣子

姑就領將圖而告對曰夷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國
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者十日秦伯哀之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敗吳師會吳有越難闔廬還而楚子復歸徙居郢方吳
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
者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堂逢滑當公而進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亂今吳未有福楚未
有亂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其以晉辭者何
公曰國勝君亡非既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
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甚
福也其亡也以民爲主芥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
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
訓楚也既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已吳侵陳楚
子在城父將救陳卜還不吉卜還不吉楚子曰然則死
也再敗楚師不知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
雖乎而公于中爲王酈不可命公子結卿亦不可則命
公子啓卿子萬辭而許之將戰楚子以疾卒于師公子啓
曰君王舍其子而譴羣臣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令順
也立君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
閉塗逆子章而立之惠先是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殲

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
可移於令尹司馬楚子曰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何
益遂弗祭及有疾卜曰河為祟蓋祭諸楚子曰三代命
祀祭不越望江漢雖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不
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可謂之
天道矣及楚子西為政使人召故太子建之子勝於吳
將用之葉尹沈諸梁諫曰不可勝也復言而不慮身愛
而不仁詐而不知彊忍犯義直而不衷周而不慎皆有
華而無實也將焉用之且其父為戮其心又狃而不潔
若以其捐報然而不以潔懷德其愛足以得人言足以
復之詐足以謀之彊足以帥之周足以蓋之加之以下
仁泰之以不義若果用之害可待也子西曰德以忘怨
可乎沈諸梁曰不然唯仁者為可好可惡可尚可下也
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反之
驕有欲焉懼有怨焉欲惡怨偪蔑能靖矣夫誰無疾膏
能者蠶除之為之關籬藩離而遠備之猶恐其至而為
之休惕可召而近之乎人求多聞以鑑戒也今子求聞
而棄之猶蒙耳也吾將逃矣子西不從竟召勝使處吳
竟為白公初太子建亡之鄭暴於鄭而死白公請伐鄭
未許焉伐鄭子西救鄭勝曰鄭人以此舉不遠矣

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卿余翼而長之其且為令
乎乎不勝而勝果為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葉公聞之帥
方城之外卒以入及比門遇一人曰君胡不肖國人望
君如望慈父母然盜賊之矢一及君是絕民望也乃肖
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冒國人望君如望歲然時日以
幾若見君而民知不死其亦愈有奮心矣乃免胄進遇
箴尹將帥其屬與白公葉公曰東德從賊其可保乎乃
與葉公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而縊葉公乘行令尹司
馬之事國以大定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子期之子
寬為司馬而退老於葉是時楚數更亂然亂已旋定後
越滅吳而楚乃更大越王勾踐者夏后氏之苗裔也封
會稽按草萊品焉後二十餘世至允常而大與吳為怨
允常卒子勾踐立吳王閭廬因伐越勾踐詐敗之於檣
李傷而死子夫差立使八立於庭苟出入必詔曰夫差
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對曰唯不敢忘勾踐懼欲及吳
未發先伐之范蠡曰不可臣聞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
人節事者與地天時不作人事未起而創為之始此謂
逆天而不和於人且夫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
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
行者不利勾踐不聽師以大敗保棲於會稽謂范蠡曰

以不曉乎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臣前言之矣頃定
有與人勾踐曰何謂與人蠡曰卑辭崇禮玩好女樂以
道之不許而身與之市乃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請委
身爲臣妾以行成夫差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
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不夫人親
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後雖
悔不可及已弗聽員退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勾踐既反國苦身焦思置膽
於坐卧卽嘗膽曰勾踐而忘會稽之大耻耶乃身自
耕作夫人蠶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賤人振
節東上編 卷之四 二四 十一月八日
爭死與百姓同患苦就范蠡問計對曰臣前言之矣節
事者與地地包萬物而兼其利時不至不生事不究不
成因時所宜而寔之因男女之功除其害而避其殃
使田野闢府倉實民衆殷時將有反事將有間知天地
之制乃可以收天下之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穀
而須之勾踐欲使蠡爲國蠡曰四封之外鄰國之可立
斷之事種不如蠡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不逆天時不亂
民功使五穀熟而民蕃滋也百姓附親種不如蠡於是
舉國政屬大夫種而蠡身爲質於吳二年乃歸而吳人
安之是夫差聞齊景公死乃興師北伐齊召魯哀公

微百牢馬器畧地於齊魯之南明年復伐齊勾踐率其
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
秦吳也諫曰越在腹心其柔服其求濟欲也不如早從
事焉得志公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使醫除疾而曰必
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
孫氏太宰嚭諂之王夫差怒賜之屬鏤伍員嘻笑而罵
曰我今而父霸我又立若乃今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
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抉吾眼置吳中門以觀越
兵之入也勾踐聞子胥死乃大喜以問蠡蠡曰未可也
天地未形逆節萌生事以不成雜受其刑又明年解
不遺種又問蠡蠡曰天應至矣人事未至也於是夫差
乃大侈從海上攻齊召魯衛會雲阜北會單平公晉定
公魯侯于黃池國精兵畢從惟獨老弱吳太子留守以
問蠡蠡對曰臣固將謁之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不可失
矣遂伐吳及郊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遂入吳
吳告敗于黃池夫差惡其聞也手刃七人於幕下將盟
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
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天大事未成建鼓整列二臣
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
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

楚子因作亂其攻起起走伏王尸哀楚將之并中
王尸王子誠立王禽滅殺起者七十餘家楚肅卒無子
弟熊良夫立宣楚宣卒子熊商立王楚威時越王無疆
伐楚與中國爭疆齊使人說越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
不需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所待於晉者
非其計一之力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
眾也一楚威已分何待於晉楚三大夫張九軍圍曲沃
景齊之宣比聚魯齊商陽分有大此者乎而王猶求聞
晉晉楚不聞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
攻楚一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於是越遂釋齊而伐
楚楚威興兵而伐之大破越殺王無疆取吳故地而
越以此散楚威卒子槐立懷楚懷將蘇秦約從山東六
國共相秦楚為從長秦伐齊患楚與從親乃宣言張儀
先相一楚說楚子閉關絕齊請獻秦故所分楚商於
地六楚子大悅置相置於張儀日置酒宣言吾復
得商之地群臣皆賀陳軫獨弔楚子曰何故陳軫曰秦
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
楚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哉且先出而後絕齊則秦
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必且見欺見欺王必怒而攻
秦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矣臣故弔楚

子不聽使一將軍西受地儀至秦佯醉墜車稱病出
者三月地不可得楚丁曰儀以吾絕齊尚薄邪乃使勇
士北辱齊齊王大怒折楚行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
乃起謂楚將軍曰臣不奉邑從其王其廣表六里使
還報命楚子大怒發兵西攻秦秦楚擊丹陽斬甲士八
萬虜將取漢中韓魏聞楚困乃南襲楚至於郢已秦復
便使約與楚分漢中一半以和楚子一願得張儀不願
得一張儀聞之自請復之楚既至一嬖人靳尚請夫人
鄭袖一言於王而出儀儀因說楚叛從約與秦親久之
楚怨秦今太子質於齊以求平秦昭王為好言約楚子
會武關而結盟一楚子欲往恐見欺一無往恐秦怒昭王曰
秦虎狼不可信也而楚懷稚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
秦之驩心於是往一秦秦伏兵關武關劫楚懷西入秦
朝章臺要以割巫黔中郡楚大臣患之相與謀曰王在
秦不得還而太子一質於齊齊秦合而謀楚楚無國矣
乃詐赴於齊而太子一橫至立為王一秦亟攻楚楚
懷一聞道亡之一求歸楚趙不敢納復之秦憂一楚病
卒一歸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而天下不直秦初楚懷
任屈平為左徒與圖國事造憲令甚寵而上官大夫害
其能一之一王怒而疏平頃襄立任第子蘭為令尹一平

晉子蘭之勸懷王入秦不反也疾之作楚辭悲為子蘭
怒與上官大夫比而短屈平頃襄怒遷之汨羅屈平傷
國因辱於秦不能報領內欲圖國外為秦所劫迎婦於
秦則上庸漢北地與秦秦拔西陵拔郢燒先生墓夷陵
則悲慙不自勝瞻顧宗國作哀郢懷沙之賦竟抱石自
沈淵語且原事中楚之困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曰西
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地不足以動兵攻之者名焉
我利身人猶攻之若何澤中之鱉蒙虎之皮人之攻之
必弱於虎身裂其地足以肥國而動兵攻之者名焉
器而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楚頃襄病太子完
質於秦不得歸而與秦相應侯善黃歇說應侯曰相國
誠善楚太子乎曰然曰今楚王恐不起疾不如歸太子
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也若不歸則咸
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失與國而絕萬乘
之歡非計也應侯以聞秦王今楚太子之傳往問疾反
而後圖之黃歇為太子計曰秦留太子而陽文君子二
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去臣
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易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
歇常守舍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乃自盡
請死秦昭怒欲聽之死應侯曰歇為人臣能出身以徇
主忠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因遣歇歇至楚

而頃襄卒太子立考烈黃歇相封為春申君已考烈無
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終無子趙人李園乃進
其女弟幸於春申君知有身說春申君進之王王召入
幸之遂生子立為太子而李園女弟為王后李園恐春
申君驕輒已遂殺春申君以城口考烈卒所生子竟得
立為王王以是知先王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不下漁
色於為防至遠也楚幽卒向母弟猶立王庶兄負芻襲
殺之自立而秦破楚虜負芻
論曰楚吳越皆神明之胄居方東以南而春秋外之非
以夷德輕儲王淫名騰於天子又猶夏始亂耶蓋其妨
也二霸衰而楚善楚不競而吳昌吳已汰而越昌於是
乎師命降而兵謀與春秋相始終而天下之大盡故於
此
禹史上編卷之四 三定本

山史上編卷之五

明卿鄭元錫纂

南朝梁陳書

周列國志

論說關西與亡天體者附

燕韓趙魏齊○韓魏趙本晉三卿其先世皆神明之胄
趙與秦同祖虞伯翳伯翳佐虞夏烈山澤焚之以平土
晉也王時造父以善御封趙城為趙氏幽王之難趙
帶去周如晉事晉文侯為大夫五世而生夙晉獻公伐
霍耿魏滅之以耿封夙以魏封畢而萬由畢公高韓
出也沃和叔萬之封魏也上偃曰萬之後必大萬盈數
大卒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
民今命之大而從其盈數後其有興乎夙孫衰與魏武
子犂俱從公子重耳亡於外比文公反國以衰為原大
夫犂為魏大夫靈景之際趙宣孟始專已趙氏中戚嬰
齊同居俱彼靈景公疾卜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韓獻
子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
矣因是趙氏孤於公而立之則趙文子也平公時得
政又子孫曰簡子鞅鞅之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無恤
母賤將置後莫知所立則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
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失之
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
簡子以無恤為賢而立之乃盡告諸子曰吾藏寶符常

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之上無所得無恤還曰
已得符矣簡子曰秦之無恤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
簡子於是知無恤果賢立以為後稷初簡子使尹鐸為
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
鐸損其戶數簡子且死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
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鳥歸及知伯怒帥韓魏之甲
於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知伯怒帥韓魏之甲
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
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
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血以實之又因
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
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攻圍之三年決水而灌
之城不浸者三板沈寗產鼂氏無叛意知伯行水魏桓
子御韓張子駟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
也桓子懼肘康子康子腹桓子之附以汾水可以灌安
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矣知
伯曰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
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
子無喜志有憂色非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
二子曰此說臣欲為趙氏游說似主疑二家而憚於攻

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於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
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可以臣之言告
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
疾知臣之得其情故也知伯不悅趙襄子使張孟談潛
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
乃陰與相約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於是襄子北城代南
并知氏疆於韓魏至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魏斯趙籍
韓康虞景並列為諸侯而魏文侯斯最賢魏文侯好學
受經藝於卜子夏田子方以為師客段干木過其廬必
式也四方之士多歸之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
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之無異夫路人反衣而負
薪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傳也今吾地不加
廣士民不加衆而計錢十倍是安所取之取之民也吾
聞之下不安者不可以居上此非所以賀我也文侯伐
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
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翟璜進曰君直仁君也文
侯問故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
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文侯
愛群臣飲酒樂而天下合為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

樂天又兩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
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
趙見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以伐韓對亦如之二國
皆怒已而知文侯之媾於已也皆朝於魏魏由是大於
三晉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思賢妻國
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卑不
謀尊跡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
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
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向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李克趨而出過翟璜璜問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上相
果誰為之乎李克曰魏成子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
耳目所視記臣何負於魏成子四河守吳起才臣之所
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
羊中山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
鮒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
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
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與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
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

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
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
者若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
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而是時齊大大田和因文
侯請於王亦得命為諸侯田和者陳公子完之後也陳
之先自陳宣帝武王封厲帝後胡公滿於陳奉舜祀入春
秋而陳人殺公子御寇公子完奔齊齊桓公使為卿
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
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
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
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欽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
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
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占
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之亡也陳
桓子如大於齊其亡也成子得政桓成子之相簡公
也脩僖子之政以大量貸以小量受以能附國人及
既弒簡公懼諸侯之討乃盡歸魯衛侵地結魯三家晉
六卿以為固已欲威於國乃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
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任焉而齊失政久

惠施民不懷而恒因得盡誅的晏監止父公族之禍者
國人愈益畏三傳而和遂代姜氏有齊國為齊太公姜
齊以亡而趙魏韓齊侯子武侯擊殺侯子敬侯亦
廢其君俱酒為家人分其地而晉亡故君國之大柄不
可失也下失則亂以亡此君術所必慎也魏武侯浮西
河而下顧而對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守起進
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
滅之夏桀之君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
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
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
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已
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與田文論功曰將三軍使士卒
樂死敵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
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
東鄉韓魏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此三者皆出吾
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
親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
子矣去之楚氏侯不立太子而卒子瑩與公仲緩爭立
而國亂韓懿侯東侯趙成侯敬侯并兵以伐魏破之趙
謂韓曰殺魏懿立公孫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

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
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患韓不
說以其師退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
和也若從一家之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于其國
可滅也魏侯營定立國以日削與齊秦趙日尋於兵使
龐涓將太子申爲上將以伐韓魏告急于齊齊宣王用
孫子計擊魏以救韓外黃徐子謂魏太子曰臣有百戰
百勝之術太子豈欲聞乎太子曰幸甚對曰固願効之
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
戰不勝則萬世無魏矣計獨有還此臣所謂百戰百勝
之術也太子曰善請從公而還矣客曰臣懼太子雖欲
還不得也彼勒太子以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
不得矣太子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
齊將田忌戰敗績虜死於馬陵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
師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孟子之所謂不仁也當是時
秦孝公業已用商君計務耕戰彊秦矣商君者衛公孫
鞅也衛魏相公叔座公叔病魏侯問之公叔曰臣之中
庶子衛鞅年雖少奇才也願君舉國而聽之即不用必
殺之無令出境魏侯出公叔召鞅曰吾先君而後臣故
先君謀今告于子子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

臣又能用子之言殺臣乎魏侯出謂左右曰公叔言
甚諱矣是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而勸寡人殺
之豈不諱哉及是商君聞魏困於齊遂伐魏欺公子邛
棄執之大破魏師魏侯憂懣獻河西地於秦以爲和曰
吾恨不用公叔之言而齊時是侯因齊最賢桓公和孫
威初即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乃召
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
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
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
守阿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開人民貧苦昔
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敗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厚幣事
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
兵擊趙衛敗魏於濁澤魏獻觀以和趙歸長城於是齊
國震懼人不取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時王室微諸
侯莫有朝者齊侯獨往朝天下愈益齊侯鼓琴騶忌子以
鼓琴見齊侯齊侯說而譽之右室齊侯鼓琴騶忌子推
戶見入曰善哉琴齊侯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
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習以急溫者
君也小絃廉折以肅者相也攫之深釋之愉者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且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者臣是以

知其善也齊侯曰善請弭忘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齊侯又勃然不說曰語五音之
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何然乎
絲同之開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
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余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
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軌
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
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齊侯曰善見三
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于郕號成侯當與時齊檀子時
郕城而楚人不散爲楚子守高唐而趙人不散爲趙
子守河陰夫守徐州而燕趙之人從徙者七千餘家種首
爵盜賊而道不拾遺齊侯所目謂四臣照千里者也可
謂善仁使矣於是齊最難於治侯三晉皆朝于齊而三
晉惟韓昭侯頗賢昭侯請學於申不害以爲相申
子之學亦貴老而上刑名已申子請任其從兄昭侯不
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爲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
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抑將行子之術而廢子之
誦乎子教寡人脩功勞視次第今有所見寡人將奚
聽焉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昭侯有夢將命
之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

聞明主愛一嘖一笑嘖何爲嘖笑有爲笑今將豈特嘖
笑哉吾必待有功者然治瑣察適至是而止矣終不足
以御秦末年作高門屈宜白曰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
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常利矣不作高門前
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
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曰不特門成而昭侯卒當是
時秦用穰侯白起曰戰勝攻克耽耽有兼六國并吞心
矣六國目誦不能難衡人說之割地賂秦以求免於是
穰陽人蘇秦即說趙肅侯蘇秦今約六國從親以擯
秦肅侯說飾車馬金璧貨賂厚資之游諸侯以通其意
其大指言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有吞天下之心衡人
者務以秦權恐惕諸侯求割地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
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既國之地有
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
市怨結既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
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豈有異乎牛後乎夫爲
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國有秦患而不與其禍此姦
人非忠臣也且以天下地圖案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從親以擯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洹水之上通質判白馬

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若趙五國出銳師以佐亦如之不如約者共伐之六國從親則秦甲不敢出函谷而害山東矣蘇秦習揣摩多通於天下形勝詭害之攻甚熟張六國之利便富實以發舒其志氣六國固患苦秦因之顧計無從出聞蘇秦言則大喜過望恨聞之晚願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人不取關函谷關十五年張儀者魏人也故與蘇秦同學爲權變方蘇秦說趙時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取雕陰蘇秦恐其且東出也則召儀至困辱之激使入秦說秦王以寬趙無境已權儀說行得相秦則倍之患六國從親則宣言免相出相魏因劫說魏王背從約以事秦已楚與齊親又患之又宣言儀免相出使楚許獻商於地使絕齊最後說楚韓齊趙燕令各連衡以事秦時蘇秦已死儀因得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指畧言秦地半天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士卒安難樂死可多也而不可敵也從人多奮辭而少信利說成封侯曰從從切齒而言秦此無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

虎一猛明矣今不與猛虎而與群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舉兵危亡之術也凡天下共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秦和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乃佯得非出走齊齊王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車裂於市今觀昆弟同父毋尚有爭錢財相傾而欲恃詐僞反從蘇秦之除謀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六國主固怯而儀指從失甚辨群信之約成而秦惠卒秦武爲太子時不悅儀諸侯聞乃皆畔衡復爲從其時鄒孟子游齊魏說梁惠齊宣自疆於政治推恩行仁務之於保民進之王陰格其嗜殺人之心皆莫能薄用而儀所依秦以恐喝六國者已中其要害橫潰其復心不腹能自振秦得怙險固勝兵以戰攻讎諸侯禽滅之故約從不必能全六國而衡則六國之所以亡也當是時山東之國莫彊於趙齊阻東海燕負北海而楚介江淮之間爲大國趙武靈子始立未能聽政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尊先王貴臣肥義以爲國三老時年八十矣國大事咨焉而後有楚故衛王已齊魏會徐州以相王已韓燕皆稱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父之武靈北略中山至房子遂之代北至於無終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

百姓曰此四戰之國非習氏於騎射變服以便事不足以御難矣且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請於公子成令胡服以朝而出今馬於是時趙彊於天下王胡服國人皆不喜公子成謂疾也則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今行為上則惠先論功於國而後利信言三對王曰臣聞王之胡服也臣不功公子成再拜信言三對王曰臣聞王之胡服也臣不臣服者未能起走以趨遠也王命之臣敢對曰臣愚也臣聞中國者聰明智之所居也萬物之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今之道逆人之心而師學者雖中國之臣願王圖之也使者所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將自往請之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也禮者所以記事也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國不一其用也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禮今叔父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俗也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有樓煩秦韓之邊也吾國之備則何以守先時中山負齊之彊侵暴吾地引水灌鄒微社殺之齊則部幾不守也先君襄之故寡人蒙服射欽以備上境之難中山之怨而叔頃中國之俗志部事之難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命乃為武靈之二十七年傳國於少子何王惠文自號胡王以朝武靈之二十七年傳國於少子何王惠文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治國而身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而襲秦於是詐自為燕使者入秦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秦昭王不知也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逐之已馳脫關矣審問之主父也則大驚於是主父北滅中山起靈壽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

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田不禮而驕或危肥義使稱病母弟難肥義曰不可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執大馬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執大馬變負之臣不容於刑且夫貞臣也難生而節著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於我矣雖然吾語在前也終不敢失會主父令王朝群臣而自從隙觀見子章慄然也反北而為臣諷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主父及王游沙丘吳官章因以主父令召王相肥義恐有變止王母入請先入嘗難衆見殺王得免難公子成李篆起四邑之兵以距難殺章不禮夷其黨成兌遂謀曰以章故國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今宮人後出者夷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探爵穀食之餓死沙丘宮初主父定立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辱章而立何吳娃死王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而亂作至父子俱死焉天下笑豈不痛哉燕召公奭後也與周同姓北封燕僻遠播告不及於春秋戰國時周所封齊晉諸大國皆已易姓惟燕存子噲時燕僭王二世矣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而

齊蘇代與交厚爲齊使於燕王噲問曰齊王霸于代對曰不能曰何故曰不信其臣代意激王噲以尊子之也於是王噲以爲信而子之使所善鹿毛壽說王噲曰古今所以謂堯爲大聖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誠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王噲因屬國於子之而子之權大重復令人說土噲曰昔者禹薦益於天而以啓人爲吏於是啓敗其黨攻益而奪之天下謂禹各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日取也見謂爲德秉今土屬國於子之而更無非夫子之人者竊恐天下有以議王也於是王收史印畢以聽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願爲臣子之得國爲驕虐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恚於是齊宣王子之發五都之兵北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王噲死於亂禽子之醢之燕人乃共立太子平爲王王語具孟子書齊宣王卒于地立當是時齊爲勝國與秦構秦稱西帝使魏冉尊齊王爲東帝燕代自燕還入見齊湣王問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若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從來也微臣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稱之可也秦稱之天下不安之願必多稱以天下且天下並立兩帝王以爲尊秦乎卑齊乎曰尊

秦稱天下受齊乎愛秦乎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直終伐趙魏與伐桀宋利曰伐桀宋利曰然則願王釋帝以收天下毋與秦爭重而以具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東阿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國門不啓釋帝而代之以伐桀宋之利國重而名尊此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使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爲尊也齊乃釋帝號不受而伐宋宋王偃走死南割楚淮陽西侵三晉鄒魯之尹皆恐懼稱臣當是時燕昭卽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問於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滅燕孤極知燕小不足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國雪先王之耻孤之大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反君怒涓人曰馬死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請先從隗始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燕昭爲隗改築宮師事之士果爭趨燕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樂毅自魏往而王禮重毅以爲亞卿任國政日夜撫循其人欲因燕齊濟泲王旣伐宋益驕欲并二周爲天子以狐咼陳舉直言諫殺之百姓怨惡燕昭乃陰使樂毅約秦趙連楚魏以伐齊大破

齊師於濟西於是殺遷秦師分魏師畧宋郕趙師牧河
間而身率燕師北逐齊劇辛曰齊大燕小今獨賴諸侯
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收取其邊城以自廣此長久之
利也穀曰不然齊王伐功矜能信諂黜賢良政令戾
虐今軍師叛而疾乘之乃可圖也不遂乘之彼悔而
悔其民則難處矣遂進軍濟南齊大亂毅入臨淄
整軍禁暴掠禮逸民寬賦歛除暴令脩舊政齊民大悅
乃遣左軍渡膠東定東萊前軍循泰山東至海畧瑯琊
右軍循河濟屯阿鄆連魏師後軍傍北海撫千乘而以
中軍據臨淄鎮燕王乃大喜遣使者齎璽綬即封毅
爲昌國君齊閔王居衛無後色謂公子丹曰吾所以亡
何也公子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顧未之知耶王
之所以亡者以賢也天下之主皆不肖而王獨賢故惡
王相與合兵而攻之此王之所以亡也齊閔慨然太息
曰善賢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諛之曰古人有辭天下而
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未見其實也王名東帝實有天下
去國居衛容貌克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真其人乎
王曰善丹知寡人居衛不遜衛侵之奔鄒魯又佑高郵
魯不納遂言楚淖齒將兵救齊遂相齊欲與燕分齊
執齊武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水沾衣

王知之乎曰知之藏博之間地圻及泉王知之乎曰知
之有人當閔而哭求之不得去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
之齒曰雨水者天以告也地圻者地以告也當閔而哭
者神以告也而王不戒何得無誅遂擢士筋慙之廟梁
宿昔而死是時齊幾亡王于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殷
家傭而魯大夫王孫賈乃攻淖齒誅之因與齊亡臣求
王子法章立爲君保莒城以拒燕王樂毅圍莒即墨期
年而不克乃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勿
殺困者師之使卽業三年猶未下或說之燕曰樂毅智
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力
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遂南向而王曰燕昭公是
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食土地舉國以禮賢
者遭此困憊德澤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毒害先
王寡人常痛之入骨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
國今幸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怨仇仇齊臣樂
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還相國立
毅爲齊王毅皇恐拜書以死自誓不敢受田是齊人服
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謀燕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
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齊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
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土齊以齊人未附姑緩之齊惟

懼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使騎劫代將毅奔趙
將士由是憤慨不和齊田單得敗燕軍殺騎劫而盡復
其故地為齊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泯王時單為臨菑
而田單走安平今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以鐵籠
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焉燕
人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錢籠故得脫保即墨燕東園即
單即士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單習兵立為將
軍卒咸感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
馬悉詣舞城中食燕人皆見怪之田單因言言曰神
來下教我城中人當有神人見怪之田單因言言曰神
為師乎我走田單立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以
師乃敢反也田單曰吾唯懼燕軍割削得齊卒置之前行
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問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
修先人祠為寒心燕軍盡掘燒死人即墨人從之
上望見即墨人皆哭哭甚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
用也乃身持節操旗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
飲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侯老弱女子乘風遺約車
於燕燕軍皆信單又收民金百千鑪今即墨富豪遺燕
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辱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
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
繒長畫以五旗前入東門於其角而灌脂束草於尾
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燕軍後牛尾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則人驚以為神五千八因擊
城而鼓大敗燕走齊人遂殺其將騎劫盡亡燕所過
城邑皆下燕而歸齊乃迎襄王於莒入
臨菑而聽政王封田單為安平君

殺既奔趙趙王欲與毅謀燕殺
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
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賢之封
毅於觀津號望諸君於是燕惠王乃悔使人讓樂毅且
謝之毅遺王書報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
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
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
臣之理又不白臣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
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
故寡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
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
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與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
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與今不
敢言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惡深

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功
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玉若欲伐之
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
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
先王以爲然具符節而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
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
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
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
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乎磨室薊丘之植
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
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
嫌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
自以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
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
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
歲之蓄積及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
法合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
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閭閻
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賜夷而浮之江吳
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
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

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羅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
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
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
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留意焉於是燕王
復以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毅後往來通於燕當是時
秦用商鞅范雎畫欲規韓魏折天下樞矣魏安釐王時
秦拔魏兩城軍大梁子綰溫以和已又拔四城破韓趙
魏沈卒十五萬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以和魏代謂魏王
曰欲重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重
使欲重者制地魏也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
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
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何王之用智
不如用梟也王不聽卒予南陽以和已齊楚攻魏秦救
之得解於是魏王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
曰不可秦與我習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
識禮義德行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
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仇
敵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今
韓氏以一女子秦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秦魏之兵王

王欲得璧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曰臣死且不避大王誠得璧矣今交手是受木索暴肌膚受榜也擊箠幽圜圜牆之勢不可及也天下之將相皆已叛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為天下笑也且西伯伯也自下及上莫不尊奉而愛之今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為天下笑也且西伯伯也自下及上莫不尊奉而愛之今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為天下笑也

秦之強不可於足起千石之弩成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今臣至大王見臣謹言以俟臣死且不避大王誠得璧矣今交手是受木索暴肌膚受榜也擊箠幽圜圜牆之勢不可及也天下之將相皆已叛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為天下笑也

臣死且不避大王誠得璧矣今交手是受木索暴肌膚受榜也擊箠幽圜圜牆之勢不可及也天下之將相皆已叛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為天下笑也

秦王乃許請召有司案圖指畫十五節予趙相如度秦王所共傳實也趙王恐不敢不獻遂時齊戒五日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引見使者相與約曰秦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從者太楊懷璧從徑直亡歸趙秦王齊五日設九賓禮於廷引見使者相與約曰秦王誠恐見欺而負前故令人持壁歸間至趙矣日秦疆弱猶大王一介至趙趙立奉璧來歸先劍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壁哉日數大王罪當誅王與群臣相見而嘻然念殺相始終不能得璧徒絕繫趙之驪乃盡而歸之相

如通趙以為質使才得於諸侯拜為上大夫其後秦王告趙頗為好會於曲河外池趙王欲毋行廉頗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王乃行相如從廉頗居并送至境與王訣曰王名度也里會遇之禮畢不過十日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紀秦望矣王許之反倉飲酒秦王謂趙王鼓瑟趙王鼓琴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吾步之相如請得以頸血賤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為一舉缶而罷酒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亦盛為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功大拜上卿左庶長右頗曰我為將有功城野戰之功不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我上吾耻之宣見平原君如平原君之妻每日常橫病不欲與爭列坐門側願親引也其舍人羞之請辭去開相如止之日公見應敬卑氣與秦王日不若也相如曰大以秦王之威而用如近叱之得其羣臣同知如之驚愕長應曰哉戰舟念之澤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而虎共滅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問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相如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趙孝成王時其子秦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

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魏為一則可以當秦天乃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七十願再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者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

函史上編 卷之五

上四

十五李

大不能得之小弱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黨倍戰者裂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能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世為侯吏民皆益爵賜本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不義一矣不聽主令入之秦不義二矣賣王地而食之不義三矣於是秦遂伐趙拔上黨上黨民走趙趙使廉頗軍長平按據之秦王齎擊趙

趙敗困樓昌請發軍使於秦以求媾趙使至秦人尊顯

之示天下秦之嫌於趙也於是諸侯不救趙秦乃益急攻趙趙將廉頗壁不出又牛亡多趙孝成怒譙讓之應侯乃使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術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於是趙王以括代將括母聞之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不時括與父談兵父莫能難然不謂善也妾問其故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括為趙將被趙者必括也且括父為將時身所奉飯進食飲者以十數所友者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

函史上編 卷之五

上五

四月十三朝

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歸藏于家買利便田宅父子異心必願王勿遣也王曰毋貲矣吾已決矣母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聞括將乃大喜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戒軍中毋泄泄者斬卒射殺括大破趙趙卒降秦者四十萬武安君恐其反覆益為亂乃挾詐盡坑之長平趙幾亡應侯害武安功而韓趙使蘇代說之曰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則秦王秦王則武安君專用君能為之下乎於是應侯言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休士卒而趙郝勸趙王割六縣而媾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勝

如姬文為人所殺自王以下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公子使客其仇頭進如姬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公子誠一開口請則得虎符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大喜再拜謝侯生從其計果得晉鄙兵符矯魏王令代晉鄙救趙侯生曰君在外君令有不愛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其後請之事必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臣乃市井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公子禮無所吝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臣與公子俱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也侯生曰臣死且不避況乎此乎

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而侯生曰北鄉自別送公子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而侯生所進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之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擊秦大敗之邯鄲下秦軍解去遂存趙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

邯鄲下秦軍解去遂存趙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

公子客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信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言獻五城而罷以公子退讓也蓋公子留趙十年不敢歸秦日夜發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王之怒之也誠門為魏使通者死公子客皆背魏之趙莫勸公子歸趙有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平原君莫知也公子至趙乃徒步往從此兩人游此兩人乃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天下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燒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於世乎語未及卒公子心大動色變立趣駕歸救魏魏王抱公子與相泣以上將軍印授公子諸侯聞公子復將魏各遣將將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逐秦軍至函谷關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今日夜

過秦論
上之不甲中銅柱事自知事小就倚柱而笑箕踞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土劫之心得項契歟王也於是去各前使柯秦王先不怡者良久是益發其伐燕之漸擊筑姓爲入唐保匿什於宋千久之不善從者告家又人召使前擊筑一室備善樂器而所離念久隱約無窮將乃更出廿裝匣中筑與其辱未更容觀而前坐戶門客之居於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乃推其目似擊筑卡嘗不痛善秘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鐵置筑中復追得近舉筑刺秦皇不中於是誅高漸離雖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聞荆軻之事私日亮平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曩者吾叱賊攻而死氣激肆故能奮一旦之決如此齊王建初立秦日夜攻三晉楚燕五國各自救而齊東邊海上不被兵后勝相多受秦間金賁客使者又多爲秦內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約王建降封以九百里之地建降遷於共松栢之間餓而死齊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佳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論曰自周東遷晉主夏盟屏周者二百年已六卿擅國更相夷而三晉之形成於是乎天下之樞折而秦猖獗齊阻山海楚擁江湖與三晉地各方千餘里誠令脩政治自立保生民而王孰禦焉而務諉詐尚攻戰日廢民於兵衛主事秦從主合諸侯擯秦如佩劔然更相笑而不知其反也悲夫

函史上編卷五

國史上編卷之六

時元陽景帝

周列國志國卿大夫士若名者謀謀治

秦○秦嬴姓伯爵其先虞伯翳之苗裔也出帝顓頊方虞時伯翳佐禹烈山澤焚鳥獸有功已主畜調馴鳥獸畜多息以居嬴得賜姓嬴歷商世為諸侯其後有飛廉善走及奔馬與子惡來俱以材力事紂助為虐誅死失國周穆王時有造父者御王行遊天下樂忘歸聞淮徐亂則疾駕一日千里長驅歸亂平得封趙趙其後也周孝王時有非子主馬汧渭之間馬蕃息得分土為附庸邑之秦至秦仲始大實始有車馬侍御絲竹之華國士女務車馬勇公戰詩車鄰鐵駟小戎之所為作也至幽王大戎之亂秦襄公將兵救周戰其力周東徙維平王封襄公為諸侯且命之曰戎無道侵奪我雍岐豐地秦能攻逐戎者聽兼有之於是秦遂有雍岐豐之地作西時用事上帝潛端萌焉至穆公任好而百里奚自晉入秦秦穆公乃與語而大說授之政秦人號之曰五殺大夫以微時嘗為人飯牛而牛肥得五殺皮為資也或謂晉遣襄公夫人奚之亡走於是百里奚言蹇叔於穆公迎以為上大夫晉獻公憂穆公納晉公子夷吾夷吾許歸河外列城五而背之許賂內大夫丕鄭則殺

丕鄭鄭子豹亡之秦說穆公曰晉為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穆公曰百姓不親何能誅其大臣能誅大臣殆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晉荐饑來乞糴秦伯問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則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已秦饑乞糴于晉晉弗與於是秦伐晉初繆公亡善馬於岐之野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捕論繆公曰奈何重畜而輕人乎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晉賜酒而遣之是役也三百人皆請從而秦繆公為晉所圍窘乃馳冒晉軍卒脫公而生得晉侯於是天子為晉君請穆夫人晉侯女兄也衰經既以太子瑩女簡璧登臺履新焉子桑曰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祗以成照史佚有言曰無始既無怙亂無重怒里怒難任陵人不祥乃歸晉侯而質其子圉於秦已而晉惠公卒圉亡歸自立穆公納公子重耳於晉為晉文公已將兵助文公納襄王又助圍鄭晉文公薨杞子自晉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有患焉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不聽謂百里奚曰不可又不聽召孟明視西乞術白
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書爾墓之木
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
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
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鄭商人
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
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
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遽使告于鄭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
杞子奔齊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
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至晉晉師禦之帥覆于殽晉
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三帥乃免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
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明年春孟明
視及晉帥戰于彭衙復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
國政重施於民晉成季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必辟
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
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又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
舟敗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焉

三日哭作秦誓悔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君子是以知
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為
臣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
善也蹇叔以采繁于沼于汴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
翼子子桑有焉蓋公用孟明而霸西戎益國十二開地
千里及穆公薨葬雍以子車氏之子三人奄息仲行鍼
虎狗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
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並
建聖哲樹之風聲予之法制告之訓典使眾隸賴之而
後即命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
人之謂也其後歷康共桓景而哀公之世救楚敗吳師
後九世數易君多亂至獻公而始昌元年止從死二
公生周太史儋見以周故與秦合而別列下石歲復
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焉其時乎十八年而金櫟陽
二十一年下與晉戰於石門斬首九萬天子卒于渠梁立
以輔駁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
為孝公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
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
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以南有
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
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

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
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
諸侯畢賀焉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屬蹠簡公出子
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
諸侯畢奉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
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
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
官與之分主於是衛鞅聞之西入秦因景監以見公大
說與議國事是歲彗星見西方鞅之言曰是行無名姦
事無功愚者聞於成霸
知者見於未萌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
而扣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立國
卽身土 秦孝公大
不迭其政苟利國不循舊禮樂禮樂之說曰不以聖人不
民而後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錄法
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謂也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則
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
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法賢者更法不肖者拘焉杜
執而用者不變法功不立而易古法古無過循禮無
王而後不功禮而不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後禮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此與趙武靈明服答問同霸下而強一時
秦如虎乃定變法今今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
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
律
受上爵爲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
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

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願與公子面相見樂飲而罷
兵安秦魏之民以以為信及會盟伏甲襲虜叩破其師
魏獻河西地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秦封鞅商於十五
邑號曰商君孝公立二十四年而卒子駟立王惠入惠文
怨商君欲法已因黥其師傅大恨之而宗室大臣多怨
鞅鞅懼誅出亡亡至闕欲舍客舍舍人不知為商君也
逐之曰商君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喟然嘆曰嗟夫為法
之弊一至此乎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叩破魏師距
不納走商於為秦所獲秦惠文乃車裂以徇曰國無有
若衛鞅反者初趙良見商君商君請交焉辭弗敢願也
史記卷八十五 留侯世家
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
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
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穀
大夫賢趙良曰千手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
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昌殷紂嘿嘿以亡君若
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
有之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
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
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願望見行而
無由自游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

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
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殺荆嗣發教封內而巴人攻貢地
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穀之相秦
也勞下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
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
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耕斂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
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
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
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禍也教之化民也
深於命民之教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
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
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驪而
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
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
為駟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
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
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嚴
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告
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

大王之投行也魏又侯今樂羊攻中山三年後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之王必聽之楚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甘茂以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間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王乃乘起兵佐茂遂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王好武力威舉鼎絕臍乃遂死諸弟爭立異母弟稷質於燕母楚人芊氏故號芊八子秦女母異父弟魏冉當惠王武王時任職川事乃遂與國人迎稷而立之為昭王王年少母芊號宣太后太后治事而魏冉尊用為將軍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心不服作亂誅滅之而悼武后孫子魏冉威振秦國薦左更白起使將兵歲伐楚韓魏有功而冉封穰侯當是時天下諸侯日救禍不給謀臣策士僅各為其主說秦嫁禍他國聽少割冀須臾後亡以為功而昭襄明果善聽納熟於知計而善用人也白起欲與韓魏共伐楚而楚使黃歇適至秦聞之恐壹舉而滅楚也乃上書說秦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又舉甲而攻魏

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東休甲息衆二年而後用之又并蒲衍首垣割濮磨之北注燕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攻又而王之威亦單矣王若持功守威細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其革之強而欲以力臣天下臣恐其有後患也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身首橫分者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而王信韓魏之善王也資之與攻楚此正吳之信越也因說秦攻韓魏以寬楚昭王曰善乃止白起謝韓魏受楚約而楚使歇與太子完質於秦穰侯將兵攻魏圍大梁魏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悉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計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七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至于今未嘗有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

散魏效絳安邑又馬陶開兩道幾盡故米衛效單父而

秦兵可全願君熟慮之無行厄穰侯曰善罷梁園昭立

欲附視者侯二年與上會黃棘與楚上常別年楚王

見以選諸侯晉陽討伐收歸武家五年魏王朝楚亭

立日食豐六年伐韓取陳庶卡與伐楚韓首二萬取重

丘日食豐七年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斬首三萬九年與攻楚取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止之秦王聞而後秦因欲救之得說楚王以秦之曰文相

秦必生而後秦因欲救之得說楚王以秦之曰文相

齊韓魏中山五國共伐秦秦出西谷關可計絕一

三年同秦伐韓取趙武家五年魏王朝楚亭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已去之趙拔新垣八城殺將十萬攻楚取新市

而唯口乃使人賜雞金十斤及牛酒須臾之

怒皆學唯所勸陰事告齊得也既歸告謂相連齊人

醉史漸出故修辱以慰後今無妄言者此從實中許守

者金卓出我守者乃請出棄真中死人翻有日張

矣范唯得出我守者乃請出棄真中死人翻有日張

泰謂者王信使張安平許為卒侍王信使張安平

賢人可與信使張安平許為卒侍王信使張安平

欲見王信使張安平許為卒侍王信使張安平

得見王信使張安平許為卒侍王信使張安平

謂王信使張安平許為卒侍王信使張安平

至勞王信使張安平許為卒侍王信使張安平

謂王信使張安平許為卒侍王信使張安平

日不敢無別去范唯上吾州穰侯智士獨見事遲鄉者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里車中有人志之於是下車走日此必極之自十餘

者而不足信耶自非然者願行其言也
王稽而召范雎雎得召待命於離宮佯為不知亦恐也
者而入其中王來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
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威怒昭王昭王至聞
爭言不怒趣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
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
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
雎見者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
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
用東上編卷之六
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雎曰非敢
然也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
若足者交疎也己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其言深也
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今臣羈旅之臣也
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
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
臣非有畏而不敢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
於後誠臣不敢避也臣死而秦治是臣之死賢於生秦
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
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

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也
先生奈何言若是學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
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然左右
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觀秦王之俯仰
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
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秦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
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豈不欲得地哉
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也與兵而伐齊大破
之士屈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故齊所以大
破者以伐楚而肥韓魏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
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
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欲霸必親中國以
為天下樞以乘楚趙楚趙則附趙趙則附楚楚趙皆
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固
可虜也王曰敬聞命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其事居久之
日親幸說用乃因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
不聞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
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校生之威之
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繫
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謂馬吾不出范勝之須賈卿人秦相府王人

避匿須賈發付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客君也賈大驚自見其肉袒膝行因門下入視之於是范雖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有涕淚之罪請白屏以所給之地唯君而生之范睢曰汝果在二千石矣子時中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許不受爲白墓之寄於刑也今曉之先人在墓亦如魏公前以雉鳴者不心於外而惡難於變齊罪一國當幾骨我於廟中之不止罪一邑更宜而濟哉公共何忍乎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名者以緇南總絕兵故人之意故釋公乃歸範歸後實賈路從范大夫供食蓋靖諸侯使與生堂上飲食甚設而坐後費於室下言至其病令酌燕飲然而馬食之數日馬支告盡正待延養而來不慈悲且倍大臣誦責婦以告魏惠他亡走適平來君所去驅欲為難必報其仇乃詳好善遺平原武

呼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店布衣之交若幸遇害寡人願與君壽十日之休平原君畏秦而以蘇然力入秦見昭土王與欽敬曰昔岡文王得口尚以為太公桓入得管仲皆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仲父也范君仇在君家顧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活左關平原君曰貴而爲死者爲戰也富而爲死者爲貪穰齊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于斯昭王乃遣使者書曰王之弟吾舉其族趙又不出王之策臣使人疾持其頭求之不第吾舉其族趙又不出王之策臣使人終卒昆平原君求救于齊齊救之田單起而擊滅魏太子不可說乃解甲與壁奔十間行走八百里信陵君則定是信陵君本猶謙未嘗居尊位恐出禍超李款其謀予秦虎非說和主稍疑莊祖事出不可知者二三事可奈何崇回謹述二宮卑一日良等不可知一出對平子備陳各守不可知之二也語云重洋堅事小就湯斷平君一奇是焉若在及期可以合个君看雖相亦不免存范雖不寧久立之一百并五

宿史學館臣張法岳隔井大吏聖恩具申余律命至世宗憲皇帝御筆批成止於詞考卷之三十一

趙太行之趙新范甲行之空六國不備於秦秦
道千里而秦獨漢白起者故穰侯之所任也
用兵之應任內郭既破趙長平圍邯鄲韓魏
應侯曰武安君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而
漢中北擒趙括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今
亡秦必帝則武安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
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休士秦王曰
趙六城以和而武安君意大恨無何復攻武安君
不任將他將攻邯鄲少利王欲使武安君代將武安君
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
半國內空遠絕山河而爭人國都諸侯之救日至趙應
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必矣持不行王使應侯請之終
不肯行王使王齕代將及魏公子戰而却武安君垂其
計中有後言秦昭怒免為士伍遷陰密使使者賜之劍
武安引劍將自殺曰我何罪至此良久曰我固當死長
平之戰趙卒降者四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
遂自殺居數年武安君既死而應侯所任鄭安平王稽

皆敗坐法誅應侯席蓐請罪秦法任人所任不善者
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收三族秦昭恐傷應侯之
意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罪死而加賜相國食物
且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昭王中卻乃歸朝而應
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王嘆臣敢請其罪
秦昭曰吾聞楚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
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
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
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
應侯懼不知所出燕人蔡澤聞之乃西入秦說應侯今
去位唯乃薦蔡澤今代相而老
入韓魏趙奪秦金而天下至是西入秦使人言以威怒
秦昭曰燕客蔡澤天下之雄俊也彼一見秦王
長揖應侯曰不若及見之文信侯曰可當言欲代
君何見之晚也四明之存成也者夫人生百餘歲
然蔡澤曰貴人東義行而德得志於天下天下
然蔡澤曰貴人東義行而德得志於天下天下
長終其大年而不夭傷繼統而業傳之知窮名實純粹
世世稱之與天地終始豈遠德之待而聖人所謂
吉祥善事者耶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修君楚之
異起趙之大夫其卒然亦可與應侯曰然蔡澤曰
固以殺身以成名者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君臣貴天
下之福也故臣子思而不能有殷子公智而不信妻貞家

由史上編卷之七

肝部鄧元錫纂著

至聖先師孔子年表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宋出自虞司徒契敷五
教見尚書至成湯有天下殷殷亡微子封宋宋襄公
少子曰弗父何其後世宋卿父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
命茲益恭生孔父嘉義形於色事殤公死華督之難者
也其後以王父所賜號為孔氏至防叔畏華氏之偏而
奔魯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鄒大夫叔
梁紇妻生九女而無子卒妾有子曰孟皮覺於是叔梁
紇求婚於顏氏顏父曰鄒大夫雖父祖士耳然聖王之
裔也今其人孔武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以少女妻之
顏夫人既歸孔氏以夫年大懼不時有男乃祠祀於尼
丘禱焉靈王二十有一年魯哀公二年庚戌十有一月庚
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庭廣記先聖生有
海口龍額斗唇目頤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
腸脰肱參指耳頂山膊林背負骨法頭卓頭項肩脚足
谷窻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流如風時坐如龍
膝如掇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什識之如升視若晉四
十圍出綠書形制三歲父鄉大夫卒子為兒時嬉戲
常陳組豆習禮
客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甲子孔子年十五志學有覺乎德
行可也也昭公五年甲子孔子年十五志學有覺乎德

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戊辰孔子年十九娶宋

生伯魚伯魚名鯉字季由景王十七

年魯昭公十四年癸酉年二十有四歲有母顏夫人之卷少孤

父父名鯉字季由至其間受父之志乃知之以奉以公葬於防

十年魯昭公十七年丙子孔子年二十有七博學無方

見而問官退而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信從

師棄子學學十日而不進師棄子曰可以益矣子曰丘

習其志矣未得其數也吾問之曰可以益矣子曰未得其

其志也吾問又問之曰可以益矣子曰未得其志也吾

孔子曰有外穆然思焉有所指也尚望而遠志焉其

為人也雖然而黑願然而拜曰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三年

蓋云文王操也蓋其精如此

已卯孔子年三十觀周道於周梁肅公如楚伯勞于

使不能答勞勞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許也無禮

何以立言勞勞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許也無禮

宋而授勞勞公佐武信三命茲益恭其共曰一命而

使再命而三命而後行勞勞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許也無禮

德者不勞勞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許也無禮

而不足勞勞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許也無禮

足徵也勞勞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許也無禮

叔言於君而後君勞勞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許也無禮

老聃訪勞勞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許也無禮

度也勞勞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許也無禮

以王也勞勞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許也無禮

聖人之表勞勞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許也無禮

聖人之與勞勞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許也無禮

昭公二十二年甲申孔子年三十有五昭公孫子齊魯亂孔

子適齊齊此也於虞帝崇而化夫景公欲封以尼谿之

不克爲司寇有父子訟者同庭執之三月不判其父請
止于舍之季案謂之不悅曰之至也歐陽子語曰
齊國家必以孝令今魯一不孝以教民者不詳可乎
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嘆曰嗚呼上失之謂殺之其
可乎不教其民而待其獄之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
也歐陽子治不判則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始
爲司寇國人誘之曰魯來之謂之無尺牘之罪襄投
之無尤旣而政化盛行魯有敗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
羊以許市人公慎氏妻淫不節慎氏後踰溝及是沈
猶氏有不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猶氏逐境而走國
人誦之曰季康章南庭獲我所章由矣不事我無私朋
三家世分公室公無民而家臣內叛疑犯以郈叔公
不狃以貲尹季孫叔孫內患之於是孔子言在公請過
制之以使仲由爲季氏宰墾三都欲以張公室叔孫氏
墾卽弗從畔襲魯伐之北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甲辰
遂毀費闕成欲墮之不克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甲辰
孔子年五十有五以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季
桓子受之三月不朝孔子行適衛聞而懼以息魯必霸
田氏之繇 禮卷之七 四 四月二日正
齊且爲之井也選國中女子美好者八十人衣文衣而
舞康樂并焉三十驅遺魯欲問之季桓子不語受之與
君往觀遊怠政三日不朝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子
曰魯下且郊吾職相祖焉子桓子受女樂郊又不致
臆桓子大夫乃遂行適衛主潁濁鄉家敬王二十有四
年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六自衛適陳畏於匡反
衛衛夫人南子使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屏馳寡君爲
衛兄弟者必見矣小君寡小君結繩見孔子辭謝不待已
而見之入門北面稽首人自帷中答拜環佩玉聲
璆然孔子曰吾向爲弗見也見之禮恭矣然夫人有淫行
子路以爲辱不說而愾公問陳去適陳陳繹過匡顏刻
爲僕與陽虎密謀於匡孔子貌猷類陽虎又刻僕匡人
圍之孔子曰弟子懼子懼斯文命陽虎又信之敬王二十
有三年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
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
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
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
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
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
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
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
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
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
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
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
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
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
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
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
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
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
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
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
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
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
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
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
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
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
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
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
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
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
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
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
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
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
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
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
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
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
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
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
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
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
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
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
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
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
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
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
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
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
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
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
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
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
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
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
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
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
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
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
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
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
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
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
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
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
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
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
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
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
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
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
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
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
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
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
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
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
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
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
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
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
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
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
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
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
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
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
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
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
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
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
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
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
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
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
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
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
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
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
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
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
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
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
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
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
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
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
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
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
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
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
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
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
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
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
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
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
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
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
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
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
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
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
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
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
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
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
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
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
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
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
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
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
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
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
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
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
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
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
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
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
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
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
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
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
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
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
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
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
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
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
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
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
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
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
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
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
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
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
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
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
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
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
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
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
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
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
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
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
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
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
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
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
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
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
適曹魯定公乙巳孔子年五十有五自衛適曹魯定公
乙

有如何由官尹有如何求者乎曰無有曰如此則楚危矣夫楚始封號子男地五十里文王任鄧襄王在靖方百里小孔子述三王之法則周召之業上從而對之賢弟子焉之治楚安得堂哉世有數千里之地乎昭王乃止又堂昭王卒楚有若與歌而過孔子孔子曰楚安乎衛是歲顏回卒聖無歡曰哭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在宋與魯之界有荆宮子路正名曰堂曰夫子不為爵也敬王三十有六年魯公十有丁巳孔子年六十有八自衛反魯叙書記禮刪詩正樂作周易十聖然楚季世子疾病革而行魯以謂於孔子故弗與也顧謂懷子曰我即死焉為政其必召仲尼乎無何卒已葬東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沮之乃召冉求時冉求微子在陳子貢送之曰即用必召夫子至是冉求為季氏將有功季康子問之曰子公宰旅誰學曰學之孔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以道補之百姓實諸罪紳而無憾曰欲用之如何則可對曰求之遠道雖累于社夫于不利也求之以道雖疏食飲水夫下道少之哉子必召之必可以小人間之則可矣魯衛孔文子將政太叔問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適康子以幣召孔子孔子乃自衛反魯蓋孔子去魯至是十有五年矣魯哀公問政告之以立經乎重子而政告以興錯退而作言陵之歌誦誦焉是時夫子重於魯哀公諱焉公自許偕夫子自齊偕什奈何對曰魯力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達乎國則民壽公曰寡人欲富無他術若之對曰政莫大乎吏民富而後國富孔子曰富而後國富孔子曰富而後國富孔子曰富而後國富詩云體順結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也足明公問備服對以儒行公降婚問大樽對以禮運公旋已告以魯敬及四海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復求仕序書斷自唐虞卒葬一之統欽明之德以為世儀禮而中聖於周官語太師擊以樂樂止推頌各得其所蓋晚而好易自彖象傳繫辭上下傳說卦言為十翼弟子自遠至者三千人身通六藝皆七十有二人自餘如顏淵之倫敬王三十有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庚申孔子年七十有一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焉而齋角

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請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而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讚已闇就其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諂焉若闇臣諂以居民上民不與也乃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子思曰有由然也君出言自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已道既尊又

出史記上篇 卷之七

聖人之後益尊重於魯繆公欲大用子思老萊子曰子事君死君乎子思曰君子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不能事君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自曾子以弘毅自力直躬以爲行晉楚之富藐如也傳子思孟軻世守焉以能自立於戰國子思既卒不用乃述父師以來道學相傳之統作中庸發天人誠明之奧由下學以上達天德學聖者得有宗焉子思生白曰子于上于上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子高常子高時趙人公孫龍之屬善小辨爲堅白異同之辨與子高論臧三耳辨甚晰子高弗應

平原君問之子高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其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從其易而是者乎亦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誦子高牛斌曰子順魏王問子順賢聘爲相子順謂仲者曰王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願之若徒欲制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仲者固請乃之魏改辟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

出史記上篇 卷之七

用諫謝病人曰行乎子順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歎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伐趙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不勝可乘敝而擊之勝則服焉國未有損也子順曰不然秦貪異之國也勝趙則必復他求吾恐於時理其受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毋相啣啣然樂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生鮒爲陳王涉博士死陳雖無子以弟子勝爲嗣勝字子襄值秦雖藏其家書於屋壁中比漢世裔孫臧中武忠爲太常安國霸爲博士霸授大

子經元帝立封侯成侯子元爲丞相封博山侯東漢
仍平帝時封世襲成侯唐宗封襲聖公宋封孔子文
宣王因世襲文宣公宋初因爲已封衍聖公至
國朝世嗣衍聖公公舉其族賢者世爲曲阜令於戲天
丁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皆當時而榮沒則已焉孔子以
布衣歷千百世學者宗之自王侯中國四夷言道術者
取衷於夫子乃加及苗裔縣縣有爵也謂之曰自生民
未有諒矣

論曰昔孔門高弟弟子推夫子於日月於天不可階而
賢於堯舜可謂曰知也至矣而尼父莫我知歎焉知德
者鮮又歎焉無亦以不怨尤而下學以上達也庸言庸

行不敢盡不敢不勉以慥慥也自十五志於學憤發忘
食樂忘憂不知老將至以學也聞閭勿勿非人所及知
及信耶而求之已高今表其年考觀其行若履塵可表
見者如此亦足以明聖人之行於人乎同倫矣乃顏子
淵喟然之歎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欲從而末由曾子稱
江漢秋陽以濯以昇直信其皜皜子思子贊祖述憲章
上律下襲於川流敷化之德同其淵浩也斯學之以上
達也哉故曰仲尼不爲己甚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而時中意可以志於學矣

孔門弟子述

昔太史公作史記於孔門弟子列傳畧節論語中所載
答問數言而止何闕也豈非尊信聖賢自附於闕疑之
義加重慎歟然它諸採摭古今人言行多旁引泛述又
何詳也克爲雖神得九官岳牧而道行夫子至聖待四
科七十子而道尊郊禋之禮泰昭坎壇王宮幽宗諸無
文咸秩則何可簡也故敘次孔門諸弟子言行見他書
有益於學者于篇爲務學者著前路焉

顏子淵魯人名回顏路無繇之子也路少孔子六歲孔
子始教曾父學焉已遭回事夫子回質美明睿而將之

以深潛孔子告之克已復禮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
仁焉而回以速化所謂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者也其與
言終日默成而信如愚若虛淵乎其受道焉其自言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噶才不情如此
故喟然之歎於道爲獨親其問爲邦也夫子語以四代
禮樂習春秋之用焉淵家貧無空然所自得者無不足
而樂也夫子歎之曰美哉回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又
亟稱其賢又稱其庶乎言在道也其沒也哭之慟至以
爲天喪予焉亡矣猶薦其好學於君大夫曰不遷怒不
貳過今也則亡贊湯於復繁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

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它書所記曰自吾得回而門人益親蓋信許如此當其時高第弟子如子貢子路之倫至才辨語及淵嘿謙讓自以為不如也戰國蒙莊之徒於孔子猶時肆斬侮顧獨推重淵嘿其心齋豈其坐忘蓋夫子之教首德行而淵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倫咸以德行稱閔損字子騫魯人幼喪母為後母所苦冬衣之以蘆絮父知之欲出母母時生三子甚少損跪請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惻然而止故損以孝稱於外內無間言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夫子切磋之以至道而襄之

孝德芻豢之色盎如也得深已唯是不仕欲隱約以明道季氏召為費宰弗往故不言而存言而時中焉

○冉伯牛名耕仲弓名雍蓋同族魯人也伯牛靖無欲孔子節小物必以伯牛侍曰吾以自厲也雍重厚簡默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其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欲勿施於人其自言曰居敬行簡疑於德矣故孔子許其可南面南面者官人使人者也非官於人使於人者也然孔子在當時於門人最屬意子羔子賤南宮敬叔之賢

子羔姓高氏名柴齊人也高敬仲侯之後長

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曰嚴足不厲影蔽藝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蓋隱近仁孔子欲進之大道視之曰愚懼其仁而不野學也子路使之仕孔子恨其未學以為賊人之子重學也如是後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閔子羔將至遂為衰其感者素也成人為之語曰蠶則績而蠶有條范則剋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子羔之妻葬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與之子羔曰孟氏不以其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吾聞之為政者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進人達節矣之衛為士師則人之足儀而衛有亂子羔違之至鄆門則者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寶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焉乃入門啓而出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則子之是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也門者曰斷足吾罪也昔君之治臣也以法臨當論為臣惻然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所以悅君也子羔出遇子路曰盍行乎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不可食焉不避其難子羔出子路入而死孔子聞衛亂謂人曰察其來乎由也死矣及聞門者之言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

則樹德如嚴暴則樹怨

必不齊乎子賤魯人爲單父宰問政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迎而距則自閉望而許則失守譬則高山深淵然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是爲政之道也顏行過陽晝曰子有以送我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知釣道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味薄而不美有若來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行未至單父冠蓋而迎者接於路子賤曰是所謂陽橋者也既至請其耆老賢者與共治焉而單父大治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選不肖孔子曰是士附矣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不齊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其一人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下賢優於天下惜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子賤在單父不下堂鳴琴而治巫馬期繼之以星出以星入親政而後治謂子賤曰子何道而逸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孔子謂子賤君子矣

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子賤所著志于十六篇 南宮敬叔者各緇久名括孟僖子子也居南宮稱馬敬叔既以父命事仲尼日三復白圭孔子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魯公之世辛寬見於公曰昔太公望封於營丘阻山海之固齊日廣而降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其地四達魯日削而替意者先君周公仁矣未若太公望之智也辛寬出敬叔入公以辛寬之語告敬叔曰君未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曰惟予一人營居於成周後有德者易興無德者易崩天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無道哉小人哉寬也其入見夫子薄羿暴而尚禹稷孔子歎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故孔門薦子賤南宮括爲君子其所尚者德也蓋昔者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曰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而曾點與琴張牧皮之倫並稱狂士焉 曾皙名點魯南武城人蓋與漆雕開子若俱渙然於性之體而通於大道子若性純質近中行故益求自信自信者明無疑之盡也哲高明能不疑所行洞然於素位無不足之理故言志不願外而聖人喟然與之而行有不掩不掩者志嚶嚶古人而行不盡遠焉者也

琴張字子張一字子開或曰卽琴牢也與子桑戶孟之
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與於無相與相
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
友子桑死琴張孟之反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
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曾皙亦
曠然於晝夜死生之一致故季武子死大夫弔曾亦倚
其門而歌夫子思狂思之者思裁之也見大心泰矣懼
失則蕩裁之使之志於學也哲言志化而知裁矣齊豹
薦宗魯以公孟爲駟乘及齊豹作亂欲殺公孟謂宗魯
宗魯曰子行子之事我必死之亂作宗魯死琴張往弔

國史補卷之七

十七

蓋其度也齊是非也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繁之賊汝何
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
不蓋非義不犯非禮牧皮力牧之後與張天會曾爲友
孔子之所謂狂也而原憲子思者宋人也曰魯人於省
克至嚴節猶者也而原憲有所不爲故開而開克
伐然欲不行而孔子歎其進之於仁原憲居魯處環
堵之室以生蒿蓬戶蓬牆棉桑而無上漏下濕匡
坐而誦詩孔子曰吾嘗與之聚九百言而無言其狷
如此子而聚肥也來與來中糾而來索新來索舊而往
見之則相親冠衣而往者正冠則纓纓冠纓纓冠

納履則踵決子言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吾病無財
之謂貧學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吾病吾病而
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臣卑馬之飾
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有慚色而去憲乃徐
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性警悟善說辭能方人孔門自顏
子而下敏達莫及焉故孔子器其材曰瑚璉而每黜其
辯教進之以顏子蓋欲其默識也其於道也達見禮知
政聞樂知德其信仲尼至深孔子曰自吾得賜而遠方
之士日至然獨推之神化信其立立道行終不動和不

國史補卷之七

十八

可階而升乃下學上達一以貫之之實未喻也故歎欲
無言歎莫我知歎焉末年幾矣故聞性與天道比夫子
沒築塲者六年然後歸於緯思深矣定公十五年邾
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
俯仰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
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
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已邾子及於難仲尼曰
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乃史載其亂齊存魯強
晉敝吳使吳亡而越霸則儀秦流矣記之者過也死子

曰美言信慎言哉齊景公嘗問於子貢曰子何聞對曰師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景公曰其聖何如對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人之向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事仲尼獨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已譽耶子貢曰賜何敢譽適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太山其亦奚益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子貢嘗倦於學願息於事君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思哉曰然則賜願息於事相子曰詩云孝子不圖永錫爾類事相之難乎焉可思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妻子之難也焉可思哉曰然則願息於朋友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思哉然則賜願息於耕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猶百穀耕之難也焉可思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乎子曰有焉望其墳等如也視其封墳如也察其從隤如也所以息也明學之不可息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曰益賜也曰非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悅與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

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慎其所與處者明學之不可滿也子貢後相魯衛卒於齊是時宰我以言詭與子貢並稱信孔子以爲賢於堯舜而夫子嘗告之以鬼神之情狀亦通明之才然晝寢而息故行不力而見責史稱其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孔子耻之然呂覽則言陳恒攻宰子於庭郎簡公於廟則予非助亂者也死於亂者也或曰闕止字子我與恒爭寵爲恒所殺誤以爲宰子益以知君子立身必慎於豫也禮家記其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又嘗自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子警焉

○冉求字子有仲弓族八學文博藝省物而勤已然聞大道而畏不敢當故孔子每強其志而責其退其行恭老慈幼溫然退讓焉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卽攝束帛乘馬而將之蓋其周哉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

不誠於伯高後爲季氏宰齊伐魯及清冉有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康子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二子不可曰不可則君無出帥師背城而戰有不屬

者非魯人也魯之聲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一車優矣二子之不欲戰也以政在季氏也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孟懿子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孫問之對曰吾儕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動者也懿子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及齊師戰于郊齊師宵遁是役也冉十用矛於齊師入其軍於是季孫益倚信冉有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資鄰國難以智季康子乃言於公迎孔子歸魯孔子謂老君大夫時訪諮焉今記孔子與哀公康子問答及旅泰

通史止編 卷之七

山伐顯更蓋其時事也季孫嘗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三發而不對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敵而足矣若不然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能足乎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苟而行又何訪焉已求頗爲季氏使而賦粟信他日孔子至鳴鼓攻焉攻斥以具臣具臣者不以違事其君者也

○子路魯人也仲由也性伉直有勇力不爲不義屈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玃杖劍而舞之曰君子亦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思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

堵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以忠化之有德慕以仁國之何待劍乎子路默然良久曰由乃今聞此言請辭魯以受教遂儒服因門人委質爲弟子孔子誨以學子路曰學奚益哉孔子曰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胡可無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厲之其入不亦深乎問勇夫子誨以義於是勇於義有聞未之行唯恐有聞以敏於行故其自言志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而孔子亦許以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蓋行願言也故羣賢畏焉然

通史止編 卷之七

強弗友終行行難變譬侍鼓瑟孔子曰由之瑟乃於丘之門何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在於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於心暴戾不動於體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象殺伐之氣是衰亂之風也昔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典也勃馬射爲北鄙之音故亡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也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至於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進矣子路居於魯而忠信直義聞於鄰國小邾射以勾

其表未見其裏也蓋濠之使深也子夏於是而深於詩其閒居而侍也子語之以禮樂之原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請問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蓋精言微言子夏知不可以言求也問何詩爲近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踐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畧爾匍匐之無服之喪也

無聲之樂氣志不達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子孫蓋欲其深而通抑啓予之歎問詩知禮其會通久矣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請曰夫子何歎子曰夫自損者必或益之自益者必或損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學小可益乎子曰道彌益而身彌損故虛以受人天道成而必變迨居天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逮下凡持滿而能久

者未之有也子夏曰商請志而終身後其自言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於小人儒遠矣故孔門自曾子而下篤實稱子夏而文學大著序詩傳禮而孔子又嘗屬其傳易春秋云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之上教授焉西河之人嚴事之如夫子魏文侯師尊之已哭子喪明曾子往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爾焉得無罪子夏

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故索居者易泰自古患之今日學可以不誨無爲師友者過也時陳人巫馬施子期者嘗與子路新於韞丘陳富人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有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期之乎子期喟然曰吾何願焉吾聞之夫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亦爲不知子矣期於聖門豈亦篤信者歟樊須字子遲亦專篤而愿故問崇德脩慝辨惑問仁智不達不止問稼圃欲以力穡爲學皆其篤也故孔子進以大人之事戰稷曲也能用命澹臺

戚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其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未之知也而戚明脩行甚嚴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幾失之子羽矣孔子沒南遊至於江弟子從者三百八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今吳地有滬臺湖卒墓在豫章城東司馬牛宋桓族桓司馬黉躬也事夫子問仁問君子黉有寵於宋公害於公黉常內自憂難作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黉自衛來奔牛又致其邑而適吳不說於吳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不往卒于齊葬丘與顯孫師陳人也有客貌寬冲博接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伐不傲無告是其行也然而未仁晚德進且死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哀齊衰而往哭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謂哭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朋友之義於天倫等豈謂弔哉是子張之終也左丘明魯人爲人信且而文蓋耻尚得所者故孔子稱之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蓋信之也傳春秋述國史事辭表屬辭之本而時發經旨語約而志博文緩而旨遠將令學者原始反終尋其根葉究其所窮優游自求厭飫自趨以爲得也其發凡言

例皆周公之垂法經國之常制其時有論所必得之言子亦足徵其重慎之至矣彼義鑿而論繁者隱經者也彼執史之文謂傳豔而富爲巧言非孔子所謂丘明者誣傳者也而七十子之徒有公孫尼子者史稱其撰次樂記而劉瓛以爲戴記編次篇本其所作也則言爛然於六藝之文論語諸諸門人各有子曾子以子稱蓋其賢也亦類二子弟子所次云有子名若性冲純行粹故言行似聖人孔子沒子游子夏子張皆聖門高弟子至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其人可知矣語爲仁孝弟語禮和而節語言行无謹始學皆質而記稱其不言速貧速朽之言深於道動子游歎焉乃又記其不能答月離畢不雨及商瞿曾子之問而避位斬脍者之言也會子名參字子與子皙之子也子皙性高朗既洞然於日用即道之旨爲孔子所與然行時不掩參最晚出又頗魯而循循於反躬日省將之以弘毅卒能唯一貫而誠明達天德也以爲聖學宗故曰參也魯也魯得之蓋毅木近仁也後夫子自衛反魯喟然於明王之道歎之曰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吾主言其幾不出而死乎參敬以請具告之至語明王之至德要道順天下約之孝孝約之愛敬具告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

人之孝而推之孝治天下嚴父以配天天地為明察焉
故仁以鳥已任而私其後時其欲達呼而告之曰參乎
吾道一以貫之即應之曰唯蓋敏於化也及退答門人
之問直指之忠恕可謂一貫矣但魚先孔子二歲卒其
時孔門弟子成德著名者甚眾然孔子獨遣役事曾子
卒以問道故參之傳獨得其宗其言曰君子愛日以學
及時以行旦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君子博學
而約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故終身
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不絕小不殄
微行自微也不微人故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
見惡思詘嗜慾思耻忿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禍之所
由生自熾熾也故君子夙絕之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
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侈直而不徑可言而不
信寧無言也故亂言弗殖神言弗致言必有主行必有
法親人必有方人言不善而不遠近於說其言近於說
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
言善而色惡焉近於不說其言近於不說其言殆於不
以身近之也殆於不以身近之殆於不身之矣其諄至
如此故能滿而不滿實而虛過之知不及學士先生難
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其橋大人也常

以浩浩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
信德之厚也參也中是四德矣其傳大學指誠意為主
本而約之母自欺毋自欺也者不欺其獨知惡惡如惡
惡臭好善如好好色必自慊之謂也學問自脩惴惴威
儀潤德潤身以極於威德至善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
省括於慎獨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坊其辟也忿懣恐懼
好樂憂患坊其危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絜其平
于矩懼其過而拂人之性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
以得之忠信者誠也毋自欺也是內聖外王二以貫之
之道也曾子至孝而貧能養父之志嘗云瓜誤傷其
根子哲怒援杖擊之仆而頃有蘇感然而起進曰大人
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之知其平也孔
子聞而責之曰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
而殺之未嘗可得故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於
暴怒以陷父於不義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夫
子之不責子哲不責之責也曰瞽瞍責之至也此行不
掩之一也及父卒事母孝呼吸通於親嘗出新於野而
客至毋以手搯臂而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
今者客至搯以呼汝耳後二親既沒讀喪禮必泣下沾
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推牛而祭不如鷄豚之及

親存也初爲吏祿不及三金而心樂非以爲多也樂其
逮親也親沒仕而得重祿比而涕泣非爲親也悲不逮
親也其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得其下能養烹就饗香
膏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
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居處不莊非孝也弟若不忠非
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
孝也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故君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始故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憂其親草

史記上編

國卷之七

三十一

思

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
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
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故孝置之而塞
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是一貫
之道也始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
金石魯君聞而致邑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
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無畏乎哉後
道既尊而諸侯交賓曾子以仁義爲富貴不答也失其
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聖君也以後妻殺孝已尹
吉甫良臣也以後妻放伯奇吾不及高宗吉甫庸能免

於非乎終不娶及癯疾謂曾元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
言吾何以語汝哉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
者人也鷹隼以山爲巢而櫓巢其上魚鼈龜鼉以淵爲
淺而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
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
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
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
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
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
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

史記上編

國卷之七

三十一

思

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信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
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
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
之次久而不聞亦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
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
每履每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未見好學盛而不衰者
矣吾未見好教如食疾子者矣吾未見日省而月考之
其友者矣吾未見孜孜而學過而能改者矣比其病也
謂門弟子曰啓余足啓余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今吾免乎沒之夕樂正子春坐牀下曾元曾

西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晚大夫之簪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簪曾元曰夫子之疾革矣不可以變垂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徒著名者有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之倫而樂正子春公明宣最深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

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敗爭辨爭辨者亂之所由興也由已爲無咎則寧由已爲賢人則亂父母所憂愛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非爲人子之道也問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已而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問使弟有道乎曾子曰弟之行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誅事兄之道道之若不可然後舍之矣蓋日切磋於倫物不

舍也如此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此叱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息情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樂正子春事親孝侍親疾加一飯親脫然愈損一飯亦然加一衣親脫然愈損一衣亦然則心誠求之故也及親歿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汝之問也善如汝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以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古稱鄉人也愛學於子思之門人聞仲尼之道願學焉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故道性善稱堯舜述誠明皆本之曾子子思其命氣曰浩然曰至大至剛則弘毅之極也曰直養則自反之縮也其論性善直道人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爲人所必同

而要公察識擴充即耳目鼻口聲色臭味之嗜好爲人所必同而約之於然理義驗好惡相近於平旦之私驗休惕惻隱於赤子之入井驗良知良能於孩提之愛敬見良心所同而以信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其言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故其學簡易而截求之親長求之行止疾徐求之四端使人自得其本心雖其精義之盡不外於無受爾汝之實無穿窬之心而得之也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天下方騖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本道德之意自所見自名學競稱述古往而期於反世俗爲也於是孟子憂之乃述堯舜湯武行政施仁之道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經之於井田農桑學校禮義辨揚子爲我墨子兼愛以爲生心害政作政害事至目之無父無君辨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爲外義爲禍仁義辨許行齊物並耕以爲率天下而路亂天下也論戰勝攻取約與國之倫則以爲民賊以爲服上刑爲今之諸侯之罪人於是議者舍俞氏嘗之目以爲好辨而孟子斤斤侃侃正

人心思智說閑先聖之道自以承三則途說以也年尊德削從學者日益衆行游四方而至率數十百人車數十乘與計侯分庭抗禮上說下教而克集之能用弱魏惠王齊宣王各以方千里之地卑禮厚幣招賢者志并兼而齊稷下之遊士特威故孟子之魏惠王問何以利國說之以仁義問雪耻說之以行仁可王見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也會惠王卒見襄王語不合而退問適齊見齊王以爲王足用爲善也則三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曰我先格其非心非心格而王可正正君而國可從定也於是即王不忍鑼鐘敲勝之牛太息將謝以爲可保民而王諸好勇好色好貨好樂之私皆引之以與民同是格心也宣王初甚尊禮之館之雪宮就見馬有疾則使人問疾醫來後以爲客卿會晏墨孟子歸葬魯魯平公欲就見不果而孟子已卒墨後如齊則齊王既沮於王驩淳于棼之倫意稍稍息矣孟子見於崇不令則欲去會齊人伐燕復爲卿不受居久之度王終不能用也乃致爲臣而歸孟子嘗之薛之宋於宋見滕世子語以性善堯舜世子大說之既得國而孟子之滕勸之行經界井田之事而國弱小介於齊楚之間齊楚惡而交伐之卒莫能有施用也於是孟子喟然曰夫天

未欲平治天下也夫以退與其徒之仁義字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既沒而其言大行然其學卒莫能有傳也其徒樂正子克深粹焉最賢克虞陳臻屋廬子知學近質矣餘萬章公孫丑之徒恬閑見莫之能自反也蓋孔子之道傳五世而漸以微豈非天哉孟子後有趙人荀卿明於禮樂之事

論曰自虞廷都俞交贊下逮於孔門蓋宇宙僅再見也性命道德之懿庸庸翼翼雍雍咸在其君臣師友間何其盛也蓋三數傳而孟軻氏擇精言詳得其宗夫洙泗從受學者三千而七十子最賢亦眇矣至於今焉烈豈非難哉微至聖孰能鼓陶甄育之至是乎

國史上編卷之七

國史上編卷之八

盱眙鄧元錫纂著

周列傳

忠節 良臣 行義

爭臣

南豐後學會懋將校

王季子定王之母弟也曰劉康公定王八年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兄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君必君為臣必臣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以保木肅以濟時宣以教施惠以和民故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可以長保民矣敬以承命恪以守業恭以給事儉以足用承命而不違守業而不懈以能寬於死而遠於憂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庇二子者侈侈不恤國而而不恤憂必及之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二君若皆泰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則必亡已而子家宣伯皆出奔簡八年及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勸禮莫如敬敬盡力莫如敦篤敦篤在養神焉在守

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之大事

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秋成肅公卒于瑕

○單襄公朝其先食采單襄公以爲氏定八年聘于宋假

道于陳以聘楚歸告王曰陳侯必有大咎國必亡王曰

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本

見而草木節解本氏謂也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霜故

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

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

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傲曰收而場功倚亦春揭管室

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

用財賂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

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

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

疆有寓望數有圃草囿有林地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

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

置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庠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

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

也周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闔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理授館司

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吹師

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饋司馬陳芻二人展

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

一等益虔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

則君親監之朝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爲過賓於陳

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

賞善而罰淫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慝淫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

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

衮冕而南冠以出不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

王之教蔑帥其德猶恐隕越若辱其教而棄其制蔑其

官而犯其令國何以守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

久乎八年陳侯弒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十年晉侯使

却至來告捷語驟稱其伐襄公曰君子不曰稱非以讓

也惡蓋人也人性陵上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

故聖人貴讓禮在敵三讓故默惡網羅民惡其上今却

至位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

怨在小醜猶不可堪况侈卿乎晉之克也天有怨於楚

而至佻天之功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衆人不

義天棄人叛其何以久明年會諸侯柯陵語魯成公晉

君與三郤當必禍其疾也公子頃公告之善晉周語具

晉志中

○司空季子晉大夫胥臣也邑於臼曰臼季始從文公於外有以城濮之戰以下軍佐從楚楚當使趙盾見卻缺憐其妻饑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曰敬德之舉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舉也極鯀其舉也與禹管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若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箕之蒐成子爲卿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却

幽史土編

卷之八

四

也

榮德寧官神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若時則文王非專教訓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教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益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司之所材也戚施直縛遽除蒙矇侏儒扶盧矇矇脩聲聾聵司火童昏瞶瘖僂官司之所不材也以實奮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卽浦而後大

○司城子罕宋大夫樂喜也出戍公平公時爲司城樂喜與華羽少相狎長相優已相怨也以子枯華羽於朝公逐華羽子罕請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大鼻也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而後行子罕善之如初已爲政寬而有制仁而不殘國以大和鄭賂宋求尉氏司氏之盜以馬四十乘以師伐師慧師慧過宋朝溺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馬若其有人豈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君子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其知彌精其取彌拙其知彌拙其取彌精子罕之所寶者精矣皇國父爲太宰焉

公築臺妨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弗許桑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邑中之黔首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耒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濕燥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成合諸侯弭兵以爲名既事而請賞公與之邑六十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所以晉楚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多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勸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謬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叔之誰乎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實覘國子罕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之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徒之曰吾恃輓而食三世矣今徙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是故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

利故不禁也士尹池歸曰宋不可攻也其君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天下其孰能攻之楚釋宋而攻鄭陽門之介夫死于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胡宋者歸以告曰宋不可伐也仲尼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曰凡民有器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晏平仲嬰夷維人晏桓子弱之子也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景公靈公莊公景公以至爲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殺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順命國無道衡命以此顯名於諸侯崔杼弑莊公晏子立崔氏之門外其人曰國死幸國獨吾君乎哉吾死也自國史曰崔杼弑君一人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巳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紱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荆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已崔行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八子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慶氏之亡也景公與晏子即殿鄰六十弟受成曰富人之所欲何弗受也晏子曰慶

氏之邑是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師殺乃足欲是亡無日矣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過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嫚過則爲敗吾不敢食所謂幅也晏子宅近市而湫隘景公命更之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而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時刑繁有鬻踊者因對曰踊貴履賤景公於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左之謂乎及晏子如晉

國史上編 卷之八

八

九

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毀之謂其里人曰諺有之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三子先卜鄰矣連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卒復其舊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齊有樂高陳鮑之亂樂高氏伐虎門平仲端委而立於虎門之外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樂高乎曰何愈焉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及陳鮑敗樂高而分其室晏子謂陳桓子曰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能讓謂之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乃致諸公

而考焉景公疥癩瘡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焉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罷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懼心

國史上編 卷之八

九

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然信君使也且言忠信於鬼神若適遇於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後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其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焉暴君使也其言僭妙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

屬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偁介之關暴征其私
承嗣大夫難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不更淫
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
養求不給則怨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
勝億兆人之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
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景公田於沛還坐於過
臺晏子侍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
曰據亦同也焉得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
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音之以薪宰夫和之齊
之以味齊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
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乖民
無爭心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嘏無言時靡有爭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
一氣二體杜註舞有文註舞三類風雅四物東竹南木南絲白
石東北規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青濁大
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
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
如是侍宴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樂當何如晏子曰古
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謂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
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又因之而後太公有焉古
而無死則爽鳩之樂也非君之願也三十有二年彗星
見齊分公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誦不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若德無穢
無事於禳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
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
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
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
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
不亡則國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
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還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
濫官不滑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
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
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順婦聽禮也
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
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順而從婦聽而婉

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禮之善。對曰：禮者，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晏子聘於魯，堂上則趨，授玉則跪。子貢與之問，孔子曰：晏子焉知禮？孔子曰：其有方也。我將問焉。晏子至，問之。晏子曰：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敢不趨乎？君之授幣也，早敢不跪乎？孔子曰：善乎！禮中又有禮焉。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蓋晏子儉而不盈禮，而母之族。

曲禮上篇 卷之八

十一

忠

析慕焉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衛獻虐，孫林父謀出君，私焉。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好之？雖奸之庸知愈乎？從近闕出，獻公自齊告，喜許之。賂寧喜欲納之，告伯玉。伯玉曰：瑗也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闕出，靈公立，乃反。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轉轡主闕而止。過闕後，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厲敬也。夫

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申，卽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之必不聞味。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蓋是時伯玉之賢行孚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不能用也。史鮪亟言於公，公不聽。鮪且死，謂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生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豈以死而可成禮乎哉？我死必置尸牖下，無殯矣。公往弔，怪之，問焉。其子以父且死之言告公，公戚然改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而使伯玉爲政。晉聞之，寢兵焉。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年六十而六十化。孔子嘗主焉，嘆其君子。○北宮文子，佗公族。北宮懿子孫也，相衛侯如楚，見令尹圉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今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今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故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

曲禮上篇 卷之八

十一

忠

棟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成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有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鄭子產國僑穆公孫鄭大夫子國子也簡公初鄭侵蔡獲蔡司馬鄭人皆喜子產尚少憂之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也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繼自今鄭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叱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有正卿童子言之將為戮矣而晉楚果爭鄭已

史記卷之八

子駒當國惡止其車馬田廬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聲不逞之人以作亂攻執政于朝殺子駒子國子耳劫鄭伯如北宮子西子國聞盜不傲而出入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則臣妾器用多喪矣子產聞盜置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守藏成列而後出以兵車十七乘攻盜于北宮國人助之盜乃盡死已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諸大夫門子弟順子產請焚書于孔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乃焚書衆而後定久之子展子

因國人之怨殺子孔而當國立子產為卿晉楚欲弭

兵以為成楚伐鄭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半諸侯將和楚是以昧於一來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蠱於勇嗇於禍以快欲而求名非國家之利也若之何從之子展說不禦氣子展卒子皮當國鄭饑而未及麥民病甚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如晉葬平公以幣行子產曰器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至而不行必盡用之用千人而國不亡幾矣不聽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器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皆無辭以見子皮蓋用其幣而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公孫黑與良霄相攻人謂子產蓋就直助疆子產曰孰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姑成吾所而已歛良霄人之死者而殯之而遂行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自止之子產入已而良霄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自襄門之潰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誰與歸從天所與而已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縫枕之股而哭歛而殯諸市側葬諸

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已而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與小小能事大國乃覓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恤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皮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人得其欲以從其事而我要其成成將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公孫黑與公孫東上繼國事子產曰太叔庸志乎

孫楚爭室索甲以見欲殺而取其室楚執戈而逐之傷子產曰直鈞然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哲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必速行放游楚於吳已而黑復作亂傷疾作不果駟氏與諸大夫謀甘心焉子產聞之亟使人數之曰伯有之事以大國之事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爾罪一也昆季爭室爾罪

二也黜之盟汝矯君位爾罪三也爾有死罪三不遠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諸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汝汝罪之不恤又何請焉乃縊於周氏之衢加木焉蓋因衆如此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乃爲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河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遷矣蓋信於義如此是時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思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猶防川然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樂之也然明曰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既而子皮使尹何爲其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

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所庇也而使學
者製焉其爲美錦不已多乎僞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
則敗績猶厭是懼何暇思獲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
僞將厭焉敢不盡言子皮曰善哉虎聞君子務知其大
者遠者小人務知其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附在吾身
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戎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
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
爲鄭國簡公之喪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
弗毀則日中而崩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
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
何故不爲遂弗毀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
以自成也定五年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請權掌王
璫以禳弗許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
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
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柩於周廟告於先

君使府人庫人各傲其事使商成公傲司宮出舊宮人
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
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陰
於城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鄆書焚室而寬其征
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秋大祓也簡
兵大蒐明年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又不許子太
叔曰寧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
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
或中不與亦不復火是歲鄭大水龍鬪于洧淵國人請
禁弗許司我聞龍不我覲也龍鬪我何覲焉吾無求於
龍龍亦無求於我始子產爲卿范宣子聽晉政諸侯之
幣重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曰子爲晉國不聞令德而
聞重幣僞也惑之僞也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
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
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壞則子之家
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
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爾無貳爾心有
令名也夫想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
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子象廡

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及爲國晉盟諸侯于平丘今日中造于除子產命外僕速張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未張也使速往則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平而貢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人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乃許之既盟或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賄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

史記卷八 卷之八 十一 子產治政

何國之爲方災鄭子產授兵登陴晉人讓之曰鄭國有災寡君大夫不敢寧居上竄走望不愛在王今執事倘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板反子產對曰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問謀之以啓貪人荐爲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其敢有二心晉不能詰板反偃娶晉而生絲偃卒父兄立乞子產以爲弗順弗許亦弗止晉人以幣如鄭問板反乞之立乞欲逃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二三臣板反廢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弱其二

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若與其二三老曰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今大夫問故寡若不敢知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彘舊盟曰無或失微若二三臣卽世者晉專制其位是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韓宣子來聘子產戒有位於朝者必恪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謁焉子產辭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僞聞君子非無賄

史記卷八 卷之八 十一 子產治政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僞聞爲國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今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縻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矣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賈諸賈人請曰日起請環執事弗義弗敢復也今賈諸商人西人曰必以聞敢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信也曰爾無強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賈賄我勿與知

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
人是敝邑背盟誓也無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
侯必不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韓子慙謝曰起不敏
敢求玉以微二罪及辭六卿餞韓子賦我將子產拜五
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楚公子圍來聘且娶於
公孫段氏子產致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女子產使子
羽辭焉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擇而聽命令
尹命太宰伯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固謂圍將使豐
氏撫有而室闈布几筵告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
妾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
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
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
而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以懲諸侯使
其不惑而難違意命是懼不然敝邑諸人之屬見其敢
言入之伍舉知其有僂也請垂露而入許之比宮
文子如鄭襄公以如楚過鄭羽段逆夢于桑林如聘禮
客事畢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
之討子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詩改猶熱之有
濯也濯以殺熱何患之有言是時鄭介於晉楚二大國

而晉楚之從友相見也難於禮與辭子產等能而使之
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段氏能知四
國之為而辨北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又喜為辭
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國將有諸侯之
事子產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使多為辭今與裨諲乘適
野以謀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
以應對賓客鮮有敗事北宮子之所謂有禮也蓋子產
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
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闌道不拾遺田器不歸五年士
無尺籍卷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
老人號啼婦人婦相用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之三月與子羽之曰吾未止而指之取我田疇
而食之我與子產吾共之三年政成謂之曰我有子
子產之德而死諸其謂之曰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
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官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
故寬政子太叔當國不忍猛而以寬鄭國多盜取人於
崔杼之譴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言不及此與徒兵
以攻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
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
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曰方總之以寬也。夙從詭隨以謹。純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是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綱不柔。布政浚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子產博學多通。仲尼歎以為有君子之道。四其適。鄭兄事之。備善也。夫子太叔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嘗如晉問晉侯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知之。取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閼伯為商神。遷實沈于大夏。王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水旱疫厲之災。於是乎繫之。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繫之。若君身則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何為焉。倫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

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問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初。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適晉趙簡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厲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也。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死能為厲。不亦宜乎。蓋通鬼神之情狀如此。

○子太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鄭簡公時。子產為政治游楚之罪。成將放之。咨於太叔。太叔曰。吾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治王室也。古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簡公之譽。

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徒執用器以立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不毀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子產乃使辟之已會于宋諸侯朝楚鄭子太叔往聘楚人還之太叔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易曰迷復凶楚子欲逞其願而棄其本後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以快楚心楚不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秋太叔如晉告將朝于楚而子產相鄭伯以如楚會晉頃公薨太叔弔且送葬晉人詰之曰悼公之器子西弔子蠅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禮也聞之禮小事大字之謂也事大在其時命字小在其恤其所無以敵邑居大國之間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器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饗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敵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大夫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器我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王更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晉人不能詰及子產卒子太叔為政會于黃父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羣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今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能自曲直以赴於禮者謂之成人簡子曰軼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及太叔卒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歎也何敢忘

○叔孫穆叔魯大夫叔孫豹也初叔孫嬴如鄆魯出奔季文子反自晉召豹於齊而立之自是叔孫氏處穆叔以其身衛社稷語具魯志中襄元年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泰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問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焉咨客親爲詢公禮爲度容事焉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郊迎問焉曰古之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豈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祔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齊慶封來奔倭齊人來讓亡之吳富於其子服惠伯曰

天始富淫人乎穆子曰善人富謂之實淫人害謂之殃天殃之將聚而殲諸已而慶封戮於楚齊求崔杼尸將戮之不得穆子曰必得之昔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卒得之會諸侯鴻淵還語季孫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人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可以樹善晉君失政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季孫不從已趙文子卒晉公室卑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卑晉求是以有十丘之會昭公初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早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焉是逆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已穆叔嬖豎牛牛屏其左右餓而死子孟丙仲士皆爲牛所殺立子姁而相之昭子朝號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而立庶又披其邑求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爲孟仲之子所殺昭公築郎囿季孫欲速成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亟成勦民無固可也無民可乎二十三年武城慶邾師邾人愬于晉昭子如晉晉執之使與其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制也知又夷也

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欬求貨於叔孫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必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閉之明年士彌牟逆叔孫將歸之叔孫使梁其蹕侍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汝敘之右顧而笑汝止叔孫見士伯士伯致禮乃笑受禮而歸吏人從昭子居於箕者請吹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始至二十五年聘于宋桐門右師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禮也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是京昭子如闕公孫於齊昭子欲歸君不獲使祝宗祈死而卒

附史上編 卷之八

十九 四月九日止

○師曠晉樂師也晉侯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其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素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因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一

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卑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補祭其政史為書韓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公問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吏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之不知其他時晉大夫多爭師曠曰公室懼日卑矣臣不心說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暮矣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明壯而好學如日中之明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明也孰與以昧昧行乎故君子哉子野也出君之對則知君知天矣

附史上編 卷之八

二十 四月九日止

○鍾儀楚樂官也鄭獲以獻之晉景公親於軍府見之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許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焉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司馬之對曰

子孫保氣之以朝于嬰齊而後已。公孫氏之子曰子也言。公孫氏之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謂其二卿。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愛也。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皆大濟君。蓋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焉之禮而歸之。左史倚相楚人也。楚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於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筭之可乎。倚相曰。昔先大夫子豐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閭子反之勞也。獻飲焉而斃之。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而陷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不欲其從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吾子經楚國而欲以芟薦于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宮之奇虞大夫也。晉獻公志滅虞以及虢。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志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衰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居久之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下陽後四年又假道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

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叔虢仲王季之穆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之族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尚猶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失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今君施所惡於人而以賄滅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去三月而虞亡。

○李梁隨大夫也。楚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楚子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土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柔威豐海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侮厲咸有也。奉盛

以告曰：繫案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論曰：世春秋而王教湮矣。格卿碩士，羈臣瞽師，猶能徵典質，禮秉信，持義以庇國，而定身後世。有是夫！先師之所父事於衛，貞惠文子所兄事，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鄭，子產以為是王教之所存也。爾乃劉康公語中語，禽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十三

四月十一日

晉司空語敬語學非宮文子子太叔論威儀論禮懿哉粹乎於道也篤矣故教先王之所以化也平仲薦夫子稱其學老禮也而廢今史沒其情悲夫

○魏獻子晉大夫魏舒也將中軍分祁氏田為七縣分羊舌氏田為三縣以賈辛為祁大夫子戌為梗陽大夫他縣大夫皆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魏子謂成鯨吾與戌也。縣人其謂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戌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主近之矣，所及其遠

哉！賈辛辭魏子曰：辛來昔叔何適？鄭驥度惡欲視叔，向從收器者而往，立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問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貌少，不賜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戌也，以為義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其有後於晉乎？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太宗。以女樂賂獻子，將受之。謂閭沒女，實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獻子曰：吾聞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番吾君者，趙人也。趙列侯好音，說歌者，捨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相國公仲連譏而不與。屢問稱疾，不朝。未有以奪也。番吾君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所以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道之。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若說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

襲○田子方魏人也師事卜子夏魏文侯專事之文侯
與子方飲鼓鍾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
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
音臣恐其聲於官也文侯曰善武侯爲太子時出遭十
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子方擊怒謂子方曰富貴
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
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
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
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計不合則躬履
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應謝之○知國荀氏之
宗士苗浞越也知伯宴三卿於藍臺戲韓康子而侮段
規知國進曰主不備難至矣知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
難誰敢與之曰卻有車轍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祁
叔之愬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君子能勤小物故
無大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
孰不可懼乎蓬蠱蝨蟻皆能害人况君相乎不聽知伯
爲室美士苗夕知伯曰室美乎對曰美則美矣抑臣有
懼也知伯曰何懼曰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
栢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不聽○

屠黍晉大史也見晉亂以圖法亡歸周周威公問焉曰
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故對曰臣比在
晉不敢直言以職官示晉公以日月星辰之行不當也
曰何能爲語人事不義百姓鬱怨也曰何能傷又語以
鄰國不服賢良不舉也曰何能害是昧其所以亡者故
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
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故對曰天生民而今有別有
加人之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
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
休息康樂歌謠靡靡以風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三年中
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固
問焉對曰其次之威公懼問故對曰皆見善而不能用
也威公乃大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
驪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黍曰其
乃終君之身乎臣聞之國與也天遣之賢人與極言之
士國之亡也天遣之亂人與從諛之士是君之所以存
也威公薨周乃分爲二

淳于棼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
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勢驕忌子相色淳于棼見之
曰見有思志願諸前驕忌子曰此受教淳于棼曰
全全昌失全全亡驕忌子曰謹受令請誅母驕前淳于
棼曰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力穿驕忌子
曰謹受令請誅事上左右淳于棼曰子相昔許所以爲

也罪而不從博合陳縛驕忌子曰謹之令請謹自謂於
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犬之皮驕忌子
曰謹之令請謹驕忌子曰惟小人其謂淳于髡曰大車
不較不止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驕忌子
曰謹受今請謹驕忌子曰而督姁吏淳于是說畢走出至
門而其妾曰是人有吾語之微言曰其意欲去皆是人
必封不久矣后鄭羊躄忌子封髡遊世深相悅之見之
魏惠王惠王辟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工怪之讓
知曰子之搢笏于地生管晏不及反身察人與人未
有也豈索人不不足者言然則故哉和以謂髡曰固也
吾前見王王志在逐逐後見王王志在養賢是以默然
相與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
于先生來人有獻謳者寡人未及觀會先生至後
先生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兒見堂語連三夕後魏惠
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遂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轎束帛
加璧黃金百金

○觸龍趙左師也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
事秦急攻趙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立乃

南史上編 國策下 十六 四角七節正

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怒明謂左右曰有復言長
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
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
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
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少衰乎曰恃粥耳曰
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
身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
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
之缺以衛王官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
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大后曰大夫亦

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
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
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
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
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使勿反豈非爲之計久
長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
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
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
禍及身遠者及于孫豈人主之于侯則不善哉位尊而
無功養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
封之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今有功於國一
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
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
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也。田贊楚人也。楚王好其贊。贊不敏。故國將滿之道。生之衣。向惡乎。對曰。衣有惡。於此。吾亦惡也。王曰。先可得。問之。則曰。無。衣。於此。則折人。有之。則人之。則人。城郭。係人。子。女。無。無。而。好。衣。人。以。甲。意。者。其。為。害。大。耶。而。名。甚。不。禁。意。者。其。為。利。耶。苟。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處。危。人。人。亦。必。慮。危。之。○虞卿趙人。見趙王。立賜白壁一雙。卒以相者也。主為從。以抗秦。闕衡人。甚辨語。其六。區志。魏請趙為從。孝成王召虞卿。謀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為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之。小國與大國從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厄。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其後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不得已。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也。田贊楚人也。楚王好其贊。贊不敏。故國將滿之道。生之衣。向惡乎。對曰。衣有惡。於此。吾亦惡也。王曰。先可得。問之。則曰。無。衣。於此。則折人。有之。則人之。則人。城郭。係人。子。女。無。無。而。好。衣。人。以。甲。意。者。其。為。害。大。耶。而。名。甚。不。禁。意。者。其。為。利。耶。苟。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處。危。人。人。亦。必。慮。危。之。○虞卿趙人。見趙王。立賜白壁一雙。卒以相者也。主為從。以抗秦。闕衡人。甚辨語。其六。區志。魏請趙為從。孝成王召虞卿。謀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為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之。小國與大國從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厄。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其後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不得已。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哉而得乎之為人此百世之德而德之所著而王也
惡焉會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言在前此若河也定主
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之遂曰從主
曰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酒狗馬之血
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飲血而定從決
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數上毛遂左手持盤而右
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就此血於堂下公等皆曰
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
不敢復相士勝出士多者千人案者百數自以為不
天士乃今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
趙重於九國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
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公孫龍能為堅白同異
之辯者趙人也虞卿欲以信陵君存而卿為十原君功
請封公孫龍曰不可夫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智謀
為趙國無有也則其代而封君非以君為有功也為親
戚故也今信陵君存而卿而受封是親戚受封而國
人計功也此其不可日虞卿謀其兩權事成操石券以
責報不成以名德君若必勿聽平原君曰善遂讓不
封○虞卿曰郭軍已要者齊威王少子宣王庶弟也相齊

劍而歌曰長欽歸來乎食無魚而客君之幸也
缺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車與矣
日復問傳舍長答曰家又彈劍而歌曰長欽歸來乎
以爲家居年雖無所食時孟嘗君相齊封於薛食客
三千人邑入不足以養客貨錢於薛於薛貨百不能
其息客奉將不結憂之問左右可收債於薛者傳舍
長曰代客客馮公狀貌甚壯長者無伎能宜可使孟嘗
君乃請權往收債如合長言至薛得債十萬乃歸
亦未嘗持取錢之券書求合之於是殺牛置酒酒畢
君所以登堂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券券燒之曰
無以來客也今令富者以要期貧者填券券捐之諸
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
聞之曰雖燒券書恐使召驢驢至望之馬驢曰君勿與
不多具牛酒即不能舉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
爲要期不足者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且以抵負之
客無以償士則君若利而不愛民下則有難上抵負之
名非所以爲士民彰君聲也今焚無用不可得之虛券
齊王用諸廢孟嘗君諸君息曰去後馬驢說王召復之
驢逆之未到孟嘗君大息曰文好客遇客無所失食
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券背文而
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位客何向日復見文乎
復見者必唾之驢驢結驢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
生爲客期乎驢曰非爲客期也君之言失也上物有
以至事有固然居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也曰生必
不見朝趨市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
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古今君失位
賓客皆去不足悲也士而徒使君受命論曰自春
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受命
秋以文告辭命御邦交至戰國益驚於說辭然訓典亡
已獨氣縱橫能聳人聽聞高者漸漬不驟能令人自屈
必從也亦則有昌詞今取其不詭事論者附焉

○孫武者齊人也著兵法十三篇其法計者曰兵者國
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
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
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
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陰陽廣狹死
生也將者仁智信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
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
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
衆孰彊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
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
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以制權也兵者詭道
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
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
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
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
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
而况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其作戰備曰凡
兵之法馳車千駟草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
之費賓客之用餽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
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必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

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財諸侯
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貴速不
觀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
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
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
貧於帥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帥者貴賣貴賣則百
姓財竭財竭則急於兵役財力殫殫則中原內虛於家百
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
矛櫓兵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敵一鍾
當吾二十鍾慈矜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
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
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疆故
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
也其謀攻篇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
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卒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
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脩櫓轡具
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
議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驕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右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改知勝有伍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其軍形篇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

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惑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鎔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鎔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其兵勢篇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關衆如關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擴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聞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

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善守者形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未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其虛實篇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入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夫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

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背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千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闘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其軍爭篇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衆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者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

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
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
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其
以詐立以地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
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
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
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
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
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
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
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
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
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
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
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其九變篇
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衢地
合交絕地無留圉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
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
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

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
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
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
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收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
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
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
可煩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獲軍殺將必以五
危不可不察也其行軍篇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
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
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
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之上之軍也絕斥
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
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
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
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
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
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夫
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
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兼葭林木蘄葢者必謹
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

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所趨者來也衆所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驛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餼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論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窮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益多也雖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今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今素行者與衆相得也其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難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坐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險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愾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

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其九地篇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之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死士甚惜則不懼無所往則固

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脩而戒不求而得
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今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劇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圯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

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圍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殲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屬於廊朝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其火攻篇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

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彭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脩其功者凶命曰費賈故明主慮之良將脩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懼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懼可以復愾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其用間篇曰典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今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

於韓也日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向而可於齊吾
因派和韓之親而曉水鏡之洋利可以受重川而得
名也王曰善余許韓使而謂之歸恃谷石戰不勝可東
委國於齊齊起兵以救韓直走魏龍淵之計而
委國既過而西矣魏人大多公使太子申與韓家
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雖欲攻之不
其勢而利害之兵濟百里而趨利首領上將二十是趨
川者車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
窺又明日為二萬軍馳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乘其步卒輕銳
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當至馬陵曰是夜遺絕而旁
多阻蓋可伏兵乃所大謂白晝之時是外北樹下
令萬弩夾岸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發消柴夜見白
書乃鑄火燭之諱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盾自刺死
齊來降人擄獲軍馬太千中以○趙奢者趙之田部
史也收拒說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田部
以爲賢言之王秦伐韓軍聞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
不對曰遠遼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乘對如前言
又不召廉頗奢怒對曰趙連險狹譬猶四鼠圍於穴中時
甜來心編 卷之八 十六

勇猛廉頗王乃發希肅救之去離郭三十里平原君
中日主以軍事諫者流秦軍軍武以西鼓謀戰 武安
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適立斬之堅
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寄皆墨秦而來奢善飲食而遣
之關以報秦張秦將大軍曰夫去國二十里而無
乃增壘開閤非隨地也趙奢既以遺秦間則卷甲而趨
之二日一夜至平陸與五十里而軍歷成秦人悉甲
而至卑士詩歷請陳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幸不思
趙師至此其米氣盛必厚集其陳以待之趙奢曰謹受
今許歷曰請受鈇質之誅趙奢曰背後今全邯鄲許歷
至乎山不得上奢從卒大破之秦軍走解閑與之闔而
婦趙惠文王賜奢覽焉
馮服君以許歷爲國尉

論曰春秋之師命蓋先王之遺也戰而猶有禮焉逮戰
國而師命亡用民如草芥不帝矣彼善於此其惟奢牧
乎蓋師猶之律也乃起翦服上刑矣牧事見
成狄志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歸焉西伯卒世子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者也以作延陵季子者吳王壽夢季子札也王壽夢賢札欲立之札辭乃立長子諸樊諸樊既除喪致國於季子又辭棄其室而耕諸樊曰今職而予季子國季子終不受也請無與予而與弟兄迭為君而致國國必及季子季子無容辭矣於是餘祭餘昧立欲以次及札餘昧死而札竟辭立也君子曰是有吳者之罪也定於立嫡則諸樊可也定於立賢則季子可也欲兄弟相及而致國是基亂之道也季子嘗聘於諸侯至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請觀於周樂使上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

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歌曲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歌秦曰此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風也而婉婉而易行以德輔之則明王也為歌唐曰思深哉其陶唐氏之遺民乎何憂之遠也為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為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歌頌曰至矣哉且而不偃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遠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威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降也如地之

無不載也。鍾其德德以加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焉，不敢請矣。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也。無邑與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以免於難。高之難聘，丁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入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在戚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也。君又在殯，可以樂乎？遂去之。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說叔向謂之曰：子勉之。君侈而國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季子初使北，過徐，徐君見季子，劍欲之，弗敢言。季子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也，還至徐，徐君已死，子尚誰遺乎？季子繫徐君冢木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子尚誰遺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而倍吾心哉？其喪子將葬之，羸博之閒，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也。而逃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合夫先是魯宣公有弟曰叔旼，宣與弒而非之，或曰胡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如之？與之田，不受與之財，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於恩也。以取貴於春秋書。公弟叔旼卒，賢之也。曹宣公有庶子曰欣，字子臧。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公子負弓殺太子而自立，為成公子。臧不義也，將亡之，留焉。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晉執成公，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忘守乎？亡之宋及成公反國，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仕。
○鄭公孫黑肱者，鄭公子孔孫也，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伯張卒，君子曰：善戒。下行○甯嬴晉逆旅大夫也。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嬴，嬴悅陽子而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子懼不獲其利而罹其難，是以去之。明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越石甫齊人也，繫於晉披裘

負芻息於途晏子之晉見之以爲君子也使人問馬對曰齊人之累也晏子解左騾而贖之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請絕晏子攝衣冠謝之曰嬰未嘗得交也免子於患子何求絕之速也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誅於不知己者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我知也夫子既以贖我是知我也知我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起謝過遂禮以爲上客○介子推咎人也晉文公及國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患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闢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謬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慰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母曰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矣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後文公圖其功使召之則亡矣求所在聞入綿上山中於是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持高節而不肯仕宦任職游於趙秦圍趙邯鄲地使新垣衍至趙欲尊秦

爲帝冀緩兵魯仲連聞之往見平原君曰客安在哉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見之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秦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觀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今諸侯之於秦畏之矣魯仲連曰嗚呼子信以爲澤之比於秦若僕耶齊滕王引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籥納柅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魯人投籥不果納將之薛假途於鄒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人之孤曰天子甲主入必將殯棺設北面位於南方鄒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因不敢入於鄒今秦禹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遂從而帝之是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必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

○欒共子晉大夫欒成也曲沃武公之入晉也止欒共

子無死曰吾以子見天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
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父生之
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
也故壹事之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成敢以私
利廢人之道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
君而貳君焉用之遂奔之中○王燭齊畫邑人也樂
毅破齊聞燭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人使人請燭不
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燭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
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國破君亡吾
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

經死

之友而猶能恨其友已死乎曰吾知其友之
友曰吾為汝矣雖曰志有之勇不試則不知其
共川之謂焉死而不義非勇也非勇而欲加我
矣子姑待之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至馬邑歸從
之大敗秦師君謂狼贖於是平君之子也夫也夫以
從師可謂君子乎陶行曰先診言大夫也夫也夫以
中軍敗楚城濮合盟踐主文公薨于黑與成敗秦師于
般皆軫本謀殺之役文肅請秦三師而免之軫怒曰
武大有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
亡臣力矢矜而不顧而唾詘而悔之費于先軫曰人臣
逞志於君而無討敵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
賜其元凶如生○程嬰者晉大夫趙朔之友公孫杵臼
者其客也晉屠岸賈有寵於靈公景公母為司寇將作
亂乃追治靈公之賊以致朝盾徧告諸將曰盾為賊首
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後韓厥曰靈公遇賊盾首
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釋不誅今許君諒其遇非先君
之意異謂妄諫妄誅謂之亂臣且舉大事而君不開是
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遂攻滅趙氏趙朔妻成公姊也有
遺腹走公宮而匿於是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乎
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卒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
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索之官中人羞兒流
中祝曰維宗滅乎若濡即不買索之索兒竟無聲
程嬰謂杵臼一索不得後月復得復索奈何杵臼謂
嬰曰亡邪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
先君遇子厚子勉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乃二人謀取
他人嬰兒杵臼負之衣文櫛匿山中程嬰出謬謂將
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孤能與我千金吾告趙處諸將
自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諍曰小人哉程
嬰若下官之難不能死今又撲趙孤孔兄呼彼殺者將
手趙孤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諾將不許皆被殺者將
以為趙孤旣死背序然趙黃孤乃在程嬰與俱匿山中
以爲黃十九年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勤宣孟之忠而
社後焉善者懼矣詰立趙後乃立武復興邑如故於是
程嬰乃言曰昔下官之難言能死我非不能思趙氏
後今趙氏立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趙武
復之服齊康三年○漢書晉人也少讀書市中行氏節

然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諶適避山中曰吾知
已者死智伯知我我爲報而先即死也
姓名爲人快七首入塞子中塗則以不報矣
子如願心動索之則讓也若服而求持兵左右欲殺之
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大欲爲之報也義士也吾
避之耳釋之去居窮之讓漆身爲厲不灰焉啞使形
狀不可議之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
以子之才委質而臣趙王趙孟必近幸子子乃所欲
爲而不爲何乃自苦如此諶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
臣而懷二心者也及又伏於橋下殺殺襄子襄子至橋
事范中行乎智伯滅之子不爲報讎及臣事之今智伯
死何不以爲報讎之深也諶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
行氏以衆人之義而殺我故我之智伯以國士遇我
故國士之義而報之數息而泣曰嗟乎諶子子之爲
智伯名既成矣寡人放子赤上矣子其自爲計諶曰
臣聞主不侮人之美而臣有死君之義前君已寬
臣臣天下無不報讎之賢今臣固伏誅然猶請君之衣
而擊之致報讎之意死不恨矣非所敢也故在腹心
以下報智伯也遂伏劍而死諶志士也諶之爲諶諶
○縮高安陵人也子仕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
子高將以爲五大夫執帥而攻管信陵君曰父攻子守
人之所笑也見臣而足倍主也父教子信何以事君
敢辭信陵君怒謂安陵君必生束縮高而攻之然不無
忌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居成侯受
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子結父
臣臣君有常無赦臣知人無降城亡子不降與焉今縮
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之使臣負
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不可縮高謂之曰信陵君
人臣豈可使君有禮患乎乃之使使言舍劍頭而死
信陵君聞之稿素料
舍劍頭使安陵君

由史上編卷之八終

二定本

由史上編卷之九

肝郡鄧元錫纂著

周末諸子傳

宋南豐後學曾慥輯校

老子周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吏也所
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孔子適周從問禮焉老子
謂之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
君子得其時則駕失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
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怨慾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
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
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見老子其猶龍耶
蓋老子脩道怠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聖人歎之老聃
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語
其徒南榮越者全形抱生之道而感庚桑子曰盡矣
曰奔蠶不能化蠶蟄越鵠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之矣
鷄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
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贏
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
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覆
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

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
子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
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
而可願聞之老子曰向吾見若于眉睫之間吾因以得
汝矣今又因汝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
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憫憫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
可憐哉南榮子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
愁復出見老子老子曰汝目灑濯洗哉鬱鬱乎然而其
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轆者不可繁而提將內捷內
轆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捷外內轆者道德不能持而况
放道而行者乎南榮子曰越之聞大道譬猶飲樂以加
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
一乎能勿失乎能無上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
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儵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
兒子終日嗶而嗑不暇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其
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
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子
曰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于天不以人物利舍相撓
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儵然而住侗然

而來是衛生之經已曰至乎曰未也知止乎其不能
知至矣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割有實而無乎
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割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
出有乎入出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
萬物出乎無有物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
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楊朱南之沛遇老子於梁郊老子
中道仰天而歎曰吾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朱全
舍進鹽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以請過老子曰而唯
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意若不足楊朱曰敬聞
命矣其往也意若不足楊朱曰敬聞公執席妻執巾蒞舍者避席揚者避席
其反也舍者避席焉居久之老子見周衰意若不足楊朱曰敬聞遂
關關令尹喜迎而請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
子著書八十一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其書曰道可
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意若不足楊朱曰敬聞有名萬物
之母意若不足楊朱曰敬聞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
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意若不足楊朱曰敬聞天下
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
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
相隨意若不足楊朱曰敬聞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
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

不去章二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治章三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其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章四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索綯乎章五常化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章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章七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章八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章九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章十載營魄抱一章十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脩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章十二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

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章十三故去彼取此○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章十四若此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章十五何謂貴以身為天下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託天下章十六寄託則得失無何患○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在上不瞰在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隣章十七儼若客章十八渙若冰將釋章十九敦兮其若樸章二十曠兮其若谷章二十一渾兮其若濁章二十二孰能濁以定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不敝不新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

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太上不知有之忘其
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今
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帝力○大道廢有
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
臣。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
少私寡欲。○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
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
熙如享大牢如登春臺。醴我獨泊兮其未兆。澹若嬰兒
之未孩。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
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
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
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不離○孔德之容唯道
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以此○曲則全枉則直。漣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感。
是以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希言

自然。無言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不
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
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
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
不信焉。○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
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
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
道大天大大地大主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其一焉王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靜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余
何萬衆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善
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闕鍵而
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
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
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
大迷是謂要妙。○知其雄守其雌。靜知其白守其黑。為天
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
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共榮。共守其

厚為其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以為官長器故大智不割○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咄或吹或強或贏或戴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通史上卷之九八

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以喪禮處之殺人眾者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各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進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

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執大象入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樂與與過安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自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竭萬物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時恐廢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敎

通史上卷之九九

此其所以爲本也。非乎故致譽無譽。數車無車。人無人之。不欲碌碌如石路。路如至。○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以爲道。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通典上編 卷之九 十一 十一月初二日

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咎。欲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常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在天下。休休爲天下。渾其心。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而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兇。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夫何故。以其無死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佞。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之於邦。其德乃豐。

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余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攫鷙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皀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常曰以○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通史上編 卷之九 十二 十一月朔三孰知其極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治人事天莫如嗇天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莫知其極此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神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大國者下流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通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待其所欲故大

者宜為下○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詬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起於跬步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

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啟之○以慈衛之○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下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敝褐懷玉○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挾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挾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夫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繾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常有司殺者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手矣○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堅強處下柔弱處上○天之道

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先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小國寡民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使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無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蓋其論深實如此當是時偏得老聃之道曰楊朱取為我蓋依於心腹志骨以無知無欲而民自正自定以化無所事人為也曰墨翟兼愛以後身外身以其身為天下而身先身存朱之言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違萬物故不為名所勸不為形所役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

以奉一身不取也專營以自務禽子問之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也願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得濟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笑弗應禽子曰審弗濟當如天下何楊子曰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其要言曰信命者無壽夭信理者無是非信心者無逆順信性者無安危太石之事滅矣沒矣無與焉志之矣三王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由古至今今日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獨遲速有間耳矜一時之毀譽焦苦其形神要數百年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翟之言曰昔者禹澶洪水決江河而通九州也名山三百火山三千親自操橐耜而糾維天下之川腴胙脰無毛沐甚風柳疾雨而直萬國焉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於是以卷褐為衣以蹠蹠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怒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二寸而無槨以為法式四方之墨者苦積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天下獨為少楊子泣岐墨子悲絲則皆以仁義為多端而反素抱一焉其道孟子所謂充塞仁義者也語具孟子書而宗焉

詰益漫衍其言蓋博大真之變有列禦寇莊周之倫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眾也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楊子曰嘻曰下之曰奚仁之也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以不知所之楊子戚然愛客不言不笑者竟日第子孟孫陽曰羊之出也告心都子心都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楊子不答孟孫陽之問曰師不學仁義之道歸而問曰昔有足弟三人游齊何曰曰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曰仁義使我身名並至彼三術相反而山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仁者有濟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操舟驚濤渡利供百口累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出而孫楊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亡羊之僻也吾感滋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忘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習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友一焉無得喪子游夫子之門習其道而不達其況也哀哉墨子見者變其色亦變其入而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始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在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人所玩亦恒玩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居後

之有神在自齊來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刺乎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者焉壺丘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衆雖無雄而又奚卿焉且而固得道與而以道與世抗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利子與之見壺子出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潑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止是見吾杜德幾也德之幾亦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吾見善者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見吾杜權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見壺子出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齋吾無得而相焉齋試將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汙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管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不知其能何圖

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狶如食人於事無所親雕瑒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封哉壺以是終列子商氏友山尚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始其學之也三而巳五年之後心與金是非口不敗言則害老商氏始一斷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與無是非從口之所言與利害老商氏始一引與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與否不之友與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也心疑形釋骨肉都點不覺形之所倚近之所履隨風東西猶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來我邪我乘風乎所謂乘風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坐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耳能苦能癢能香能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無不能

也其設言湯之問夏革也湯革夏命曰古初有乎物夏
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
如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
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十八方有極蓋乎革曰不
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
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
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
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營曰
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
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境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
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
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
亦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禦寇操術與
莊周同莊周據撫其語以著書加恢奇文焉
莊周者蒙人也常為蒙漆其園吏學無所不闕然要歸
本老子之言楚威王聞其賢使厚幣往迎之使二大夫
先焉周笑謂使者曰吾聞楚有神龜死者三千歲矣
巾筭而藏之廟有諸曰有之周曰嘗試言此龜寧其死

而留骨於廟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曳
尾於塗中周笑曰公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竟終身不
仕著書十餘萬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大抵率厄言也
皆空語無事實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正語故以厄
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相
來而不傲脫於萬物不譴是非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
窈而肆於宗也可謂調適而直遂矣其著書雖辭指事
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難亦不能自解免
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其
書內篇七篇篇各以篇首一章為宗後厄言寓言暢之
雜篇論者謂多後人所附會非莊所論著殆其然乎
蓋世遠久矣內篇首逍遙遊觀性命於大化之原不以
有已小知為知而與遊乎無窮其書曰北冥有魚其名
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
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河齊諧者志怪
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
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鵬六月初一息一野
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萬微一息通天之蒼

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舟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以載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天連蜷與鸞鵠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則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亦悲乎化無窮各不相涉之問棘也是已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

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次二齊物論謂無己以觀衆妙齊死生是非物我而一之於天其書曰罔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不其耦顏成子游立乎前曰何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之盡記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乎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音乎山林之畏佳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汚者剝剝激者謫謫者叱者吸者呌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冷風則小和颺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相軋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笙簧之類人籟不言問者曰衆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天大知閒閒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曰以心闢縵者害者害者小恐惴惴小恐縵縵其終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一詎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勃之所爲之不

可使得之也其厭也如絨以言其老湫也近死之心莫
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舉出虛烝成
菌譬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謂已乎已乎能已乎
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極性而後非彼無我非我
無所取是亦近矣目而不知其所為使然若有真宰而
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以生
有情實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而存焉誰與焉親汝皆
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焉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
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誰為君焉而其有真告存焉
猶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
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
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於然疲役而不知其
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可不謂大哀乎日與雖生既死人之生也固若是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
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成心非心則形成心隨奚必知代
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
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
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惟無已即無夫言非吹也
此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

言邪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
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者
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言重故有儒墨
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
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
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因是已亦是亦
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
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
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
莫若以明以指諭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
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往彼
以彼明自以自彼易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
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
然惡乎不然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建與楹屬與西施恢恠擗
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
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
老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其次以爲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虧愛之所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對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眇也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法也聖人議而不辯故聖人懷之衆人辯之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賺大勇不愷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猷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周禮問景曰景子行今予止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也胡蝶與邪惡識所以然之義所以一其音者注焉而滿胡蝶與邪惡識所以然之義所以一其音者注焉而滿

固與胡蝶則必有次三養生主言養所受之主虛以遊分矣此之謂物化世依大理以應物不以無涯之智動其生其書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格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者人身之中脉起於尾間循至斷交上貫泥丸故督訓中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肱之所謁然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東文君曰謬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枝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唯然以其出世者涉世無嬰於世患

則仲尼其極也次人間世第四其書曰顏回將之衛見
仲尼請行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
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量國中前後死者無算若澤中之蕉與史谷量牛馬句同回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
亂國就之衛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其國有瘳乎
仲尼曰謔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
擾則憂憂而不救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
出乎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
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首未達人
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
前史主編卷之九
之前者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
夫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圖其捷而目將焚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
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
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所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克
孔楊采色不定因素人之所惑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
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
訾其庸詎可乎微言不德改以曰然則我內直而外與
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

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
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無知是之謂與天爲徒
外曲者與人爲徒也擊毬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
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
爲徒成而上比者由古爲徒其言雖教誨之句實也古
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
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雖固無罪然止是
耳矣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前顏回曰吾無以進矣
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
飲酒茹葷豢月矣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
前史主編卷之九
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
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
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言併解未始有
回也無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
網而無感其名入則嗔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
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爲
天使難以爲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
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閭者虛室生
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

外於心知即子云以物觀物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華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以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曰凡事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無後患者惟有德者能之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且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至也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者命德之至也人謂世臣人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而忘其身何暇至于後生而惡死何熱內夫子行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必相靡以信遠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矣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不殃故法言曰

傳其常情无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也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苟為不知其然就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溢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秉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莫若為致命顏淵曰傳衛靈公太子問於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二莫伯王曰善哉尚乎戒之慎之正汝則哉形莫若就心三莫若和雖然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焉顧焉四嬰兒亦與之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五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六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七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八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九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十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十一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十二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十三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十四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十五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十六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十七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十八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十九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二十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二十一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二十二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二十三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二十四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二十五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二十六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二十七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二十八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二十九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三十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三十一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三十二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三十三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三十四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三十五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三十六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三十七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三十八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三十九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四十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四十一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四十二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四十三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四十四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四十五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四十六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四十七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四十八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四十九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五十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五十一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五十二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五十三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五十四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五十五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五十六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五十七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五十八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五十九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六十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六十一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六十二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六十三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六十四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六十五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六十六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六十七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六十八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六十九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七十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七十一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七十二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七十三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七十四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七十五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七十六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七十七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七十八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七十九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八十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八十一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八十二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八十三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八十四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八十五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八十六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八十七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八十八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八十九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九十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九十一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九十二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九十三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九十四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九十五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九十六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九十七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九十八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九十九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一百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嬰兒彼且焉顧焉

心止於符外形骸忘得喪以保始而守宗次德克符第
五其書曰魯有元者元用王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常季問於仲尼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之立不教坐
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
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
之變雖天地覆墜將不與之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若
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心遊乎德之和物視其所
一不見其所容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是聖人也常季曰
彼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
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而況
前史上編 四卷之九 三三
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
嘗死者乎人則從是彼且何肯以物為事唯然則知天
知人之盡一死生法自然而登假於道次大示師第六
其書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
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
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
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八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
慕士通事古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其寢不
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食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

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哇心服即言其著欲深者
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
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若然者登高不慄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然者其
心忘其容寂其顙顚音仇顚似秋煖然似春喜怒
通四時與物有目而莫知其極其狀義而不朋不若不
足而不承無願與乎其觚而不堅也易必變其虛
而不華也虛公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
濔濔然其似也漚漚乎其似也色日與乎其似也
屬乎其似也世乎不可警乎其未可制也意連乎其似
前史上編 四卷之九 三三
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綽乎其殺也日以禮
為翼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
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高而人直以為勤行也行無其
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
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
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所不得與也人特以父為天
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特以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
之而况其真乎卓於父與於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
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化於道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伏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特
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
存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吾師乎吾師乎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在太極之先
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
為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與子
子來四人相和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春以死為
死孰知生之存亡之一盡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與有病子往問之
曰備哉夫造物者將以余為此拘拘也曲偻發背上有
五支所隱於肩高於頂勾贅而後行之氣有於其
心間而無事所賦而鑑于其目蓋乎大造物者又將以
余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子曰亡余何至浸假而
化余之左臂以爲琴余因以爲求時夜淫假而化余之右
臂以爲馬余因以爲乘之豈更爲哉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
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解縣釋縛而不
自縛物有結之俄而可來有解之俄而可去其語曰得
哉造化又將以汝爲禍乎汝奚適以汝爲鼠肝乎以
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
陽於人不起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
何罪焉今大冶鑄金金鑄而曰我且心焉鑄而大冶必
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鑄爲大鑪以造其應帝王
化焉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然覺其應帝王
篇第七說者曰言聖人之道合如是也其書似有缺有
間而重言有之曰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

容私天下治矣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
知主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
物而不傷其外篇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
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
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
足鏡其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
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
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
德之至也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
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愛患不能處年壽長矣靜而聖
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
於天地之德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均調天下與人和
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知天樂
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
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
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爲其神純粹其魂不

罷此之謂天樂故心不悅樂德之至也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曲史上編 卷之七 三六 十一月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刑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

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語大道者五變而後刑名可舉九變而後賞罰可言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近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應帝王之說也其秋水篇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莊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望而歎視不見水端於是馬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曲史上編 卷之七 三七 十一月

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
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
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
率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
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慕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
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
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
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故達而
不悶撥而不跋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
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
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
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
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
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情信乎北
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者視細不明夫精小
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
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

通史二編

卷之九

三八

十一月十四日

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
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是
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人恩勤不爲利不賤門
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
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
祿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
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計大人無已
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
賤惡至而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
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
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
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
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
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
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
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
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域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
之行貴賤有時未可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
室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以捕鼠不如

通史二編

卷之九

三九

十一月十四日

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食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亦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謂之義之徒默然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且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塞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騖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

外德在乎天知夫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今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當周之時天下爭於戰攻孫臏吳起之流淫於兵日極宋鉏尹文之倫傷世之急禁攻寢兵上說下教而終不能已而時之盜儒言堯舜而身桀跖以六藝文奸而無所用耻周著論欲移其意而窮其情今可一笑而悟汗背而亦辭舌而自廢也其書曰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執發於背然後拔其國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

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實之君以意在察四
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
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
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嬖氏有辯乎曰無辨客出而君
惘然若有亡也惠子入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
之惠子曰夫吹竽猶有噤也吹劔首者映而已矣堯舜
人之所譽也堯舜舜於戴首人之前譬猶一映也其刺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臆傳曰東方作矣事之
曰未詳語焉口中石珠等因有之曰青青之夢生於陵
被生不布施死何合珠焉接其驚壓其
以金推控甘其徐別其煩無傷口中珠蓋莊生以其
無方無盡無端崖之見應於化解於物而甚嫻於辭故
其書深闊浩肆加恢奇如此 其後有騶子之屬騶子
名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
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
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
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
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達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
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
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
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
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

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島所序九州是也不得
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中區者乃爲一
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
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
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乃不
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
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
之座受業馬築碣石宮身往師事之其游諸侯見尊禮
如此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
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干世主言治亂之事者不可
勝數也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浮于髡久
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爲之語曰談天衍雕龍奭炙
轂過髡而趙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有劇子之言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齊阿有吁子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爲鄭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
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
兵強無侵韓者著書二篇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
子也申韓之學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自莊生來緣道
德絕聖棄智絕學無憂之旨益荒唐其辭以嫵快自適

紬儒學培仁義禮法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
聞其風而說之其術游其心於虛靜無事意整然無所
制而以刊爲體其言曰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能
使輕靜能使躁此道之宗也乃物有常容因來而導之
凡誅廢舉用大小輕重一因名繫實專事責切破朋黨
而裁之於法以爲是萬物者芻狗而無事煦煦然仁爲
也非疾世之儒者好稱先王之仁義藉以飾說而時與
事變不可避而行也治國者不務明脩其法制執執以
御其臣下求人任賢以富國福矣反舉浮沿之蠹而加
之功實之上忠知能廉直之止不容於邪枉之臣故作

幽史二編 卷之九

四四

正月二十四日

孤負五蠹內外諸說林說難十餘言其書曰上古之
世人民不勝禽獸蟲蛇之害有聖人者作構木爲巢以
避害而民悅之以王天下曰有巢氏氏食果蔬蚌蛤腥
臊惡臭而傷腹胃民多疾病聖人者作鑽燧取火化腥
臊爲甘脆而民悅之以王天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
下苦於洪水而禹決川濟近古之世桀紂爲暴亂而湯
武事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
笑矣有排川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
今有美堯舜湯武之道欲行於當世者必且爲新聖笑
矣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死因釋其

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遺宋國笑今欲以
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是守株也儒墨者之言曰司寇
行刑君爲之不舉聞死刑之報君爲之流涕以爲君民
如父子然則國治信斯言也是世無亂父子也夫人情
性莫親於父子父母雖厚愛其何遽不亂不才之于父
母怒之鄉人譙之師長教之弗爲動州部之吏操官兵
推公法求索之則恐懼變節而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
不足以及教子而必待州部之吏民固驕於愛而聽於威
也且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
聽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是以百

通史二編 卷之九

九五

正月二十四日

莫若厚而信罰莫若重而必法莫如一而固語曰慈母
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同也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布帛
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非庸人之心重尋
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
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罰不必行則
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櫓季不輕犯也泰山
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
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漸之勢異也今不務所以
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術
矣又曰境內之士皆言治管商之法家有之而國愈貧

士皆言其孫吾之書家有之而兵愈弱何者言耕者衆而執耒者寡也言戰者多而被甲者少也百人爭智一人用力事智者衆而用力者寡也此世之大靈也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貞信之行必行其志信其勇而不可憚以法者也今釋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不知不明信常罰而高其輕世多其有勇是使民勇犯上法而吏不能勝也離法者非犯禁者誅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禮之是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史之所誅上之所養也雖十黃帝不能治已又曰羣臣之言外事者不從則衡矣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皆非所以持國也言衡者曰小事大則遇敵受禍事大而舉國委地效重請兵則國安夫獻圖則地削效重則名卑地削國弱名卑收亂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言從者曰救小而抗大則得天下心得天下心則國存夫救小未必能存小而國敵矣抗大未必能敵大而國折矣救小爲從未見其利也事強則說者藉外權而市官於內救小則說者因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私家富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此國之大靈也人主誠幾其

從衡之計而嚴培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地利以多其積蓄致人民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利少攻其國則傷大萬乘之國皆恐懼息心而不敢謀豈有亡哉舍內政之修而道必滅之事不可振矣其孤憤書曰智能之士必遠見而明察法理之士必強毅而勁直明察用必燭重人之陰情勁直用必矯重人之奸行智能法理之士用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此不可兩立之仇也夫重人之擅事要也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爲之用左右不因則不得近幸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祿薄而禮卑故學士爲之談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其臣故人主愈輕而大臣愈重當塗者之於人主必其所信愛也不然必習故也若夫阿主意以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此其數必不勝也操五不勝之勢又數歲而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得關說於前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不可被以罪過者私劍而窮之爾豈

幸我齊晉之亡非地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
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與下
國同事者不可存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其說難篇曰凡說之難非吾知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
州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
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
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
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
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
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說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
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世之也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
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
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之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
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
為功說者與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適自以為也
說者與焉則身危疆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
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問已與之論
細人則以為辯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
以為當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

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蔓野
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
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
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規與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
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
擊排得曠日彌久周澤既渥乃後申其辨知焉深計而
不疑交爭而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
飾其身此說之成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
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
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以具子妻之
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
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
鄭為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
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
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間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
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
圍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
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

文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面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候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憤發著書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歎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也秦因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遂自殺秦王後悔使赦之非死矣

論曰周衰先王之四教四術廢而諸子之文倡則文窮而變變極而窮太失其歸也乃孔子見老子喏然稱猶龍焉非以其得易之體於常無常有之本洞然耶莊縱觀於大化爲洗洋無端倪之言以盡易之變欲學者調

適直遂以無束於教其弊也傷教其究也爲申韓波其初詎不謂空虛不毀萬物也與哉而激肆加之則孟子之闢陽墨推極於無父無君无遺力餘勇有以爾聖者言之曰潔淨精微易教也潔淨而微而不賊深於易者也教之至也

○子華子名本程氏晉人也與孔子同時孔子行於郊之野與傾蓋而語者終日有問孔子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贈先生矣子路不應有問又謂之子路對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嘉禮不野合今有贈是野合也野合何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人南揚婉兮邂逅相見適我願兮夫子之謂也於是而不贈懼不繼見也故世稱程孔傾蓋而定交焉子華子居於荅塞趙簡子使使者幣聘焉子華子沒階而趨再拜曰主君之民本未有職業於朝也有惡疾不堪君之命拜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幣而行北宮子曰主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噫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情於外矣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必有以處我矣吾人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曰者王之召孔子也孔子轍環於河澣而弗濟援瑟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也

曰河之水洋洋夫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仲尼之所弗
是我之所以行也明日入見趙簡子簡子迎禮之請致
邑子華子曰臣不武年運而往矣懼不任君之事以爲
司敗焉君有四圍以杆四方臣弗堪也又明日子華子
行趙簡子怒燭過曰必兵之遣燭過子華子去恭寒五
日矣簡子悔寓書招子華子拜肅使者於庭曰主君
之亡臣本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爲君憂臣聞之物局
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四方之志
其敢爲執事者之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
谿谷深而淵成於中魚鱉安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途
幽史上篇 西卷之九 十一 月 三
之人陰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昭明其
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直欵狎
至以承主君之令相豈惟亡臣亡臣雖野死以填溝壑
其敢忘主君之惠簡子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
使我得罪於程子吾死汝必默之子華子既去趙適齊
善晏平仲景公問爲國子華子曰國至大物也人主者
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則愚拙者請矣愚拙者請則
巧智者退矣退多則請者多請者加多則無不請矣主
雖巧智未能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而應無不請具道
固窮爲人上而類窮於下何以君人窮不知其窮又鮮

以爲多上有諱言之心下有苟且之俗賓客左右僮夫
豎隸曉然知公上之有陷心也爭爲諛頌以蠱君心若
心泰矣是之謂重塞之國夫以君之明疏淪底滯而開
之於道夫誰能禦之公曰善晏子曰政子華子曰天下
有隱戮而人莫之知大夫聞之乎晏子問未也願聞之
於子矣子華子曰天之生才也實難其有所生也必有
所用也如將墜之蔽之使不得以植立此天地之所大
忌也雖大必折雖炎必樸荒落而類圯敗而族是之謂
隱戮晏子怛然變乎色曰嬰也願遂聞之子華子曰人
之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敗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
恪固之心焉天之生才也實難甚愛之甚惜之其亦有
恪固之心世人莫之知也恃其胃腹之私與狡譎變詐
之數僉僉訛詆巧詆而深排規以幸人之不已勝也夫
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鑑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
使氣沮志奪拂然而怒以克塞乎兩間通庭壓而爲陰
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夫築垣牆者務其高而不
務其實高不隱伋而基爲已傾以兩手揜人之聰明而
自以爲得也悲夫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晏子
子華子曰問之曰聖人上檢也有諸子華子曰然也
人之所貴也晏子曰嬰也
其尚險乎子華子曰儉也
五官氣動薄神化而滿其所以而謹節其

總總其誰合兮忽緯緯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瀛
 夏手消盤保欣羨以騁傲兮日康樂以幸遊雅信美
 無懷今來逮棄而敗求覓相觀於四極人周流乎天
 乃下墜雅憂之慨塞今見有之佚女吾令鴛鴦媒兮
 鴻告余以不好適而之鳴逝兮余猶惡其健巧心狎
 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皇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
 我欲遠集而無所兮山公聊予將以逍遙及少康之
 今固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固兮恐道言之不凶世
 淫而嫌賢兮好蔽美而稱惡聞中既以遠遠兮哲王
 不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索薏
 以進筆兮命靈氣為兮占之曰美其公合兮執信修
 而繫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馳遠逝而
 無狐疑兮執求美而釋女河洲兮無芳兮爾何懷乎
 故宇惟世幽昧以眩瞶兮汎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
 同兮惟此黨人其罰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
 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皇天之能當幽蘭其
 克憚兮謂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皇天之能當幽蘭其
 狐疑巫咸將夕客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兮其不降
 兮九疑穎其幽也皇剡刻其揚兮吉余以吉兮已勉
 而能調兮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憊說操繁於
 傳彙今武丁月而不舒兮之鼓刀兮遭周文而舉
 寘厥之謳歌兮齊桓公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
 猶其未央恐鵲兮齊桓公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
 佩之儻塞兮象變之先鳴兮使夫日卓為之不芳恐壞
 婚而折之時賡紛以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並變而
 不芳兮然憂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
 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兮可憫
 羞無實而容長委歎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芳椒專
 儀以慢慍兮般又欲克夫佩褱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
 方之能抵固時俗之流俗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與
 若茲兮又况揭申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歎美而
 今聊浮芳而非難兮余茲至今壯志未沫和調乎上下靈
 氛既占余以吉兮余歷吉日乎吾將行折觀枝以爲羞
 兮精瓊蕤以爲糧爲余駕飛龍兮準搖象以爲車何離
 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適吾道夫竟崙兮路
 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晚謫兮鳴玉鸞之秋歌朝發軔於
 天津兮夕余至于西極鳳凰翼其承兮高翔朝之翼
 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

詔西皇使波千路修遠以多艱水騰衆車使徑得
 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八歌而舞詔八御殿日以輪樂陵
 今神高馳之遶八奏九歌而舞詔八御殿日以輪樂陵
 陛皇之赫戲八忽臨脫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八堪句
 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八莫我知八又何懷乎
 故都既莫足與爲善故八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其八歌
 肥東皇太一拜曰吉日辰良穠穠兮上皇撫長劍
 今玉珥璆璆鳴八琳琅璆璆席八玉璆璆璆璆璆璆璆
 有蒸八朝晉璆璆佳酒八椒璆璆抱八指璆璆璆璆璆璆璆
 歌陳八瑟八治偶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
 紛八繁會八君欣欣八樂東雲中君曰浴蘭湯八沐芳華
 采衣八走英靈連璆八既四欄昭昭八未央璆璆璆璆璆
 壽宮與日月八奔光龍駕八帝服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
 皇八既降八遠舉八雲八覽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
 窮思八君八太息極勞心八極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
 夷猶八誰八今八洲美要八心八極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
 沉和八無八江八水八安流望八君八禾八參差八
 誰思八龍八北八征道八洞庭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璆
 曉八龍八望八陽八極八極八極八極八極八極八極八極
 女嬃八媛八爲八太息八極八極八極八極八極八極八極
 憐八蘭八米八積八雪八辭八今八水八寒八芙蓉八木八
 心八不同八媒八怨八不甚八輕八告八絕八八八八八八
 江八交八不思八怨八期八不信八告八絕八八八八八八
 阜八夕八弭八節八此八者八鳥八次八今八屋八上八水八司八
 江八中八遺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不可八再八得八聊八道八遙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諸八目八眇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蘋八兮八芳八望八與八佳八期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上八沅八有八芷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流水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今八江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室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棟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張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衡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來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若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令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冰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忽乎路起遠帶長帆兮快泰兮首雖離兮心不懲誠觀
數兮為思維禮記兮為成禮兮會就禮兮為代耳琴女
在兮客與春蘭兮為芳物長無絕兮終古三百篇後人志
秋飯牛歌采葛婦兮為子滄浪歌漸變為楚辭至如騷
而大昌而結於騷經九歌兮草皆本騷而為詩下居漁父
楚調曲之所始也惟天問補頌亦於古詩下居漁父
騷以古文之景文公曰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
如至方不能加矩其卜居篇曰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
見喝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
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
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悵悵款款朴以忠
乎將送往迎來斯無窮乎寧銖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
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
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呶訾訾斯嚙嚙嚙兒
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寧突梯滑稽如脂
如草以挈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
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亢軋乎將隨
驚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
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蠅翼為重千鈞為輕
黃鐘毀棄瓦缶雷鳴譌人高張賢士低名吁嗟默兮
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其漁父篇曰屈

原至於江濱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
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混
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
本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
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深思
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
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
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之塵埃
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
拂道遠忽兮曾噓恒悲求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
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歿驥將焉程兮
人生有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讓懼兮曾傷爰
哀永嘆嗟兮世溷不吾知兮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
勿愛兮明告君子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自投汨羅江
而死楚人聞之莫不流涕悲哀傷焉原內繁脩有遠志
能放言極論嘗覃思於憑翼罔象推冥昭晷闇之故及
於天地山川神靈物怪之事以為莫可得而原也作天
問以自厲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欲浮游八極後天
而終以問反復無窮之世變賦遠遊以見意其辭突梯
滑稽曠莽漫衍光怪忽恍未可以情測也而遠遊殆於

有所聞者其辭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遷舉而遠遊惟
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端鬱
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
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
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
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省惟以
端操今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
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
美往世之登仙羽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
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
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會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髦
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
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倬芳草之先萎春秋忽其不淹
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
戲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欣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
澄兮精氣入而羣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
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而不可
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
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
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

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于九
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頽以脫羶兮
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約兮神嬰眇以淫放嘉南
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
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閭其開
關兮排闥闥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
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
夕始臨乎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馳驅駕八
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
而炫曜服偃蹇以低昂兮騶連螭以驕驍騎膠葛以難
測今斑漫衍而方行涉青雲以汎灑遊兮忽臨睨夫舊
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
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
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泔泔
而自浮舒并節以馳騫兮遠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
源兮從顓頊乎增水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
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
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
爲鄰屈原既死其弟子宋玉傷其師以忠放逐而卒以
死也託於帝命巫陽以下招作招魂原初見放時託

於悲秋氣凜烈以傷之作九辨而楚人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咸祖原以賦稱其後荀卿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効託辭詩以風若將爲工師之誦旅賁之規者作成相三章及偉詩辭亦放於楚後數十年楚竟爲秦所滅後百十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原中節

荀卿趙人也名况學於孔氏門人馯臂子弓見孝成王而論兵王曰請問兵要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臂腋也故兵要在附民

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鎰金無本賞矣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豎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劒羸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後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具生民也隱隱其使民也酷烈徃之以慶賞繼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上於利者非闕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

德基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國若招延選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固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母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辱無忌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不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勝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戒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焉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復凡誅

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故順命者生悖刃者死
再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雷衆師不越
時政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
陳豎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義又何以兵爲
哉孫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伯理故惡
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古者
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集
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
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下應之
如影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故刑

論史集上編

卷之九

四九

十一

一人而天下服舉人不充其上知舉之在已也是故刑
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
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
二人而天下治荀卿子說五十去趙游於齊齊稷下之
列大夫多死而荀卿爲老師三列祭酒後去之楚爲楚
蘭陵令因逐家蘭陵荀卿嫉世混濁亡國亂君相屬而
爭於戰攻鄙儒小拘而莊周等放言又滑稽亂俗於是
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而壞序列之爲書其論學曰學不
可以已矣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水爲之而寒於水水
直輒中繩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

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
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
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
問之大也於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殺使之
然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
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
百仞之淵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
直蘭槐之根是名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

論史集上編

卷之九

五十

十四

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
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
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蟻無爪牙之
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
二螯非蛇鱈之穴無所託其身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
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
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
聰騰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君子之結於一也又曰君
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智則明通而類惡

則端慤而法見由則祇而止見閉則敏而齊喜則和而
理憂則靜而理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見善脩然必
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
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小人則不然大心
則慢而暴小心則傾而僻知則攫道而斬愚則毒賊而
訥見由則悅而倨見閉則險而怨喜則輕翫憂則挫懾
通則驕而偏窮則夷而塞致亂而忘人之非已也致不
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怨人之賊
已也傳曰君子兩通小人兩廢此之謂也血氣剛強則
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
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
以廣大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眾駑散則割之以
師友怠慢褻棄則始之以禍患愚軟端慤則合之以禮
樂迪之以思索凡治氣養身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
莫神一好是治氣養心之術也其論教曰問格者勿告
也指若告者勿問也說苦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
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
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
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
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躁不隱不

瞽謹順其身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
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居
子耻不脩不耻或見汙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
耻不見用是以不謗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
已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子調而後求勁馬馬
服而後求良馬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多
知能譬之豺狼不可通其論政曰馬駭與則君子不安
與人駭政則君子不安政馬駭與則莫若靜之人駭政
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誼收孤寡補貧窮則
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
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
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三者君人大節也三節者當
則其餘靡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
也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法者治之端君子者
法之原也合符節別契券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
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焉投鈎所以為公也
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所以為
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量所
以為則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
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

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雖在小民不待待節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鈎而公不待衡石稱懸而平不事斗斛樂量而責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歛忘費事役忘勞寇讎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與汙邪之人疑之夫貞靜之女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事衆人之怨也脩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亂莫大焉古之人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智是以萬舉而萬不過也故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就而誣之哉故伯樂不可欺

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教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惑矣夫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大事之主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僅什之國危而後戚之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其論事君曰事平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爭無諛諛者暴君有補則無矯拂迫脇於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是故恭收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諛爭而不譖譖橋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僕馬若養赤子若食饌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由將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其論禮曰人生而有欲欲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

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乎
物物不屈於欲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
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
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笙簧所以養
耳也疏房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
其辨也曷謂辨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
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戴臭匱所以養
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
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游所以養信也寤兕持虎彌
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
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
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
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
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急情偷儒之爲安若
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
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儒者將使人兩
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儒墨之分也禮
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
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考備
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

禮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
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社至於諸
侯函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
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
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而食者
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
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
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
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
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醺也成事之俎不啗
也三侑之不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
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幘也郊之麻纁喪服
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哭之不及也清廟之歌一倡而
三歎縣一鍾拊之隔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
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
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
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
順以爲上則明其要言有之曰真積力久則入曰君子
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

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
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苟卿患世主欲富
強而不知其本也爲言曰觀國家之強弱貧富有徵上
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
賞不必則兵弱將卒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國貧上好
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
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
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財之源也等賦
府庫者財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開其源節其流
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
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
湯十年旱而天下無菜色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
有餘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卿患世主務計數
小察而不知其要爲言曰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
幽治一不治百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
治主能當一則百事正故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
者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察明又務見
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過也不能治近而務治遠不能
察明而務見幽不能當一而務正百悖也過猶悖也故
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

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茲炤而觀其成
者也相者列百官之長聽百事之要以飭朝廷臣下百
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以效於君當
則可不當則君廢故人勞於索之佚於使之苟卿悼戰
國之主不務自強於政治爭割地事秦皆折而入秦
不由其本也爲言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
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殫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
而畔無日割地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其侵
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故明君不道也必將
脩禮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
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
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
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鳥獲與焦僂搏也
故曰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卿見叶之人不能
虛已格物苟以其知計決事也爲言曰冥冥而行見寢
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
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跬步之滄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
闔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
者聽漠漠以爲啍啍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望牛若羊
而求牛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上望木者十仞

明史綱目卷之九終

肝郡鄧元錫纂著

南豐後學會懋麟校

史 25—195

韓上有所針之行天下聞之盡無解向秦者將何以
立八上于諸卑脫不徒王乃悟自迎太后歸咸陽立
者相聖於道秦王恐其為變賜之信侯書曰君何功於
秦封河南公十萬戶乃何親於秦而稱仲父其能十三
年騎攻趙平陽殺收斬首十萬春正月彗星見東方十
四年騎取趙宜安平陽武城韓使非便秦殺之雲陽十
丑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
年魏獻地置麗邑十七年騰攻韓得韓王安盡其地為
郡曰潁川地動民大飢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翦將上地
卒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卒圍邯鄲十九年滅趙得趙王
遷秦王之邯鄲諸將與王生趙時有怨者盡阬之母太
后崩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與燕合兵軍上谷民大飢
二十年破燕易水西二十一年得燕太子丹首大雨雪
二十二年滅魏二十三年賜擊荆虜荆王荆將項燕立
昌平君為王二十四年賜武擊破之昌平君敗死項燕
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滅燕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
嘉二十六年賁從燕商攻得齊王建於是秦盡并天
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
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其議帝
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言古昔帝王地方
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

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
自上古以來所未有立帝斯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古
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為泰
皇命為制令為詔王曰去秦著皇采上古帝位號曰皇
帝他如議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
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
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
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
從所不勝為水德改歲首朝賀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
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剛毅戾深事專決於法刻削無仁恩義和然後合水德
之數丞相綰等言諸侯新破燕齊荆地遠不置王
無以填之請立諸子惟上幸許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
為便廷尉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甚眾然後屬疏遠
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不能禦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
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
天下無異意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
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
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今天下為三
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當是時秦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於是始皇自以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欲夸宮室苑囿巡觀明得意使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克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歸作信宮渭南已更命為極廟自極廟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已治北道於天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乃遂上泰山禮梁父並渤海而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焉而去南登琅琊刻石所為刻石者命從臣頌秦功德也石各有辭始皇既并天下意大得念獨在長生惑方士言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燒陵雲氣與天地久長大悅之遣齊人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從市入海采藥求神仙乃西南渡淮之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不得渡始皇問博士言湘君何神也對曰堯女舜妻於是皇始大怒伐湘山樹楮其山而還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三十二年燕人盧生以鬼神事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畧取陸梁地為桂林南海象郡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徧逐之謫徙實之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頌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始皇以問群臣水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避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如此而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使臣請史官非秦記雜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有

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二十三年除道通九原抵雲陽塹山湮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間皆帝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巔以闕作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或作驪山關中計宮五百關外四百餘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已并天下意欲縱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

史記上編 卷之九

二初三

獄吏得親幸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自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大怒曰吾所招文學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術士欲練以求奇藥今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終不能得藥徒盡利相告曰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始皇長子扶蘇

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恐天下不安始皇怒斥扶蘇北監蒙恬兵於上郡三十六年焚戲守心有星隕于東郡化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遣御史逐問石旁居人莫肯服盡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所行游令樂人弦誦之以遺意三十七年冬始皇出游行雲夢浮江下丹陽至會稽望于南海立石並海上北至琅琊西至平原津而疾疾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令與喪會咸陽而葬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轅轅車中所置趙高與丞相斯謀留始皇

史記上編 卷之九

六

賜扶蘇璽書詐為書賜扶蘇父蒙恬死而矯詔立少子胡亥為太子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生隱宮受破川世恬大父蒙父武世為秦將恬將三十萬眾逐北狄有功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之而蒙恬親近為謀臣始皇病遺詔公子胡亥未及而賜扶蘇書在病所未授使者而前高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為帝而子無尺寸之地且余何大貴人與兄相於人制人與兄相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請為子與兄相謀之乃見丞相斯曰今日上崩未有知者何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矣與高之口身事將何如斯曰安得此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而蒙恬恬誅之孰與蒙恬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恬誅之孰與蒙恬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恬而君何責之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屬役也幸得以刀筆進入秦宮管中二十餘年未嘗見秦賊免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幸得以誅亡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立以用蒙恬恬丞相君侯終不懷滿侯之印歸鄉里明矣尚受詔教習明

安學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辨
於心而論於口秦之諸子未有以此者可以為嗣願若
而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危可安也
紫閣卷布本也上幸指為丞相封通侯子孫皆至尊位
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忠臣不辱命而
高曰善聞聖人無常就變而從時未而不知復言
於胡亥高能得志焉夫從外制中謂之政從下制上謂
之賊故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
效也君何見之晚乎曰吾聞晉陽太子三世上安齊桓
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紂紂紂紂紂紂紂紂紂紂紂紂
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則可以
長久君聽臣計則長有封侯爵祿之壽孔墨之智釋此
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
乃仰天而泣太息曰嗟乎卿遭亂世既已不能死安能
命哉於是斷髮削髮高許焉丞相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
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曰扶蘇其書曰扶蘇其書曰扶蘇
使使上書賜長子曰扶蘇其書曰扶蘇其書曰扶蘇
子不孝其賜命自裁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為人臣下
殺蒙毅死以皇帝尊封其書賜扶蘇於上而遣卿之
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
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今使者來即自殺
安知其非詐必復請請而後死未暮也使後者收趣之扶
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
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陽周竟死而胡亥至咸陽發
悉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當侍中用事初始
皇治驪山穿三泉下錮而致樽宮觀百官奇藏珍恠咸
具今匠作機弩矢有穿過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
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油為燭

燭之至是葬先帝後宮非有子者皆從死死者甚眾
葬已下即盡閉工匠其中於是二世與趙高謀曰朕手
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疆威服海
內人晏然不巡行即見弱無以臣畜天下元年春東行
郡縣盡為始皇帝所為至遼東而還已召高謂曰人生
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
心志之所樂長有天下以終吾年可乎趙高曰此賢主
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臣竊有慮請言之不
敢避斧鉞之誅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
諸公子皆帝兄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今陛下初
立此其屬皆快快不服恐且為變臣戰戰栗栗懼於不
終陛下安得高枕而為樂乎臣愚以為宜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連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然後收舉
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遠者近之則德歸陛下害除
而姦謀塞陛下高枕肆意寵樂矣二世曰善於是以罪
過相連坐始皇皇子六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
社獨公子將問昆弟三人賢囚內宮議罪獨後已二世
使使令之曰公子不臣非當死將問曰朝廷之禮吾未
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
對善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吏

致法他不得與謀將閭乃仰大大呼者三曰天乎吾無
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
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
中廐之寶馬皆得賜之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爲
人臣不忠不忠孝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
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二世得書大說召趙高示之高
曰今人臣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
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又作阿房宮治直馳道賦
歛愈益重秋七月楚戊卒陳勝吳廣並天下憤怨競起
兵亡秦自置爲侯王勝爲張楚楚王廣爲假王勝陽城人廣陽
人也時譙閭左成道陽勝廣爲屯長官至新天大兩
道不通度失期失期法皆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
大計亦死等死死即死可乎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
乃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一已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
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土人憐之或以爲
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誅自稱公子扶蘇楚項燕爲
天下倡言多應者於是衆所監者討召徒屬令曰公等
遇雨皆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
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
乎後屬皆聽乃袒右帶大楚爲盟而盟勝自立爲將軍
吳廣爲副銜旗以東郡縣皆下之入剽掠秦中豪傑父
老說陳涉宜爲王陳涉問曰張目陳餘兩入對曰秦
爲無道破人國家城絕人社稷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
財將軍陳涉曰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計天下皆叛
也今始至東而王之天下天下將帥軍府下急引兵而
西遣人立六國後自向東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
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將無守城計暴秦據咸陽以令
諸侯帝業成矣今領王陳涉天下皆叛陳涉不能聽自
立爲王號張楚當此時諸卿將若秦漢者皆刑其吏楚
等之以應涉立吳廣爲假王監刑章等諸將西擊秦楚

遣陳人武臣狗趙臣自立爲趙王陳餘說陳王曰大王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險詰奇其北畧趙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副子卒二千人行畧趙令汝陰人登宗狗九江令魏人周市北徇魏武臣等從白馬河說諸縣人解得兵數萬人東北擊范陽平陽人蒯聶河說諸君曰天下必將戰然後畧地攻然後下知趙矣今范陽令扶而畏虎貪財重富貴欲先下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之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而今令乘木輪車較驅馳燕趙之郊燕趙見之皆毋戰而降也功謂諸將而定千里也武臣從其計遂下趙三十餘城陳餘謂周章事入平戲而却又問者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然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是武臣自立爲趙王西使人報楚陳王以欲誅武臣等家室柱國房君曰秦天下亡而誅趙者將相家屬此主一秦而不加封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已沛公起沛項而徙繁其家屬以宮中趙趙兵承入關已沛公起沛項

梁起吳田儋王齊僞狄人殺狄令自立趙將韓廣行畧燕遂王燕

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遂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趙趙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可以得志於天下起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事故上谷平棘韓廣自立爲燕王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爲魏公而相之

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曰天下作亂悉亡乃見二必立魏王後乃可乃迎魏公子寧陵君於陳而立之

年秦嘉起郟已張楚假王敗而武信君項梁之楚懷王

孫心爲楚王韓公子成爲韓王陳涉遣周章等西至戲授兵使擊盜破周章軍殺之起將田城等陳勝王今教假王賈而章邯擊殺藏進軍擊陳大破之陳王死城父

秦將者楚將項梁子也方陳王發難時起矣今指以應楚陳王政衆召諸別將會薛計事居數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拔項梁曰陳勝敗日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日據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而公曰范增三尸亡秦必楚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敗國當今君起江東赴盪起之得爭附若者以君世楚將爲能復立楚

賈因發憤上書條高罪且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
國妾其夫無不危家田常淖齒是也今高以內臣居
中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可二世曰何執夫高
故宦人也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
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顧深危之何也
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而列勢次上貪
欲無厭求利不止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高恐李斯殺
之以謂高趙高曰丞相所患者獨尚高已死丞相即欲
為田常所為會斯與右丞相去疾將軍劫並進諫言關
東盜大起發兵誅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皆以成漕
山史二編 卷之九 十六 二功 五清
轉作煩苦賦稅大故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
轉以排難二世乃大怒曰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
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君觀先帝功業有緒羣盜竝起不
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
盡忠也下斯去疾劫吏去疾劫以將相不辱皆自殺斯
請囚二世處高治於是高案丞相斯與子三川守由謀
反狀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然自負其辯有功無反
心幸得上書自陳乃從獄中上書書辭其哀辨趙高使
吏棄去不素曰囚安得上書已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
為御史謁者更往復訊斯斯更以實對輒使人痛榜之

後二世更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
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而高前遺案三
川守者比至則項梁已擊殺之高乃令妾為反辭聞二
年秋具斯五刑論夷三族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
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腰斬咸陽市趙高為中丞相事
無小大決於高高自知權重恐群臣有貳於已也者試
嘗之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
鹿為馬問左右左右皆言馬阿順高二世大驚以為惑
召太卜卦之太卜曰春秋郊祀奉宗廟齋戒不明故至
此可依盛德而齋於是二世入上林齋然日游弋獵有
行人入上林中射殺之高乃曰天子無故殺不辜此上
帝所禁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宮
方獻鹿時問有言鹿若默不言者高畢中以危瀕自後
群臣咸畏懼屏息莫敢言三年楚將項籍破秦軍鉅鹿
下虜秦將王離章邯軍數却而燕趙齊楚韓魏皆從楚
西擊秦項梁起東阿至定陶再破秦軍蓋輕秦有驕色
秦兵日盛臣為君畏之梁弗聽使朱義使於齊道遇齊
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
信軍必敗公徐行即免矣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
邯擊楚大破之項梁走陳王恐從肝胎之彭城并項羽
曰臣軍自將之而高陵君至見楚王曰前宋義為言
武信君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夫仁未戰而先見亡殺此

公族屠咸陽分天下王諸侯而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
定於漢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
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
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
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
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
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
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
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
徒通其意英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
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
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遁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
秦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
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

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廢
至尊而制六合執槁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
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
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
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
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
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壘牖繩
樞之子疇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
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掘起阡
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
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應聲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
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
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
之君鉏耨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
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

論曰予讀秦紀嘆之曰嗟伯翳之功大矣佐禹漸九州奏庶鮮食竟秦成帝業也而悲其遽亡讀詩晨風權輿黃鳥爲掩卷而興哀曰微乎斯陰始凝履霜哉讀斯諫逐客書曰佞人入矣猶之似義也至請燔書請必督責書則利口截截善論言而秦坑儒咸陽閉功驪山公子女盡徙死而冰澤腹堅易有之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白典二編一頁卷之語兩敗具傷也六國亡而秦竟與之俱斃豈不哀哉或曰天有殺幾焉伯翳烈山澤焚鳥獸而造父非子以善御蕃馬封國子秦趙旣兆之矣

函史上編卷之十
 漢高皇帝帝紀
 將相諸侯傳
 南豐後學
 書院
 必其命天用厥棄豪傑並起乃眷西顧而帝自布衣起
 沛屬張楚
 帝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媪媪嘗息
 澤而龍顏美鬚髮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有大
 度多施意慾如也承事家人生產以亭長爲縣送徒罪
 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澧西澤中夜止飲乃
 解縱所送徒曰小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
 有者十餘人嘗夜徑澤中前行者還報曰有大蛇當徑
 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困則後人從蛇所來有老嫗夜
 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天之人曰嫗下河馬見
 殺拒曰吾子白龍子也化爲蛇當避今爲赤帝子斬之
 故哭因也不見秦楚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因東游散
 之高祖即自絃亡匿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
 得之高祖怪問之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徃常
 得季高祖心責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
 元年東涉等起斬即將發應沛令欲以沛應之主吏掾
 雍何曹參說令遺使召劉季於外以威眾季至令中
 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印室室完不
 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應諸侯印室室完不
 然父老俱屠無意也父老乃率子弟數沛令開門迎請
 立季季讓不能而蕭曹等聞季平生有與從當貴上筮
 之占於是高祖祠皇
 帝蚩尤于沛沛公已秦破張楚楚懷王心從盱眙之
 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而議遣將西擊秦當是時
 秦兵強常乘勝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殺其
 季父梁奮願西入關楚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猾
 賊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坑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敵

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
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
可下羽檄悍不可遣獨沛公素賢大長者可遣於是楚
王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比救趙而遣沛公專
將西伐秦約先入關者王之當是時沛公業已得沛人
蕭何沛豐人曹參爲股肱得韓人張良用之爲腹心謨
議矣張良者留侯子房也
張良者留侯子房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
襄哀王公平田釐王惠王二十二年卒年二十一歲秦滅
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弟死不葬悉家求良於秦
見倉海君得力士爲壯士重百二十斤良幸得淮陽東
謂客相擊秦皇帝特沙中誤中副車時六國皇帝天
下南處於一尊而良首發難秦皇帝人驚令天下大索
一日急求賊必得然竟莫得也良乃更名姓立下沛以

賢士豪俊騎士歸劉生見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有
大畧真有所獻從游若見沛公譚曰臣里中有酈生年
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日謂非狂若爲我生
酈生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解脫曰社
稷之禍其小與人言常大焉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日第
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公使人召酈生酈生
至入見沛公方踞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
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誅秦侯殺
也沛公罵曰豈需天下同若秦久矣故將軍聽細人之說
秦何謂助秦攻侯乎酈生日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輒起篝火擊沛公上坐
謝之酈生日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烹賜食問曰計將安
出酈生日足下起烏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安
徑入强秦此所謂誅不辜而伐無辜者也夫陳留天下
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打粟巨室王侯令諸將使之
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之道酈生
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酈生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
商使將數千人從秦也即上常爲說客馳使於諸侯皆
是酈張良策口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以良爲韓
申徒矣沛公令韓王咸番牢陽與秦言說白馬又言

通而西張良曰沛公知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沛公先破秦入關以待將軍而未有封爵之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自強而弱也天下皆叛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自強而弱也天下皆叛
沛公急還霸上無留中沛公意猶豫張良從容曰秦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曰善乃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諭之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

謗者族偶記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東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哀爭持牛羊酒饗軍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蓋戰國生德盡至是始恒然有賴帝恤民之心焉已項羽既破秦河北軍率諒侯兵西入關聞沛公則已先入關定秦母納諸侯兵則大患攻破關欲因擊沛公軍沛公聽張良謝羽

四月諸侯王各罷戲下兵就國當是時羽大制天下峻
由羽巴蜀道險遠秦遷人實居之而沛公王巴蜀意快
快欲攻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恐不猶愈於死乎今
衆寡不敵而戰即百戰百敗此危道也夫能誅於一人
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
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
乃就國以何爲丞相項王使卒二萬人從漢楚界諸侯
王人慕從者又數萬人從杜南入
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良至褒中因說王諸所過棧道
輒繞絕之備諸侯盜兵且示羽無東意漢王至南鄭諸
將卒皆謳歌思歸道亡者數十人都尉韓信亦亡丞相
明史上編 卷之十
何素奇信聞信亡不及聞上自追之或言相何亡王大
悸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來謁王且喜且罵曰若亡何
也何曰臣不敢亡臣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
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也信詐也何
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王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留
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
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
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

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且禮乃可耳王聽之擇
日齋設壇場具禮如何言諸將聞且拜將人人喜各自
以爲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禮畢延上坐漢王
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幸教寡人計策信謝讓因
問王曰今東鄉與王爭權天下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
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
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
王清實其爲人也項王暗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
爲賢將項王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
嘔人有疾病泣涕分食飲至使人有功常封爵者印利
明中上編 卷之十
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
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而之約而以親愛王
諸侯不平諸侯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歸逐其主
而自立王善地項王所過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
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
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抗秦降卒二十餘萬
唯獨邯鄲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軀

參乘典謀軍諸將盡讓或說陳平曰平雖貧大夫如冠
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家富貴者皆下平之謀
楚歸金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臣下平之謀
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臣下平之謀也
秦之王召謀無知無知曰臣所言之能也臣下平之
看行也今有主生孝口之行而無益於國之利何
用之乎楚王相問曰進奇謀之士而無益於國之
否耳盜受金何疑乎王以諸將召平曰臣下平之
妻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大王能用平乃大用臣
可用金其不請封爵官計畫有可采之使無
諸將乃不敢使言當是時項羽遷義帝江南弑之江
中矣籍使人越義帝行赴郴大臣籍放籍漢王行至
洛新城三老董公遮道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
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
道放弑其主此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
王因三軍之衆為素服發喪告諸侯以東伐此三王之
舉也漢王聞遂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三日發使者
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弑義帝
于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
中兵收三河士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
帝者時項王北擊齊業與齊連兵欲遂破之而距漢以
故王得從五諸侯兵破楚入彭城當是時天下幾定會
王意少懈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還軍擊漢
軍雖水上大敗之王幾殆會大風從西北來揚沙石發

屋折木遂迎楚軍天竄冥晝晦楚軍亂漢王乃得間行
去之下邑收軍審食其御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
楚軍項王乃得之常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
楚軍漢敗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翟王翳皆亡入楚大
月王還櫟陽立子盈為王太子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
在關中者今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
自殺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下令言吾甚重祠而
敬祭上帝及山川之神當祠者今祠官各以時禮祠之
關中饑今民就蜀漢食方漢王敗彭城而西也至下邑
憇乃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衆之誰可與
共功者時關西張良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今與項王
却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
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捐之相之此三人楚可
破也漢王喜立遣使使越今下濟陰以擊楚念欲致九
江謁者隨何侍王顧左右而歎欲以激使何隨何進曰
敢問何歎王曰無能為我使淮南今發兵倍楚者誠且
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能使之乃
遣何至九江說王布今背楚歸漢何至九江說布曰漢
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說也布曰寡人北擊而西事之
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此而臣事之必以
楚之強為可以託國而項王伐有身負其勢而先
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前鋒力餐也千人

以助楚北而臣事人者同若是乎漢王聽彭越項王
未出齊也大王宜驅淮南之兵渡淮而擊之彭越項王
而無萬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觀其勢勝夫託
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觀其勢勝夫託
雖天下負之不義之名以背盟約而從義帝也漢
王收諸侯軍守成皋榮陽下蜀漢之東深溝壁壘分卒
守微索楚人還兵間以深溝壁壘分卒守微索楚人
戰則不待攻城力不能拔弱特糧千里之外兵至榮陽
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不能攻退不能解攻之其害
不足恃也楚之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之
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有
取天下可以為今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
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故大王有也故漢使使
臣進愚計願大王也淮南王王請奉命然未敢言
言入楚也楚使者在懷急責命然未敢言
王已歸漢楚何得發兵因韓布發楚使而攻楚楚擊破
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飲官皆
由吏上給韓布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飲官皆
如漢王居又大喜謂望王在榮陽魏王豹歸視親疾
漢益其兵與俱也成軍王在榮陽魏王豹歸視親疾
至即絕河津反為楚王遣鄭生往說今下溪不聽遣左
丞相信將曹參灌嬰兵俱擊魏王問鄭生魏大將誰也
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
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之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
將誰也曰不能當參吾無患矣知彼時魏威兵蒲坂塞
臨晉信陳船示渡隔晉而奇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
安邑擊虜魏王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於是韓
信使人自請上願得精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
經韓魏道與王會破楚漢王壯而許之遂聽信以張耳

怨趙又故王趙盡熟其地形遣耳與信俱北擊代破代
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收其精兵詣滎陽
以距楚而令信耳行收軍擊趙三年冬十月左丞相信
將兵下井陘設奇大破趙禽王歇斬代王餘遂定趙遣
使還報漢請立張耳為趙王填趙移軍燕遣使北徇燕
遂定燕成安君左丞相張耳與張敖其井陘口距二十萬
王王不可當臣聞與今乃輔以張耳此張敖而夫國遠聞其
鋒不可當臣聞與今乃輔以張耳此張敖而夫國遠聞其
能今井陘之守中才不才不才不才不才不才不才不才
其精重足下其後足下其後足下其後足下其後足下其
吾奇兵紀其後足下其後足下其後足下其後足下其
於義下否計口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
用詐謀奇計口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
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待之術者侯謂我怯而輕伐我井
壁信使人謂人謂知之而大者何以待之術者侯謂我
壁口三十里止令夜半傳鼓聲誘我走我走下未至井
道壁山而望趙軍軍口趙見我走我走下未至井道壁
趙壁山而望趙軍軍口趙見我走我走下未至井道壁
諸將皆笑信曰信曰信曰信曰信曰信曰信曰信曰信
軍壁見大笑牛旦信建大將旗鼓故行出井陘口趙
壁見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伴乘旗鼓故行出井陘口
入水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渡放逐信耳信耳已
入水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渡放逐信耳信耳已
信等遂歸壁見信等遂歸壁見信等遂歸壁見信等遂
兵兵遂歸壁見信等遂歸壁見信等遂歸壁見信等遂
上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諸生得信之請將効首金得
之信乃令軍中諸生得信之請將効首金得之信乃令
軍中諸生得信之請將効首金得之信乃令軍中諸生
臣等反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法而後存乎且信非恃素附信士大夫也此信之計

漢乃因激信曰將軍受命擊齊漢獨得間漢下之率有
詔止將軍乎何為爾母行且留生一士大越城三寸石
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軍威餘乃下越五十餘城
為精銳城餘不一堅固之切乎心走下越五十餘城
齊將下軍遂薄臨淄齊王以劉生費已悉焉之曰若能
止漢軍吾活汝不者意劉生度信次就功不能止漢軍
乃復罵曰舉大事者不細謹盛德不辭而公終不能
若之言齊王乃意和生走高家而使使之楚請救楚使
龍且將二十萬以收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道窮
其鋒不可當齊是也居其地戰勢易敗散不如深壁今
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內其王乃在楚來救必
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外勢無從得食可無戰
而卒中龍且吾平生知韓信為人多與耳且夫故齊
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也何為止
乎龍且信之來離水而信乃夜令人為龍且煮沙
壅水上流引軍半渡龍且信不勝還走龍且果真
固知信果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身水大至龍
且軍大潰不得渡即急擊殺之水東軍散未齊王
去因信乃遣使還報漢且自請曰夫齊多變詐反覆之
國也南邊楚請得為假王以鎮之時楚漢爭權於滎陽
方急王聞怒罵欲無許張良陳平伏後躡王足因附耳
語曰以今日之勢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
使自為守不然發生王悟乃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
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即遣良操印綬往立信為齊王因
遂立黥布為淮南王於是梁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而
齊王信既定齊又進兵擊楚軍四合而北貉燕遣使致
梟騎助師漢關中丘益出食多羽兵罷食絕天患之漢
乃遣陸賈侯公相繼說項王求成請太公項王乃與漢
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歸

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項王嘗為高祖置太公
丁吾京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
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公我一不羹項王
欲殺之自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馬天下者不約成項
顧家私親之與益祇益怒耳項王從之以得全約成項
羽引兵東歸王欲引而西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
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不
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乃還兵五年冬十月
追羽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
陵信越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謂張良
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容對曰楚兵且破諸侯未有分
地其不至固宜夫齊王信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
越本定宋地始君王以魏豹故獨拜越相國今魏王死
越亦望土而不以時定此信越所以不至也君王能自
陳以東解海以界信雖陽以北至穀城以界越信故家
楚意欲復得其故邑誠出捐以與此兩人使各自為戰
則楚可立破也王曰善立發使使楚魏如張良策而信
越兵皆會戰垓下羽大敗自殺而楚亡本所為破楚者
上用張良畫捐天下信及越布之力也規宇內以爲畧
措勝於無形齊王信將三十萬當利和將軍居左善將
羽卒四十萬陳王信先合小沛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
敗齊王信後乘之遂大敗圍項王於垓下中夜李開
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
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慷慨泣數行下從騎數百人皆

饑餓自賣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賜吏民爵有差
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大夫故大夫以上賜
爵冬一級七大夫以上皆食邑非七大夫已下皆受半
及戶
勿事
故田
齊王橫亡命海中召入朝橫自殺其客皆自
殺
田橫者齊王田宗也為齊王臨相國韓信破齊平烹
酈食其廣死橫自立為王受楚城橫謂誅與其徒五
百人亡居海島中以為橫兄弟本定齊齊王多怨
在海中不收恐後為累乃使使報橫召之謂曰臣
京陛下之使即生今其弟商為漢賢將臣恐不敢奉
詔願為庶人守海島中使報上詔衛尉商橫即至人
馬從者敢動搖者族乃復持節召曰橫來人者王小
者乃侯耳不來目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十人乘傳詣
維陽未至三十里謝去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乃
止留謂其客曰橫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天下
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兄
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命無顧義
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為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
貌耳今陛下在洛陽動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能敗
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馳奏之帝曰嗟乎有以
也夫起自布衣而兄弟二人更王豈不賢哉為之流涕
因拜其安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橫既葬二客
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大驚以為橫客皆賢
遣使召其餘五百八人來王封賜田黃金召楚將李布為
皆自剄於是乃知橫兄弟能得士也
即斬楚將丁公
布為項氏將救竈叔祖購求布千金
敢合匿者族布匿濮陽氏周氏乃說
布今自髡鉗衣赭衣為奴置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
人之魯木家所賣之朱家心知為布也買而置之田誠
其子與同食飲而自乘船去之洛陽見放陰侯言季作
何人罪而上市之急也
廢公曰布數為項羽將嘗上
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布何如人滕公曰賢者
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季布為項籍用與項氏臣臣可
盡誅耶今上欲得天下臣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
下之不廣也臣以季布之賢而漢王之急此不北走
即有走越耳夫忘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報刺
王之耻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滕公心知朱家大俠
布匿其所乃許諒待間果言朱家指季布為項羽將
得拜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竄帝誅滅西楚

具接帝急顧曰兩賢可用危哉丁公還至是來謝帝以
 狗車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天下無之曰
 使後為人臣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諸侯子及
 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
 吏者亟與爵或人居上所尊禮久之吏前曾不為決甚
 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今必與元禮今吾於
 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
 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
 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
 不如吾詔者重論之六月定都長安幸長安封妻敬奉
 春君妻敬齊人茂隴西脫輓轡衣羊來見齊人原將軍
 曰見之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爵衣妻敬上臣本
 帛衣下見衣揭衣楊見不敢易衣帝召見賜食已而問
 妻敬妻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
 之邵伯德昭善十餘世公劉避狄居豳太王以狄伐故
 去豳徙馬壘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伯虞芮
 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
 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
 周公之屬輔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
 四方諸侯納貢車道里均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
 亡自居此者今引務以他致人不欲依險阻今後世
 驕者以虐民也方周盛時天下和洽四夷歸慕義懷
 德附離以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之國莫
 不賓服效其貢賦及周之衰分不為天下莫朝周不
 能制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
 人以制之徑往而塞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荊陽爭成
 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暴骨
 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未起而天下
 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據山河四
 乘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政實甚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曰

首丞相何具何冀上帝已封功臣主者論功
寺未決未行封功臣類人自疑帝在維易南

宮從襖直墜見諸閣往往坐沙中耦語周留侯曰此何語番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帝曰天下屬安旋可

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加誅皆平生所仇恐此屬以種

吏計功天下不足偏封畏陛下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
相聚謀久耳帝驚曰爲之奈何荀彧曰上平生所憎羣

臣等知罪戾深重，不敢自辯。惟冀天恩，寬宥。臣等謹將所請，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侯而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罷酒掌臣皆喜曰雍盛尚

夏五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

下傳歸於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

大陽兵革立起萬民苦歟朕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

萬立誥傷卿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誥

王通侯將軍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

上尊號曰太上皇時帝以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禮顧未有號名太公家人說太公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今上雖予人主也大公韓父人臣也奈何今人主拜人臣使威重不行後帝朝太公壻簪迎門

却行帝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起
亂天下法帝乃上尊彌而心苦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朝儀具禮志韓王信反降匈奴七年冬帝自將討信信及匈奴

師困於平城七日解具戌狄志留樊噲定代還長安

赫赫長安易丞相何營竹未央宮闕壯甚怒罵曰天
 下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問曰

力下乃成胡可因就宮室且大天子以四海為家非此
無以示威且無今後世有以加也帝說自櫟陽徙都

今即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置宗

正官八年冬帝擊信餘寇於東垣十二月還京師令士

軍死者爲櫬歸其縣給衣衾棺槨具葬之春令吏卒
從軍至平賊及宇城邑者復皆爲身多事輒人毋得衣
錦繡約穀緇紵九年冬徙故六國宗後及豪縹名家賈

關中時匈奴強苦邊川婁訥說北臣親敬還自匈奴爲帝言匈奴在南無去表公近者七百里舊所一

夜可至也。秦中新破，民少地，肥饒可益實。前諸侯初起，時生齊諸山，足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都關中，而東有

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徙齊諸月楚昭景燕趙韓魏後及秦無名家居關

中無事可以驚胡諸侯有變亦另率以東伐此後本務
支之術也而曰善於是此從者十餘萬口與利更田宅

春正月廢趙王敖爲宣平侯更代王如意爲趙王

過趙王叔向魯元公主朝夕袒裼蔽自且食執子婿
謂甚平帝第踞嫚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皆

前王甲客生平，爲氣皆怒，諱之。其擯出，血曰：君
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有復德。流子孫，永毫皆帝力。

世弱尤無復出口高年等相謂曰吾等力也吾王長
者不倍德獨吾等義不辱何乃汗王爲乎今事成歸王

事敗僇身坐之耳乃壁人栢人要之蕭帝過欲宿心
切問縣爲何栢人曰栢人者道人也平素而去貫

高怨家知其謀上發告於是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默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

王等無謂在并捕王公等皆死誰曰王不久者乃轎車

田叔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王來高對獄臣曰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希慘笞數千剝割身無

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高事辭聞帝曰壯士誰知者以其問之中大夫泄曰臣邑中子素知之此固趙

國立名義不侵焉然諾者也帝使泄公持節問之侯與
前仰望曰泄公耶泄公與勞苦如平生與語問趙王果

有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家族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土易吾親哉顧謁王寶不反具道本指

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洲公以報帝尋赦趙王賢高能力
然諾報之使泄公具以告曰張王已出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上多足下義并輸足下貫高曰所以付死一身無餘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

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天絕吭遂亮帝大驚賢趙王諸

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
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
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
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都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
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
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弗遣梁王彭越廢
徙蜀殺之夷三族帝擊陳豨徵兵梁王越無病使將
往謝其將危顛曰往則爲禽不如及越不聽梁王侯得
罪亡走漢告之帝使使掩梁王因之洛陽爲無人傳
虞蜀至南鄭路呂后從長安來越爲呂后涕泣自言無
罪后與俱至多謂帝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
也
彭越之妻與俱來乃令人告越謀反夷三族
宋頭離陽下詔徵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樂布從使齊
還奏曰起頭下詔而哭之吏捕以聞帝召布怒罵遂烹
之方提越布布曰願一言而死帝曰何言布曰方上
之困彭越破城陽成阜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者徒
以彭王居梁也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
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
亡天下已定彭王制將受封亦欲尊之萬世公陛下不
以微於梁彭王病不能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形未見
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在人而危也今彭王已死
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釋布拜爲都尉考彭王已死
恩惠齊之聞皆爲布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王夏五
月詔曰粵人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民實南方三
郡與百粵雜處南海尉陀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
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

立佗爲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佗稽服稱臣事具成
志中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帝親征立子長淮南王上問
公
嬰言故楚今以薛公有義策帝見問布何自反薛公
曰往年殺彭越越前年殺韓彭言此三人者皆一體之人
也自韓彭殺彭越越前年殺韓彭言此三人者皆一體之人
上計山東非漢有也上計勝敗之勳未可知也布下
計楚下高枕而卧無事矣上計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
取楚南取齊北取燕趙國守其所上計也東取吳西
取楚南取齊北取燕趙國守其所上計也東取吳西
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而欲萬乘所謂爲身不慮十
後者也必出下計帝曰善計韓公千戶已而果然十
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誅死上還過沛
留置酒沛宮燕故人父老子弟後沛豐民世世無所與
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今解衣散髮將軍得猛士兮今兒
皆不復之上下乃自起舞慷慨傷懷泣下曰沛父兄
且壯自沛公以誅暴秦遂有天下甘以沛父兄爲榮
後其民也世世無有與沛父兄諸母故人口樂飲極歡
道惜故爲笑樂十餘日二徵去沛父兄諸母皆留上曰吾
人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父兄諸母皆留上曰吾
留沛父兄二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沛父兄
陛下家破之高祖曰豐沛父兄同議乃并復豐沛沛
以雍齒故反我爲豐沛父兄同議乃并復豐沛沛
會孟云自韓信彭越死豐沛父兄同議乃并復豐沛沛
顧寂寥傷心話壯壯而意悲自是亦道將皆盡於是日
看能不禁俯仰直至空縣出歌呼起極悲涕泣下
人道舊故又自對父老說豐根事又佳古太尉劾陳
人文字消滿孟與言天有情少可及此
稀定代地十一月行自淮而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十
二月詔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

襄王皆絕無後子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
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還宮帝擊布時多矢折入請治帝賜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不治病湯金匱之還宮
卧禁中詔戶者入大皇帝獨枕一官者見
日樂會乃排闥入大皇帝獨枕一官者見
下已定又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天下此也今天
計事而衡衡與一官者絕乎日陛下
獨不見衡衡之事即帝笑而起
徵燕王知不至使侯
噲以相國將攻燕赦燕吏民已命絳侯勃代將行定燕
有告燕王盧綰反者帝賜綰綰不聽使使噲
以相國將兵攻之赦燕吏民既行有諸噲惡感氏者帝
大怒召絳侯受詔林一曰陳平丞相傳言勃代將平
至軍即斬噲頭以來二人地傳未至軍計之曰噲命故
人功多又乃呂后女弟呂類之夫有氣且貴且上以忿怒
故欲斬之後恐悔寧以而致之上上自誅可也上至
十
呂后哀之曰君勞苦功高未有封爵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天下之大害也
呂后哀之曰君勞苦功高未有封爵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天下之大害也
中太后乃以呂氏之說中今臣傳少帝誅呂氏乃不得行
月葬長陵
三
高祖寬仁愛人知人善任使臣明達好
謀能聽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轉圜自監門
廝卒見之如舊識事投幾輒斷沛無留行無慮顧即不
說學有聖者之度性諸天也以能盡群雄之力群策畢
舉而天下康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而天下順流遂與
之更始始平項時置酒雒陽南宮帝曰列侯諸將無或
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

者何高起王陵前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
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
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
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天運善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
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
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群臣說服天下既平命蕭何次
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
新語又與功臣剖符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弘遠矣
論曰易天地之解以雷雨其繇曰解利西南無所往其
來復吉有收往夙吉秦項之際蹇難至矣高祖榮陽成
臯間身險中而捐關以東與信布越三人者共焉動險
外也哉約法弛禁與天下休息乎無為利西南而來復矣
乃五日櫟陽七日長安三入淮陰侯壁奪其軍又何風
也若漢祖可謂善用解矣
孝惠呂后紀
惠帝呂太后子也太后高祖故微時姬高祖為漢王后

在楚軍中及卽位爲皇后希見上益疏而定陶戚姬大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雖得立爲太子然爲人仁高帝以爲不類我欲廢之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位煖矣御史大夫周昌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笑而罷呂后聞遣人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太子傅叔孫通爭之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羣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詐立胡亥自使滅祀自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莫不聞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何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上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爲戲上佯許之曰吾聽公言然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使呂澤劫留侯曰公爲上謀臣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上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生平所不能致者天下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常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

愛金壁玉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使辨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知爲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還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裒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上曰終不使有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中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涕泣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堅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居守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

已為太傅留侯行少傳事已上既擊破布軍歸疾益甚
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燕置酒太子
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
問曰彼何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生
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
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
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
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卒調護太
子四人為壽進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
欲易之彼四人者為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
呂氏上結 卷之十 二十六 五十一
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
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
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未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太子既
定立上時時獨心不樂悲歌侍臣莫測也符璽御史趙
亮侍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者非以趙王少而戚夫人
與皇后有卻耶亮後趙王不自全耶上曰然我私
憂誠不知所出亮曰陛下獨宜為趙王並貴強相為皇
后太子及羣臣素所敬憚者可矣上曰然念如是羣臣
誰可者亮曰御史大夫昌堅忍伉直自皇后太子及大

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帝曰善於是召周昌謂曰甘欲
固煩公公強為我相趙王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
獨奈何中道而棄之諸侯王乎高祖曰吾極知左遷然
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於是徙御
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
者熟視趙亮曰無以易亮遂拜亮御史大夫高祖崩呂
后與審食其謀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氓今北面為臣心
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或以語酈將
軍商商往見食其曰吾聞帝已崩不發恐欲盡誅諸將
如此者殆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
十萬定燕代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衛攻關中大
臣內畔諸侯外反亡可翹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
太子即位尊呂后曰皇太后赦天下及官宦武士御驂
乘輿有差者給從事者視作丹土者減田租復十五稅
一爵五大夫六百石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者皆赦
不滿十歲者罪當刑者皆免之詔曰吏所以治民也吏
能盡治則民賴之故重吏祿所以為民也今六百石以
上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
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令郡國各立高廟臣言先
帝起微也
後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尊
高皇帝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歲時祀制日可元年

冬太后殺趙王如意太后性驚忍高帝時誅鋤淮陰彭越之倫多其力惠帝立欲甘心趙王使使召趙王相昌合王稱疾必無行便者三反固不遣於是高后先遣使召昌昌至怒罵曰公顧不知我銜戚氏耶汝何能全王於是復召王王果來惠帝知太后之怒之也自迎王霸上與入宮朝謁訖挾與同臥起飲食太后不得間會帝晨出射王少不能起太后即使人酖殺之帝還王死矣太后乃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燬耳飲瘡藥居廁中命之曰人彘召帝觀帝問知為戚夫人也則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春城長安二年冬齊悼惠王來朝帝燕飲以為三兄也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今酌兩卮酖前令齊王起為壽王起帝亦起取卮俱為壽太后恐乃自起泛孝惠危罷酒齊王覺乃大恐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罷解歸正春月癸酉有兩龍見湖陵家人并秋七月相國何薨薨蕭文給侯平陽侯參為相國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春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未央宮凌雲臺災丙午織室災五年冬十月雪桃李秋八月相國參薨薨曹懿侯九月長安

城成六年冬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夏留侯良薨葬張文成侯良常在幸帷幄畫策為謀名也與高帝從容言天下事甚多皆天下所以興亡故故列之紀曰及天下大定封功臣良未嘗有異心功高下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爵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下卿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爵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番侯留侯性多病從人關即道引不食穀及從高帝客為輔報仇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平矣願棄人爵事從容松子遊耳及惠帝立呂后德留侯為定太子盡慰籍強七年春正月日蝕夏秋八月帝崩年二十四太后女魯元公主適趙王張敖有女以重親故以得立焉后顧無子太后萬方為求子終無子乃取他人子名為子帝崩所名子立為帝太后臨朝稱制而朝夕哭不哀留侯子辟強年十五侍中謂丞相平曰太后獨有帝哭不哀君知其解乎平曰不知也辟強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權今請拜太后兄子台產為將將南北軍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強計太后哭乃哀九月葬安陵史固曰帝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焉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少帝元年冬十一月徙右丞相陵為帝太傅左丞相平為右丞相審食

其為左丞相食其收得幸太后為左相太后欲封諸呂不治事而即中令監宮中

王問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非功臣

若上所置而侯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

說問平勃平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

諸呂無不可者太后喜罷朝王陵讓平勃曰始與高祖

建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祖崩太后欲王呂氏計君縱

阿意背約異時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

折廷爭臣不如君後全社稷定劉氏君亦不如臣太后

徙陵為帝太傅尊之權陵謝病死太后追尊父呂公為

宣王兄澤悼武王立兄子台產祿台子通竝王封諸呂

六人為列侯立張敖子偃為魯王二年春正月毛遂地

夏六月三年夏江漢水溢漂民今四年夏太后廢少帝

帝稍長聞母死非命奮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

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廢帝幽死之立常山王義為帝

更名弘以太后六年春星晝見夏城長七年冬趙王友

幽死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恢自殺八年

中謁者為列侯諸呂官者今陽秋七月太后崩方太后

時丞相平常燕居深念陸賈時往請丞相不時見直入

坐請見見之賈曰君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陸

生曰足下位上相食三萬戶侯極富貴無欲矣念不遇

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法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

下有變權不分臣常欲謂太尉太尉與我戲易吾言君

何不深交驩太尉將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兩人深相

結而呂氏謀益衰已高后祓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倉

狗穢后掖忽不見上之趙王為崇遂病掖不能與命趙

王祿為上將將北軍呂王產居中將南軍誠之曰我即

死帝少謹據兵衛宮毋送喪為人所制后崩遺詔產相

國立呂祿女為少帝后於是諸呂擅軍國為亂朱虛侯

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

發兵西於是齊王遣諸侯書言高后春秋高聽諸呂擅

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

四忠臣進諫惑亂弗聽今高后崩帝春秋富未能治天

下同恃大臣諸侯而諸呂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

忠臣矯制以今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

為王者呂產陰遣賴陰侯灌嬰將兵出擊齊賴陰侯至

榮陽與諸將謀曰諸呂擅兵欲危劉氏而自立今破齊

還報此獨為益后氏之資也乃留屯榮陽使使諭齊王

及諸侯與連和待呂氏舉共誅之齊王報如約嚴兵待

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皆名少帝弟及魯王

元王吕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祿產握重軍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絳侯勃名太尉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吕祿善絳侯乃與丞相謀使人劫酈商令寄往給說吕祿曰高帝與吕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吕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告布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中故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趙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吕祿信然其計使人報吕產猶豫未有決

史記上編 卷六十一 呂權傾五霸 四十一 四十二 九

平陽王行御史大夫事旦入見用刺產計事即中令賈誼使從齊來數產曰子不蚤之國今欲行尚可得耶具以罪累與齊楚合從誅諸呂事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太尉時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今通持節矯內太尉北軍而復令卿寄與典客劉揭說吕祿趣之國歸將印不然既且起祿以爲酈况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太尉得入將北軍太尉既至軍中曰爲吕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今朱虛侯監軍門今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吕產不知吕祿已去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太尉恐不勝尚未敢訟

言誅之也獨遣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予卒千餘人日晡入未央宮門擊厓格殺之郎中吏側中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謁者不肯從與載因節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馳還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捕諸呂祿通等無少男長女皆斬之而廢魯王偃遣朱虛侯告齊王令罷兵賴陰侯亦罷滎陽軍而歸於是諸大臣相與謀所立曰少帝及梁淮常山王皆非直孝惠子皆詐名他人子不當立齊王高帝適長孫當立然母家駟鈞駟鈞惡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淮南王少母

由史上編 卷之二 月 三歲

家又惡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聞天下太后家薄氏謹良立長順以仁孝聞賢當立乃相與陰使人召代王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皆疑之勸代王稱疾母往以觀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叛諸呂卒以滅之此

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不能專一耶。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討之猶預未有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又問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子也代王乃遣使告太后太后弗聽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迎立王意昭報無可報於是代王命申尉昌參乘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使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出迎昌還報王至渭橋群臣拜皆稱臣王下車答拜大尉勃進曰願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代邸議之遂行至代邸羣臣從至丞相平太尉勃大將軍武御史大夫蒼宗正卿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典客揭皆再拜請王即天子位為高帝嗣代王謝讓不佞不足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羣臣皆伏固請曰臣等伏計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王西鄉讓者三兩嚮讓者再於是入未央宮即天子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詔赦天下而漢祚復安方高祖疾病時呂后問陞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陵少戇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可令陵助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故孝惠時蕭曹相繼為政王陵守正平勃深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本高皇帝置相之力也

論曰方太后廢所名子帝時稱制言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也上有懼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謹頓首奉詔書嗚呼於天道君職也曠然置其深夫其庶趙王恢責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廢勿嗣何謂非夫也獨不勝妒忮心快忿於諸姬諸王劉宗以危其能政不出房闈而刑罰罕用天下晏然於唐武為猶賢乎諒矣

蕭曹二相讓

蕭相國何人少為沛主吏掾高宗為布衣時數以吏事

護高祖及高祖起為沛公常為丞督事沛公入秦至咸陽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秦丞相御史府收律令圖書藏之及咸陽燒屠而漢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及羽倍約以沛公為漢王王巴蜀王怒欲攻羽何說王必就封且曰漢稱天漢名甚美王乃就國以何為丞相建言韓信以為大將本漢所以定天下者以王能自屈王漢何贊之入舉韓而襄之出也漢王既引兵出東定三秦何留巴蜀鎮撫諭告使給漢軍食漢王與諸侯東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以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嘗與關中卒輒補其關上以止專屬任何關中事而何益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出詣軍上既定天下論功行封以蕭何功最盛封酈侯所食邑最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兔者向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

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何可忘羣臣乃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又秦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嘗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策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系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大喜曰善於是乃令相何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陳豨久上自將往擊中內誅淮陰侯本何為畫也上問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今卒五百人都尉為相國衛何用召平畫讓封不受悉家私財佐軍上大說

方何益封時諸將皆賀召平獨往弔之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

為布衣資種瓜於長安東瓜美者也子平謂田園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受天之事而益結封爵衛者以淮陰侯新反疑君心失夫置衛君非以寵君也願謹封勿受恐家私計左軍相國從計賁布反上復自將相國為上在軍故勉拊循百姓悉所有佐軍如異時已聽客說多買田宅賤賣以自汙上罷軍歸民遮道上書言相國賤賣田宅數十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為乎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地衆請令民得入田毋收葦為禽獸食上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之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士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直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憚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國相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王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始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

所牽卒謚文終後嗣以罪失侯者數四世絕天子輒後求其後紹焉
○平陽侯參秦時為沛獄掾高祖起以中涓從自漢中定秦以將軍中尉從漢三年以假丞相從韓信下魏得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毋妻子盡定魏地得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已從信定齊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廣漢王為皇帝立子肥為齊王參為齊相國時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而齊所治七十城參至國盡召長老諸生問齊故俗若所以安集百姓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見參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安推此類具言之參為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用黃老術齊賢士衆附國以安輯稱賢相惠帝二年召入為相國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安所容吾是以先之參為漢相一遵前相國約束務清靜寧民如治齊時郡國吏未諳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名聲者輒斥去之卿大夫以下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來者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關說以為常專務掩覆人過上怪相

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相國子留時侍中帝乃謂留
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高帝新棄群臣帝當於春秋
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告若
也留既歸洗沐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答留二百曰趨
入侍天下事豈若所當言至朝時帝面讓參曰與留胡
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乃前問曰陛下自察
聖武孰與高帝帝曰朕安敢望先帝曰陛下觀臣能孰
與蕭何賢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
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
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
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賴若書一作徐白蕭古頃反一作較索隱曰明直也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曹參謚懿侯初
參微時與蕭相國善及爲將相有卻至何病孝惠自臨
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
老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陛下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所推賢惟參及何卒參聞告舍人趨治行吾將入相居
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後世侯至曾孫襄中絕哀帝時復
紹封追東漢不絕云

通史上編卷十三

通史上編卷之十一

肝即鄧元錫纂著
南豐後學曾懋時校

漢太宗文皇帝及景帝紀

太宗文皇帝諱恒年節高帝中子也母薄太后高十一
年封於代惠帝崩大臣定策迎即帝位元年冬十月朝
見于高廟論平諸呂功太尉勃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
大將軍嬰爲太尉各論功益戶有差平以太尉功誅呂
乃謝病帝初立至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加臣及誅
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乃有是命而賜平
金平齊楚王爲諸呂所奪地皆復如故徙封琅玕王澤
爲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遺平將軍昭十二月
詔丞相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
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
弗取其議之有司奏言民不能自治故爲法以禁之相
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帝
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懲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
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
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
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請奏詔書除收孥諸相坐
律今春正月有司言欲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
帝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懷
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禪天下焉前曰

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師古曰有
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帝曰楚
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
吳王於朕兄也淮南於朕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
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
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
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
非所以憂天下也朕世不取唐虞揖讓貴意萬古僅見
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建國治安皆千餘歲立嗣必
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
侯王及列國始受封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
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祖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
而更選於諸侯父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
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正帝乃許之立子啓為
皇太子賜天下氏富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軍昭軹
侯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皇太子母實為皇
后帝乃言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
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而莫之省憂
為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
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

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議當受
爵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今縣
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一十斤酒五斗九十
已上加賜帛人一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屬者長吏閱
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者嗇夫今史致二千石道都吏
循行不經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夏
四月新楚地帶二十四山六月今郡國無來獻帝從代來初
即位既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驩洽乃脩從代
來功封衛將軍昌壯武侯從來六人官九卿乃益列侯
吏二千石及守相嘗從高帝入蜀漢者封益淮南王齊
王舅父封次八月右丞相勃免帝益明晉國家事而
歲決獄例刑罰不知又問一歲決獄例刑罰不知
謂誰曰陛下問治有問左丞相平曰有帝曰
帝曰苟各有主者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者帝曰
下不知其下使待罪宰相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
順四時下遠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
使大夫各得其職帝大稱善勃大慙出詔平曰
居何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丞相不知其任耶且
陛下問問長安盜賊或若帝大稱善勃大慙出詔平曰
能不如平遠矣或說勃久受尊位禍且及乃謝病免平
丞相平卒葬陳獻侯絳侯勃復相帝益明晉國家事而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徵洛陽生賈誼為太中大夫時
為帝言帝納賈生年少有俊才以故徵二年冬十月
丞相平卒葬陳獻侯絳侯勃復相帝益明晉國家事而

非臣之力也帝曰吾用先生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乎
曰此朕之知功非無知臣安得連帝曰子可謂不背本
矣乃後賞賜無知臣已高帝自代運行過曲逆至其城望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問者其數起今五
千餘戶於是詔御史大夫趙主曲逆使盡食之平自初從
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都尉從擊滅秦陳豨黥布及擊
韓王信於代至平城匈奴所圍平皆從九六出奇謀
道益邑時奇計或煩秘世莫得聞也疾病日我多陰謀
孫寧以衛氏親戚封侯帝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
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懽欣靡有違德
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
教訓其民其今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
一月帝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
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誠不治乃十有一月晦日
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
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
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
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苟
以啓告朕句音蓋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
朕之不逮因各勅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
遠德故惻然念外人之有非下是以設備未息今縱
不能罷邊屯戍又飾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
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民

所恃以生也今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其開籍
田朕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三月有
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帝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
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
章東牟侯興居皆有功可王乃立辟疆河間王以齊劇
郡立朱虛侯城陽王東牟侯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
王參太原王揖梁王夏五月帝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
言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入法有誹
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
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
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
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秋九月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以發三年冬十月丁
卯食十一月丁卯詔曰前日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
所重其為朕率諸侯之國絳侯勃免相就國徙太尉嬰
為丞相罷太尉官夏六月匈奴入盜邊幸甘泉發邊騎
八萬五千丞相賴陰侯嬰將擊之幸太原召見故群臣
舉功行賞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相濟北王興
居反棘蒲侯武將擊之秋七月帝還自太原詔曰濟

北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
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
者亦赦之八月興居兵敗自殺四年冬丞相嬰卒夏張
蒼爲丞相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秋封齊悼惠王
子七人爲列侯絳侯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赦出之勃
以見之八告勃欲反下廷尉逮勃勃恐不知置吏稍
得厚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請示之曰以公主馬
證公主名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向之令引以自明會皇
太后詔絳侯勃乃反使勃節制之勃乃作顧成
廟五年春二月六年冬淮南王長謀反廢處蜀道死以
列侯禮葬雍置守冢三十家王傳七年冬十月今到
侯大夫夫人諸侯王子大吏二千石毋得擅徵捕夏
四月赦六月未中央官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列
侯右長星九年春大十年冬甘泉將軍薄昭有罪自
殺昭殺侯者帝不怒加誅使公卿從之飲令自十一年冬
幸代秋何奴寇詔募民徙塞下從龍錯策十二年冬可
春賜諸侯王女食邑各二千戶出孝惠皇帝後宮美
人還家聽得嫁除關毋用傳帝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
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
饑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
民種樹而功未與是吏奉吾詔不勤而教導不明也且

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民今年
租之半又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
老民之師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
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
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方田二匹廉
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
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負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十三年春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供養盛皇后親桑以
奉祭服具禮儀夏四月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福繇
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祝祈之官移過於下以彰
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詔曰蓋聞有虞氏之
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
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無乃朕之德薄而教不
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
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
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其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
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
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
免其爲令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動身從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於勸農之道

未備其除田租稅賜天下鰥寡布帛絮各有數十四年

冬大閱匈奴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即遣三將軍屯邊

軍申教令賜春帝曰朕獲執殲牲珪幣事上帝宗廟十

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

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意施不求其報望

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

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

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

今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春帝如雍郊見五帝修

天

修

修

修

直言極諫者親策之十六年夏四月郊祀五帝于渭陽

分齊淮南地立悼惠王子六人屬王子三人皆為王後

元年帝十春三月惠皇后崩帝曰聞者數年比不登又

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

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

得人事多失和鬼神靡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

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

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

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不以農者

蕃焉酒醪以糜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

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

可以佐百姓者幸意遠思無有所隱後二年夏幸雍棧

陽宮匈奴帝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

寧息夫四方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

之咎皆在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

拉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

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

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

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轡於道諭朕志于單于

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

修

修

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元元之民和親以

定始于今年秋丞相蒼免申屠嘉為丞相三年春二月

辛代四年夏幸雍四月晦日食赦免五年春正月辛隴

西秋幸代六年冬匈奴入上郡塞中遣車騎將軍屯飛

將軍次柳次霸今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城諸服

御損即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買爵後七年夏六月

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壽四遺詔曰朕聞之天下萬物之

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富

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

甚不取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服久臨

以離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復承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修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乃今幸以天年得後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悲哀之有言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孟康曰無踐也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以下下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婦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已葬霸陵帝溫文謙抑道虞帝之道存周文之心禮賢畏相惠鮮懷保恩施於細民虛懷盡下太公無私每朝郎從官上書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

之未嘗不稱善也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納用太子家令錯上書言兵帝下璽書答言皇帝問太子家令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令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深自挹如此然知錯刻深終帝世不大用丞相平勃嬰蒼等相繼歿以皇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者久之念不可曰吾恐天下以吾私廣國而高帝時大臣皆多死餘無可者乃以故安侯嘉為丞相群臣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釋弗治發御府金錢賜之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敦之于禮義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宗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常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山不起墳嘗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旂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安之還其馬及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邊獨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將軍陳武等言南越朝鮮自金

孝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燭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未安未可優與矣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上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及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后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弊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佚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之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戈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縱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郵為功多矣且無議軍蓋漢興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上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斗至十餘錢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鳴鵲吹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皇太子即位制詔御史言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秦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秦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戒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非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不能勝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

行之德厚侔天地明象乎日月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立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其與水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明孝文皇帝之威德皆臣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草大於高皇帝德莫大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祖宗廟郡國諸侯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請著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論曰昔周自文武以元聖受命周公佐之陳禮樂教化太和洽焉後五百有餘歲而素王之業成至文皇帝又五百餘歲矣敬明自度溫恭愛人迄彌留弗懈仁育宇內德及夷狄禽獸三代而還未獲際斯者也今讀其帝制恭敬而溫文或曰成周之制作不具曰漢得天統也以忠且夫禮理也必有疏而理之者噫非賈龜所及也孝景皇帝諱啓字曰太子也母竇皇后後七年夏六月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秋九月有星元年春詔郡國或磽陁鹽鹵苦貧民無所食桑繫畜或地饒廣薦庶食曰草莽水泉利而不得

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赦民田半租秋定吏

受監臨飲食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著今語其刑法志是

青至代與二年冬十二月有星今天下男子年二十始

傳春立皇子五人為王夏四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

嘉慶申諸嘉人以其官職從高帝遷葬率為都計

受私謁時大守大夫卿大夫安所已相嘉慶直門不

飲其家居帝勞使嘉慶朝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

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嘉慶曰

為微石通詣丞相府不來日新嘉慶曰丞相府中

日夫朝廷者為皇帝之朝廷也通詣丞相府中丞相

當朝吏之通詣丞相府中丞相府中丞相府中丞相

通詣丞相府中丞相府中丞相府中丞相府中丞相

至泣曰丞相府中丞相府中丞相府中丞相府中丞相

軍用事多所請更嘉慶自糾疾錯錯為內史門東止不

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壞也嘉慶曰

宗廟巨為奏請請鑄錯錯惡夜入宮上謂自歸明曰朝嘉

奏上帝曰錯錯所穿非真廟屋乃外墻垣故厄官居其中

且又我使為之錯錯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

錯請之為錯錯所封侯青陶為丞相呈出東北三年

冬歲歲逆行天廷中長星出西方吳王濞楚王戊膠

王邛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合兵

反赦天下殺御史大夫錯諭七國解兵不受命還太尉

亞夫大將軍嬰分將兵擊之日食吳楚攻梁太尉出

維陽壁昌邑按據之絕吳楚饒道吳楚困退走破平之

諸子沙魯社王填之而沛侯濞以將將從有坊乃有
為吳王王三即五十三城已拜受印召相之日若民有
反相心獨悔業已拜相其背日漢後五十年而南有亂
者若耶天下同姓一家也慎無反漢何前謝不敢時天
下初定即國諸侯各務附循其民而具饋餉以養之
海不為鹽因益富饒文帝時吳太子八朝皇太子爭
几杖老不朝與更始時錯為太子家令言吳過可誅
刑文帝不聽及上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
初定天下是第少諸丁弱大封同姓悼惠王王齊七十
餘城庶幾元王子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
封三陽王天下半今吳王以天子之命誅諸侯過自
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以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
新乃益驕而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命諸作亂
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不小削反遲
而禍大上曰善於是是王朝錯因言王戊戌往年為太
后報私殺服舍請誅詔赦王戊戌而錯請上曰王戊戌
與會稽王王印以賣爵有罪削六縣而錯請上曰王戊戌
公卿宗室強議章更制諸侯王今三十章要束之丁列侯
出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卷之十章 拾六 五十二卷
是諸王皆驕見誅削各懷怨望連兵反楚相張敖太傅
史告趙相建內史悍皆以謀叛殺濟北王以城壞未完
兵為內中令劫守不得發齊王初聽約後中悔背諸侯
為吳王膠東菑川濟南吳攻圍北菑趙王遂與匈奴連
兵吳王悉甲士二十餘萬從關東起兵涉河與楚
成師合遠諸侯書罪狀錯誅之其乘勝銳甚而上與
錯議軍錯勸天子自將兵而巳居守徐僂吳所未下
錯言吳不反錯欲因誅之語頗固錯意乃夜見上謂
見上言吳所以反狀因言得召錯不知也方與上調
吳食見吳王入愕然上問吳事吳王曰天下幸甚也今
吳上召吳王即山錯錢煮海為鹽誘天下幸甚也今
事此其計不百全不發何言其無能為乎蓋對曰吳與
諸侯不交吳吳所誘皆亡賴于下命奸人故相聚為亂
臣時難方急錯見上心頗自危問錯語味喜上遂策之
善上問計安出錯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錯曰
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大恨然無可如何上幸
而為益以吳楚相遺書問因曰今計獨斬錯發使赦諸
侯後必地兵可無而月罷罷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

告何受一人不以謝天下乃拜益太常裝治行使吳而
更丞相廷尉劾奏錯不稱主上信而欲破群臣百姓
又欲以城邑召兵無臣子禮大逆無道斬錯錯不自
知上使中尉召錯錯行市中錯衣朝衣新東市意欲以
刑錯錯死吳楚其常羅否郭公曰吳王為久時首領
來聞錯錯死吳楚其常羅否郭公曰吳王為久時首領
矣發怒州地以誅錯為名意豈在錯哉大景錯思諸侯
運大不可制故請州地以尊帝而此萬世之利計也
行卒受大錢內村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
下不取也上喟然曰公言善亦恨之拜郭公為城陽
中尉條侯周亞者絳侯勃子也絳侯子勝之以罪失
侯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河內守亞大封條侯絳侯後
上親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上宗劉禮為將軍軍霸
細柳以薄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市馳入得
下驕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吏士被甲銳刃數百弩
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至軍門無
日將軍令軍中將軍今不聞天子之命無何上至又
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及將軍告曰入勞苦功高
乃傳言關門望門望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中
不得入編 卷之十一 七月十三日
不日介胄之士不拜請以半信見天子馬動亞大封
使人稱詔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
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
其固可擊而虜也至於亞夫可謂死節矣稱善者久之
之目崩時詔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至
是詔條侯將三十六將軍吳楚遺曲周侯寄擊趙
將軍樂布汝齊大將軍資中陽陽齊趙兵條侯乘
大衆傳會兵梁陽乃可制上謂之亞夫曰上意欲
以梁委之紀其糧道乃可制上謂之亞夫曰上意欲
亞夫曰吳王素富饒死士久矣知將軍且必置
人於般也臣之聞且事向神密將何不從此右
去走也中武關抵各陽明不過二日直入武庫擊
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知其計
陽見副孟孟曰士國友互乘傳至此不自意今又以
侯已得副孟孟曰士國友互乘傳至此不自意今又以
淮陽問父終使客客郭郭曰策安出郭曰吳王欲
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為將軍計莫若引吳東使
絕淮泗口塞吳使道彼吳梁相而糧食竭乃全陳

其罷何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
吳楚吳王孫王變與楚遂西收梁陳壁軍乘燕前
條侯不救乃使人散惡條侯侯於帝使人告條侯侯
守便宜不肯行已而梁使歸安國及其死弟弟振
羽將乃得與戰吳兵具吳使歸安國及其死弟弟振
走條侯軍欲戰條侯侯入壁守不肯與吳夜與吳
東南條侯侯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向入
糧絕卒圍乃引去條侯出精兵追擊大破之越人斬吳
王頭以來楚王戊自殺力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詔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徙為濟北王徙淮陽王餘為魯
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濟北王志為菑川王三王之
王使路中大夫告入天子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毋兵
破吳楚今至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其國臨菑者欲重劫
之盟曰若友言漢已破吳楚下路中大夫至其城見
齊王曰齊初聞急陰與三國通路中大夫來乃復守而
守無下齊初聞急陰與三國通路中大夫來乃復守而
樂市亦不至至破三國兵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布
田東止編 卷之十一 八月十四日
引軍會鄒寄破趙趙王遂自殺濟北王以嘗降言於
吳許合此舉事辭聞故自裁齊人公孫優走梁趙此四分五
裂之端也故堅言於吳而中將不以此得遂又非有奇怪以
待非也故堅言於吳而中將不以此得遂又非有奇怪以
不從之端則吳必先廢齊破滅此招燕趙而總之如此
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兵而天下爭衡濟
北獨處且不下使吳楚大與而無助敗破而不救功義
經長繁抵未央於上臣恐諸君守戰者自斃矣料今能
安百姓德德淪淪恩恩加無窮此大王王耳上全亡國下
意於是梁孝王為王言此此王王立楚元王子禮
為楚王立子端膠西王勝中山王後頗聞齊初與七國
謀王將聞懼自殺天子以齊終迫勝非其舉召立其太
子壽為齊王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夏四月立皇子
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冬十月五年春作陽陵陵

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今治獄者務先寬
夏五月秋七月晦前相條侯亞夫下獄死先是栗太子
地震
相國爭之不得由此疎而梁孝王患亞夫擊吳楚時委
梁以難不急按常短之太后太后爲帝言皇后兄信可
候也帝謂讓曰然而皮章武侯侯弟不悛及臣卽位乃
侯之信未得封也太后曰人主名以其許口耳自實長
君在時不得侯死何異子彭越顧盼侯吾其恨之帝趣
信信也帝曰請得與丞相謀之謂丞相亞大曰高皇帝
約非劉氏不王非軍功不信今信彭越后房加少灰之
井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降帝欲侯之
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而陛下假之以何以責
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怒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
盧等五人爲列侯丞相因謝病免頃之召賜食禁中獨
置大噐無勿設又不置肴脔侯心不平顧向食箸帝
嗾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起趨出帝怒日
送之曰此快怵非少上臣也居無何亞大于爲野尚方
甲械百被可素者取庸若之小司錢庫知其盜買縣
官器也老上寢事連條侯詔下吏史清責條侯侯才
御史上編 綱卷之十一 二十八

帝聞然日無以對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
反耶亞夫曰臣小員器乃非詒同謂反史侵之益急西
人不食丞相舍免建陵侯綰衛爲丞相以呂楚二平更
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
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饑寒並至而能
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焉
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
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
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史
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
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隳亂

國史編卷之十一

和富造方士功和仁立太一和教考

匈奴單于襲擊之不克恢坐首謀不進狄死具戌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夏決濮陽發卒

十萬殺決河起龍淵宮四年冬殺魏其侯嬰相蚡卒見事

棘侯薛澤為丞相夏發巴蜀治南夷道發卒治犍門阻

險秋大周太后陳氏廢捕黑巫蠱者皆景詔太中大夫

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

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階六年冬初算商車春穿

漕渠通渭夏大幸雍是歲匈奴入上谷遣市將軍

將軍公孫賀出雲中曉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逐之元朔

二年史上編四卷之十一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

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

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

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

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至闔閭而不薦一人是

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

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

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綱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

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者不奉詔當

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

也當免秦三月立皇后衛氏赦是歲匈奴入遼西將軍

之東夷蘇君二年冬賜淮南王舊川王几杖毋春正

月詔諸侯王願分封與十第國邑者聽朕將親定其號

名事具封建志夏募民徙朔方土父河內之地已

匈奴省將戌郡中城破之卒也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之募民徙者十萬口費數十百萬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三百萬以上于茂陵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不謀而害除從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將軍息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五原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幸甘泉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為丞相封平津侯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春秋雜說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士使匈奴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固惟弘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第一召見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生病不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其病不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之病不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弘之病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臣之病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相食不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位御史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汲黯言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愈益厚徙徙郡國豪傑及皆

詔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年大旱夏六月詔勸學興禮太常爲博士
置弟子員語具學六年是歲春大將軍青將六將軍兵
三千餘級還休士馬定襄雲中鷹門夏四月夏六月
車絕幕人克獲焉封前將軍趙信子收降匈奴右將軍
蘇建亡軍獨脫身自歸躋爲庶人元狩元年冬幸雍祠
置武功將軍龍戰士秋匈奴人代
五時獲一角獸以燎以天瑞改元十一月淮南王安衡
山王賜謀反自殺竟治黨與誅死者數萬人十二月大
先夏詔曰朕聞君者心也民猶支體也支體傷則心惜
恒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休於邪說
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也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老眊孤寡鰥
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
賜曰皇帝使使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第
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絮三斤八十以上米八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
卽賜毋贅聚五月晦始通復事西南夷張騫自月氏
大宛諸國多珍貨而兵弱貴財物而大夏有罪二年
伐其蜀布去蜀徑當可通天子欣然復事西南夷
春三月丞相弘卒以李蔡爲丞相弘爲人忠厚有節
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而故人所善賓客仰不食得其
祿盡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謂焉病甚上書請歸
陳印乞骸骨避賢者路以報曰之者當有功幸有德守
成向文遭遇右武果有是也
位懼不能報惟所使與治者尹之君子善善惡惡

御史大夫會漢大興兵伐四夷時御史大夫張敖空虛承
帝詔請造白金及下錢出告縣錢令鉅象官空虛承
帝詔巧詆以輔法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多天子忘
食丞相取克位天下事皆決於丞相丞相不妄其主隆
帝所下子至自視帝其隆帝如也史云水李文與
却湯所論史事與帝問帝事與帝事與帝事與帝事
日治治論史事與帝問帝事與帝事與帝事與帝事
與帝事與帝事與帝事與帝事與帝事與帝事與帝事
因事見事見事見事見事見事見事見事見事見事
上書告湯與湯不謀告李又上城官會以孝文周座
錢丞相青龍與湯約俱相相念丞相以四時行國
當謝湯無與也至前不謝丞相相念丞相以四時行國
致丞相見知丞相長史史長史王邊是素然湯欲
之時湯請賞田信等與關通相和居物致富三
長史乃與丞相相請信等之事與關通相和居物致富三
又件驚日固宜有會藏官亦窮竟諸事上帝果以湯
妙詐而欺使使入華簿書之湯不服趙禹後至讓湯曰
君何不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皆不秋天子重張石欲飲君自為計同多人對湯湯
湯乃書謝曰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
產不遺五白金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
被誅惡言而所厚葬乎我以此牛車有棺無槨帝聞
之曰非此言不能生此子乃盡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
案高三長史可謂青龍自殺
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長生以趙周為丞相
大雨雪夏大水秋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
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
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
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
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危者具以聞三年冬徒

函谷關於新安夏雨雲閣東都四年冬十月幸雍鄧五
時十一月詔曰朕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
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得孳子嘉其封嘉焉周子南
君以奉周祀立子商泗水王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
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勒邊兵而還十一月辛
巳朔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帝親郊夏南越相呂嘉久見
外志夏秋嘗酎列侯坐獻酎金不如法奪爵者百有
六人丞相周下獄死以石慶為丞相樂通侯大坐誣罔
要斬日異六年冬擊匈奴越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
史定為武都郡柯越屬汶黎文山即還出九原今居
等郡廿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
郡中上編國卷之十一七
將軍行自雲陽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
至朔方臨北河勒兵還祠黃帝橋山遷東越民於江淮
間虛其地春幸緱氏登嵩高遂東巡海上還登封泰山
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改是歲為元封元年二年
春幸緱氏宿留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命從臣負薪塞河隄築宣防宮見博河志故所過從陽
立越祠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觀甘泉宮內中產芝
歌秋作明堂泰山募罪人擊朝鮮擊滇益三年月
雨春作角抵戲魚龍曼曼之屬是歲擊樓蘭車師降
電朝鮮以其地為樂浪臨邑玄菟與

四年冬十月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歷獨鹿
鳴澤抵代還春幸河東祠后土夏大旱民喝先五年冬
行幸南郡望祀虞舜于九疑登瀟天柱山白潯陽浮江
親射蛟江中北至琅瑯並海禮祠所過名山大川春還
太山增封祠高祖明堂配上帝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
計赦夏大將軍青卒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詔州郡察吏
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或國者六年春作首山
宮幸河東祠后土故大旱蝗太初元年三十冬十月
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明堂益遣方士
入海求神僊柏梁臺災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勃
海望祠蓬萊春正月還受計于甘泉二月起建章宮見
秋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十月秋八月
幸安定蝗從東方飛至教煌是歲遣二年春丞相慶卒
幸河東以公孫賀為丞相夏籍吏民馬捕車騎馬秋蝗
後將軍趙充國敗沒三年春正月東巡海夏還修封泰
山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築
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蒙光祿諸亭障張掖酒泉
封廣利四年秋起明光宮冬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
關稅出入者給關更卒食天漢元年十一年春雨白
五原二年春幸東海還幸回中山東群盜竝起遣直指

使者分部捕逐是歲貳師將軍廣利出酒泉因行將軍
幸北地祠常山夏赦匈奴入馬市四年夏立子龍為
昌邑王秋今死罪入贖上七十萬鎰死一等是歲發天
家人出馬市將軍遣長二萬人出朔方將軍李廣利將
太始元年四年春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二年春
幸回中秋早穿白渠八歲死三年春幸甘泉幸
東海幸至琅瑯禮日成山登之眾音浮浮海皇子弗
陵生以趙亡人江克馬水衡都尉四年春幸泰山修封
裂幸不其祠神人交門宮秋趙有蛇出外人也
冬十月幸幸雍至安定北地征和元年四十九冬發三
輔騎士大索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日巫蠱起二年春
丞相賀下獄死劉屈氂為丞相夏幸甘泉人風發秋七
月治巫蠱使者江克部胡巫入皇太子宮發蠱太子白
皇后斬克以節發兵與丞相屈氂戰長安收出亡皇后
自殺八月太子自殺于湖冬亥地震是歲匈奴入三年
春幸雍至安定北地夏丞相屈氂下獄死秋蝗
果遣貳師將軍廣利將騎十萬出五原秋史大夫商丘
捕山多斬虜通至天山虜去降車師而四年春正月
還廣利家以虜收繫降匈奴族其家
幸東萊二月耕鉅定還泰山修封罷萬

士候神人者夏六月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秋八月
日後元元年五十年春幸安定秋地震二年春正月
朝諸侯王甘泉宮幸五柞宮立子弗陵為皇太子大司
馬大將軍光車騎將軍日磾左將軍桀受遺詔輔政崩
葬茂陵始漢承秦滅學之後高祖初崇文學務清靜寧
民至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帝實始好儒始即位舉
賢良方正文學之士策之廷嚮用其俊茂表章六經罷
黜其治申韓蘇張言亂政者下詔言古之立教鄉里以
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
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
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
十以上已有受賜法為優子若孫今得身率妻妾逐其
供養之事詔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省萬人罷死馬賜
貧民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皆以儒親用薦其師
申公遣使者安車蒲輪東帛加璧迎申公以來為大中
大夫與興學明禮修郊祀議明堂律歷改正朔服色事
而太皇太后實好黃老言不悅儒綰臧欲政令一於天
子議請毋奏事東朝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
帝下獄自殺所與為皆廢太后崩策賢良方正下制言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

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賢
良修索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伊欲風流
而今行刑輕而姦政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
膏露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
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惠澤施方外延及群生復下冊言
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朕上嘉
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又
冊言朕夙寤辰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
洪業皆在力本任賢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
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
未始云獲也陰陽錯繆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
廉耻貿亂賢不肖渾駁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
庶幾乎蓋垂意天人古今之統如此當是時行高而恩
厚知明而意美而天子所說儒獨便文靡辭借六藝以
緣飾政治為美觀而志奢多欲中不能自制申公以為
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對不說也無何謝罷歸大儒
董生以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對不說也以爲江都相
中尉汲黯至憤發面質上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帝怒甚
變色而罷朝雖隱忍不加罪而終已不能用當是時漢
興既七十有餘歲矣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

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北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染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高文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從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廩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數年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南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于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賡居皆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音弊以巧法財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改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檐領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帶於邛樊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散反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

更之乃募豪民田園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而滄海郡人徒之費朝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父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漢遣大將軍仍歲出擊胡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達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曰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通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有司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爵得至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祿格沮誹謗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爲於功利矣其明年驃

騎仍再出擊胡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漢得車
三萬乘迎之既至厚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
巨萬先是往十餘歲河決梁楚之地緣河之郡隄塞河
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
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
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
人各歷二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括河天子爲
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
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
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
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音以
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
貧民於關以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
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子產孽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
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
或踴財從貧轉載百數廢居居邑劉氏曰廢居者停
色中以待價徐賣曰有所封君皆低首仰給治鑄者鹽
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音賈於是天
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振之徒自
孝文更造四銖錢縣官往往卽銅山鑄錢民亦間盜鑄

錢不可勝數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金半兩錢法重四銖而
或盜摩錢裏以鑄錢益多而輕物益小而貴則遠方
用幣煩費不省今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請以白
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于侯宗室朝覲
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
以爲天官草如龍地用之如馬人用莫如金其一曰八
兩圓之其文龍曰白選直三千一日重老小方之其文
馬直五百三日復小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
盜鑄諸金錢罪皆死於是以前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
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爲侍中三人言利事析
秋毫矣咸陽齊大農鹽孔僅南陽大治皆故生法既益
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
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
今伐棘上林作昆明池而是時出擊胡財匱戰士頗不
得祿矣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
少府陛下不私以爲大農佐賦頌募民自給費因官器
作者鹽官與牢盆浮食苛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
美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
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
所縣僅咸陽乘傳舉行之而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

道益雜不選多賈人矣商賈以幣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私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異時籌駟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實貨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於北邊騎七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可主之楊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楊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僅於是河南人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以助邊不報罷歸則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給徙民於是天子召拜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以風百姓而孔僅拜大農列於九卿弘羊爲大農丞覓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通貨物矣自造白金五銖錢天下無慮皆盜鑄金錢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終廢不行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犯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遺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

湯方隆貴用事咸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大農頗異誅初異爲濟南長以廉直遷至九卿上造白鹿皮幣以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壁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卻人有告異以它議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屑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有腹誹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譖諛奴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得上林三官專鑄錢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盜鑄者計其費不能出當而鑄錢益少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三官錢凡屬官有上林三官均輸鍾官辨銅於是楊可告緡錢徧天下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其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而天子意慕仙作栢梁臺高數十丈

官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諸官益新置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或富人聞鷄走狗馬戈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辱之而入財者得補郎郎選益衰是時山東被河菑乃數歲不登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詔飢民得就食江淮間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賑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蒲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勒遼兵而歸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既得寶鼎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常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於是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發三河以西騎數萬人擊西羌又赦萬人度河築今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贖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者

今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北馬天下亭亭有畜犗馬歲課息於是齊相卜式上書言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佐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並應而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買貴或滯令民賣賈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因頗以爲言上由是不悅式明年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斂天下鹽鐵乃言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儼費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市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及以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抑使平名曰平準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而栢梁臺災用越巫言大起屋厭勝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焉

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園北太液池中漸臺蓬萊方丈
瀛州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并幹樓複道相傳皆
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祿補官乃罪人贖罪令
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
太倉甘泉倉皆滿邊餘穀及諸物均輸帛餘五百萬匹
民不食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再
百斤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
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
雨天漢中海內益虛耗法刻深告緡均輸益急泰山琅
琊羣盜竝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至殺二十石掠幽
鄉里道路不通上使御史中丞丞相史督之弗能禁乃
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與擊所至
得斬二千石以下誅殺其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年乃
頗得其渠率卒散亡阻山川復聚者往往而羣合無可
奈何乃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爲匿以文
辭避法焉皇太子據者衛皇后子也上年二十九太子
乃生而衛后方寵甚愛之太子性仁慈溫諄少壯受公

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帝爲立博望
苑通賓客從所好故多以異端進屠太子每諫帝征伐
帝笑曰吾當其勞欲以逸遺女不亦可乎居久之皇后
寵衰太子常內不自安帝覺之以謂大將軍青曰漢家
庶事草創加四夷交侵朕不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
討伐中國不安凡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
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求守成之主
孰有踰太子者聞皇后有不安之意信然耶卿可以意
曉之時帝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委皇后平決
還白其最重者時不省也然帝用法嚴太子寬多平反
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皆不悅背毀之黃門蘇
文常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焉帝頗不悅或以
謂太子太子曰第勿爲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會
帝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
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如平時大憐之乃
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初
帝有惑志於僊祠神君內中悅李少君能使物卻老受
其方立太一祠解祠冥羊馬行山君地長陰陽使者等
祠又作甘泉宮畫天地太一諸鬼神祠祀之已見方士
樂大而大說拜五利將軍妻以公主佩四印封樂通侯

夜祠其家神未至而百鬼集說齊人公孫卿拜為郎
後候神大室既封禪泰山滅兩越用越巫言立越祝祠
鬼安臺黷於神如此括封禪書又誅殺果必橫死之厲多有
而方士及諸女巫聚京師得出入宮禁教宮人埋木人
祠祀之為度厄已更相告訐以為咒詛時上春秋高意
多所忌惡嘗坐建章宮見男子帶甲入中龍華門索之
無獲也又嘗疾晝卧夢木人數千持杖來掩擊大惡之
於是丞相列侯皇后女二公主坐巫蠱事夷死矣江充
者本邯鄲人江齊也得過趙太子更名充亡詎闕告趙
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帝見充貌魁岸被服輕靡與語大
悅之拜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近臣充劾貴戚子弟罪
得則令身待北軍擊匈奴貴戚子弟見上爭叩頭求哀
願入錢贖者數千萬帝愈益信用充從上甘泉逢太子
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以屬更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
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
不聽遂白奏帝曰為人臣者當如是矣及巫蠱事作命
窮治充見帝年老體不平恐畏駕馬太子所誅欲遂傾
太子以為功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故
染汗令有迹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因言宮中
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次及后太子宮妻於太子

得木人尤多又中有帛書言不道當奏時上疾瘳暑
世身宮獨皇后太子留太子懼不知所出問少傅石德
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父衛氏皆坐此念
無以自明不知實有乎將巫置之也可矯以節收充等
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
不報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事乎太子曰吾
為子安得擅誅不如自歸命謝上可幸無罪將往甘泉
而充持之急懼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詐為使者收
捕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乃
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廐車
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自衛黃門蘇文懼亡
走甘泉白帝言狀帝曰太子獨恐懼又忿充等故至此
尚無意深罪之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
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乃大怒發三輔近縣兵詔
丞相將之賜璽書曰捕斬反者法自有賞堅閉城門
毋令反者得出太子亦宣言帝病困疑有變謹發兵備
非常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
與丞相戰兩闕下帝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督
軍民間皆譴言太子反故眾不附太子兵敗南奔覆轡
城司直田仁部閉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

子得出亡丞相次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丞相釋不斬帝聞乃大怒下吏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仁要斬方急時太子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孫兵安拜命受節入閉門不出帝聞以爲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亦要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斬隨太子發兵者畢以反法族帝怒甚群下懼不知所出壺關令三老狐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相疑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不得見君父退困於亂臣獨抱冤結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說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然未嘗顯言赦之也太子亡匿泉鳩里主人家主家貧常賣屨給太子事覺吏圍捕王人格闘死太子距戶自經二皇孫皆遇害久之巫蠱事多不驗高寢即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何罪哉上大感動召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已上憐太子無辜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史曰巫蠱之禍當克之幸亦有天時非人力爲建元六年江充之誅見其長安天後漢書卷之六十四江充之誅見其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傾城數萬故太子生長於此與之始終悲夫蒼頡作書止戈爲武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明年帝脩封泰山還坐明堂見群臣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進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帝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時上既

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弘羊言輪臺東捷枝渠犁皆故
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十頃以上處濕和出美可屯
田請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列亭連
城而西以威西國昧死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傳曰每口是重困
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
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
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數萬人王各自
將乃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能力不能復至道上食
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朕發酒
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其遠然軍
餼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所留者其衆師古曰
相與不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
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
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卿大夫與
兵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
史諸大夫乃至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
哉或以爲不足者視人有餘縛馬欲見強易之卦得大
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及太卜龜著治星望氣皆以爲
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也又曰比伐行於隴山必克卦

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隴山詔必毋深入今
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匈奴聞漢軍當
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上及水土以詛軍縛馬斷詛
軍也又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
貳師敗軍士死累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復請遠田輪
臺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
臚等又議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
五伯之所弗爲也今邊塞未正關出不禁障候長吏使
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燒火乏失後降者來若捕
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
復令以補關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
方畧補遺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
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爲農田明休息思富養
民也始漢制重丞相常以列侯有功乃得相及帝之世
高祖之列侯功臣嚮盡而天子方垂意文學魏其武安
雖以外戚顯皆適好儒而武安巧於文辭以得相其後
得菑川人公孫弘儒雅博文又善迎帝意逢之而躬節
儉固恩於是布衣起徒步數年得相以相得封侯自
弘始後踵爲故常而天子所招延文學士嚴助吾丘壽
王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倫竝侍中侍詔每大臣奏白上

令援經書古法雜難之與相糾詰而相亦承帝指開東閣延文學之士與上章造令求得嘗於天子郎不稱見詔輒謝讓以爲誠臣愚不及是也能以恩禮終已帝益斤斤明察銳意於武功猜防丞相御史所爲擅國柄自予也於是彛弘羊孔僅等以與利張湯杜周王溫舒之屬以峻法與所招文學士並列爲九卿更進用事丞相徒齷齪取克位又性嚴峻多誅殺相御史而下往往得重譴坐誅公孫賀以太僕引拜相頓首涕泣不肯受印綬痛急至於此漢亦丞相見天子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至是賀蒲伏祈哀請目免帝意忤自引去不顧賀不得已退受命蓋體貌薄甚而賀終以巫蠱疾也比泉鳩之變帝中內悔可謂曰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閹閹勞特以一言寤主數月取丞相封侯前世未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種踰於前後相始帝尚武功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其後霍光以大司馬領尚書輔政雖付託得人而相權視高文景時肅奪矣

論曰傳有之禮樂歷百年而後興漢興至孝武時合矣卓然表章六經疇咨俊茂廣厲儒學之路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有三代遺風而功不濟於斯民則多欲之爲累也天子不遽啟明恭儉之德內欲熾然海寓煇燦盜賊

繁興而兵禍中于子孫悲夫微輪臺痛恒霍光知時變與民休息殆矣故駱泰禮樂之所從失也

孝昭皇帝帝紀

陸侯謨附

孝昭皇帝諱弗陵河間趙婕妤子也古上捷音接後幸也好音余美通初戾太子死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乃果有爭心斬其使旦辨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動作無法多過失蓋是時鈞弋夫人子妊十四月而生生七年壯顧多奇異上欲立爲嗣以年稚母少猶與者久之已察群臣奉車都尉光忠可任乃使黃門畫同公輔成王朝

諸侯圖賜馬票騎任爲郎侍中出入禁闥二十一年出

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見親信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即漢制竊識視之不失明年上疾病在五柞宮霍光侍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今日殫日殫亦曰臣外國人不光且用臣是使匈奴輕大漢也乃立弗陵爲皇太子

子八明日命大將軍光受遺詔輔政車騎將軍日磾左將軍桀副焉

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凡養省中秋上起雲始元年秋車騎將軍金日磾薨日太子母聞氏弟倫俱爲昆邪王所得以來輸黃門養馬時十四矣久之武帝行將馬後帝列侍日磾與霍從數十人俱葬焉

過殿下衆莫不竊視獨日碑不敗長八尺二寸容貌甚莊馬又肥好帝異而問之具以對即湯湯沐衣以休屠作金人焉祭天主賜姓金氏已益親近遷侍中賜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碑爲敬未嘗有過帝甚信愛之日碑母弟二千石甚有漢上嘉之病死詔賜棺槨其泉官者日休屠王閼氏日碑弟見書常洋鄉之漢上嘉去日碑尸而皆愛焉上弄兒時有旁弄兒或自後擁上頭戲日碑在前見目之弄兒啼泣日碑怒上謂日碑何怒日碑曰也後弄兒壯大不諱日碑官人戲日碑見惡之遂殺弄兒上聞之召日碑頓首謝上以殺弄兒狀上殺弄兒下而心敬日碑初弄兒與日碑同生克善厚衛太子死時何弄兒通力疾戰得封後帝察知太子克族江克何弄兒弟懼及諸逆日碑察其志意非端心之陰伺其動靜與上上下下故父不得發會亡幸休屠官日碑小疾臥病何弄兒弟乃製制夜出殺之史何弄兒上未起而羅從外入日碑奏劇心重立入坐內戶須臾何弄兒自地從病床上見日碑色變走趨入內入兩臂懸危什地日碑得抱何弄兒大呼日弄兒何難反上驚起左右拔刀欲格之上恐中口單止勿格日碑持胡投何弄兒下命傳之治帝伏事日碑自任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

年賜出官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官不有甚焉慎如此以捕及者功封侯日碑以帝女不受封爵謚敬侯子貴女大將軍女霍氏事有萌道故廷尉王平等芽賞上書去妻得不傳國者七世

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冬二年春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耕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詔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三年春二月有星孛於西此冬十一月朔日蝕四年春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辭訟在後元二年前勿治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今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五年夏罷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

馬上等機關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詔曰朕以眇身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罷詹耳直番郡六年春上耕于上林罷鹽鐵榷酤不得舉火詔以邊塞濶遠取水水隴而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煖爲泗水王戴王前亮以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相內三月賜史不奏上聞憐之以得立相內史皆建論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秋七月晦秋八月改元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舉左將軍上官桀桀子票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桀安弘羊等伏誅賜燕王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諸呂謀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攬劍摧鋒從高皇帝聖舊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

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奉職不謂即自經鄂主亦自殺詔赦王太子長公主子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吏為桀等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二年夏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二百萬石願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救粟當賦三年春罷中牟苑賦貧民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置於食朕虛糜倉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母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四年春正月帝冠見尚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母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賦未入者皆勿收丞相千秋卒以王所為丞相夏四月孝文正殿火上及庫臣皆衣服大不敬會赦免五年冬十一月丞相訢薨六年春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救粟當今年賦冬以楊敞為丞相元平元年春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城外縣耕桑者益衆而百姓不能家給朕甚慙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計三

星皆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十一六月葬平陵帝初即位少未任聽政承武帝抑損丞相權丞相不得與受遺輔政相千秋謹厚退讓不干政政事壹決於大將軍大將軍念天下當煩弊後欲脩文景之政息天下於無為諸所下詔書無慮皆宣布惠德安輯休養功濟于萌庶性凝重持大體殿中嘗有怪中夜群臣自相驚光慮不測召尚符璽郎欲收璽郎不肯授光奪之即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尤其義之明日增郎秩二等徙侯日磾子當建徙丁俱侍中與昭帝齒畧同與共卧起及賞嗣侯佩兩綬帝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帝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耶光曰不在高帝約非軍功不侯其守節如此或說大將軍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而背宗室不與其職以是天下不信卒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上春秋富宜進用宗室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乃可以免患光曰善乃擇宗室可用者辟彊長樂二人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每公卿朝會光輒謂丞相曰始吾與君侯受先帝詔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光使母負天下相千秋唯唯終不肯有言也宗正丞德妻死光欲以女妻之德畏威滿不敢取侍

御史逆光意以爲望德不受女卽劾德誹謗下詔獄免
光聞乃大恨白守青州刺史尋召復宗正蓋公正如此
初大將軍旣受遺輔政燕王旦忿失職不得立而鄂邑
長公主素驕比而疾大將軍左將軍桀子安本光子壻
也安有女年與帝相配請光以配帝不許請長公主許
之侍立爲皇后安封桑落侯長主內行不脩近幸河間
丁外人爲外人求封幸得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主者
光不許求光祿大夫令得召見又不許內慙恨桀自先
帝時爲九卿位光右及父子並將軍皇后親安女光外
祖顧專制朝權已不得壹有爲御史大夫桑弘羊自先
帝時爲國興利以自功顧盡反其爲竝深心害之於是
詐爲燕王上書言先出郿肄卽羽林於道上稱蹕擅調
益莫刑校討專自恣疑有非常臣願歸符璽入宿衛察
變桀伺光休沐自從其所奏之冀從中下其事書奏帝
持不肯下明旦光聞止畫室中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
先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
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肄卽屬耳調
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
尉時帝年僅十有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
桀黨與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輔朕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謀爲逆計令
長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燕王至
又伏兵殺之而立桀事覺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皆伏誅
當是時光威震海內念以朝無舊臣國有大故而已獨
當秉恐疑天下心以尚書令張安世自先帝時志行純
篤曰用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又以太僕杜延年
有忠節寬吏民上書言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
試官者至擢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
抵其非法朝廷稱平及帝崩無嗣武帝六男獨廣陵王
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
不用大將軍疑之卽有上書言周大王庶泰伯王季
文王余伯邑考立武王唯所宜卽廢長立少可也廣陵
王不可以承宗廟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卽
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徵昌邑王賀與器賀武帝
孫昌邑哀王髡子也好內淫于敗武帝之器中尉王吉
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
仁義之隆也山陵初復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
館園池戈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
意諸侯骨肉莫親於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
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

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剛毅有大節內諫爭王外責傳山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刺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嬖人王嘗與駱奴宰人狎戲無度遂入見膝行前涕泣其哀左右侍仰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哭遂曰臣哭社稷危也願賜清問竭臣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謂儼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遂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數日皆遂去王嘗視大白犬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威言在側者盡社狗也去之則存不去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天仰嘆曰不祥何為數來哉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何等篇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

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曰中發哺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王吉奏書諫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器徵宜日夜哭泣悲哀慎無有所務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八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東都門遂曰禮犇器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大王宜下車鄉關西面哭盡哀王哭如儀王既立為天子愈益驕諫不復聽與近臣飲食作樂關虎豹召皮軒車力流驅馳東西淫戲無度昌邑官屬徵至皆超擢拜官龔遂諫不聽太僕丞張敞上書曰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以觀化聽風今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過之大者又不聽大將軍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深計定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未央宮既集光

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涕泣而去即楊雄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權燕上官之鋒處興廢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

班史論曰昔周臣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執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克實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由吏上編卷十二

二定本

由吏上編卷之十三

盱郡鄧元錫纂著

漢宣帝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帝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緥猶坐繫郡邸獄而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心知皇太子冤又重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條中都官獄繫者無輕重皆赦之內謁者令郭穉夜至郡邸獄吉閉門拒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上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劾吉拒命武帝聞之悟大息曰天也因赦天下皇曾孫歸無所吉聞史良娣有母兄在載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逮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皇孫養視甚謹為聘暴室燕夫許廣漢女妻焉曾孫依許史而受詩東海濮仲翁高材好學亦喜游園雞走馬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以是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失得及昌邑王廢廷尉監吉時官光祿大夫奏記大將軍光言將軍事孝武皇帝

受襁緦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海內憂懼欲
亟聞嗣主發喪之日即以大誼立後所立非人復以大
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群生之命在將軍一
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
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皇帝曾孫病已今十八九
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
龜謂宜褒顯先使入侍今天下昭然然後決定大策天
下幸甚光善之定議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
八帥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
皇帝及祖宗子萬姓皇太后遣宗正德迎曾孫就齋宗
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楊武侯群臣上璽綬即
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故本上所以立固命
倚伏一不可測知而丙博陽終始擁全霍博陸立明安
宗社不內顧其私均古大臣之誼也丞相敞薨祭義爲
丞相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慕用昭帝召見敞敞光
制者光曰以爲人主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本始元年
師當相何謂云云遣使者持節詔郡二千石謹牧
養民而風德化論定策功益封大將軍萬七千戶車騎
將軍富平侯安世萬戶故丞相安平侯敞嗣子忠今丞
相陽平侯義等而下邑戶各有差詔故太子在湖未有

號稱織時祀議專論置園邑有司奏禮賜人後者爲之
也之義也臣下爲孝昭皇帝後承嗣宗之祀親臨日
歲考每曰故昭皇帝太子諡曰戾史良弟曰戾夫人皆
改葬焉後追尊許氏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之喪司農卿氏延年許增椒直盜取錢二十萬萬然
家所告卿史大夫田延年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議以
覆通當廢爵也持并田子卿之言大事不成卿以愚
言自大將軍率得寬延年言之光光曰誠然卿勇上
當發大議也卿卿往就獄公議之廣明以語延年延年
曰卿寬我耳何而夏尋孝武皇帝廟焉世宗所幸郡國
皆立廟樂使使者上書請救曰願哀憐小主詔大從
東郡三年春正月皇后許氏崩夏大旱詔郡國飭旱甚
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食者毋收事盡四年六月丞
相義卒以草賢爲丞相四年春詔歲不登今太官損膳
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丞相以下至都官今丞上
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民以車船載穀人聞者毋用
傳三月立皇后霍氏赦夏郡國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列
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母
有所諱今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
有可蠲除安百姓者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帝
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地節元年五年春假郡國貧
民田有星李夏詔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若有賢材
改行勸導其復屬使得自新十二月二年春三月大將

軍光薨葬霍宣成侯詔曰大司馬大將軍霍宣成侯
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
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安宗廟天下蒸
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後世曉其爵邑世
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夏五月上親政三年春詔曰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
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異等其秩成
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詔假公田貸種加賜繅絲孤獨
高年帛二千石嚴敕吏謹視遇毋令失職令內郡國舉
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夏立于夷爲皇太子太子外郎
以爲太子少自使其弟中郎將霍光太子家帝以問
疏廣廣對曰太子少自使其弟中郎將霍光太子家帝以問
親外家且上子官屬已備後使使太子家示恩所
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語還相免冠賜
此非臣等所能及丞相賢致仕
金安車駟馬罷就第
丞相賢致仕
以御史大夫相爲丞相秋地震詔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能箴朕失匡朕不逮者母諱
有司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
民郡國官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勿
算事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農興念慮萬方
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
姓歷載臻茲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

與其今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十二
月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寔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
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廷
史與郡縣獄吏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
務平之以稱朕意四年春封外祖母號博平君故鄣侯
何曾孫建世爲侯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不得至是始
得王姬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計
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
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
父母父母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夏五
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
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
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
匿妻大父母匿孫孫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秋七月大
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
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
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平等謀逆皆伏誅皇后霍氏
廢九月詔曰朕惟百姓性失職不賻遣使者循行郡國問
民所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聞之今年郡國
頗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
下鹽買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

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死獄中何
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
若瘦死者所坐若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開元
康元年九年春作杜陵陵鳳凰集郡國赦天下徒賜勒事
吏中二千石以下爵二級民一級加賜鰥寡孤獨孝弟
力田帛所振貸勿收夏立皇考廟益奏明園戶為奉明
縣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勃等百二十六人家子孫令奉
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秋詔曰朕不明六藝
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正
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能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
石各一人已復詔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
以憂民二年春立皇后王氏上欲立后徵艾霍氏欲立
立焉夏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
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
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
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
方黎民將何所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
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
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
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詔

自古天子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上書觸諱犯罪者朕
甚憐之其更諱詢三年春以神爵數集大山陽諸王
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二月詔曰蓋聞
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恩榮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
為海昏侯詔曰朕微眇時御使大夫丙吉中郎將史玄
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
及故掖令庭張賀輔導朕躬條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
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弟子中郎將彭
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吉曾玄延壽爵皆
列侯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功皆受官祿田宅財
物各以恩深淺報之自先帝時積官勞遷至今
今民夫上書自陳寔有阿保功章上掖庭令考問則
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督則諸御史府視吉吉識則謂
日汝嘗生養吾子不謹督答汝安得有功得消城功
雖陽郭微卿有勞耳分別奏相勞若狀詔求城功
見問召子孫皆受厚賞免則人賜錢十萬親
不言大賢之封轉陽侯邑千三百戶封疾病命使人
加拂而封爵其主在吉上同辭優詔不允太子
太子孫侯勝口臣聞有陰德者必蒙其報及其夏令三
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四年春詔曰朕佳
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
灋拘執圜牆不終天年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
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大中大夫驪等十二

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
與倫之士秋八月詔故右扶風尹翁歸廉平鄉正治民
異等賜其子黃金百斤奉祭祀是歲賜大司又求高祖
功臣適後賜黃金人二十斤大司馬衛將軍張安世薨
葬依敬侯初安世疏乞骸骨詔報言將軍年老疲癯雖
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
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
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薨
閉卹勤儉焉比年豐茂神爵元年帝一春正月幸甘泉
郊泰時三月幸河東祠后土以金銀玄板降郡國神爵
二級民一級縣官郡國祠后土以金銀玄板降郡國神爵
母祖西羌反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克國還擊將軍許延
壽擊之六月有星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
與兩將軍俱秋罷擊羌兵聽後將軍克國計留屯田湟
中二年夏羌虜降後將軍張掖還置金城屬國處降羌
其或狄志秋匈奴單于三年春三月丞相相楚魏憲
侯夏御史大夫吉為丞相秋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
今小吏皆勤事而祿奉薄欲其母優漁百姓難矣其益
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四年春鳳皇甘露降京夏詔曰
賴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助貧窮
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
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秩中二千石賴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賜爵及皆
各有差五鳳元年帝十七年幸甘泉郊泰時冬十二年
春幸雍秋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
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
不得具酒食相召是廢鄉黨之禮今民亡所樂非所以
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三年
春丞相吉薨葬丙定侯子顯嗣侯始顯少時嘗從
由史大然曰宗廟至重而不敬慎亡吾體者以顯也
衣吉大然曰宗廟至重而不敬慎亡吾體者以顯也
夫人焉言乃後已甘露中顯有罪削爵關內侯元帝時
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見丞相吉見孝宣皇帝
帝以是曾孫在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離臣尊日再視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臣大郎既遭大赦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生官使誰
移書京兆尹尹思賢以私錢饋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滿當去皇孫思賢以私錢饋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以所得食米肉月以給皇孫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青陽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之端而微報其仁臣內結心也雖介子推割肌
存若不以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
謙謙則去臣辭專美歸於組微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錢吉封轉陽侯臣恐有功不著吉子顯子顯文有爵臣恩
巨恩欲終不言恐有功不著吉子顯子顯文有爵臣恩
丞相御史大夫黃

帝古今無二威重於天子而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
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兩女壻爲東西宮衛
尉昆弟諸壻外孫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
體根據於朝廷公卿請立皇后省心擬大將軍女未有
言上乃命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皇后而大將
軍以後父廣漢故賤庶人不宜侯歲餘乃封昌成君
已光稽首歸政帝謙讓推委敕諸事皆關白然後奏御
每朝見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又明年皇后當娠病大
將軍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使女醫淳于衍搗附子
爲丸飲之有頃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顯
怒急具語光光大驚欲自殺舉猶豫不能忍奏上署衍
勿論而帝以後同攻苦困阨悼痛甚而竟立大將軍女
爲皇后及大將軍疾病帝自臨問爲涕泣薨帝及皇太
后親臨喪太中大夫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
千石治莫府冢上皆如乘輿制度帝既親政樂平侯山
領尚書事御史大夫相以新失大將軍欲逆閉霍氏權
因許史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
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今光
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握兵
號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隔香

放縱忍寔不可制宜有以損奪其權固萬世之基全功
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
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
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及皇太子立霍顯聞怒
不食曰此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顯乃當爲王耶
復殺后毒太子召賜食以法阿保輒先嘗后挾毒不得
行當是時霍氏驕帝內不能平而給事中數燕見言事
史氏奏封事者不關白尚書群臣進見召對者獨往來
無期霍氏深惡之而上亦寢寢聞霍顯殺共哀后事矣
於是徙光子壻明友勝廣漢爲他官而以張安世爲衛
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咸屬焉諸領胡越騎羽林及
官衛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爲之以霍禹爲大
司馬陽尊重亡印綬罷就第未幾雲山坐舅竟交通諸
侯王亦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
夜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
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
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
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攝政七年耳而
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
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

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顯制之所生也
朝臣宜有明言陛下褒寵故大付軍以報功德足矣聞
者輔臣顯政貴戚大威君臣之分不明請霍氏三侯皆
罷就第衛將軍安世亦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
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引義固爭然後許
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
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眾
之得者也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
必有畏懼之心夫使近臣自危非安計也臣敞願於廣
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書不能
述惟陛下察上其美共計然不召也於是霍氏果恐
急誅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而下燕丞相入則使朋友
廣漢承皇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連坐
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後十二歲霍后從雲林
入廟大將軍光驂乘帝內憚懼若芒刺在背後衛將軍
光世代帝從容肆體其安近焉故伯霍氏之禍萌於
驛乘云先是茂陵徐生上書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
之宜以時抑損其權大者不可不遠必犯上霍氏乘
難曰又天下害之又何以犯上不亡何待書上報
聞至是人益怨生上書曰臣聞客曰過土人者見其
道突旁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火突遂從其新不者且
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
是學子誦酒諸人焦溺者半於上竹筒各以功火
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卿使聽客之言費
牛膏終亡大患今論功而責賓主突徙薪無恩澤而
燒爛者上客則主人乃竊而議之今茂陵徐福數上

霍氏之禍宜防之使禍不致也
夫相倚毗之而權重始復歸中書丞相以下每五日各
以其職敬奏隨考試其功能侍中尚書以功勞遷及有
異善者厚賞賜充加意吏治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
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咨問觀其所由退
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由然又
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
欺罔乃服從其教故二千石有治効不輒遷以重書勉
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選諸所表以次用
之漢世良吏於是為盛屢詔慎重刑獄每季秋請讞常
齋居決事關重慎而刑獄始平賞信罰必綜名核實由
是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真有苟且之意當其
時政事文學法理之臣各效其行能下至技巧工匠器
械自元成間少能及之而吏民安值匈奴乘亂推亡
固存單于慕義稽顙稱藩功軼於上世焉
論曰孝宣帝所以能政治光美隆施後世若此者以舊
為小人與閭閻窮苦惇獨俱知治本所由蓋是時漢全
盛且百年於天道豐茂盈成物幾可材矣而天子引

繩墨御群下斤斤所以爲治一主於成民世稱其見效優於孝文有以也耳或頗以薄儒術遵用申韓言爲疵豈謂時務哉且綜核固全盛世之樂石時爲君者也

魏丙二相謨

魏憲侯相濟陰定陶人字弱翁丙定侯言字少卿魯人也相少學易爲郡史已舉賢良高第爲茂陵令而吉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稍至廷尉監相令茂陵時御史大夫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遷河南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子爲雒陽武庫

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且獲罪自免去相使椽追之遂去不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歸大將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三千人遮大將軍言願復留作一年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訟相寬然大將軍終以武庫令事下廷尉獄繫喻冬乃解復守茂陵令遷

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多所貶退定侯吉時爲光祿大夫與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爲感威已復爲河南太守宣帝即位徵司農大將軍薨得親用給事中居久之得相相以爲古今典制漢興以來國家便宜大政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書等所言類可施行又采易陰陽明堂月令數條奏請行帝納用焉其奏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知能淺薄不知國家大體時用之宜不能奉明法廣教化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有饑寒之色爲陛下憂臣相罪萬死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遺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昧死奏詔書故事凡十三事臣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大山東郡漚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拯得蒙更生於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歛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

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早圖其備以撫海內
臣聞陰陽者王事之本郡生之命自古聖帝明王未
不繇陛下恩澤甚厚而災氣未息恐詔令有未合當時
者也願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
所職帥繇先帝盛德以和陰陽元康中議臣以匈奴衰
弱宜出兵擊其右地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
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謂之應兵兵應
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謂之忿兵兵忿者以利人土
地貨寶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
欲見威於敵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
也問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置意中今聞諸將欲興兵入
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邊郡困乏父子共牛羊
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
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
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
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
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不憂此乃
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

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相居位每
敗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或有逆賊水旱災變郡國不上相輒先白奏之與御史
大夫吉同心輔政上並重焉相爲人嚴毅而吉中厚寬
好禮讓焉相掾史有贓罪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
案驗於官屬務掩過揚善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
得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
名吾竊陋焉故不爲也有馭吏嗜酒數通蕩嘗從吉出
醉歐丞相車上吏曹白請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過士
令此人將何所復容第忍之是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會
驛騎持赤白囊走公車馭吏邊郡人出適見之知焉邊
郡發奔命書也則隨驛騎走公車刺之知庸入雲中代
郡遽走還府詣丞相白狀因曰庸所入邊郡二千石長
吏有老病不任兵者宜可豫視吉曰善召東曹掾科條
邊長吏年力任兵不任兵如吏言未竟上召丞相御史
問庸所入郡長吏吉條對甚悉御史大夫卒遽不詳知
以得讓而吉見謂愛職思邊馭吏力也吉出嘆曰士無
不可容鄉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人固各
有長也吉嘗出逢清道群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
前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駐車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

矣祿史怪丞相前後失問以問吉吉曰羣關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是以問之時去古未遠相陳時令吉知大體蓋猶以天道為王事如此及吉疾病上自臨視問曰君即有不諱誰可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自知臣愚無所能識上固問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國家法度習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明天下自以為不

寬太僕陳萬年養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三人行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許諾後三人者居位皆稱上歎吉知人

論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魏丙有聲斯時也黜陟有序眾職脩理海內興於禮讓豈虛乎哉抑高平其大矣

漢元帝帝紀

元帝諱宣帝太子也母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八歲立為太子壯太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見誅

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無已脩申韓術然宜用儒宣帝作色怒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任已而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淮陽王明察王母張婕妤方幸用欲代太子然終念少依許氏與太子俱從微細起而共哀后崩非命弗忍也久之拜臺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諫爵於兄欲以感喻淮陽太子遂安至是即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即成王皇后

初元元年春正月

華杜陵故侯王

公王列侯黃金二千三月立皇后王氏以三輔太常

郡國公田父死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

封外祖父

平恩侯所子

同產弟

夏詔曰朕

承先帝聖緒

獲奉宗廟

戰兢間者

地數動而未靜

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

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

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六

合之內和親庶幾乎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希古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

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室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陵湖
池屬少府者假貧民勿租賦至三縣三縣者租賦一
二四更民五十四縣者租賦一秋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
饑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聞者陰陽不調黎
民饑寒疾疫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克入舊貫之
居其令諸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減樂府員太僕減食
馬穀水衡省食獸肉二年春行幸其泉罷華門乘輿狗
馬水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休飛外池飲龍其增徽得
池有嚴藥池田假貧民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
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
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與並臻連年不
息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
飾壞敗灋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
裂水泉涌出惟天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深惟鬱悼
未知其序聞者數歲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
辟朕甚閔之群國被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
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丞相御史中二十石舉
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夏四月立子鶯
為皇太子賜天下後者爵一級列侯五大夫錢有差秋詔曰歲比災害民
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

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
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憂之其悉意陳朕過毋
有所諱賜故前將軍蕭望之爵關內侯冬望之自殺三
年春罷珠厓詔曰珠厓屠殺吏民背叛為逆今廷議者
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思惟
議者之言羞戚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
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孰急
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
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勦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
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者便處之不欲勿強珠厓
詔曰珠厓中平數年壹反下廷議欲大發軍擊之待
之珠厓內屬久矣今昔時逆節而云不當擊長發夷之
賦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也朕昨死明心卷臣聞
亮舜聖之成也禹入聖域而未優故孔子稱堯曰大
部曰蓋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
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徼迄于四海欲與蠻貊
其宜哉丁成王朕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遇江黃西不
遇氏羌而不過蠻荆北不遇胡方是以煩聲並作觀聽
之數成其生也當氏里九譯而創此非其華之所能
致也以其衰也南征不捷桓桓其難孔子定其文以
至於秦興其遠攻外內不睦而天下不寧其害然也
南不遇閩越北不遇匈奴而天下不寧其害然也
長城之設至今未絕賴聖漢救濟百姓命平定天
下至孝文皇帝問中興未安便武行文則斷獄數百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朕
在前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隨行日三十里朕受
理馬獨洗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

賦也其今四方毋求來獻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
之路其則臣之倡發矣夫後言威色則賢者隱處法臣
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文帝不行故謚焉孝文朝爾太宗
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平城之書錄可賴以來教為
東宮籍兵馬因富民以懷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
和南海以爲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鹽鐵酒
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此之時寇賊起軍旅數
發父戰死於前子傷於後女子棄亭郭孤兒孺於道
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開東關東人者
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手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
路人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成妻賣子法不能止此社
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惜呂之忿欲驅士衆擗之大海
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收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
云動爲艱難自古而患之矣何則復其南方萬里之
發乎駱越之人父子可川而浴習以鼻飲與禽獸無
異本不足御縣直也顧顧勞瘁瘴海之中霧氣多

夏茂陵
白鶴館災詔曰乃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
咎在朕躬群司又未肯極言朕過將何以寤焉百姓仍
遭凶厄無以相振加以煩擾乎苛吏拘牽乎微文不得
求終性命朕甚閔焉其赦天下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
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永惟烝庶之饑寒
遠離父母妻子勞非業之作衛不居之宮非所以佐陰
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
奏毋有所諱有司勉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
明陰陽災異各三人四年春行幸甘泉郊祭時五年春
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當如雅夏四月有星以直

馬御史大夫令太官母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裁
無乏正事罷角抵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罷齊三服官
北假田官並鐵官李斐曰林獻冠銷鐵馬首服詔博士
第千母限負廣學者省刑罰十餘事賜宗室子有屬
二聖三老考者人十匹第者力田三除光祿大夫以
匹縣察孤獨二吏并十牛酒御史大夫貢禹卒謝司未
下至即中保父母同產之令御史大夫貢禹卒謝司未
光元年六春中甘泉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
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
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
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吉士墮蔽重以周秦之弊
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
辜其赦天下今厲精自新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
食如貧民賜吏之百石以上五大夫勸事吏爵二級為
食如貧民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石牛酒縣察孤獨年
霜三月雨雪秋水相定國罷二年春二月赦天下以災
民爵女千戶牛牛爵縣察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長
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二千石以下至中郎官長
吏秩萬石以韋玄成為丞相三月日食下詔曰朕戰戰栗
栗夙夜思過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妻敕公
卿日望有效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
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是以氛邪歲增侵犯
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乃三月壬戌日有蝕之天見

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
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夏條責丞相御史詔曰即有從東
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道不言耶
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
今年歲未可豫知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
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否各以誠對母有所諱賜司隸
校尉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
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秋西三年地動雨
大四年夏東漢災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
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掩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
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違民心未得公卿大
天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
乃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公
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脩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
意無有所諱冬置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
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
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
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
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
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勿置縣邑

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今明知之又罷先后父母奉邑在郡國者五年春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扶頽川水川流人氏建昭元年十一月春上幸白城羣飛蔽日從東御幸至枳二月春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四月太皇太后上宮氏崩冬三牛夏丞相玄成薨以匡衡爲丞相以言西域副都尉甘延壽刺校尉陳湯燭其首傳四年春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夏遣誅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行立之士藍田地沙石滙水水安陵岸崩雍涇水水五年春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勦力自盡之時也禮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六月晦日蝕以上疾疫疾困復昭帝后衛竟寧元年十月有春勾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思后園後孝惠皇帝寢廟園夏五月壬辰帝崩秋七月葬渭陵陵大上孝惠孝景皇帝廟號孝文孝帝寬弘恭儉好儒術委用儒生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言直者多進見具蒙煦燠人人自以爲得上意而上韋制文義優游不斷中書今石顯弘恭以閹人習文滌典樞機用事自宣帝而來方士即位時前將軍蕭望之先祿大夫周堪本

以師傳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匡正上甚鄉納望之白以爲中書政本宜得通明公正之選處之自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非國舊制宜罷中書宦官以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而恭顯等以爲爲已發也大恨之與車騎將軍史高比而傾望之等會稽鄭朋行傾邪始附望之望之接待以意后絕不與通朋怨恨與符詔華龍承恭顯意告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下詔史高請恭顯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對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令出視事恭顯因推將軍高使爲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開於天下而先驗師傅宜因決免於是收望之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而擢朋黃門郎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給事中朝朔望秋徵堪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時上器重望之不已欲倚以

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懼使外親上變事言宜退
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通賢者之路書表恭顯
疑更生所爲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獄論誣罔不
道免爲庶人是歲冬望之子產駒中郎役亦上書訟望
之前事事下有司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辱白望
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
歸非於上失大臣體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屈於
牢獄少塞其怏怏心則聖賢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大傳
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
必無所憂乃可其奏顯等封付謁者令召望之手付而
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嚴之使者至望之
欲引決夫人止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節俠士勸之於
是望之仰天太息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老入牢
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請朱雲曰游趣和樂來卽飲
鵠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
殺吾賢傳是時大官方上食上爲卻食流涕哀動左右
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居
數年堪猛更生等稍進用更生懼其傾危因災異條上
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
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

雖在幽囹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
忠臣之義一摠愚意退就農畝死亡所恨臣聞舜命九
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
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
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
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
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
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
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
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
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禴禴又曰貽我釐麋釐
麋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
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
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
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龜勉從事不敢告勞無
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

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憂矣曰日月鞠凶不用
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
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岍而
公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
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
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
弑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
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出奔傷禍殃自此始
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周室卑微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虢二
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
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虞有域蜚鸛鵠來巢
者皆一見蜚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
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蝗蝻
螟螣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
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
召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

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客使得並
進今賢不肖渾淆黑白不分邪正雜揉忠諫並進章交
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譖轉相是
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
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
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
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
夫秉權籍勢之人子牙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
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霜雪
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
夫邇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
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
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
之教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平原其所以然者讒邪
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
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
意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
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
亨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

子道畏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則事消與易同義昔者條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駁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公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卑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由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此問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而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

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聚賢至類相致也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欽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成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照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豈吝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進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遁所聞竊惟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謹重封昧死上上意頗悟而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恐更生等已堪猛以日食左遷復召領尚書無何堪卒猛竟以譖誣自殺而更生遂廢未光物可與日青上書者迎紫之符長安令楊興以材中常稱譽堪上內堪欲倚興為助乃問興興曰斷斷不可不可先祿動何事無便巧應上意疑堪因顧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此此廷自州里皆不可也所見與人則以堪為善誅故言不可誅獨為國憂也上曰然則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食邑勿令興事事校計諸葛豐言堪上發怒而左遷堪河東大中丞堪里舍後三歲夏六月辛酉關災其海日

故舉之亂正先趣之惟陛下母使臣塞渭水之異當正
先之死為姚平所笑至陝又言議者欲隔絕臣而陛下
聽之此豪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也唯陛下母難
還臣而易逆天意已竟坐與淮陽憲王舅張博漏泄省
中語徵下獄論棄市妻子徙邊當是時顯與中書僕射
承梁少府五鹿充宗諸黨友倚附者皆寵民歌之曰宋
耶石耶五鹿各耶印何疊疊綬若若耶刑賞大紊曲直
倒置孝宣之業衰焉
論曰嗟夫臣主之際豈不至難也哉蕭太傅周光祿元
壘帝以師傳恩隆重矣京生見親得造膝深語不可謂
千載一時哉竟皆困於讒以死况疏逃耶傷哉主不明
武即仁儉靡益於治亂之數如此夫
兩史上編卷十三 三定本

兩史上編卷之十四

時錄元錫纂著

成哀平帝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孝成帝諱鸞元皇后王氏子也自元帝太子時生為世
嫡宣皇帝愛之字太孫常置諸左右及為皇太子好經
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有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
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廼度還入作室門帝遲之問故
以狀對帝大說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定陶恭王有材藝
母傳昭儀又絕幸元帝晚被疾留好音樂置鼙鼓殿下
自臨軒檻上墮銅丸撾鼓聲中嚴鼓之節左右及後宮
習知音者莫能為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中庶子
史丹以駙馬都尉侍帷幄見親乃言曰凡所謂材者敏
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
之間則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嘿然笑其後
中山哀王薨太子入弔哀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
大帝望見太子感念王悲不能自勝而太子前殊小哀
帝意大恨退發恚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
父母者乎丹時護太子家即免冠頓首謝曰臣誠見陛
下哀痛中山王至感損太子當進見臣竊戒為母涕泣
感傷陛下心罪乃在臣臣當死帝意乃解已疑疾傳昭
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見疾稍侵意

忽忽不平數間尚書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元舅陽平侯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懼計莫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視疾候上間獨寢直入卧內頓首青蒲上涕泣言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歸心臣子見定陶王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憂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誠審若此公卿以下必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從見丹涕泣言切至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勞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能不念子然無有此誠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可違何言駙馬都尉安所受斯語丹即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慰納丹曰病後加恐不能自還幸善輔導太子丹唯啼而起太子由是遂定及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葬渭陵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以葬皆非禮不宜用奏可敕建始元年春丞相御史奏中書令顯并黨與罪狀顯兒官歸故鄉憂懣道死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顯附

列侯至吏二千石黃金宗室諸官吏十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屬籍者三老率力田保家孤獨鰥寡各有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諱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六月有青蠅無數集未央宮中九月有流星光燭地長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九月大風拔甘泉時中大木十圍以上詔郡國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始郊祀長安南宮具禮儀志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二月北宮始祠后土于北郊之皇后許氏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天子一娶九女所以尊卑重也舉其幼壯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帝從之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如有貞淑之行則有聖賢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由史以上編 國卷之十四 三十一

月朔日蝕夜地震未央宮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之士待詔谷未封曰臣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
後宮盤樂遊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首不立於微降
而大極至災異之發多乘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
戊申日食安女之分地來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
丁寧陛下朕不遠直反求諸身意豈敢下志在門
未郵以事不煩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
如事上妨聯嗣與經曰皇初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
極是謂不君時則有日月亂行淫下踐至中之作多天
下主奉帝上之職以統率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
誠謂意於正身勉勵力行損燕私之問以勞天下放
去淫溺之樂罷歸儒優之入統却不享之義慎節房田
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
性經曰率自今嗣子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訓惟正之
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主事綱紀失
厄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防正二女以營至德楚生
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于褒姒周德墜下魯桓公
勢齊女杜以傾國諸宮之以此尊卑之序貴者不
因史女編 卷之拾肆 三 月拾三 時
侍族姑專寵以絕驕悍之端抑褒周之 賤者咸得
進不倚厥職以廣進退之統 皇白年之 慈孝官親
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才不
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安智善在左右昔前
紂言而帝命惟允四輔輔成王斯有過事誠正左
右齊栗之臣戴金紫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
之道知居臣之義濟濟謹平無傲嚴整之過則左右
肅艾望僚仰法之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
左右正而百官任官也治天下者尊賢多功則治
建功則誠誠審思治人之術樂得賢之論治選士
以試於陽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口定德無用比周之
虛譽母聽浸潤之譖則花功簡職之吏無敢傷之憂
此治邦之符不得即工小人日銷後 日經曰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以事俊又在官未
功賞得於前象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中竟遭洪水之災
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達之道微而無中時之難者
厚恩深德然於下也泰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
莫甚乎殘酷吏行殘酷也夫運天宮傳為上惠於下
惡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

無有所諱秋復太上皇寢廟園 給事中平當言太上皇
是帝亦以無 減死刑省律今二年 春正月沛郡夏封舅
譚商立根逢時皆列侯三年 春建武元年八月晦日食
年春 句奴單于來朝赦天下 徙賜孝第力田 遣光祿
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潁河郡毀傷困乏不能自存
者財振貸其為水流壓死不能葬者令郡國給槨槨葬
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宅郡國在所冗食之 如淳
著人問 謹遇無令失職舉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臨
給食之 夏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憂卒以張禹為丞
相山陽水生陽朔元年九月春二 二年秋關東大水詔
相山陽水生陽朔元年九月春二 二年秋關東大水詔

有肉歸骨於土命也。賜氣則速不之也。夫高傳去其十
 多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第其葬
 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飾說。便於禮也。宋桓司馬為石
 梓仲尼曰。不如速朽。吳王闔閭遠禮厚葬。牛有年越
 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在。紫丘王皆大作丘。雖多其座
 藏。玉蓋發掘。暴露其屍。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
 下。銅三象上。崇山墳其墓。五十餘丈。引回互。行餘石
 梓。為游館人膏。為燈。皆水。詔官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
 之。藏地以之。變棺槨之。遷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
 官人生。葬工。計以萬計。天。其役而石之。驪山之
 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有籍槨其宮室。營
 宇往者。成見發掘。其後收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
 照。數年失火。燒其槨。槨自古及今。外未有盛如始皇者
 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葬愈厚。丘隴愈高。棺槨愈深。葬愈微。無德寡知其暗
 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
 而中興。後宮室小。寢郎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
 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繁多也。反魯莊公刻而
 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紀。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
 秦如此。而終則是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伯躬親節儉
 始。若初陵。而制地小。天下莫不稱其及。使昌陵增甲馬
 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怒期日迫。卒
 功費八萬。百餘死。者根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於
 陽。山之以。纖纖物。故流離於十數萬。其甚。偃馬以死者
 為有知。葬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
 賢。知則不說。以示褒無則苦之。若何以說。魯大淫侈之
 人。又何哉。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
 漢家之德。崇劉氏之業。亦昭五帝三王而。與暴秦亂
 君。賈為。李侈。此方立。隴。況農夫之目。降一睛之觀。達賢
 帝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之差。上覽明聖。黃
 帝堯舜禹湯之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楊公延陵
 楊生張釋之之意。考文。武帝去墳。葬非以儉安神。可以
 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學。葬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
 葬。宜從久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書奏上。其感。止言而
 不能。

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宣帝上。二年春大司馬車

騎將軍音卒二月。癸未夜。星晦。日蝕。黑龍見東萊詔公

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誠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
振貸貧民勿收谷未諫見冬十一月策兇丞相宣以翟
方進為丞相印成太后前事公卿大駭欽服辦上以
執金吾尹巨多事方止可相者上亦欲其推為相
方進明經術然為吏刻深任勢大威嚴至其下存
多三年春正月晦日蝕遣太中大夫成瑨等詣下存
義者各一人冬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時陳倉陳寶祠
儀志尉氏盜山陽鐵官徒作亂捕斬之四年春幸甘泉
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長樂臨幸殺未央宮車司馬門
光耀四門闕皆災出元延元年二十一年春正月朔
秋有星孛于東井冬大司馬大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
司馬驃騎將軍商薨紅陽侯立當久輔政先是使客
取其直一萬以上二年無三年春蜀郡水竭四年
由是廢而用根二年事三年江三占江水竭四年
綏和元年五年春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賜諸侯王列
侯父後者二老孝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及周承休侯
進爵為公夏建三公官御史大夫武言本俗事煩宰相
以不宜建三公官從之以王根為大司馬二年春熒
罷張勢將軍官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
咸守心助丞相方進冊讓自殺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
賜乘輿秘器親臨弔數至禮賜絕他相厭大異焉具史
三月帝崩壽四十六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四月葬
延陵以帝善修容臨朝淵默尊嚴若神有穆穆天子之

容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
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建始初石顯既廢死匡丞相善
柔自將日講於稽古稽古之事而大權一歸大將軍帝
謙謙大將軍顯甚左右嘗薦宗室子欲入侍帝說之欲
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
帝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以語鳳鳳陳
思宗室竟不可乃止而王氏子弟譚平阿侯商成都侯
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尚平侯五人同日封世謂之
五侯分據勢要滿朝廷丞相商者宣帝母悼后同產子
也敦厚有威重元帝時嗣父侯以大臣薦行可屬群臣
義足厚風俗擢侍中爲天子敬重以得相琅邪太守楊
彤與王鳳連昏郡有災害商按問鳳爲請不得奏免彤
奏寢不下而鳳顧怨商陰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爲
暗昧之過不足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張匡素佞
巧承鳳指上書極詆商有司請召詣詔獄上知匡多詆
誣勿聽治鳳固爭收丞相印綬商發病歐血薨時帝無
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帝承先帝意遇
共王甚厚不復以往事爲纖介留京師帝謂共王曰我
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待我
矣後疾有瘳共王留邸鳳心不使之會日食因言日食

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
故天見異災宜遣之國帝不得已許之王辭去與涕泣
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心非鳳專
權不親附鳳奏封事論日食之咎歸過鳳帝召見延問
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陛下以
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
下慰百姓此止義善事當有瑞應奈何致異災之發
陰侵陽臣顯君之咎也今政事大小皆自大將軍天子
曾不壹舉大手將軍不內省責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
王曰定陶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
私非忠臣也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行
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爲鳳所
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
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
私其妻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况於天子而
近已出之女乎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
餘及他所不見者宜退鳳使就第選忠賢代之自鳳白
罷商及遣定陶王上頗不能平及聞章言感寤納之謂
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
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薦章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

質直有智謀帝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大然之於是
信幸章每召見輒辟左右與密語鳳從子音侍中側聽
聞之以謂鳳憂懼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
哀太后聞之爲涕泣不食上少親倚鳳弗忍乃優詔報
鳳強起之鳳謝不起於是帝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
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
而妄稱引羗殺子盪腸非所宜言欲以快鳳心於是廷
尉文致章大逆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草泰山時光祿大
夫劉更生復用更名向以大異數作爲鳳兄弟用事之
應而上方精詩書觀古文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史上編

卷之十四

十二

國至秦漢符瑞災害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
驗條爲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
忠精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向
發憤謂閹內侯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漸必危劉
氏吾身爲宗室遭老歷事三世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
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
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
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
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
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

父甯殖出其君弑其君劉季氏葬八佾於庭三家皆
以雍微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党朝事濁亂
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
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
皆陰盛而陽微下牛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
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
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華陽君專國擅勢
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秦國甚危
殆卿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
壅蔽大臣終有開樂望災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

漢所代也

漢與諸古無道

十三

漢所代也漢與諸古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廢太后
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越王之尊驕盈
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終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
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克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
用權五侯驕奢僭越威威擊斷目恣行汙而害治
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魚威重尚書
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竟執樞機明黨比周稱賢者
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
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遂絕宗室

之世不令得繼事朝者恐其與之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讓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附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侈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納直言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今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張睦內外之姓無強之計也如不行此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

固幾密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問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會吏民以日食地震應詔上封事皆以爲王氏所致帝未有以明也安昌侯張禹授帝經見隆信帝乃辟左右問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欲自託於王氏乃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行問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與臣下同其福善此經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以經術斷之而

大中大夫永知鳳方柄用亦欲陰自託乃疏專攻上身及後宮且言今四夷賓服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立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不可歸咎無臺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禹帝師永名儒皆挾持浮說爲王氏帝由此信王氏益專久之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從上借明光宮避暑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帝見而銜之後微行過田陽侯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發怒以讓車騎將軍音使

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商
根懼欲自黥剗以謝帝賜音策書曰外家可甘樂禍敗
而欲自黥剗相戮辱於太后前湯慈母之心以危亂國
家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待令府舍是日詔尚書奏
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臺請罪尚立根皆負斧
質謝良久乃已然帝特恐之實無意誅也元延中星孛
東井蜀郡岷山崩墮江光祿大夫向大惡之以爲亡徵
懼不能已復上奏言臣聞伯禹戒帝舜母若丹朱放周
公戒成王母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
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
故臣敢極陳其愚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
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
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同前數言日當食今
連三年比食白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
月而一食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解疾緩急聖
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
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
陬無紀此皆異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
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
雷枉始夜光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

喪人見臨洮石隴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
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
孛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
血日食於衝城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
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孝宣興起
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
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
昌邑之可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久就豈不昭昭然哉
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
年之福成王有穆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
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
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懇懇數千死亡之誅
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
震動此變之大者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
卦指爻而後說義書曰佀來以圖天文難以相視臣雖
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初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淺而
遭大故爲太子選婚必於許氏而許皇后得立以專寵
後宮希得進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劉向杜欽谷永等
論災異皆著之後宮其後寵衰怨望爲祝詛廢處昭臺

宮趙健好者陽阿公主家歌舞兒趙飛燕也特幸為健
好帝欲為立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意難之太后姊
子淳于長往來通語歲餘乃得許諫大夫劉輔言臣聞
天之所興必先賜以待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變災此
自然之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
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
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
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
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
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
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夫人之所不予
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
之不敢不盡死書奏詔收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
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谷永具上書曰臣聞明
主垂寬容之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
患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下
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爭臣之列新
從下土來未知朝廷之體冒觸忌諱不足深過如有大
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
迭臻正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

於諫爭之臣公卿以下苟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所傷之
暴人有懼心精銳銷慙莫敢盡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
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乃徒輔繫共工獄咸死
一等論為鬼薪后既立寵少衰而女弟絕幸昭儀居
昭陽宮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有後宮來
未有也后居別館淫縱冀得子然卒無子而後宮就館
者廢不育會災異數起帝使尚書問涼州刺史承所啟
言承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厄亡之事
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也三代所以隕器者皆由婦人
與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泰終泰厚也
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
班之貴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
於前廢先帝法度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乳政刺舉
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擄筆曆於炮烙
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
辜王者先必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舉
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慆輕
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鳥集吏
惡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嫖嫖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
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心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

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陛下
輒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靡敝天下
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怨恨飢饉仍臻上下俱困無
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
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
豈不負哉痛切至於此帝性寬好文雖其盛怒終不
罪也帝嘗與張放等宴禁中引蒲舉白談笑大噉侍中
班伯以久疾新起入見帝幄所坐屏風畫紂醉踞姐
已作長夜飲狀帝指而問曰紂爲無道壹至是乎伯對
曰書稱殷王受用婦人之言而止亦何至踞肆於朝若
是乎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帝曰卽如是此
何以圖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
雅所以流亡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帝喟然
嘆曰久不見班生今復聞讜言然不能自克竟湛於欲
而崩帝素強無疾楚王梁王朝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
爲丞相刻侯印書贊已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
崩民間謠傳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
皇帝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皇太子卽位葬延陵
孝哀皇帝諡定陶恭王子也母丁姬爲元帝庶孫年三
歲嗣王長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朔盡從傳相中尉時

成帝少弟中山王劉宇亦來朝獨從傳上怪之以問定陶
王對曰今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傳相中尉皆國
二千石故從之今誦詩通習能說他自問中山王獨從
傳者何不能對今誦尚書又廢及賜食後飽起襪係解
帶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傳太后
隨王來朝私賂遺立所幸趙昭儀及帝舅曲陽侯根昭
儀及根見上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史稱定陶
王賢勸帝以爲嗣帝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
年上召丞相御史將軍議立後皆嚮上意以爲莫如定
陶王御史大夫光獨以爲中山王先帝子帝親弟尚書
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宜帝以禮兄弟不得相入廟
紂光諫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鳴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爲
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假
寬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
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留國卽旦夕奉問起居俟有
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報聞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爲定
陶王奉恭王祀以樊厲太子專爲後之誼成帝崩卽位
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故室王
子有有者馬各一驛史民爵百戶太皇太后詔尊定陶
王爲恭皇五月立皇后傅氏詔尊定陶太后曰恭皇

太后丁姬曰恭皇后

各置左右侍史如長安宮追尊傳父為恭侯下葬

德侯丁明為陽安侯子滿為周侯追尊傳父為恭侯下葬

官帝好與聲門名倡多以富顯貴戚至與人爭詔

限民名田具志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

之物皆止無作輪除任子今及誹謗詆欺法掖庭宮人

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禁郡

國無得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察吏殘賊酷虐者

以時退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寧

三年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廬舍道光祿大夫

循行賜死者棺錢人三千今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

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相建平元年

春正月詔舉孝弟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子側

陋可親民者各一人時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

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先是太皇太后自居長樂

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詔問當何居丞相光

素聞傅太后剛暴多權謀于襁褓中鞠帝長養之帝之

立又多其力心恐傅太后得與政不欲令與帝旦夕自

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使大司空何武不辭

也以為可居北宮從之傅太后果從北宮複道旦夕詣

帝所求責其親屬使帝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愛希

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

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太后下有司大司馬

莽幼奉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

註訂聖朝所非宜言免宏為庶人傳后大怒要上必

稱尊而丁傳並封方帝在藩時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

以初立優之其後司隸校尉解光奏出陽侯根宗重身

尊三世據雁先帝棄天下不悲哀思慕取故掖庭女樂

置酒歌舞根兄子成都侯况亦忘厚恩聘故掖庭貴人

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根遣就國免况歸姑即

於是王氏權奪而丁傳日起大司馬師丹自以師傳

尊任上書諫曰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

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正豫封父為孔鄉侯

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郎等詔書卒暴無漸臣縱不

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受封增益陛下之

過罪萬死聞者郡國多地震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

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

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雖年六十猶博娶而廣

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

為嗣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深思先帝所以立陛

下之意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陛下以臣託師傳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位三公職在左右義不得不盡死太皇太后見丁傳權日起陰令大司馬莽就第以避帝外家莽乞骸帝遣尚書令詔起之乃復起視事會至酒未央宮內官今張傳太后帳迫太皇太后御坐旁莽按行責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傳太后大怒不肯以遂不會朝而罷莽就第已司隸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官皆御幸孝成皇帝皆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趙昭儀廢殺狀其他飲樂傷墮者無數臣謹按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家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宜昭儀傾亂聖朝親戚繼嗣雖事在四月丙辰赦前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請窮竟正法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知陛下有賢聖仁孝之德故廢後宮就館之漸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張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萬

乃探追不及之事評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甚非先帝託後之意此臣所深痛也帝亦以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而新城侯趙欽等免徙家屬遠西右將軍嘉傳太后從弟也好學有志行以數諫太后謝就第大司空武尚書令林皆上言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一旦道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議論不合定陶太后故退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後進用焉無何冷褒段熲等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丞相光大司馬喜司空耳持以爲不可丹疏言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明人倫之序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前定義不得復改以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隆其父母尊卑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繼體先帝持重大宗奉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

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踐空去一國太祖不噫之祀而就無主當踐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共皇也忤帝意而丁傳子第使人上書告丹封事未上行道人偏持其書下廷尉劾大不敬策免丹收高樂侯印綬以感動大司馬喜終不順進就國於是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定陶太后為帝太后共皇太后為帝太后已又尊帝太后曰皇太后太后偃然與太皇太后並稱矣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德雖更赦不宜有爵土免丹庶人罷莽就國諫大夫楊宣承間為上言孝成皇帝稱陛下以承天序豈非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朝哉太皇太后春秋高數更憂傷至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陛下登高遠望獨不內慙於延陵乎帝感其言復王尚子邑為成都侯先是傳太后脩故怨陷中山馮太后以獄死司隸竇孫奏請復治帝傷太后意下獄獄而太后封太父傷為汝昌侯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尚書僕射鄭崇諫曰成帝封五侯天亦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傳氏之福也臣聞之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故周公著戒曰辟王生則逸唯耽樂之從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者

世此皆犯陰陽之咎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專制者耶竟詔封商已上壁董賢崇復疏禁切之帝發怒尚書令趙昌逢帝意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帝責崇曰君門如市奈何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帝怒下詔詔考覆司隸竇曰崇獄覆治瀕死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芥浸潤相陷請治昌以解眾心詔曰司隸竇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當是時侍中董賢以便辟得幸常與帝共卧起並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為少府龍益甚出丁傳右而皇后已疏矣后父孔鄉侯晏至謝賓客不敢通白后母得通醫巫求方生子以避賢帝欲侯賢未有路也山石轉立無鹽危山土自起覆如馳道狀東平王雲及后謁之石所祠之息夫躬孫寵以為功上變事告焉帝方被病多譴惡逮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因東平獄上言自發自賢與躬寵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實封心憚丞相和使使持詔書視之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賢第三人始賜爵眾庶洵洵咸曰賢貴餘并蒙恩陛下仁恩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暴評其義必有言當謝諸在陛下所從天誅雖不說答有所分帝

通國久之忽發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能悉心銷厭未萌侍中竇等發覺什誅其封賢高安侯寵方陽侯躬宜陵侯已詔發武庫兵給送賢及乳母舍用執金吾母將隆疏諫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於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所以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方伯專征乃賜鉞鉞漢家邊吏距寇給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之給挈國威器其家備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會傳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請平直左選沛都尉於是丞相嘉以日食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舜曰毋教佚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無有王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王有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乎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漢太宗皇帝尊帝尊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小過

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掖庭見親有加賜焉其人勿衆謝令知惡偏重失人心也故少府水衡見錢多至數千萬萬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方陛下在園時好詩書上節儉徵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既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絳綈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駟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治大第使者護作賞則吏卒甚於治宗廟爲賢治器器成未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諸官並共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譴譴羣臣惶惑詔書罷死而二千餘頃以賜賢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妖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身有死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節賢寵以全安其

命帝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自勝先是宜陵侯枋阮封枯寵設詭辨惑上意而與丁傅比爲上言災異見法當有兵亂可遣人將軍行邊敕武備斬一郡守以明威實厭應變異帝信之以問丞山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上八神明而當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以心說而天意得矣辨士苟見一端或妄以章傳會星屏虛造匈奴孫而免之難誦勅干戈設爲有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談而者云然辨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諂諛傾險辨慧深劾也諂諛則生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辨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魏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言爲主元壽元年帝卽位之五年也春正月朔以傅晏爲大司馬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當拜日食畫晦詔求直言晏明罷就第具災祥考中會傅太后薨帝託遺詔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切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或王者代天爵人尤宜重慎也而封不得其

宜則衆庶不服動陰陽其害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昔孝文皇帝欲造露臺重百金之費先已不俸以財皆民之所爲也賢已再封晏商再增出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爲害痛矣里謠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嘗爲之寒心今山崩地動日食三朝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獨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愚臣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獄寃有飭辭奏欲傳之長安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譚鳳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喻冬無討賊疾惡主營之意免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習治獄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脩聖主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留中未下至是得還賢益封事則大怒下前章召嘉詣尚書詰問君以道德位三公以總方夏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在位外附諸侯掠

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舉相等云
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迷國罔上近由君始謂達
者何對狀嘉免冠謝下封軍中朝議光祿大夫孔光等
劾嘉不道請下廷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放
事大臣得重譴輒自裁於是榘吏涕泣也和藥進帝不
肯服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更前進藥曰將用不對理
陳寬相踵為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藥盃擊地謂官屬
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
眾丞相豈兒女子耶以謂咀藥死也遂裝出見使者冉
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吏者詣廷尉廷尉收治
丞相新甫侯印綬縛載至都船詔獄嘉對訊曰案事者
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故
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
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竊
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以何為罪
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少侵辱嘉喟然仰人
嘆曰幸得克儆丞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足負國死有
餘責吏詰賢不肖主明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
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國不能退罪
當死死無所恨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死嘉子公仲

任賢舉良係官志元始四年錄於是增賢封以馬大
國馬衛將軍錄曰子嗣新甫侯於是增賢封以馬大
賢過成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則却入賢至中門却入
關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
帝聞大說立拜光為兄子為諫大天常侍由是賢權與
人主侔矣侍中蕭咸故御史大夫望之子也賢父朱
錄之文曰二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寒心此豈人子
能堪和關亦何用貧子下而為人亦如之明年夏六
月帝崩大皇太后即日輦之未央宮收璽綬召大司馬
賢問喪事調度憂悸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
先帝大行習故事吾今莽佐君實賴首幸甚太后乃遣
使馳召莽典大喪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
門期門軍皆屬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
賢詣闕免冠徒跣謝即冊收印綬罷就第賢自度不免
即日與妻皆自殺莽致尸獄中驗視瘞獄中家屬徙合
浦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丞相光以下皆屬莽獨前將
事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以外戚持權社
稷危今比世無嗣當選立近親主幼不宜令外戚持權
不舉莽而互相舉太皇太后絀之以莽為大司馬遣車
騎將軍舜迎中山王箕子奉成帝後是為孝平帝年九

歲矣太后臨朝稱制而政自莽出於是莽自言孝成趙
皇后前損害皇子孝哀傳皇后驕僭皆廢徙其園自殺
而下詔言定陶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追收為定陶
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丁傳獲封爵者咸勒歸故郡已
莽又自言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其外家幾危社稷今
帝以冲年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戒前事為後代法於
是遣使者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
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留中山不得輒至京師元始
元年春莽號安漢公二年太師光大司徒官馬等稱莽
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寶璽之曰昔周公
上聖台公大賢尚有不相說之者於經兩不相損今
風雨未時百姓不足而國每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
美者光等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駟邯乃承制罷議三
年安漢公女為皇后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舉
王立敬武公主和陽平阿侯皆勒自殺殺大臣將相素
不悅已者數百人四年莽乘伊尹周公稱號號宰衡位
諸侯王上賜九錫五年莽臘日上樽酒中樽中帝崩時
先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見侯四十八人莽
以兄弟不得相為後抑不立選者莽中最初者廣成侯
子嬰下相最官立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嗣孝平皇帝

而居攝踐阼如周公後三年篡漢後十六年而誅起
皇帝五年已亥有天下至孺子嬰三年戊辰二
帝二百一十一年九月王莽篡位合二百二十六年
論曰元帝善柔孝成沉酒成王氏專橫之形眊乎塞矣
然類寬大行惠不虐于非辜則猶遵文景之遺焉故漢
祚而終興孝哀賄祿去王室欲強主威以則武宣然不
勝燕嬖之溺忤戮忠賢失天下心迹其所為適以為王
氏驅耳易曰上以厚下安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詎不
信夫詎不信夫王莽者孝元皇帝之弟也成帝時
侯各來歸莽莽修養孤貧折節為恭恭事師傳受學
如儒生事母及寡嫂甚孝兄子行其教備又交英俊
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死以
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久之叔父成都侯商病死已
國邑以封莽莽封新都侯其害甚矣又收為教養
其目代意大言為皇帝崩誅放丁下董賢等欲殺
國以大司馬莽充其德相三主太后所殺天下信之
實在中多制於莽其罪甚矣請莽令光上之莽白太后
所不悅者皆傳致其罪焉請莽令光上之莽白太后
其妻是也王莽王邑為驍心勇豐饒耶王莽王邑
曼侯侯事劉歆歆文卓孫建為牙附順者故莽恨
積首涕泣讓法罔上以成太后下以信衆無之心元始
元年通州令身外重失職上賜賜安漢公莽上書
光帝聖明於是光為太師莽太保皆益封豐為少傅廣
賜侯加承明侯又明年九卿等皆封侯侯復賜不
而建言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大者封侯侯
諸侯在位各第序推恩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一主
素無不施惠戶又風公卿言州牧二下石及茂林吏
除奏事者不合指者與奏免之諸所以誑媚媚太后
賜送其不合指者與奏免之諸所以誑媚媚太后
馬後奏言皇帝即位三年張秋官未建諸考論五經
定諸經下十二女之義以屬諸侯

人民曉諭。馬滿野處。是與師知。憐難遷民死。亡。更。年。開。荒。空。虛。野。有。暴。骨。矣。葬。以。為。定。天。下。在。更。期。度。制。度。定。明。天。下。自。平。故。說。思。於。天。文。地。理。引。證。作。祭。請。求。合。六。符。之。說。議。論。連。豈。不。得。決。不。暇。肯。試。公。危。結。及。民。之。急。務。而。所。舉。更。無。常。旋。已。復。自。更。置。萬。國。一。軍。至。五。易。名。而。復。還。其。故。縣。卒。決。至。數。年。不。除。守。兼。一。切。為。相。殘。中。即。將。繡。衣。勒。法。公。士。使。即。國。班。布。教。令。者。適。益。相。望。召。會。紛。然。又。設。六。館。之。令。命。監。官。詰。酒。鹽。鐵。器。鑄。錢。諸。米。取。名。山。大。澤。聚。物。者。視。之。又。令。市。官。收。賤。貴。賤。貨。以。予。民。收。息。月。百。之。三。設。科。條。防。禁。犯。百。罪。至。死。葬。自。見。前。事。權。得。美。政。備。大。臣。擅。國。少。監。舉。事。刑。滿。後。相。承。賄。賂。不。潔。御。燈。火。至。明。猶。不。能。禁。出。其。日。緣。為。姦。有。司。受。成。苟。免。而。執。臣。改。言。大。臣。過。失。搏。擊。者。無。拔。權。以。信。任。又。以。制。度。未。定。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久。賦。吏。祿。又。令。舉。職。之。高。下。有。災。害。以。什。率。赦。免。課。計。不。可。理。又。診。不。得。錄。各。因。百。職。多。受。賂。收。以。家。財。產。五。之。四。考。建。國。來。吏。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敗。其。家。財。產。五。之。四。以。助。邊。關。吏。告。其。姦。利。增。產。告。其。姦。利。以。禁。姦。而。姦。愈。盛。製。天。下。民。以。法。禁。頑。苛。急。刑。已。悉。力。作。不。足。給。貢。稅。即。閉。門。自。守。又。坐。都。伍。犯。錢。入。獄。史。上。二。編。卷。之。十。四。三。六。四。二。七。四。馬。官。奴。婢。乃。並。起。為。盜。或。會。勾。奴。大。寇。邊。莽。大。篡。天。下。丁。男。及。虎。罪。囚。人。奴。為。銳。卒。名。猪。突。獠。勇。稅。吏。民。時。三。十。取。一。令。公。卿。以。下。至。部。縣。黃。銀。皆。自。養。車。馬。稅。用。軍。有。趨。誰。犯。法。者。斬。斷。割。母。須。時。由。是。春。夏。輒。人。劫。市。百姓。震。懼。道。路。以。日。奔。馬。人。侈。口。反。顧。並。心。賊。臨。左。右。而。斷。長。七。尺。五。寸。好。厚。履。而。高。冠。衣。舊。高。心。賊。臨。左。右。時。方。技。待。詔。黃。門。者。曰。所。謂。鶴。頭。虎。步。舊。高。心。賊。臨。左。右。徒。食。人。亦。富。為。人。所。食。養。謂。之。凍。威。待。詔。孫。宗。生。日。晝。容。貌。被。天。子。衣。冠。誅。奔。妾。以。等。數。從。其。子。孫。以。大明。養。令。其。太。子。居。中。養。聖。養。妻。侍。者。原。碧。養。卒。之。臨。亦。通。焉。恐。事。泄。因。謀。殺。奔。事。覺。自。殺。初。四。方。氏。以。歲。寒。窮。愁。起。為。盜。稍。聚。獨。思。歲。然。得。婦。衆。難。萬。數。但。構。巨。人。從。闖。死。賊。非。敢。和。之。也。而。莽。下。書。責。七。公。曰。盜。發。不。輒。得。望。成。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何。賊。盜。之。謂。耶。七。有。不。同。心。疾。亞。而。曰。饑。寒。所。為。者。輒。捕。繫。詰。其。罪。於。是。天。下。並。起。而。世。祖。起。春。陵。宣。言。莽。和。平。帝。事。莽。乃。會。本。朝。於。聖。路。孝。開。已。為。平。帝。請。命。金。勝。之。策。泣。以。視。羣。臣。羣。臣。皆。誦。禍。亦。能。呼。萬。歲。會。國。卿。劉。歆。生。涉。皆。骨。肉。舊。臣。

內漢謀殺給而軍師外破憂不能食及事迫置以時
日小戰高懸懸處移書數莽舉率至南郊陳
符命本末仰天呼號諸生小式會旦夕天呼至告天
求故世中黃金萬斤一億者尚六十稱也錢帛珠
財物甚眾莽愈吝愛不寄士故士無歸而漢兵發掘
城陷於是莽服絁切服帶重版持虞帝匕首天文即按
拭於前日時其莽所依手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
漢兵其知予何又明日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子
符命威斗從官公卿而下尚數千人日哺果其登臺
莽首支節肌骨爭斷之相殺傷數千人傳莽首詣宣
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西漢后妃內紀

太史公傳外戚謂其歎之也曰孔子有言人能弘道無
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
况卑下乎既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
要其終豈非命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
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
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
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至武帝制健接好子姪
反置城館客華克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
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副皇后二千石比關內侯
華覆與

二千石比太皇太后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
石比中更克依視千石比左史七視六百石比右史
良人八子視六百石比左史七視六百石比右史
少傅相四五百石比公乘左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
無肩共相和保林良使後者皆視百
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見有秩斗食云

高皇后呂氏者單父人呂公女也呂公故善沛令秦時
避仇徙沛令客沛沛中豪傑聞今有重客皆往賀蕭何
為主吏主進令沛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
易諸吏給為謁曰賀錢萬嘗不持一錢謁入呂公望見
高祖狀貌大驚重敬之起迎之門引入坐高祖因狎侮
諸吏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陳旨公目固留高祖竟酒自
語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李相貴不可言願李
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遂以女婚李則呂后也高
祖為漢王立為妃子為王太子戰項羽彭城妃及太公
為楚軍所止以為質常在楚軍中事解乃得歸高帝即
位為皇后而定陶戚姬大愛幸常從皇后常留守櫟希
見上益疏帝愛戚姬子趙王如意幾以代太子賴大臣
度留侯策而定高祖崩孝惠立太后夷戚氏殺三趙王
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得全蓋劉氏幾殆諸具帝
紀中魯元公主呂后女也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
惠皇后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
宮人子名為子孝惠崩立為帝懼天下不服於是貴外

家主諸呂而取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
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祿產等作亂平夷滅惟獨孝
惠皇后居北宮始呂公常奇貴女旣以配高祖起微細
履至尊呂以顯榮然亦以滅亡豈非天哉卽甚智絕技
豈知命中亦將如命何哉

文皇帝母薄太后吳人也初爲魏王豹姬許召謁王豹
命相姬云當生天子豹心獨內喜因畔漢中立漢擊虜
豹以其地爲郡而薄姬輸織室中久之高祖如織室見
姬美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趙兩美
人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兩美人先得幸宴私相

語笑薄姬初時約王聞之問故兩美人以實告王悽然

三十九

成之一幸而有身子生則文皇帝也後遂希得見呂后
時高祖諸幸姬多幽死而姬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爲
代王太后已文皇帝自代起卽位尊爲皇太后封弟昭
顯侯追尊薄父靈文侯文皇帝孝事太后甚謹太后疾
間夜侍不交睫不解衣帶寢上湯藥必親絳侯以變告
帝更急太后聞大怒文帝朝以冒絮提帝曰絳侯縮皇
帝驚將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反耶何憤憤
也帝免冠跪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絳侯得赦後爵邑

景二年弟令安葬長陵特起陵近霸陵曰東望吾子面
望吾夫

孝文實皇后清河觀津人呂太后時以良家子入宮諸
主之國呂太后出宮人賜諸王各五人實姬與在行中
以家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曰必置我籍
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姬涕泣怨宦者不欲
行強之乃行至代代王獨幸實姬及卽位王后蚤死王
后所生四男更病死而實姬男最長立爲皇太子實姬
爲皇后女嫫爲長公主少子爲梁孝王皇后親早卒葬
觀津第廣國生四五歲家貧爲人所畧賣家不知其處

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岍下岍崩卧

四十

者百餘人盡壓死及君獨得脫不死卜之云數日當爲
侯縱其車之長安聞實皇后新立家觀津廣國去時雖
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嘗有姊嘗與姊採桑墮用爲信上
狀自陳實皇后言之帝召見問之具言故果是又問他
以何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丐沐沐我
請食飯我然後去於是皇后持之泣泣涕交橫下侍御
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建
並封公昆弟家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且
繫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傳賓客又復効

取以爲太子妃帝立爲皇后無子無寵而帝所幸姬曰
栗姬曰王夫人王夫人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
孫嫁爲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田氏
生蚡勝而王氏女嫁爲金王孫婦生女矣臧兒卜筮之
當貴欲奪之金氏予貴人金氏不肯則內之太子宮太
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娠夢日入其懷未生而文
帝崩太子即位王夫人生男時栗姬子榮長得立爲太
子矣長公主嫖有女請栗姬願欲爲太子妃栗姬妬諸
美人皆因長主見怒不許長主怒欲予王夫人男王夫
人喜許之長主於是日譏栗姬短而譽王夫人男賢帝

亦以曩所夢日符自賢之會薄后以祝詛廢帝有疾屬
諸姬子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色怒語不遜帝心
嫌之未發也而長主趣大行請立栗姬爲皇后帝發怒
誅大行廢太子榮栗姬以愛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
爲皇太子后兄信封蓋侯而崩太子立是爲武帝尊皇
后爲皇太后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蚡武安侯勝周陽
侯皇太后崩合葬陽陵蓋侯信好酒侯勝貪蚡巧於文
主多長蚡以肺病死蚡非以禮節居之小肅益居高召
客飲坐主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
兄故私使人奏事移日所言皆聽權移主上帝頗不平
之曰君除吏盡未嘗亦欲除吏乎請考工地益宅帝曰
君何不遂取武庫蚡乃稍自屈准命王安來朝蚡定王
新上私於主口上未有太子大王賢親高祖孫即宮車

栗姬生數歲時長主抱女嬌入宮問兒欲得婦否曰欲
之問予嬌得否笑曰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以得婚帝
之爲太子也主有力焉以故后貴驕立數歲無子帝姊
平陽公主求諸良家子十餘人飾置家以待幸帝被霸
上還過平陽主見所倚美人弗說也既飲罷者進見衛
子夫說之起更衣幸焉還坐離甚賜平陽主金千斤王
進子夫入宮上車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即貴母相忘歲
餘不得幸詔擇宮人不中者罷歸衛子夫得見泣請出
帝憐之復幸遂有身乃大寵焉夫人陳皇后志幾死以
怨望廢處長門宮而衛夫人生三女一男男爲戾太子
夫人爲皇后后生微也母曰衛媼與主家吏鄭李通生
兒衛長君弟青皆冒衛姓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
母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壯爲侯家衛從入甘泉
居室一鉗徒相之曰貴人也屬當侯青笑曰人奴之生
得毋笞罵足矣安得所侯乎方后始幸時長主移怒青

栗姬生數歲時長主抱女嬌入宮問兒欲得婦否曰欲
之問予嬌得否笑曰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以得婚帝
之爲太子也主有力焉以故后貴驕立數歲無子帝姊
平陽公主求諸良家子十餘人飾置家以待幸帝被霸
上還過平陽主見所倚美人弗說也既飲罷者進見衛
子夫說之起更衣幸焉還坐離甚賜平陽主金千斤王
進子夫入宮上車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即貴母相忘歲
餘不得幸詔擇宮人不中者罷歸衛子夫得見泣請出
帝憐之復幸遂有身乃大寵焉夫人陳皇后志幾死以
怨望廢處長門宮而衛夫人生三女一男男爲戾太子
夫人爲皇后后生微也母曰衛媼與主家吏鄭李通生
兒衛長君弟青皆冒衛姓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
母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壯爲侯家衛從入甘泉
居室一鉗徒相之曰貴人也屬當侯青笑曰人奴之生
得毋笞罵足矣安得所侯乎方后始幸時長主移怒青

捕欲死之青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墓之得不死
聞召侍中母及昆弟數日間賞賜累千金后為夫人青
為太中大夫以車騎將軍出擊胡有功封關內侯夫人
為皇后青以大將軍出擊胡數有功遂開朔方郡封長
平侯列校從者九將軍皆待侯青姊少兒亦於平陽侯
家與給事吏霍仲孺通生去病以皇后弟子得侍中以
驃騎將軍從大將軍數擊胡功多封冠軍侯冠軍侯日
益親幸又封將絕塞擊匈奴功乃在大將軍右數益封
大將軍不復益封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竝為大司
馬於是平陽侯壽以惡疾就國矣平陽主問左右長安
中列侯最尊寵者誰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吾家騎從
奴耳何足侯乎而他列侯貴幸無如大將軍竟因皇后
白帝請歸大將軍竟歸大將軍去病少不知所自出既
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也未及問會以驃騎將軍擊
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
則遣吏迎中孺中孺駭莫測也趨入拜謁驃騎迎跪曰
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以失親中孺扶服叩頭
曰老臣得託命將軍天也去病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
後過將中孺家所生子光與俱西任為郎侍中則博陸
侯也可青為人仁義退讓別新舊雲亡軍賜或謂大將軍

威威雖當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收權誅於外
所以見為大臣之節不亦可乎遂因建諸行在昭
濟人或議大將軍事全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不
將軍觀古今將帥以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謂曰自
繼其武安之厚賓客天下常切齒而臣何與治士
細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臣何與治士
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堂欲教之孫吳共
法對曰願方畧河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者
觀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帝受重之然青起微
大捷皆諸校力戰功仇仇等三人在機樞未有勞也天子
日找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而將校俱以次封去
病少貴不當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當是時
衛氏及屬子為侯者五人大將軍青首封驃騎將軍去
病封三年子薨天子痛悼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
茂陵為冢像祁連山并武與廣地定諡曰景桓侯其後
大將軍子宜春侯仇仇第二人不疑登皆坐法失侯後
二年嗣冠軍侯壇卒無子國除後四年大將軍薨子仇
嗣以吏尚主故無何廢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而皇
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自殺中黃門與置公車今空
舍盛以小棺瘞城南衛太子太子妃史良娣史皇孫皇
孫妃王夫人皆遇害衛氏悉滅惟博陸侯光以侍中親
幸受遺輔政昭帝崩昌邑王賀廢竟擁立曾皇孫為武
帝後是為孝宣帝本終承統有天下者衛皇后曾孫也
宣帝立改葬衛后追諡曰思后追尊母王夫人曰悼后
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自博陸侯以遺詔

封兼政前後二十年病篤上書願分國邑三戶封兄
孫山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號賜梓宮便房黃腸題湊
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謚宣成侯既葬封山樂平侯
光兄孫雲冠陽侯禹嗣博陸侯無何並以謀逆誅霍氏
又悉滅衛霍本以思后起亦以滅亡禍福倚伏壹何可
得知紉豈非天哉始宣帝以皇曾孫繫獄積五歲乃赦
出獄無所歸使者丙吉載以付良娣兄史恭恭母貞君
見外孫孤甚哀之自養視及為帝而貞君及恭已死以
舊恩封恭子高樂陵侯曾將陵侯玄平臺侯高子丹以
功德封武陽侯後求得王天女母封博平君舅無故平
昌侯義樂昌侯而武子南王丞相宣帝即位義樂侯者
非是地節三年有王娡乘黃牛車自詣宮家承詔娶
平王乃其妻產子無故武子更得妻更得產子為侯
廣望帝子劉仲卿家仲卿謂人始曰子我翁須我自
養長之乃始許諾具繡布單衣送致之仲卿教養須我
歸往來賜取冬夏衣居五歲翁須來言耶耶我翁求
乃始求得之媼曰兒居君家非受一也奈何欲子也
大仲卿許曰無是將翁去後改日翁須乘車馬門呼
曰我車馬何家不可是父也隨述至山盧叔決紀
去而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皆即明貴
翁須入太子宮翁須得幸生皇孫明曰也帝中
孝昭帝母趙婕妤河間人武帝行巡過河間望氣者言
此中有奇女帝使使召女兩手皆拳帝拔之立伸以得

帝號孝夫人居鉤弋宮為婕妤任身既十四月子乃生
帝喜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子亦然命所生門
曰堯母門會衛太子敗燕廣陵王多失德齊昌巴王養
壽鉤弋子生六歲而壯大多知帝愛之欲立焉婕妤憂
幸甘泉有小過見譴脫繵珥叩頭謝帝曰引去送掖庭
獄婕妤行且泣且還顧帝曰趣行而不得活卒賜死頃
之帝問左右外人言婕妤死者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
其子奈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此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
國家所以亂由主釋母壯也女主獨居嬌恣淫亂莫
禁若獨不聞呂太后事乎故忍而去之明年竟立鉤弋
子為嗣而崩昭帝立追尊婕妤為皇太后墓為雲陵追
封外祖趙父為順成侯后昆弟以親疏受賞無在位者
孝昭上官皇后隴西上邽人祖桀以斬反者功封安陽
侯父安娶大將軍光女結婚相親皇后立封桑樂侯已
以謀逆族后少不與謀亦光外孫得不廢光欲皇后有
子帝體時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後宮莫敢
進病益進皇后立十歲年甫十四五年無子而帝崩徵
昌邑王賀為帝尊后為皇太后昌邑王昏亂大將軍光
白太后陳王不可承宗廟狀太后駕幸未央宮盛服坐
武帳陳衛列昌邑王伏聽詔光上所與丞相群臣連名

奏尚書令請奏至王與昭帝宮人蒙等亂太后曰止焉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請竟請告祠高廟廢王徙房陵太后曰可聽得歸昌邑宣帝立為太皇太后崩合葬平陵始太后母敬夫人前死置園邑守冢如法後父祖劇誅家盡滅所瘞處獨后使其私人自為守甫童年而孀直國大故乃能與大將軍廢昏立明成宗廟之安豈非天哉非天孰能明且勇斷大事中倫會如此哉

孝宣許皇后昌邑人父廣漢為昌邑王郎誤取它即室被馬吏劫從行而盜當死詔募下蠶室後為宦者承上

後漢書

卷之十四

九

官桀反廣漢往部索縛治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坐論為鬼薪後為黑室番夫時皇曾孫養掖庭與廣漢同寺居廣漢有女曰平君卜相當大貴掖庭令張賀聞之置酒為曾皇孫請遂女曾皇孫居一歲而生子子生數月而宣帝即位公卿請立皇后皆心儀大將軍女未有言帝詔求微時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女為皇后明年皇后當娠病大將軍夫人顯欲貴其小女賂女醫淳于衍飲皇后藥毒之后飲藥少頃曰我頭岑岑重藥中得無有毒乎對曰無有加煩懣遂崩詔恭哀皇后而大將軍女立為后初恭哀起微賤登至尊之日踐從官車服甚節儉

漢書卷之十四

九

立孝宣朝長樂宮以婦道奉案上食親共養惟謹及霍后立舉駕侍從甚盛顯房燕而太后親霍后姊子顯疎體敬禮之立三歲光霽後一歲許后男立為太子封后父廣漢平恩侯顯怒惠不食曰此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焉王邪教皇后今浸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阿保輒步嘗不得行後弒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嬖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后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自殺自博陸侯從票騎入侍中後三十五年以忠謹父還輔政明年封秉政前後二十年疾病從帝請封冠陽侯霍氏四侯後四年滅矣自博陸侯封至是凡十有八年成帝時為外置守家百室元始二年封霍后廢館陶王毋華健好淮陽憲王毋張健好楚孝王毋衛健皆皆愛幸帝憐太子慈失毋幾為霍氏所害於是選後宮素謹慎無子無寵者王健好立為后今母養太子封后父奉光叩成侯帝崩元帝立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安平侯成帝立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關內侯崩合葬杜陵
元皇后亦王姓故世稱宣皇后為宣后
宣后之姑孫念素質共修之義思許子心印成共侯國廢祀絕朕以問焉其共侯曾孫堅為中成侯
若孔王皇后濟南東平人祖賀事武帝為繡衣御史捕

石鼓平石以下及盜所通行飲食坐誅者大部至萬餘人惟多縱舍以奉使不稱免歸自喜曰吾聞活人子孫當封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有昌乎賀生禁生四女八男女政君即元后也婉順得婦道嘗許嫁木行而許者死入掖庭為家人年十八矣時元帝為太子所幸姬死以悲患發病諸娣妾無進者宣帝欲順適其意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娛侍太子者五人太子朝見之令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五人者不得已於后后應曰中一人可時政君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子長御以為是白皇后送太子宮一幸而有身生元子於甲館宣帝大喜愛之摩其頂字之曰太孫宣帝崩元帝立太孫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后父禁封陽平侯而皇后自有子希復進傳昭儀溫人甚寵子定陶共王多材藝甚愛之欲代太子位賴侍中史丹擁右而定語具帝紀中當是時皇太子自危獨親倚王氏帝崩成帝立尊皇后為皇太后舅陽平侯鳳為大將軍大司馬領尚書封太后同母弟崇安成侯明年太后庶弟譚尚立根逢時同日封世謂之五侯而太僕音以御史大夫列三公侯爭為者多珍寶貽遺四至並受各數十人僅以千石百執大治第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殿堂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繁榮決其都建章外杜山所臺兩白虎者能如此然皆通致八事好士奉賢以相高鳳輔政十一年薨薦音代封安陽侯音屢諫正有忠節薨成都侯商曲陽侯根相繼為大司馬輔政而王氏執國命支屬侯者十人前世未有也大者具帝紀中孝成許皇后者平恩侯嘉女也始元帝憐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禍選嘉女配帝帝即位為皇后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九年矣帝欲尊任王氏策嘉以特進侯就朝位歲餘薨后聰慧善書史自為妃至即位常專寵後宮希得進皇太后及帝諸舅以帝未有嗣內憂之會數有災異匡衡劉向谷永等皆著其咎於後宮有詔減椒房掖庭用廢后詔曰妾幼愚不明義理幸得後宮數逆法險制當伏放流之誅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服御輿駕諸官著造作遺賜外家皆如竟寧以前故事伏自念入椒房來賜遺外家未嘗踰故事每取上決可覆也今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何必可同若竟寧於黃龍前豈盡相放哉家吏不曉壹受詔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誠太迫急唯陛下裁察帝於是采向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自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上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

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效與諸侯拘迫漢制收相執持之又玄獲齊趙七國之難將山大臣襄陽秉忠惟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誅若乃從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群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戚後宮當何以塞之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正月於尚書曰皇極曰者西方之氣至春當廢今主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示后妾無能懷妊保全荷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文白貫紫宮星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文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部水出流殺人氏訛言傳相震驚女童入殿咸草覺知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乃昔之月戶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神宮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災乃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成心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妻深豈可忽哉因飭椒房掖庭吏拘於

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效焉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石其孝東宮母闕朔望垂則列妾使有法焉久之皇后寵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事覺皇太后大怒下吏問謁等誅后廢處昭臺宮當是時陽阿主家歌舞女曰趙飛燕召入宮大幸矣帝欲立爲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懇請太后報允立封趙婕妤父臨馬成陽侯婕妤好爲皇后而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定陵侯后既立寵少衰而女弟召入絕幸爲昭儀弟專寵十餘年皆無子中宮史曹官御幸有身產于下暴室獄后子藥令自殺宮且死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太

飲藥死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而世竟絕矣廢后姊
嬖寡居與定陵侯長通因爲之小妻長給之曰我能白
東朝復廢后爲左皇后廢后因嬖賂遺長教通書記相
報謝長書諄諷新都侯莽白發之長棄市伏廷尉持節
賜廢后藥自殺是時元帝傳昭儀隨定陶共王之國
稱定陶太后矣共王卒子欣嗣王太后從王入朝厚賂
遺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根求爲嗣三八見帝無
子欲自結爲久長更稱舉定陶王帝亦自啓之付立焉
太子明年帝無疾崩趙昭儀自殺見帝紀哀帝立尊皇
太后爲太皇太后而傅太后稱帝太后尊定陶共王爲

定陶共王

王五

共皇帝母丁姬稱恭皇后傅太后欲重親立從弟晏女
爲皇后於是王氏抑退而丁傅暴起事具帝紀中傅氏
六人丁氏其後傅太后更號帝太太后丁后號帝太后
成帝趙皇后爲皇太后與太皇太后並四太后矣時傅
太后驕甚與太皇太后語姬呼之故與中山馮太后卻
起大獄陷令自殺天下憤怨崩合葬渭陵丁太后崩葬
恭皇園陵已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臨朝以弟子新都
侯莽爲大司馬立中山王子爲帝年九歲是爲平帝而
大權盡歸莽矣於是莽白太后詔有司前孝成皇后趙
氏與昭儀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城繼嗣以危

宗廟諱天犯祖廢爲庶人徙其園自殺復詔言定陶共
王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沒乃至配食
先帝左坐逆無道貶號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丁姬廢
傅皇后爲庶人徙其園自殺后父孔鄉侯晏徙合浦諸
傅氏封爵者皆免歸故郡已莽復言共王母及丁姬前
不臣妾所葬冢高與山陵齊懷皇太太后帝后太皇綬
以葬不應禮禮有改葬之文請發塚取印綬徙葬共王
冢次太后以爲已事止勿發葬固爭詔因故棺爲致梓
作冢以太牢祠謁者護發發傅太后冢冢崩壓殺數百
人開丁姬梓火出災四五丈云莽既秉政顯威權以平

王六

王六

阿侯仁素剛宜紅陽侯立其諸父也憚之令大臣奏以
罪遣就國尋守迫令自殺而莽曲意承太后日誑耀之
言輒政致太平太后惑信之奏白無不從稱安漢公立
女爲皇后及莽弑平帝立孺子嬰公卿請莽居攝踐阼
太后意不可然力不能決宗室劉崇東郡太守翟義舉
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我雖婦人亦知莽
必以是自危其後莽遂以符命即與安陽侯舜諭指
請漢傳國璽太后乃大驚罵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恩
富貴累世無以報受人孤寄乃乘便利奮篡奪其國人
如此猪狗不食其餘且若目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

更正朔服制亦宜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乎而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悲哀左右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叩首謂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爾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爲所脇內度之信乃出傳國璽授之地曰我老且死知而兄弟族滅矣初莽諂太后議尊孝元帝爲高宗立廟太后說及更號太后爲新室文母不欲令得體元帝乃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朝故殿爲文母饌食堂既成名長壽宮請太后往觀太后至見廟廢墮驚泣曰宗廟有神與何治而壞

天卷之上
四

五七

之使鬼神無知何用廟如令有知我人之妃妾豈宜辱
帝堂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媼神多矣其能久乎飲酒
不樂而罷莽知太后怨恨所以媚太后者無不至然愈
不說莽改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太后令
官屬皆黑貂漢正朔伏臘日獨與其左右如漢常儀崩
合葬渭陵恭女孝平皇后嫜嫜有節操年未二十帝崩
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欲更嫁之更號爲黃皇室主
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入問疾后大怒稱
病發不肯起及漢兵入長安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
復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初紅陽侯立放就國與南陽

諸劉結恩漢兵入長安誅止奔親屬而王氏存世祖獨
河北位子丹守中山降爲將軍戰死封子泓武桓侯
中山馮太后右將軍奉世女也事孝元帝爲事好與傳
太后並寵嘗從幸虎園聞獸能逸出園棗殿檻欲上傳
昭儀驚走健好直前當熊立左右格殺熊帝問人情驚
懼若何故前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能突
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嗟倍敬重焉而傳太后太慙
深心嫉之元帝崩子中山孝王就封爲太后隨之國王
薨孫箕子立有背病謁者張由將醫治因誣太后禱祠
祝詛帝及傳太后遣御史案驗無所得更遣中謁者史

卷之十四

五
人

立往治之立受傅太后旨諭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方熊上殿時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退謂左右曰此釐世事中秘語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立誣奏上司隸孫寶疑之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乃主司察我耶馮氏反事明白罪固當乃欲詭異撻我惡耶我常坐帝不得已下寶獄尋免官

本世上帝諸人韓上黨守馬亭後也漢興馮昭顯名奉世學春秋涉大義馮制擊茂帝有功書具成狄志子野王稱滕陽侯陽令以治行高入爲左馮昭遠大鴻臚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而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野王行能書一時右顯專國上問顯意顯之曰信九地誠無出野王上孝弟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爲陛下度處衆賢私後宮親爲三公也帝曰善吾不見是疑

聖固確然亡咎大澤野王是也成帝時爲王
免官歸村陵第立以父任爲郎屬遷五原太守
上卿居職廉公治行畧與野王相似更與席野
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馬居小馮居兄弟繼踵相
賢如重吏民政如魯衛德之鈞兄公康叔猶二
河東海太原歷五郡州尹有迹年光卒官宜賜
人於藏有威儀以禮見許永州方進兄之曰五
少繼下之以戶完參終不改其操及是彼收嘆曰
自惜傷無以見生
人地卜耳遂自殺

班婕妤平陵人左曹越騎況女也初孝成皇太后與婕
妤皆有寵帝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
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
輦得無近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班婕妤矣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

國朝文獻卷之十四

五

七月三時

見上疏依則古禮後趙婕妤弟寵傾後宮譖婕妤祝
詛考問之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
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
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帝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
見危乃求共養長信宮帝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以
自傷

其辭曰永相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或靈至薄軀
於宮闈兮克丁陳於後庭蒙皇聖之寵光兮當此
月之盛明揚先烈之遺德兮承隆寵之增成今當此
非位兮竊庶幾乎當時每寤寐而索思兮中佩詞以自
慰陳女圖以竟監兮觀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服兮
哀襄閭之鳥郵美皇英之女虞兮策任妃之母周維思
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志茲茲年歲而悼懼兮問蕃華
之不滋痛陽祿興拓館兮仍強櫛而離災豈妾人之殃
咎公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曰忽已移先兮遂晚莫而脉
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磨捐於罪郵奉其養于東宮

孝宣王后之東流其痛掃於帷幄本志終死以爲期願
歸骨於山足小依松柏之陰休重日落玄宮兮何以清
應門閉小禁闈尙華殿墜兮玉階石中庭莫兮綠草上
廣宮於外惟惺暗房虛處兮風冷冷感帷裳兮紅羅
紛綺采兮統素聲幽眇秋兮遙觀處君不御兮誰與
俯仰兮丹旃思君兮復悲仰明兮雲屋雙涕兮橫流似
左右兮和顏羽翮兮銷憂惟人生兮一逝忽一過兮
若祿兮無期解衣兮成帝崩倖好克奉園塋薨葬國中
白華自古外有之

論曰自漢興迄於孝平后妃保位全家者惟文景武太
后及孝宣王皇后四人而已呂霍上官幾至危國王莽
之興由元后歷四世爲天下母在位六十餘載卒成新
都蓋漢世之內教缺如而終始廢興之際何暴疾甚也
亦糾纏叵測矣具次之俾在勢者得曉然於力與命之
辨云

西漢諸侯王列傳

漢初定天下海內未輯而高祖念嗣子弱昆弟少欲分王同姓填天下旣得楚分其地爲二國以從父兄賈有功封荊王同父少弟交賢封楚王後封次兄仲爲代王居無何淮南王布反東擊荊賈與戰不勝走死國除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走自歸廢而仲子濞以從擊黥布功封吳王蓋是時楚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吳王三郡五十三城而庶子肥王齊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所謂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者也高祖從祖昆弟

曰澤以擊陳豨功封營陵侯而太后女弟呂頌女爲營陵侯妻太后王諸呂營陵侯澤有所善齊田生游之資資之二百金生持去之長安說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曰諸呂王大臣未大服也營陵侯澤外諸劉最長又於太后親今爲大將軍誠裂十餘縣王之大臣盡厭諸呂王益固矣太后喜澤得封琅邪王惠帝時高皇帝諸姬子肥封齊王恒代王如意趙王恢梁王友淮陽王建燕王已太后殺趙王如意淮陽王友徙王趙友故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譖之太后曰王居恒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必擊之太后怒召趙王

通史二編 卷之十四

王朝置趙邸不見令衛士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潛饋之食輒捕論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賜王侯兮疆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殺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王既死以民禮葬長安民哭次而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居中用事立皇子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昌曰濟川王恢既徙趙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國權且微伺趙王趙王不尙自恣心怏怏不樂

王所有愛姬嬖王后使人醜殺之王乃爲詩四章令婦人歌之王悲啼不自勝旋自殺太后聞之以爲恢用婦人棄宗廟廢勿嗣宣平侯張敖卒子偃封魯王赦賜璽爲魯元王燕靈王建亦妻諸呂女無子幾有美人于太官殺之國除而悼惠王入朝驛見鵠則大恐憂不得脫長安內史士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爾今王有齊七十餘城而公主適僅食數城故內枝王誠以一卿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無患矣於是獻城陽郡乃得歸太后欲徙代王復王趙王謝願爲國守邊以得全

通史二編 卷之十四

六十二

悼惠王薨子襄立次子章以妻

呂祿女封朱虛侯與弟東牟侯興居入宿衛章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憤惋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更章自請曰臣將稱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以兒子畜之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章

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因曰章曰深研機權立術
欲流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
醉亡酒章追拔劔斬之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行軍
法斬之左右大驚太后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
酒自是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休朱虛侯為強高后崩趙
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聚兵以成大臣欲為
亂章白發其謀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襄今發兵西齊
王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謀發兵召平
不可自殺王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欲發
兵西誅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願舉國而聽大王大
臣史公上編卷之十四 六十三
王自高帝時將也習戰事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
事將齊兵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以為然乃馳見齊王以
見留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士卒并將之澤既欺不得
反國乃說齊王曰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大王
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
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留臣無為也不
如使我西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兵車送琅邪王
西及丞相平太尉勃諸大臣既誅諸呂琅邪王即定
迎代王為天子天子詔以高后所割齊地城邑奉諸呂
者皆復歸齊楚國而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

逐為趙王朱虛東牟以誅諸呂功具益封是歲齊王薨
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帝悼趙幽王幽死後立其次
子辟疆為河間王以辟劇郡立朱虛侯章城陽王東牟
侯興居濟北王乃立皇子武為代王參太原王揖梁王
方誅諸呂時失虛侯章馬尤功大臣許蓋以趙地王章
而東牟侯與太僕滕公入清宮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
初頗欲立齊王絀其封與居意少望及是封歲餘匈奴
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大原此
居以為天子自擊胡中國虛遂發兵反帝親幸大原此
捕侯柴將軍擊破之齊與居自殺國除淮南厲王長子
幽王上編卷之十四 六十四
高帝少子也高帝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幸有身趙
王不敢內之宮築外宮舍焉及貫高等反盡捕治王母
兄弟妃美人亦在繫謂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帝
帝怒趙弗理也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
自美人既免身患即自殺吏奉其子詣高帝帝悔令呂
后母之而葬美人真定真定美人母家縣也已其子得
封為淮南王王早失母附呂后幸無患然心常怨辟陽
侯孝文即位自以為最親驕不奉法帝寬之三年入朝
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即自懷金椎椎殺之馳詣闕下
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

爭罪一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
三目后王諸呂欲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臣謹為天
下誅賊報毋仇請伏罪文帝傷其志為親原不治王益
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立斷數上書不
從文帝自切責之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令昭子王
書諫數之終不改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事覺詔徵至
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領奏長罪當棄市請論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赦長罪發勿王等臣請處蜀郡
嚴道邛都遣其妻子女從居縣為家蓋家室皆廢食日
三食給薪菜驢豉炊食器席制曰計食長給肉口斤斤
西史二錄 卷之十四 六十五
酒二斗今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於是載
長以輜車縣以次傳長其道不食至雍帝哭甚悲以
列侯禮葬于雍置守冢封其子四人為侯已復封安淮
南王勃衡山王賜廬江王已齊文王薨無子帝又憐悼
惠王適嗣乏絕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列侯在者
六人將閭為齊王志濟北王賢菑川王雄渠膠東王邳
膠西王辟光濟南王蓋天子惟恩同生子至於此景三
年吳王濞首難結楚膠西趙淄川膠米濟南合兵反變
劇大賴條侯而定語具帝紀中濞走死戊辰段文所封
齊王子賢雄渠邳辟光皆受誅初吳楚反諸侯皆應齊

王濞後徙城守濟北王志以師中令劫守之不得
王濞下為相所守以得免應江不應吳而邊越
數使使通越夜吳楚破平齊濟北初締約事頗聞齊王
將聞自殺濟北王欲自裁齊人公孫履止之走梁謁孝
王說之使居間於是天子曰齊王為膠川濟南菑川所
圍困以迫劫有謀非罪也濟北國弱小適墜言亦非罪
於是賜將聞諡曰孝王立子壽為齊王志勿廢徙菑川
當是時唯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天子召入朝勞苦之
即南次地與濕徙王濟北以示褒而廬江王賜以通越
故徙衡山初議詔吳楚封實太后以吳王首亂不可獨
西史二錄 卷之十四 六十六
趙元王賢立王子禮為菑王春元王嗣梁孝王武與景
帝同出竇太后七國時吳楚先擊梁梁為天子距吳楚
吳楚以梁為限不得西當是時最親有功又犬國居天
下膏腴地竇太后以王少子絕愛之以故驕幾得過事
具封建志中武帝時復成淮南衡山之誅淮南王安奸
書好神仙黃白之術不喜弋獵狗馬亦欲陰行德樹植
百姓流名譽武帝以安屬為諸父尊重之其群臣賓客
多江淮間輕薄以厲王遷死事激安會安以雍闕求食
擊匈奴者削地安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吾甚耻之
為反縣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

子兄數不寧子建材高有氣望太子遷壹不省其父上
變告廷尉以建辭連遷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太子
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之而發兵相
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今毋得見王王念獨
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出遣乃念群臣
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願會逮於是伍被自
詣吏首實言淮南王數以舉兵謀問被被常諫以吳楚
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事爲問被復言刑執不同必
敗亡及建告見治王恐國陰事泄必欲發復問被被爲
謀陽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謀令人衣
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
難下公卿治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收族而國除蓋
是時帝剛明果殺戮而辟陽侯孫善丞相公孫弘然淮
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構之弘弘刻深窮探其
獄而獄成帝以伍被所上變多難辭推引漢美又自首
欲免之廷尉湯以爲被首謀知且泄乃告不可赦乃竟
誅衡山王賜安弟也從廬江徙封與淮南王禮節同責
望聞淮南爲畔逆具畏淮南王拜其國亦結賓客應之
朝六年過淮南王乃與除前隙結約反淮南誅有
司言衡山王賜當從坐武帝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

當坐而王自棄舒死后徐來惡太子爽爽女弟無采嫁
棄歸與客姦太子數讓之后即善遇無采與共毀太子
王以故奴繫皆太子使人上書請廢爽立少子孝爲太
子而有司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孝知喜
數與王計反聞律先自告除罪即自告及廷尉治驗王
自殺孝以自告除罪而坐與王御婢姦后徐來坐蠱前
后及太子爽坐不孝皆棄市諸與王謀反者皆坐誅元
狩八年夏廟立子闕爲齊王旦燕王胥廣陵王同日封
賜策各以其國俗申戒戒保國又民旦爲人辯畧通經
書雜說好星歷技數亦好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
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當立上書求入宿衛
帝怒下其使獄後坐藏匿亡命削食邑帝惡之立少子
烏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烏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
書不肯受曰璽書封小疑有變遣幸臣壽西之長安問
卓者誰子年幾歲歸以報旦艷然曰上棄羣臣無語言
可怪也前烏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侯交手事之八
年烏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
也我親武帝長子不得立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宗室齊
孝王孫澤謀爲流言言少帝非武帝子而遣澤歸臨淄
廢其國格都國流人作兵器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

等數謀且且殺之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以聞
大鴻臚丞治連燕王詔勿治而澤皆伏誅久之鄂邑
蓋長公主左將軍旦上官桀子安害大將軍光權欲
為變旦與通路遺相平曰大王前與劉澤謀未成而賊
者以澤素夸好陵也平聞左將軍為人輕車騎將軍
少而驕臣恐其不成即既成恐且反大王也不無可愛
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民趣鄉之謹
不可止我帝親長子天下所信當何憂不聽而蓋主報
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莽天今右將軍物故丞
相病誅大將軍事必成微不久矣且令群臣皆裝無何
國井水泉竭宮竈壞烏鵲闕死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
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流星下墮王驚病而蓋主桀
安等皆伏誅且知不免憂傳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
妃妾坐飲王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術何廣
廣兮固知國中無一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與
漂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喪回兩渠間
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赦令下王讀之泣曰嗟乎獨
赦吏民我不赦矣欲自殺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及得
賜玉璽書讀即以綬自殺死后来人從死者二十餘人
國陰廣陵厲王胥旦弟也好倡樂逸游妨紅鼎空手歸

熊羆動作無法以不得為漢祠見昭帝少而子有寵欲
心而楚地好巫鬼胥迎女巫使下神女巫言孝武帝下
我言必胥為天子胥多賜女巫錢使禱巫山記詎帝會
帝崩昌邑王徵踐位復使祝詛之又會王廢胥惡益信
胥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前事覺
有司按驗胥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已情
得天子遣廷尉太鴻臚即訊胥置酒陽殿召太子霸
及子女夜飲使所幸八子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
今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更史千里馬兮
駐侍路蒿里兮今郭門閉死不得取代庸身自赴歌已
前史十編 卷之二十四 七十
絀左君皆泣奏酒至鷄鳴以綬自殺死嗚呼於求監痛
深矣昌邑王賀立尋廢定陶中山俱入後為國大故而
佳陽東平梁事天子處之具有誼有恩具帝紀封建志
中漢承秦滅學而楚元王交少好學事浮丘伯受詩與
魯穆生卬生申公俱及就封召以為中大夫而遣子鄧
容與申公俱卒業浮丘伯所其詩傳曰元王詩而
經始明詩武帝時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
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招之絲是
四方道術之士不遠千里有舊書多奉奏故得書多與
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

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通六藝立毛氏詩
在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從之遊時會胡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
十餘事皆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而指明為諸儒
宗當是時宗室子辟強亦好詩書能屬文隨二千石論
議冠宗室清靜少欲不肯仕任官大將軍光澤宗室可
用者表辟強子德待詔丞相府或言父見在先帝所寵
拜辟強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八十矣德少修黃
老術常持老子知足之戒為宗正妻死大將軍光欲以
女妻之謝不取蓋長公主孫譚遮德求自直德數責主
起居無狀問之待御史以長主深啗德而光望不受女
因劾德毀謗光聞而恨之歲餘復宗正地節中以親
親行謹厚封陽城侯德寬厚好施行京兆尹事多平反
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曰富民之怨也有子曰
更生年十二以父任為郎既冠以行修擢諫大夫以通
達能屬文進侍中坐事失官會立穀梁春秋帝奇更生
材徵受業講五經石渠學遂深元帝即位太傅望之少
傳堪薦更生忠明經有行擢宗正給事中為貴戚許史
中人恭顯所譖愬因災異本春秋言和乖祥異之故上

之懷望之猛以譴死者疾譴獲要赦危及世頌八篇依
典古事悼已及同類也成帝即位得復用更名向下子
為光祿大夫時大將軍鳳以元舅秉國而王氏列侯皆
汰溢數有大異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乃集上世以來訖
秦漢災祥之記號洪範五行傳者天人之應上之時營
昌陵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疏諫又帝無繼嗣
政由王氏又上封事諫元延中星孛東井岷山崩涇江
向以為亡徵復上疏切諫諸皆先漢所以亡具帝紀中
時俗彌奢淫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
內及外自近者始採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
法則及孽安亂亡可憫戒者為列女傳八篇及采傳記
百家所載論說行事關君道臣術去其複重淺薄不中
義理者科條其目令以類相從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
之帝雖不能用然內嘉其言常咨嗟嘆焉向為人簡易
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誦書傳
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著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統
緒著三統歷譜考步日月星辰之行自以見信於帝常
顯頌宗室譏刺王氏言痛功後於至誠帝數欲用為九
卿輒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
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成朝許以金百斤賢聖制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
洪水百姓勞苦成以既而萬世賴之今則墜下春秋未
滿四十歲而墜落太子幼弱陰陽不調百姓疾疫未
可者日半洪水之害不遇此大王緒欲收此疾疫
何以災異大王明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於大
帝成功立外亦將富貴何憂望大之金錢乎博報已
傳書曰乃者下止諸侯別券人替然不知所出子高
素而顏冉之資感武之智子真之辯莊子之重既開
瑞石須以成事乃千金五百斤半也惟其博報已
京房皆棄市妻子徙邊諸云貪人敗類其博之謂成
帝即位以淮陽王慶叔父敬寵之而它王上書自
陳勇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屠徙者上
丞相御史傳勿勿勿勿而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上
加恩許還徙者徙子文王玄顯徙子顯王莽持經○
楚孝王竟立為定陶王已徙楚河平中成帝太子問
之下切曰蓋聞大德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
王竟敢行孝順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媒介之費未嘗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孝順之國

則楚子伯也哀帝崩無子徵入即位是為平帝立東平
王竟立為侯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將
總之高祖子六王四幽死無後一反誅惟悼惠王以孽
子起難難以獨全悼惠王子九王七反誅唯城陽景王
章以功菑川王志以徒弱小全文三王梁懷早夭代梁
孝王並早世而梁孝王五子皆王皆不終武四王齊以
無後絕燕廣陵以逆誅昌邑哀王子賀興入嗣統而廢
蓋其難如此乃孝景十三子唯河間獻王賢餘無稱焉
而東漢世祖出長沙定王本所生微甚蜀漢昭烈帝出
中山靖王亦景帝裔孫孝元之後偏有天下而世乃竟
絕非以文景世務樹德農政不躬饗獨美其福於延世
西史上編卷之十四 孝順之國

魯哀公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則言也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下德而富貴為之不幸漢興至
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庸驕淫失道敗何則沈溺
放恣之中居勢位然也雖中庸之材猶繁于習俗而况
魯哀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則問獻王之謂矣

西史上編卷十四終

由史且編卷之十五

盱郡鄧元錫纂著

光武皇帝帝紀

宏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高帝九世孫也系出長沙

定王發後五世為南頓令欽世祖父也發生春陵故作

守外外生鉅鹿郡王莽篡漢兄齊武王伯仲慷慨有大

尉回生南頓君王莽篡漢兄齊武王伯仲慷慨有大

節好節俠養士常憤憤懷社稷之慮而世祖知湛勇深

好經書避地新野勤稼穡自悔恂如也伯仲常嗤笑以

莽既竊位益倖驚毒痛于神人天下怨叛莽元年已

徐鄉侯快起兵不克死辛未匈奴寇邊內邑郡苦征發

并州平州兵起乙亥五原代郡起丁丑臨淮琅邪荊州

綠林兵並起已赤眉起東海秦豐起南郡下江新市荆

州平林兵大起而宛人李通說世祖以圖識劉氏當復

與令倡義舉兵世祖歸語伯升伯升乃大喜號召春陵

豪傑與計曰莽暴虐甚矣百姓歸命無所而枯旱連年

災革並起此不亡之時也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計此

其時矣乃發春陵子弟舉義而分遣親客於諸縣行收

兵春陵子弟憚懼伯皆恐懼亡匿曰伯升殺我見世祖

褒衣大冠于子來乃大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乎乃稍

出自歸於是得子弟七千人署賓客勒部馬已得新市

平林軍已又得下江軍軍大振江兵兵最盛於是伯升

與世祖造其壁與約結合從常大喜許從受持不可常

曉譬之卜王莽苛酷失百姓之心民謳吟思漢非一日

故也故舉大事者當順民心以合天若負義持勢禍情

惡故雖得天下必失之矣項王公之才始天之所以誅昔

諸劉下者皆深計大慮有王公之才始天之所以誅昔

屬也者素信敬常願先是赤眉賊雖眾數十萬無

文書號令無部律獨為椎剗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

邑輒移書引天命人紀用稱說眾遂十餘萬欲立劉氏

從人望南陽下江諸豪傑皆眾附伯升而新市平林將

樂放縱憚伯升嚴求軍中得春陵戴侯曾孫玄共定策

立之然後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君幸欲尊立宗室

甚厚今赤眉起青徐眾數十萬今立帝彼必復有所立

勢將疑而爭莽未滅而宗室先爭是疑天下而自損也

不可且春陵至宛近耳所得地何幾遽自尊為莽所指

名是速禍也不如姑稱王以號令王勢足以斬將脫

赤眉所立者賢則相率從之若無所立則莽降赤眉後

舉尊號未晚也平林將不可於是設壇塲清水上沙中

奉玄即帝位所謂更始皇帝者也史始素懷不平不能言

以朱鮪為大司馬伯升為大司徒世祖偏將軍而豪傑

大失望當是時莽席漢全盛聞天下叛已悉求群盜甚

急聞南陽兵起且建號益大悸急欲撲滅之於是遣偽

司空王邑同從王尋馳傳大發山東兵徵諸明兵法者

六十三家傳軍吏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機
州郡各自將選兵會昆陽衆四十萬號百萬旌旗輜重
千里不絕自先漢出師之盛未有也世祖時將數千人
徇地陽關而伯升方攻宛未下諸將見尋邑兵威皆惶
怖走昆陽欲散歸保妻子世祖曉之曰今兵穀內乏而
外敵強大惟一心并力庶可抗大難脫一散即形勢勢
分今宛未拔豈望能及救乎如此則昆陽必破昆陽破
則諸部立盡矣今不同心膽舉功名顧欲守妻子財物
妻子財物安可得守耶諸將是惑不能定會候騎還言
大兵至城北已衝數百里而軍則恐急更劉將軍已
知無所往乃皆合定城守之計時城中惟八九千人世
祖念兵少欲外召諸城兵以奇勝乃使將軍王常等居
守而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從城南門間行出收兵郾定
陵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人敢圍者在宛大兵至
以虎牙將軍圍義生不守見諸將今將百萬之衆遇
成而不能下是爲罪也當先屠此乃進血而進耳遂合
圍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數文下城城中鉦鼓之聲
聞數百里城中負戶而汲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
劉氏泰不以他奇變爲虞嚴尤曰兵法圍城郾定陵諸
將貪惜財貨欲分兵營守世祖曰今破敵功成俘簿常
萬倍無算脫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諸營兵
與俱救昆陽世祖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逆

擊世祖馳勇之力戰多斬敵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
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與偕力遂前去大軍四
五里而陳時伯升拔宛三日矣世祖未之知也乃謬爲
書報城中言宛已拔今悉大軍還救而陽墮其書而遂
前薄之進衝其中堅尋邑勅大軍無動獨率所部迎與
陳軍合諸將殊死戰尋邑卻而大軍不敢擅相救漢乘
銳崩之城中亦鼓譟出天已忽大雷電以風屋瓦皆飛
雨如注覆壓尋邑軍尋邑軍潰淪川水驟溢虎豹皆股
戰遂擊斬尋邑殘百餘里盡獲其軍實輜重舉之連月
不盡於是海內響應爭殺其牧守稱將軍以應漢旬月
間徧於天下於是卒誅莽是役也微世祖洞然於呼
成敗之斷奮發其所爲諸將倡破勅敵建萬世之業天
下事幾殆新市平林諸將以伯升威名益盛更始
丁失不應本謀舉事者李軼後更請事新市伯升
祖復戒伯升軼不可復信伯升終取之遂見殺伯升
以讒毀及於難世祖以功高爲衆所側目又伯升同產
時別將軍父城聞乃大驚卽自馳詣宛謁更始謝司徒
官屬迎弔不與交私語深引過而已又口未嘗及昆陽
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厭飲食言笑如平時於是上下
大安莽既受誅更始徙都洛世祖以司隸校尉前肯官
贊僚屬文移司察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

子緒嗣莫不笑有訖而走者及見司謀條易皆次善不自勝老吏或垂立日不聞人日復見其官威嚴若昔焉
屬心無何河北多盜世祖以破虜大將軍行司馬事持節北渡河得專征於是憂不在左腹專方面威重行而帝業成矣既渡河所過盡除莽苛政復先漢寬政後漢官名延見二千石長史三老官屬問民所疾苦考察黜陟平遣囚徒如舊章中代平特牛酒先是南陽鄧禹年十三受詩長安中時世祖學京師禹附知及聞帝行徇河北杖策從追上及於鄴世祖見懼甚謂之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曰何願禹曰願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竹帛已爾

馬乃在還復響應遂東北拔廣阿當是時長史奔則自前還上谷請父兵約漁陽守與合兵而所過擊斬即所部署為郡縣將吏者來矣抵廣阿聞城中有重車問何軍曰太司馬劉公也奔大喜徑前抵城下城中初傳二郡兵為邯鄲來眾方恐世祖登西城樓自問之奔等拜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世祖大喜勞慰之立擢上谷將寇恂吳漢等為將軍還領其眾加况大將軍與義侯與前攻鉅鹿不下從耿純計及士氣銳先蹶其根本進攻邯鄲克之遂斬即燕趙悉平是役也世祖獨從官屬車騎自危急傾仄中數月間還定大敵遂平河北本信和戎及奔父子之力也脫附者殆矣上既定邯鄲收郎文書得史氏與郎交關誹謗者數千章寘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是時史始在長安政亂而梁王未擅睢陽公孫述帝巴蜀李憲據淮南秦豐稱楚黎王王黎丘盧芳稱西平王安定張步琅琅瑯瑁憲有東海延岑反漢中田戎陷夷陵而河北群盜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搶之屬所在為寇掠更始聞燕趙平乃遣使立大司馬為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俱西實奪之權而遣將苗曾為幽州牧韋順蔡克為上谷漁陽守制上谷漁陽兵世祖在邯鄲宮深念晝卧溫

明毅將軍命排闥造狀下請問曰今吏士死傷者衆請
歸上谷更料兵益之以來世祖曰今王郎已破河北累
年我行且西歸用益兵何爲命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
方始耳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數千百萬人以臣主
度之聖公不能辨也非兵何從定今使者從西方來言
罷兵殆不可聽也世祖蹶然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命
頓首曰大王幸哀厚命如父子故敢披赤心不然何敢
言世祖曰我戲卿卿何言命曰百姓患苦王莽思劉氏
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歸慈母也今更始失政
爲淫亂諸將擅命山東貴戚橫溢都內元元扣膺更思

卷之十五

九

莽朝此天之所以開明公也明公首事南陽破尋邑百
萬之衆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帝王之形制或矣天下
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
就徵自是始與更始貳先河北爲根本而西規關中矣
更始亦使朱鮪于軼等屯洛陽名備它盜實防遏北軍
方世祖之拔廣阿也舍廣阿城樓拔輿地圖指示鄧禹
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十始乃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
定何也禹對曰海內殷亂人思明君古之興者在德厚
薄不以小大也世祖說蓋是時禹在左右爲謀臣每諸
將自遠至禹察其忠力可任便輒傾身與交懷世祖任

使諸將常密切訪禹禹舉用各往往當其才因用成功
世祖欲發幽并卒定北河夜召禹問誰可使者禹曰間
數與吳漢語其人勇鷙有謀可使也於是拜漢大將軍
北發幽州兵更始所置牧苗曾勅州縣毋應調漢將二
十騎立馳至無終曾不虞有他出迎謁郎爲其牧斬曾
發其兵而將軍奔亦還上谷漁陽斬守順克以兵來世
祖將以擊銅馬高湖重連諸盜連破之徇河內降馬世
祖聞更始將鮪軼威兵屯洛陽而并州未安以河內完
富欲據以自固難其守以問禹禹對曰寇恂文武備足
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矣於是拜恂河內太

卷之十五

十

守行大將軍事命之曰昔高祖任蕭何必關中以無西
顧矣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御洛陽
此今日之關中也今舉以委公遣偏將軍異統魏郡河
內軍軍河上拒軼而恂拊循河內常轉漕以給軍恂字
上谷平以爲郡功曹說當是時赤眉率大衆攻長安
世祖度赤眉必且破長安欲西還觀變而方有事山東
念未有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於是輟帷幄臣拜前將
軍中分麾下兵二萬人遣持節西入關親送之野王已
引而北而禹行定河東禹自關入河東更始將正
在劉氏軍中禹共擊禹因命曰暮諸將皆動
禹遂去劉氏軍日匡冀州六甲窮日不出兵禹獨

律諸將業遠功大欲傳之無窮詩云乎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趙上傳十丁古帝王封公侯伯子男不過百甲故中利建侯立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大司徒禹進師長安謁高廟奉神主于行右園陵前吏士奉守先二輔覆戰赤眉殘虐百東來勝獨趙師行有紀郡縣皆望風降以迎軍降者推帝髮戴白滿車丁人人咸悅家傳節勞米之文冠重安帝勅之曰司外亮也下城郭也西京民庶皇皇無所何且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日新破長安易其克其宛未可當也夫盜賊率古無終日之計遲之則變生今上斷北地而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富居休生北道郡糧養士以御變於是引軍止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詔曰頃獄多寬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博士議即議省刑法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悉聽敢拘執論如律夏封叔父良為廣陽王兄子章太原王與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皆列侯封周後姬常為尚承休公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赦官秩各一等八九月赤眉發諸陵復入長安大司徒禹保雲陽遣偏將軍異帥師復長安勅禹毋致師詔宗室列侯子遵莽廢失侯者先靈無依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沒所屬上子孫

見名尚書封拜焉是歲野穀旅生彭寵反而陽延等據三年春立四親廟於洛陽府君而大司徒禹戰赤眉澠池敗績免為右將軍夏征西將軍異戰赤眉峽底大破之帝幸宜陽赤眉盜畢降得傳國璽帝還洛告祠于高廟受璽西都平司徒禹寬仁善招懷而短於統震時討赤眉而赤眉終無所恃安之無所往後還向長安禹不能禽制而所信將馬援檄楊賜等之食歸附者益散乃亡保雲陽幸諸偏將軍馬援楊賜等之自赤眉無殺當自歸吾以飽待戰以逸待勞折衝之自定也慎毋與窮寇爭鋒異引兵西出至布恩信德降附赤眉將多降持二輔大城郭焚燬遺民休養各清野自固赤眉房掠無助而東眾尚二餘帝度其且破壞遣將軍侯進屯新安耿种屯宜陽防遏賊令母東禹勉受命而功不遂遂與同擊賊異曰今赤眉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用力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與學其西此計蓋徐之禹不從竟以詔歸使印綬收復關中堅壁集諸營軍數萬人東賊期會戰使壯士疲服與赤眉同伏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異故見弱賊悉眾攻之乃縱火燒其大破之帝賜璽書勞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如難重賜回路能奮勇進討可謂夫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賞以答大勳帝度赤眉必收必上宜陽乃見幸宜陽勅大司徒以不降日金于將百萬粟陳下下何以待之帝口待以不降日金于將百萬粟陳下下何以待之帝口待帝還洛賜天下長子為父及偽天子徐宣以下面縛肉袒降軍盜阻險者未盡下下姓號主黃金一斤易豆五升人相食委輸不至馬思悉力勞來軍士賦男實為糧會右扶風將赤眉軍乃大受於是破延岑誅家餘不從令洛陽其眾歸業遂關中以伏湛為大司徒涿郡守張良帝自將征鄧奉降斬之先是吳漢南陽人

原缺第十四、十五葉

部曲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 殷紹嘉公彭寵為其蒼頭所殺... 帝幸魏封殷後孔安為...

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選與千載... 遣將軍龐參平侯... 詔以河西守融為涼州牧...

十八

十九

遂出戰自旦及暮大破之奔知步因將還陳置左右以
以待人更時步果引去伏兵起從後追至距昧水亡
戶射勝後數日車駕至臨潯勞軍群臣大會帝勞命曰
昔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定此皆濟
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戰後納款其
功乃難於信也且韓信生以田橫降高帝詔其將
軍為先張敖前殺伏擊步歸命當詔大司徒擇其
又事也知有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落落難
合乃今知有志者事竟成也奔復追張步步善戰而
奔走之大王奈何就攻日營既呼茂不能待耶步引
奔無所言者帝遣段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列侯步遂
斬茂詣初起太學帝還宮視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大
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是歲交趾收入貢是歲
野穀少田畝益廣焉六年春改春陵鄉為章陵縣世
後從役比豐沛詔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騰躍人困乏
命郡國有穀者粟高年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如律
二千石勉加撫循毋令失職大司馬漢拔胸斬董憲誅
龐萌江淮山東平初龐萌與蓋延並受命擊憲詔書獨
擊破延軍與董憲剗約連和憲紆救之圍桃城上
在蒙縣轡車于蒙將六軍晨夜馳赴之至亢父或言
官疲甚可少休上不聽初龐萌望任以去桃城六十里
而合旦日蓋延將前不聽初龐萌望任以去桃城六十里
吳漢等於東即萌驚曰數百里晨夜馳戰而堅坐一城
此欲致人於城下不可計也獨當拔桃城固耳乃悉
兵攻城城不下將成會上乃進擊大破之帝以天下累
定召諸將還京師宴賞有差分軍士藉糧河內示不復
用時馬異守長安出人三歲有上章言異專制關中百
本諸生遣後令之更行伍伏自思惟以詔勅再攻動
如意在初心斷決未有不悔乃知性與天實不可得

而聞也當其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並逐臣以遭遇
身傾危瀕瀕之中尚不以過差為天尸平定統於一尊
而臣等位所榮耀不測乎見所示臣等戰戰兢兢伏
念明主知臣等因緣自陳帝報曰臣等於國家為君
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不盡忠意且自以久在外威
重上書願歸國不聽至是也諸將召入朝帝謂公卿
曰朕上書起兵時主帥也五五披荆除定關中諸將
倉卒難集亭已將濟河參飯厚意久不報與頓首謝
臣等聞之臣等亦願國主志忘於心臣等不報與頓
車之思乃清而令其妻與子與臣等還安四月帝如長安
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自是至長遣虎牙大將軍蓋
延並七將軍從隴道伐蜀隗囂反扼隴坂拒師即敗績
五月帝還宮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
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
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
徒大司空二府於是并省四十餘縣吏職減損十置一
焉秋九月晦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
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務修職遵法度王莽時吏人沒
為奴婢不應法者皆免為庶人十二月大司空弘免詔
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軍士屯
田糧儲差有積其今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隗
囂兵下隴大將軍異將軍邊擊卻之
有隴西郡傾身丁士范邊馬援之倫皆往歸之當是
時公孫述稱帝於蜀遣使招援往規之援與述同里閭素
厚遂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述盛陳隆儀延接入
賓客皆稱述禮節更爲隆盛援亦不覺感其意

不足者中有一餘宜先據柯得以逸待勞乃者師往就
至開城無所敵逃不知出已先至馳攻之異乘不意李
鳴建於山岨軍驚亂追擊數十里大破之會各邊亦
破王元於沂於是北地諸豪長悉降興上言言大諸將
欲因以爲功帝下勅書曰虜兵累下三輔驚恐拘邑危
亡近在旦夕此諸營堡按兵觀望今偏成獲全傳兵挫
折令邑邑復知君臣之義征西觀望今偏成獲全傳兵挫
足孟之反奔而何以異哉遣大中大夫周勃以書責
士死傷者醫藥棺歛大司馬以下親弔死周疾以常謙
諫於是義安
定上即皆降是歲始遣列侯就國七年春詔中都官
羣輔郡國出繫囚免見徒爲庶人耐罪亡命吏以文除
之又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富者偕奢貧者殫
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
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又詔國有

史 25—329

意等皆有司請其侍子帝不忍以來故與善善
復使賜書曰昔時將軍與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
故有亡叛而後歸朝後位不誅也以文吏知義體
弟歸國者則則不遜客言則事不火今來手遣拘
軍中上歲賦浮諸虛將不以即勿報知帝密問其
遂遣使解臣於公孫述述封置為蜀王遣將為之援
款發憤質責意欲在前則之置起入欲勒兵殺欽徐
叔節就車去帝使將兵圍守之欽為人信義西州
士大夫信重之爭為言得免歸帝以其請州也形遣
典征虜將軍祭遵但遵道病分精兵隨欽伐山陽遂
皆須回中藥客陽京之上聞之喜曰累陽置所依為阻
者也今得之璧心腹藥制支體易矣諸將請乘勝進
師帝曰置之其要城必且盡精銳來攻曠日久而不
兵頓敵乃可克也故諸將遺置將果盡統攻之索月
不能下馬援教以書青置見遣置將果盡統攻之索月
已定非民同情以爲度幾得免其革而李孟拒皆時
前遺書戀戀惻隱之計以聞季孟歸罪而李孟拒皆
翁謂邪之說謂山谷以西此九可也今而竟何如
耶今國多待春和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省老大其
史記上編卷之二十一
說季孟若計畫不從與可引領而去矣前按輿地圖見
天下即同百有六所奈何以區區二郡當諸夏百有
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托朋友之親言君
臣耶固當諍爭語朋友耶亦有忠告豈有知其無成而
但委腰帶乎又義手從族乎及今成計尚善過是欲少味
矣至是帝自將征置諸將多以王師至重不宜遠入故
阻帝未決召援問之援陳置將帥有土崩之勢於帝前
氣未爲山谷指畫形勢示軍所從道徑小所昭然帝
曰房在吾目牛矢逆數道並進援以大中大夫監諸將
軍車駕至陽關解圍走置將十三人縣十六眾十萬
皆降帝置酒高會勞來欽班坐與諸將絕席時涼州牧
賈詡率五郡守衛步騎萬與大軍會高平先遣從事
問朝會儀時軍旅中禮儀疎略諸將與二公至交馳
中或背使者交私詬帝心不善也問諸請大善之旨示
百僚乃具儀引見置以殊禮以四縣川盜起秋九月
帝還都六日自將討平之冬十月行幸懷十一月至自
懷晉執金吾洵鎮潁川車諫曰東方甫定車駕未可遽

起冠衣初斬車刺尼上行帝不爲止已留驢而潁川盜
起言帝念盜賊難力勝獨在潁牧守故金吾洵前島
潁內守東光侯耿种當爲東郡守成信並著帝召洵
出以受國可也對曰潁川性剽輕聞陛下有事能
在彼來問相詰誤反耳聞樂與與必惶怖歸死臣願執
銳爲前驅又遣使拜純大中大大夫使與大兵會潁川盜
謂洵從後還東郡盜聞洵入界皆降散大兵不戰而定
從洵下後復寇君一年乃春正月征虜將軍遵卒
於師詔陽夏侯異將其軍遵潁陽人少恭儉好經學
署軍市令合中兒犯法格殺之帝自負土起墳帝河北時
將曰當備祭遵吾合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下諸卿也
累功封潁陽侯廉約小心克已奉公當賜盡與士卒家
無私財身衣草布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絲繡終遺令諸
器遷洛上素服望哭哀哀還登城門車馬遺令諸卿
秋諸者河南尹諒喪事大司農給費轉上范升訟遵功
史記上編卷之二十一
以漢下仁思至德之命光武漢道衰乎輔佐多侯連亮
生厚仁有以過存焉俗儒化焯如日月臣竊見尊備行
積善竭忠於國北平無陽西拒騰蜀光登抵上入署
陽制衛土心不令越法所至吏民不知有任寺名聞於
海內原白者於當世臨死遺書牛車送喪任重道遠於
而後已得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推敬授
豈又建爲孔子立後泰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組
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矣禮生有爵死有謚臣
愚以爲宜因邊議論次其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臣
家舊古之制竊後嗣法帝下六章謚成侯及葬上親臨
墓前得見其家室後會朝每嘆曰安得憂國兼公如祭
從焉 隗囂死囂將立其子純公孫述遣將陷夷陵入荆
門詔將軍欽將軍援護諸將屯長安帝念公孫述必死
難還時囂未下者兩城焉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
得兵南擊蜀房人苦不知足既得隗復望蜀每餐兵
頭須爲白巾即將欽上書曰公孫述以龍西天水蜀諸
族故得延今囂息今二郡平宜益選兵備穀爲平蜀規

輕第整據廣都待述來乃擊即不來戰轉爲迫之垣毋與爭鋒漢乘勝州步騎二萬逼成都阻江北而軍使劉將劉尚將萬人屯江南爲何進營明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譖漢曰北故公千案萬端同臨事勃亂也此既經敵深入又與尚別營有緩急寧復能相及耶賊出殺公以大眾文翁尚破八立矣幸無他者急引還廣都書未到果分兵然尚悉承攻漢軍漢大困欲屠蜀尚未到江府憲士往馬關當者三日營中旌旗燄火以疑敵血夜叩枕走尚手明日述軍覺殆志力未收漢逆擊大破之乃帶尚屯營而奉詔還璧即以狀問帝報曰運糧都善述必不敢辱向擊公矣若述及尚公從廣都悉拔騎赴之適其戰因叙之必也自是漢興述蜀廣都成都間八戰八克帝復詔論述曰往詔書比下開恩信勿令來參岑彭受害言是今以時旨詣則家族完若終迷不悟委肉虎口可哀哉今將軍疲倦樂思歸不棄人臣忠守詔書于死不可發得將卒疲倦樂思歸不棄人臣進攻城都入其郭冬計戰死延平以城降漢屠成劉盡祿公孫氏并族岑王怒以誅漢書諫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牟孩兒光母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可爲敵吳上宗室子更史職何忍而行此抑視天府觀地觀放廢歟

田史一編
卷之三
五
七月二十七

英二者孰仁良失斯將吊民之義也詔遣將將諸郡弛有詔褒顯忠義擢用賢才西土大悅詔遣將將諸郡弛刑屯北邊築亭堠烽火燧邊郡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退遡法是歲涼州牧融率五郡守入朝於時九域統一兵革既息天下文書調役務從寡約至乃十存一焉

先是詔在鎮專方面懼不安數上書求代也勅循士民無擅離部及是與五郡守朝京師官屬賓客畢從車千兩馬半羊被野至京師上京州牧張掖陽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還候甲級引見就諸位賞賜恩寵傾京師改日拜冀州牧明年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執仙諸功臣每朝雍奴侯寇恂卒葬寇會許曉早恭已甚帝愈親厚之

威侯恂好士寬仁自牧不爲物惑方守潁川時執金吾程璜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恂並列將帥今爲所陷辱今見恂必手劍之恂聞欲引避嫌于谷崇曰崇將予也請

志為褒成侯是歲莎車都善遣使奉獻請都護不許十五年春大司徒韓歆免自殺歆南陽人好讀書於上無所不覽帝嘗問其意歆曰臣聞天運地勢自不可及歆有書名先非其罪多不取錢穀以成其業有星于營室以歐陽歆為大司徒夏封皇子十人並為公追諡兄續齊武公仲管哀公帝伯升子不說繼二冬詔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丁中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事見上大司徒歆下獄死歆學安下乘人博士坐度田不實減千石下吏諸生守關求以戴涉為大司徒是歲匈奴入寇徙邊郡氏於內地遣揚武將軍馬成緝捕塞騎都尉張堪黑陽守十六年春三月秋河南尹及諸郡守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郡國盜起巧苟以度田為名聚人田中又并度田舍嗾呼冬遣使至各起為盜縣吏更進討解散已復屯冬遣使者行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逗遛故縱回避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不收捕及畏懷捐城委守者皆勿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罪於是賊並解散徙渠帥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焉復五銖錢十七年春二月夏行幸潁川進幸葉章陵五月還宮冬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不得上壽稱慶命皇子九國公即儲封進爵為王帝如章

陵修廟祠舊宅帝至章陵即舊宅置酒宴宗室諸卿賜信與人不飲立唯直未耳乃能如是還宮十八年春二月幸長安三月祠高廟上陵幸蒲坂祠后土夏幸河內還宮帝幸河內幸蒲坂祠后土夏幸河內還宮遼郡盜殺五十斛罪至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同內郡罷州牧復刺史十九年春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祠春陵節侯而下四世于章陵夏六月皇太子強孫為東海王立子陽為皇太子事見諸秋帝如南頓二十年春還宮夏大司徒涉下獄死大司空融免涉坐故人大倉冬大司空融免大司馬漢卒葬吳忠侯漢南陽宛人質厚文每戰不利舉世稱其失指漢益為器城後史意氣自若帝歆曰吳公差強人意帝若一敵國矣每出師朝日命夕就道無為辭嚴師還妻子於家異出宅雖朝日軍吏士與若甚奈何獨營山宅為乎悉散與是弟外家在朝廷斤斤謹實形於體貌病為帝臨而問蔡茂為大司徒朱浮為大司空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省五原郡復濟陽僅役六歲是歲匈奴上二十一年春伏波將軍援築塞置守長撫輯邊烏桓與匈奴解平國遣子入侍二十二年春帝如長安祠高廟上陵還官五月秋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靜重不動者也今裂震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殃及吏民朕甚

園通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祖聖帝初非劉氏之王呂
太后威害三趙王呂氏祿產因以爲逆賴社稷之
靈代天今幾性危以事安呂太后不宜配高廟同
至尊薄太后慈仁實生孝文皇帝實繼國子孫業
尊號上薄太后是歲京師醴泉出飲之病疾愈唯甘露
降郡國朱草生帝自謙無德抑自不爲焉二年春初立
北郊祀后主二月帝崩於南宮前殿壽六十二遺詔曰朕無
益百姓喪葬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
石長吏毋離城郭毋遺吏及因郵奏三月葬原陵帝仁
明有大畧生長民間見百姓稼穡艱難諳所疾苦再遣
大業解王莽苛政脩宣帝之政而天下懷安明慎政體
優養黎元數引公卿郎將廣咨民瘼觀納風謠褒節
義重郡邑守長之選有事輒賜手書問勞皆一札十行
細書成文雖遠萬里如在几席故政治悉然而課效頗
急乾綱自總旦朝晨退暇召儒生徵詰經理夜分乃罷
皇太子見帝勤勞承問曰請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達
黃老養性之福願幸自愛壽精神以優游入年帝曰我
百樂此不爲疲也身濟大業而兢兢如不及嘗行幸南
頓復民田租一歲南頓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南頓日
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幸嘉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
下重器朕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乎頓首
對曰陛下獨惜賜復爲讓耳乃天祚巍巍無疆何言之

謙也爲增復一歲羣臣議請封禪帝曰吾卽位三十年
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何汙七十二代之編錄爲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
美者兒令屯田徵處士周黨王良王成毛京師入見伏
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言黨等偃蹇驕倨文
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請
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毋人處士得微虛名帝
報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
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
之念欲保全功臣不令以吏事爲過諸將皆以列侯就
第加特進奉朝請而每容宥其小失遇之甚恩遠方貢
珍甘必徧賜而太官無餘故功臣皆保其福祿無譴誅
焉在兵間久善兵而性仁不佳兵遣將軍馮異見長安
親送之河南解所服劔舁之敕之曰三輔遭上莽更始
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
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
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脩勅無爲郡縣所苦自
隴蜀平未嘗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
問陳孔子不對非爾所及也匈奴南北分爭臧宮請得
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料敵吾方自思

之已宮及馬武上書言虜人畜死旱蝗赤地不能當中國一郡宜命將出征以靖要荒帝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王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賊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信而欲復遠事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申而在蕭牆之內也且北狄尚強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西

通史上編 國卷之十五

三九

域國十餘載上書謂遣子入侍請都護最後都善為莎卑所苦言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詔報曰今者大兵未罷得出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舉之也

論曰世祖起微細受命稱中興實不階一成一旅也公創造同功豈非以豁達大度於高祖同符也與哉而好更事動遵節度且謂不如也傳曰王德如天天明則日月不明高帝近之矣乃世祖有言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東西南北自在大哉王言曠乎於殷宗周宣爭烈矣

通史上編卷十五終 定本

通史上編卷之十六

野郡鄧元錫纂著

孝明皇帝帝紀

南豐後學會懋爵校

孝明皇帝 諱陽辟 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 帝生於東宮 幼而岐嶷 母曰 師南 宗室 尚書 東海王 時北 匈奴 寇 邊 帝 年 十 歲 母 許 以 攝 南 單 于 心 辨 南 陽 吏 清 中 語 具 戎 狄 土 田 志 中 秋 反 原 武 將 軍 攻 關 不 下 帝 相 弟 公 列 侯 問 方 畧 皆 曰 宜 重 其 購 賞 上 從 曰 朕 不 相 弟 無 以 立 中 必 有 悔 矣 帝 曰 但 圖 急 無 他 走 耳 帝 既 即位 上 先 武 皇 帝 尊 號 曰 世 祖 詔 曰 先 皇 帝 受 命 中 興 得 侔 帝 皇 協 和 萬 邦 格 于 上 下 懷 柔 百 神 惠 於 鰥 寡 朕 承 大 運 繼 體 守 文 不 知 稼 穡 之 艱 難 懼 有 廢 失 聖 恩 遺 戒 顧 重 天 下 以 元 元 為 首 公 卿 百 僚 將 何 以 輔 朕 不 逮 其 賜 天 下 三 老 孝 弟 力 田 爵 人 三 級 鰥 寡 孤 獨 篤 癯 衆 人 十 斛 其 弛 刑 及 郡 國 徒 赦 前 犯 而 後 捕 繫 者 皆 免 方 今 上 無 天 子 下 無 方 伯 若 涉 淵 水 而 無 舟 楫 夫 萬 乘 至 重 而 壯 者 慮 輕 實 賴 有 德 以 左 右 小 子 高 密 侯 禹 元 功 之 首 東 平 王 蒼 寬 博 有 謀 並 可 受 六 尺 之 託 臨 大 節 而 不 撓 其 以 禹 為 太 傅 蒼 為 驃 騎 將 軍 三 公 皆 封 爵 有 差 秋 燒 當 羌 寇 隴 西 赦 隴 西 囚 徒 勿 收 今 年 租 調 復 天 水 所 發 卒 三 千 人 更 調 冬 遣 中 郎 將 賞 固 監 軍 捕 虜 將 軍 馬 武 率 師 討 燒 當 羌 詔 曰 方 春 戒 節 人 以 耕 桑 其 教 有 司 務 順 時 氣 使 無 煩 擾 今 選 舉 不 實 邪 佞 未

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無告有司明奏其罪
并正舉者又郡縣徵發輕爲姦利先急下貧其務均平
無令枉刻永平元年在春正月奉公卿以下朝原陵如元
會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太官上食太后奏樂即國上計吏以次別當神軒占其郡國及民所疾苦歲
爲夏五月大傅禹薨葬鄧元侯
名多一依於禮讓有子十三人各專一藝學急放珍整閭門教養子孫其可爲世法資用國品不殖產利帝以之功師傳每遇見東向甚見尊寵廢疾不能親中遂馬史贊曰變通之謂得臣臣相擇尚矣卿公竊符安解紛亂而赴尤武斯謂居力雖不遂道亦私矣及入開仲闢以西響動懷赴如婦力雖不遂道亦私矣及房相陶邑兵部宜陽榮粹交而下無二已上東海王彊他猜情終爲元功冠之上君臣俱全其美矣
薨葬東海恭王司空鮒特郎護公上賜升龍旄頭鑾輅龍旂二年春正月宗
祀世祖皇帝於明堂始服袞冕玉佩約履畢登靈臺望雲物詔曰朕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班時今勅群后群僚藩輔宗室列郡上計百蠻貢職仰惟先帝受命中和撥亂反正恢弘大道被之罔極而胤子素性頑鄙臨事益懼其赦天下百僚師尹勉脩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三月視辟雍行大射禮冬視辟雍行養老禮
皇學詔曰光武校志
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專事三老兄事五更易陳負乘詩刺彼其朕固濟德永念愆政三老

所言皆朕之過民寬不能理吏黯不能禁而輕用人力
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寬前戒疎然兢懼徒
恐薄德久而致怠耳九年春詔前以罪徙五原朔方占
妻男獨有母賜母錢六萬夏詔郡國以公田賜貧民詔
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
尤異者一人及貶尤不理者與計偕以聞人自牛史後
勾奴遺子入
學十年春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夏詔曰昔歲五穀登今
茲蠶麥善其赦天下方盛夏長養其蕩滌宿惡報農功
百姓勉務耕稼備災害吏敬厥職毋愆情辛南陽祠章
陵日北至祠舊宅
賜帝自御墳茔和之夏五月一十三日
賜勞餐三老官屬十一年無十二年夏修汴渠隄詔曰
昔曾閔奉親竭謹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卷貴致哀
禮存寧儉今送終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
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靡積世之業供終
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
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申明科禁宜於
今者宣下之秋司空恭罷牟融為司空十三年春二月
親耕籍田禮畢賜
饌若食夏幸榮陽行汴河渠見潘
河志度河登太行
進幸上黨還宮冬十月晦詔曰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昔
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

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孤勉思職焉十一月楚王
英有罪徙丹陽自殺具封建
十四年春司徒延自殺
輔至郡不信及竟召切延以英藩
邢穆為司徒十五年
春辛東巡新下邳至魯祠東海恭王陵詣孔宅祀孔
子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夏還宮封子六人為王
是歲諸都尉實國十六年夏同代廿四奴
伊吾盧司
徒穆歿死王敏為司徒秋淮陽王延徙封阜陵王有上
先與姬兄姊皆招姦作圖識祠祭祖
兄者伊連中
七年春謁原陵甘露降口
以芝草生屋前五色神雀集
上言帝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德薄何以饗此唯高祖充武聖德弘被太常其擇吉策
告宗廟仍惟恩賜司徒敏卒鮑昱為司徒十八年夏
代鮑及秉有差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政
失朕中憂懼而已其理冤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嶽
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長吏各潔齋禱請
冀蒙嘉澍秋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年四
道詔鼎起寢
廟藏主充烈皇
陵制今流水而已無起墳掃地杆水脯
糲而祭過百日惟四時奠置吏卒數人給灑掃勿閑修
敢有興作者以擅議宗廟灑論葬顯節陵
有司言者
厚茂劬勞口晨身許泥渾食如
兼秋澤豫西表威靈遠
成無思不服以蒸庶為憂不以天下
為尊三歲之期
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和禁轉員禁小舍書
後功烈
充於四海仁風暢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臨不能起

帝太后如平生歡寤悲不自勝既明率百官及故客上
陵是日甘露降陵樹今百官未取以薦畢從席前視太
后故鏡奩中物感動悲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東海王
病遣使者挾太醫乘傳視疾中人候安否絡繹不絕薨
悲慟不自勝東平王來朝優遇隆特賜送還宮悽然懷
思手詔諭諄至焉以中山王馬郭太后少子愛之故獨
留京師及就國賜虎賁官騎每行幸徵諸王各從其近
地宴會封王諸皇子按地圖分土僅半諸王國皇后請

白諸子裁食數縣無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
等歲給二十萬足矣禮待陰郭必均沛王舅郭况與上
舅陰識就竝特進恩寵竝渥况卒親臨贈賻甚厚遵建
武制度無所變更明慎爵賞善理刑法館陶公主為子
求郎不許賜錢千萬謂群臣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
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
受章奏帝聞而怪之太息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
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制日晏坐朝幽枉畢
達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尚書閭章精力晚舊典久
次當遷帝以章二妹為貴人近戚屬竟不用也海內安

乎人無徭役吏多得人歲北豐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
牛羊被野戶口滋殖焉

論曰余讀明皇帝行宗祀養老禮儀情文備極蓋千載
一見也見禮志庶幾哉成周穆皇皇之風至孝惟即楚
獄對又何迫也不謂克己難哉夫禮始於直內嚴於郊
禮燕饗施於不敢遺小國之臣帥道之教誨傳詔之德
義要於調性復情性情調而體禮立矣

孝章皇帝帝紀

孝章皇帝諱顯宗第五子也母賈貴人鞠於明德皇后
為太子后撫育劬瘁太子亦淳孝天至少寬容好儒術

既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詔曰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
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
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
大尉事節卿侯惠三仕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
年勤勞不怠其以熹為太傅融為大尉並錄尚書事三
事大夫草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役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
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召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是
月晦日食避正殿寢兵不聽政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
以馬廖為衛尉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太后兄弟弟

京師及三州大旱...
組擄以見穀賑給貧民...
建初元年春詔曰州郡...
春東作恐人受稍廉往來煩劇或妨農耕其各實農本...
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土者郡縣實廉今足...
遠到聽過官亭無顧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
小吏豪右得容姦妄書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
無狀者又詔曰比年牛疾疫墜田減少穀價頗貴氏以...
流亡方春冬作二千石宜及時務勉農桑弘致勞來群...
公廉尹各推精誠專急民事獄囚罪非殊死須秋按驗...
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
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意山陽東平地震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栗栗...
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
又選舉乘實俗吏傷八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
夫卿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
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甚無謂也每尋前...
世舉人貢士或起幽昧不繁閑閭數奏以言則文章可...
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
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夏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能任典...
專城者補長相秋詔以上林池苑田賦貧人八月有星...
二年春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
之本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
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
三公並宜明糾非法朕在弱冠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
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
後諸夏夏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歸本郡縣...
詔齊相省冰統方空穀吹綸絮冬有旱于紫宮三年...
春宗祀明堂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羌破之詔徵防還...
下恭獄免官防既還自恭擊餘所降羌九十二種...
不夏軍立皇后竇氏賜三老孝弟力田及男子爵有差...
坐徵夏罷治津池石臼河羊腸倉治河以便漕從死者...
不可校坐是謂者即訓冬召馬防為車騎將軍...
言渠終難成許罷役
四年春太尉融卒夏
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封舅馬廖防光為列侯以特進
就第鮑昱為太尉桓虞為司徒六月皇太后馬氏崩秋
七月薨明德皇后冬詔曰蓋聞三代傳人教學為本漢
承暴秦衰廢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
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

立太子小童... 後又立... 建武中後...
... 氏嚴氏春秋大小戴記博士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
... 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減省永平元...
... 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
... 其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
... 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於戲勉...
... 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
... 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稱制詔決焉五年春二月日...
... 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眾著天降大異詩不云乎亦...
... 孔之醜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

人遺詒公車朕親覽問焉其以歲災為尤勿取浮華文
詔曰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
如炎如焚凶年無時而魚備木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
震慄切切痛心疾首前王博思咨諏雖降災咎輒有開
置及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慄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
獄錄輕繫祿獄名山川能致雲雨者冀蒙不崇朝雨
天下之報務加肅敬焉又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威怒或案不以罪迫脇
無辜致自殺者一歲中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
其糾糾舉夏詔曰朕思遲直十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

已餐憤吐憑畧聞子大夫之志矣欲置左右資傾問建
武詔書有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今外官多曠竝補
任需後效焉太傅惠卒遺地刑義從就冬始行月令迎
氣樂六年夏太尉昱卒日食秋鄧彪為太尉七年夏
五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具石北內
秋八月帝詔曰予末小子質文菲薄仰惟先帝蒸嘗之
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
矣今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迎來送往庶
或饗之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其加
賜有差行幸偃師涉卷津至于河內詔曰車駕行秋稼

輟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
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為煩擾動務省約但
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道
幸鄴勞繁罷即守今已至于三老門閣還宮歸囚徒
詔天下繫囚減死詔賜各有一差復元氏祖職三歲還宮歸囚徒
等輸司寇室女子官繫囚罪入獄上皆獲本罪各一
未竟覺詔書到自告半入贖自是歲問行冬幸長安
鄧侯是歲京師及郡國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薨葬
東平憲王冬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

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157-4-1-1000

卷之十六

十六

南史

朕意焉二月用四分曆詔山川鬼神應典禮未咸秩者
議增脩以祈豐年東巡狩鳳城耕定陶詔曰三老尊
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其休之其賜帛人
一匹勉率農功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柴告岱宗
有黃鵠三上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宮屋明形升降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告
祠二祖四宗大會內外群臣祓後博高禩無出今年田
租芻蕘至魯祠東海恭王陵祠孔子於闕里作六代樂
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至東平祠憲王陵夏還宮暇
于祖禰告祠高廟客星入紫宮沙天史官人三五日賜公卿已下父從行官吏錢帛令有是賜博士
負身于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令郡國上明經口十言以
上五人不滿秋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
三微也月令冬至有順陽助生之文律十二月立春不
以報因朕訪咨儒雅稽之典籍其定律無以十一十二
月報因詔鳳凰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三年春
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憂有忠訓之教
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
給律比巡狩耕于懷吉郡國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
宣聲教考同還邇解結寬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
言出游欲親知易劇前同園陵遂望華霍東柴岱宗為
人所福今將禮恒山遂徂北土歷魏郡升踐隄防詢訪

省老咸曰往者汴門木作深者成淵渴則泥塗追惟先
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後禹弘繁不克堂構朕甚慙焉
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
其悉賦與貧民給糧種務盡地力所過縣邑聽半入今
年田租以勸農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
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騾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人君伐一草一木不時謂之不
老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幸中山者遣使祠
比嶽視長城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明日
祠顯宗于始生堂皆作樂後元氏七年徭役幸趙祠旁
山於靈壽還宮夏太尉弘卒以宋由為太尉司空倫罷
以哀安為司空詔侍中曹褒定漢禮具禮志章和元年十
年夏司徒虞免以哀安為司徒任隗為司空秋詔以嘉
瑞政元由司徒安山夫瑞應依德而至今與鳥翔於殿
屋怪草生於庭際得無非其美詔養衰老授几杖行
藥粥飲食賜高年帛布以為醴酪死罪囚減死勿笞請
金成成南巡狩幸沛幸彭城汝陰冬還宮一年春正月
帝崩於章德前殿十三遣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制葬
敬陵廟號帝天性仁孝事明德太后先意承志語具制
裂名都以崇建周親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入朝尊拜

勿名以東平王親賢禮待隆至諸王入朝帝親詣行邸
第豫設帷牀錢帛器物具以克建見封體貌大臣詠咨善
道虛懷容納嘗詔百官議朝堂公卿見各異至變相色
詆訾司隸校尉劾不敬皆上印綬謝帝詔報曰蓋聞事
以義從策由衆定間閭衍衍得禮之容寢默抑心非朝
廷之福也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東平王蒼上便宜
三事手詔報言丙寅所上章親自覽讀反復數周心開
目明曠然發矇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
謂儻是後慮為非今以年之後年饑人流又冬春旱其
所被尤廣雖內自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
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我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尚書僕射朱
暉上密事詔報曰生補公家之闕累清白之素義甚美
今俗句合阿意而從進無蹇蹇之忠退無卻思之念朕
甚患之惟今所言適我願也尋駁却輸議忤旨見讓暉
自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怒詔書
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署議諸尚書共劾暉以
法留中不下詔直事郎問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帝
為太子時受書於汝南張酺酺守東郡幸東郡引酺及
門生掾史會庭中傳弟子之儀愛尚書一篇乃聽改馬

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終其身平徭薄賦深元元
之愛著胎養之今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
樂故蕃輔克諧群后德讓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
合圖書文者數百千所焉

孝和皇帝紀

孝和皇帝諱梁貴人子也貴皇后無子養為子而諸
宗崩即位年十尊皇后曰皇太后賓太后臨朝以前太
尉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道諸王就國夏
以遺詔罷鹽鐵禁早冬十月侍中憲救都鄉侯暢聽以
車騎將軍擊北匈奴永元元年夏憲為大將軍以擊北
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遂是二年春正月封皇弟四
人為王封齊武王孫無忌為齊王威為北海王秋憲出
屯涼州是歲憲遣使即迎遣百葉擊之三年春正
月帝冠冬如長安同高祖上陵初蕭蕭二相國紹還宮
是歲憲擊北匈奴金微山四年春司徒安卒丁鴻為司
徒夏憲還京師六月朔日食即憲收印綬自殺以宜
者鄭衆為大長秋秋太尉由策免自殺司空隗卒尹睦
為太尉錄尚書事宗正劉方為司空詔郡國今年秋稼
為旱蝗傷什四以上勿收民田租五年春詔減省內外
廩及涼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園悉假

貧民應免稅詔曰去年秋麥入少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郡國上貧者籍以衣履釜鬻為費不著籍而豪右得僥詔書實費長吏不躬親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朕其苦之若得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太傅彪卒西地夏郡國三兩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御曲元帝敕在所令試以職乃得克選其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是以廉官非八民被其殃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遣使者分行三十餘郡舉實流冗民間倉賑粟冬太尉睦卒張酺為太尉六年春司徒鴻卒劉方為司徒張奮為司空遣謁者分行稟貸山河充冀州民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有販賣者毋收稅還歸者優一歲田租更賦詔曰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連度濟河之域凶饑流亡而木獲忠言嘉謨所為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其令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詣公車朕將親聽焉秋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雨中郎官徒七年夏日食延

公卿大夫御史謁者議郎即官會廷中各上封事詔有司詳選即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秋易八年春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賜三老者衆人五計秋詔曰蝗虫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者專歸過於下非助戎者也朕寤寐惻矜思弭憂懼將何以匡朕不逮百僚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恤鰥寡矜孤弱以恩惟致災與蝗之咎宣帝九年春夏詔勿收被傷郡國民租更芻蕘池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民勿收假稅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葬章德皇后追尊皇妣貴人梁氏為皇太后追諡恭懷改葬西陵司徒方策免自殺呂蓋為司徒司空奮罷韓稜為司空稜人臣師萬歲議者止色上交不下交不上書無上牛酒於憲稜奏論為城旦出中南陽摘發盜郡中震懷十年春詔刺史二千石疏隄防溝渠以順助地理勿因緣妄發煩擾民京師秋司空稜卒巢堪為司空冬五州十一年春遣使循行廉貸被災害貧不能自存者秋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貴戚近親百僚師尹日怠放有司不舉尚賈小民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

申明勅禁勿因科令加虐羸弱焉十二年春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冬無宿雪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瞻仰昊天何事今人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以求虛名假勢行邪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上下同心庶幾有瘳其賜爵級廩食窮如章夏種歸山崩舞陽大水賜被災太尉免以張禹爲太尉十三年春帝幸東觀閱書林篇藉博選術藝之士克學官秋詔曰荆州比歲不登今茲淫雨爲害餘雖頗登多不均洽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下民入今年田租芻蕘之半其宜以寬除者如故事貧民假食勿種收責冬詔曰幽并凉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脩良吏仕進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十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司徒蓋致仕以魯恭爲司徒是歲鮮卑寇右北平十四年春臨辟雍饗射赦天下夏皇后陰氏廢死冬立貴人鄧氏爲皇后詔充豫荆三州淫雨水傷農被災什四以上皆減田半租司空堪能以徐防爲司空是歲安定羌反鄧氏十五年春詔流民欲還本土無糧食者過所實粟疾病致醫藥不欲還勿強

六年春貸貧民種糧詔充豫徐冀四州雨傷稼遣三府掾屬行視民貧無以耕者予顧犂牛直秋詔曰秋稼方穗而雲雨不霑豈事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非幽閑良善所致與一切囚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方祭煩苛之吏顯明其罰司徒恭免以張酺爲司徒八月卒以徐防爲司徒陳寵爲司空是歲見冬十一月幸緱氏登自岨山而還元興元年十七年春引三署郎召見禁中選除十五人補謁者長相夏改元詔宗室以罪絕者後屬籍冬十二月帝崩年七太子隆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廷平元年春葬慎陵上廟號秋八月帝崩葬康陵是爲殤帝初章帝時侍中憲以皇后兄暴起司空倫疏諫曰憲以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閤年歲志美卑讓樂善詎有顯過哉然諸出入其門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少安讓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家此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者至云貴戚廢銅當役以貴戚浣濯猶解醒以酒亦太妨矣臣愚願陛下嚴敕憲等謹杜門自守無妄交通久之憲益橫以賤直請沁水公主園奪之主畏不敢言帝素知主園美過其地問之憲陰喝左右不得對帝回顧見之質問具得實乃大怒切責之皇后爲毀服深謝帝寬仁召急讓曰深恩前過方奪主田園時何

用愈趨高指鹿爲馬乎久念令人心悸貴主園尚見奪
况細民哉國家秉憲如孤雛傷鼠耳然事竟得解太尉
弘敷奏憲及堂與罪狀見唯讓病篤上疏曰憲姦惡貫
天地海內疑惑謂何術以罔主上近王氏之禍炳然可
鑒陛下處天子之尊何萬世之祥奈何信讒佞之臣不
計國安危存亡之所伏乎臣命在晷刻死不忘愚願誅
元凶以厭人望帝省章太息亟遣醫就視至則薨矣然
終陰憲不逐也及和帝即位太后臨朝都鄉侯暢來入
歸太后數召見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
衛中而委暢暢弟剛遣御史詣齊即治尚書稜以爲賊
起京師而傳考州郡拾近問遠徒爲姦人所笑得自寬
大尉掾何敞說太尉由曰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願親
至發所以糾其變故事公府不與盜賊敞獨身請奏案
之於是窮竟具得實太后怒閉憲內宮憲惶恐自求擊
匈奴以贖罪乃以爲車騎將軍伐匈奴司徒安與九卿
詣朝堂上書言匈奴不犯邊而無故勞師糜國徼功萬
里之外非社稷計不聽太尉由懼不敢復署議諸卿亦
稍自引止惟安與司空隗守前議不變免冠朝堂固爭
太后終不聽衆危懼安正色曰若是時憲第篤景各擅
威福惑不法以太后詔起即第相屬安劾景非時發邊

兵驚惑人吏二千石不待符輒發當伏顯誅司隸校尉
河內尹附貴戚不舉無盡節之義當案免並寢不報而
三府舉奏郡國二千石賂遺竇氏貶秩免官者四十餘
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時掾敞已遷
侍御史矣疏諫曰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
之辱臣子所宜捐軀而效死者高祖高后忍怒還忿含
而不誅誠重之也今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
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耻盛春東作興
動大役元元怨恨而猥復爲衛尉爲奉車都尉景結節
館第彌街純里臣竊以爲衆軍在道朝廷焦勞百姓愁
苦薦景近親貴臣當爲百僚先而遽起大第崇飾奢汰
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止專憂北邊書奏不
省會尚書僕射郅壽上書陳憲驕恣以誠又朝會止色
穢議以誹謗下吏當致辟敞疏曰壽機密近臣以匡救
爲職若穢默不言罪也今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曰其
私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
杜衆忠直垂譏無窮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會憲伐
北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紀功還進位大將軍位三公上
於是耿種任尚等以武力爲爪牙鄧疊郭等以璫姻姪
爲腹心班固傳毅等以文章典義府權震天下性復果

急職賦之饒必優而篤景等竝橫蠹署其親黨賓客於
名都大郡賦斂小民爲賂遣司徒安大憂之每公卿大
會諸國事流涕不自禁憲有建置數持國大體祖宗舊
制相遺履憲大悼至引光武誅韓歆戴涉爭迫脇之安
終守不移廬江周華辟公府諸舉奏多所具草賓氏客
撤之曰子爲袁公腹心橫挑貴戚賓氏刺客悍士滿城
中必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以國家事
爲仇所害誠所甘心歸敕妻子卒遇禍無殯歆藉以區
區腐身覺悟朝廷無何安薨尚書敕上封事諫曰臣聞
變而不救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以爲害也伏
見大將軍冀始遭大憂公卿比奏今典幹國事憲深執
謙退固辭位懇勤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卒然中
改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偏誅戮無罪衆譏洵洵
咸謂州吁叔段復生於世而公卿不肯極言者以憲至
誠匪懈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誠蹈罪戾亦不失平
勃誅諸呂之效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
欲兩全絕其絲絲塞于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
之號陛下有哲泉之譏下使憲等得保其福祐駙馬
都尉環珪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
廟至計寶氏之福也憲怒出爲濟南王傳已司徒鴻以

日食上疏言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
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象也故日食爲陰凌陽臣乘君之
象月滿不虧下驕盈象也昔周衰皇甫家伯之風重權
在外黨類強盛侵奪乘勢則日月薄食故其詩曰十月
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夫威柄不可以下
放利器不可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
不由此今人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天下
近惶怖承旨刺史二十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未重
符受臺檄不敢輒去久者至數十日必得謁乃遣若王
室向私門此上威損而下權盛也人道恃於下效驗見
於上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問者月
滿先節過望不虧陛下未深覺悟故日爲之食誠宜畏
懼以防其既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臣愚以爲宜敕
政責躬杜漸防萌諸左官外附之臣依權門傾仄求媚
者宜行一切之誅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
主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守牧縱橫宜因天變改政匡失
以塞天意書秦帝感動疏留中不下丙辰郡國十三地
震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軍會憲壻郭舉行辜
太后謀廢立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鉤盾令鄭
衆謹勅有心幾不事憲與定議行誅清河王慶以長別

幕內舍會勸講白虎殿得入省宿帝使求外戚傳慶從
千乘王所求求得夜納之庚申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
勸與屯宿衛閉城門收殲舉等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
遷就國憲及諸弟皆自殺太尉由以呵黨策免亦自殺
執金吾張上疏曰臣愚不及國大體竊以爲竇氏伏
辜而罪狀未著非所以昭示將來也下理官與天下
共罪具罪方憲等寵貴時群臣阿附知恐不及皆言
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
威既行又皆以爲常死不考厥衷伏見夏陽侯瓌志存
忠善前與臣言常有鞠躬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
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
者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不完免宜加裁宥帝感補
言徙瓌封就國已焉時帝年甫十四成實氏之誅天
厭服而奉事太后終始無間念清河王以儲貳廢遇之
尤恩時被病必朝夕問訊垂意甚備有司以日食白遣
諸主之國帝手詔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主幼穉
早離顧復常有黎莪凱風之哀選懷之恩知非國典且
復宿留營南巡狩欲渡漢太傅禹張疏人勞請止蹕帝
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太尉
請請老帝遣中黃門問勞賜膳珍補遂稱馬補子蕃時

以郎侍講帝勅之曰今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日夜望公
與國同心思惟得失而託病自潔當誰與吾同憂乎
非所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耆公其僂僕勿露
所救補皇恐詣闕謝故事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
五里一候民役輸苦臨武長唐羌上書陳狀詔曰遠國
珍羞本以薦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
復受獻由是遂省焉自中興至于永元雖頗有施惠而
俱存不擾齊民歲增壤土世闢焉
論曰明帝早慧又仁心好學頗稱察察而章帝承之以
寬惻隱元元於私民不已優乎又垂意禮樂敬順時令
庶幾哉兼有其質文穆宗以冲人昧大慙而禮賢卹民
德意爛然於是西京高惠至于文景東都建武迄于元
興並稱治朝矣

函史上編卷之十七

時郡鄧元錫纂著

安順中質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孝安帝諱祐清河王慶子也殤帝立清河王出就國天子冲幼太皇后沈沈懷社稷之慮留王子祐與嫡母耿姬處清河邸中為帝崩車騎將軍騰太后定策禁中夜使騰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王子祐與嫡母耿德殿百官吉服陪位拜為安侯下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子瞻邛日月冀獲成就豈意卒然大年不悲痛心深惟平原王勝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絕長安侯祐忠孝翼翼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一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保後莫宜於祐禮昆弟之子猶子也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具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已即位謁高廟謁光武廟太后臨朝葬康陵是歲六州人宿參未下賑貧十二月清河王慶薨司空勤持節弔祭車騎將軍騰行護喪末初元年春司徒鮪卒三月夏魯恭為司徒鮪目後元三公以權周章為司徒爵皇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冬司空章為逆自殺時中人鄭眾勢與政章數以為言以太后不聽而望空謀誅諸兄及及倫等廢后及而立平原王勝以為功事覺自殺是歲即十八地震二年水大風雨電秋七月太

白入止斗是歲三年春正月帝冠京師大饗司徒恭罷
 國十二地震三年春正月帝冠京師大饗司徒恭罷
 有星于天苑是歲京師及郡國十一大水并京畿
 相四年大水郡國及郡縣六州蝗三即五年春正月
 歲內秋漢陽盜陷上却定六年員谷原山崩七年
 日蝕秋京師地震元初元年八月春日南地圻三月
 秋河東地震冬十月朔日二年春益州夏立貴人閭
 食是歲郡國十五地震二年春益州夏立貴人閭
 氏為皇后河南及郡國十九旱秋九年春郡國十地
 食夏京師旱四年春二月朔日夏司空敞自殺京師
 失鄧氏產尚書郎長俊有私書與少子恣家封上五年
 之半句殺二即雨雹是歲郡國十雨小十三地震
 春京師及郡國旱秋八月朔日食冬鄧通某老殺
 莫封而賜侯金任尚棄市自差叔十餘年軍旅費用百
 億計并京虛耗狼莫虎諸老老解遵以太后從第六年
 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或所水涌出沛助海
 大風雨電冬十二月日食郡國八地震



北匈奴車師反沈氏夏立子保為皇太子七月封鄧騭為上蔡侯葬和熹皇后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尊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詔舉有道特准鄧騭及度遼將軍竇遵並以諧自殺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列侯幸衛尉馮石府光祿大夫案口洽免田租其者勿收口大臣行延光元年二十一年夏京師及郡國秋詔二十石舉刺史二千石今長相視事一歲已上歲清白愛利能救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照拘官簿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舉綬惻隱親民者勿取浮華是歲郡國三地震京師及二年夏四月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師國三地震三年春帝東巡柴告岱宗祀二祖六宗汶上明堂後加祖祀孔子闕里平至于河內還策收太尉震印綬自綬以馮石為太尉夏閏中秋八月以耿寶為大將軍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是月晦日食是歲京師及四年春三月帝幸宛不豫還崩于葉還宮發喪葬恭陵自和帝太后臨朝日食地震水旱風雹之災歲有饑流被略太

后聞每徹旦不寐詔城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珍御膳非陵廟米女尊擇朝夕一肉飯躬自損以救黎元歲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絕粟之以在所郡國公田池苑可墾闢者假與民除逋租過更口算芻秣數年之後天下復平歲還於豐穰司徒太尉防司空邵等相繼登用兄隲以元舅車騎將軍輔政後位大將軍克崇謙讓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邵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等置之幕府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所連逮父馬賓家屬被禁錮者詔公卿內外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明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詔三府申舊令禁奢侈作淫巧殫財厚葬者詔郡國守相舉經明任博士后鄉廉清孝順才任埋人者詔謁者行視收葬客死京師無主後若有後貧無以葬者申敕郡縣中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必糠粃長更必躬親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大醫行視郡國大水賜壓溺死年七歲以上者錢七千其敗壞廬舍亡失產業者粟人三斛被淹溺者田免賦租下詔言問者水災害稼朝廷愛懼而郡國多張墾田增戶口為功掩匿盜賊不為負貪苛慘辜延及平民刺史阿私下比不授于天不愧者人自今後各實覈所陽害為除租賦違者

重其糾罰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一代外戚
戚客借威認詞至濁亂官民患者咎在執法懈急不輒
行其罰故也車騎將軍騰等雖懷敬順宗門廣大姻
戚賓客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容護嘗大旱親錄囚
徒洛陽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囚矣以從與曳見
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欲有訴太后察視覺之呼還問
具得枉狀即收洛陽令抵罪行未浹宮澍雨大降故不
出房闥而天下復安蓋臨朝者十有六年帝即位十有
五年生二十有七年矣始天子以少慧故得立及長多
失德稍不可太后意見匡拂而太后徵河間王子翼為
平原王昭京師又久不歸政以內不能平太后崩乳母
王聖等及宮人欲傾太后以為功比而譖鄧氏誣告惺
弘闇從尚書訪取廢立故事謀立平原王帝發怒從
臨封羅侯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貶平原王翼為平
都鄉侯騰及諸弟皆自殺大臣百官莫敢頌言鄧氏寬
者大司農朱痛騰無罪肉袒與觀上書曰和熹皇后
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以成身退讓
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焉比當宣積善履謙之慶而橫
為中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遂令騰等罹此
酷濫逆天惑人率土怨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

血祀以謝亡靈因自致廷尉廷尉忠劾寵免官眾庶
為騰稱枉者帝意稍釋乃還葬騰等諸從昆弟皆得歸
京師當是時帝嫡母耿貴人兄賓監羽林車騎祖母宋
貴人兄弟及宦者江京李閭封列侯皇后兄閭顯弟景
耀典禁兵與中常侍樊豐等竝用事封乳母王聖為野
王君聖緣恩放恣聖女子伯營得出入宮掖通貨賂為
姦司徒震疏諫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
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克庭何母聖出自賤微得奉聖躬
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報勞苦過適而無厭之
心不知紀極外交偽託損辱清朝塵黜日月夫女子小
人近驕遠怨實為難養惟陛下絕婉嬖之私令居外舍
斷伯榮母令往來留神萬機慎拜封爵令野無鶴鳴之
歎朝無小明之悔天下幸甚帝以章示聖及內倖皆忿
患而伯榮與故朝甥侯劉護從兄瓌通瓌妻之遂得襲
護爵震復疏爭曰高祖約非功臣不得封經制久死子
繼兄亡弟及所以防篡冒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
護再從兄瓌護爵為侯護同產兄威今乃見在臣聞
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能但
以娶阿母女得驟位侍中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宜
覓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尚書程廣疏諫田

陛下應天履祚當建太平之功而外戚內寵應非滋章
臣請以近事徵之昔霍光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盈
金積貨至乃盜弄神器幾傾社稷及其破壞頭顱墮地
願為狐豕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無道殃
必疾矣外戚近幸漢元以來未有倫比祿去公室政移
私門重尋覆車之迹摧折可必而朝臣莖肯正議翕翕
嘗皆轉相援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
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老子稱國之利
器不可示人此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
黃金於露臺飾帷帳於寶臺或譏其儉者帝曰朕為天

下守財耳自初政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貲斂

七

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殫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
常重賦百姓怨叛危亂之所倚也昔成王初政周公
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故
一旦復辟而天下曠然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
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來災譴頻
數地坼山崩高岸為谷脩身恐惟庶轉危為安輕慢天
威則其害彌大願陛下親自勞恤兢勵精之思勉求忠
貞誅遠佞諂割泰欲之歡罷宴私之好什亡國之所以
失親與臣之所以得庶災害可息數年可招出為酒泉

太守時遣宦者將伯榮詣甘陵傳宅所過修道繕亭王
侯二千石而下至望塵拜車下僕射陳忠曰昔韓嫣託
之車之乘受馳傳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媽受歐刀之
誅今陛下奈何令女使千錯橫行至此極乎不省於是
諸嬖倖益橫放無忌二府並阿可取容太尉震獨公方
守正紀請謁為取閭中常侍所忌忠詔為阿母脩第震
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湯薦遭水
旱人無菜色以蓄積多而財不靡濫也今災害發起彌
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羌虜鈔掠三邊震揚
乏與不給大司農帑藏告匱非杜稷安寧之時而詔書

為阿母起第津城門內合兩為一連里竟街盛夏土王

八

而攻山採石窮極伎巧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
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恩廣謝憚兄弟素無肺腑枝葉
之連依倚近倖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
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指意招采海內貪汙之人受其
貨賂至有藏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固
原天下諠譁咸曰貨財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
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惟陛下度之尋因地震復疏言臣備
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震動其日

殘展千支皆土位在中宮此中官近臣持權用事之象也陛下念邊境未平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幸臣驕溢踰法造作無已惟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平震言逾切帝內不平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震復疏救曰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今騰全命以誘芻蕘帝竟殺騰已帝東巡豐等矯詔書調大司農錢調大匠材木起園池家舍太尉欲自發其事須帝還上之豐等懼以星變譖震故鄧氏家吏有慰上心宜黜之以厭塞大異帝還宮夜遣使者策收震印綬勒歸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諸子門人曰死者人之常吾年七十餘蒙恩備宰司疾歿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乎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遂飲藥卒弘農移良永豐等意望震累人見其學弘農當廷時三府官重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青輒切咎策免僕則忠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蒙宰王者所重在與爲下御坐爲起以其入參太政出董百官所爲殊異之也漢興丞相所

請廢有不聽令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由尚書而每有灾異輒切諫策免竊獨傷之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方進卒不蒙福故知是非之分上天譴告較然有歸也今尚書決事多違故典以詆欺爲尚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防威福移下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萬世之慮也時不能用太子保者李姬子也生而閹皇后妬姬見殺及爲皇太子樊豐王聖江京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謀廢立殺之太子聞而嘆京豐懼後禍與皇后讒太子帝召公卿議廢置時太尉震既卒大臣選悞皆不能強諫太僕歷太常馬廷尉皓議曰經言年悼若考卽有辜不當其身星太子年未十五幼卽有過宜貸且男吉縱有謀太子何得知獨宜選忠良保傅翼輔以禮義廢置議重誠聖恩所宜宿留不從廢太子爲濟陰王居德陽殿西歷要光祿勳殷諷宗正劉儒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立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伉等十餘人詣鴻都門陳太子無罪不當廢帝使常侍宣責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義安爲謹諱外見忠直內希後福朝廷廣開言路姑一切貸若懷迷不決當顯明刑書皓光頓首謝歷佛然曰屬通章時何

言而今忍背之耶大臣乘朝車處國顧得轉若此
平獨守關連日不肯去向書令忠効歷等皆記官削
國賦黜歷母武安公主令毋會朝請曾孫及帝崩平葉
閭后以濟陰王在內恐為公卿所名立不廢喪至京乃
發喪與兄顯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入即位尊皇后曰
皇太后太后臨朝而顯以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欲自擅
忠賢豐等分其權風有司奏貶實亭侯勒自殺豐獄死
王聖徙鴈門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臨悲號不食中
外為悲哀冬少帝崩顯江京父中常侍劉安陳達白太
后復秘不發喪更徵諸國王子議所立嚴兵自衛守十
一月丁巳京師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謀立
濟陰王夜入省遇京安達斬之以李閭積為省內所服
挾與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有一矣是為孝順
帝召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登雲臺使虎賁羽林士
屯南北宮諸門而閭氏伏誅時帝禁中憂迫不知所
為用黃門樊豐程璜以
后詔召越騎校尉馬續將一屯平朔門已授少印曰得
濟陰王者封萬戶詩作許諾而以限小解顯使具登出
外召吏士詩因格殺歸營屯中顯弟景還外府收尸
河程傳召諸將收送廷尉獄即夜九明曰遣以者入
自傳聖受子收顯及弟遷太后離宮又明日開門罷屯
權晏誅之家屬從九景遷大后離宮又明日開門罷屯
兵封程等列侯是為十程為騎都尉葬少帝以諸王禮
改葬故太尉震祀以中牢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

初起廢黜以十九年擁立在此家倚信諸宦官司隸
詔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閭等罪三府即劾詔威
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詔上書自訟曰廢禁者俗之隄
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百姓怨窮
更相委遠以句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賊罪非一
三府恐為臣所奏加詆誣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
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不勝憤遂自繫廷尉奏
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
同朝謹自繫以聞坐論輸左校二日中傳考四獄浮陽
程入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時常疾我臣知其傾
國今即位而復自為之何以非先帝乎虞詡並忠更被
拘囚張防賊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占為宮
中有姦宜急收防送獄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令下
收之且曰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理出詔拜
議郎數日遷僕射時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封皇后弟
冀為襄邑侯尚書雄左諫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
制唯元帝時王聖為野王君逗讒賊成廢立之禍生焉
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懼快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
率下而與聖同號懼違本操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俸
庶無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

乎議可否於是皇后父商讓還冀封會京師地震雄拔
疏言先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而京師地
復震災尤其封爵至重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
詔而南鄭李固舉敦樸士直言對策曰臣聞王者父天
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衰則震萌為
災斯皆關之天心效驗成事者也前孝安皇帝變亂舊
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至今聖躬親其狼狽今陛下扶
自兩殆天下喁喁庶幾中興誠當沛恩惠惟善道而方
今之事復同於前臣竊傷之夫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
賢相繼十有八主矣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之寵歟

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宋阿母前有
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勞苦若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歷
世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安者豈天性固當禍哉但以爵
位尊顯車總朝權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顛仆而後已
也先帝嘗遇閭氏位號大疾故其禍曾不旋踵今梁氏
戚為椒房子弟羣從榮顯兼至永平建初殆不如此宜
令步與校尉冀及謁者侍中皆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
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內臣子弟不
得為史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誦託易於為欺也而
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

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設
為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
錢千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為官人夫才官及百
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遺羊無他功
勳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憲先聖法度所宜堅
守政教一跌百歲不復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幽
王變祖宗法度故下民病也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入之
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陛下之喉舌也斗斟酌元
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審擇其人
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

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
則同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
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則潔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此言動之內而應於外也由此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
跌哉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端暫啓則仁義道塞刑
罰不能復禁化理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綱紀當今之急
務也夫人君之有政教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雖遭霖
潦不能為憂政教立雖遭凶年不足為憂譬之人身本
朝心腹也州郡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為之不舉今誠
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其心腹則寇賊水旱何患焉乃隄

防今漸孔穴矣心腹之疾非復四支矣則是豈可晏然
不爲動心乎謂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
探討象變以求天意有中理者即時施行則聖德日有
所聞忠臣日盡所知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
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雅靖者給
事殿中則外議厭寒昇平可致也帝覽對以爲第一拜
詔郎出阿母還舍尋以飛草詆誣下獄大將軍商爲力
請乃得解固司徒子也少好學狀貌有奇表上遠上
太尉與爲宦官詆誣責實固言於商曰王公以堅貞
之操爲謬佞所構命聞者嘆懷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
冤之滯纖微惑榮輒分引決有如王公卒然則朝廷獲
害賢之名群臣失匡救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
餐商立爲帝言事得釋中常侍張逵等害商寵譖商與
臣者曹騰孟賁謀爲逆帝曰必無是但汝輩妒之耳逵
出矯詔收賁賁繫獄帝聞震怒命窮治逵等伏誅辭多
連染商疏請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
僭而刑不濫大獄一興無辜連及者衆死囚久繫纖微
成大非所以導迎和氣平政成化也訖乞竟以全大恩
蓋是時天子昏德閣侍交亂賴大將軍守正以后父得
納忠猶時有匡救云太子炳卽位年一尊皇后曰皇太

后太后臨朝孝固爲太尉錄尚書事秋九月葬憲陵廟
地廣冬十月盜發憲陵是歲九江盜馬永嘉元年春正
月少帝崩太后以冀徐揚盜方盛欲湏所徵諸王侯到
乃發器太尉固曰不可帝雖少然天下君也今其崩亡
入神傾動豈有臣子相爲辟匿乎昔始皇亡於沙丘胡
亥趙高隱忍不發卒成扶蘇之禍近北鄉侯薨閭后兄
弟及江京等爲欺蔽以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之大
忌也時清河王蒜海渤王子續皆章帝孫兩徵之至
蒜敬重有威動止有常公卿歸心焉續甫八歲太尉謂
冀曰立帝必長有德任親政事者乃宜稱非幼弱可任
願將軍以周霍立文宣爲法以鄧閭利幼弱爲戒冀不
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續立之罷蒜歸國葬冲帝懷陵
當是時太后頗委任宰輔固與光祿勳喬杜同心輔政
天下咸望治平爲冀所媚忌帝初以年幼爲冀所利以
得立而性特蚤慧因朝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大
患之令左右於煮餅中進毒帝苦煩其促召太尉固固
入前問時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悶得水尚可
活冀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竟不與水飲而崩固伏尸
號哭惟舉侍醫用事者皆冀黨冀能明也葬質帝靜陵
由史上編卷十七終三定本

函史上編卷之十八

盱郡鄧元錫纂著

桓靈獻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孝桓帝志肅宗曾孫蠡吾侯翼子也既襲侯太后以女弟妻之質帝崩議立嗣太尉固司徒廣胡司空戒與大將軍冀書言先世於興廢之際未嘗不廣詢博議定所宜立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者也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惟將軍熟慮冀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夫議所立固廣成及大鴻臚喬等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冀未有定也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嘲之乃夜詣冀說曰將軍屢世有椒房之親秉萬機者久賓客縱橫清河王嚴明若果君受既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蠡吾侯仁順幸有親冀內欲立侯未有緣聞騰言大動明日大會以立蠡吾侯諭百官色厲氣盛胡廣趙戒而下皆重息對惟大將軍令固喬獨守前議不變冀厲聲罷會與太后先策免固而立蠡吾侯時年十五矣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冀曰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於易為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戰陰將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重失正氣此互相明天道善屬陽惡屬陰若脩正守道摧折惡

類則福從之不然禍也穆諸事不逮所好唯學受傳於

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夫人君不可不學皇帝

冲年宜為選置師傅得小心敦篤之士將軍與之入參

勸講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明年黃龍見沛國冀以其

言驗舉侍御史而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守公叔尚書稱及長就學見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失下衣冠父以為專愚穆愈精焉建和元年春諭

定策功益封萬三千戶其子弟及宦者廣等封列侯太

尉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

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土濫也苟

遂斯道豈直傷政終且偕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哭喬

獨不往立皇后梁氏冀欲以厚禮迎喬守舊典不聽冀

屬喬舉汜官為尚書喬以官職罪不用日忤冀自李固

之廢中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不回撓朝野

倚重冀恨惡之以災異策免會甘陵劉又魏祁劉鮪為

梁氏放橫清河王牛職謀共立清河王事覺肅貶爵為

尉氏侯徙桂陽自殺冀因誣先太尉固太尉喬與交通

逮下獄固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理固枉河內趙承

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訴太后理出之京師市里咸

呼萬歲冀大驚畏終為己害更奏同喬三公不能乃心

王朝顧與清河王為逆事在不赦宜覆按遂皆死獄中

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帝室從
此殆矣公等受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私哉固
身已逝於義得矣復何言廣戒省書流涕悲慙而已
童左持章表右挾劍顧乞收葬不許乃往哭於前
南陽董仲舒固東不去東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
為大臣不能死上全身若爾何義生乃公犯詔書身
試王法乎京曰亮戴冠履坤舍陰陽以生義之所動豈
知性命可至相懼為乎亭長執固曰居非命之世大言不
敢不竭地厚不載不踏耳曰適宜視聽口不可妄言也
乃後赤憤計為四亭長史守衛戶驅護收殮積十二日
乃要鉄鑕詣關上書請收骸太后許焉固知不免遣
基茲變歸里變手十二姊文姬為同郡趙白英妻
家與二一謀謀還變託言還京師時人莫知其有異
州郡收基茲獄先文姬少告父門生土成巨君執義
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人之孤李氏存與在君
史公上錄 卷之十八 三
失成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變姓名為酒家傭而
賣於市各與異人而陰相往來酒家異變非常人以
女妻之災事精經學積十餘年黃誅有諺存錄大臣免
死者子孫變乃還鄉迫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
戒變曰吾家而食喪絕第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
喪人勿妄往來以咎而已變謹從其詞後成卒變以禮
葬每四前設上賓之位中馬變廉少自守折交棄短
長好成人之美情無過莫視川號部詣州黃變為可前
尹使卒投郡溝中相之時梁氏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
發其罪邪膠網終身焉
七侯卿相尹校至五十七人冀擅國成福白子宮衛近
侍列樹所親而妻壽封襄城君滋驕為淫縱百官遷召
皆先詣其門謝然後詣尚書受符宛令吳樹之官辭冀
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姦竊北屋可誅明將軍當國
大任宜崇賢善為國役乃侍坐而來未聞稱一長者顧

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比至官部遂誅鋤冀客豪橫
者數十人冀大怒還謁酆之出立死車上安帝嫡母耿
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以法族其家崔琦
作外戚傳以風冀見之怒琦曰昔管仲樂聞譏諫之言
蕭何設書過之吏顯名于今今將軍不結約忠賢以救
醜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延熹
元年帝在位之十二年也冀秉政幾二十年矣夏五月
晦日食太史令陳授以為咎田梁氏收考死獄中度奄
將軍陳龜徵入為尚書疏冀罪不省不食卒於是天子
積不能平未發也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更適孫壽男
曲史公上錄 卷之十八 四
梁紀書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名為已女中忌宣暮夜遣
客欲敗宣以城口宣走宮訴帝發怒因如廁獨呼小黃
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為誰衡對單超左
怗貝瑗於是呼超愴入室議超許諾齧臂血為盟出御
前敕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永郎以下操兵守省閣欽
符節送省中冀以耳目異疑之使中黃門張揮入宿衛
防變瑗收揮斬之將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
人與司隸彪圍冀弟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諸梁
氏孫氏無少長皆棄市太尉廣司徒續司空朗皆坐阿
附免籍冀財入縣官斥賣凡三十餘萬萬克王府用是

歲賦天下租稅之半蓋漢世有外戚之禍公府權重
不能有所禁禦而天子無親臣獨於宦寺親自穆宗誅宦
氏以鄭眾眾以得封順帝誅閹氏以十九侯十九侯並
封至是以單超等五人成梁氏之誅而五人列侯封於
是宦寺之形成而公府外戚拱手讓權矣帝新誅梁氏
太尉瓊以師傳恩又故不阿冀登公府封祁鄉侯瓊辟
汝南范滂奏州郡貪污至死徙者數十人引用賢俊褒
表遺逸海內肅清想望治平而桓實昏德封皇后兄子
康秉皆列侯常侍侯覽以上緣五千匹亦侯已又封小
黃門八人爲郎侯災與數見白馬令李雲憤發露章言

漢書上卷 卷之十八

五

昔高帝白馬之約非軍功不佐梁氏恃恩擅勢虐流天
下陛下以罪行誅宦者將命正獨家臣內叛召家奴搤
殺之耳而猥封萬戶高祖有知得無見非西北列將有
血戰功者聞之得無解體乎大帝者諦也今官位錯淆
小人並進貨賂上流政化下損是帝欲不諦乎帝大怒
逮詔獄遣中常侍管霸考之弘農掾杜眾傷雲中獲罪
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愍怒大鴻臚著太常秉洛陽市長
冰茂郎中上官資並疏爲雲請皆坐免霸亦言雲狂慧
不足誅帝曰帝欲不諦此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雲
衆竟死中獄太尉瓊稱疾上疏切諫不省光祿勳陳蕃

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君八者客悅
是爲臣備九列而見非不誅則客悅也夫列侯上象四
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卑功不
侯今近習左右以無功授邑而不料其任至乃一門之
內侯者數人故象綽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
康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民饑殍而采女數千食肉
衣綺歲費不可貲言鄙諺曰盜不過五女之門以女能
貧家也後宮之女獨不能貧國乎且聚而不御必生悲
憂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
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缺然今天下獄

漢書上卷 卷之十八

六

由怨起爵以賄成官採求失得擇從忠並凡一選舉委
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當夫人君有事苑囿惟
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違此則遊畋
肆縱虞周戒之今天下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
空國已感矣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陛下宜焦心幾
顛坐以待旦而楊旗耀武騁心與馬之觀前秋多雨民
始種麥而失勸種之時俾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卹
民之意上願采其言出宮女五百餘人及單超以列侯
爲車騎將軍其死也賜東園秘器王具以殮及葬發五
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

左回天具獨坐

任人及兄弟嫖戚放濁滿天下民不堪命盜賊並起天子至盛官俸貨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諸太尉乘輿舊典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幸南陽左右通姦利多特赦除拜乘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曰郎署入奉宿衛出牧百里令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賂敗是以巷議刺刺白駒遙逝穆穆清朝遠近何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從欲之路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為暴殘賊累億計乘奏劾檻車徵參於道自殺乘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給使省閤司守昏晨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中

帝侍侯覽弟參貪殘禍滅覽知憂重必且有自疑之心

七

而同郡房植有清名郡人為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相譏揣而尤隙成由是其陵有南北部而黨人之議始此矣汝南太守宗資辟范滂南陽太守成瑨辟本既為功曹皆季以心腹滂尤勁正疾惡甥李頌素無行內侍唐衡以屬資滂不召資搖書佐必辟之書佐仰曰范滂清裁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也資不能強二郡為之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書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賢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履到門時宦戚橫放貨賄上流刑辟虐川為海內所憤惋涿郡崔寔著政論至以為孝宣信賞必罰見效優於孝文今馭失轡馬失銜四牡橫奔方當拊勒鞭轉以救之旨顧梁肉哉意主於刑糾姦司隸緝劾侯愷及兄太僕稱逆惡侯瑗及兄恭職罪愆稱自殺瑗貶都鄉侯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司隸膺威嚴逃匿讓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殊少正卯今臣到官積一旬

矣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戾之罪自知蠹貴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顧諫曰汝躬之罪司隸何愆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於是日伺所爲傾害者宛富賈張汎恃與援爲暴岑旺勸守璿收捕遇赦竟誅之小黃門晉陽趙津橫太原太守璜亦於赦後論殺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陸侯覽家防東殘暴舉奏破其冢宅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嵩罪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棄市並上書訴冤超浮坐髡鉗輸作璿璜當格赦令棄市太尉蕃與司空茂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也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此危亡之端也小家畜產百萬子孫尚耻失其先業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誠不自愛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小黃門津大猾汎等肆行貪虐牛原守璜南陽守璿糾而戮之雖云赦後不當追論原其誠心在乎去惡是於陛下有何悞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震怒刑譴之已甚况乃重譴令伏歐刃乎謂宜引納公卿簡

練清正斥黜佞衰塞近習豫政以回天憲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自有勉強會河內妖人張成善風角通宦官帝亦頗從占候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河南尹膺督促收捕案之死亦赦後於是成弟子牢脩上書言赦者天子所以布大德於天下枯蘇解難者也而膺等公於赦後論殺無忌方命爲虐行其私威且膺等養太學游士結列郡生徒更驅馳爲部黨誹訕朝政疑亂風俗不可長帝乃震怒趣論殺璿璜下郡國逮捕諸黨人告天下使同忿疾下三府太尉蕃却之曰今所按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當十世宥也豈有罪名未章空殺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黃門比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倫二月餘人懸金購募使者四出時岑旺張儉皆亡命所止宿咸捕論前太丘長陳寔慨然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與黨獄乃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大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詔不問太尉蕃上書言膺滂等正身無玷矢心社稷橫加考案杜天下口與秦坑焚何異昔禹巡蒼梧見市殺人下車哭之故興也勃馬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帝

韓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朝臣震栗其敢頌焉
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皇
后父槐里侯武及尚書霍譖等使訟之於是武稱病上
侯印綬為疏理帝意稍解仲中常侍王甫就訊甫訊
曰君為人臣不思忠國而共造部黨相推舉多諸媒孽
欲以何為時黨人皆三木囊頭暴階下莫敢對范滂叩
天太息越次進對曰昔仲尼有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
如探湯臣等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願
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
大戮身死之目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
愧夷齊時滂言端氣聳又辭直甫愍然改容乃得解桎
梏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以天時宜赦遂肆赦
改元而黨人二百餘人皆書名三府禁錮終身當時
國所連及者多至數百人平原杜絕所上從
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古意想則青州大郡其
石有黨者國甘陵亦考其部平何而得黨無窮
日先上疆界天下界分境下七州風俗不同它郡
官自平自無可相比若承望上旨所陷良善淫刑
以逞則平源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已所不能也從
事怨收佐送獄舉奏是歲帝崩在位二十一年無皇子
嗣會無前得免者甚多皇后曰皇太后聽政起太傅司
其國王子侯執賢儵以解讀亭侯宏對武白皇后定策
遣侯往迎宏羣臣尊皇后曰皇太后聽政起太傅司

徒廣錄尚書事初太后之立也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
大小皆委蕃蕃與大將軍武同心輔政徵用鉤黨諸名
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與參政事時諸尚書以國遭
大患繼嗣未立多托病不朝蕃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
亡如存今帝祚未立國事日殷諸君奈何委蓼莪之苦
而偃息在牀平諸尚書皆惶怖起視事建寧元年春解
滯亭侯宏至即位是為靈帝錄定策功封武開喜侯蕃
高陽侯蕃讓不受時天下延領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
旦夕於太后側為熒惑中常侍曹節王甫構與交通太
后信之數詔有封拜蕃私謂武曰節甫濁亂海內今不
誅後且難圖武許諾蕃大喜與尚書令尹勳共定計會
日蝕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因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
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國除害可因今日蝕誅廢宦官
以塞天變於是中常侍管霸蘇康等坐罪收獄死矣蕃
顯疏言人臣言不直行不正則欺天而負人危言極意
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二者鈞禍然臣寧得死不敢欺
夫也今京師驚駭道路諱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
鄭璜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
逆者中傷方今羣臣滿朝如河中木汎汎東西耽祿畏
害陛下前始攝位順行天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其時

天地清明人鬼同歡奈何數月後縱在右令賊賊方始
手大毒元怨不急誅必且成亂雖量也願出臣意宜
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問黃門宦官漢
故事有之獨當誅止有罪亦尚可寬容意不納秋八月
太白出西方犯房左驂逆行入太微其占官門當閉將
相不利劉瑜與蕃武書勸令速斷武乃奏免黃門今魏
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收素狡猾無狀者鄭颺送
北寺獄令冰及尹默雜考辭連甫節勲水請收節等素
上會武出宿歸府五官史朱鴻盜竊見素之大罵曰中
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事而盡見城因走帝所大
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即夜召素所親
長樂從官十七人歃血盟誅武等曹節因請帝御前殿
悉閉諸禁門作詔板拜甫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勲
永殺之出鄭颺還宮共劫太后奪重符令中謁者收捕
武等武聞馳入步兵營召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
下令共誅宦官宦官亦訟言武反將千餘人討武蕃聞
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
曰大將軍忠欲衛國黃門及宦官皆走云實氏不道耶王
甫諫蕃曰公為梁棟柱撐阿黨覆焉求賊讎執蕃送獄
殺之時將軍張奐自北州徵還節甫以奐新至不知本

謀矯詔使率五營士討武武兵散自殺收捕其宗族賓
客盡殺之遷太后雲臺二年夏青蛇見御坐天大雷雨
電以風與悔為節等所賣成陳實之誅大痛憤上疏曰
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
伸配龍騰蜃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疑
精為電故大將軍武太傅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
以讒被戮海內冤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
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改葬還
家屬蠲除從坐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
義顧復之報天子感其言而制於宦官不得從郎中謝
弼上封事曰臣聞鴻範傳曰厥極劓時則有龍蛇之孽
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蟲甲兵之象又熒惑守亢徘徊不
去法有近臣蒙亂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帳之內
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皇太后定策宮闈援
立聖明幽隔空宮如有一旦蒙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
目見天下乎昔周襄王不能事母戎狄交畔孝和皇帝
不絕實后之恩天下誦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陛下
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惟陛下仰慕有虞
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台宰重器國命所繫故
太傅蕃動身王室夙夜匪懈見陷群邪一旦誅滅既百

身莫贖矣宜還其家屬解除密網今之四公唯劉寵斷
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
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三事庶災變可消國
祚惟未左右惡之出為廣郡丞初李膺等之廢網也天下士皆
罪狀死初平中司馬校尉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初李膺等之廢網也天下士皆
震怒貶黜臣人鬼同謀以為天子常貞觀二五利見
大人不謂失之初旦虹蜺揚耀明而未融今天地氣閉
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違害雖墮人望內合私願願
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而俗尚臧否
更相褒表以實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宗也言一世
所宗也以膺及甫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稱為
八俊俊言人之英也郭泰宗慈巴肅馮範滂尹勲蔡
愆羊陟為八顧顧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其稱八及言
能道人追奔稱八尉言能以財救人也及陳實用事膺
等並振為宦官疾惡益深至是侯覽使鄉人宋並告儉
與同鄉二十四人相署號為部黨圖厄社稷乞下州郡
考治帝時年十四問節等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誅之
耶對曰相與謀不軌帝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
帝大驚可其表於是膺滂等並見逮或謂膺曰盍去諸

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七十死生
有命去將安之汝南督郵吳舉名捕滂至征羌抱詔書
閉傳舍伏牀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
揖驚解印綬出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
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
與之訣滂跪曰母曰仲博孝敬足供養滂從龍舒君歸
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母曰汝與
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今名復求壽考可得兼乎滂
再拜受教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
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於是坐死者
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咸指目為黨
有怨隙者轉相傾陷睚眦之忿輒入黨中有未嘗交關
降其禍毒者死徙禁繫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為之
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
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毀論故能
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衡亡命因迫望門止莫不
伏其罪者以十數皆與膺同孔舉有舊亡後復舉
年十六見其邑案留舍之事收其遺物送獄未之
神自保納舍於家者社也當生壞曰彼來求我非之
吏問其母身因家事任長安當其母一門爭先即解不
能決以上諸事皆生及善一善人而初復開作
既曰學自已作坐汗良善一人也死禍及萬家何以生
力自強顯四年春正月帝冠赦惟黨人

不敬盡十九年夏六月皇太后實氏崩宜者以喪事

載置城南舍祭用貴人祔殯帝不可乃發喪及葬節

欲別葬母配祔詔公卿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起趨椒

自隨謂妻子曰若太皇后不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時

勅中常侍趙忠監議廷臣瞻望莫敢言廷尉陳球首奮

言皇太后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祔無可議者忠嘻

笑曰此國太議廷尉言若是宜即操筆球即奉筆言皇

太后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

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別葬失天下望且燬

費人無功於國何得體至尊忠目稱之球曰陳實既寬

皇太后幽遠球風痛心今以言獲罪死不恨太尉咸乃

為言於是公卿皆從議節甫猶爭之咸優疏曰昔章德

虐害宮懷安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

貶降之文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儀天下

援立聖明子無黜也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如制於是

議乃定光和元年帝在位之十一年也春二月朔日食

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雖雞化為雄六月有黑氣墮帝所

御溫德殿庭中秋有青虹見御坐詔引公卿道術之士

入金商門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賜仰天歎曰吾每讀

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以禹不能竭忠盡情極言事

要而留意少子也還女壻負恩厚也吾以微薄之學克

先師之末業無以報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

聞之經曰國或得神以昌亦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

覺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辭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

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蜺蜺也中孚經曰蜺之

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

譁道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熟矣

按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後

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

尚日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詞賦以象蟲小枝猥

見寵拔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餘俱以便辟佞倖之

心各受豐爵厚祿而令縉紳之徒口誦堯舜之言身蹈

絕俗之行兼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不

念板蕩之作也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周書曰天

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

士庶人見怪則脩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

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

絕尺一抑止樂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眾

變可弭賜也時議郎邕對亦深切語且災異志中賈小

民相聚為宣陵孝子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造呈義
篇五十五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臚門諸工為
尺牘鳥篆者皆加引召至數千人中舉松贊多引
無行趨勢者皆引召至數千人中舉松贊多引
都門學教三分舉引召或出為刺史太守人馬書侍
中有封侯賜爵者七君子耻任為既而記為松贊多引
立贊可書令賜爵曰松贊斗箕小人倪自小曉從進月
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大學東觀自足以宣明聖
化願罷鴻都省中平元年十七春黃巾賊起初鉅鹿張
角黃老以妖術教授呪符水已病轉相誑誘自青徐
幽冀荆揚交豫諸州莫不畢應云以善道化民而徒黨
實繁太尉賜憂之上言宜救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
以孤弱其黨後誅其渠可不勞而定司徒掾劉陶申賜
議帝殊不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立渠帥訛言厥在

十九

甲子天下大吉欲並起為亂事覺下冀州捕逐角敕諸
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識所在燔劫官寺旬月之間
天下響應時帝童昏至言張常侍我父趙常侍我母而
趙忠張讓等貴寵震天下第宅擬宮室帝嘗欲登永安
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使方士諫曰天子不當登高
登高則百姓虛散帝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黃巾賊起
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
藏錢西園廐馬以助軍常侍呂彊曰黨錮積久人情怨
憤若不赦宥與角等合為變滋大帝懼從之於是赦黨
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郎將皇甫嵩朱儁討賴川黃

市比有功天子頗中悔詰責諸閣侍曰汝曹常言黨人
為不軌皆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
斬未皆叩頭求退已共恨常侍強實帝疏其屬諸想
殺之先是常侍呂彊封都鄉侯固讓不受上疏曰臣聞
誠重之也曹節王甫張讓等宦官祐強品卑人賤議諸
侯卿以微上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抑高之嫌未彼
輒裂之誅而陛下惑於此才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
不康罔不由此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
陳愚者願陛下下指臣諫諍從此一止也又後宮諸
女散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昔楚女悲愁而宮
有饑色由賦繁繫戰天下雖得盡力耕桑而猶不能
供也天生杰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
仰之猶日月雖時征稅猶望寬恩易曰以民為志
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則主宜諷諭斯言南面

當為其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故國起解讀之詔陛下
下龍飛即位雖從蕃國然處九天之高安所復慮臣河
間野達鮮漬就絕而勞民殫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
姓貴幸之家及中官侯者造起館舍凡千萬萬樓閣相
接丹青素壁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其費葬輪則奢麗過
鏡相做傲莫肯矯拂禽獸食民之甘土小不之帛改
衣池有棄酒土有為北風林水氏有漆色近臣不
錄遠臣不得誦人謂也陛下前召即禁豈野策金
爵門令中常侍以詔書喻旨意不密其言至令
宣靈焉章下咀嚙造作飛條陛下受功謀致臣罪
室家從放老幼流離豈不負臣哉今群臣皆以豈為
成上畏不測之罰下懼劊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
忠言矣故太計段熲勇武知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
威略首肅肅一主動烈為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
而為司馬評勝一身既娶妻孥播天下惆悵功臣失
望宜微邑除用歸類宗屬則忠貞路開怨從州矣帝
知其意用不能斥帝好為私高每即國貢先觀中
署每日事行後列肆後官使采女販賣帝親者為買

寵而反為所害者坐言語漏泄而五營士素畏服中人顧用之自禍也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將吏皆英俊樂盡力事在堂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曰太后請盡寵中常侍以下官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意難之而太后毋舞陽君及進弟苗受宦官賂數為言進浮慕大名而內不能斷事久不決於是紹為畫多召四方猛將便引兵向京師脇太后行誅進然之主薄陳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偽況國家大事其可欺詐立乎今將軍憑皇威總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斷即天人順之而及更徵外助為乎大兵所聚豫者為雄所謂劍持大阿授人以柄者也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董卓聞召即就道至涇池而進更狐疑紹懼進計變促卓露章馳表太后恐乃悉罷中常侍列侯使還里舍皆請進叩頭謝請命進謂之曰天下洶洶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紹目進立決進不應張讓子婦太后女弟也讓叩頭求哀曰老臣得罪當與新歸俱婦私門願復一入直得瞻望見太后顏色退就溝壑死不恨婦人見祈請太后召復直於是讓及段珪等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伺進入長樂宮斬之即為詔置所親為司隸為河南尹尚書疑有變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出曰何進謀反伏誅矣進部將吳匡惠引兵燒南宮青瑣門聲言誅宦官讓等驚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下仰數之段珪懼釋太后太后下投閣免紹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死者二千人攻北宮讓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軍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走河上及之貢厲聲貴讓等因手劒斬數人讓珪惶怖叩頭向帝辭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死而宦者種滅矣論曰

太后女弟也讓叩頭求哀曰老臣得罪當與新歸俱婦私門願復一入直得瞻望見太后顏色退就溝壑死不恨婦人見祈請太后召復直於是讓及段珪等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伺進入長樂宮斬之即為詔置所親為司隸為河南尹尚書疑有變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出曰何進謀反伏誅矣進部將吳匡惠引兵燒南宮青瑣門聲言誅宦官讓等驚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下仰數之段珪懼釋太后太后下投閣免紹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死者二千人攻北宮讓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軍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走河上及之貢厲聲貴讓等因手劒斬數人讓珪惶怖叩頭向帝辭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死而宦者種滅矣論曰

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已員日益增出常侍十八人小黃門七十人改金鑪右貂蟬卿署和帝幼中貴通靈福而外臣莫由說與金鑪令卿察定議誅之官對侯自比始及節太后以女主臨朝不川房關明也國議難由參斷不得不用用人寄之國命固其理也及安帝稍失太后意而孔光王聖與中黃門李固江京等同左右譴問之太后崩而節氏死此以封侯帝後降本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奉明奉迎而十九侯華甘梁冀等立孫程侯自曹騰而冀惡日往宮衛近侍中樹所親禁自起居纖悉必達天子公立臨而如則呼小黃門史唐衡引單超左珌徐璜具瑗等與成梁氏之求當定計時帝驚起臂血與璜璜盟則斯豈可開哉故能回感重昏迷替視舉動山海呼吸變露露門古曲求則龍元三族直情忤意則參五宗府署第錦基列於都鄙于第支附參半於州國而金和實冰統靈之積盈初於內黃矯矯待兒歌童舞女克備手綺室皆剽割民聚說恣奢欲害名譽專樹黨類至乃希州郡者爵身薰子以爵達同與相濟其有有直臣抗議必被誹謗之誅至戚發憤即家集奔之義與袁紹行討生被無餘然以泰陽說亦云布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其妻于遂遷居焉所謂君董卓者臨洮人也本邊將以月始以此終信其然矣董卓者臨洮人也本邊將羸猛有權數以中即將討黃巾無功抵罪後破之涼州因駐兵河東恣睢莫制得進召今入誅宦官立就道既至見宦官銖鋤盡而王室單敝有輕天下心於北芒見少帝語不可了與陳留王語語合意以為陳留王賢又自以與董太后同姓而陳留為太后所長養有親欲廢立以明威殺執金吾丁原并其眾兵大壯諷朝廷策免司空弘而代之乃召袁紹私語曰天下之主必賢明乃稱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欲立之頗勝史侯否不然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有天下四百年恩澤渥

深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聞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殆其難也卓按劔叱曰豎子敢然天下事豈不在我爾謂董卓刀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縣節上東門而去亡之冀州厥明卓大會百僚議廢立攘臂奮言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今欲依伊霍故事更立陳留王便國家則何如尚書盧植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伊霍有廢立之舉今上富有春秋失德未有間柰何比之卓大怒罷議免植官遂賜太后策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賜是為獻帝而卓又宣言太后跋迫永樂官至憂死逆婦姑祖遷永安宮弑之永樂宮者董太后所居宮也於是卓以太尉領前將軍已為相國而大權一歸卓矣卓既秉政與三公詰闕追理故大將軍武太尉蕃及諸黨人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表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任吏部尚書周訪侍中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顒等擢拔幽滯冀厭天下望而中實放橫時購袁紹急必瓊說之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購之急是趣之亂也夫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天下若收豪傑以逞其志則山東未可知也不如拜一郡守赦之紹喜於免罪必無望矣卓乃即拜紹渤海太守又以紹從弟

術爲後將軍於是紹自號車騎將軍結關東州郡守相
爲盟主討擅廢立者也河內交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
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屯酸棗術屯洛陽豫州刺史孔伋
也隸川而冀州牧韓馥在鄴調兵食表驍騎校尉曹操
行奮武將軍軍陳留卓既弑故少帝議大發兵討山東
尚書鄭泰曰政在德不在衆也卓艷然曰如卿言兵爲
無用耶泰曰非謂然也以爲山東不足煩大兵耳明公
出自西州少爲將習軍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長京師張
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於軍旅未之習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豈能同心瞻
諸侯上續 西卷之三 八
齊進退哉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惟并
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耳而明公擁之譬猶驅虎狼以赴
犬羊誰能禦之無爲徵兵徵兵獨虧損威重耳卓乃悅
不召兵而山東從遂合秦河南於是卓內怖接識文議
徙都長安以避兵自官相視莫敢言司徒彪曰關中遭
王莽變亂宮室焚蕩百不一存世祖更都洛邑百姓安
土久矣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百姓驚動必且有鼎爛
糜沸之憂石臼室識文乃妖邪之書不足信也卓曰關
中故肥饒秦嘗以并六國吞天下且隴右材木所自出
也甚是易致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數千所宮室

獨并功營之一朝可集豈足難哉乃百姓何足與議今
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今蹈滄海况遷都哉彪曰天
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願明公熟思卓作色曰公欲阻
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司
空蔡邕彪爭急且得禍從容曰田園何渠樂此顧山東
兵起非一日可得解故當圖遷以定難此秦漢之勢也
乃罷議而琬彪等以災異奏免彪本尉已卓怒伍瓊周
毖爲敕紹本畫斬之於是盡殺太傅袁隗太僕基滅其
家收長安中富室悉以過誅之沒其貲遂徙都驅士民
數百萬口使前行步騎驅饑餓顛踣積尸盈敗車騎
諸侯上續 西卷之三 八
將軍皇甫嵩威畧有大功卓忌之以城門校尉徵欲因
殺之長史張衡詣嵩曰漢室微弱卓不能盡忠匡國廢
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必困辱今何如行之今
卓在洛陽天子西來將軍誠發精騎三萬人迎至尊日
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制其
西此成擒也嵩曰未可迄就徵嵩字義真度遠將其
靈帝末以左中郎將典諫大夫朱寓討黃巾傳績介
保長封賊引大衆圍之軍吏皆恐嵩曰其有奇變不在
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可火攻而破也夕大軍乃
救銳士出突圍縱火城上舉燎應之因鼓而陷其陣賊
以大破封和鄉侯進討汝南陳國東郡黃巾皆破平而
以功遷傳傳封西鄉侯父角弟梁戰廣宗梁統皆勇乃
關帝休士以觀變同謀解風初其雖爲賊赴之殺至捕
關帝休士以觀變同謀解風初其雖爲賊赴之殺至捕

天下大定呼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當是時嵩威震天下漢陽間忠干說嵩欲冀方土州之誅官且收不賞之功危之語甚辨嵩謝曰黃巾雖敗非秦項新結易散何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執與委忠本朝守已節以終乎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公名遂謝絕遣已節以詣政選收印綬梁州牧陳倉急後召將兵董承為副參速進救陳倉嵩曰可不煩其而勝矣持不進已盜開陳倉久不能拔引去嵩勒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小擊疲旅非婦聚也盜無圖志吾以整擊亂何謂不可進也大破之卓大慙自是與嵩隙至下吏嵩子堅壽故在軍與卓善曰長安走洛前見卓卓方置酒高會堅壽直入以大義直讓卓因叩頭流涕卓乃起年與共坐立免嵩拜議即以卓入長安百官迎謁道次帳中御又中丞以下皆升以屈之既抵高平言曰義與仲未嘗曰明公以下皆升以屈之既抵高平言曰義祐成以逞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為斂容後卓請拜大尉嵩為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五百餘事皆初致草不宣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堅壽為侍中顯名

初

正元年春帝至長安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司徒允允外彌縫卓內存王室有大臣之慮方徙都時蓋歛蘭臺石室圖書秘要以從比至分別條上之自天子及朝廷皆倚允卓亦雅信焉二年卓悉燒洛陽宮室官府民廬舍欲令山東兵即至無所得又使呂布悉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珍寶而西入長安為忍暴滋甚司空

司空

司徒允與司隸校尉琬尚書鄭公業等密謀誅之與病薨允表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竝將出武關名討袁術實以扼制卓卓疑而留之允即表瑞僕射瓚尚書三年春恒雨士孫瑞說

馬青瑣門招司徒允欲與俱允謝曰如蒙社稷之靈上
安國家下庇生民允之願也設其不獲則奉身以死朝
廷幼少獨恃我而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
諸公勸以國家為念尋與司隸琬並遇害天子感動百
官罷氣焉始允頗自專討卓功士孫瑞亦讓功於允不
受封故得免於難而催汜稠自稱將軍號朝政開府如
三公催汜故涼州卒性狼賊既得志則放掠多屠殺與
千元年壬午春帝冠二年春催忌樊稠勇得衆殺之諸將
咸貳已又攻郭汜以車三乘迎帝幸其營已遷北塢焚
舊殿官府居民畧盡詔公卿和催汜汜留公卿不遣用

馬贊相攻者連月董卓初死二萬民尚數十萬戶催等
已二人治兵相攻催遂將其圍宮遷帝於西園人御抄取
金帛遂燒宮殿後移不與此推受校尉賜馬內為開
絕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及牛大尉虓質貢汜曰卿二
骨賜左右催以臭牛骨與之人共勵一人劫天子一人劫公卿將欲何名汜怒欲手
刃之彪曰卿不奉國家我何以生為汜乃止司空趙溫
移催書曰將軍稱名報仇然實屠王城戮大臣天下不
可家見而戶說也今又爭睚眦之際成千鈞之讐墜人
於途炭曾是不悟朝廷下明詔和解而方命不從後欲
轉乘輿於青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再
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竟不解目為大司馬無何衆

解散益衰於是天子念長安喪亂思都將軍張濟來
自陝和催汜迎天子發長安將軍楊定楊奉董承從秋
至華陰華陰將段熲具御服資儲近定奉承攻熲濟奉
涼州將楊定與熲相逐熲乃還溫到熲營熲不
反定奉等攻之熲帝為詔帝曰熲罪未著奉等攻之而
欲今朕為詔和固弗聽奉等攻之而
熲給和膳廩百官無二意催汜合軍不救熲熲切帝
西張濟與奉承不相平與催汜軍合戰弘農東瀾承奉
敗績天子震次曹陽承奉結河東故白波帥李樂韓暹
等來擊催破之駕東發催汜還戰于曹奉承等復敗帝
幸陝夜御船過砥柱出孟津御牛車幸安邑河南太守
千人貢米河東太守王邑獻綿帛悉數
下時長安城空石四十餘日三年間關中無行人建安

元年壬午春正月郊祀上帝于安邑赦政元夏六月幸聞
喜秋七月車駕至洛陽郊祀上帝謁太廟張楊謂諸將
曰天子當與天下共朝廷自有公卿楊武人當出扞外
難遂還野王楊奉出屯梁韓還董承留宿衛時百官皆
懼問州郡委輸不至書即
以下採稻以為食有饑死者先是黃巾發難澤盜盜起太常劉焉議以為四方寇盜由刺史非人賦歛煩擾而
然即得人又權輕不能有禁御宜改建牧伯選清名大
臣重其權填之難宜可弭於是選列卿尚書各以本秩
出鎮為州牧焉益州虞為幽州州牧任重自此始而
關東諸州郡討卓時憚卓強大衆合而遲回不進紹興

號車騎將軍逐冀州牧韓馥領冀州表臧洪領青州劉
焉殺漢中守斷斜谷關據益州焉死驍騎校尉曹操
擊黑山賊漢陽破之黃巾賊寇兖州殺刺史操入據兖
州朝命劉表牧荊州陶謙牧徐州袁術逐所置楊州刺
史陳瑀據壽春領楊州陶謙困於操表平原相備領豫
州謙卒州人迎備領徐州陳留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
操擊走布領兖州於是時州牧爭於戰攻關壤土以觀
變無念亂者以故董卓得自寬卓誅而催汜稠得稱亂
及天子東還洛操欲朝帝所迎帝東都許眾以山東兵
爭未可動韓暹楊奉新扈駕未可卒制也難之荀彧進
曰昔晉文公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為義
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
山東擾亂未遑遠赴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無禦難
于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
百姓增傷主之感誠以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
乘至公以服羣雄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
下雖有逆節無足慮者矣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
之無及也操曰善於是東詣洛朝天子詔以操領司隸
校尉錄尚書操誅有罪明威賜死義彰勸表虐罵功封
董承伏完與它將有功者十三人皆列侯慰其心時諸

將扈遷者人異意操新入易危而多畏恐事久且更用
董昭書必遷許得自尊於是白以爲洛陽殘破又王氣
中歇不可都許完實可都遂遷駕東都許立郊社宗廟
于許與申至許已已幸操營九月策免太尉彪司空喜
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於是百官總已以聽大臣
不敢謀小臣不敢議操北伐四方一按天子命從再矣
自中平來天下亂離民失農業諸軍屯率乏糧無終歲
之計饑則寇畧飽則棄餘瓦斛流離無敵自破者無算
袁紹軍河南仰桑椹袁術存淮南取給蒲葦操用羽林
監東祇畫置屯田以祇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
將募民田許下教耕作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各具
置田官所在倉庾皆滿操征伐四方不之阻得遂兼并
矣天子既遷許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總機務用彧
薦以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三府九列宮省內外偏
置其私人異已者除去附屬者拔擢出軍行師並以英
俊從外旨諮詢內無還顧憂於是天子立無偏臣親
臣與慮顧謀獨垂拱熟視而禪讓之形成矣明年韓
暹楊奉掠徐楊與郭汜皆敗沒白波帥李樂病死又明
年李傕誅夷三族操自將擊呂布殺之而異時從卓亂
關中者將畧盡當是時袁術帝壽春最逆最先敗死

平陽刑女諸兄曰若死者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若
生無知人何端焉延至受刃見者咸哀傷之京兆脂習
典與善而每規其剛直及被害往撫尸哭曰侍中或司
文舉命我死何所生為操怒收習赦得免侍中或司
徒爽世孫也本首為操建迎天子蓋為无功或所薦董
昭言於操曰自古人臣匡世難復之平未有功如今日
者也即有之小有以今日之功而久處人臣之勢者也
丞相宜順天人之望進爵王乞錫繡物表殊勲或爭
以為公本興義兵以匡主寧國秉忠貞退讓之實君子
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聞不悅擊孫權表請伐勞軍因
留持節外軍事而意怙介介攻濡須或病留壽春饋之
食發視空器也飲既死尚書崔琰本操西曹掾操進爵
丞相上諭 兩卷之十八 三十一
琰所薦郎楊訓表頌功諛甚琰見之與善曰省表事佳
耳時乎時乎會有變與琰不平者白之操以法髡鉗琰
諸者云琰對客虬鬚直視如有瞋遂見殺蓋雄猜至於
此方帝在長安時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曰皇妣宅兆未
上何忍言後宮之選乎於是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
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京師饑人相食帝避正殿請自
冷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作糜食之而餓死者如故帝
忿賦卿非實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驗之得詐狀
杖主者後多所全濟試州郡文學多能歸帝曰耆儒結
髮入學白手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華其下第聽為太

子舍人蓋德意猶得施及遷許願獨推虛位壹不得有
為於國左右侍衛無慮皆曹氏人者侍中近臣不得有
獻替議郎趙彥掌為帝指畫時事輒以他過誅帝抑壹
不自聊一日操入見帝憤發泣下曰君能相輔厚幸即
不然願垂恩相捨操失色皇恐謝求退制三公將兵還
入朝見虎賁執刀戟夾持之明威操討張繡還申德制
操心動汗下自是不復朝車騎將軍承后父輔國將軍
完以扈東還功得並封而操中忌之已承得帝衣帶中
密詔與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左將軍備謀討操
事覺皆見殺獨左將軍以將兵於外全已完得皇后省
兩史王緒 兩卷之十八 三十一
言操殘虐狀今密圖操事覺而完已卒操遂殺皇后皇
子臧伏氏京兆金祿兖州刺史尚子也尚拒袁術命死
忠拜為郎祿自以世漢臣發憤與少府耿紀司直韋
况日華太醫令吉平謀討操不克俱見族蓋始遷許時
天下忠智之士廣陵陳登荊州韓嵩之倫見操迎天子
傾仄搶攘之中而奉之皆信以為漢隆輔勸州將歸命
後稍稍自引又其後在外者各忠所事勸令闢境守壤
以待變在內者息心結舌於大勢之既去無復能為國
家討匡復者矣終帝世天且改授不復以災異遣告人
更毒荼不復有謳吟思漢如新莽時矣 操之政衰絕也
紹使人來助於

劉表表不應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韓嵩勸表宜從曹
表遣嵩詣許以觀操意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
今策名委質將軍軍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
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則使嵩而可矣如其猶豫至
京師天子既嵩一職辭不獲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
故吏口在君為君惟加重恩無為負嵩表極之臣許嵩
拜嵩中郎將之嵩不為勸表遣子入曰表大怒以嵩負
具陳前言本操以兖州收入朝為大將軍武平侯已為
表已進魏公加九錫已進爵魏王建安二十五年帝在
三十春魏王操還自樊至洛斃子丕嗣王冬稱帝帝孫
于山陽為山陽公不臣位諸侯王上以天子車服郊祀
天地宗廟如漢儀鹿城四皇子王者降列侯明年蜀先
主帝蜀吳侯權王吳而天下三分魏青龍中帝乃殂謚

函史上編卷十八 三定本

孝獻帝以天子禮儀葬禪陵山陽傳國至晉永嘉中乃
滅起世祖皇帝建武元年乙酉至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論曰盛哉大漢之德以寬簡弘恕統天下也大庇于生
民西漢博太東京明作西漢經學東京行誼斯為美耶
典禮末也於弘人不已優乎得天統矣

函史上編卷之十九

野郡鄧元錫纂著

東漢后妃內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東漢之興后妃之美光于往載世祖母南頓君夫人樊
氏自為女子時不正容服不出於房舜善婉順為宗人
女師帝德從毓焉光烈陰皇后新野人世祖聞其美狗
宛納焉世祖在新野見執金吾騎將甚都太息擊王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陰麗華擊王郎
至真定納豪人郭昌女寵焉及即位以后性寬仁先
婚欲立以為后后以郭皇后有子辭不肯當封貴人而
郭皇后得立九年貴人母鄧及弟訴沒於盜世祖甚傷
之召大司空曰吾微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四伐而遠離

函史上編卷之十九

幸俱安全脫于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欲立為后而
固辭不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許封諸弟未及爵土
而遭逢患既母子同命慙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
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
爵貴人父為宣恩哀侯弟訴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
後十七年郭后以怨懟廢制詔三公曰皇后懷執怨懟
數違教令不能撫循他子訓長異室官闈之內若見鴈
鷗豈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
節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宜奉宗廟為天下母主者按舊典上尊

號異常之事非國休福毋得上壽稱慶后在位恭儉少

嗜玩不喜咲譴仁孝矜慈七歲失父雖數十年言及未

嘗不流涕上每嘆息焉壽長侯樊宏世祖舅南陽湖陽

榮勢富貴盈滿人道忌之世祖戚可鑑也獨保身

全已樂已每明會迎明光至府伏待事至乃起帝為

其草公朝訪則默不敢對宗族化之亦貴化法帝甚

重之病困臨視宿頓首嘆息少事大國恐子孫不能

保大恩願還壽張食小張亭幸悲傷其意而不忍從年

貴令言棺槨一藏不可使復見有如樊敗傷孝子之心

與夫人也頃與帝同葬帝示百官且曰吾重歲後欲以

為式也蓋恭侯駕崩送葬日陰卿侯諡光烈皇后前

母兄同以軍功封諡叩頭諡曰天下物定將帥有功者

多未有封也臣託屬故庭而仍加爵邑不可以為訓帝

善之及顯宗為皇太子手執金吾輔東宮帝行巡即與

諸侯京師典從征伐侍小恭謹風雨躬履泥塗幸先

帝客上壽

期門帝所至先入青宮見其信雖微而好於財貨

無游俠與張汎利與友善以其卑而少實但私以財貨

不為進達之由第宅苟完澤藏風雨帝嘗欲封之與固

讓曰臣未有先登陷淶之方而一家故人也蒙爵土今

天子祗望臣家因厚賞臣已極不復加帝嘉其不貪

其志久之欲以為大司馬叩頭流涕言臣不敢受爵土

懼虧損聖德帝乃許卒諡侯子慶嗣悉以田宅推少

弟員丹郭后父昌真定景人謀曰宅財產數百萬與

異母弟焉郭后弟郭舉見其王女驪郭主好諸節竟以

後郭后廢后弟郭舉見其王女驪郭主好諸節竟以

均馬顯宗即位元與帝弟郭舉見其王女驪郭主好諸節竟以

咸東海遠巡去就以使後見其王女驪郭主好諸節竟以

新客爭致饌而後清靜自守無所交及沛王輔事得貴
叔子第多收捕獨餘不與也第輔子賞求廷上英
修聞止之日建武時吾家一宗五侯時特進一子女可
何東之楚才賴不從之及於楚禍永平元年以肅張益
東平徙封燕封河南縣亡失官錢典員者死徙而委責
人吏因之致殺少黃問言具以聞帝覽之悲改
罷之命病困帝遣小黃問言具以聞帝覽之悲改
初二即免責如條言罷助其呼家侯安了梵推
財物二千萬與孤兄子為郎二十年二署服其重服
○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援女也甫十歲援卒于軍
兄天毋蘭夫人悲患得心疾健忘后幹家難御僅俛聽
內外咨稟如成人聞者嘆焉年十四選入太子宮承光
烈皇后傍接同列禮敬飭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有司
請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
其人也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以皇嗣未廣薦達叔媛
汲汲若不及進見者輒加慰納若數所寵引愈益隆遇
有闕雖樛木之風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
仲舒書被服儉質裙不加緣諸姬主朝清望見后袍疎
纈以為綺縠就視之大練也則共訝笑后曰此繒特宜
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幸苑囿離宮后希從
常以風邪露露為戒辭意款曲多見採納朝廷政事有
公卿駁議難平者帝以問后后分折理解歸得其情天
大旱后聞楚獄多枉濫乘間為帝言帝惻然感夜起傍
徨不能寐明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天乃大雨

及帝崩後爲皇太后故事諸貴人當從南宮太后感離析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布雜帛三千疋黃金十斤遣之手書言別情義懇惻欲封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手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田蚡寶嬰寵貴橫恣傾覆之既爲世所哀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半楚淮陽諸國嘗語我言我于豈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薌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動心自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耳前過淮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侍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止謹而猶憚息無愛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忍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既哉帝省詔悲歎復請曰漢興舅氏封侯猶諸子爲之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今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多病如有不諱臣抱恨無窮期願裁幸毋稽久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厚母氏之嫌哉昔竇太后

欲封王皇后兄丞相條侯守高帝約不聽也今馬氏無軍功獨奈何得與陰郭中興后等耶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爲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受四方之珍衣食被御府之祿安所不足而必封國土爲乎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致遭變異穀價數倍宜憂惶夙夜坐卧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吾當舍飴弄孫不復關政然後行子之志上乃止後數年有司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乃復請定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太后太息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利身人雖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至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三讓不許乃受爵辭位以特進就第焉太后常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勤勞至矣既無褒異又不見錄無乃已過乎太后曰吾不欲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新平主家失火延北閣後殿時當謁原陵太后自引過慙見陵園輟不行蘭太夫人葬起墳踰制太后聞即令裁削嘗勅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于政治者具以聞其謙素有行義者獎借優賜如有纖介必變色唯讓甚者絕屬籍於是內外從化被服

如一置蠶室親蠶於濯龍宮帝旦夕朝輒與論政理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雍和終日及寢疾勅絕禱祠崩合葬顯節陵初賈貴人以選入宮土肅宗顯宗命后養之曰人未必當曰生子患慈愛不至耳后鞠之心力盡悴過所生肅宗亦孝養天馬專以馬氏為外家賈貴人不加尊號親族無受寵榮者慈孝終始無間云太后父失其名出兄肅宗侯廖性畏慎愛惜幼不令與外人交書勸成德政曰昔元帝寵郭官成帝御元帝去帝府然而後費不怠至於哀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資其本傳曰其上好新客百餘多解與楚上好細腰宮中多長安語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堆眉四方且平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用斯言如戲有勿事實前于制度未幾後行不行難矣更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自聖性所安誠由皇上編之卷之九

令終台一意新道明四海誦德聲天地神明可通行介乎太后深納之許陽侯光亦小心周谷喪過幾帝特親勞之其後太后崩廖性寬又年老不能教子孫家後好傳交上書怨誹有司奏遣廖防光但就封瀕帝手詔上舅氏一曰出封四曰及廖無助奇先帝者朕其傷之其令許侯思德山廬慰朕無助之精有司勿復請及實憲誅光生與廖善廖就封自殺家徒其限鄧太后始詔還諸馬京師隨四時會朝焉

○章德皇后大司徒融曾孫也與女弟並選入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肅宗數以勵姬傳明德太后亦異焉因得寵已立為后坏為貴人追爵父勲安成思侯於是梁貴人與宋貴人有寵宋貴人生子慶長得立為皇太子矣后惡宋貴人譖殺之廢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養以為子因立為太子而梁氏私相慶以為後福

也后好之復譖殺梁貴人貴人父疎等皆惡過傳考死獄中家屬徙九真自是宮中事秘莫復有知和帝為梁貴人所生者矣和帝立為太后臨朝憲擅政以暴橫誅後九年太后崩貴人從兄福奏記三府求申理而貴人姊南陽樊調妻上書言狀狀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定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之弟所害妾幸得免幸甚幸甚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逐逐此萬一獨妾幸得免幸甚幸甚野常恐沒命命由中上遂今遇之聖之建和終焉幸甚幸甚所當兄第後誅海內瞻然各獲其宜乃收妹死口實天妻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後安既已完先不復得生母氏年垂七十及弟案等遠在絕域不知存亡初乞收父骨歸葬使母身得歸不將大領帝覽章悲涕下中常侍按庭驗問諸臣皆不引見帝中連月於是帝痛貴人酷沒改頒永光宮乃出賞賜累十萬

上尊諡恭懷皇后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孝莫大於尊親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不云乎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後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不敢與事覽於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諡皇太后父疎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侯遣謁者備禮迎疎喪改殯帝親臨送馬叔敬安山陰人建武初祖疏為武成太守疏入別封高山縣剛毅好法律流誠明曲具刑法志中疎入習孟氏屈原以非辜流九與疏祖開土歷江漢之南疏還本郡屈原以非辜流九與疏祖開土歷江漢之南秋而亂臣賊子罷梁疎著七斤而竊位素餐者應失其無刑受賞登高遠望大息言人丈夫后世當生封侯

○和熹鄧皇后太傅禹女孫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爲
剪髮年高目冥誤傷額血出后忍痛不言侍者怪之問
何得無痛后曰非不痛言之傷大人故忍之十二歲
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問難母常非之曰汝
寧當應博士舉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父
卒哀毀三年不食鹽菜以選入爲貴人時陰皇后先
后近屬得立爲皇后矣后恭肅小心動有法度上承陰
后下逮同列雖宮八女御動有恩意帝甚嘉焉嘗有疾
帝特令母兄入視后辭曰官禁至重而使外舍在內省
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議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誠不
願也每燕會諸姬競修飾簪珥袿裳后獨質素衣有與

○和熹鄧皇后太傅禹女孫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爲
剪髮年高目冥誤傷額血出后忍痛不言侍者怪之問
何得無痛后曰非不痛言之傷大人故忍之十二歲
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問難母常非之曰汝
寧當應博士舉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父
卒哀毀三年不食鹽菜以選入爲貴人時陰皇后先
后近屬得立爲皇后矣后恭肅小心動有法度上承陰
后下逮同列雖宮八女御動有恩意帝甚嘉焉嘗有疾
帝特令母兄入視后辭曰官禁至重而使外舍在內省
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議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誠不
願也每燕會諸姬競修飾簪珥袿裳后獨質素衣有與

○和熹鄧皇后太傅禹女孫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爲
剪髮年高目冥誤傷額血出后忍痛不言侍者怪之問
何得無痛后曰非不痛言之傷大人故忍之十二歲
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問難母常非之曰汝
寧當應博士舉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父
卒哀毀三年不食鹽菜以選入爲貴人時陰皇后先
后近屬得立爲皇后矣后恭肅小心動有法度上承陰
后下逮同列雖宮八女御動有恩意帝甚嘉焉嘗有疾
帝特令母兄入視后辭曰官禁至重而使外舍在內省
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議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誠不
願也每燕會諸姬競修飾簪珥袿裳后獨質素衣有與

皇后同色者立解易若並見不敢正坐離立行儻身自
卑帝有問常逡巡後對帝每嘆息曰脩德之勞乃如是
乎時數失皇子貴人數舉才人以博帝意陰后忌愈深
傾之百端帝嘗寢疾危甚陰后私喜曰我得意不令鄧
氏復有遺種后聞之流涕曰我竭誠事皇后竟不爲所
祐則天也婦人無從死之義而越姬誓必死吾志決矣
必一死上報帝恩中解家禍下不令皇后有人疑之譏
不亦善乎欲飲藥會上疾瘳而解後陰后以巫蠱事廢
后請救不得命立爲皇后再疾篤固讓既受冊帝欲官
爵諸鄧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和帝之世官止虎賁中

郎及帝崩諸貴人歸園賜策加賜而遣以鬼神難徵淫
祀無福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殤崩安立以皇
太后臨朝勤以宣德大者且帝紀中太官導官尚方內
署諸服御珍膳麗難成之物多省減舊太官經用歲
且一萬萬自是裁數千萬減郡國貢斤賣上林鷹犬其
蜀漢鉅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製以金諸離宮別
館所儲峙米炭咸省掖庭宮人及宗室同族有羸老不
任使者令園監閱實上名自御北宮閱視恣去留罷遣
數百人故事歲終當饗遣騎士儻逐疫太后以陰陽不
和軍數與詔饗母設戲作樂城逐疫儻子之半太后月

音班虎
妹曹壽

妻受經兼學天文算數畫節

王政夜則誦讀嘗徵濟北河間王子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三十人爲開邸置師保教以經書

躬自監試謂從弟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以

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

策良而面牆不學不識滅否固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

百姓小侯皆入學誠欲褒崇聖道以正失俗傳不云

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其矯俗厲薄反之忠孝

之路也先公以武功書帛以文德訓子孫故能束脩

不稱憲糾訪今男曹上近祖宗伯丞下念前書本意是
臣與上編 關送 一九 七月二十前

矣崩合葬順陵

萬戶騰等諱不獲命避使者諱版上疏曰臣兄躬汗櫛

萬一不獲
之明運獨所之慮援立皇統奉本大宗本非片等所能

萬一而獨推嘉美並享太廟伏願聖主聖臣惟惟退避
前世傾軋之戒自惟念不塞而慄臣等無遠見矣

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朕以陳百疏五六上乃許時載

賢士而天下安大君多新野君病太君詣其第宿
上聖曰憂哀眉壽三風國爭夕廷宣鶴兄弟求詩養大

曹大家勸許之兄弟皆斥家之闕采毀骨立筋弘理閭

孫以法鵠子待中恩受中郎將任尚所遺馬鵠聞髡妻

受鳳謝焉太后崩以替死小庶多爲薦稱枉者詔許還葬歸併從昆弟丁未師降帝卽位追感太后表詔宗正

後鄧氏宗親別見如異時官騰兄弟子及羣從

爲卽閭妻耿氏月節慘痛卹氏誅髮無子養河南尹豹子爲後教之學以通博稱於時后久不歸政則言遂際

康敷上書請歸政太后不悅謝病不用太后使中人間疾故事中人養宿者謂中大人所使者庫家先婢也亦

自進中大人康大謬曰汝家老婢何敢爾君還言康疾詐也免官

安思烈皇后河南滎陽人車具安順紀

順烈梁皇后大將軍商女也為恭懷后近屬女孫通韓

氏詩常圖古列女置左右自鑑永建中爲貴人常持彼

子欲從容辭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易序貴

魚計美錢其此百福所由興也妾不敢爾常加敬焉

嘉中丁丑月益詩自來每日月身該降月身魚江平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質帝立竊吾侯數以邪說疑誤太后用不成其美焉

使太常奉策即其家拜爲商乃計閼謝自以戚屬居大

法固因災異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義路貶無駭

帝內任作榮樊豎之屬外委周賈謝惲之徒天下紛

刑黨並進守善滯固未有敗敝立德之方今十有餘年矣聖主未立羣下冀望中宮博採宜子者進尚以順

天意明明，軍官以天爲憂。崇阿諛者，重則方來。孔曰：智名見，變思形。恐有想怪諱名。天道如鏡，可照。祇

加近者月食既於兩門月者王后之象也亦大臣之

也夫窮高則危太滿則溢天卽之戒福謙思盛是以累
達功遂身退誠今王綱一整道行忠立則新車踵作成

之壽今不林之瘡仰答養言永歸世之壽也

冀壽曰吾以不能享受參和生無以報

於此朽之骨骸今夢境不爭盜賊未息不宜重為可貴
必飲以時服服以故本無更裁製續已開家開遂升
孝子善述父志母違戎言帝臨幸問欲言對曰人之
忠正可重任也帝立拜為諫議大夫

西史 上卷 卷之十九 五月十一日
桓三后梁后冀女弟先梁氏未敗驕妬失帝意崩追廢
鄧后者和熹皇后從兄香子也以冀妻壽名為女得進
冀誅復姓得立以諧訴送暴室幽死而桓思竇皇后
無子無寵帝崩殺諸貴人寵者定策立靈帝后父大將
軍武與太傅番並公忠相得匡大政欲誅宦官不克
死而太后遷雲臺冲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以梁
冀惡忌他戚族抑不登已乃拜虞為憲陵貴人陳為勃
海孝王妃而桓帝母閔號孝崇后靈帝母董號孝仁后
居永樂宮乘輿服備物具如長樂宮大將軍武字游平載侯融玄
也小以經行聞大學生徒所領稱列為三君者也以后
父封槐里侯自城門校尉清身疾惡賂請不誦妻子亦

食取裁足得兩官賞賜散之大學生徒若馬
民兄子紹性奢侈戒切不悛則上書自陳不
愛罪由近家庭節度莫敢違此願得約黨大下賢
君之靈帝立以定策封開善侯以誅宦官不克死
家屬能日夕桂陽郡少卿事武為飲鸞行喪坐禁錮
八孫輔年二歲騰及令史在陽任故其逃之零陵山中
騰以馬已亡聘娶焉後為諫議有名

○靈帝宋后扶風平陵人肅宗宋貴人末屬也父鄴封
不其鄉侯已失寵渤海王惔及妃宋為閹王甫所構陷
而誅妃后姑也甫恐后怨諧后挾左道祝詛廢下暴室
死宋氏誅靈帝後見夢渤海王惔及后得訴于帝帝怒
罪不可救覺而恐向羽林監許永永具言渤海及后冤
且曰昔晉侯失刑亦變入厲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皆
改葬以安冤魂帝弗能用無何崩靈思何皇后事具帝紀中
少帝妃唐姬誓不復嫁後為李傕所畧得欲妻之不聽
然終不自名獻帝聞感愴迎置弘農王園中拜王妃眷
焉○獻帝母王美人為何皇后所殺帝立誅尊靈懷皇
后獻帝伏皇后司徒湛八世孫父完沈深有大度聚不
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為侍中拜輔國將軍曹氏得
政自嫌尊戚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卒子典嗣而后嘗與
完書今密圖操完不敢發操聞追怒逼廢后下暴室崩
族伏氏而獻節曹后立后操女與二女弟並為貴人魏
受禪求璽綬后怒持不肯與後至者數輩乃呼前獻事

人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致抑明賢以專其威丘壘百
悠利深禍速身化霧露於雲臺之上永縹緲綬於幽
之下咽疾連踵傾軋避路而赴

東漢同姓諸侯王傳

始世祖父南頓君生三男長續伯升次仲次世祖而兄

第少孤叔父肅今良實撫焉伯升剛毅有大節與世祖

起兵春勝者也。更始立。遇害。事具帝紀。中世祖卽尊感。

大業所自起由伯升而傷其不遂封伯升子章太原王

開魯王封叔父良廣陽王族兄祉城陽王族父欽泗水

王歙子終淄川王所謂同姓四王也已追謚伯升爲齊

武王仲魯哀王而徙章王齊以魯王興爲哀王後世祖

欲王知吏事親民章守平舍令遷梁郡太守與侯氏

令遷弘農守能其官也徙黃陽王爰爲趙下與北海王

其同姓以有功及先世侯爲齊所絕者凡百三十有七

人齊哀王章以伯升子封薨子殤王石薨薨子景嗣是

無忌嗣明帝遺詔徐無忌齊王曰惠王夢子頃王喜嗣

後封魯爲北海顯宗詔王國大事驛咨馬費于敬王

海王坐非敬王子及誹謗徵詰廷尉道自殺鄧太后復

國除臨邑侯復以靖王次子封好學能文尊為平中

講學令典掌典則因賈誼并述漢史傳藝等宗華之
復子駒除父從兄平望侯毅並有學末寧中鄧太后召

趙孝王良初封廣陽侯徙趙宛傳節士相頃王商靖王

分惠主與養生居醫所小妻前中丘縣外官開主國

趙孝王良初封熒陽侯徙趙宛傳節上相頃王商峭王
宏惠王賢乾坐居器聘小妻削中丘縣虎博陵王疎

100

王叔及王珪嗣從傳陵下璽初國除降崇德漢
城陽王祉春陵節侯買嫡曾孫也於世而壽宗侯買
嗣仁以春陵地卑濕山林毒氣多上書請得城邑未內
徙更封南陽因即白水鄉家馬仁卒子尚嗣諱徐好義
憲推父金資財產與昆弟刺奔上表義行并諸江都尉
會族兄安象侯劉崇起討奔奔義劉氏敬敬至長
安免歸國又會義起討奔奔義劉氏敬敬至長
義為士半先恭新攝欲安宗室得不諫宗室劉氏
厚宗室皆宗族之人不得為吏而祉以故侯嗣子
始降赤眉祉問行走路賜時宗室未有至祉先世
祖喜其封祉賜王受與謝物車馬衣服易馬也祉
自臨視疾祉疾而上子重祉願以列侯奉先人嗣帝
陽侯○水王世祖父也祉子終終居世祖少思慕
建武初立飲山水王終滿川王終終居世祖少思慕
二十餘日亦封祉子也陽侯
世祖皇子十王建元十三年以諸侯王封公不應經義
諸同姓王更封公十五年既第功封功臣列侯群臣請
封皇子乃封子輔右翊公英楚公陽東海公康濟南公
蒼東平公延淮陽公衡臨淮公馬左翊公京琅琊公胤
山陽公會反者虞芳降封代王詔古今異制命皇子十
國公即舊封進爵王東海王焉者郭皇后子也建武初
得立為皇太子已郭后以怨懟廢群臣交諫太子傳郵
憚進曰臣聞夫婦之愛父不能得之於子臣安能得之
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求念可否無令天下
有以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

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憚說太子
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一有纖介孝子放逐今久處
疑位而不知變殆矣宜因左右陳悃誠求退奉養母氏
孝之大者也太子曰善於是因左右及諸王數陳懇願
備藩帝不忍遲回者數歲太子請愈力乃下詔曰春秋
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
強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封強為
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則顯宗也帝以王去就有禮優
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背旄頭設鍾虡樂擬於乘輿
光武崩王柴毀致哀無何病顯宗遣使將大醫馳驛視
疾絡繹不絕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咸詣魯省
疾王遺疏言臣蒙恩備藩特受二國恩禮殊異巍巍無
量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病為皇太后陛下所憂念醫問
絡繹臣內自省氣力羸劣日夜侵困終不能復望闕庭
孤負重恩銜恨黃泉命天孤弱百復為皇太后陛下憂
慮誠悲誠慚政息小人也當襲臣後復受多福必非所
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羅大喜為陛下加
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強困劣不能盡意帝覽書悲
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護事喪贈送以
殊禮詔楚王英等及京師親戚往會葬帝追惟疆深執

謙儉不欲厚葬以達其意於是詔遣送之物務從省約
茅車瓦器彰玉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為起陵廟馬
當是時東平汪蒼以驃騎將軍輔政位三公上時中興
三十餘年天下治平蒼以為宜修禮樂與公卿議定南
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定光武廟登歌樂舞嘗疏言竊見
府西曹掾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
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澠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併宿衛
以輔聖政臣蒼憂深責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
文竊位之罪敢昧死請帝出示公卿曰薦賢為國宰相
之職也昔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其以良為

議郎帝行春欲校獵河內蒼疏諫曰時今盛春不聚眾
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
此失春令者也臣知陛下事從儉省所過吏人諷誦甘
棠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帝立還宮在朝數載多
所隆益自以懿親輔政瞻望日重屢請歸職優詔不許
請益力得加賜就國後來朝帝以所撰光武皇帝本紀
示之王上受命中興頃帝以其文雅與命校書郎賈逵
為詔詔張焉章帝篤恩懷親諸王於東平恩禮隆特虛
懷諮詢嘗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書諫曰伏聞
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

今從官聞訊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
深觀始終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
典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成貫而行不敢有加焉至自
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斯為盛臣愚以為園邑之興
始自強秦古者丘壠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建都
邑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
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
欲無故繕修丘墓考之古禮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入
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
深恩臣蒼誠懼左右過議苟欲崇奉以累聖心傷二帝

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覽奏止作朝廷每有疑改
輒驛使咨問蒼悉心對皆見納用嘗詔告中傅封上蒼
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錄為集覽焉方顯
宗時天子恭仁禁網闊疏展親諸侯王諸王並在京師
競修名譽招游士賢者為名高其後廣陵楚阜陵蠻孽
交作帝不以其故小疏薄骨肉而治楚獄頗峻深三公
謹死黨友多連逮論死又後更始子壽光侯劉鯉得幸
於沛王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結谷殺盆子兄故式侯
恭帝怒甚沛王坐繫獄三日乃得出會王莽族子磐磐
子肅輕俠通諸王於是司言王氏廢姓受誅之家不

屏居自守願通諸王為榮感乃詔郡縣捕諸王客而嚴
諸王交通賓客之禁蓋自是諸王自戢凍凍畏法憲賓
客解散矣北海王睦少好學通書傳為顯宗所親幸入
侍諷誦出執轡從行觀睦時謙恭好士名儒宿德畢慕
義造門聲籍甚及是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好讀書常
愛玩不自釋也歲終遣中大夫奉璧賀元正召問之曰
朝廷脫問寡人大夫其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
仁敦賢樂士敢不以質對睦慨然賦吁曰子危我此
乃孤幼時進取之行也孤襲爵來志意衰情聲色是娛
大馬是好大夫其勿有隱所以為賜也蓋其時體局一
變乃如此東海恭王璿子靖王政坐淫欲薄行削爵
乃上錢二千萬元和中上總萬匹助國費璿子王璿
嗣及第初為禮部郎中後為行臺又分租賦諸父昆弟
器及持幼關於禮追為服行臺又分租賦諸父昆弟
帝嘉之增封五千戶給五百戶璿子王政初封右衛
王中再從璿為人帝嚴有法度終始如一著說京氏
易通孝經論語作五經通論宗敬重馬韓傳王定
正王正孝王廣廣有固疾安帝詔璿王政王政王政
崇德侯○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
英子○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
民○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
室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
為生非不得侯西平昌侯王政王政王政
界馬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
車王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
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王政

尚為任城王也子五人皆封侯皆得世乃絕初憲王
辭位出就國時府吏丁牧周罔從王不悉去遂家
大夫歷事懷王孝王數十年章帝幸東平問之平引見
欲揚善德美皆即計議即牧至齊相相上蔡令○阜陵
質王延封淮陽公進爵王坐罪徙阜陵已貶侯章
八年復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
頃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
便親親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
廣陵思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
它十三人並侯○臨淮懷公璿王璿王璿王璿
中山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
衛帝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
明帝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
禮節家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
暢節上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
恭孝好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
寶賜為官宮室修而國中有益六縣太后初到公進金
致下言宮不利京上書願以華蓋封武陽王璿王璿
縣易東海之陽陽臨沂為郡許之璿王璿王璿王璿
貞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王璿
清河王慶者章皇帝元子也四年立為皇太子母宋貴
人以實皇后諧與其妹貴人皆自殺慶以坐廢時甚幼
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內憐之勅衣服膳飲與
皇太子等和帝為太子特親愛之入則共室出則同輦
及即位待之尤恩實氏橫時以長別居內舍已誅憲與
有功賜與馬珍玩克其家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
事慎謹謁陵廟必夜分嚴裝衣冠以待事勅官屬行道
上毋得與諸王騎競馳痛丹貴人喪葬禮有闕四時伏

臘於私室潛祭當祭悲涕哀傷竇太后崩求上冢致哀
許之詔太官給四時祭具上書言外祖母王年老被病
下土無醫乞許詣洛陽療治有詔還宋氏京師中傳訢
坐讞罪驗實使者以詔臨詰慶不舉狀慶惶恐對曰訢
以師傳之尊選自聖朝臣愚惟知言聽事從不甚有所
糾察帝善其對和帝崩慶號泣前發立啞而數升常欲
求為母貴人作祠堂嫌自同恭懷后不敢言殤帝崩鄧
太后稱制以病篤乃上書太后曰臣國上下濕願乞
遣骸從貴人於樊濯及今口目尚能言視敢昧死干請
顧幸哀憐因謂舅宋衍曰誠得骸骨於貴人家旁下棺

卷之十九

十九

勅建大恩猶當有祭祠庶母子并食竟靈有依耳遂薨
當是時王子祐以太后留清河邸嗣皇統踐位矣為安
帝安帝時濟陰王保亦以皇太子為閭后所廢安帝崩
所立北鄉侯隨隕而濟陰王為中常侍所擁立為順帝
順帝子崩炳立而天清河王蒜渤海王續俱就徵大將
軍冀忌諱敬重有威嚴援立續為質帝

方和熹時召近屬

諸王于詣京師錄其侯翼在召中太后奇其狀貌封平
原王留京師太后崩王聖江京傾鄧氏訟言大將軍鷹
兄弟懷二心於翼貶爵歸國幾不免追順帝之世聖京

等誅死翼父河間王開始上書願分益吾縣為翼封得
復侯及質帝以幼慧見弑而桓帝以嗣蠡昔侯妻梁太
后女弟起在位解讀亭侯淑以孝穆皇別子封而靈帝
以嗣侯即尊豈非天哉非天胡倚伏不可知如此哉方
質帝弑時大臣李固杜喬皆屬心清河王蒜而常侍騰
鸞謁清河王王不禮焉對之立夜見大將軍冀以危言
動冀王不得立竟殺之太尉固太尉喬與焉渤海王悝
以敗辭故從中常侍甫求復國許之賂已以桓遺詔封
不予賂甫怒使人告帝入後時悝遣人鈔徵書已又多
內構不道下責訊自殺蓋是時天子廢置在貴戚閹豎
而視諸侯王蔑如固其執然也迨中平末黃巾盜起郡
國守吏多棄城走而陳王龍善弩射射命中中皆同處
國人畏憚王善射不敢走董卓之亂關東州郡守相起
討卓竈稱輔漢大將軍屯陽夏而國相駱俊御衆有恩
威以故陳獨完時天下亂歲饑郡國入歸就之者十餘
萬俊傾財賑施多所全活當是時陳幾振其後袁術求
糧於陳俊罵其使絕之術悉遣客刺殺俊及寵陳由是
被敗而時諸侯王國耗病無復租祿之入而數為盜所
侵掠夫人姬妾不免焉有拜日而食若轉死者嗚呼木
根株仆而枝葉從之豈不信哉豈不哀哉

明帝于七王
千乘哀王建

海王奉鴻嗣坐不適當發貶廢陶王事見上自殺因除
○平春尊王全壽無子國除○清河孝王璽事見上薨
子慈王虎威嗣薨無子立樂安王龍子延平奉孝王後
安帝親政自司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聖明承天
奉祚爲郊廟主謀與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中宗顯父
爲皇考宜上尊諡曰孝德皇帝此左氏曰孝德后孝德
皇母宋貴人追謚曰淑昭皇后昭廟號曰冲陵而尊
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王延平薨子恭嗣沖質之際
徵詣京師爲梁與所居惡徙居陽山殺國將軍紀
立安平孝王子經侯和陽甘陵王奉孝德皇后弟紀
薨時貞壬定獻于忠義嗣子爲黃巾所執國除○濟北
惠王壽夢子節王登嗣薨子永王多嗣薨無子立郿鄉
侯安國爲齊北丁曰釐王薨子孝王次嗣次九歲喪父
去詔增封薨子驚嗣薨子政嗣無子國除○河間孝王
卬遵法度吏民愛敬薨子惠王建攻王利至本封國
相景侯○平原王翼故桑吾侯桓帝父也薨桓帝位追
崇德侯○平原王翼故桑吾侯桓帝父也薨桓帝位追
尊曰孝崇皇朝曰烈廢故曰博陵封兄都鄉侯頭爲
京王番博陵奉祀建安國除○鮮漬亭侯歲孝穆皇別
子靈帝王父也靈即位尊歲曰孝元皇王母曰孝元后

考長曰孝仁皇母董日孝仁后拜河開安王和子康爲
濟南王奉孝仁呈祀薨子實嗣爲黃巾所害子開嗣
○孝和帝一日曰平原懷王勝薨無子鄧太后立樂安
夷王不得嗣曰哀王復無子又亡河
問孝王開子新鄉侯翼嗣尋廢國除

東漢宗室至三公者有司徒愷愷居巢侯般子也祖楚
寺王孫王紆早失母同產弟原卿侯平幼自鞠養常
與其臥起衣食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哭泣至歐
血結髮封以王莽篡而廢因家彭城天下亂及夫人聞
更始舉兵將般奔長安會更始敗轉側兵革中西行上
臨時般尚小可期母志修行講誦不急母及諸舅以爲身
寄絕域事不可期母爲苦痛如此般終不易志建武中
備經學於師門尹霸曰若伯升孝王祀人焉也騎校尉
令禁氏二業又以郡縣生致通使增區耕植而吏下檢
詰獲罪百姓患般上言即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禁
不得漁獵今濱江湖即率其蠶桑貢魚採以功口費且
以冬夏閒月爲之不妨農事又漁獵之利爲田除害在
勅穀食非二業也前邯鄲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責

增進頭面以驗舊望也而吏舉度田欲多於前至不報
之地亦通租可申初二千石務實數其即舊田增賦
者與奪民田同罪從之在位數和帝初侯覽愷當嗣遁
言政事收卿九族行義尤著
逃避封爵讓其弟憲積數歲不出有司奏請絕其國侍
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愷孝友
謙遜遠迹讓第善之大者也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
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宜蒙矜
宥以光本朝帝納之詔曰故居巢侯般嗣子愷當襲爵
而致國其弟遁亡七年所守彌篤王法崇善成人之美
其聽憲嗣後不得為比而徵愷拜為郎官至司徒愷為
古學貴處士每徵舉必先嚴穴議論引正郎太后門
自是郎太后門之郎太后門者郎太后門不得與典專郎太后門有言郎太后門者郎太后門宜郎太后門此郎太后門下郎太后門公郎太后門為郎太后門諱郎太后門不可郎太后門禮郎太后門議郎太后門曰郎太后門書郎太后門所以郎太后門申郎太后門制郎太后門罪郎太后門之郎太后門科郎太后門者郎太后門蓋郎太后門弘郎太后門孝郎太后門道郎太后門以郎太后門風郎太后門俗郎太后門崇郎太后門化郎太后門也郎太后門制郎太后門史郎太后門一郎太后門州郎太后門之郎太后門表郎太后門二千郎太后門石郎太后門之郎太后門身郎太后門而郎太后門議郎太后門者郎太后門不郎太后門尋郎太后門其郎太后門端郎太后門以郎太后門為郎太后門不郎太后門宜郎太后門是郎太后門德郎太后門也郎太后門之郎太后門征郎太后門西郎太后門校郎太后門尉郎太后門任郎太后門尚郎太后門以郎太后門姦郎太后門利郎太后門被郎太后門徵郎太后門大郎太后門將郎太后門軍郎太后門隲郎太后門庇郎太后門之郎太后門有郎太后門司郎太后門承郎太后門望郎太后門為郎太后門解郎太后門脫郎太后門愷郎太后門不郎太后門與郎太后門議郎太后門以郎太后門疾郎太后門致郎太后門仕郎太后門安郎太后門帝郎太后門即郎太后門位郎太后門拜郎太后門太郎太后門尉郎太后門時郎太后門臧郎太后門吏郎太后門抵郎太后門罪郎太后門議郎太后門增郎太后門錮郎太后門二郎太后門世郎太后門愷郎太后門以郎太后門為郎太后門春郎太后門秋郎太后門之郎太后門義郎太后門善郎太后門善郎太后門及郎太后門子郎太后門孫郎太后門惡郎太后門止郎太后門其郎太后門身郎太后門尚郎太后門書郎太后門曰郎太后門上郎太后門刑郎太后門挾郎太后門輕郎太后門下郎太后門刑郎太后門挾郎太后門重郎太后門如郎太后門今郎太后門臧郎太后門吏郎太后門深郎太后門錮郎太后門子郎太后門孫郎太后門以郎太后門輕郎太后門位郎太后門重郎太后門懼郎太后門及郎太后門善郎太后門人郎太后門非郎太后門先郎太后門王郎太后門祥郎太后門刑郎太后門之郎太后門意郎太后門有郎太后門詔郎太后門太郎太后門尉郎太后門議郎太后門是郎太后門在郎太后門位郎太后門三郎太后門年郎太后門乞郎太后門骸郎太后門骨郎太后門歸郎太后門葬郎太后門少郎太后門子郎太后門茂郎太后門亦郎太后門好郎太后門禮郎太后門讓郎太后門為郎太后門司郎太后門空郎太后門
劉虞東海鄉人也系出東海王恭為幽州刺史務德化

民夷歌之坐事免拜甘陵相撫綏荒餘以疏儉率下民
忘兵凶馬靈帝時幽薊亂拜幽州牧虞至鎮罷省屯兵
廣恩信購渠帥羣盜破散以功即授太尉容丘侯幽故
邊北狄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餘二億給贍之時
二鎮委輸斷絕虞務存寬政勸農植穀開上谷胡市之
利通漁陽鹽鐵以為饒民悅年登穀石三百青徐士庶
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萬口皆收視溫恤為立生業民
忘遷徙而虞躬儉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以慈仁愛利
之也山東義兵起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而虞為宗
室長頌共推立之遣樂浪太守張岐齎議上尊號虞屈
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恨未能清
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所宜共力王室而反造逆謀相
垢汙耶固拒之諸將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
聽後為公孫瓚所圖而死北州痛惜焉
論曰東漢諸侯王賢於先漢有光矣東海恭王遜而知
廢為吳泰伯不亦遠乎東平失謨全忠釋位成孝所謂
好禮而樂者也清河恭孝廢而不憾篤恩於所生至意
怛然乃楚廣陵阜陵比失職天子加恩施及其子孫則
封建志志焉嗚呼盛矣
史記上編卷十九 三定本

國史上編卷之二十

肝郡鄧元錫纂著

西漢臣列傳

大臣

名臣

高祖時功臣異姓王者獨張耳以智全傳國長沙王丙起秦番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番君以遣將從入武關功得封制詔御史者今甲稱其忠焉傳五世乃絕慶流支庶他諸樊滕絳灌之倫起屠狗司廐販繒織簿曲至微細並能義著匡君功存社稷而慶流子孫也盛矣滕公夏侯嬰事高祖至孝惠帝常以太僕從方漢敗彭城時楚追亡急甚嬰奉車遇孝惠營元公子載之馬力罷漢王患追且至踰兩兒衆之嬰輒收載行而雍樹乃馳方急時王怒欲斬嬰者數四卒以全致孝惠營元於豐從帝困平城七日虜圍闕帝欲疾馳去嬰固徐行令琴皆持滿外鄉又脫帝仁且智如此文帝從代來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法駕迎天子代邸復守太僕卒謚文侯蓋是時廷臣無慮多推魯少文有大節不者能以智自將獨張丞相蒼好書無不觀尤邃律歷著書十八篇言律歷之事漢興言律歷者祖焉然終質厚有恩初事漢坐法當斬業解衣伏質安國侯王陵過之見蒼長太白日如狐怪其美士言高祖赦之蒼因父事陵後積功封比平侯至爲相每洗沐常朝陵夫人上食乃退食年百餘

歲而楚時叔孫生本儒者服短衣楚製言魯盜壯士

進之已乃合袍鼓定一王之儀妻敬衣羊裘說上定都

關中說徙民秦中皆國大畫陸生兩說南粵使稱臣諸

呂在事畏大臣有口則病免從容平勃間傳合將相以

疆社稷蓋其智如此見帝紀及禮儀戎狄志中季布

楚人初爲項籍將窘高祖高祖購之急賴魯朱家請滕

公脫之得召見爲郎孝惠時匈奴爲書嫚呂后后怒召

諸將議軍樊噲請將軍北擊胡布面罵噲瘡痍未瘳欲

搖動天下可斬也具戎狄志孝文時以河東守召欲以

爲御史大夫人有言其勇好使酒難近留一月見罷布

辭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

有人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人

毀臣者夫陛下以一入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退

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帝默然良久曰

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當是時楚人諺曰得黃金

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蓋信果如此田叔陘城人事

趙王敖王坐逮自髡鉗從王已事解得召見守漢中文

帝時召問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知之帝曰

公長者宜知之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時舒坐

虜人雲中免帝曰舒守雲中不目堅士平戰死者數百

人長者固殺人乎叔頓首曰是乃舒所以為長者也夫
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
自髡鉗隨張王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當為雲中守哉句
奴冒頓新服北夷為邊害孟舒知士卒能敵欲戰不忍
言士臨爭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
豈固嘗驅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帝太息曰賢
哉孟舒復召舒以為雲中守梁孝王殺故吳相袁盎景
帝召田叔案驗梁具得實還報景帝曰梁事有之乎叔
對曰死罪有之然上毋以梁事為也帝曰何也叔對曰
梁事得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必伏法而太后
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其憂在天下不如因解散之則
完安帝曰善擢魯相初至民自言相頌王取其財物百
餘人田叔管其渠率十數人曰王非若主耶若何自
言若主魯王聞大慙發中府錢令相償相曰民言王奪
之而相償之是相自為善也願王自償之善乃在王王
大喜盡償民金錢王好獵相常從王休相令就館相出
常暴坐苑外日中王數使人請相休不終肯曰王暴露
苑中我何為獨就舍魯王以是不大出獵數年卒魯以
白金祠少子仁不受曰不欲以百金傷先人名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徙處安陵盎兄噲事孝文帝任

任為郎時絳侯既誅諸呂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帝
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陛下以丞相為何如人帝曰
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
在與在亡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
絕如帶時絳侯為太尉主兵弗能正呂后崩大臣共相
與誅諸呂太尉適會其成功何謂社稷臣哉今丞相如
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
帝益莊絳侯益畏已聞盎言大望盎及免相之國或告
絳侯反徵繫請室羣臣莫敢為言盎獨明其無罪絳侯
得釋出乃大與盎結交世或充盎好持論側身絳侯
絳侯非罪各以其時
絳侯左右自便耳惟太史公言盎善傳會仁心為所引
為得情淮南王長朝手自殺辟陽侯居處驕甚盎諫曰
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抑之帝弗用王益橫謀反
弗稍禁以至此今暴摧折之王為人剛如有遇霧
遺死陛下有以天下之大弗能容一隼之名奈何
不食死帝聞輟食哭甚哀盎入弔帝曰不用公言以至
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陛下有尚世之行三
此不足毀名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

不解本湯藥非口所嘗不進三年夫曾參以布衣行此
人猶難之今陛下以王者躬修之過曾參孝違矣諸呂
用事大臣專制益下從乘代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貴
育之勇不及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向讓者三
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讓過許由遠矣陛下遷淮南王
欲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乎上自寬帝意
乃稍解曰將奈何益曰淮南王有三子唯陛下所存耳
於是立厲王三人皆王益由此名重朝廷宦者趙同以
數幸帝常害益益患之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來說
益曰君與聞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帝出同參乘 伏車

國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六

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
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人載乎帝笑下趙同同
泣下車帝幸霸陵欲西馳下峻阪益騎從並車墜轡帝
曰將軍怯耶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
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微幸今陛下騁六駢下峻阪有
如馬驚車敗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帝乃止嘗幸上林
皇后慎夫人從及坐卽署長布坐坐同席益前引卻慎
夫人坐夫人怒帝起入禁中益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
則上下和今陛下旣已立后慎夫人妾耳妾主豈可與
同席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令失序陛下所以爲

國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六

慎夫人適以旣之也陛下獨不見人疑乎上說召語慎
夫人賜益金五十斤久之遷吳相謁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不下益還愧其吏乃之
丞相府求見良久丞相乃見之即跪請問丞相曰君所
言公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耶吾不受私益
因跪說曰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賢丞相曰不如
益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
爲將相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隊率積功
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日
欲致天下賢士大夫聞所不聞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
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旣不久矣
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
爲上客益素不說龔錯景帝時錯幸爲御史大夫吳七
國反益說上竟殺錯而遣行使吳初益之相吳也兄子
種辭行說之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
上書告君卽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無何時
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益曰善用其計王乃厚
遇益至是使將不可欲殺之方爲吳相時有從史盜所
愛侍兒益知之弗泄遇之如故已從史自覺亡去追得
以侍兒賜之及吏吳從史以校尉適爲守時天寒士饑

困乃悉以所肅裝置二石醇醪飲之卒皆醉卧乃夜引盜起曰可疾去吳王旦日期斬君益驚視則前盜侍兒史也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對曰君弟去吾亦且亡避吾親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得歸報帝更以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維陽劇孟嘗過益益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益曰孟博徒爾將軍何自通之益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楚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非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急足恃乎罵富人弗

通諸公聞之皆多益景帝時實太后愛少子梁王欲

以爲嗣益引義面折梁王怨遣客刺殺益

文帝時天子躬玄默而圖任高祖時功臣以爲人共政優假臣下虛懷納善文學儒者賈誼鼂錯賈山等稍進用時之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諱身帥先居以廉平吏治烝烝不至於姦而廷臣風議婉美可

稱述有春秋時辭命風最張季馮公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嘗爲騎郎事文帝十歲不得調釋之曰久臣臧仲之產欲自免歸中郎將後益知其賢惜其去請徙釋之補賜者朝

舉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帝稱善拜賜者僕射已從行登虎園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園禽失旁代尉對帝欲觀其能問禽獸簿甚悉禽夫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召釋之拜

衛夫上林令釋之久之以前曰陛下以終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也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帝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終侯東陽侯稱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禽夫譟譟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筆刀

更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

八

以故不臣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爲口辨而無其實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不拜衛夫帝就車召釋之衆乘徐行問秦之敝釋之具以實言至宮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帝免冠謝赦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釋之拜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慎夫人從帝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夫

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
以此山石爲柳用紵絮斷陳絮添其間豈可動哉呂氏反
新則累反左右皆曰善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
錮南山猶有欲使其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柳又何戚焉
帝曰善遷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出走驚
乘輿馬使騎捕屬廷尉釋之治訊之曰縣人來聞蹕匿
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出見乘輿騎即走且廷尉
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
柔和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
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
虐民上怒上書上奏卷之二十
法不信於民也臣方其時上使人立誅之則已今既下
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平一傾則天下用法者皆爲輕
重民安所措手足乎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八
盜高廟坐上王環捕得上怒下廷尉廷尉治案律盜宗
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至盜先
帝廟詎吾屬廷尉誠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
以共忝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曰法如是足也且
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然宗廟器而族有如萬分一今
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將何以加其法乎久之上曰
太后許廷尉當是蓋是時釋之由獄而天下無冤民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以察孝爲
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
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
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
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
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
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
李牧之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
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
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
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
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曰臣聞上古
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
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
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養
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
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銳騎三千百金之士十
萬是以北逐單于破儋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
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乃用郭開

諛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土地為奉所禽藏臣
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
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敢近雲
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
家人子起田閒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
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
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
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
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
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遷日亭為唐持節散騎尚
書

復以為雲中守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軍士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
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
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孝武時天子延英俊程器能文武並用汲汲如不及公
卿侍從彬彬多文學儒者公孫弘倪寬司馬遷相如而
所倚信獨武力霍光張湯杜周蘇有心計言利末之
臣桑弘羊又明威不測臣下多以過誅死公卿用儉合
求容唯篤醇謹行者頗往往得自保然樸忠敦厚敢直

諫不二心之臣雖不能盡用未嘗不勉為私容史稱漢
世得人斯為盛而受遺輔政付托得人社稷賴焉大者
見帝紀中萬石君石奮趙人也趙亡徙溫高祖擊項
籍過河內奮時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愛其恭敬問曰
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
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
以奮為中涓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然恭
謹無與比以遷為太子太傅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追近
憚之徙為諸侯相長子建次子甲次乙次慶皆馴行孝
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帝歎惠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

石大臣尊寵乃集其門號為萬石君其後萬石君以上
大夫祿歸老矣過宮門關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
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
失不譴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
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
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
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
為弗及也武帝初皇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令萬石君
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驗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帝以是親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乃讓曰內史貴人八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中卒長子建哭泣悲哀扶而後能起歲餘亦死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

漢書卷之二十一

十三

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其皇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卿帝出上閭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差爲簡易矣然猶如此爲齋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齋大治爲立石相祠後爲丞相九卿更進用事慶醇謹無能右匡言後三歲慶方爲丞相時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有三入及其死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而是時御史大夫張歐建陵侯衛綰俱以長者見稱張歐字叔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治刑名家然其人長者自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誠長者亦不敢大

欺給其獄事上有可卻卻再案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後病篤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衛綰代大陵人事文帝爲中郎將醇謹孝景爲太子時召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孝景善遇之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益謹力幸上林詔參乘還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不知也帝曰吾爲太子時召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六劔矣不敢奉詔帝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帝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也將帝以爲廉忠實無他腸

漢書卷之二十一

十四

拜河間王太傅擊吳楚有功拜中尉封建陵侯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太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武帝立以不任職免塞侯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者已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已而告歸者郎來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長者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無奈善盜嫂何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景帝時以擊吳楚功封塞侯拜御史大夫武帝初以過免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陵侯張叔之謂耶是以其敘不肅而

成不嚴而治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父鄭君為項籍將籍死屬漢高祖
今故項籍臣名籍即君獨不奉詔遂不用當時為任俠
長者如恐不見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
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不治產奉賜以給客
每朝候帝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
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賢於口未嘗召
吏與官屬言如恐傷之聞人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帝嘗
使視決河請治行五日天子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
糧請治行何也及居郡年家無餘財焉

史記上編 卷之二十

十五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彈
武帝即位為謁者東越相攻使往視視不至至其而還報
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下之使河內失火使
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聞河南
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節發河南倉粟振之臣請歸節伏制矯之罪帝賢而釋
之遷榮陽令黯耻之病自免歸召拜中大夫以數切諫
不得久留內遷東海太守黯治官理民學黃老清靜操
承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閤閣
內不常出歲餘東海大治帝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力

物以類聚宋拘文法為人性偏狹禮面折不能容人之

矯然內行脩潔好直諫數犯主顏色暴傳伯表益之為
人也善灌夫鄭當時當是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興施
仁義禮樂之事而公孫弘張湯之倫以文法進用帝曰
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歷厲之治乎帝默然怒變已而罷朝公卿皆為戰懼或
教黯歸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
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棄辱朝廷何然大子素
嚴黯守義深堅不罪也又常面諍弘湯等皆懷許節智
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

史記上編 卷之二十

十六

反其真以勝為功湯更定律令黯質責於帝前曰湯為
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公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
國富民使國園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也
公孫弘與公卿約議至帝前皆倍初約以阿旨黯廷詰
弘曰齊人多詐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
忠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
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用天下里足而
立側目而視天帝益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然天子
終信之不罪也黯多病病且滿三月賜告者數終不愈
最後莊助為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

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寔之不去雖自謂貴有亦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黠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帝或時不冠至如黠不冠不見也帝常坐武帳中黠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黠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丞相弘乃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黠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卒莫能有害也帝招延士大夫如不及然性果峻雖素幸愛者小有犯輒按誅黠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

通史上編 卷之十 十七

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黠言之怒甚帝听然笑曰世何患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黠曰臣愚不能屈陛下以言而心以為非願陛下改之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黠言益不用既得神馬渥洼水中已又伐大宛得宛馬具次為詩歌黠進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帝默然丞相弘曰汲黯誹謗聖制當族居無何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賞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黠進曰長安令

無罪獨斬臣謂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帝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黠請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之家所齒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出關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

通史上編 卷之十 十八

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先是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黠見蚡未嘗拜揖之大將軍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黠與元禮人或說黠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黠曰以大將軍而有揖客顧不重耶大將軍聞愈益賢黠數請問國家疑事遇黠過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黠曰廷臣惟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後坐小法免官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帝以為淮陽楚地乃召黠拜淮陽太守黠伏謝不受印詔數

稱與之乃入見馬帝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臣常有徇馬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闥拾遺補過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御史大夫湯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以阿主飾非非肯正爲天下言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爲威重公列力卿不早言將與之俱禍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帝問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終不召卒後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伋偃至諸侯相當是時帝威斷不測獨黯以朴忠數強諫而待詔東方朔於柱下史桎鈍解紛之術頗深於帝前滑稽爲詼笑然時時觀察言色亦直切諫能今上聽而不得怒也帝起上林苑朔諫曰臣聞諫諍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大南山天下之阻也其地廣而深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此天下之寶也其地廣而深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此石金銀銅鐵錫奇聞拓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之所取給萬民之所仰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貧者得以給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鄩之間覽爲上膏其質畝一畝今規以爲苑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害戎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麋鹿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

同以主權一變而久之化風俗之權陽王制第一
下當必為秋方獲勝於大經習焉王事變易於時
折節於三代而不遵經勸學以辨義之務焉
三書伯也而諸侯之權亦同乎陛下帝默然良久曰
議內事而不自月日不可不宣室先帝之止處也非
帝曰善更置酒甘官賜以黃金二十斤

論曰世或稱時乏才即任使罕稱何言之弗思也漢武
在位董江都道以天人古今之統汲長儒以多欲諫直
勝其非心今為諸位庶幾哉輔拂減職中外相應以義
理之文乃知之弗用厥用者阿世從諛者也豈不憤哉
若二子者可謂大臣矣

孝宣中興勵精洪業高平博陽選謀於內營平富平

用之也又與自問閭知民所疾苦與刺史二千石長吏
共其治有理效褒厲賜金以次表為功卿故地節甘露
之間九列百僚忠力志義之臣彬彬濟濟施及于後嗣
而循良吏冠冕百代有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之倫丙
魏有龔管平事具戎狄志中富平侯張安世杜陵人
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中秘書精力於職休
沐未嘗出營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後得
書以相校無遺失武帝奇其材擢為尚書今昭帝即位
大將軍秉政以安世篤行親重之會上官桀桑弘羊等

誅光以朝無舊臣自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
封富平侯光薨御史大夫魏相欲杜霍氏權上封事言
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
息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今新失大
將軍請尊安世為大將軍輒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
天下思惟失得母久空大位爭權帝內嘉其意從之
事頗聞安世中自懼不敢當請間免冠頓首曰老臣耳
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
繼大將軍惟上裁哀全老臣之命帝笑曰君言泰謙君
而不可誰當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竟拜大司馬衛將

臣史記上編 卷之二十一

軍領尚書事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咸屬焉自大將軍柄
國丞相獨擁虛位無猷為為天下所指目霍氏敗安世
念欲為天子重相權職典樞機以謹密自周外內無間
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問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
問府焉自朝廷大臣不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引其人
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與
通有郎功高不調來自言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
臣執事何所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而郎還莫府長史
遷去辭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
而無所薦事論者頗以為議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

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與薦士其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為光祿勳郎有醉溺殿上者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知
其不反水漿耶柰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
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汚衣冠告署責奴其隱人過失皆
此類也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辭祿而身衣弋綈
夫人自紡績家僮皆手技作內治產業累積纖微以故
富於大將軍大子甚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
恩榮始終焉初安世兄賀得幸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
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獄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
曾孫收養掖庭賀視養附循恩甚密少長賀往往對客

編 卷之二十一

三

稱曾孫利安世輒止之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生
事端及帝即位賀已死帝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
將軍止之是也帝追顧賀恩封其冢曰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親營其里居於冢西闢鷄舍旁帝少時所遊處
也賀子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小出帝
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明年封陽都侯安
世深辭封又求捐守冢戶數帝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
將軍也乃止不敢言後安世病篤歸侯印乞骸骨詔留
不聽竟薨諡敬侯賜塋村東將作穿
復土起家祠堂子孫相繼為侍中親近寵貴比於
外戚建武中曾孫純歷位至大司空史封武始侯
○杜延年字幼南陽杜衍人周本大將軍光故吏為諫

白勝上官蓋主反事封建平侯擢太僕給事中犬將軍
持法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飲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
吏侯史吳後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
平少府徐仁雜治皆以馬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
非匿反者匿為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侍御史治實
以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同侯史吳故
三百石吏首匿還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且
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丞相車千秋子壻也千
秋數為史吳言光不聽丞相乃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
車門明史吳法光發怒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下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二四

廷尉少府獄朝廷恐丞相且從坐延年乃奏記光言史
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恐於法已深又丞相素無守
持為好言於下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而
延年愚以為丞相及先帝時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
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而以
及丞相恐不合衆心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
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竟論棄市而不以
及丞相延年議論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
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言歲比不登流民未
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年

敬宜應光納其言宣帝即位以定策功益封霍氏敗免
官後數月召拜北地太守延年以九卿外補遂治不進
帝以璽書嘿讓延年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彊郡中清平
賜璽書黃金勞焉徙河西益治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
夫延年居父官入御史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居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賜遂稱篤賜安車駟馬
龍就第子綏嗣侯 于定國字曼卿東海鄭人也父于公
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雁文法者經所平決皆不恨
郡中為立生祠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
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姬曰婦事我勤苦哀其亡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子守寡我老久繁丁壯奈何因自經死姑女告吏婦乃
殺我母吏驗治急自誣服具獄上于公曰府以為此婦
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
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
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
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
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
少學法於父父死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材高
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昌邑王淫亂上書諫宣帝立遷
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起為廷尉定國乃

命平處大事當依經義而自傷漢學乃迎師授春秋身
執經北面傳弟子禮經術士雖卑晚徒步往定國皆
與鈞禮思敬甚備學士或稱匡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鯁
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
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遷御史大夫
甘露中為丞相封西平侯御史大夫陳禹年與定國並
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
定國明習政事率議可禹無以難也永光初以春霜夏
寒日青亡光天子數引見條青以職事定國恐上書自
劾歸侯印乞骸已遂稱篤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子未嗣侯永少者酒多過失年二十乃折節修行節陶
弘主賢有行末以選為馬官至御史大夫故相之會費
知定國父于公其門或父老共之于公曰少高門
門閭今客卿馬蓋其治世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
孫必有與者至定 蕭望之東海蘭陵人好學治齊詩
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事博士白奇又
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時大將軍亮
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係及望之等數人皆召見
時光以燕王蓋主之難為意外防令見者兩吏露索夾
持之每古曰張素謂望之不肯聽自引出閣更持索勾
勾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前說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
致於治平是以天下延領企踵願自効以輔昌明今士

亮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哺之德也
光然於是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
三歲問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射策為郎署小
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蒼頭廩兒傳呼甚寵顧謂望之
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無何坐法免
御史大夫魏相除為屬察廉為大行治體丞時大將軍
光薨子禹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
地節三年師京雨電望之因疏請賜清閒之宴口陳災
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是東海蕭生耶下
以府宋崎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
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平遂昭公卿使魯君察於天變
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
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
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
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
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
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謁者諸上書言便
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
事歲滿以狀聞下者報聞所處白奏皆可累遷諫大夫
其後霍氏竟誅望之寢益用事已出補平原太守望之

望之本朝守郡內不自得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
德化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
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
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
參政事諸侯之則知國家納諫愛政亡有闕遺若此
不息成康之道也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
府居久之帝以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任宰相欲詳
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
不合意即移病帝使親臣諭之曰上任用皆更治民以
考功君前為平原之日淺故欲試之一輔非有所聞也
望之乃治事無何遷御史大夫時大司農耿壽昌奏設
常平倉帝善之而望之非其議丞相丙吉年老帝重焉
望之意輕之為丞相司直繇延壽所糾繇延壽曰左遷太
子太傅不得相以論語禮服侍皇太子皇太子其尊重
之以前將軍同受遺詔輔政元帝立見尊重為弘恭石
顯所傾竟自殺事具帝紀中望之張敞入穀陽關尚
主計伐匈奴問議呼志疏廣弟仲東海蘭陵人少明
經有行兄子受恭敬好禮敏而有辭地節中廣為太子
太傅受少傅帝從平恩侯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
子家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

親外家示天下私上善其言以謂丞相丞相免冠謝臣
愚不及此也太子每朝謁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
爲榮居五歲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而不去懼
有後悔也豈如今父子相隨出國門歸老故鄉哉受頓
首受教即日俱移病賜告滿三月稱篤乞骸帝以其年
及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
人設祖道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
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爲之泣下廣既歸里日令其家共
具設酒食召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
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奈何老人自從其所諫廣
歎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
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後增益之爲贏餘但
教子孫息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
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
服

上昭宣時重臣大臣名臣

黃丞相霸字次淮陽陽夏人少學律命喜爲吏武帝末

以入穀沈黎郡備左馮翊卒史不得署右職領使郡錢
穀計簿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
丞霸爲人明察內敏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智善御衆
爲丞處議當於法又合人心太守任之吏民敬焉武昭
時以刑罰痛繩群下俗吏相敲上嚴酷而霸獨用寬和
爲名方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善
之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遷丞相長史坐知
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阿從不舉劾繫廷尉獄因
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除冬積三歲乃出語在經學傳爲
揚州刺史二歲舉賢良高第爲相川太守秩比二千石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

賜車蓋高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時上亟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爲擇良吏
分部宣詔令令百姓咸知上恩意而郵亭鄉官皆畜鵝
豚以時贍餽寡貧窮者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
之以爲勸善防姦之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
食穀馬諸爲令凌雜米鹽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
之吏民見者輒與語語次尋繹問它陰伏相參考以具
得事情嘗擇長年廉吏遣行縣有所伺屬周密無泄吏
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鳥攫其肉民有詣府口言事
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吏還謁霸迎勞之曰甚苦食

道旁乃爲鳥所攫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聞毫
釐不敢有所隱繆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
具爲區處其所大木以爲棺某亭豚以祭吏往皆如言
具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
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
吏吏許承老病聲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
尚能拜起送迎正煩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
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
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損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

百吏上編 卷之二十

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更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
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白移騎
士詣北軍馬不適士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
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愆治天子下璽書褒
焉後數月徵霸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已代丙吉爲丞
相封建成侯霸才長於治民及爲相總綱紀號令風采
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然自漢興言治民
吏以霸爲稱首薨諡定侯 龔遂 山陽平陽人爲
八剛毅有太節以郎中令事昌邑王賀數諫爭面刺王
過者也語具帝紀中工廢或死髡爲城旦地節中渤海

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還能治者丞
相御史白舉遂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矣召見形
貌寢帝望見不副所聞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
憂君何以息盜賊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需聖化
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空弄陛下兵於
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聞遂對甚悅
答曰選用賢良固將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
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乃可治耳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從事帝許焉加賜黃金乘傳
而遣郡聞新太守至發兵迎遂遣還移書屬縣悉罷逐

百吏上編 卷之二十

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
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教令
立解散棄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
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
技不出作適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今口種一樹榆百
本蠶五十木慈一畦韭家二母雞五母雞民有帶刀劍
者使賣劍買牛膏刀買犢曰奈何帶牛佩犢春夏不得
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粟實麥芟勞來循行郡中
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數年帝遣使者徵遂議
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

忍逆許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詔引遂見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白遂還問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陳對第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帝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帝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和之遂因曰前此非知此乃臣議而教戒臣也帝以遂年无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丞張遂云水衡上林禁苑其張官館爲宗廟中官職執近以壽終時延壽守長燕人父義爲燕郎中刺王謀爲逆義諫而死丞相魏相以文學對策言義無比干之親而出身強諫蹈比干之節宜顯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三三

其子示天下以爲人臣之義擢延壽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潁川潁川多豪傑難治趙廣漢爲守患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告訐一切爲聰明由是俗多怨讎延壽以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信乃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與相對人人接以禮意問謠俗若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消除怨咎之路長老皆喜受令因與條嫁娶器祭儀品畧依古禮傳令法施行之而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相吏民行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守東郡黃霸代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

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禮待其賢士廣譙議納諫爭舉行後讓財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則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告期日以期命爲大事吏民敬畏向之入鄉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含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其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堅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劾去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有自刺死者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三四

當車廐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問之趨走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問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延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即行縣

何益重煩擾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當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爭田來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旣傷教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兩昆弟兩兄弟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之

史記上編

卷之二十

三五

郡中翕然傳相救不敢犯教令恩周信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還御史大夫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遣史案延壽聞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廉穢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有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帝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御史案東郡具得延壽治餽兵車畫龍虎朱雀鑄作校尚方餽車甲三百萬以上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旣飲酒石餘使掾史分

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三子皆爲吏郎皆去官不仕至孫威復爲吏至將軍亦恩信能相衆後亦坐奢僭誅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苟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部民愛敬焉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累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故舊然性公直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膠東相張敞與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茂士此誠忠臣竭忠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智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

史記上編

卷之二十

三六

耳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瀕魏情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俊英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甘助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卒天子聞惜下詔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東略之餽可謂淑人君子矣遭離凶災朕其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初邑疾病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起冢立祠歲時祠

蔡之愈久不絕云 召信臣 凡江漢春人為穀
上蔡長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歷陳陵南陽太守為人
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
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
起水門隄閘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
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
分爭禁止塚墓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
弟好游敖不出作者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
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培
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

循吏上編 卷之二十

三十七

行第一徵為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違宮館希幸御者勿
館治共張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射器
奏罷不時非法諸供養食物歲省費數十萬元始中詔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信臣應
詔歲時二千石率官屬奉祠焉蓋一時史治以寬厚弘
恕農田教化為先務如此古治象存焉它諸明采豪敢
吏張敞趙廣漢尹翁歸之倫亦各斤斤以所能效官云
○雋不疑 雋 渤海人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以禮武
帝末郡國盜賊並起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
逐捕盜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請與見不疑盛服

博帶詣門謁儀觀偉甚勝之躡屣起迎登堂坐定不疑
據地曰竊伏海濱聞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
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
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宜
施行至昏夜乃去及還奏薦之召拜有州刺史昭帝時
齊王孫劉澤結豪傑謀反欲先殺刺史不疑先發覺收
捕伏辜擢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其為吏嚴而不
殘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旛黃檐榆著黃冒
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二千石雜
謁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備

循吏上編 卷之二十

三十八

非常至者莫敢發京兆尹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
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
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
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大將軍光聞
之曰公卿大臣常用有經術明於大宜者由是不
疑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以為莫及也廷尉驗治竟得
其姦詐大將軍欲妻以女辭久之以病免終于家後趙
廣漢為京兆常言我禁姦止邪獨行於吏民細耳朝廷
事何敢望不疑蓋厭服如此廣漢京兆尹京兆守縣川
錄劾後舉家徙為姦利者中貴人豪家為請終不聽計
為中貴人豪家為請終不聽計

情或負有之罪立具伏辜... 盜賊之長安少吏... 生語之有頃廣漢... 死尹謝之有頃廣漢... 全活即送獄... 長卿都亭長... 問趙君亭長... 我何上亭長... 湖界上亭長... 自廣漢之清秩... 清吏民之清秩... 能及也... 年少見... 除驛士... 官驛代... 平陽邑... 不其邑... 可干以... 豪民之... 大合中... 至於死... 民之... 罰亦必... 取代不... 不及私... 在安民...

不尋常... 其祭祠... 動作不法... 出焉山陽... 狀散對... 明詔之所... 治劇即... 中遂平... 長安父... 自贖倫... 故者以... 緒汙其... 得數百... 稀烏市... 趙廣漢... 自補表... 京兆典... 入及為... 唯廣漢... 相不... 使所... 家人或... 安能復... 時告... 市會... 言狀... 殺從... 州即... 召敵... 亡命... 裝勝... 不尋常... 其祭祠... 動作不法... 出焉山陽... 狀散對... 明詔之所... 治劇即... 中遂平... 長安父... 自贖倫... 故者以... 緒汙其... 得數百... 稀烏市... 趙廣漢... 自補表... 京兆典... 入及為... 唯廣漢... 相不... 使所... 家人或... 安能復... 時告... 市會... 言狀... 殺從... 州即... 召敵... 亡命... 裝勝...

養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以往直著名使其言是不可誅也其言非固當容之叩頭流血帝意解得謝罷後尚治檻帝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鮑宣字子真渤海高城人哀帝時為諫大夫上書言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牽所私以克舉朝廷濁亂天下日傾且十彗星一起此陛下所親見而既嘗憤慨非之矣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朝廷亡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磊之臣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而陛下效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欲與其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貧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誅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道六亡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

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同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夫八下乃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牧養元元當視之如一合鳴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空穿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奈何獨私表外親與宰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逆天意乎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強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而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皆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者也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常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臣誠迫大議官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帝不聽然以其名儒優客之已又疏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萬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矣今又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不欲毀敗器物况日虧乎陛下深內目責避正殿舉直言永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蔡

覺寵躬過惡衆庶翕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宜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而民有怨皇未塞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益之賢家豈天意與臣心耶厚之如此適以害之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宇內之所仇未有能久安者也夫尚門去省戶數十步出入二年求見未省欲使海瀕及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竭芻蕘之思退入三泉死下所恨拜司隸會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四十五

官出逢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坐摧辱宰相下御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以距閉使者劾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餘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帝竟抵宣罪後死王莽之禍梅福字子壽春人成帝時以南昌尉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通秦歸漢而制作儀品夫叔孫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苦不及從諫如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自行陳而爲士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

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之以其儉天下治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衛鬻者不可勝計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蜀郡是也及山陽徒燕令之羣蹈藉名都太郡求

卷之二十一

四十六

四十六

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夫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士也四海之廣士民之衆能言之類至多也然其僞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光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今陛下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疏上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天下以言爲諱羣臣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厚敢面引廷爭

孝元皇帝摧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
子且惡惡止其身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其家折直
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不敢爭天下以爲戒最國家
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
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
聽謀及疎踐深者不隱遠者不塞則往者雖不可及而
來者猶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
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
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
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
親親之道全之爲右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是以
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
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福孤遠又幾切王氏故終不見
納自是福家居常以讀書養性爲事王莽顯政一朝棄
妻子去人傳以爲仙後有見之會稽變姓名爲吳門市
卒云 申屠剛字巨扶風茂陵人丞相嘉後也平帝時
王莽專政隔絕帝外家不令通剛以賢良對策曰臣聞
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
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幼少
始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分進外戚杜隔恩不得通夫

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嬖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
所以安宗廟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
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也夫爲人後者自
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抑悒
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
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陛下宜遂明
聖之德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
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
又召馮衛二族裁授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上安
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奸謀防未然之符莽以
爲違經僻說罷歸田菴篡位剛避地河西轉入蜀二十
餘年及世祖載創亂冀欲據隴右背漢剛說之曰愚觀
本朝躬聖德舉義兵興行天罰所當必摧此天之所福
非人力也將軍宜推誠奉順應天酬人爲國立功可以
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
作舉措可不慎與今重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同
其吉凶匹夫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
者哉而將軍何疑焉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
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願反覆
愚老之言建武七年詔徵剛入朝剛復與書曰愚聞

專已者孤拒諫者寒雖有明聖之資猶屈已從衆故聖人
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
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廊廟之計既不豫廷動軍令衆
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反覆發
兵懷憂騷動夫天之所祐者順人之所助者信不信不
順人受塗地之禍毀終身之德亂君臣之節傷父子
之恩決意徵幸此何如哉竊不納剛至拜侍御史遷尚
書今以數切諫失官幸

薛宣字叔宣東海郯人也以大司農爲廉補不其丞琅

邪太守趙貢說其能從宣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

見成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遷樂浪都尉

四九

丞舉茂材爲宛句令大將軍鳳薦爲長安令補御史中
丞成帝初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日仄之
勞而佚亡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
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有未洽也臣伏思其一
端殆吏多苛詆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
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
細微責才不量力轉相迫促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闕嘉
賓之懼九族忘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
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

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諺曰苛政不親煩

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飭使昭然知本朝之要
務帝嘉納之出爲陳留太守遷守左馮翊高陵令陽湛
灤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
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接待其備已具得其罪臧宣
察湛有改節相敬之效迺于牒書條其姦臧封與之曰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敢重令
又念千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
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
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心卽

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去終無怨言而灤陽令自以大

五十

傷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灤陽令吏民言令治
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
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
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鈞令孔子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
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轄多盜賊具令平陵薛
恭本孝者用功欠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衆縣小薛在
山中民謹樸多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
舉茂材遷宜卽奏賞與恭極縣而兩縣皆治宣移書勞

勉之以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以業宣為吏賞明用法平而必行得郡中吏民罪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也賢令長名也池陽令舉掾王立廉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以讓縣縣案驗乃其妻獨受繫者錄掾實不知掾慙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乃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賊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誠廉節士甚可憫惜以府決曹掾書立極顯其魂以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不肯休坐曹治書宣出

通漢上編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教曰蓋禮貴樂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矣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設請鄰里一啖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之宣性家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設為方畧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遷少府谷未詳曰竊見少府宣為御史中丞執憲數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池東蜀二郡稱治為左馬湖崇善善威德時有白象附舟理義絕思許於者歷年不至至日府後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幾卓爾爾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凡子已如有所察其所宣宣功績在府不敢過稱以好其德之賢材莫大於治人宣也有效其法律任廷有餘經術文雅及以謀王國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處之遷御史大夫是月越職陳宣行前唯摩下留神考察

夫數月代職為丞相封高陽侯東除趙賁兩子為史官所往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史固以為器誠有極云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宣帝時舉賢良方正為諫大夫遷楊州刺史所部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先露章服罪者為斷除免之而已不服則致法抵罪或至死自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每行部必先即學宮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壘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為常州中清平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治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有所舉刺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盛毀武于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為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自是聖大慙服每武奏事至京未嘗不造門謁謝也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武奏事在邸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等衆酒酣見其兄子意屬之顯以謂武武曰刺史古方伯上所委任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

通漢上編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如此已遷御史大夫收大司空封汜鄉侯武爲人仁厚
好士樂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
爲公卿薦之朝廷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
於文吏以相參驗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
無赫赫名而去常見思及爲相功名畧比許宣材不及
也而經術止直過之武遣吏迎後母就養又以道路有
盜賊迎不至以事親不爲見策免諫大夫鮑宣素相寬
之後五歲太子成丞相王嘉之對徵爲前將軍詔舉太
常新都侯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應永帝崩詔舉大司馬
舉朝皆舉莽武與左將軍公孫祿謀以爲莽孝惠孝昭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四

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當選
立親賢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獨持權便於是武祿
互相舉而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恭風有司奏武祿
相稱舉自爲黨皆免就國後莽陰除不附己者武見誣
自殺卓茂字子康陽宛人習詩禮算歷極師法稱通
儒性寬仁恭儉恬澹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
濁之間鄉黨故舊難行能助茂不同皆愛慕忻忻焉初
辟丞相府史事孔光稱其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
茂問曰子無馬幾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心其謬默
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五四

馬主別得馬乃詣府送馬叩頭謝性不爭如此哀平間
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
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
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
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
聞賢明之君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
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蔽民矣凡人之生所
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
也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吏顧不
富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
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
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
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凡歸念之初茂到縣
所廢置吏民共嘆之鄰城聞者皆嘆其不能河南郡爲
詭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府太守不
信自出按行見之服焉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
送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拜太傅封
褒德侯卒賜棺槨冢地素服臨葬焉上

王莽字巨卿高平人爲號令便行美陽今事美陽女子告
假子不孝曰兄常以我爲長詎答我尊捕驗問辭服等

律無妻妾之條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遺獄者也
是生廷上取不孝子縣署者擬使明吏五人張方射
殺之吏民等發後上行幸雍過黃供帳辦以高第罷
太守到官日告署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職為民
父母抑強扶弱宣廣恩澤甚勞若矣太守以今日至府
庭諸君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焉
治慎毋以身試法又計教稼穡功曹不底厲助太守焉
治具不中用趣自避毋久妨賢夫羽翮不脩不可以致
千里閣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則白之賢
事一以矣五言林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今太守視
之盡入輸家然適足以益矣今將捕送獄直待史詣閣
之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即界坐殘賊免遷益州
史先刺史王吉行部至叩喉九次數言奉先人遺體
奈何敢乘此臨以病去及尊行至其叔州刺史此非王
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也尊叱其叔曰王陽為孝
子王尊忠臣遠東平王相王久不出即持重書歸舍食
坐尊視事表重書至廷中王久不出即持重書歸舍食
已乃還致詔先是王數以私出入國中與后姬家交通
傳上上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尊勸長王當官屬為和帝乃出自今有令馬小車
叩頭言曰不敢不得上太后尊尊倨傲不臣坐免為庶
人久之擢司隸校尉糾糾丞相御史大夫譴坐貶為
庶事塗汗宰相左遷高陵今以病免會南山羣盜起嚴
餘吏不能治制召守京師都尉旬月間盜賊清守京兆
尹三歲御史大夫忠奉尊舉重不取免湖三老公乘與
上書訟之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劫劫良民殺奉
法吏道路不通城門為警步自校尉暴師誅賊備日境
費不能食制二卿坐點羣盜復更重氣傷沮亂四方
為國家憂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賞詔賜內
侯寬中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盜方客拜諫大夫
守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職一上為齊北
之吏起沮傷之氣一句之誨大獲靈驗率效百餘亂
誦除民反農業世資特恩松豪強長安富家大指
郡守黃平罷後使為百姓計吏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
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付其妻姦邪銷行吏民誦服
尊後制誅亂賊暴戾邪皆前所稀有名者所不為雖拜
為真未有殊絕褒賞知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為
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請言肅遠象恭福天
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謂之賜死杜

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魏人謂焉斥逐
楚此皆偏聽不應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身之
已此皆首公利讓不憚將相誅不辟豪強誅不制之
時解國家之憂功著職解威信不廢一旦無辜制仇
人之手傷於詆毀之吏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以
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尊以京師
騷亂羣盜並興選賢用起家誦和誠亂說尊豪傑伏
辜即以伎巧廢尊一尊之身三期之間賢佐佐立不
其哉孔子曰愛之敬其生而欲其死是誠也凌潤之
諸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議定尊之
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誅死之罪也靖言尊放縱之
刑也者如御史尊尊乃當伏誅之罪放縱於無人之
不得苟免久任舉尊者當復選舉之舉不司但已即不
如章餘文深詆以慰無非亦宜有誅以懲後賊之口絕
許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明書奏以尊為徐
州刺史何也平與人為長陵今道不布道中王林
州以叩城太后外家通轉使貴傾京師坐法免卿長
上家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謁林卿以家
軍外君之以非時歸林卿曰日見其新免不發舉欲無令
並長知之之以非時又見其新免不發舉欲無令
中而已且連吏奏謁傳趣之行林卿漸其賓客去至
林卿令驛如遲至寺門板刻其建鼓聞之從吏其
逐林卿數十里林卿迫窮乃令奴冠其衣被其襦袖代
乘車自從童騎變服走問徑亡去暮追及收捕冠奴奴
曰我非侍中乃侍中奴耳並心知已失林卿乃曰君
因自爾奴得脫死和北吏斷頭持還縣所刺鼓擊都亭
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家舍吏奴刺寺門鼓
林卿因亡命衆庶譁以為實入后聞之弟山為言案帝
哀帝問狀善之遷潁川太守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
廷尉用事有權弟成高即潁川人累千金並出守過潁
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並曰罪在弟身與天子法耳不
在弟也元懼馳遣人呼弟入關陽拜弟俠趙季李欽
以氣力漁食閭閻持吏短長縱橫郡中聞並至皆亡去
並下車求勇力曉文法吏治三人獄曰武吏往往捕三人
非負大關乃負王法不得不得鍾元所犯名惡雖遠去
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元不入鍾元乃收趙季李欽之與
趙季皆賜頭父欲要其市即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
川並性廉清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而亡子孫作書
曰告子孫永生素餐日久死法雖當得時勿受葬焉小

梓潼客下棺板如命王奔擢板嗣都尉武中以並孫
多印○下博仕陵人少伉俪好交以長安令最選其
利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
且留錄見者自言者事乃發傳告外越駕白駕辦博
山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者
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還級長吏未
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究又言盜賊解訟吏
使屬其部從事轉車夾道四五百人皆罷去如從事
民大驚不意博事傳乃至於此後博徐問則光從事
教民聚會欲以觀武博博殺此吏州郡畏懼遷琅和太
守等今屬縣各用其意博博殺此吏州郡畏懼遷琅和太
及宅非常博博殺此吏州郡畏懼遷琅和太
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少自擊書言府則博博殺此吏
至其幕中乃見永祿曰以爲縣日有長史府未嘗與也
主請問博乃見永祿曰以爲縣日有長史府未嘗與也
博謂府當與之耶問下書在入博口占微文曰府告
姑今承言誠發不博有書微到今不就微游微王博
以有餘如律令王博移書曰王不憂公甚効微到微
餘口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不憂公甚効微到微
史之編 卷之二十 五十七 一日也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以父建任為郎武帝時漢連伐
匈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擊之乃盡歸漢使路克國
等云為欲降帝遣中郎將武持節使匈奴使留漢者還
國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斥
候士百餘人與俱武既至而單于顧益驕非漢所及意
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常在漢時與副
使勝善私候勝聞漢怨衛律欲為漢伏弩射殺之勝以
貨物與常相結要事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常引勝單
于怒召諸貴人議欲盡殺漢使不則皆降之使衛律召
武受辭武慨然叩天歎謂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
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欲殊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
救之醫鑿地為坎置煨火覆武其上距其背以出血氣
絕半日乃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
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必欲劫之降以快心
使便曉武旦會論虞常武至律劍斬虞常已而曰漢使
張勝實與謀當死除者赦舉劔前擊之勝請降已謂武

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律
舉劾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
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
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實知之武不應律曰君
因我降我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
乎武奮起罵曰汝爲人臣子畔主背恩爲降虜於蠻夷
何用見汝爲且單于信汝以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
欲關兩主使隙觀禍敗南越殺漢使屠爲九郡宛王殺
漢使頭縣北關朝鮮殺漢使應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
知我不降明欲令兩主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

史記上編 卷之二十

五九

武終不可脇乃入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大
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氊毛并咽之數
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
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
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
持積五六年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侍中相善也武
使匈奴之明年陵降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置酒設
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子卿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無入之地信義安所
見乎前長君爲妻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

轅効大不敬伏劔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行河
東祠后土宦騎與藩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東溺死
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死來時太夫人
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
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
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如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
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
法令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國安危不可知子
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
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

史記上編 卷之二十

六十

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心誠甘之臣之
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君勿復言陵與
武縱飲數日且別執手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武自分
死久矣君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
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通於天因泣下
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以妻單于女使妻賜武牛
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
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云帝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
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
等匈奴詭言已死後漢使至常惠賂守者夜得潛見之

自陳因殺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喜如惠語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有之許遣武等歸於是李陵置酒詣武賀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令漢且貴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因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氣成兮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誰歸歌竟和歌武相

通鑑上編 卷之二十一

六十一

與迺數行下單于召武官屬咸會為餞宴而遣前已降及物故隨武還國者九人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以一太牢謁武帝園廟報反命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燕王蓋王謀反武子元生與謀死而武素封桀弘羊又嘗為燕王旦所訟廷尉奏請逮武大將軍為寢其春免官昭帝崩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不可棄也帝立召武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

通鑑上編 卷之二十一

六十二

望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予兄弟故人家人不餘財武既老而子前坐誅帝問左右武在匈奴久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發匈奴時胡婦適產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通國至以為郎年八十餘卒○龔勝楚人也字君賓與國人舍君情友善並著名節傳經世謂之楚兩龔舍不仕而為郡吏舉孝廉以王國人不不得補宿衛哀帝自為定陶王時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紹並徵勝曰竊見國家徵巫醫常為駕微賢者宜為帝曰大夫來私車來耶對曰唯唯有詔為駕寧壽稱疾不至舍至皆為諫大夫勝數為帝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以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先以儉約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遷丞相司馬徙光祿大夫言董賢寵太盛亂制逆上指議丞相嘉薦故廷尉梁相等過微薄不應迷國不道法復坐與博士夏侯常爭言見劾乞骸骨出守渤海謝病不任官自免歸帝以其名高復徵為光祿大夫王莽秉政勝與中大夫邴漢俱得謝策詔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示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子大夫年至矣朕慙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除為郎大夫

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
衾於是勝舍皆歸老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兩龔
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居攝中卒奔既窆國遣使者奉璽
書印綬安車駟馬即迎勝拜太子師友祭酒使者與郡
縣長吏三老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葬命久立門
外欲令臨起迎勝稱篤不起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
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
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為政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
加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
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
言大威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葬許之使者
為勝兩子及門人暉高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
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為子孫大業暉等
曰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誰
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覓故主哉因敕以棺斂喪事語畢
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乃死時年七十九矣世祖卽位
褒表其子孫至大官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遵齊
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遵兩行皆仕養
貴重毀節葬以安車迎方因使者辭謝曰桑梓在上
下不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葬說其言不疆致也除麋郭欽為南郡守杜陵蔣詡為
兗州刺史蔣居攝皆以病自免歸卧不出戶卒於家尚
書沛國陳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可以逝矣即乞骸骨
分繁位召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
仕位皆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
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歛其家律命文書
堂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蘓章山陽曹竟皆去官不
仕葬云 李業梓潼人少有志操以明經為郎王莽居
攝以病去莽太守劉威賜載詣門命為酒士病不起遂
死匿名迹終葬之世公孫述借號徵為博士業固稱疾
不起述羞不能致使使迫劫之曰即業起吾官之公侯
不起賜之藥使者譬旨曰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君柰
何以區區之身試不測之淵乎朝廷會尊名德顯官缺
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已下為子
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為此故也君子日危授命何以高位重祿相誘為
使者見業終不屈謂之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內
斷久矣何妻子為遂飲藥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
賢之名弔祠賻贈焉業子肇辭不受逃去述又聘巴郡
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

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藥且飲玄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玄乃遂隱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皓曰速裝妻子可全皓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遂自刎以首付使者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對使者伏劍而死捷為費貽不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馬信皆託青盲辭徵命世祖既平蜀遣使弔祠賻贈焉獨費貽在仕至合浦太守

史論曰守死善道勝富貴貞而不諒辭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遁不污絕紀焉矣

忠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一

三定本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一

肝郡鄧元錫纂著

東漢臣列傳

大臣 貞臣 忠臣 義臣 廉臣 節臣 名將 循吏 循吏 循吏 循吏

世祖中興業同載勦而新莽餘分閭位之日淺先漢尊經篤行之遺風習茂焉又更亂而節著人務於束脩當是時武功佐命之臣並著文德鄧元侯以弼謨啓帝業而內行淳備焉陽夏功若丘山而不伐恂恂焉祭征虜於漁陽龍虎稱光功而詩書禮樂乎悅敦而悅之迹雲臺龍驤虎踞諸勲臣其所由於漢初守樞魯卿公遠矣及天下既定天子投戈歸馬垂精於道藝聚表名德敦尚風教公府之選類多仁愿博碩之賢尚書樞密調於其內諫議舉刺顯爭於其外用能俊乂並列施及于明章豈非盛哉然自建武來天子懲莽獨任竊國之禍已泰深痛改傷明察頗以吏事課貴三公而相不復有謨後稍下衰貴戚擅恣閹豎橫放公府權輕一不能有禁禦蓋其執也然袁任安正色於竇氏楊公秉義於耿闕梁氏作難李杜固抗其節大闢逆用陳太傅殉焉他諸蓋臣盡慮蹇蹇無已貞士犯難前蹈後奮蓋至于拔蕩之極而格夫清議猶能使大姦巨慝逡遁却顧而九鼎以一絲繫也雖其智沉勇深匡亂世反之正視先漢少遜而東京名節矜然於百代獨光矣諸公卿功

在君國關天下興亡故者具帝紀其采其名行卓犖者著于篇

宏道書院

伏湛字惠琅瑯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少傳家學性孝友歷王莽更始時為平原太守時食卒兵起上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不學廢謂妻子曰禮一穀不登國君為撤膳今民並饑奈何當獨飽乎乃共食粗糲悉奉祿賑贈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有氣力者為湛謀以平原地廣足觀變舉事湛立斬以徇於是吏民信向郡中安輯世祖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才任輔相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國典舊制多陳白奏由史上編一卷之二行之大司徒禹西征拜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常留後總羣司三年代禹為司徒封陽都侯彭寵反漁陽帝欲親征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謀於群臣加占者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有成戰用克勝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宗墉所以嚴大顯重人命俟時而動也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城擅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鄧奉之屬大功灼著矣今京師耗費資用不足乃欲遠涉二千餘里而軍士馬疲勞轉餉艱阻豈懷遠寧邇之道乎今充豫青冀中國之

都冠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邊塞地外迫北狄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舍近務遠棄易求難此四方之所疑怪百姓之所怨懼也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博采其中專以中土為憂帝說為寢兵時青徐賊據富平連攻不下自云願降伏司徒帝知湛為青徐所倚信遣至平原平原人歡呼就迎盜即日降湛鎮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况平居乎奏鄉飲酒禮施行之坐蒸祭高廟不舉奏策免南陽太守杜詩疏其言竊見前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為太守時所著書見前大司徒陽都侯在河內朝歌及若平原吏人畏愛則東遭時亦獲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節陛下深知行能難以幸相之重褒賢百姓仰望德義微薄斥逐有識數借湛髮髯屬志白首不棄智思謀慮足以先後王定先王達人之重敢昌言以聞復徵守尚書中書帝親弔祠遣使送喪脩冢焉子隆為太中大夫使張步宣諭上威某太守步意不懌而劉永遣使封步為齊王步請隆為帝言求王降隆曰高平約非劉氏不王十萬戶民可得耳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問使上書言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今吏民忿步反逆心不懷附以此時兵無以臣隆為念慮得生還國臣即請有司此其大願若沒身冠于父母足弟長累陛下失日隆可謂忠武之節恨不且許焉求深耳後為步所殺陳晨謙敬傳愛好學以孫女為順帝貴人位特進卒最帝具伏氏自伏生後世傳經清靜無忌東京號為伏不帝紀

國史編

《心聲》

1

田中上編

卷之二

 \mathbb{E}

四月五日正

5—

禮豈謂自輕哉得光祿勳事必盡規多所匡益帝臨朝
少有稽容輒獻微湛常乘白馬帝見其入朝輒曰白馬
生行且復諫矣遷太子太傅郭后廢稱病不朝起為司
徒引疾篤自罷卒 朱浮字叔沛蕭人世祖為大司馬
浮從為主簿累幽州牧漁陽守彭寵反攻浮浮跳身歸
以爲執金吾時天子以二千石長吏不勝任有微過輒
斥罷浮以日食疏諫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
也凡居官治民典郡縣皆爲陽爲上者陽上不明則于
動三光二典紀國家之政洪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
道以徵來者陛下哀愍海內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
理實輒見斥罷豈不衆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
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史皆積久於官子孫因
爲氏姓當是之時吏職何能悉理議論之臣豈不諄諄
獨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而艱難之業當累以日也
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送相代疲勞道路夫尋其視事
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短長以媚上
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爭飾詐僞以希
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也物暴長者必夭
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

陛下之福也願游意經年之外望治一世之後天下幸
甚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宗室諸王后家外戚皆遵
奉繩墨求之於事宜報和平而災祥仍見天道誠信殆
不可不察也陛下疾往者上或不行下專國命於是黜
鼎輔之任信舉刺之官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
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
爲耳目是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
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使在職者皆兢空虛以要時
利故有罪者心不服服無外者坐被空文不可以經盛
衰貽後王也夫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
載再閭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須五載以成其化
況於人乎願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吏吏治甚
陛下尊敬聖重意古典宮室未飾于弋未休而先建
太學比日車駕親臨觀饗誠以私時雍之化顯勉進之
功也而博士之官舊天子師承傳先聖之言俾不乏絕
所宜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惟賢是咨俾承學
知勸伏聞詔書更試惟取在洛城者以充臣恐求之密
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也帝采納其言後
爲大司空坐事免浮頗好陵轢同列世祖內銜之獨惜
其功能未之罪也未平中帝坐賜死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孤有大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辭兄况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臨戎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况卒援罷之盡哀敬事家嫂不冠不入見居恒言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田牧者數年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太息曰凡殖貨財者為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班昆弟故舊已避地涼州以隗囂使入見帝遂自歸已定平隴畫有大功語具帝紀中諸羌反臨洮中郎將來歛言隴而侵殘非援莫能定也拜隴西太守援擊先零羌屢破之朝議以金城西途遠多寇欲棄隴西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完

牢可依以為固其田皆肥壤灌漑流通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可守不可棄帝然之詔便宜行援繕城郭起塢塹開通水田勸耕牧郡中樂業氏羌歸附其為政務開恩信任掾吏以職身總大體而已日從賓客故人飲諸曹時白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反旅拒此太守事耳郡民嘗自驚言羌反百姓再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方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還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庸請何為後稍定無寇覘之則傍縣熟羌報讎者也郡中愈敬服之在郡六年徵

入為中郎將數召見進對疊疊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聞者皆屬耳忘倦交趾女子徵側反拜伏波將軍南擊破平之所過郡縣輒為之治城郭穿渠灌漑田以利民越律與漢律違駁者十餘事申舊制要束之自是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唯謹軍還封新息侯平陵人孟詵迎勞賀之悞曰今匈奴馬祖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安能臥牀上死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後武陵五溪蠻叛援請時年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也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試之援據鞍顧眄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

是翁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人征五溪援以所將皆帝勲戚貴人私憂之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矣但畏長者家兒在左右與從事殊難調介介耳至臨鄉破蠻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近而水險從夷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克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從壺頭進極其咽喉具以請帝從援策抵壺頭賊來高守隘水厲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岍為室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觀之左右念其老病哀其壯皆為流涕耿舒以前言當道克援結其議恨之

遂以大衆懷鬱逢役死爲援負與兄會書言之帝聞之怒使虎賁中郎將梁松馳詔責援監其軍初援嘗有疾松來候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嘗貴重朝廷公卿畢嚴之大人柰何不爲禮乎援曰我松父友也彼雖貴何得抗父執乎及奉詔擊匈奴詔百官祖餞援謂松及黃門郎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勉自持時思鄙言松固深銜之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瀆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矣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劾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保仇人上書訟保行浮薄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宜屏遠帝召松固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不罪而保免官故並媚妒之及是松至軍會援卒修故

怨構其罪初援在交趾以薏苡實能輕身勝瘴餌之數軍還載之一車於是譖者言昔所載皆明珠文犀也松以聞帝大怒收侯印綬援妻孥惶懼席藁詣闕請其罪帝出松書乃知所坐前雲陽令同郡朱勃傷之上書訴其冤書奏報聞初援自交趾還擊牛酒饗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語之曰士生一世但得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似鄉里稱善人長者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吾心感其言曩在浪泊西里間角虜時下潦上霧海氣蒸鬱仰視飛鸞跼跼墮水中臥念少遊平生時語何可得

入明天文歷數王莽末以鎮戢熒惑並在漢翼軫之

○鄧曄汝南西平

分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令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大怒劾大逆繫詔獄會赦免建武初為郡功曹椽十月遷官屬畢會太守歐陽歙發教以督郵錄延忠公可牛酒養德戶曹引延受則憚愀然趨進曰司正聚觥觥至憚叩曰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奸怨惡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敢再拜奉觥歙慙動不知所言椽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之德也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表觥憚免冠謝曰憚不忠孔任是昭既陷毀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憚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不讎而罷憚歸府稱疾延亦自退鄭敬招憚曰子廷爭錄延君不時納延今雖去勢必還直心無諱雖三代之道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也盍去諸憚曰孟軻以強君所不能為忠量君所不能為賊憚業以強之矣鄭君於朝已有其直而不死其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乃獨去隱弋陽山中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憚乃去從敬號漁釣留數十日憚志在從政慨然嘆乎將為東許而父老竟歿也敬曰吾老矣矣吾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之江夏舉孝廉為城上東門候帝嘗出獵還夕矣憚拒關不納帝令從者見於門問憚曰大明遼遠不受詔帝迴從中東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為萬人

憂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宗廟社稷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小臣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後授皇太子詩郭皇后廢憚言於帝曰願陛下念其可否無令天下後世有以議社稷帝說而說太子避位太子安善說也夫桓譚沛國相人也博學多通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以父為大樂令因嗜倡樂而憲誹俗儒故多見排抵哀平間皇后父孔鄉侯傳安與譚善譚勸晏杜門執謙慙而傳氏全安董賢聞譚名欲交之不與通建武初拜議郎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克朝而政務合理史記上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三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動多過事夫有國之君未嘗不欲以建賢興化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非賢也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別以善惡今人相殺傷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城戶殄業而俗稱豪健雖有怯弱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也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人二等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仕宦為吏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殖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

走與臣僕等動收責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若非身力所得可令糾告申之明禁如此則專役一已事寡力弱歸功田畝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是爲刑開二門也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除收條如此則天下知方獄無怨嗟矣天子以赤伏符即位崇信讖緯多以決定嫌疑譚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聖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可煥感耳目者也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矣自子貢而下不可得聞况後世淺儒能深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材技數貪邪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爲欺爲惑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伏聞陛下超然遠覽窮折方士黃白之術可謂至明而乃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時有合譬猶卜數隻偶豈不時信然豈可專哉惟陛下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天下幸甚疏奏迂帝指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讖出古聖微辭今譚非讖是非聖無法也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

安郡丞道病卒帝嘗論郊祀亦欲以讖決中大夫鄭興對如譚帝勃然怒曰若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乃解然意終卻之不仕也史曄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夫上世祖時大○趙熹南陽宛人也少以節行著名更始中舞陰大姓擁城不下得熹將乃下召拜徧將軍赤眉之亂熹與與將家屬出武關避之仲伯曰婦色美慮爲賊所害熹怒責不聽以泥塗婦面其賊車自相之道路人憐言免亡之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踈踈困不得前熹悲感解所齎糧帛資糧悉與之將護歸鄉里光武初國史守簡陽侯相簡陽吏民不欲納熹呼城中大姓告譬以國家威信立下之拜懷令懷大姓李子春嘗爲瑯琊相豪猾并兼爲人出熹下車窮詰其姦狀京師貴人爲請者數十終不聽趙王良疾病帝臨視問欲言王曰素於李子春善今法抵死懷令趙熹欲法之乞哀全其命帝曰吏奉法不可任也更道他所欲王無後言而帝悲傷其意貸子春而還熹平原守時平原多盜捕斬其渠帥餘黨數十人當坐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貸徙京師近郡實畿輔且廣上恩從之於是擢舉行義誅鋤姦惡境內大治青州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

之召拜太尉上復緣邊諸郡方畧皆久長規帝崩受遺詔典悉時舊典卷亂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喜正色橫劍殿階上扶諸王下明尊卑時藩國官屬與百僚出入宮省無別識喜表奏謁者分護諸王出就邸惟朝輔臨乃入整禮儀嚴門衛外內肅然久之免八年行太尉事內典宿衛外幹宰職顯宗崩復典大器進太傅寵馬薨肅宗臨弔謚正侯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司隸校尉宣子也宣事在則傳中王莽患宣忠正不附已欲種誅之賴太守苟諫所擁護而免永少有志操事後母孝妻嘗於母前叱狗即出之數爲郡太守陳復漢討逆之策守曰君長幾事不密者禍矣永感其言稍自隱避焉爲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擊青犢有功封中陽侯光武即位徵之永不至知更始已亡乃發器臨上將軍列侯印綬幅巾詣河內謁帝帝問永卿衆安在永避席稽首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安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悉罷之矣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拜諫大夫謂之曰關東素畏卿卿可將故人詣城下譬曉竟降之還賜洛陽里第辭不受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等威貴重又於上有恩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朝廷肅然時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亦抗直不避強禦帝曰貴戚且

欽手避二鮑矣永行縣至霸陵道經更始墓下引車入陌前趨拜從事止之永曰寧有親比面事人而醜慕不拜者乎下拜盡哀而去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家帝意頗不平大中大夫張湛進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至仁不遺舊忠不忘君恩之篤也帝意釋然許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不實徵同徵者皆下獄永至成臯迎拜兗州牧令便道之官卒時杜陵馬衍不肯仕莽天下其說助莽爲將軍效謀甚力口從洛河內帝望其不助其說不許求謂之曰皆高相資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豈明主何愛前曰天命難知人道子豈署守高都長平劇賊易守守道之臣又何貴乎 詔詔旨下尚書使封降知名爲泚陽令以仁愛稱拜司隸詔旨下尚書使封降胡檄令黃門問昱頗有所恠否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降胡當司徒露布恠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今天下知忠臣子復爲司隸耳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肅宗即位爲司徒大旱儆帝召問昱故且何道消復也昱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初踐天位刑政未著即有失德何能致災臣前在汝南與楚獄事繫者千餘人未盡當其中先帝詔人獄一起寃者過半誠痛之也今諸徙者骨肉分離孤魂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死徙家屬蠲除禁錮如此和氣宜可致也帝納其言訖旬奴圍戍已校尉

議宜救事且戎狄志中為太尉太子德簡志節為南陽太守修學與諸百姓

勸廉行神父德于昂有孝第五倫字伯京北長陵人

人少介然義行王莽末辟為郎起族黨附之倫依險

天下盜賊理結以久竟不達愛名姓稱王作亂武

往來太原上間所為莫除陌上人目為道士

初為京兆市掾每詔書下倫讀之太息曰此聖主也一

見決矣吾行且遇時等輩笑之曰子說將未上安能動

萬乘乎倫笑曰道不同故耳君行觀之補淮陽國醫工

表從王朝京師得見帝帝問以政事稱旨明日特召入

日親有問焉者曰倫為吏媿婦翁不過從兄似不可近

帝以問倫倫對曰臣三娶皆孤女臣少遭饑亂實不遇

人飯有之帝大悅以為扶夷長未至官即拜會稽太守

會稽俗多淫祀嘗屠牛祀神民以匱倫移書屬縣巫祝

有依託鬼神詐愚民怖利者立捕論有妄屠牛者吏輒

行罰身為二千石自斬芻飼馬妻弱執爨母受俸裁留

一月糧餘悉賤買與民之贏困者永平初坐法逮老稚

攀車叩馬號不得去倫偽止亭舍陰乘船去衆追及詣

廷計上書守關訟者千餘人後守蜀郡掾吏鮮車怒馬

貨豐贍者皆罷遣吏選孤貧志行之人處曹任之蜀郡

政清所任更多至九卿事肅宗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

故舅舅氏馬廖等亦傾身結士為名高倫疏諫曰臣聞

書曰臣無有備福威王食臣之有作福威王食臣

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脩之饋不

出竟所以杜漸防微明一尊也近光烈皇后雖友愛天

至而陰侯卒造就國梁竇非法明帝誅之嘗譬曉外家

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難兩施臣嘗刻著

五藏書紳識焉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

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

臘日亦遺其在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日間選

至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

義皇恐以聞陛下下禮敬厚之宜有以安之臣誠欲上忠

陛下下舍后家裁宰省察及馬防以車騎將軍征西羌

倫又諫曰外戚不可任也外戚以職事見任繩以法則

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今防當而征太后恩仁陛下至孝

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已馬氏廢退而竇氏兄弟果

起倫逆閉其萌語切至具帝紀中時天子厭吏治苛刻

下寬大詔書倫上疏將順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仇躬

天然之德體晏晏之資以寬弘臨下然詔書下寬和而

政急不解務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風俗益嚴而羣

下不能稱上言故也昔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服猛為

政後代因之遂成風俗不可得反今郡國所舉類多

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偉
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也念掠奪爲
嚴苦吏民愁怨而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
可不慎也臣愚以爲宜博求仁賢以裨時政坐豫協罪
并謹舉者則好惡一而風化自端矣臣等謹言記知奏
以酷急亡國又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懇於此今
諸王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宜申明其制
其太守以下并除自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
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
可報罷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實倫天性峭直然常收
俗吏苛刻論議依於寬厚奉公盡節在位以貞白稱人
方之前朝貢禹或問之曰公亦豈有私乎倫曰昔有與
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公府辟選雖終不用而心不
能忘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就
視而竟夕不眠何敢謂無私乎蓋自省克如此倫質慤
少文采言事無依違更人奏記及便宜者輒并封上年
八十餘卒子頌曾孫種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史
二千石幼有至性父卒年十二弟丕甫七歲晝夜號慟
郡中賻贈無所受服器禮過成人十五學大學與丕俱
習魯詩閉戶絕人事講誦稍長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

疵疾不應舉丕得舉乃始爲郡吏拜中丞倉事以愆化
民不任刑罰部民有爭田者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
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肯歸牛主訟
之恭勸令歸牛至再三猶不肯恭太息曰是教化不行
也解印綬欲去掾史共泣涕留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
請受罪不問於是吏人懷服建初七年郡國蝗傷稼犬
牙緣中牟境者不入河南尹袁安聞之使掾肥親廉馬
恭隨行阡陌間與俱坐桑下有雉止其傍馴不去雉傍
有兒與雉狎不捕親曰兒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親
矍然起謂恭曰所以來者府公欲察君政迹也今蝗不
入竟一異也雉不怛人二異也童子不攫生三異也久
留徒擾賢者遂還府白狀是歲嘉禾生恭廷中坐側尹
以機勞恭曰君以名德久屈中年大化流行天降休瑞
應行而至尹甚嘉之具上書言狀帝大異之會詔百官
舉賢良恭薦中牟王方生立徵用與公卿所舉同權徵
恭爲御史和帝初車騎將軍竇擊匈奴恭疏諫曰陛
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安定北垂爲人
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竊伏思之杜稷之計萬人之命
在於一舉誠未見其便數年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
廩空虛又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

孝之行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聲草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始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則天意爲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踳踳與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脩仁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來至矣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來其衰耗利其微弱誠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不見一虜而兵已困矣曰山之難不絕如絙都護陷沒士死如積迄今被其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襲其迹不顧其難乎今始徵發而司農用度不給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山雨麥根枯焦半死日甚此不合大心之驗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民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長此不休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

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隱後拜魯詩博士守家法學者曰盛選侍中帝數召燕見問得人遷樂安相時東州多盜賊恭重購賞開恩信渠師相率來降餘自相捕擊而平州郡以安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久之爲司徒免復召疏爭盛夏斷獄語具刑法志中肅宗初斷獄皆冬至以前後論者互異鄧太后詔公卿議恭奏議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依時令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四時之令行之若一月令雖周所造而固夏之時也易稱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昭噓萬物養其根莖而備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也孝章皇帝深惟古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大心順物性命致時雍也然自更制而來年歲不成穀價常貴人不安寧良由小吏不與國同心務於苛殘入十一月得死罪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獻正一夫吁嗟王道虧况庶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謙愷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恭再在公位所辟選高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而門下蒼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終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道旣成然

後謝遣之恭性謙遜不顯為名高故世不以剛直稱年八十一卒於家第不亦沈深好學杜交辟不答問常見短於人而不欣然以自得也遂兼通五經為東郡守脩通灌溉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遷侍中再為國三老云論曰第五倫奉公蹇蹇自內省克始也微不隱其私魯司徒溫柔敦厚中牟之治漸於化矣故寬中近仁克私近公於經教篤深近德也

鍾離意

字子阿

會稽山陰人少為郡督郵時縣部亭長有

受人酒肉遺者府下記案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

海東上編

兩卷之二十一

二

由近及遠也宜先清府內且聞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賢之遂任以縣事縣人疫身親給醫藥全之辟大司徒侯霸府掾詔部送徒河內冬寒徒病不能行意輒移所適縣使作徒衣縣上書言狀光武得奏持謂霸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如是良吏也意於道解徒桎梏聽自行恣所欲過毋苛留然徒皆剋期至無有違者除瑕丘令有吏盜公府錢意廉得屏人問狀吏叩頭服意不忍加刑與告長休吏父聞設酒謂吏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令飲藥而死還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仇繫獄毋病死哭泣不食意

憐傷之聽歸家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人自我遣不汝累也遣之廣歛訖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得咸死顯宗即位為尚書時交趾守張恢坐贓徵伏法簿其財賄班群臣意得珠璣委之地不拜賜帝問之對曰臣聞盜泉之水孔子忍渴勝母之門曾參回車何也惡其名也贓為物穢臣不敢拜賜帝嗟嘆更賜以庫錢轉尚書僕射帝數幸廣成苑獵意以從禽廢政當車諫帝為止行歲早作北宮意詣闕免冠疏諫曰昔成湯遭旱六事自責今早甚而北宮大作民失農時何以憂民自古非宮至狹小之患而民不安寧之患宜罷大役以應天心救為止

海東上編

兩卷之二十一

二五

作司農上簿有誤字帝怒召郎答之意入叩頭曰過誤人所時有若以為罪臣位高罪重郎位小罪輕臣當坐前解衣就格帝意解賞郎帝體性仁明而時復暴急頗好以耳目撻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譴近臣尚書而下至不免提曳出帝起呼郎中帝怒帝自起撞之帝伏休下不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隱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和洽職以苛刻為俗感逆和氣致天災也夫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

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大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撥萬幾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頗采納焉出為魯相以愛利為化居五年病卒官遺書諫帝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其意下詔嗟惜賜錢賜焉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早孤有氣光武與其父岑故同學即位求問岑死矣召暉拜焉即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新陽侯陰就慕暉賢往候之避不見遣家丞致禮復自閉不受就聞嘆曰志士也勿奪其節東平王蒼以騎駘州政辟之禮敬焉朝正月朔故

事少府給壁就時為府卿貴倨漏且盡求壁不得奮顧椽屬亟往索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給請觀則奉以來簿大驚走白就就曰朱椽義烈勿復求更以他壁朝既罷倉太息曰為者卿自視孰愈蘭相如帝聞壯之為臨淮太守所拔用皆厲行其斷獄諸以義繫報怨犯律者為求其情理多得生汙穢不義者立僵仆之吏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數以剛忤上被劾去布衣蔬食屏居野澤中初暉同縣張堪官太學見暉請結交把臂曰欲以妻子託卿暉以堪先達不對也後不復見堪平憚聞其妻子貧困往候視賑贖焉

其於子恠問曰大人平生未嘗與張君交今若然暉曰張君嘗有知己之言吾內許於心故耳與同郡陳揖善卒成其遺孤元和中肅宗幸南陽召太守問暉起居召拜尚書僕射數陳諫守節不阿意張林言縣官經用不足宜修鹽鐵均輸法暉駁之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非明主所宜行忤旨見讓暉自繫獄三日詔山之稱病篤不署議書令以下惶怖曰臨得譴稱病者罪矣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竊同如臣子之義何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暉以法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還尚書令

老郎人隱居養志好司急或農時輒數酒肴於門候勤若者勞之聖廟者肥皆兼以自給暉嘗為丹為辦行之十餘年國以爲富前將軍鄧騭征南人上奏二十餘萬表為方馬騭亦免去徵為太子傅人司徒竊欲與交道子見暉拜丹曰君房是言丹未之許也何敢操手丹子有同門主長親家中曰欲往中丹終捷之令可也或問其故曰丹人由之難久矣古稱管仲大則王貢張陳四其終歸朱陳其末全之者鮮矣何故易乎客有薦士於丹者舉之從所舉者僕丹坐免客慙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乃召客謂曰子何量丹之薄也不設金愧之已相持如初遂位卒

韋彪字孟扶風平陵人高祖賢相宣帝學傳祖賞哀帝時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後

骨立更數年乃起以好學洽聞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病免歸復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趨三輔諸儒慕仰之顯宗召拜謁者賜車馬衣服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爲中郎將陳政術一歸於寬厚建初中帝西巡以行太常從數召見問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言請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元勲乃制詔京兆尹扶風求蕭何霍光後得何末孫熊封鄼侯還拜大鴻臚議郎國貢舉宜守孝行語具任官志因盛夏多寒上疏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穡務而苛吏奪其

時賦法有常調而貪吏傷其財此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踐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恂朴之吏雖進退舒遲時有木遠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監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往時楚獄大起故道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務煩簡宜皆停省又諫議之職宜用通明審正之士庶有補益於朝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職其二千石視事雖久爲吏民所更安者當增秩重賞勿遽遷以責其成功書奏上

納之帝東巡狩行司徒事從還引疾乞休帝賜食問病彪遂稱篤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動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恐職事煩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賜錢二十萬卒彪清儉好施祿賜盡分宗族家無餘財著書二十篇號章卿子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六世祖比干爲廷尉與張湯同官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事每爭難不能盡得然多所全活敞性公正自以趨舍不合時務不應請召章帝末辟太尉宋由府論議高正引大體司徒安深敬重之和帝初竇氏暴橫敞曰發其姦又數切諫事關廟社具

陳絕憲以濟南王康爲尊貴倨白出爲濟南太傅欲因以害敞王奢無節敞疏諫曰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飾典法出入進止具有期度與馬臺諫應爲科品今奴婢廐馬增皆千餘以自饗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內起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疆也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見未然臨深履薄也願大王脩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遊觀之宴以禮起居加深慮於愚言康雖不能改然素敞重敞無嫌焉還汝南太守疾文法

也書奏引見德陽殿下其章施行之自順帝在位不親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廢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郡萌率勸農功竊見陛下遵稽鴻業懷柔百神體虔肅以應天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索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勤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曲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齋宮亨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凍尚結所宜自勉以迓和氣易曰君子自強不息願幸留神從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舉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未備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施行之選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下中朝議其禮公卿稱冀勲德比周公宜錫山川土田附庸瓊議言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計冀可比鄧禹食四縣賞賜準霍光冀以爲恨以地動策免已復司徒轉太尉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以日食免明年冀誅太尉廣司徒續司空朗皆坐阿附免復太尉封阮鄉侯瓊以師傅首居功位舉奏州郡貪汙至死徙者數十人海內肅清

第五侯瓊勢傾中外瓊度不能匿稱疾免復召復免疾篤上詔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王者務強其政陛下從藩國而帝天下天下拭目想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勢堅宦克朝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杜口木舌故大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爲國亡身隕歿爲報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心以救積弊弘農杜衆懼雲以忠獲罪上書陳理乞同日外者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也雲旣不辜衆又并坐天下痛怨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烏犢孔子臨河而反未幾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刺牲夭胎則麒麟不臻物感自然也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坐事當罪超拜要職見冀將衰復陽毀示忠及諸黃門協邪冀腹背相親者陛下不清激真僞並受顯封使朱紫其色粉墨離操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其抑之也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與臣世荷國恩身輕任重勤不捕過懼於求殺負囊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萬有一無恨三泉耳冀年十九諡曰忠孫琬蚤慧在朝有鯁直節治郡稱神以黨禍廢二十年起牧豫州以討

黃巾功徵登公府議遷都忤卓免後以司隸校尉與司徒允誅卓為擁泥所殺

周舉字官光汝南汝陽人父陳留太守防在儒林傳舉貌寢而博學洽聞為儒宗延熹中辟司徒掾府時順帝誅滅諸閭議者請徙太后別館絕朝見舉謂邵宜密表奉太后朝見如常儀具帝紀人心厭焉為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共太息疏舉忠直乞帝置章座側為切規遷并州刺史太原俗以介子推焚骨有龍忌之禁十民每冬仲輒一月寒食莫敢舉爨老少不堪多死者舉作弔書祭子推之廟言感冬去

書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火殘民命非賢者之意因宣示民還溫食眾咸乃解轉刺冀州陽嘉三年徵拜尚書與僕射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天子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詔三府舉才學優深者策問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二儀交而萬物生萬物之生惟人最貴故皇天養之以君成之以化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先王承天應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法乾元養物之理適四時陰陽之和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而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而水旱疾疫始此矣陛下處唐虞之位而循亡秦之故內積怨女外有曠夫傷和逆理斷絕

入庫而壁虛以形勢威侮良家亦獲取女陶之白首無偶皆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魯傳遇旱以自責致雨皆精誠回天之自應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有改過之效而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且推言華政崇道辨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處非其位宜急默斥臣挺下州超備機密學簿智淺不足以奉明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唯陛下留神是歲司徒劉琦免遷司隸叔和永和初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商表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商疾篤帝親幸問遣官以舉清高忠正

書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決焉手劒當車曰太子國儲嗣天統所係今當侍來無
詔何知非姦耶景有死而已太子不行也楚不敢對還
奏之有手詔太子乃行喬退愧歎高臨事不惑自以爲
不及也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久之

荀爽明經穎川潁陰人父淑荀卿十一世孫博學有高
行徵爲郎遷當塗長自去官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咸
以宗之梁太后臨朝時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
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譏刺貴倖爲大
將軍梁冀所忌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神君有子八
人儉緝靖肅汪爽肅專皆才人稱之八龍命其里曰高

陽以高陽氏有才十八人也而爽尤著年十二通春秋
論語單思經學不應徵命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
明無雙舉至孝策陳使宜曰臣聞之師曰漢爲火德其
德息孝其象在周易之離離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天用
其精地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
木生則致養孝之始也冬則火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
山林焚燒喪親自爲孝之終也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
吏舉孝廉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遺詔以日易月
此當時之且不可貴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
闇之禮未嘗改移示天下不遺其親也今公卿群僚政

教所自出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
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子之恩
薄而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古者大喪君命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本厚
俗敦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宜可如
法臣聞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也易上經首乾坤下
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尊卑所謂
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嫪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
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
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王之以天子之尊加於

諸侯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夫觀象于天則比極至
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艮山象夫澤卑象婦近取諸
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雄者鳴雌能
順服牡爲唱導牝乃相從物性然也故詩首關雎禮始
冠昏天地六經其首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
性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爲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
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
性廢禮者則禍歸之推既福之所應禍與廢之所由來
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
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

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曾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
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
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
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後世好福不務其本
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異斯人追
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
使役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緡帛空竭府藏
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
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
愚以爲諸非禮聘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通然

循吏上編 卷之二十一

三八

曠以和陰陽省財用以實府庫脩禮制以綏眉壽均陽
施以祈壽斯寬役賦以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
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
故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所以爲節也易曰天
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
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
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歎曰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唯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
食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
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畧依古禮尊卑

之差及重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此則禁亂善俗足
用之要也愚臣無識惟陛下裁擇奏入棄官去黨既起
隱海上又潛迹漢濱十餘年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
得就拜平原相至宛陵進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徒自
被徵至登台司凡九十五日從遷長安見卓忍暴滋甚
必危社稷所舉辟專之於才畧之士與司空允等共圖
其難會病薨 陳忠沛國浚人也曾祖父咸事哀平爲
尚書有忠節父寵事肅宗爲廷尉上苛法議廣恩具前
傳及刑法志中世習法令常稱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
雖重購慎無與人重比爲司空以經書傳法律爲任職

循吏上編 卷之二十一

三九

相忠以先延尉時具漢法溢於甫刑者條上未施行申
其意條二十三事爲決事比上之又上除蠶室刑解臧
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者得減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
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鄧太后崩安帝親政忠以爲臨政
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表薦隱逸及直道之士
有詔公卿百僚上封事忠慮以詔書既開諫爭言事者
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
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
害是以高祖赦周昌桀紂之對文帝嘉袁盎人豕之議
今明詔引咎克躬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瑨世等新

蒙表錄必風響應爭為切直其嘉謀異策固宜虛納
節令管穴妄有譏刺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亦宜優游寬
容示聖朝無諱之風帝從之時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
縣相匪莫肯糾發忠內以爲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
端小者大之原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所以崇本絕
末極鉤深燭遠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
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禁則
爲攻盜攻盜成羣則大姦生而土崩故逃亡之科於憲
令至急而州郡諱以盜賊爲負曾莫省憂雖有發覺不
務澄源至逞威怒僵仆告者或踣躄比伍轉相賦歛是
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至出私財以償所亡
具大章著不可掩者乃得發露陵遲成俗寇攘之咎皆
原於此宜切勅刺史嚴糾罰冀以猛濟寬時初詔大臣
行三年悉忠因申舊令從軍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
未滿三月皆勿徑太后從之以久次轉僕射糾乳母王
聖女伯榮橫恣傷三府官重仕輕機事委尚書而災責
輒咎譴三公非國體各疏諫具帝紀中上大臣良臣
鍾皓字季穎川長社人少篤行公府連辟以二兄未仕
隱密山教授與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李膺歎以爲至
德可師者也同郡陳寔齒甚少皓引與爲友爲郡功曹

會辟司徒府薦自代時士習尚氣節兄子璿獨退讓李
膺疵之曰孟子以無是非之心爲非人弟何獨不然皓
聞之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道貴體訓所安保
身全家爾性何必同有傳
劉矩沛國蕭人爲雍丘令化民以禮讓有爭訟引使前
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法不可試也使歸自思
訟者往往罷去路不拾遺爲尚書令以亮直失梁冀意
出爲常山相後爲太尉與司空瓊司徒嵩同心輔政所
辟召皆名德順辭默諫多見省用以日食策免
劉寬字文弘農華陰人有偉度嘗問行有失牛者就寬
車中認之寬不言下與步歸有頃認者持牛還叩頭謝
寬曰物有相類事有錯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乎與三郡
溫仁慈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用蒲鞭
撻之示辱而已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責躬每行縣
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處士諸生執經問難見父老慰
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之孝弟感而與行者甚衆靈帝時
爲太尉於上前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稍醒叩對
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醒帝爲動容夫人欲
試寬令妻伺朝會嚴裝訖令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
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蓋性度如此

滿離之屬房西感服形乃今擊初奴送首賊為效虜印
 天指心果歲送俘載遼邑以掌初奴送首賊為效虜印
 實禦邊而後能有禁禦形質厚體貌絕眾以恩信撫夷
 狄人畏而愛以得其死力西自武威東盡玄菟樂浪塞
 外夷皆內附野無風塵治悉罷緣邊屯兵為嶺南嘉其
 功徵為太僕又美彤濟約在遼東二十年衣無雜綢拜
 日賜錢百萬馬三疋衣被刀劍什物充其費帝歎思以
 為可屬大事東巡行過魯坐孔子講堂指戶路至曰此
 人僕主太僕王之婢也命將萬騎伐匈奴期至永
 邪山為左賢王信所誑得小山以馬豕都不得見虜
 匿殺下殺免影出見許甘微數日歐血死且死呼其子
 謂曰吾受國恩厚奉使不稱誠慚誠恨恨死不可以無功
 受上賜汝悉簿上所得賜物諸兵屯放死帝雅重彤方
 更任片聞大驚悼馬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遇謁
 冢仰天號哭乃去吏人為立祠遼東奉祠之
 ○虞詡字升仲陳國武平人父紹為刺史案法牛名每
 冬月上死囚狀恒充濟詡早孤事祖母順孝辟中尉府
 會大將軍陳豨欲棄凉州詡格其議語具邊防中尉府
 御史上屬 明故 四三 初三日印
 軍憲漢以法中之舉以為朝歌長時朝歌盜起攻殺長
 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故舊皆弔詡笑曰忠不求易
 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盤報錯會何以別利器乎此
 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援援勞苦之曰
 君臨者當諄諄然堂乃生朝歌耶當何用治之詡曰劬
 歌肯太行臨黃河去教倉不遠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
 萬數賊不知開合招聚劫庫兵守成阜斷天下右臂
 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拙願寬假者
 末勿令不所拘聞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禁社士樵吏
 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為中之不事家
 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又治者貧人能離者備作或衣
 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治者貧人能離者備作或衣
 以果報獲其糧有出市里者吏佩禽二獸由是駭散或
 解神明朝歌以平後差寇武都鄧太后聞詡有將帥之
 畧以馬武都太守差寇數千遮詡於路倉籍谷詡即停
 車而進而意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走聞之乃分鈔傍
 縣詡因其兵數日夜進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翼
 日增倍之竟不敢逼或問曰孫臏風竈而君增之兵焉
 日者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度人多
 吾其少桑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也見吾言

○度尚山陽湖陸人爲荊州刺史長沙賊大起率部曲與荆勞逸募蠻夷明設贖賞擊羣盜連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士無驕志乃宣兵夾未可進當須諸軍所發兵至乃并力恣軍中射獵兵書皆出獵前密使客自其管所鹵獲皆盡獨者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思勞且最之曰賊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不并力耳今所攻少可介意衆憤踊躍尚敕令秣馬蓐食閉旦徑進賊屯賊聞兵須後舉又自帖深固不設備遂破之羣寇悉平封荊侯

○前錄上堂法氏人桓帝時以世邊將諳邊事擢度遼將軍臨發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發而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慚聖明下懼素餐無云補也今西知邊鄙士瘠地穉以鞍馬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號守塞假望懸鋒銅頭年以來匈奴數攻沿部殘殺長吏侮累良細戰夫

○史止編 卷之二 四十五

○度尚山陽湖陸人爲荊州刺史長沙賊大起率部曲與荆勞逸募蠻夷明設贖賞擊羣盜連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士無驕志乃宣兵夾未可進當須諸軍所發兵至乃并力恣軍中射獵兵書皆出獵前密使客自其管所鹵獲皆盡獨者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思勞且最之曰賊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不并力耳今所攻少可介意衆憤踊躍尚敕令秣馬蓐食閉旦徑進賊屯賊聞兵須後舉又自帖深固不設備遂破之羣寇悉平封荊侯

○前錄上堂法氏人桓帝時以世邊將諳邊事擢度遼將軍臨發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發而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慚聖明下懼素餐無云補也今西知邊鄙士瘠地穉以鞍馬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號守塞假望懸鋒銅頭年以來匈奴數攻沿部殘殺長吏侮累良細戰夫

○史止編 卷之二 四十五

孝廉解知當有權貴請託... 周覽書詰之積日不得通生... 獨大怒曰太守丞荷重任... 車微吏人莫敢近省前奏... 明府推折產印選德報國... 竹帛願不憂不覆焉曰誰... 侯平原吏人走諸閣訟究... 得免或曰平原行貨免君... 王美里閱散鍊金今史君... 器宜登台司云

○皇甫規安定朝那人末扣中西寇寇三輔征西將軍... 馬賢將諸部兵討之規為安定上計緣策其必敗上書... 言狀已賢果敗沒復上疏曰羌戎潰散皆邊將失於緩... 以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令後死溝壑暴骨中原此西... 柔所為血血驚懼而生變也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 千此其不意與趙中相首尾不取乃煩方寸之印尺節... 諸敗固非官爵之不為羊齒之不遺也臣不勝至誠... 味死自陳書上不省中實問梁太后擅朝舉賢良方正... 對策言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平... 而災異不息冠賊繼繼殆以我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 侍充無狀者宜亟黜遣以警天威大將軍其河南尹不... 疑亦宜增脩節制輔以儒術去遊煥不急以懲不... 慮第無益之飾諸宿衛酒徒戲各宜皆斥逐以懲不... 夫若者舟也民若水也羣臣乘舟者中大夫將軍兄弟... 禍若也若其平志卑力以度元則謂卿也如或急地... 將論覆是懼可不慎乎夫德不孤而鄰之趾以益... 其高非安固之道也其怒抑下第即中目免歸... 拜太山太守會諸羌反規上疏曰臣生長鄉岐五十... 有九年矣昔為郎吏更反規上疏曰臣生長鄉岐五十... 歷乙元官清軍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 習地形兵勢佐車夫力求猛士不如即清平勤明孫... 吳未若更以奉濟前使遠之政俾懼是以越職盡其... 區區詔以爲十餘萬涼州舊通規還省卿之既無私惠

人多所舉奏絕官官不與通... 文呼下重書誦讀規疏自訟曰臣前奏糾李翁等五臣... 父之臣交構半國門所連及百餘吏臣私報怨之於子復... 若臣之臣交構半國門所連及百餘吏臣私報怨之於子復... 愚臣如言者前世尚遺勾多以官私相報怨之於子復... 今臣但言千言者前世尚遺勾多以官私相報怨之於子復... 厚加封爵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卿臣交構半國門所連及百餘吏臣私報怨之於子復... 左瑯琊求皆不答竟論輸左校卿又太學生張鳳等... 越境之因今客容告我耳吾當爲卿廷愛才何前觀其... 越境之因今客容告我耳吾當爲卿廷愛才何前觀其... 私耶無何當謂作現狀不虛黨上書白劾不報前觀其... 以口食對策言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 釣黨之人皆正直多怨案身守禮數也無端被上聖明... 劉奏不省遂遷弘農太守持護養校尉卒... 石張與敦煌酒泉人受賜陽尚事通恒帝時爲安... 東上疏 卷之二 四七

○皇甫規安定朝那人末扣中西寇寇三輔征西將軍... 馬賢將諸部兵討之規為安定上計緣策其必敗上書... 言狀已賢果敗沒復上疏曰羌戎潰散皆邊將失於緩... 以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令後死溝壑暴骨中原此西... 柔所為血血驚懼而生變也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 千此其不意與趙中相首尾不取乃煩方寸之印尺節... 諸敗固非官爵之不為羊齒之不遺也臣不勝至誠... 味死自陳書上不省中實問梁太后擅朝舉賢良方正... 對策言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平... 而災異不息冠賊繼繼殆以我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 侍充無狀者宜亟黜遣以警天威大將軍其河南尹不... 疑亦宜增脩節制輔以儒術去遊煥不急以懲不... 慮第無益之飾諸宿衛酒徒戲各宜皆斥逐以懲不... 夫若者舟也民若水也羣臣乘舟者中大夫將軍兄弟... 禍若也若其平志卑力以度元則謂卿也如或急地... 將論覆是懼可不慎乎夫德不孤而鄰之趾以益... 其高非安固之道也其怒抑下第即中目免歸... 拜太山太守會諸羌反規上疏曰臣生長鄉岐五十... 有九年矣昔為郎吏更反規上疏曰臣生長鄉岐五十... 歷乙元官清軍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 習地形兵勢佐車夫力求猛士不如即清平勤明孫... 吳未若更以奉濟前使遠之政俾懼是以越職盡其... 區區詔以爲十餘萬涼州舊通規還省卿之既無私惠

句龍人明習有餘然不可假以雄威以爲越騎校尉河
 南尹朱儁詣卓陳事卓折厲曰我百戰百勝皆內決於
 心卿勿妄言汚我刀勸止色曰昔武王明聖猶求箴諫
 况如卿者而欲杜諸人之口乎卓解顏曰戲之耳勸曰
 不謂怒卒可以爲戲卓乃漸劇強直內厭於卓不得意
 疽發背卒遣令勿受卓時卓表賜春秋秘器聘後焉
 公沙穆北海膠人習韓詩公羊春秋秘器聘後焉
 之術居建武中依外阻爲室獨宿無恒夜暴風吹雷
 外有聲呼穆者三時不應有頃呼者自牖入狀甚怪穆
 誦經有若怪不能言遂溫溫候敬東海恭王之後也
 儼狼不法和至官謁曰臣始除日京師咸甲曰緇吳惡
 侯何以得此聲於外也卓承先人支體傳茅土之重柰
 何不致教自効乎今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來少上
 敝所停良田令望民廢墜子產喻蒼頭兒死法攷考之
 苦練敝敝爲立謝遷免妻小黃人清苦好學賢聲少上
 姓稱神明焉爲愛延陳留大行桓帝時爲侍中稱上言
 辭意必有中爲卿書夫化大行桓帝時爲侍中稱上言
 爲漢中主者卿爲大馬鞭以答星緯中上疏言臣聞
 天子尊無二上故動靜以理則星辰頓軌危有邪僻舉
 廢違此夫入之能交相感也伏見河南尹尹吉萬以積
 歲東主論卷之二十一
 龍之萬封焉通侯重公卿惠宜宗室頃引見時至與
 特博上上煤蹟有虧尊嚴片聞王者慎選左右以容政
 而講德故周公戒成王之則不見其朋善人與所共也人情
 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見其善善人與處則嘉謂
 日聞惡者從其則邪情日滋昔光武皇帝與嚴光同寢
 上天差阻其表立見夫以光武聖治嚴光高賢君臣道
 合尚降此異况許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者
 哉書奏不省○劉陶穎川潁陰人濟世貞王勃之後也
 桓帝時以太學生上疏曰臣聞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
 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年喆德茂出入兩坑渠常
 存之憂循不易之制目不觀鳴條之玉體故夏商流遠
 登天步不痛於肌膚震食無損於玉體故夏商流遠
 輕上天之怒使羣孽刑隸芟刈小民彫弊諸夏虐流遠
 近故天降異以戒陛下陛下下陛下下陛下下陛下下
 賜財狼並乳於春國死者悲於冤宄主者戚於野
 愚臣所爲容嗟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逆被
 百賞嘉言結忠古國出於謬言擅閭禁成屬於
 趙高於中府顯降下達時亡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哪
 臣失以爲戒戒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
 平特傳說消陽中之災周宣用申甫濟表亂之荒篇見

也夫因發聲哭門下皆驚走入視大駭之嗚知非常人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十姑休矣明日陟請從次口步從車騎奉謁出時計走多感歸車馬帷帳壹獨柴中草屏露宿處其傍比尹謁乃壹也前所賦坐車下與談至夕睡極歡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別公何血和明者矣於是名聲一旦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奔趨之西運道弘農遇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叩延登遂規慰其區區望水清諱以釋遙懷今旦外白有一尉兩侍吏不道區區門下更啓乃知已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察平其心寧當慢世加於所大事在停或不不足耳責儻可原察追追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上簿奉書下筆氣絕流竟趾壹曰君學成師節節歸歸且守門望仁者昭其懸遲以貴君茂性髮垂髫可幾說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過或思倦是以退引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已遠辱手筆追陪斯席其差可不允於功今幸自節廉勳赫爰填遺請俟它日乃奉其情遂去不復輟十許

田疇字子北平無終人少勵節行幽州牧

劉虞字子北平無終人少勵節行幽州牧

劉虞念中原亂南北道梗欲遣使奉章詣長安難其人問諸從事衆頌共舉疇虞賓禮請之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博官奉便爲衆所指目不易達也願以其私行何如虞許之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少壯慕從者二十騎與俱虞自出祖餞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道抵長安致命拜騎都尉不受得報還而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詣其墓發章報命哭盡哀去瓚購獲之詰責曰若自哭劉虞墓而章不報我何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志惟劉公不失忠節遺疇

詣關義當報命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
不進也疇既成信死復何求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
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死之後燕趙之士皆
踴赴東海死耳豈復有從將軍者哉瓚壯其對釋不問
久之得歸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盟曰君讎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
而居躬耕以義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
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為不肖遠來相就眾成郡邑
而莫相統一非久安之道疇有愚畫願與諸君共施之
可乎眾曰幸甚乃為約立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至死其次抵罪凡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
舉學校之業班行其眾眾安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
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今
不為寇袁紹數遣使致命又即授將軍印令安輯所統
謝不受及丞相操征烏桓師未至先遣使辟疇致之
疇戒其門下趨治裝或問之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
君不肯屈曹公使一來而趨治裝何也疇不應隨使
者諸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春
非吾所宜更舉茂才并舊令以從軍次無終方盛夏暑
雨而濱海溽下道澤不濡膚遮守蹊要不得進操患之

以問疇疇曰此道夏秋常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
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柳城便近
自建武來陷壞垂二百載獨微徑可迹今虜以大軍當
由無終不得進必自解無備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
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日而得也操曰
善立引軍還者大木于路曰夏暑道阻敕回軍須秋冬
乃發虜得報以為信果懈不設備乃將眾上徐無山出
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去柳城百餘里而軍虜大驚氣奪
遂大破之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疇自以始為君難獨
遁逃自全今反以為利非其志固讓不受從征荊州申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三

前命終不奪有司劾疇猶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
刑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言疇義同子文辭祿申胥
逃賈宜多奪以優其節操終欲侯之令所善夏侯惇私
以意喻疇惇就疇宿如操戒曲風導疇默不復應惇臨
去拊疇背曰子春主意殷勤如此曾不能一顧乎疇乃
慨然曰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八耳蒙恩全活為
幸已多豈可責盧龍之塞易爵祿哉縱公私疇獨不
內愧乎若必不得請願效死勿日於前言未平涕泣橫
流惇歸具以語操操逆知其意喟然者久之拜議郎卒
無子丕既代漢高疇義賜從孫續爵關內侯奉疇嗣

論曰魏武言之田子春非吾所能吏也忠篤本朝信成舊君德能附衆而守義若石命以漢官則從裂土封之確乎不能以生死易也斯豈操得臣哉世恒謂亂世無全才乃子春適用耳

自世祖生長民間諸百姓利病天下既定壹解王莽結密苛煩之法重守令之選勤約之風行焉數引公卿郎將廣咨民瘼觀納風謠自臨邦宰邑者競能其官然頗更事刻深人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矣其後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之倫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感物竹化庶前之理者

也其邊鳳延篤之倫亦足重前也趙張二王云

郭伋字細扶風茂陵人建武初爲漁陽太守時漁陽遭彭龍之敗重以匈奴鈔掠之苦民多猾惡盜賊充斥伋示以恩信勒士馬糾渠帥設攻守之畧匈奴遂迹民庶安業在職五年戶口增倍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謁辭帝勞遣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蒙福也時潁川群盜起詔追捕伋以招懷柔之盜降悉遣歸農自効專命帝美其策不問在郡三年轉并汝州召見宴語賜車馬衣服什物而遣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用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其言伋前爲漁陽并

州人熟其恩信比入界縣邑老幼相携逢迎盈路伋見問疾苦聘求耆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馬來道次迎拜伋問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至喜來迎耳伋辭謝事訖諸兒復送至郊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從容計期日告之行部還先期一日伋以爲違信止野亭宿須期日乃入時朝廷多舉伋可司大空者帝以許都界匈奴欲久其任故不召在并十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充其家伋散之親族無遺者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塋宅焉杜詩河內汲人拜成臯令舉政異遷南

陽守南陽帝卿伋以誅暴示威嚴而身之以節儉省愛民力造水排鑄農器皆力少而功多百姓便之又脩陂池拓土田郡以殷足數推進名士時人方之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田宅喪無所歸詔治喪郡即賻絹千疋焉孔奮字君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問難出意表歆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奮融請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通羌胡合市稱殷富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或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苦奮終守不變也

事母孝養極珍善而躬率妻子同菜茹太守梁統不
敢以官屬遇之也之門引入見母隴蜀平河西守今微
入者舟楫竟川澤惟奮單車就道姑臧史民羌胡更賦
財物千萬計追送數百里一無所受拜武都太守甄善
疾非郡中清平張堪字君南陽宛人也少讓產兄子
數百萬志美行勵也祖微時聞之嘉焉及卽位遷蜀郡
守爲吳漢畫司可破滅之策勸母退師果平蜀拜漁陽
太守捕擊奸猾賞罰必信吏民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
入漁陽堪率數千騎逆擊大破之郡界安謐於狐奴開
稻田八千餘頃勤耕種郡以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
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後帝召見郡國許吏問
風土及前後守今能否蜀郡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
堪前在蜀仁足裕下威能討姦方公孫術破時珍寶山
積萃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棄折轅車布被
囊而已後不及也上聞歎息良久立徵堪而擢顯魚復
長會卒下詔褒美賜帛百匹衛颯字子河內脩武人
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桂陽與南夷接壤頗
染其俗颯下車申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而俗化
含淮涇陽曲江三縣居深山嶺溪遠且千里吏事往來
傳發道險徃苦瘧瘞山通道列傳置郵驛遂爲坦途流

亡還附東陽縣山有鐵石民聚爲私冶招來亡命致姦
盜風俗興鐵官罷私鑄歲增入五百餘萬卹民事如治
家視事卅年郡內清理徵還馬少府南陽茨克代守亦
務農桑以善教爲政本焉任延字長南陽宛人更始
時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太守訝其少恐生事而延靖之
以無爲先存饋食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董子儀嚴
光之倫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分奉祿賑之省諸卒
令耕公田斂其租以周窮急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大末
四輔交辟不應掾吏白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
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何敢召之
由史土編 卷之二十一 九七 四月八日
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積一歲萇輦
自詣願先死傳錄延辭讓再三乃署謁曹祭酒尋卒延
自臨殯三日不朝郡中賢士咸歸心焉建武初上書乞
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農
田常告罷交趾延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歲開廣百姓
莫給教之嫁娶禮法以年齒相配省俸給佐費時同娶
者二千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產子者始知種姓
因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於是塞外蠻夷慕義保塞先
是交趾太守錫光教民夷漸以禮義嶺南華風始於二
守焉建武威太守帝召見戒之曰善事上官毋失名譽

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
上下雷同非國之福也善事上官不敢奉詔帝太息曰
卿言是也至官先禽滅大姓橫暴者吏民累息郡北當
匈奴南接種羌氏麻田業延至選集武畧士十人明賞
罰令將雜種胡騎屯要害寇至逆擊之虜畏不敢向河
西郡少雨澤爲置水官脩溝渠民蒙其利造立校官自
掾史子孫皆給復令詣學學子通章句輒顯拔用之坐
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歷潁川河內太
守卒子愷官太常法雄字又扶風郡人永初中守南
陽斷獄省少戶口增益郡濱帶河沔其藪雲夢故多虎
前太守立賞券張捕而害不息雄移書曰古至化之世
猛獸不擾由恩信寬憐仁及飛走也太守雖不德敢忘
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毋妄捕山林虎害消息在郡數
歲歲常豐稔卒于官宋均字叔南陽安衆人通詩禮
補辰陽長俗少學者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淫祠人皆
嚮風遷上蔡今府下記禁器毋過侈均曰夫送終踰禮
所失輕今民未循化而先罰過禮非政先務也竟不肯
施行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
屬縣無事百姓安業郡舊多虎均下記屬縣曰夫虎豹
在山禽龜在水各有所託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

鷄豚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
其務退姦貪進忠善去權穽削課制後無復虎患楚沛
蝗至九江界輒東西散去浚遼縣有唐后山民祠祀之
巫因譸張言山取民男女爲公嫗歲改易輒不得嫁娶
均下書曰自今來爲山娶者娶巫家不得擾良民事遂
絕遷東海相坐法免民思功德化詣闕乞還者數千人
徵拜尚書令諸尚書相與刪法憲疑事數端帝以爲有
大姦縛卽史詰問諸尚書皆惶恐叩頭謝均厲色曰忠
臣執義無有二心畏威失正非義也具條上法疑事當
削狀帝善其不撓守河內政化大行均常言國家尚文
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不知吏能弘厚小貪而不害文
吏習爲欺謾廉吏巧于聲名深文刻削毒加百姓此災
害流亡所由作也吾欲叩頭爲爭然未可改也久將自
苦之乃可言耳會卒帝聞其言而悲之吳祐字季陳
簡長垣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從官父欲殺青
簡寫經書祐諫曰南海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爲方陋
然地多珍寶此書成載之兼兩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
貴所望是謀毀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
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撫其頂曰吳氏世不乏孝子
矣年二十父喪居無擔石而不受贈遺牧豕於長垣澤

中舉孝廉在京師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變服爲客
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定交於杵臼之間遷膠東
相相丞子戴宏年十六從父在丞舍祐每行輒誦
聲奇而見之亦與焉友後宏爲儒宗祐政尚仁簡以身
事物民有爭訴者閉閣自責然後斷決以道義譬解或
身詣里間和解之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
帶衣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趣自歸罪性
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故性具首實祐曰椽
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
還以衣遺之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毋行市中道遇客醉
辱母長殺之亡去迹捕得之祐呼謂曰若母見辱人情
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忿白日
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何長以械自擊曰國
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哀矜恩無所施願就死祐問
長有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移安丘逮長妻妻至解
桎梏使同宿獄中遂娠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
應死獨何以報吳君噉指吞之含血言曰妻幸生子名
具生言我臨死吞指誓今兒報吳君也遷齊相大將軍
冀表焉長史董誼奏太尉子固祐力爭不聽時扶風馬
融爲冀草奏祐質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卿何面

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遂出爲河間
相自免歸不復仕灌園終身年九十八卒子鳳至樂浪
太守愷新恩今鳳子陵嗣陽相皆知名 劉寵字東
萊牟平人齊悼惠王後也爲東平令以仁惠爲吏民所
愛以母疾棄官百姓追送塞道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
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匠山陰有五六老人龐
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
父老何自苦遠對曰山谷鄙人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
發求民間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狗
不夜吠民不畏吏年老遭值聖明聞當見棄去故自扶
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
受之寵前後歷守二郡累登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居
積出京師欲息亭舍吏止之曰比洒掃以須劉公不可
得也寵無言而去 童恢姑幕人爲不其令人吏犯法
抵禁隨方曉示其稱職有行者賜酒殺勸之耕織收種
皆有條章獄比年無囚流人歸化徙居者二萬戶焉
魏霸濟陰句陽人世有禮義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
其雍和和帝時爲鉅鹿太守寬懷吏有罪先之訓誨不
改者乃罷免吏或相譖訴輒稱其吏之長覆之譖訴
息徵拜將作大匠作順陵時盛各地凍中使督促

縣吏以腐窮勞來之曰今諸卿被辱此大匠過也吏
皆懷恩力作倍功王渙廣漢郡人 為太守陳寵功曹
當職斷割不避豪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
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任主
簿譚顯以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
顯名為溫令縣多積猾悉禽治商人露宿於道有放牛
者曰以屬稚子稚子渙字也終無牽牛者遷洛陽今寬
猛時施其冤嫌久訟歷政不能斷及法理難平者皆洞
得其情實京師以為神明病卒官百姓男女老壯相與
賦歛致奠輜歸道弘農弘農人設盤飧於路與之吏問
其故咸言平常錄京師持米至路為卒司所鈔恒亡其
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故來報恩耳民思其德為立祠
安陽亭祀焉古樂府歌一考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
明知漢令歷代衣冠溫而治陽令化行致貴外行猛
政內懷慈仁移惡于己名五著甲端無妄不稱傳在
遠早就掩身苦體夙夜勤化有能名者近則開天年不
鄧太后下詔褒異擢子石為郎時鄭人王堂令殺城守
巴郡治有名迹順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橫
有請屬堂不聽掾史固諫堂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
會京等誅而堂以守正見稱為魯相政存簡一數年無
辭訟遷汝南太守禮陳蕃應嗣為功曹不苟自專下教

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化清於上事輯於下諸
憲章朝右簡與才職委功曹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
主簿嗣守責實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事辭稀簡以忤
大將軍商風州郡劾免年八十六卒仲 汝南平典
人所謂陳太尉也 年十五常閉門一室誦讀或候之見
客平蕃曰大丈夫當掃 守樂安方峻不接賓客而禮下
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賢士郡人周舉行高潔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致
為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
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
子皆服中所生蕃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
及且房才微數以易豐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
中誣汙鬼神誑時惑眾者乎遂致其罪遷豫章太守至
境即問徐孺子宅安在欲往候之主簿諫須入廨乃往
蕃曰武王未下車式商容問豈以禮賢可後入廨乎為
孺子特設一榻去則除之後以太尉死忠為社稷臣事
具帝紀中 陸康具郡人除高城今縣遷羌舊今戶一
人具弓弩防卒變禁不得相往來長吏至輒發民繕城
郭康至皆罷不用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遷武陵桂陽
樂安太守所在稱治靈石時水旱傷稼百姓貧苦而部
調民畝十錢鑄銅人康疏諫曰什一而稅周謂之徹

者通也言其法可通萬世而竹故魯宣稅畝而蠲生哀
公增賦而孔子非之何有捨捐聖戒聚奪民物營無用
之銅人馬乎書奏徵下獄免歸獻帝即位守廬江遣計
吏問關奉貢詔書嘉勞以為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袁
術偕叛康閉不與通術攻圍數年而陷焉術所得發病
卒朝廷愍其節拜子儁郎中 韓詔舞陽人為廩長賊
相戒不入境有流民入界者萬餘詔愍其饑困開倉廩
贍主者爭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
入地矣太守知詔名德無所坐而是時南陽太守王楊
屬威猛大姓犯法或使吏發屋伐樹埋并夷寇功曹張
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示惠惡
用刑不如行恩舉舉陶不仁者遣化人在德不以刑
也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上循吏

者曰是非王都景曰王有法服下正服於庸人何列
相謂王豈謂無禮者耶王更服乃後拜出請王傳
之曰諸侯京師無禮者王豈更服乃後拜出請王傳
受爵祿冒無訓導之義豈謂臣節哉因捕獲姦人奏案
其罪出究餘百餘政遂改節悔過自備馬口為章平
人少傳學能屬文為郎陳得先辭直預帝時為冀州刺
史有故人守清河縣陳得先辭直預帝時為冀州刺
延共對陳平曰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日我獨有
二天章正色曰今日夕蘇儒文與故人共者利恩也明日
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中風長
遷并州刺史以忤權豪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卒○羊
續泰山平陽人為廩江太守故黃巾平安風盜誅其渠
原餘黨為平民服四縣侯就農作南陽起拜南陽守
曾入界先奉服間行從一童子觀歷縣邑孫問原諒然
後進凡令長貪廉吏民良稱畢具知隱狀至輒糾勅郡
中賈馮乃發兵擊盜賊之賊平乃收政宣今侯民利病
百姓權服府承獻生魚受而諸庭水後又進續出前
自將私府具貨藏惟意續受與子以詰即閉一室不答妻
勸曰吾自奉此何向以資汝可將步往知病卒詔書案
美時其家○賈余卿城人雲帝特交以宗為刺史
察全郡諸吏民及狀或言其政繁重民不自抑續故為
盜早余移書告令安業謂續役招吏散簡良吏試守
諸縣其渠帥為民害者捕斬之續問焉定百姓歌之曰
賈余卿來晚使民反今見清平不取飯焉冀州刺史
察善惡何有垂帷裳自塞首于命案之百姓震悚諸有
小民貧困不養子者續為其計與殺人同罪成南有
盜劫害人者比有殺子者續出案擗吏欲引車有
怒曰賊害人者比有殺子者續出案擗吏欲引車有
手遂叱取北行案驗罪城南取聞之亦面縛首數
年問人養子千餘處曰此其父所生也男皆名賈子
女名賈女黨事起處說皇太后父黨武為之得鮮名賈
以黨事亡親友爭為隱處閉門不納人望之得鮮名賈
卒家一周下下人等以陵相廷據擇奸殺明欲損
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門門獸之紆開走死人
問門者曰通誰殺入府寺者門者對曰毛廉又問

C 蘇洪廣陵射陽人。事廣陵太守張超，為其督起兄。兗州刺史劉岱討超，遣詣超，超與岱之遺詰克。計卓後袁紹表洪為青州刺史，洪辭氣慷慨，關者累奮。東郡會曹有攻鄒維二張超口，致千源其來乎。衆曰：「袁方睦洪為表，表則河能送袁紹。」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約不肯本獨恐見制力不及耳。」洪聞難果從，就自和洪，由是怨絕不許請軍所部行亦不許棄立道超。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中已行役，蒙王人傾蓋，遂竊太州，宜倍奉州政，使君也。中已行役，蒙王人行發拘使洪，君欲至淪沒斯所以悲揮文收淚告。」

百丁其身於主藏洪，宋名於長安。洪知所畢命矣。已城中國盡洪呼將吏十語之曰：「洪迫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可先成卡拔將妻子出，毋從俱死焉。」也皆垂涕。日明府獨何忍？令明府去乎！和尚相鼠煮筋角後無復。困吏民獨何忍？令明府去乎！和尚相鼠煮筋角後無復。漢者內尉有米二升，為摩偏壯士穿又殺愛妻食之。謂士流男兒七八十人為枕突莫有叛者。紹得洪，謂今日服未洪，疎地膜目曰：「諸泉事漢四世五公忠厚矣。」王室衰弱，無法翼之意，故因際命黃非望多殺見良立義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刀爾何謂服平紹怒命戲之。洪邑人陳孝少慕洪時在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為天下除暴而先賊忠義豈天意哉？」紹慙使人牽山謂之曰：「汝滅洪傳耶空復爾為谷頭曰仁義何傷殆之則君子皆之。」則小人今日寧與滅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司。若生也遂但見殺殺者咸太息泣下相謂曰：「奈何一日殺二。」

上論曰：東漢尚風節黨錮諸賢皆義足死君乃因辱於牢。

獄殄瘁也悲夫傳南容達子之請趙威豪惡母之命卒
以身殉哀哉漢昌今有程畿者郡守執其子祁欲下之
畿曰樂羊食子非無恩也大義然也今美祁以賜畿畿
殺之矣孟子以舍生取義為得其本心詎不信夫節
江革齊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菴末亂竊賊並起革
負母逃難常採拾以爲食數遇賊欲劫之去革涕泣求
哀言有老母融氣恩款感動不忍犯或乃指示避兵
之方以俱全轉客下邳貧窮踈跣行傭供母而母便身
之物畢給也建武末母歸里自於轅中挽車不用牛馬
鄉里稱曰巨孝徵鴻諫大夫元和中以病請老於家天
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言諫議大夫江革前病歸今起
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萬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
嘗不及革其賜穀千斛歲時存問焉

建武初事楚即守孫萌爲曹吏守爲龍南所執欲殺之
平身抱守伏請代破七創不去萌爲甚絕復承水飲
不得與制血飲之萌竟死下署創扶柩歸其家後爲全
吏行節至獄無繫囚人自以爲得所班固書而共
弟父兄也世亂第傳爲機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
郡求米不得復往願就烹將汝南王繼瑯瑯遣譚梁
成齊倪萌皆過賊兄弟以爭死免難爲縶瑯瑯南召
法大將數乃開戶自縊曰慘形汝備身謹行學聖人之
皆叩頭謝罪薛包汝南人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
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被箠不去廬舍外旦入灑掃
父怒又逐之乃廬里門昏晨省如故積歲餘父母慙而
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異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頃者曰吾少所墾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
常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後分給事聞
公車特徵拜侍中蔡順汝南人少孤養母至孝客至
歸母終未及華里中火過其舍順伏棺動火越燒他室
人頌其孝感云○趙容慈人少孤爲孝母憂極免歸躬
耕爲養盜夜往劫之容恐母驚出門迎盜其食而曰
老母八十病居貧無朝夕儲頭少置衣糧餘唯所取之
不愛後拜東海郡計日受俸俸見其貧苦畏馬○美
陵彭城人與二仲友受天仁緩常同成夜俱詣即遇盜
殺之故曰第年切父母之甚又未娶願以身贖弟
衣物去盜抵郡即人見賊無衣被問故賊托以他事
終不言盜聞賊悔請贖即人張勳者汝南人也遊太
酒食而達○范武山陽人張勳者汝南人也遊太

學友善式告歸謂功後二年還當回拜專人封贈曰
而先明助曰母請致候候母曰列二千尺千里一言
何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違也已而式米至升
堂月母盡歡別後平式履履曰巨卿吾某而死矣以
某日葬豈能相及乎式寢悲泣曰巨卿吾某而死矣以
至擯棺自退引挽不得前母撫之曰元伯有妻耶移
時見素車白馬痛哭來者母曰必范巨卿也式至叩
慟且言曰有矣元伯死後異路來從此葬會葬千人咸
感泣式執紼引柩極乃前式留止家次為別野
後為州刺史南陽孔嵩以親老變名姓嵩為新野
道別式行部至野識之下車把臂曰仲山何至此耶
嵩曰侯高守喪門孔子居九夷者士之常豈異哉
式勸嵩代嵩嵩以先儒未竟不肯去後嵩官海宇式
遷臨江守皆稱循良○陳重字季康者人正義同郡
自謂堅不如雷步陳後坐為尚書郎義代同臺即受罪
義嘗濟人死罪者以金謝堅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
金承堅而去後尋得金而金主已死無從還付縣曹
明心○趙至字季長人寓洛陽縣人到官至年十三
與母同往觀母曰汝先世非微也世亂為士伍汝後
前如北否至感母言即請師受業聞父執心牛犢授書
師怪問至曰勿末能共養使老父勤苦心犢之耳年
十四游太學遇嵇康為石經前請至姓名康曰兒年少
見問何也曰魏君風氣非常故問之康與之具以告年
十六游黠復遇康康遂山陽郡計吏行詣洛與父
遇時母已亡父欲其官立弗告母歸復還太康中
以良吏赴洛知母亡號慟血卒初至耻士伍欲還學
立期祿養悼志不就須焉○王忱字漢新都人詣京師
見一生財疾空舍中德矣就存之生曰命須更耳腰有
金十斤以相贈金置棺下無知者歸數年為縣亭長至之
斤有馬馳亭中止不去是日大風一掃被復飄墮亭
中里之言之縣縣以地地後乘馬詣縣鳴謝載地馳
入一大宅不可辨主人見之大驚問安從得馬地曰
道馬及續被所由得狀主人慨然良久曰吾馬也破
風旋與馬俱亡之君何陰德致之乎固問之地曰
真以主告人大驚曰我子金產也詣京師學竟亡之

何意君乃葬之乎大恩久不報天以此馬章君德也遂
與地諸座所修參差歸葬金具在謝遺地地不受
宿地曰仁勝於德德勝於仁何克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
進授衣與之女子曰何克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
此亭亭長姓名女子曰何克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
地問亭長姓名女子曰何克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
為汝暴此冤忽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
并同謀十餘人逃伏奉遣送還其亭亭遂安
戴封齊北剛人也年十五游太學師事東海中君中君
卒讓使歸南海道經家父母以封當昏謀為娶封家
拜親訖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有同學生病卒封養視
後飲歸其喪且家路更敏見生行時書其病卒封養視
頓飯會大早封請無獲積薪欲自焚而曰○折像廣
漢人父卒悉散其財成親戚或諫曰君有二男兩女孫
滿前河身自單獨乎像曰聞子文有言吾子孫富
也吾門戶殖財之口久滿之禍消家所忌今世將衰
子才不仁而適富是重不幸也橋而高崩必疾老
自處亡日召須令族族決而逝諸子未眾崩如其言
○李善南陽潯陽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死於疫唯
孤續生故句貨產千兩而諸奴私共計欲殺續分其產
善潛負續上山陽蝦丘界中哺養之乳為土產推燥
年矣善與續勤勞移夜有言長跪請曰建武初續生十
之上善行義於鄉里太于舍人與宗時公府以能理
劇遷口南太守善清閑李元家未到一門脫朝服
侍姐去草拜泉哭善京自狀得脫馬組以祀江呼曰君
懷來舊俗遷九江守卒績成立亦為河間相
論曰周地官司徒以鄉八行敷教典首考師保氏教國
子孝德為行本禮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事父母先
焉以馬是教之本也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政之紀化之
所自出也子言之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故六行次

第而賡端任恤因之非以順德立而萬善從之所謂本立道生者耶西漢俗最醇古史闕其文而所稱萬石公質行何萬醇甚也至東漢乃稍可著晉中始傳孝友宋齊周隨史曰孝義曰孝行曰孝感唐宋史因之而精誠所感醴泉甘露馴獸瑞芝之屬代不絕書矣夫常道如菽粟布帛然於民生一日不可闕而不紀者以不勝紀也其登觀聽感人心於尤異乃神亦猶風世之道哉又盛而漸於日用飲食敦龐素樸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固至德也夫至德也夫

申史上編卷之二十一

三本

七十九

申史上編卷之二十二

時郡節元錫纂著

西漢經學訓述

宏治書院校

太史公班孟堅志之矣曰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統紀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成倫上治之法也周道衰壞二百餘年而孔子以聖德遭季世閔主路廢而邪道興也於是歎大哉堯之為君歎虞帝為弗可及痛尚書斷自堯典樂則韶舞歎周郁郁乎文脩成周三禮欲與世共由詩首二南次二雅正頌皆始終於周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繼之以文武之道成一主之法其辭微而旨博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焉為之傳皆因往聖之事以大王道之統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而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縱橫名法兵權為於天下而齊魯之間經學獨不廢也高皇帝既誅項籍楚地悉定籍嘗封於魯獨魯為之守不丁帝怒罵引兵欲屠之抵城下然且聞弦歌之聲於是歎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釋不誅後過魯以大牢祠孔子蓋其感也然終不說學獨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進曰馬上得之

寧可以馬上守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之守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而儒者叔孫通爲上起朝儀召齊魯諸
儒生興明之魯兩生終不肯行疵其面諛以爲禮樂所
由起積德百十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介如
石如此而迫卒定漢一代之禮爲太子傳以強諫定惠
帝語具帝紀及禮儀志中道固委蛇哉當是時楚元王
局祖同父少弟也好學少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
詩浮丘伯而浮丘伯事趙大儒孫卿秦焚書三人者各
別去及元王王楚乃召穆生白生申培公來俱以爲大
中大夫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浮丘伯所元王薨郢
客嗣爲楚夷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方元王之王楚也
穆生申生白公三人穆生不嗜酒王每爲設醴及
戊嗣設後忘之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意
急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
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過也穆
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焉三人者
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
吾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果荒淫不遵道申生
申公諫戊廢靡之衣之楮衣便雅春於市申公愧焉歸
魯謝客自閑不出戶而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人餘

而孝景時王戊嬖於吳反有端太傅韋孟欲不諫不能
忍欲顯諫不可道乃作詩自道諫風之其詩曰蕭蕭我
祖國自豕韋韋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
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黜績惟光至于有周歷
世會同王報聽諧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
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
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諛厥生師古曰諛
許其反數
聲隄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
授漢子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
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
淨壹惠此黎民納被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
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屢水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
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
以匱我王以媮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
信踰踰諛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臣下
追欲從逸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
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群司執憲
靡顧正遐錄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
鑒嗣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隊靡嫚

瞻為我王昔雖不練與國救顛就遠悔過追思黃髮
繆以朝歲月其徂年其逮著於昔君子庶顯于後我王
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王終弗念聞乃請
老去位懼乃禍徙家于鄒在鄒時作詩以明志詩曰微
微小子既耄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
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
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泊群臣
嗟我小子豈不壤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既去禍祖惟
懷惟顧祁祁我徒戴目盈路爰戾于鄒箭茅作堂我徒
我環築室于墻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濱上立于王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四

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我王弼寤其外邦
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連微微老夫茲既還絕洋
泮尼仲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
他邦我雖鄙拙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已遂卒
辛鄭君子曰孟諫詩直矣而以諷名於王戊為諷也王
戎畜不臣之邪心而孟以逸游荒樂諫故曰諷隱而不
私直而不切其有忠臣之心也哉乃爭不遇而退退而
逸去樂仲尼之道優優乎古之道與韋世為漢儒宗有
以也蓋漢興言詩於魯自申公於齊自轅固生於燕自
韓太傅嬰而言尚書自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春秋自

公羊氏世傳之為業後數世少有胡毋生然各聚徒山
澤間教授如綫也云爾未有顯也武帝即位始好儒垂
意於經學蘭陵王臧代趙綰俱受詩申公臧為郎中令
綰為御史大夫於是綰臧為帝言其師申培公之賢也
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弟子二人乘軺從
既至引見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老矣見天子好
文辭欲務之躬行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帝默然然已招致以為太中大夫已綰臧得過培申公
病免歸卒其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後至大官蒞官治民
皆以廉節稱其學蓋本其師力行教也其後帝說公孫
弘遂以為丞相相封侯說兒寬以為御史大夫轅固生久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五

三十一

弘固齊人景帝時為博士於帝前與黃生論湯武受命
武王天下心歸桀紂不附已而後在位非受命而何黃
生遂上意以冠履上下之別為爭之急帝不悅曰食肉
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黃生言此乎乃使固入獄擊殺
死之帝知固為言得過無罪假固相其下則正中
諸河大傳以東免後以賢良徵時固年九十餘矣諸儒
以其廣儒學之公孫弘八目事焉固面疽之曰公孫于
務正學以書勢曲學以阿世其介如此當是時孔子
世孫臧與從弟安國世其學帝說之欲以為御史大夫
臧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為業願得領太常與家學以綱

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爲太常禮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爲撰傳云兒寬十乘人也事同郡歐陽生伯和歐陽生事伏生受尚書成學者也業既通以郡國選諸博士孔安國受古文尚書貧無資用常爲弟子節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寬爲人以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斷口弗能發明也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進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道之地也視高會廷尉有疑奏再上再見却矣桀史莫知所爲會寬從北地還問之以意對桀史皆服因推史記上卷入見帝問曰南陽誰爲之者非俗吏所及也湯以質對帝召兒寬說之從問尚書以爲侍御史遷左內史寬居官一意以教化勸農桑緩刑法理獄訟務在得民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信愛之關六輔渠定水令以溉田賦租時穀關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軍興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寬當免官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相屬不絕課更取帝由此奇寬及議封禪諸儒各以曉說對數歲未有定意漢書遂言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緒群元精神所加微兆必報然屬察之保不著於經抑天子建中和之極祇戒精專

爲之本百官之職各稱其宜爲之文義總條貫金縢而王振之以順成度帝曰善乃自製封禪琅嶠采儒術文爲當是時易師滎川楊何召爲中大夫郎中成爲城陽相廣川王但爲太子門大夫郎中郎爲燕王太傅餘以經學起博士至大官其衆燕傳學爲人精神處義分明當與董仲舒論上前仲舒不能難胡毋生治春秋與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而仲舒爲漢儒宗史記上卷董仲舒著書稱其德而仲舒爲漢儒宗董仲舒廣川人也治春秋事孝景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久次傳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是退客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以百數及起下制言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寧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學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士大夫聚然爲聚首朕甚嘉之予大夫止情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常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篳篥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漢書至孝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載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

龍反日以什威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神機或神機而
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從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
則為序序所謂所屈屈與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
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
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則其流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
今行刑輕而姦敗百姓和樂政事昭何修何飾而膏
露降百穀登惡淵四海海臻山木三光全靈暑平受天
之祐卑鬼神之靈恩澤洋溢施庫方外延及群生予大
天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
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飾勿微勿并取之於術慎其
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
于朕躬毋悼後害予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
焉仲舒對策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
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乃先作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彊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遷至而立有效者
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也

所錄通於海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
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
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
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
樂其德也樂者所以廣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
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浹於肌膚藏於骨髓
故王道雖微缺而莞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
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
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
是乃古者非其人而所為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威
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
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
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
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
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
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
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
說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崇德之效也及

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
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
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
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
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
能粹美由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
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
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
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鑪唯冶者之所鑄綏之
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者之
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
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
王道之端云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
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
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
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
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
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
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

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
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
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
案春秋讀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
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
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
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
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
謹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追終矣孔子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
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
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
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不至者
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
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
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
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
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

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卽民以禮故具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世繼亂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復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若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罷頓抵冒殊杆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遷出而姦生今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其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之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顧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

平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具對上帝復冊之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勞逸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王不琢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其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克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糅未得其真故群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繁而不得騁遊將所錄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復對曰臣聞堯受

命廢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商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足以

由史記卷之二十一

十四

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敢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

非聖人之制也臣聞良風不競賢者不待刻此亡其於建章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良王不琢不成大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灑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不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

由史記卷之二十三

十五

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爵祿之吏貳其私私者易財而枉法中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

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愛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令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德暴虐百姓助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

夫職其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克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明吏不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衆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案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賈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

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今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帝得冊之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庫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戚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庫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右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義之得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恩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

談聖人濫天而立道亦博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
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
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霸者天
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微
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
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
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
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惡善化民
民已大化之後天下當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
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濫而罪多
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
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
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
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
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
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兄子弟之親
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祭
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
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

極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
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
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
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
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
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
聖人莫不以曉致明以微至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
庠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
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
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
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
不見也非明庠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
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
如景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智隱伏
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
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
然猶享國也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冊曰三王之
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

我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
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
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
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
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庠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
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
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祿常用此
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
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
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
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
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
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
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
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
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爾者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
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
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

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
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園圍
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
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意者有
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
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
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入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
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
意天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於人庠此民之所
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佐家溫而食厚祿因榮
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
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
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美
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
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藉而姦邪
不可勝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
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亦太古之道天子之
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
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
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庠古之賢人君子

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說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凜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廢度可明民知所從矣篇中語道原於天語王者為道必求端於天語損文用忠語任德不任刑皆歸之天而主於格心方泰對卒倉時而氣深醇有溫藉天道王事之統紀具備蓋其養也帝覽對異其意擢上第然不能用

也以為江都王相

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王王敬禮焉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也何如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則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傾人國乎繇此言之粵未嘗有一仁也夫人仁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後仁義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

霸地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缺之其美玉也望曰
喜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效求
角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
欲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
居推說其意仲舒時權時操秉者多橫恣不虞著言春秋之道舉同此者精微眇以在其思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察然見矣夫秦受亡向之弊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弊又亡以化之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衆所共畏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騎抄奪慘恣唯者衆所共畏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騎抄奪慘恣唯之時故天重降之特者也陛下當大赦之後又當重降者大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者是罪草具未上主父偃
當重降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帝召諸儒視之仲舒弟子呂步
舒不知爲其書曲以爲大愚一仲舒史當死詔赦之仲
舒自是口不復言災異矣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
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廉直面質弘
以爲從諛弘深心嫉之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數其相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賢可使也欲
假王以釋憾王聞仲舒大儒顧善待之仲舒恐久且獲
皇以病免仲舒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
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家人產業
以脩學者書爲事朝廷有人議天子使使者及廷尉張
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時天子推明孔氏抑黜

百家今天下有所親一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子及孫皆以學至太官史稱仲舒所著書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舊路清明竹林之屬又數十萬言至東漢明德皇后猶誦習其書今皆亡獨蕃露殘複不可讀其可讀者稽天祭人精義晰類稱古往深淳有師法頗倫次其文其文曰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故北方之中陰合陽而生始動於下南方之中陽合陰而養始美於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於上者不至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西方和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生於和成必和始於中止必中中者天下之所始終也和者大地之所生成也故德莫大於和而道必止於中中和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於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俱盛終歲而再合天地又節以此爲常天氣盛而後施故其精固地氣盛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石爲熱則焦沙燥

金氣之精至于是故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天地之經也。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成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止於中中之所為而必就於和。故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必歸之於和而所為有功雖有不中必止之於中而所為不爽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中者天地之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故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莫美於中和矣。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常漸於人若水之漸魚然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夫水愈渾而愈變動搖蕩者也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氣化之渾非直水也而以衆動之無已時是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已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至也動其本者不能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和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已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禮者所以制中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故養而和之節而法之使

自康於禮曰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去其群泰取其衆和怒則反中而說之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中反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中處其身以自漸於天地之道也。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人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貫而參通之非王孰能當是矣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地之顯經隱權貴德而後刑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變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理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無夏氣何以成養而樂生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何以暖而春育無怒氣何以清而秋戮無樂氣何以疏陽而長養無哀氣何以激陰而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入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可節而不可廢也節之則順廢之則亂此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凜也不能

有熟歲之精也然自春正月以至于冬十月而功畢矣計是間陰陽各居幾何董與溧其用孰多物之初生距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以至於秋氣溫煥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於是時而凜凜下霜凜凜下霜而物固已皆成矣故九者究也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終冬者終也於是功已畢成物未復生而陰乃大出故天之成功少陰與而大陰不與霜加物而雪加空者實地而已不逮物也夫非親陽而謀陰任德而不任刑與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

二八

不能獨成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改正禮之定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居陽之所衰人主南向以陽為位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故為政廢先王德教之官而任刑不順於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也人主法大之行是故內深藏以為神外博觀以為明任群賢受成而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況愛

羣生不以喜惡賞罰所以為仁也是故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損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謹本詳始敬小慎微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嚮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眾賢考求眾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公計其畜積累日積久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顯闇一天為人臣者法地地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蓄剛柔肥瘠美惡具形宜不宜皆可得而財也故為人臣者竭情悉力常見其短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地道然也天序日月星辰積眾精以自剛聖人序

二九

爵位祿列積眾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眾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眾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執一無端為國源泉因國以為身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君人者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之象是以群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之致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而名歸於君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

又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春秋義之大者也
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
可以知其憲慈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
尊亦然於親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
等尊卑也義不誦上智不危身智與義兼則世愈近而
言逾謹矣以故用則天下太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
道也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仁與義
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
也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
常亂凡以關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仁在
愛人不在我愛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
人弗予為義入不彼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人故王者愛
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左右
亡者愛獨其身名之曰獨夫仁在愛人不在我愛此之
謂也夫我無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
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昔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
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而春秋弗予者我
不正也濤塗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其亦正也
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
我之間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已

謂之厚責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誦之明責人以備謂
之感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
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
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
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責誹於下矣 春秋譏文公
以喪娶難者曰喪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今按經四十一月乃娶非慢矣謂喪娶何也曰重志也
夫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禮之所
重在其志志敬而節其君子者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
君子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君子與之知喪非虛加之
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質苟
亡矣文安從施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俱不能備而偏
行之與有文無質乎寧有質無文也有質無文雖弗予
能禮尚少善之介葛廬來是也 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
少惡之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道先質而後文右志而
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宜曰朝云朝云
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
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貴志以
反和好誠以戒偽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道奉
天而法古雖有巧手弗脩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

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智心不敷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也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以此爲辭夫所謂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也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已是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顧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也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順天意而自明顯若夫天綱人紀理道政治教化習俗儀盡如故何可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問者曰

物改而天授顯矣其更作樂何也曰樂爲應人作也彼之所受命者必民所同樂也緣天下之所樂而爲之文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洽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發於外者也是故作樂者反天下之所始樂以爲之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之業也故曰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也故曰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曰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于豐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之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武而詠歌之也周德

已洽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故樂者作之於終而反之其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改制於初以應大作樂於終以應人二者離而復合其所爲一也問者曰春秋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何謂然也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居先若不惡何爲使主之者居下乎是惡戰伐之辭也春秋之法凶年不卜舊志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故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者春秋之所甚疾也難者曰春秋之法惡詐擊而善偏戰耻伐器而榮復讐何以謂無義戰而盡惡之乎曰

春秋之記災異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讐者二焉偏戰者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善於緣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具於諸夏也引之魯謂之外引之夷狄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戰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見其指不任其辭可與適道矣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爭而原其志邪者不待成首

愚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
絀君或誅或不誅其本殊也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
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
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河
間獻王問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敢問何
謂天經對曰天有五行播於四時木火土金水是也木
爲春春主生火爲夏夏主長土季夏主養秋金主收冬
水主藏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
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父諸所爲子奉承而續行之如
父之意天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去聲也此謂天經王曰
善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
爲風風雨地之爲也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
天降然故勤勞在地功一歸于天非至義孰能行此土
者火之子也土於四時無所命不與火分功名忠臣之
義孝子之行行五之最貴者也義不可以加此謂地義
王曰善上約當是時有大毛公者趙人也善說詩爲
河間獻王博士其學述源流出於卜子夏爲訓詁傳其
家而貫穿先秦古書其釋牴牾也與金滕合釋北山烝
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
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其時左

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學者未甚信也惟獻
王博見異書心知其精以其書獻天子而毛公弟小毛
公爲博士或曰毛公名萇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
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然不列於學官其後魯齊
燕詩不傳而毛詩最後出獨傳以解經近古深密有遺
味宋程淳公顯於漢儒最董生大毛公云
論曰愚讀董江都所上制策三篇洋洋乎大人古今之
統也讀太史公述所聞春秋大義深切而著明乃程門
所表正誼明道語真王佐心哉劉中壘以爲伊呂無以
加管晏之屬佐霸者不及也於論篤深矣柰何得以師
友淵源所漸薄之臆斷其所至也乃世儒猥以言災異
爲大過與角聽何異史談有言孔子卒後有能紹易傳
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
而天下風於學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枝葉稍
蒙穢不翦矣然自朝廷至於邦國議事以制而昌邑廢
興之際明諫顯爭畢讎於前經宣帝本始之初蔡義常
賢以授先帝經相繼爲丞相而魏高平之謨洞然於易
洪範月令之文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易田何春秋公
羊列學官至石渠講議大臣平奏天子稱制臨決乃復

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馬蓋易
師宗田何梁項生從何受易生從者丁寬顧讀誦精敏
過項生何喜曰吾以傳經也吾有教豈有類哉遂舉授
之學成寬謝何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矣寬至雒復
從周王孫受古義而寬授碭田王孫梁丘賀琅瑯諸人
也從何弟子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出守齊郎更事田
王孫治田易精京房武帝時人宣帝聞房明易求其門
人待賓令待詔黃門入說教諸侍中遷郎中至少府以
筮數有應得近幸以中大夫給事中周憲帝其信
重之時施讐長卿自童子時從王孫受易終老卒業謙
漢書史記上編 卷之二十一
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賀為少府官事劇遣子臨將門
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肯見賀身住固請曰子忍
令先師之道終廢乎讐不得已乃聽於是賀薦讐結髮
事師數十年經精通臣賀不及乃詔拜讐博士而同時
蘭陵孟喜父孟卿善為禮春秋以禮經多春秋煩雜難
治乃使喜受田王孫易喜脫易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
以自詡即宣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頗
耀之賀笑之曰田先生乃絕施生手中時喜歸東海安
得此喜門人蜀趙賓持論巧慧非古法云受之喜欲因
以為名喜因為名之後賓死並能持其說又以為亡是

或薦為博士帝聞喜改師法遂不用蓋漢經重師也
大小夏侯者東平夏侯勝及兄子建也初夏侯都尉事
濟南張生受尚書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勝是為大夏侯
勝傳建為小夏侯勝少孤好學士始昌受尚書及洪範
五行傳已復事同郡顏卿又從質歐陽生學精熟所問
非一師也又善說禮服故名家武帝時官光祿大夫昌
邑王嗣立數出敗勝以洪範諫得罪詔具災祥志中宣
帝即位以孝武皇帝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立廟樂羣臣頓首皆曰宜如詔
書勝以少府獨議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境之功然
漢書史記上編 卷之二十一
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
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
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爭為勝懼勝
曰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為也議已出
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
道丞相長史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繫治者踰年勝
霸既久繫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勝歎曰君信道焉乃如是遂授之繫再更
冬講論不息已帝以地震釋勝霸復官勝為人質樸守
正簡易無威儀帝親信之嘗入見出道上語帝聞而讓

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昔堯言布於天下至今
誦焉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帝謂之曰先
生建正言無愆前事復以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
九十卒太后嘗從勝受書為素服五日報師傳之恩夏
侯建既事勝及歐陽高又從五經諸儒問他經以尚書
相出入者多所采獲牽引以扶其說勝曰建所謂章句
小儒破碎大道者也建亦病勝疎畧難以應敵卒自顯
門為博士而二夏侯世以經學至大官黃丞相霸為循
吏首自有傳 初董仲舒以春秋授蘭陵褚大東平瀛
公廣川段仲瀛公守經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
齊孟卿魯眭孟授下邳嚴彭祖彭祖治郡高入為左
馬翊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大時不勝人事
君不曲意脩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何能至
宰相乎願少自勉強彭祖正色曰凡通經術當行先王
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蓋猶董江都廉直家
法云瀛公授琅瑯貢禹禹又受眭孟學後為御史大夫
孟卿授疏廣廣為太子太傅廣授琅瑯筦路路御史中
丞路受鄆陵孫寶寶大司農各有傳皆原本仲舒云
初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為博士而董仲舒書公羊通
五經江公响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論不如仲舒丞相

公卿亦本其公羊是以穀梁不立而魯梁廣皓星公
二人從江公受學廣為材多通盡師法與公羊大師眭
孟難數國之由是沛縣千秋梁周壽王受學
梁宣帝即位問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少府勝樂
陵侯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皆立公羊齊學故
不相說也於是蔡千秋為郎矣召見說之帝怒其孤學
且絕選郎十人從千秋受學會千秋病罷職江公孫為
博士詔故諫大夫劉向從受之江復死乃徵周慶丁姓
特詔保官便卒授十人者積十年明習召五經名儒議
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多異穀梁而穀梁大
顯初燕大傳韓嬰為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詩故
傳詩而韓易獨傳其子孫至是承韓生以詩徵待詔曰
所受易先太傅所傳也嘗受詩不如其易深司隸校尉
蓋寬饒本受易孟喜見韓生而說之而韓易乃行河內
趙生以韓詩授同郡秦義義以經授昭帝得相者也授
琅瑯王吉及同郡食子公云 王吉字子 臯虞人為昌
邑王中尉王賀居固好游獵動作無節武帝崩教縱吉
疏諫曰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
風發兮匪車揚兮願瞻周道中心怛兮說者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聲者是非古之車也揚揚者蓋傷之也今者

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不伐其棠其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道術而樂逸游馬式搏街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數以爽脆之王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受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斯所焉發

惟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臟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優哉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國之福也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八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過使謂者千秋賜中尉牛酒脯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諫事其得輔之義昭帝崩徵賀入典喪吉即奏書藏

王曰臣聞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微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失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教施政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思惟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願大王敬之事之政事壹聽之垂拱南面而已賀不用其言而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

大惡皆下獄誅惟吉及郎中今遂以數諫得減死元康中召為諫大夫條政事本務為書上之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降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者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即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節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殿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四四

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惟陛下財擇夫夫婦人倫之大綱夫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六亡節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差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公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鵠不通古今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

不宜居位古者工不造彫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然也宜去角抵減樂府省向方明示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矣帝方以吏事綜百官而吉意尚教化以爲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元帝初與同郡貢禹俱徵未至道病卒遣使者弔祠禹至爲諫大夫帝數虛已問以政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書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月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

四五

人足頌聲竝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屨革器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輟轉益甚臣下相放衣服履袴刀劒亂於主上上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而莫自知其非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爲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十萬東西織亦室

然飽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天
畫金銀飾非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
今民大饑而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犬
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
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耶武帝時又多取好
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
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凡百九十物
盡瘞藏之及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
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先俊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
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
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
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
虛地上以實地下過自上生皆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
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產子
多必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
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
安城南苑地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邠皆可
復田以與貧民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
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詩曰
天難謀斯不易惟主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

可以盡心從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
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奉養之歡言古民亡賦
算口錢不以金錢為幣宜反其本諸離宮及長樂宮衛
可減三之二以寬繇役又詔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
事稅良民給之歲費五六十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令代
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毋
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免官削爵毋仕宦又言孝文
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
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誅疑者以與
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
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關地廣竟數千
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
使犯濫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
盜賊並起亡命者衆群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
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
操切百姓以威暴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
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
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
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
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大穢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

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
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皆
以犯濫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守相崇財利誅不行之
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濫守相選舉
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夫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
處南面之尊乘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
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誠深念
高祖之以醇灑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
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謫佞出國陵之女罷絕倡樂鄭
聲去甲乙之帳退僞外之物修節儉之禮驅天下之民

唐書上卷

卷之二十一

四八

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伴五帝可及唯陛下留
意大子晉其忠頗納用焉未幾病以乞骸詔報曰朕以
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
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
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
者常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旣已諭矣今復
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毋懷
王何必思故鄉生其殯飭慎疾以自輔後月餘遷長信
少府尋拜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數月卒賜錢百萬以葬
以其子爲郎禹於王吉同術學友善又操行同已朝廷

推轂又同故世傳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言取舍同也吉
少時學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實啖吉
啖之已知爲東家東也立去婦東家聞婦以棗故去欲
伐東鄰里共爲請乃還婦禹初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
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退歎曰冠一免安可復冠
遂去官其同趣如此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
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
官至御史大夫駿子崇至大司空避王莽去位皆世其
學云王式東平新桃人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
師昌邑廢王陽嬰諫諫皆有書使者責問式師何無諫

唐書上卷

卷之二十二

四九

書式對曰臣以三百五篇日夕授王至忠臣孝子之篇
未嘗不反覆爲王誦之也至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
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故無書得減死歸
以身辱不復教授山陽張長安東平唐賓沛緒少孫嘗
事式更詣求卒業式謝曰聞之師止此矣君自潤色之
不肯復授其後賓少孫應博士弟子選樞衣登堂容禮
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以式對諸博士固
索聞式賢共薦式詔徵爲博士至皆注意高仰之而博
士江公世爲魯詩宗意忌式語斬之式陽醉墮車下罷
酒還謝病去歸終於家而韓廣德以博士論石渠至御

史大夫授襲舍至泰山守時齊人周堪魯孔霸俱事大
夏侯論石渠經高而光祿大夫蕭望之主平奏於是詔
望之爲太子太傅堪少傅霸太中大夫與中庶子歐陽
生地餘俱授太子經元帝即位望之堪並尊用領尚書
事霸字次孔子十三世孫也謙退薄權勢常稱爵位過
泰無德以堪帝欲致相位霸諫深至乃弗相賜爵褒成
君薨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地
餘官侍中至少府病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
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毋溷溷
爲也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具不受天子聞而嘉之
漢書卷之二十一
賜錢百萬帝欲倚望之堪爲相望之剛直堪公方自遠
而帝惑於纓想俱中廢自殺卽京生以易見親幸言災
異屢效亦以纓見誅語具帝紀中於是匡孔張禹之倫
居高位往往以孫保自將求容矣京生者頓丘京房居
明也事梁人焦延壽贛受易贛少貧賤以好學得幸梁
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成學後得隱士授易別傳學旣
成京郡吏察廉補小黃令愛養吏民化行縣中以易法
候伺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
願留令詔許增秩留因遂卒小黃延壽易長於災變分
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授

京生京生處災應特精而延壽以其不訪筮不說也常
太息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後竟如其言
韋丞相賢者楚傳孟五世孫也世其家學爲人質朴必
欲馬於學以詩教授兼通禮尚書稱鄒魯大儒爲博士
給事中以授昭帝詩至丞相封扶陽侯明年七十餘矣
相五歲以老病乞骸歸加賜第一區自武帝用法嚴丞
相多譴死不則死於位無致其事去者丞相致仕自賢
始薨諡節侯賢四子長爲高寢令早卒次弘東海太守
少子玄成以父任爲郎好學修父業備謙遜下士出遇
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載送之爲常其接人貧賤者无加
漢書卷之二十一
敬擢諫大夫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
邑劇煩易得過父以弘當爲嗣勅令自免弘懷謙嫌若
欲代侯者不去官及賢病篤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
家人問賢當後者賢悲恨不言於是賢門下生與宗家
計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爲後賢薨玄成
官大河都尉聞喪又聞當爲嗣卽陽病狂卧便利妄笑
語昏亂卽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下丞
相御史案驗士大夫多疑玄成欲讓爵呼兄者案事丞
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
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光曜晦而不宣

儼哉子之所託名也儼過焉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
然越于傷而儼為小人也玄成友侍郎章亦疏言聖
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而丞相御史
遂劾玄成實不病奏之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
宜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
惲善惲誅免官以列侯侍祀孝惠廟常晨入朝天雨淖
不駕駟馬車而騎有司劾不敬削爵玄成自傷悼貶黜
父爵作詩自劾自企敕補過會宣帝奇淮陽憲王欲為
嗣然念太子起微細又早失母不忍也欲感風憲王輔
以禮讓之臣召玄成拜淮陽中尉元帝竟立遷少府至

御史大夫為相復侯故國玄成復作詩自著優玷缺之
難難因示我子孫焉玄成相七年守止持里不及父而
文采過之薨謚共侯傳國至玄孫乃絕而東海太守玄
子賞亦明詩列三公至東漢有曾孫彪曰韋卿子見名
臣傳

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
以供資用事后蒼通詩禮精力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
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顧鼎衡小字也射策甲科不
應令除太學掌故補平原文學言者多上書衡經明於
世少雙今就官平原京師後進生欲從之無繇衡不宜

處平原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詩諸
大義對深美望之素衡經學精習說經有師道可觀宣
帝不甚重儒未錄也而元帝為皇太子見衡對大喜之
及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輔政聞衡賢欲
薦之為高名辟衡議曹史薦之帝喜立以為郎中遷博
士給事中時日蝕地震帝問治政得失衡對曰臣聞五
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易也陛下
躬聖德開太平之路聞愚吏民觸法犯禁比年大赦使
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
息身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大赦之未得
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
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
聲色尚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
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倖以身設利不
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
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
者天下之模範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
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
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即有變
色之言則下有鬪爭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

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枝害奸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有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大夫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止而已今之偽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

通史上編 四卷之二十一

五四

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日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逮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太人之際精祲有以相惡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禮各應其感陰變則靜孝動陽敵則明者晡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困乏或至相食此皆坐於賦歛多民所共

者大而吏安集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龍珠厓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內外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聽今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帝採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帝好儒術文辭頗改紀宣帝之政而優游寬容進用猥多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衆大其功昔者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功是以上天歆饗鬼神佑焉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此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弇者殆論議之臣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

通史上編

四卷之二十二

五五

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紀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臣聞之傳曰審奸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而餘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恭仁厚溫愛者戒於無斷甚流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詩

五十六

詩國風禮本冠昏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昏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陽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作禮之用禮衆子不得踰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得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詩云予以四方克定

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矣衡爲少傳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帝以爲行公卿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已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執殳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

五十七

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

也故嘗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
得而育及論語考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此未求
不易之道也臣又聞聖王之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
審臣物有節文以彰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公也溫
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儼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
繫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宜故形爲仁義動爲法
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
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爲民之
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
觀之以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

史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八

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
慎始願陛下昭神動靜之節使群臣得望威德休光以
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共言已爲司隸校尉王尊所
糾劾帝紀見衛稱病乞骸骨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詔
報曰君以道德附明位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
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
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
君何疑而上書歸侯印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
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君其察焉因賜上尊酒養
牛而羣下多籍籍是尊者衛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

雨不時遇乞骸讓位久之坐事免終於家
人又謂封侯之樂安卿田提封本三十一頃南以
伯夷封侯之樂安卿田提封本三十一頃南以
地益土充實庶人成帝爲太子時從博士鄭寬中授尚
書張禹授輪囷既卽位徵禹寬中並賜爵關內侯拜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時帝舅大將
軍王鳳輔政專而上謙讓鄉經學敬重師傅於是禹數
稱病乞骸欲以避讓鳳詔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
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何疑而數乞骸骨忽
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領諸事
推以學學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

史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五十九

致魯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皇恐復起視事而寬中早
卒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言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萬
有功臣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
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
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尹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
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頗
子之美質抱商偃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
之顯位入則卿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聰出則參冢
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
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位得登司徒有家臣

孟卿事魏丘肅傳徐生禮授后蒼蒼說禮至數萬言
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德信
都太傅曰大戴聖九江守曰小戴者也昔東平太傅今
大小戴記其存而小戴所傳記學官以爲經易諸家互
異東萊費直長翁長卦筮治易無章句獨以彖象繫辭
十篇解說上下經於易最雅正傳瑯琅王璜沛人高相
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無章句專陰陽災異授子康
及蘭陵毋將承康由是易有費高之學趙人貫公事梁
太傅賈誼治左氏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子長卿授清
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而劉歆從
咸方進受左氏特精於是天子立大小戴禮立京氏易
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以罔羅遺失兼存異
義焉史固曰是在其中矣 平丞相當時起博士論
議通明給事中災異言得失指意於蕭望之匡衡同議
太上皇園不當罷與劉歆同行流民幽州還言渤海鹽
池可勿禁以救民急奏舉二千石勞來有恩意者爲奉
使最至光祿勳以議傳太后姊子淳于長不當封左遷
鉅鹿太守以經明禹貢爲騎都尉行河隄哀帝立以前
守正忤傳氏徵光祿大夫至丞相以冬月非時未行封
春召受封當不應召或謂當君不可強起受侯印遣

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業以素餐負重責矣起受印還
卧疾死死有餘竟不起月餘卒子晏以明經竟至大
司徒封防鄉侯漢興惟韋平 孫寶字子鄢 以明
經爲郎史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
舍設儲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而心內不平久之若王
簿寶徙舍祭竈請比鄰甚懼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之
曰前大夫爲君除大舍受經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
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
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
府莫言其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經而移寶
自有禮近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
世者無不可爲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
實行宜備近臣遷議郎諫大夫鴻嘉中廣漢郡盜起選
爲益州刺史到部親入山谷宣恩意諭群盜非本造意
渠率得悔過自出遣歸田因自劾矯制并奏廣漢守扈
商不任職階亂商徵下獄有與援寶坐失死罪免益州
吏民多陳寶功效復拜冀州刺史發帝舅紅陽侯立姦
立坐廢徵爲京兆尹政清京兆人侯文素剛直不苟合
文與爲布衣交日談酒食見妻子又求署請讓乃實
進見禮如賓既數日立召見東都督入見實
勅曰今爲卿始學當知天氣取義惡以成嚴霜之誅
然卿有此人乎文曰然其人不取空受嚴霜之誅

地文曰荀陵杜釋李實曰其次文曰豺狼噬道不宣
有等善善與車騎將軍及紅陽侯有等危淳于長
文怪氣索知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取釋李
當且闔閭多有所問如此竟身吏未收証明府也即
度釋李而讓它事家不通水火穿舍後橋馬下戶但釋
組自治園因文所學自陳如此文曰我與釋李幸同土
原素無嫌雖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職將不治
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取禍耳哀帝時為司隸中
釋李自是不敢犯法實亦等歲無譴家帝時為司隸中
山太后起為衆庶所冤實奏請覆治坐下獄尋理尚
書崇免語具帝紀中平帝立王莽白徵為大司農會越
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官等咸歸莽功德
宜告祀宗廟持不可帝紀見莽深心疾之會遣吏迎母
道病留所生子家屬遺妻子來為司直陳崇所紂下即
訊實對曰年七十詩既恩章共養營妻子如章坐免終
莽家建武中錄舊德以寶孫仇為諸長
論曰余讀匡丞相治性正家戒妃匹勸學疏以為古經
誥之遺也深美矣讀王司隸舉劾章曰是或一道也而
難為行令得行蕭太傅生不先之乎乃論者以張孔
客容疵經明無當於事行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孫寶侃
侃道義自將鮑司隸父楚兩龔夫非經師耶抗義守死
不汙撓何也大都西漢士務經術術以從政立身雖性
習人殊均之有意於古學云

由史上編卷二十二

由史上編卷之二十三

時郡鄧元錫纂著

東漢經學行義傳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世祖中興敦好儒術未下車疇咨先馬四方學士避世
亂遁逃林藪者皆抱負墳籍雲集于京師既正位尊顯
名碩登之公府次總尚書而立五經博士谷以水法教
授太常差次總領焉當是時濟南伏生後有伏司徒湛
湛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者也湛性孝友傳父
業教授數百人雖倉卒造次必依於文德既在位恒引
上於天顯人倫古懷遠寧邇之道富平侯安止後有張
司空純通禮學為帝定郊社禘祫之禮在位慕曹參之
迹務於無為辟榘史皆名儒歐陽司徒欽則先漢所稱
千乘歐陽生後也八世為博士而欽謙恭好禮讓事吏
始為原武令原武政脩世祖徇河北見之還河南都尉
卽位以為河南尹封被陽侯為汝南太守推用賢俊稱
異迹九歲人為司徒坐汝南度田不實賊論死諸生守
闕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自
繫求代死而欽已瘞死獄中於是掾陳元上書追理言
切至賜印綬贈賻焉時臨濟年長陳留陳弇沛國桓榮
亦受歐陽尚書榮明帝明帝所師尊桓先王也少事博
士九江朱普曾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普卒

長九江瀨土成墳天下亂將第子抱經書匿山中饑困不能存而諸論樂輟建武中六十餘矣始辟大司徒史詔選明經豫章何陽授太子經帝從容問若本師誰也對曰臣師沛國桓榮帝即召榮問尚書大善之曰得生幾晚拜議即授皇太子經每朝會令於公卿前敷奏經義每以爲博士駕去太學會諸儒論難於前榮溫恭有緼籍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帝愈益賢之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嘗賜奇果諸儒皆懷之榮獨手捧拜賜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親馬進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之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顯宗臨雍尊以殊禮具學校經籍志中子厚爲學傳父業父卒榮爵以讓兄子汎子計帝以郁先師子親厚之復使榮皇太子經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辭浮長約爲十三萬言郁刪定爲十二萬言由是書有桓君太常章句郁中子馬爲孫典昔子厚及曾劉昆字桓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已從沛人戴賓受詩易王莽世以布衣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落爲天射免首如儀觀者如堵牆守宰率屬吏造焉王莽聞而惡之以爲昆梁孝玉胤聚徒衆行大禮有僭上心也并家屬繫治命莽敗乃免於是避地河西樓負嶺山中建武初舉

孝廉不行逃之江陵詔即拜江陵令縣數多火災火作昆向之拜輒降雨反風累遷弘農太守郡多虎行旅不通昆政先仁化三年虎負子渡河帝聞異之徵爲光祿勳召見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脩而致是也昆頓首曰偶然耳左右竊笑其質訥帝太息曰長者之言也命史書諸策詔授太子諸王小侯經無何請老賜洛陽第宅以千石祿終其身子軼傳業官宗正遂世掌宗正焉當是時傳孟氏易者稱南陽注丹子玉廣漢任安定祖丹學義研深避莽世不仕事光武至大鴻臚安晚出兼數經有行辟舉皆不就時人爲之語曰居今行古任定祖而爲梁丘易者稱代郡范升鄆陵張興爲京氏易者稱汝南戴憑升字辨少爲莽司空王邑史邑以莽命擊匈奴升說邑以天下有近憂無爲事遠邑不能用引疾去又不聽使詣上黨因留不復還光武聞升經明微爲博士升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守呂夷俱脩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淵明臣不及也而不以時退與恭並立知羌學又不能引達誠慙負無以立於世夫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帝不許而待升加厚有大義時訪焉後升爲所出妻告坐繫論死京兆楊政從升學肉袒以箭貫耳犯升子伏送旁草間駕且至待章叩頭白

唐書曰：日升三髮，僅二丁今適二歲，孤之可哀者，實備
焉。與舉子射不中，退旋頭刃之傷，胸又不退，而帝為
之悲，曰：「乞賜一命。」與舉子廉精經術，第子自遠至者
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憑舉明經，為即會詔公卿上
殿，論經義，憑說多善。拜侍中，延見問得失。曰：「侍中當匡
輔朕，無所隱。」憑對曰：「陛下嚴對曰：何嚴？憑曰：前太尉西
曹掾蔣遵忠孝，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愆，而錮之嚴已
帝怒，罵曰：汝南子欲為黨乎？憑出，即自繫廷尉，詔勅令
出，召入，憑謝曰：臣有狂瞽之言，而不能以尸伏諫，無蹇
諤之節，偷生苟活，誠慙。帝為勅尚書理，遵正月朝
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義，不通奪席
益通者，憑重五十餘席。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
中，蓋建武中孟易最盛，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後馬
融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傳，於是費氏興而京
孟氏易遂微。」杜林扶風茂陵人，少好學，沈深家多書
文，外氏張竦父子喜文學，林從學，學益洽，多聞稱通儒。
王莽末，避地河西，道逢賊，欲殺之。林仰曰：「一言之死，
赤眉不殺，百萬人所過，殘賊不道，卒以破亡。今將軍以數
千之眾，不行仁義，而反殘殺，車之轍不畏人，獨不畏天
神乎？」賊心愧，素聞林志節，深相敬，以為持書平辭，強
之不可，意甚望然。外示優容，出令曰：「杜伯山，天子不
能臣，諸侯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通順所志，建

武初，弟成物，故力請持喪歸，驚大恨，陽許遣而陰令刺
之。於道遮殺之，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行千里，感嘆
不忍，害比至，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父西州事帝
大悅，賜車馬衣被，群僚莫敢望。河南鄭興與事劉歆、東海
衡、宏事九江謝昂卿，曼卿傳毛詩作詩序，善風雅之旨。
者也。林遇興欣然曰：「林得君，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
之。及宏見林，果闇然服。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
寶愛之，雖遭艱困，常抱以自隨。及昇乃出示，典等曰：「流
離兵亂，常恐斯文將絕，何意優傳是道，竟不墮於地也？」
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林
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左右中郎將及周密敬
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引進。至大司空博雅多
通，稱任職焉。王良東海蘭陵人，少好學，王莽時，寢疾
不仕，以尚書教授。建武中，起家拜諫大夫，數納忠，進止
以禮為大司徒。司徒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
絕，恢以事至東海，過候其家，良妻被布裙，曳柴從田中
歸，恢以烏婢使告之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
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驚起拜，歡息而去。良後以病
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馬，不任行，過其友友人不肯見，
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未屑屑不憚煩也。」良

後遺徵及以女纁聘終不就

高詡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爲上谷太守父承傳業至光祿大夫詡少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父子竝稱盲不仕建武中官大司農曲阿包咸習魯詩論語王莽末爲赤眉所得止之十餘日晨夜誦讀自若賊異而遣之居東海立精舍講授建武中以郎授皇太子論語顯宗踐位遷大鴻臚進見賜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疑輒遣小黃門就問不召也以成素清苦常特賜齋增常祿悉以給諸生之貧者病篤親臨視卒時任城魏應東武伏恭亦爲魯詩皆以經行稱

前漢書卷之二十三

六

大師受業著錄者數千人應詡都尉恭司徒湛兄子也司徒弟黯明齊詩官光祿勳無子以恭後恭少傳業爲劇令廉公有惠政舉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守興學明教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臨雍禮行拜司空在位九年而老肅宗行饗禮爲三老年九十卒任末蜀繁人習齊詩奔師喪道卒勅兄子曰必致我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而梓潼景鸞治齊詩事受施易作易說詩解兼取洛河圖緯以類相從又撰禮內外記曰禮畧州郡交辟不就卒杜撫健爲武陽人從薛漢受韓詩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而壽春

召馴閭中楊仁皆習韓氏詩馴有志義鄉里稱之曰德

行恂恂召伯春仁經中博士以年不應科讓選顯宗詔補北宮衛士引見問當世務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拜什令寬勸諫掾史弟子悉令受學由是義學大興墾田數千頃辟司徒袁虞府府掾有不法者終不與交言同席人畏其介爲閭中令卒於官當是時山陽丁恭子然北海周澤釋都緱氏孫子堪穉俱受公羊春秋恭義學精深堪澤俱清白節介恭侍中祭酒澤太常卿堪光祿勳恭授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豐左中郎將鍾典與以授皇太子諸王封關內侯引拜興

前漢書卷之二十三

七

前謝曰臣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諸王明先聖之道非功而何對曰臣經受之師丁恭臣適傳誦耳於是帝嘉興不肯本詔封恭興固辭爵卒官其時爲嚴氏學者安丘甄宇南昌程曾河內張玄之倫承宮琅琊姑幕人少孤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官過息廬下聽之悅焉遂請留爲諸生拾薪執爨勸學不倦已事丁恭經既通以教授遭天下亂辟地漢中居與妻子之蒙山種黍自食將熟人有認之者不較推與之而去三府更辟皆不應駕臨雍召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忠納論議端慤朝廷憚其節鄭興河

南開封人受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周官長於曆數積精
深思同學皆師尊之隗囂禮請不為屈數言導上順
天之意及囂遣子恂入侍與求從歸葬囂不聽而從興
舍增禮秩與入見曰興聞事親之道生事葬必以禮
也令為父母求葬而以增秩留則是以親餌也將焉用
之囂曰君薄囂為不足留耶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
羌胡之衆以翼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興從事者
也因將軍求進河渠不達豈謂薄哉獨為父母請不可
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囂曰幸甚乃為裝而遣之至洛
侍御史杜林為上言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
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興機密昔張仲在周
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察乃徵為太中夫人
以日食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
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其
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
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自官降物君不舉樂
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
尤重不可不慎昔者堯知縣之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
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
鄆穀皆不私其私而一於擇人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

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
廷信用功臣功臣用則天官謬矣頃陛下上師唐虞下
覽齊晉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
之食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食皆
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
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
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丁寧申戒國之福也
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垂意洪範留思柔克之政
時帝尚嚴察而頗私南陽故人故與奏及之興數言政
事休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識不見任而東漢言
左氏者多祖興 賈逵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周
官從謝曼卿受毛詩從塗惲受古文而書稱多通達愷
梯多智傲儻有大節傳父業尤明左氏為解詁五十一
篇闡發疑義顯宗重其書錄藏秘館而逵自擿其關君
臣父子紀綱正法足著明勸戒者三十事條奏之而傳
之於識肅宗嘉之賜布五百匹和帝時為侍中甚見信
用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經行詔徵用焉然不脩小
節頗為世所譏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談
論不欺達也 陳元字長蒼梧廣
信人父欽為左氏名家元傳業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

通尚書令韓歆疏請立左氏博士博士升以爲左氏之
末不宜立元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懸經藝
雖雜真偽錯亂每於臨朝廷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
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後世故立左氏博士詢可否示
不專已盡之於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固
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行事之實夫至音不合衆
聽故伯牙絃瑟至寶不同衆好故下和泣血仲尼聖德
而不容於世况竹帛餘文其爲雷同所排固其宜也臣
元竊見范升等所奏議左氏春秋不可立凡四十五事
皆斷截小文蝶躞微辭以年數小差擬爲巨謬遺脫纖
微指爲大尤挾瑕擿蠹掩其私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
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置左氏博士後主所宜因
臣竊以爲過矣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
當遷殷周公不當營洛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昔孝武
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毋得受穀梁而
孝宣皇帝爲石渠論穀梁遂與此明聖不相因之效也
夫明者獨見不惑於衆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方今
千戈少戢垂思聖藝願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
立左氏解先聖之積結汰學者之累惑垂於萬世天下
幸甚臣元愚鄙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

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升條十餘事難元
終莫能難乃詔立左氏特天子頗以吏事課責三公有
阿意言請得以司隸校尉督察三公者元上書曰臣聞
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
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百官
總已聽於冢宰此不易之道也近者王莽擅操國柄遂
竊神器以天下况已不信群臣至奪公輔之任損宰相
之威以制舉爲明徵訐爲直至令陪僕告其君長子弟
變其父兄固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終不能禁革
忠之謀身嬰詆夷爲天下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
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躬日昃之勞周公執
吐握之節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
下始一百姓張耳目以觀聽陛下宜脩文武之聖典繫
宗祖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有使有司察
公輔之名帝深納焉 孔僖字和先聖孔子後也孔氏
自安國來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曾王父建遊長安與
崔篆友篆篆爲莽建新大尹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
衮冕之志請從此辭僖與篆孫駟復友善遊太學習春
秋駟與論孝武皇帝未冠爲天子崇信聖道師則帝王

丑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勸說
優之信駟默不應隣房生恨之上書告信駟毀謗下有
司信以書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
也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天下莫不聞不可以
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
何所譏刺哉假令有之所非實是固應悅改儻其不當
亦宜含容而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而耳獨恐天下
之人回視易慮以此闕陛下之心自今以後以言諱
郎今見大不可之事終莫敢有復言者矣昔齊桓公親
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
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
卒然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
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書奏詔勿問拜蘭臺令史元
和二年春帝東巡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即里
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有二人命儒者講論
繼義明月傳入謝帝謂信曰疇昔之會於卿宗有光乎
對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
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私家獨蒙其
榮帝笑曰善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拜郎中冬拜臨濟
令崔駰以易林筮之不吉止之曰盍辭諸信曰學不為

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上乎在縣三年卒遣令郎
差其地二子長彥李彥並十餘歲或勸令反葬對曰戰
軀歸則違父命舍墓中心誠不忍也遂留家葬陰後皆
世其家學 丁鴻潁川定陵人從世祖征伐有功當時
本鄉問何也對曰昔孫叔敖放勸其子受封必鳴年十三
從桓榮受尚書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志篤精銳卒當襲
父侯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掛衰經冢廬而逃入東海
遇九江鮑駿佯狂不識駿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季札亂
世權行故得以申其志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
奈何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業乎鴻感其言垂涕
就國開門教授駿復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召見說
尚書稱旨賜御衣章綬令稟食公車與諸儒論五經同
異於白虎觀論最明諸儒服焉時人為之歎曰殿中無
雙丁孝公官司司徒有誅實氏功經授陳留楊倫倫尚志
乖於時不能人間事講授大澤中前後三徵皆以直諫
不合去其官 魯丕司徒恭母弟也性沈深好學與兄
同業治魯詩尊尊不倦杜交游不答人問候以見短而
欣然自若也兼通五經以詩尚書教授為名儒肅宗時
舉賢良方正高第為議郎遷新野令州課治第一擢青
州刺史務表賢才慎刑罰坐事免徵拜趙相門生就學

者常百餘人帝行巡之趙被引見問經義與諸儒廷詰
不說善賜冠幘衣履丕疏廣帝意曰臣聞之說命曰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所貴乎明道術者將以行之也問下
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諸舜禹臯陶之所治周
公箕子之所陳亦既顯明而章白之矣願以時注措觀
人文以化成母徒守空文又言陛下既納審察以開四
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
獨有遺失永初中大將軍騰舉儒術學後侍中再為
國三老而卒曹褒嘗薛人父克持慶氏禮褒結髮傳
采窮晝夜研精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舊文嘗
念乃至每忘所適為園令本仁心為質以禮理人以德
化俗章和中以侍中制漢禮儀世為帝倚重語具禮儀
志申遷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喪皆建武
以來無主後者為買地畢葬之以城門校尉行時疫致
醫藥給饘粥多所濟活出為河內太守會歲大旱穀踊
貴褒省吏并職退姦去殘澍雨數降稼則大熟流冗皆
還庶幾行所學云

○張太尉酺汝南細陽人趙王敖後也少從祖父允受
尚書已又師桓先生榮勤力不息永平中授皇太子經
酺直守經義每侍講問去數有匡正之言以嚴見憚

肅宗即位擢侍中尋出為東郡太守酺自以往受經
竟忽見出意不自得疏辭位賜裝三十萬而遣時特恩
齊每除王傳相帝輒言酺前授朕經屢諫正惻惻出於
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然在郡十五年竟不召也和帝
初稍遷至太尉有大臣之節事具帝紀中楊太尉震
字伯起弘農人八世祖漢初赤泉侯喜也高祖微昭帝
時丞相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居攝中與兩龔蔣詡
俱徵遁逃免去震孤貧少好學明經博覽諸儒為之語
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
禮命眾歎其遲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始仕辟大將軍
鄧禹府屬甚尊重之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
所舉荊州茂才王密適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遺之震
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州子孫
常蔬食步行故舊或勸震今為開產業者震曰使後世
稱焉清白吏子孫遺之不亦厚乎安帝時以太尉死忠
子秉孫賜皆以經克勸講皆太尉為儒宗所陳論皆天
下大故語具帝紀中宋登者太尉由子也為汝陰令
稱神父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承習禮學使持節臨教
太學轉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倖出為潁川守市無二

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汝陰人祀之配社焉 孫期 字仲
濟陰成武人少習經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孝牧豕大
澤中奉養焉遠近從學者皆執經臨畔里落化其德郡
舉方正遣吏齎牛酒詣期期入澤中不顧司徒黃
琬辟不就黃巾賊起相約母犯孫先生舍而是時濟陰
張馴以侍中典秘書蔡邕與共奏定六經文字守丹陽
有惠化終大司農 張霸成都人年數歲知孝讓出入
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通春秋後欲進餘經
父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父喜小字霸曰饒博
通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善等慕之各市宅其傍就學
焉永元中馬會稽太守表用處士有行業者郡中爭屬
志節尚經學道路但聞絃誦聲郡界有盜移書開購明
罰信賞賊束手歸附大將軍騰聞霸名行欲與交霸遂
巡不答卒遺令薄葬嘗曰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
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豈顧報哉門人追慕其行私謚曰
憲文子 周磐汝南人治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
好禮有行非與不言 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克
讀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歎始就孝廉之舉和帝初金
三邑皆有惠政以母老棄官母卒毀頓廬墓教授常干
人公府三辟有遺慨然曰吾親沒矣從何役何為遂不

應年七十二召諸生集論已謂二子曰日者夢先生與
我語於陰堂之輿始其吾齒盡乎命終之日桐棺周身
斂形還封編二尺四寸間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置
棺前示不忘聖道月望無病而卒 鄭玄 字康北海高
密人少為鄉嗇夫休歸輒詣學父怒之不能禁已造太
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
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
氏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西入關事扶風馬融
融貴倨稱大師玄在門三年不得見但使高第弟子轉
授玄業玄日夕尋誦不解會融集諸生考圖緯須布筆
則玄善九章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書疑融大驚服
其攻堅為悉精告之問畢辭歸融喟然嘆曰吾道東矣
及黨禁作遂隱居杜門時任城何休精公羊學著公羊
墨守左氏膏肓數染廢疾玄乃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
疾以通之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哉
中興諸儒爭論古今學不決至馬融答劉環玄答何休
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大將軍何進辟之州
郡迫遣不得已乃往進禮待甚優為設几杖玄以幅巾
見一宿遁去魯國相孔融深敬玄父事之屢屢遣門告
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鄉皆

異賢之意鄭君好學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英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亦皆稱公則知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一節猶取鄉人修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馴馬之路乎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天下亂玄避地徐州以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得之問知為玄也皆羅拜約不敢入縣境玄病篤或子益恩叙其平生言世有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度無以任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以竭吾才故王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北歸鄉邦年已七十矣宿素衰落稽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筑筑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勛求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家今差多於往勤力務時無憂饑寒太將軍袁紹集客畢會玄最後至延升上坐紹客多豪傑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設難蜂起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各聞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固名士見玄厭服之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高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

不稱官闕有慙色徵為大司農傳以安車終不就五年春壽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命之知命終遺今薄葬而卒自漢中葉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自餘言學皆勞而少功疑而莫正玄括囊大典綱維眾家裁翦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始知所歸晉范豫章嘗以魚仲尼之門不能適云其後魏東海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司徒朗所作易傳上之多所論駁樂安孫叔然嘗受學於玄見之章條釋申其節說而鄭學復行當是時天下久平學業通和若南閩者稱南頓蔡玄召陵許慎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叔重慎字也作五經異義及說文十四篇傳於世玄弘農太守慎舉孝廉除涑長卒於家○延篤南陽師馬融通經融棄官奔赴為侍中帝數問政事婉辭密對動依典義為馮翊京兆憂恤黎庶擢郡中長者與參政事民歡愛之病免歸前越鴻太守年為有王佐才藝進之篤以書止之曰大道之明府謂命也吾日味爽而洗坐於客堂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詩南軒百家氏授問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漁漁其克日也紛紛欣欣今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為蓋地之厚與不厚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懸謠言不知未足方之自東條已來古人用不困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

經傳後榮陽服虔等舉以為折衷何休公羊樊人少府豹子也朴訥有深思精研六藝以列卿子為郎非其好也不仕州郡進退必於禮大傳蕃辟參政事蕃死忠坐廢乃單思作公羊解不闕闕者十有七年黨禁解郡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拜議郎遷諫議大夫卒休主公羊以難二傳而服虔又主左傳駁休虔清苦善著文故其說行其後有章陵謝該少府孔融薦其敦悅道訓有異行拜議郎

盧植字子涿人也少事馬融通今古學好研精而不守

章句融外戚豪華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植受學積年未嘗流盼融深敬之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靈帝初大將軍武以定策加封植為書勸令母受謂同宗相後披籍案牒以次建所宜立何勲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徵為博士上書曰臣少從通儒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為周禮諸經發起糾譏為之解詁而乏力繕寫願得將能書生二人詣東觀專心研精拜廬江太守務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徵拜議郎遷尚書光和元年日食陳消災樂凶者八事畧言請敕州郡舉賢良隨方核實一黨

銅非事可申宥二宋后家屬委骸不收此疫癘所來宜

收瘞三侯王之家賦稅刻削民窮愁思亂宜振恤四嚴有道大儒鄭玄等陳洪範禳災咎五郡守刺史遷代已數宜依三載三考黜陟辨能否六請謁于爵宜禁塞七天子無私積宜弘大體畧細微八書上不省黃巾賊起拜北中郎將連破賊賊走保廣宗植圍攻垂拔帝遣黃門左豐詣視軍或勸植賂之不可豐還言公帝曰帝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軍徵滅死罪一辜及皇甫嵩平賊盛稱植行師方畧復尚書帝崩大將軍進召董卓誅中官植逆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不聽卓入都宦官將帝及陳留王出平津公卿無從者植獨夜馳至河上以從卓會百官議廢立抗言不可卓怒欲誅之以蔡邕力請乃免植懼終不免從間道亡去潛述上谷中卒

論曰自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深通而離全經之日遠業頗有諍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固滯於所聞至康成得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以守經訓為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專教授顧從於欲為奢淫於是乎名節振而經乃下衰悲夫

黃憲字叔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穎川荀淑

至德陽遇害於逆旅時年十四歲疎然異之揖與語移
日不能去謂急曰子吾之師表也既前至袁閣所未及
勞問逆謂之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閣曰見吾叔度
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
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
不見叔度不目以爲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
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
歎曰叔度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
賢送多所降致不能屈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閣

伯史

伯史

伯史

不伯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
高之器譬諸汜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
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
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至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
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史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
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
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儻然其處順淵
乎其似道淺深草莽具分清濁不議其方若及門於孔
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管寧 字幼 北海朱虛人幼喪父却贈贈稱財以送終與

平原華歆同縣郡原相友善俱游學異國與歆劬園
得藏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蓋微不可掩如此會
世亂思避地聞公孫度威行海外與原父王烈詣遼東
依焉度虛館待之寧不就館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
避艱者多從之居寧務以德化鄰有牛暴田寧爲牽牛
著涼處牧之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所居里會井而汲
男女錯至爭汲有鬪鬪者寧多買汲器置井傍待之不
使知已聞乃各相悔責居旬月成邑於是講詩書陳俎
豆節威儀明禮遜非學者無見也風行遼東時避難者
皆僦居郡南寧獨居郡北若將終身焉每見度語惟經

伯史

伯史

伯史

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厚性剛直清議
以格物度心內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
非其時招過之道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在遼三
十七年以朝命徵乃將家屬浮海還度康恭三世前後
所遺皆受而篋之不發視既西渡盡封歸之其介如此
魏以爲太中大夫固不受久之卒歆爲太尉讓寧徵爲
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茵蓆吏護從道上續食至表
自免歸 魏主 獻問青州刺史 寧寧爲守高平富老喪
臣等聞魏之貢說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
出入門庭身自任杖四時 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
中父故在遼東所製白布單衣親績 寧寧寧寧寧寧
張母不識母形象 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

十步夏時詣水中漂酒手又間行遊園臣按學前後辭讓獨自以生長潛逸者艾智素是以接連每執謙退此輩志行所欽正始二年薦者言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與道逍遙升堂入室游志六藝究其間與中平之際乘桴越海潛化傍流暢於殊俗今行年八十偃息窮巷井日而食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金聲玉色久而彌彰詔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寧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所居嫻舊鄰里有窮困者家不盈擔石必分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第言訓以弟及人臣言誨之忠貌甚恭言甚順名竹高潔人望者邈然不可及而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能因事而導人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

郭泰字林太原界休人家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州縣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以斗筲故為人役乎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成博通墳籍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素允守高慕用者鮮所容接見泰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關西及辭歸衣冠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兩泰獨與膺同舟而濟賓從望之以爲仙舟馬司徒袁瓊辟公府太常趙典舉有道泰曰吾夜觀乾象俯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皆不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

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夫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黨禍作知名之士多被禍而泰以不爲危言激論與汝南袁閎獨免焉卒年四十八四方會葬者千餘人共刻石立碑蔡邕爲之銘其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體樂於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九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也邕謂人曰吾爲碑銘多矣惟郭有道爲無愧色耳泰性明知人儀觀魁偉好獎訓士多所成就茅谷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畏踞客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請寓宿旦日容殺鷄食母餘半反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有爲分決亦勸今學皆成賢儒陳留申屠蟠爲漆工鄢陵庾乘爲門卒自餘或出屠沽士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林宗遇諸途勞之曰昔顏豳聚聚梁甫之巨盜汝干木肯大鉏也卒爲齊魏忠賢君往事豈可悔哉勿患恨責躬而已或譏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懷

念欲結客報諸生感泰言乃止賈淑性險仄爲邑里患
泰喪母來弔鉅鹿孫威以林宗受淑弔恠之泰曰子原
誠凶德然洗心向善矣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與其進淑
聞遂自改成善士陳留史叔賓有盛名林宗謂之曰墻
高基下雖得恐失後果以阿枉敗汝南謝覽陳留邊讓
候林宗林宗謂人曰二子英才有餘惜不入也後俱不
終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泰謂之曰卿高才絕人足成
偉器然當深自匡持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
悅之允聞而黜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爲別乃盡數允隱
患而去同郡王柔偕弟澤問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

左傳史記

卷之二十一

二六

以仕進顯季通當以經術通今違方改務不能至也已
而皆然其識造如此

仇香陳留人純嘿有至行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
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果蔬有程鵠豚有數農中畢
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耕桑嚴
設科罰哀喪弔死賑窮寡養年化行民有陳元者獨與
母居母請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
頓耕耘以貽此非惡人當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
身投老柰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
孤不能成濟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用相見乎母涕

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之既福元感悟卒爲
孝子考成令王與嚴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
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鵲
鳳故不爲也與謝遣之曰和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
賢之路乃以俸資香入大學成學既至與符融比舍融
賓客滿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
之秋卿雖務學何守之固也香正色曰天子說大學寧
當使人但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就謁
請留宿與語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宴
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必免冠自責

左傳史記

卷之二十一

二七

妻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
不應徵辟卒於家 陳寔潁川許人也起單微篤學坐
立談誦自兒時爲等類所歸辟爲郡功曹時中常侍笑
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寔知其非人懷檄入見曰此人不
可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不可以塵明德請從外白署從
之鄉論怪其非舉寔爲坐廢後倫徵入朝郡人士集送
倫乃對衆言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
外白署比聞議者頗以爲過此其過由故人憚強禦而
陳君者所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聞者乃嘆息服
其德爲太丘長以清靜爲理敦不肅之教百姓安謐鄰

縣來歸附者寔聲傳發遣監司行部吏白禁訟者毋以
賸治聲寔曰民訟求直禁之何以自伸然亦竟無訟者
以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黨禁起餘人
多逃匿寔先就獄曰吾不為之先衆何恃乎會赦出中
常侍張讓父死歸葬郡國畢至叩名士無往者讓甚恥
之寔獨弔焉後誅黨人以寔故多全寔居鄉平心幸
物有爭訟求判定寔晚一臂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
刑罰所加無為陳君所短歲饑有盜夜入室止梁上寔
見之乃起目整拂召子孫列侍正色訓之曰人不可不
自勉不善之人非必本惡乃習以成性遂至於此如寔

上君子者是已盜驚自投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君
狀貌不類惡人宜尅已反善遺絹二匹遣之自是一縣
無盜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拜公府每嘆寔未登大位愧
於先之黨禁解公府敦辟欲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
老絕人事幅巾待終而已率三公祠祭刺史赴弔荀司
空爽韓太僕融等為總麻發哀會葬者千數頌以為兼
資九德總脩百行文為德表範為士則易名為文範先
生史論有言漢自中世而下闢墜擅恣故俗以潔身放
言為高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
依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焉

王烈字彥太原人也少帥事陳仲子敦義行著信於鄉
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有甘乞不使王彥
方知也烈聞使遺布一端謝焉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
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過故以此激
之後有老父遺劍于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拜
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不應以其事告烈烈使人迹之則
前盜牛者也諸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途而反或
望廬而反其感人至於此

邢原字根北海朱虛人家貧早孤欲就學無從受鄰有
學舍原過之伏檐楹而泣師怪問曰何泣也對曰孤者
易傷貧者易感吾感夫讀誦者之具有父兄也有父兄
而得資學也師惻然哀而授之書及長金玉其行遠遊
學請安丘孫崧崧辭曰子知子之鄉有鄭君乎對曰知
之崧曰鄭君學貫古今博聞強識誠學者楷模而子舍
之何也豈以鄭為東家丘耶原曰先生之言苦樂良鉞
然人各有志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謂
登山者不知海入海者不知山哉亦所規不同耳君謂
僕以鄭為東家丘豈以僕為西家愚夫耶崧辭謝曰克
豫之士吾所識多矣未有若君者遺之書原以求師啓
學志高者通非待書而成也重其意受書而藏於家單

步負笈至陳留師歸于助至潁川宗陳仲方汝南交
范孟博涿郡親盧子幹故善飲行學八九年悶不飲臨
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饌之原曰本能飲酒以荒
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可一飲飲終日不醉孔融為北海
相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以鄭玄為計椽原為計佐融
有所愛吏常威稱舉曰吾子也後悲望欲殺之眾吏皆
為請原獨不請融問之對曰明府於此吏愛之矣而今
欲殺之愛之則引而方之子惜之則推而危其身舉之
是則殺之非殺之是則舉之非明府何處焉遂去之遼
東與同郡劉政俱公孫度畏惡政勇畧欲殺政收捕其
家人政既窘急投原曰窮鳥入懷匿之月餘東萊太史
慈當歸以付之既而謂度曰前將軍欲殺劉政以為已
害也今政已去君之害已除拘政家異焉度乃出之後
遁還度覺之曰邱君所謂雲中鶴也非物類之綱能舉
矣既反國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常數百人時鄭玄
博學洽聞註解典籍儒推之士集焉原高遠清白願志
澹泊英偉之士向焉於是青州有鄭鄭之學魏公操碑
原東閣祭酒子倉舒卒傷之甚以原女早亡求與倉舒
合葬原辭曰非禮也原所以容於明公公所以待原以
隆尊禮也若聽明公之命而棄典訓明公何用焉操乃

止操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眾附親賓客如雲原非公事
無謁也太子使人微問之原曰臣聞國危不事家宰君
老不奉嗣子太子太息久之轉五官長史卒是時東郡
張闓為太僕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曰張子臺視之
鄙樸人也然中心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似
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而禍患亦常從
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力慕體之方之蔑如也
論曰程淳公有言聖雖學作所貴者資資叔度之資淵
乎其似道也管幼安成德為行幾於閔冉矣林宗不名
一行博太勤誨誨善成人之美而達有轍轍周遊之心
焉大都東漢尚節行高者長厚篤淳風風乎風同也
而道存存有以也夫
通史上編卷之二十三終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四

盱郡鄧元錫著

西漢文學傳

宏通學堂學堂附校

昔虞夏殷周之書尚矣仲尼申王治標聖統於六經而天地為昭非以為文也而天下之至文歸焉後有萬世脩文此提衡矣春秋降而左國左傳國語者其時之國史以策書赴告辭命和加遺若紀其國之故為書者也彼其時王迹熄而霸功昌政自諸侯已逮大夫遠陪臣上無以明一統自王公至于庶士莫不習儀以昭視務於說詞史多言舉典事多諸少正辭華繁實其志治不質其氣靡不振而俗日靡靡敝也故孔子作春秋從

先進盡削其重辭華文而從忠其時格人元夫羈臣志士耳目漸濡於先王之教諸議道講德憲典陳灋則盛世之懿鏘猶有存焉譬則古清廟閼宮即禮祀久曠而敦彝鍾鼎猶林在序也以是為衰世之文戰國策士考天下阨塞工揣摩形便縱裂衡合矯稱蠡出苟以發大難而自營兵家者流窮變於陰縱陽閉以戰勝弱敵申韓卑卑名實欲執勢以成一尊而逆天戕民生不恤矣事已譎無復正辭傷巧無復信其志抵巇其氣激肆其於義蕩如也是亂世之文也譬則隄防決而流潰莫可此其勢不至於坑焚不止矣而其時莊周列禦寇騶

辭傷巧無復信其志抵巇其氣激肆於義蔑如也是亂世之文也譬則隄防決而流潰莫止此其勢不至於坑焚不止矣其時莊周列禦寇騶衍環淵之倫又散道德之意放言極論恣睢轉徙於無何有然空語無事實其名辭若可以參婁舜禹湯狗王事蠻觸其時之諸侯而察其志獨欲混是非齊好醜自解免而離經畔常不恤也計曰以舊坊為無用而決之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益而廢之必有亂敗則歸於亂世之文而已矣故經之降而史也子也世之降而衰若亂也文敝之也漢興承秦滅學之後詩書百家之言盡燬而忠質文如環之運

勝復於不窮於是駢駢為樸反滴為淳得天統而文昌高文之代公卿不學無慮皆推魯乏文而其時制詔何雄深質厚也春和振貸除肉刑之令則至意懇惻恭敬而溫文上之奉春君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張廷尉馮公造次風議而王道便蕩蕩也則實之不可掩也忠之屬也嗣是賈生董相太史公上逮於傷劉其志深淳不者峻嶒其氣渾灝不者雄高雖上遜謨詰而天人義類之際榮如也是為盛世之文於近代獨稱高古矣豈非盛哉非運會烏能具有其質文若此哉賈生名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河

南守吳公多其才秀召置門下甚寵會吳公以治平爲天下第一徵爲廷尉爲上言貢生年少有美材如言多通帝召爲博士時誼年始二十餘最少每詔令下詔諸老儒先生未能對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於是諸儒生咸推讓誼自以爲不及也帝說之一歲中起遷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三十餘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官名典禮樂乃草具其儀法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頗採用其言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封皆自貢生發之於是天子以誼爲任公卿欲用之大臣絳灌馮敬之屬皆告之曰雒陽人年少初學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三

身欲紛亂諸事擅國權於是帝頗疏之以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終思誼才美徵入見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爲前席旣罷太息曰吾久不見貢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拜梁懷王太傅懷王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因數問以得失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問諸侯王僂僂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爲誅誅而水先秦之敝教太子習法律以揆事不反之仁孝禮義待臣下無禮丞相絳侯免就國人右告變者逮繫長安獄卒無事雖復爵邑終耻不可滿誼上疏陳政事多

所欲國建具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四

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切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

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與其憂其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柄而賜罷彼自承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變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安全甚易不官早爲已乃墮累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令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有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

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凶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効也其異姓負誼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發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帝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太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
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
最完勢疏而最忠非其性獨異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
鄴終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
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
道醢莫若令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園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
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
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
空而道之雖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
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
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
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
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

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
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
治後世誦而壹動而五掌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
下之勢方病大瘡如淳曰腫足曰瘡一脛之大幾如要
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大反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
瘡也又苦踠盤師古曰踠古踠字之石反盤元王之子
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
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
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踠盤可痛
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平聲天子者天下之首
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
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至金絮采繒
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操于高反天子共貢是臣
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
爲山有人乎非豈但倒縣而已又類辟壁且病瘵肥夫
辟者一面病瘵者一方痛今西北邊之郡雖有長鬣不
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將吏
破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
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

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卒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管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黑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今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統之裏通史上篇 兩卷之二 四綴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墜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入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湏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 此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諄借步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反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併心而赴時猶曰成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男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剽竄戶之簾爲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衆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

儻不備則壞。子思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壞，國乃滅亡。使君子思人也，則可。然子思少知治體，則更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豈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二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固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失，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

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與使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少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養，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微膳之宰、進善之旌、諍諫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

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其俗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十一

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與及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待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大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

惡先王執此之政堅於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愷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或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十四

致治而民氣樂殿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

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時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合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削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蹏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不舉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黜削刑罰管馬馬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禍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不思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宜履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當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絕之官徒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當貴衆庶之所當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之移事智伯滅趙智伯豫謂黥面吞炭必報襄丁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中之智伯國事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馬遇將大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集詬亡節音結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進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挺式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視之耳有便吾身者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鬻職業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簋不飾

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其在太諱大何之域聞譴何則白冠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也故化成俗定爲人臣者主耳忘身

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
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
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
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
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且爲我危故吾
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托不御
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
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假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
者此也疏上帝深納其言

道流可爲長太息者六一爲
可各言仍不上本義一言風
各清惡不立紀節明結三言下早諭教太子英選左
右爲後車將覆四言秉禮義庶天下於法今刑罰皆廢

結後二太恩皆爲爵至下無禮等以尊天子又非所以治君子訪節義少爲奴分二五初帝以代王入即位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流帝同文法武爲代王參太原王少子勝爲梁王其後徙代王王陽而太原王爲代王盡有代故地居數年梁王勝卒無子誼愚諸侯太盛而前策竟未有施行也復疏言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必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北大諸侯屏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有所禁禦方今在陛下

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歸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馬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達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之其吏民繇役往來長途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之其苦屬漢而欲得王且甚沛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吳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

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
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捷之江則大諸
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南足
以禁吳楚陛下高枕且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
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
顧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寧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
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
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
自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於是帝從誼計徙淮陽王
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
陽王喜爲淮南王是時淮南厲王以逆廢徙死天子慚
有殺弟之名欲更之淮南王四子皆列侯諱知上必將
復王之也爲上言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
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下死之不當
今尊奉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
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
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
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當用之矣棄存
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
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謂假賊
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誼又嘗論積貯曰莞
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
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
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
者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
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
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天命將泛莫振救生之者甚
以而靡之者甚多天上財產何得不屬漢之爲漢幾四
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
不入請辭費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計者若是而
上不驚者夫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而不
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
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
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
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
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
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
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

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為南嶠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皆天下大慮而過秦論見秦志鑄錢議見貨賄志中先
是梁懷王以畋游墜馬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
歲餘亦死年二十有三矣後四年齊文王薨亡子文帝
思賈生之言乃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之
分淮南也為二國而厲王三子畢王後十年帝崩又三
年七國亂賴梁為扞蔽卒破七國武帝時淮南厲王子
馬王者果反誅於是武王用主父偃之言下推恩之令
而入下以安本賈生衆建力分之策也自屈原者離騷
為楚其聲徒宋玉景差之倫放之莫能及後百有餘歲

史記卷之二十四

賈生為長沙傳過湘水始為賦弔原以自悲賦曰

二十

賈生為長沙傳過湘水始為賦弔原以自悲賦曰

嘉惠兮竢罪長沙及聞屈原今自湛汨羅遺託和流今

敬弔先生遭世罔極今迺即厥身烏庠哀哉今逢時不

祥鸞鳳伏竄兮鴉鵂翔關吐盡其毒茸人人每幽兮謠諛

得志賢聖道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躋廉莫

邪為鈇兮鈇刀為銛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葉周鼎

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駿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

甫薦屨漸不可久兮苦先生獨難此咎兮評曰已矣

國其莫吾知兮獨膏鬱其誰語鳳縹緲其高逝兮夫固

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游淋淵潛以自珍彌融

論以隱處今天豈從蛟與螭所貴聖人之神德兮
濁世而自藏藏使麒麟可係而聘兮宜云異乎大丰
紛紛其離此郵尤今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
德之險微兮遙增翮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兮豈安乎
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今固將制乎螻蟻誼在長沙
有鴻飛入舍止坐隅楚人命鴉曰鵬賈生念長沙卑濕
恐壽不得久長乃為賦以自廣賦曰單閼之歲四月孟
夏庚子日斜服集予今止于坐隅貌其閒暇異物來集
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今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

史記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將去請問于子服予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萌淹速

之度語予其期服少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

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

轉紉兮化變而嬗神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兮夫

差以敗起樓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

傳說有靡兮乃相武丁夫既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

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

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鈞播物兮塊軋無

損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

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
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
今何足控埴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平知自私兮賊
彼者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
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休歟之徒兮或殉西東大人不
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窘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
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臆真人恬漠兮道息
釋知遺形兮超然自罷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
逝兮泯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
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觀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

一一一十

自寶今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芥蒂今
 阿足以疑賈生孫二人至郡守嘉好學列九卿元一問
 曾係捐之爲待詔議罷珠厓諸具戎狄志中
 於賈生並時稱文學者有趙川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爲
 醇儒給事中上書言治道借秦爲諭曰至言顯明治亂
 之統議除鑄錢禁具貨賄志而山同郡鼂錯以文學爲
 大常掌故從伏生所受尚書者也以太子家令上書言
 兵體言併邊東塞勸農力本之務皆引繩墨切事情具
 戎狄邊防土田志後議削七國地吳楚久見誅具帝紀
 中 論曰太史公讀賈長沙鵬鳥賦同生死輕去就
 夷然自失也於達遊天問乎抉玄珠矣至懷王墜馬謠

引以自辜終死悲涕也庶幾駭人之心乎屈賈同傳有取爾至政事疏規事圖策中機中權封淮南達之而厄分王子弟用之漢以安劉子政稱其過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也諒矣抑其書麗翹已過遭文皇明聖於所陳亦畧施行班史謂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豈爲不遇哉賈山至言臣聞爲人臣有盡忠竭愚以信諫主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諍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卒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後仕不絕息奈賈爲天子富有天下武斂重數百姓任罷起成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毀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馬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伐其後世曾不半災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馬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非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一微三泉合采金石冶銅網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窺探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葬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馬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地之饒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河湖海有惡種而不獲大昔夏商之季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蒙俊之士皆向竭其智窮其力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蒙俊之士皆也故也之善者善養天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今人主之威不若雷霆也勢重非待萬鈞也問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欲恣暴臣聞其過可哀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免於死之智孟賁之勇烏有不摧折者如此則人主不得聞過失矣聞過失而枉援危矣古聖王之制史在書諫諍諫諍詩諫公比諫比諫土傳言庶人諂商諫諍諫諍三老於太學諫諍諫諍公比諫比諫土傳言庶人諂商諫諍諫諍三公卿奉杖大夫進展夫天子之尊海之內且義莫不

有求上編

自史二編

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如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倉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日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馬可爲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通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紫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衆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時鄒陽亦奏書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辭曰臣聞秦時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盡地而其之據以印臣聞秦時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盡地而不絕河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聖於惠后城陽顧於盧馬遂覩於耶臣聞秦時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盡地而

吳王濞以輔大國胡水益進越亦益深北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遊裏首奢翼則浮雲出而霧雨成集聖王底德則何國不可上何王之門不可受長裾乎所以齊魯高下國之竹尤說王之王義顯大王察德志臣聞魯爲魯百不如一齊夫全趙之持武力開士祿服義秦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莊惠淮南連山秦之佚死士盈朝不能止秦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賢不能安其位明矣故願大王審書之也始孝文皇帝播囑入立憲心銷志不明求衣自正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家義父之後深訓嬰兒上之聖代益以淮陽平什濟比因第於雍豈非衆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如大王弗察臣恐周勃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趙嗣不吳王不納其言是時帝少弟梁孝王貴盛可期也於是梁陽及嚴忌竝去之梁及吳王定反舉兵西鄉以誅御史大夫錯爲名天子爲斬錯以解難枚乘自梁遣王書顯諫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比倂榆中之關南距秦之塞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避秦然秦率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蕪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世其與秦地相十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諛諛之臣爲大王計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啓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

接必無事矣天子聞以率失職諸侯賴責先帝之遺約
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
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
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
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輸粟
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
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
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湖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
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
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古
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
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
王殺身以戒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
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
矣張韓將比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車不得大息
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聽卒見禽滅而乘由
是之名召拜為弘農尉乘安游諸侯得所好病去官武
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以安車蒲輪徵道
卒乘方之仕吳游梁也覽諸侯多故邪氣襲逆聰明眩

矍然怒不平遂執不移而大命將傾也以為不可以
正語欲易其度變其慮漸移其神志於要言妙道庶幾
無藥石針刺灸療而起也於是作七發設吳客楚太子
問對極天下至悲至喜至靡麗廣博之樂校獵之壯廣
陵之濤瀾洞怪詭之觀而卒歸之正使太子渙乎壹聽
聖人辯士之言而恣然汗出霍然病已也大指於諫吳
王書同而辭加恢奇後傳毅張衡崔駰曹植之倫作七
激七辯七依七啓竝依倣其文而原本於楚辭世又稱
乘實始作五言古詩蘇武李陵依為錄別有三百篇溫
柔敦厚之遺焉蓋漢世辭命詩賦咸祖乘七發文多不

錄著其指如此羊陽韓愈有智畧不苟合人介公
陽安游以諷見禽恐死而負累之間勝等短之下火前
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帝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之
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良之衛先生為秦書之
事太公食卵招王侯馬大情學天地而信不信之
不家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平之
鳥世所疑是伊荆王前先生有起而燕余不明平之
王梁祭之昔王人獻寶楚王之李斯竭忠也之
是以其子伴任接與避世然遭此患也願王察之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其子投國
矣臣聞此干利心十霄鳴夷始不信少公之願
王垂察少之請馬語曰白頭如新陳蓋如故何則如
不知也故樊於期也泰之疏精判判首以奉丹事王之
去齊之親臨於期也泰之疏精判判首以奉丹事王
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之兩君者行合
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馬燕尾生
白圭戰亡六城而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故
蘇秦燕人慕之燕王結王拔劍而怒食以張張白圭
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從元之璧何則兩主

悔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瑯負河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之非所聞也高帝不聽遂至于代谷果有乎城之圍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灋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賊所以爲害天性固然自上世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所以大恐百姓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加察樂上書曰臣聞天子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此古今之所同也何謂土崩秦之季世是已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解吳楚齊趙七國之兵是七也國

號皆萬衆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誠無土崩之勢雖勁國強兵不旋踵而禽況群臣百姓能爲難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變境之事推數循理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安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弊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文於前以觀欲天下誠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恃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叔人以矯奪而恬不知愧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

偽衆淫泰非所以範民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也
灋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雉以和
其心既和平則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
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調草木暢茂
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夫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
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
及其衰亦三百餘歲五霸更起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
尊天子五霸既沒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睢陵弱
暴寡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乃至秦皇吞并七國元
黎民得免於戰爭人人自以爲更生而秦循其故俗
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灋嚴令苛調諛者
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
攻胡辟地進境成外河北蜚易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
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粵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
粵地粵人逃遁曠日持久糧食乏絕粵人擊之秦兵大
敗乃使尉佗將卒以戍粵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接
於粵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後十餘年丁男徭
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
崩天下大畔起閭巷扶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時
殷儆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

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
夜郎降羌夷畧巖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此入
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
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
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
矯箭控弦轉輸軍糧不休息時以遭萬世之變不可勝
諱也三人書朝上暮召對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
晚也皆拜爲郎中於是博士蘇轍竝臻會稽嚴助朱買
臣趙吾丘壽王蜀司馬相如欽次東方朔淮牧臧南
終軍等並在侍從給應對奏詞賦爲寵而丞相弘請天
子意亦開東閣延賢人與上章造今每大臣章奏上帝
輒令助等與論辨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閩粵東甌起
相攻果甌請救公尉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即秦
時不爲救之不足煩中國助鄉天子旨書詰蚡曰特患
德不能覆力不能救耳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
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歸天子不能振南安
所慰又何以子萬國乎於是天子說曰太尉不足與計
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不爲發助乃斬一司
馬以諭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其後閩越王郢攻南粵
南粵請救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司農韓安國出會

稽擊之東南邊豎然當是時淮南王安好文學而嫺於
辭上書言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地深昧而多水
險中國之人阻而入其地百不當一攻之不可暴取也
以地圖察其山川險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
里阻險林叢曲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
廟之靈方內大寧戴曰之老不見兵革民夫婦相守父
子相保陛下之德也粵人自相攻擊而發兵救之是反
以中國而勞蠻狄也間者歲比不登民賣爵贅子以接
衣食今絲兵行數千里齎衣糧入粵輿輜而踰洑坳舟
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
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
木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之心合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
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甲卒死亡暴露中原瘡
痍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
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粵人為衆兵強能難
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雖百

粵奈邊城何又粵人緣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
弩之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小蠻狄高宗
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狄三年而後克言用
兵之不可不重也書上天子愧其意然不能自還未報
也會漢兵出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兵罷
帝乃令嚴助諭淮南王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上
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
不德是以比年凶災害眾以眇眇之身託王侯之上內
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
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
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其慚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
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言閩越暴強陛下惟
萬民安危久遠之計遣使諭告令各繼世撫民禁毋相
并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者乎有司疑其
惑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白遣兩將
軍屯境上震威武揚聲德臣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墮
命輒遣使罷屯毋後農時閩越王願身從使者入謝病
不能勝遣太子嬰齊入侍閩國空虛上符節請所立不
敢自立待天子之明命此一舉也不挫一兵之鋒不用
一卒之死而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陛下深計遠慮之

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唯
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妄以愚意狂言陛下
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臣不勝厚幸已
帝欲築朔方丞相公孫弘諫以爲罷敞中國無益請罷
之帝使臣發策以爲朔方成足斷匈奴右臂爲便者
十以難弘弘知不可奪皇恐謝十曾不得一也山東鄙
人誠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事朔方帝許之爲
罷西南夷而買臣又爲上言東粵王故居泉山險難攻
今聞乃徙居大澤中可發兵浮海而禽也帝即以買臣
爲會稽太守往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下立發
其後天下盜起相弘言十賊曠等百吏不敢前請禁齊
限毋得挾方弩便帝下其議壽王詰之曰臣聞古者作
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
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
明主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
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
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
王道私議滅詩書而苛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
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獲鉏耰相撻擊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如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

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
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
屋裂地而封守內曰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
國二千石之罪非挾方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而桑弧
蓬矢以舉之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
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矢矢
斯張射夫既同發獻爾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
明教矣未聞方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以之
攻奪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
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
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
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弘議遂絀博士徐
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鑄鹽鐵御史大夫湯疾之
刻偃無上害上罪死偃對言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不能難帝使弘詰之曰
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巡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
勢呼吸異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已之宜春秋王者無
外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偃巡封域之中稱山疆何也
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令二國盡廢國家不足爲利害而
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瑯北接北

海濱國商稅泰山東海受其鹽鐵僱度四郡口數旧題
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耶將勢宜有餘而吏
不能也且僱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哭也今
魯國之鼓當先具然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
與僱前已三奏無詔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
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
罪重所就者小僱自予必死而為之耶將幸誅不加欲
以采名也僱窮詘服罪當是時天子以工文自意又明
斷斤斤不測也公卿便文救過力誦宣主德唯恐後助
壽王軍相如輩俱獨嚮上意所欲為之辭從吏之不能
強諫也亦以是得幸助出為會稽太守制詔會稽太守
君厭承明之履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
接參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關焉久不聞問具以
春秋對毋以蕪秦縱橫助皇恐上書謝願奉三歲計入
見後侍中壽王出為東郡尉軍旅數發年不登多盜賜
書言子在朕前時智畧輻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及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
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亦皇恐謝罪因白狀仍召入
侍中初帝得相如所撰子虛賦善之曰嗟夫朕獨不得
與此人同時哉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因曰臣邑人司

相如自書為此賦帝驚喜召相如至問賦信卿所作
乎相如曰信然此乃諸侯之事不足觀請為天子遊獵
之賦上之帝念尚書給筆札成大善之又為大人賦言
帝幸僊意天子大說飄飄欲陵雲氣游天地之間後病
見居茂陵帝念之謂所忠曰相如病甚可亟往從悉受
其書少緩後之矣忠至相如已死妻對言長卿時時著
書輒為人取去獨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
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也帝好文至於此然所好獨詞
人靡曼浮誇之又而相如最工為之亦最幸一時風靡
願諸人行多穢頗為世所嫌其後助壽王皆坐法誅死
買臣以告瘴湯陰事見殺軍請使粵為粵相呂嘉所殺
惟相如有消渴病其仕宦常稱疾閑居未嘗肯與公卿
國家之事以得終相如所為詞極溫麗又方盛漢之隆
氣彥魄稱之後世尚焉然業靡業已為六朝端見微者
懼焉嚴助忌族子早故主謀子也助最進近幸舉
如嬖戚帝比併優畧之北東方朔亦人不得此
助等受詔立就不得比如未買臣其人亦好讀
書不治產業艾薪樵賣以給食德東新行日誦其妻
亦負其相隨影止買臣母誦歌道中買臣愈益其妻
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女
能富貴乎買臣不能買臣去其後買臣獨行歌中何
樂哉買臣之計為卒將車馬長安會邑子嚴助貴
幸說買臣之召見說春秋傳行至會稽故妻夫治道
持其說事相如車馬其夫妻置太守舍後園給食之

雖乎雜而體氣磅礴如一家言近賢以為必安所手裁
信也宋人以爲是書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豈其然乎
文子偽書製鴻烈成文爾其外篇言神仙黃白之事幾
長生言長生者今誦推之乃卒以反誅揚子雲謂淮南
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諒矣

由史上編卷之二十四終

由史上編 同卷之二十四

四六

由史上編卷之二十五

時郡鄧元錫纂著

西漢文學傳二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太史公遷司馬氏字子長其先周太史之後也父談事
武帝爲太史太史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
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
諄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
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
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
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
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
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
是以其事難備循然其體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
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
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
動合無形贈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太順采儒墨
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
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
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
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釋此而任術夫神太用
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竭天地之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卦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橋梁之食藜藿之美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必以此爲萬民之率爲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禮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繆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

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聾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黑白乃形在所欲用爾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足神之神若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談既尊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於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好儒學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峴厄困鄒薛彭城渴梁楚以歸蓋其學也已乃仕爲郎中丞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史談留滯聞南來不得從病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且告之以史記之事曰自周衰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

與魯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予爲太史而不
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子死女必爲太史爲太史
則毋忘吾所欲論著矣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
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納
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
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周公沒
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
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
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
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
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爲天下議表貶天子退諸侯討
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
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
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
之舊故長於詩紀山川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
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

人更故禮以勸人禁以發和書以達事詩以達意易以
通紀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立
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
千里故因歷紀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
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
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受不白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
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
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
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石禮義之大
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
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
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寓一王之
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
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

本傳作書紀本國風俗次繫機之事自成湯以迄
于周采之詩書作殷周本紀本孔子行夏時乘殷輅
而王大法具著之贊中為姬姓契為子姓周自后稷
為姬姓其後分封各用國為氏二代茲茲不絕周為盛
最賢王不可殫計也秦之先伯益嘗有勛唐虞之際受
七為虞仲夏殷之開微散至周衰邑於西垂穆公以來
稍食諸侯竟成始皇始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
王而羞與之侔具次賈生所推言於特中歎之曰而秦
竟滅矣蓋仁暴之效如此秦失其政豪傑並起項羽非
項尺寸舉蹙起龍喉之中二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
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已出號稱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
來未嘗有也作項羽紀高祖初業冠冕漢代王事之統
體繫焉其紀贊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
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
小人以僂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如復始
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
故漢承敝易變得天統矣高祖崩孝惠早實呂后專國
樂彊外家祿產並王漢幾殆作孝惠皇帝呂后本紀明
帝統而標天下始平明天人所屬心其贊曰孝惠皇帝
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

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罪人是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其文景紀贊曰
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康樂鄉正
服封禪矣終謙讓未成于今豈非仁哉至孝景不復憂
異姓而黽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
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諸侯以
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紀十二目今上本紀
而無其文其十表三代有世表十二諸侯有年表秦楚
之際有月表其序曰昔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
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
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序尚書則畧無年月
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
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
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其表世
表年若月慎若詳準於此其表十二諸侯具春秋大端
曰周道缺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王流于
彘而共和行政焉是後力政疆乘弱助師不請天子挾
王至之義以討伐為會盟王政用五伯諸侯恣行淫侈
不軌篡臣賊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或封

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
州之因乘四國迭興更爲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成而
服焉春秋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
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
法王道備人事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
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
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
具論上成語爲左氏春秋左傳自是儒者馳說者歷人
譜牒各往往摭撫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紀也欲一觀
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
西史一編 卷之二十一
語所譏盛衰大指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其六
國表叙曰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
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
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驢於郊祀君子懼焉及
文公踰隴攘夷狄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
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
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
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攻矣三國終之
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

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蠡出誓盟不
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
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
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
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
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始大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
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
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
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焉其有所譏刺也詩書所以復
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
西史一編 卷之二十一
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權變亦有頗
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
曰汧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
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何異悲夫於是因秦記踵春
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
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其叙秦楚月
表曰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初於陳涉虐民城
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
年之間號令三擅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

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桀德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饗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力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封建故安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歟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十不王郡縣故易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人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天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合天人漢興暨周屋大秦孤立之禍立侯王以制六合而興廢已亟世升降之大會也具表其終始諸侯王年表叙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二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還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周失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

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太行以南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官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踈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亂謀為淫大者叛逆小者不軌寸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而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支庶子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阪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初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還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其所得矣臣還

謹記高祖以來至六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為本二語結萬鈞說九夫歸本仁義引君高道於權謀家殊指矣具異在侯年表叙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異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唐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馬於仁義者

通史上編卷之二十五

十四

上法哉後漢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戶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論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法亦少密焉風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賁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豈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親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者闕之後

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惠景間侯者表叙曰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初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傳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焉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無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及從代來吳楚之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建元侯者表叙曰匈奴絕和親攻寧路塞關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俾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

通史上編卷之二十五

十五

戎狄是膺荆舒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復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其建元來王子侯者表制詔御史諡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今各條上朕且臨定具號名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蓋天下大勢備於表而漢興將相名臣分大事記相位將位御史大夫位表焉其八書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也蓋是時天子北攘戎狄

南開百粵內脩法度且戰且學仙而海內抗敵法嚴令峻天下困於興利之臣又明威不測不可以莊正強諫說也於是標今上本紀沒其文而見意於八書以爲救弊承變莫先於禮酌滿損飽莫大於樂作禮書樂書以爲非兵不彊非德不昌兵一也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亡則窳兵四夷之不可煩也以律於兵通不著兵著之律風馬作律書以爲律居陰治陽歷居陽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翏忽郭四達五家之文拂與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星氣之書多機祥不經推文考應倫於行事驗之軌度可無懼哉作天官書受命而王神祇萬靈罔不禋祀末爲怪迂何神之得交作封禪書惟禹湯川九州攸寧爰及宣房天子負新作河渠書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巧玩并兼爭殖於機利邦本傷焉憂事變所極作平準書其禮書畧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天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

其意因人情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束紱洞越大義玄洞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意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卑與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周衰禮廢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曰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威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心也正名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宋咸損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大抵皆襲秦故孝文謙讓至武帝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成一代之制而是非臣子所得而議也則引禮家論古制禮之本意者著之其言曰至矣哉立降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禮始於稅成於文終於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既復情以歸太一本末相順始終相應至文有以辯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

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編陋之
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爲高之屬入
焉而墜故繩誠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
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
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
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
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
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
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
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
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
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
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
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
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
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
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引漢復其樂書畧曰余
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
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
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

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乎大
德誰能如斯深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
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深傳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
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
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
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
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
理而民正噪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
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
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目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
魯雖退正樂以誘世終莫之化凌遲以至六國流沔沈
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
娛亦因以亡於是陳漢興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今上
協律作十七章已又作天馬之歌亦云一代之樂而亦
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中尉黯嘗課大臣見目爲謗聖制
當族矣則取古禮家記古作樂之本意備舉其文論之
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
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
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
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

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和正心而外異貴賤也
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
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
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
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
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
侯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
以養竹義而防淫佚也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
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
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引漢書其律書
畧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
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聖敵知吉凶聞聲効
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惟孟春以
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
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疆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
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懷好惡喜怒之氣喜
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
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
之伐以殄夏亂通興通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

之後石士迭興晉用舅犯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
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
然身窮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聞於大
較不權輕重得云德化不常用兵大至窮辱失守小乃
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習不以廢於家刑罰不
可捐於國征誅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
順耳夏樂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
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
於邊陸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絀旆於越執非寡也及其
成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而不知足甘得
之心不息也生高祖有天下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
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至孝文謙讓却諸將毋議軍
具統天下殷富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孔子所稱有德
君子邪諷勤兵至深且厲書畧曰神農以前尚矣黃
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
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
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神民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
嘉生民以物享灾禍不生所求不贖步騭氏之衰也九
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既留苻至莫盡其氣顓頊
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使復舊常無相侵漬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故二宵咸
廢所職而閭餘乘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
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有使復興之而立羲和之官明
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凡無夭疫年耆禪舜
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
王者所重也時天子詔御史云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
死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
樂弛朕甚閔焉唯未能循明也紬續日分今日順夏至
氣復正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其
史以七年爲太初元年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於曆

卷之二十五

二

二

二

止神人之位諷天子興神祠好仙意至微矣其天官書
具下編於天象爛然其言曰自初生民以來施主曷嘗
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
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
大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有列
宿地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
之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畧以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星隕如雨天
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衆暴寡大并
小秦楚吳越夷狄爲難伯田氏暴齊三家分晉並爲戰

國爭於攻取秦始皇之時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
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
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駢藉不可勝數
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
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
逆彗星數丈天狗滿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
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四出誅
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
叛星弗于河戒兵征大宛星弗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
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

卷之二十五

二

二

二

隨之者也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
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
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又逆行當盛大而變色大
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教又次脩禳正下無之爲天
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粗天官備
矣其封禪書則遷以太史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封
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詔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怪迂非可
得見聞神君語世俗所知也無絕殊者樂大輩獨敢爲
大言處之不疑鼎書言不經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
火暉有光則見以爲祠上有祥光至泰山祠云夜常有

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入海求蓬萊無所見見大人跡於是退而論次有虞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罔冬日至祀南郊夏日至祭地祇諸經常祗肅之事若後世淫德好神神瀆之變伊陟祖已格王成德之言本秦西時郡時陳寶雍時所從起具見其表裏為封禪書具異考其河渠書則從天子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哀泛濫勞人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於是論次當世用事河隄引河穿渠披山通道者詳見其得生為河渠書具異考平準書畧曰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據而財匱目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周史上篇 卷之二十五

二四

周

齊民無藏蓋於是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除業以稽市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具異考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暗指儒豈更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西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端以至於今上即位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是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

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可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趾辱焉極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於是具書天子招東甌事兩越開道西南夷東置滄海朝鮮而歲出師北擊胡兵連而不解行齋居送中外騷擾以相奉百姓玩弊財賂衰耗入物者補官出貨者贖罪

周史上篇 卷之二十五

二五

周

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於是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而慘急刻深吏為九卿用罔民利而齊人煮鹽咸陽南陽大冶孔僅雜陽賈人子桑弘羊並用事侍中言利析秋毫楊可告緡錢徧天下天下驚然縣官作鑄鹽鐵設均輸平準籠天下貨物而天子以萬民不加賦而百用饒侈也詳在讀者扼腕怨氣滿腹而贊卒澤之中和士贊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曰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

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
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效所
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
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
李克盡地方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
而賤仁義先富而有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
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疆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
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於外攘夷
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
衣服古者堂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易足怪焉蓋八書成
而武紀之治亂安也事備諸防淫佚故彫敝旨遠而辭
文事顯而志隱事辭不相屬而匡救之忠溢然讀者
見其文不得其所以文索其意不知已有罪焉已也豈
不深哉宋人不知文至以爲其世家言三十原本世所
自始論世也昔吳本孔子言太伯至德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於姓姬爲宗盟長於中國之虞兄弟也延陵
季子以國讓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又何其閎覽博
君子也故先之則有人焉故也次齊周王迹之成尚
山屬之琅琊故于海寧壤三千里決決

乎大國之風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政
爲諸侯會盟稱伯又周之所以存又次魯周公相周申
固天命綏文德而天下大和後乃不振孔子曰甚矣魯
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魚反觀慶父叔牙閔公
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并而爲
臣現攻昭公以奔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魯事何日
也傷不復周公也其贊燕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
思之况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困
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
姓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管蔡世家贊曰管蔡作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如母之弟
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
世家言建陳杞世家贊曰舜之德至矣禪位於夏而
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
建國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杞於周微甚不足數也
後杞滅而越王勾踐興重舜衛世家贊曰衛宣公之太
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
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何其悲也禮錄詩
宋世家贊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
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目宣公廢太子而立

第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儻
中國闕禮儀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於晉歎君道御
臣下之不易於楚傷操行之不得勢於人不可不慎公
鄭著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官教意而趙魏韓本佐
晉由霸陳敬仲之齊卒以有國並戰國稱雄各具其世
家言太史公諸所論述宗孔子其生卒係周本絕其事
不可於卿士大夫乎埒也進素王於有土之君作孔子
世家又其徯難名言三慕慨致意焉贊曰詩有之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謂孔氏書想
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節諸生以時省禮
其家余低回久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
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
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秦
失其政陳涉發難天下騷起雖其已死而所置侯王將
相竟亡秦也高祖爲置守冢血食至于今作陳涉世家
其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
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而紂之殺也嬖妲己
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
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殪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

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
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
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
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
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
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漢興天下未集楚別以
封劉濞之王始激呂氏卒尊孝文作楚荆燕世家補
蕭曹二相國留侯絳侯陳丞相平以佐命功世得列
世家於論贊咸概其本實贊蕭相國曰蕭相國何於秦
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
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而淮陰黥布
等皆以誅滅唯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閭
天散宜生等尊烈矣贊曹相國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
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城而列
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相清靜極言合道百姓離
秦之酷後參與休息乎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留侯
世家稱所與上從容言天上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
故不著著從入秦畫破曉下軍諫始入秦安其樂畫脫
漢王鴻門從擊楚畫捐關以東諫立六國後勸立齊王
信後卒定太子皆天下存亡故也其贊引上曰夫運籌

英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高祖離困危者數矣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贊陳丞相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魏楚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收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贊絳侯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楊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勢堅刃穰苴易有加焉臣史記二編卷之二十一

足尸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大附梁孝王五宗三王世家補書其列傳則以魚王公大人處高乘勢世共見之世史舊聞頌詳焉具矣而遺逸隱約中志士仁人立義較然以無所託而名湮詎少哉而闡幽表微則固史之道也邈然深思焉迺然高望遠志焉蒐羅公放闕不敢廢於夷由務光之倫皇皇馬故傳首伯夷其傳曰夫學者載藉極博猶考信以六藝詰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以位典職收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帝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

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疑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信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焉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疑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信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結不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

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
邊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
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
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旣災者
不可勝數也命余其或馬然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又
結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而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
然後知松栢之后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有義有命豈
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志義不必輕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考者死權
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
而萬物覩名不稱焉伯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
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
名埋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
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故傳之首伯夷也非傳伯夷
傳由隨務光顏淵之倫托始乎伯夷也易終於齊語紀
作者述民傳首伯夷其義一也可謂至深遠矣他諸傳
多微眇有深意其大端歸無失於春秋忠恕孔子仁殷
三臣管仲之意未嘗以一方格焉其管晏傳贊曰管仲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

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之辨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如其方晏子伏強
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
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過補者哉假
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服善其老莊申
韓贊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用故著
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矣亦要歸之自
然精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
非且極慘礫少恩微引皆原於道德之意至隱而老子
深矣曲盡意猶其屈賈後先世已遠而同傳其贊
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
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文
又恠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
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則爽然自失矣現形方戰國時
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也爭於戰攻而
燕騶衍齊稷下淳于髡慎到田駢環淵騶奭之倫並驚
於諸侯見尊禮而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序詩書仲尼
之意持方柄納圓鑿終不阿苟合也苟卿嫉濁世之
政亂亡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祝信機祥鄙儒小拘
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不可訓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序列

之不廢教道存焉故傳述諸子而目標孟荀明道之所
存歎之曰吾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
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
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
利之弊何以異哉武王以仁義伐紂而伯夷不食周粟
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
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其贊商君曰同
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
說非其質矣且所由因嬖臣微外及得用刑公子虔欺也
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

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
以也夫一贊儀秦曰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
其術長於權變而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其笑之諱乎其
術而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秦起閭閻連六
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而世
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目短以扶其說成其衡
道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要之此
兩人真傾危之士哉贊平原信陵曰平原君翩翩濁世
佳公子也揚然未睹大體仰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
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吾

過大梁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東門也天下諸公
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
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虞耳贊蘭相如曰知死必勇非死
者難也處死者難必如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
左右勢不過誅而士或怯懦而不敢發如如一奮其氣
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於智勇可謂兼之矣
其贊田單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无窮奇正
還相生如環無端夫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
不及距其田單之謂耶其白起王翦贊曰鄙語云人有
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而

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
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
至刎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
也術中魯仲連鄒陽異世同傳其贊曰魯仲連其指意
雖不合大義射聯城書今其將背然余多其在布衣之
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當世折卿相之權高鄒
陽辭雖不遜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
矣稱贊魏冉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勃
諸侯嘗稱帝於天下皆西嚮事秦者穰侯之力也
及貴溢富極一夫開說身折勢脫而以憂死况於羈旅

之臣乎其贊李斯曰李斯以問閭歷諸侯入事秦因殺
蒙以輔始皇見卒成帝業則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
六藝之歸不務於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
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庶諸侯已叛斯乃
欲諫諍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深替蒙恬
蒙毅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卿蒙恬所為秦築長城
亭障墾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秦初滅諸侯天
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
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脩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
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貶執贊張耳陳餘曰
耳餘世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
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
顧閭哉言非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
誠後相背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雖高賓客雖盛所
由殆與秦伯延陵季子異矣利傷漢興淮陰侯佐神功
強半於天下封王侯宜列世家以亡滅無世具列傳其
贊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
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合其旁可
置萬家余觀其母冢良然假令淮陰學道謙讓不伐已

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
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世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
宗族不亦宜乎韓贊布信曰韓信虛名非素積德
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裂
地南面而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蠻貊為援是以日疏
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項氏所坑殺人以
千萬數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
為世大謬稀少時數侮蔑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
客下士名聲過實疵瑕頗起懼讎及身遂自無道於戲
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贊張丞相等曰張
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如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止朔服
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二字音周昌木強
人也任教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
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其稱陸賈叔孫通劉敬曰語曰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
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
用兵可謂盡之矣然劉敬脫輓輅一說建世之安智
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
漢儒宗大直若誦道回委蛇蓋謂是乎漢初公卿名臣
張釋之馮唐萬石尹張叔之倫各有贊具名臣志中而

作即呂祖謙其微而顯絕而續正而發文見於此而
起義於彼非利儒曲生能舉而窺云明編備楊用備標
與開日史記題詳後以際其先
今評史記者謂之曰百家評林

論曰予讀太史公書深渾高厚未嘗不太息其自神化
中來也彼其書引類連萃錯經記累牘而歲生一氣索
齋之也又其意可以志逆而不可以言求後作者有是
夫歲七閏月而二氣乃後律陽八相生史記造端於此
而義見於彼一也乃其敘世隆汙勝復人慘舒悲喜之
變形神具出皆神化所至有目者爛之矣或頗疵其多
愛而記繁有之豈亦猶豐蔀勿翦也與哉則史道然也
化而知裁乎經矣其自言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
顯史之經 卷之二 五

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及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
失其原及上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嗚呼史兼之矣

桓寬字大汝南人治公羊春秋事宣帝為郎至廬江守
丞博通善屬文始元中賢良文學廷論罷鹽鐵頗有其
議文寬增廣科條博輯其論難為書欲以究治亂之統
戎一家之言其略曰惟始元六年詔丞相御史與所舉
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
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
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
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模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

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則民
淫本脩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
鐵酒榷均輸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御史大夫曰

最者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於邊鄙憚之則勞
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也
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
設酒榷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欲罷之內空
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乘城之士饑寒於邊
將何以贍之文學曰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

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
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無敵於
天下惡用費哉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
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
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張利官以給之非
長策也故以為罷之便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
之途通有無之用管子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
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工商
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
為器械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

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
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罪之
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
盛而本業荒也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
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
是以盤庚萃居愛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
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閭市井防寒利門而
民猶爲非以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
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
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

山史上編 卷之二

四二

李

或不償其費故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
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
官不失實商賈無所侔利故曰平準平準則不失職均
輸則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
利孔爲民罪梯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
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工女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
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
布絮吏恣留難取之爲市吏之所入非齊陶之繒蜀漢
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
之均也縣官猥發閭閻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

山史上編 卷之三

山三

初九日

物價騰躍物價騰躍則商賈侔利自而則吏容姦姦而
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價則姦吏收賤以取貴未
見準之平也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
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
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
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巖山之銅鑄幣以贈
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
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給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
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徒賈萬物而專奉兵
師之用亦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文學曰古者十
一而稅澤梁無禁黎民咸被哺餉而不失其務故三年
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
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
通百貨之利猶不能贍是以古者尚力務本播種樹藝
躬耕趨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故衣食者民
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脩則國富而民安詩云百
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塗富國非
一道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
也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
本以虛實故山澤之金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

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羗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羴駝、麝尾入塞，驛驛馬盡為我畜。麗麗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或為國寶，是以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而民用給矣。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田漁，其實一也。今麗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麗麗旃罽，不益錦綈之質。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枌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財，則貨財外克。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異物，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入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鮑，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黎藿蔬食，故天地之利無不賄山海之貨，無不富然，而百姓匱乏，財用不足者，則多寡不調，而天下之財不散也。家人有寶器，函匣而

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異時豐鐵、木籠布衣，有胸鄙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賸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所傷，必多。太公曰：一家害百家，大夫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參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斷茅茨，不剪衣布，褐飯土砌，鑄金為鉏耰，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使其器足以遠方之物不交，而崑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浮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川而求金銀，沒深淵以求珠璣，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徒巧斧之貨，父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罷勞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滌利，節漏費，溢利禁則民反本，漏賞節則民用給。故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不畜聚而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禮義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毆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也。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

墻不在胸耶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令
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眾無妨於民
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若之古者山海之利廣
澤之畜天下之藏也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爲大司農
助佐百姓浮食豪民顧欲擅山海致富業而役利細民
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放流人民也去鄉里棄
墳墓依倚人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故沮事
者衆今收鹽鐵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畜積以
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而文學何憂乎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非明主
所以君國子民久行而傳也也詩云哀哉爲猷匪先民
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信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
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也些下繼大功之後用廢
粥之時勤養勞勩之民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
學之士衆傳諸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指意
榮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
抱小利而忘大計也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
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
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焉
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盈弊於

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立曜晝夜之
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起
起長兵攻取楚人相動騷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
日以盛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今商鞅之策任於
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
泣怨女歎息雖欲無憂不可得已大夫曰昔齊以其賜
於大而析之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足以濟
國而倍而外附公室卑而田宗強轉穀游海蓋三千
乘失之於本固不可放也今山海之原非獨雲夢五
諸也鼓金莫鹽然生大發乘利鬻盜敦機滋禍由此觀
之今齊所禁者微有司之意也亦遠矣文學曰有司之意
遠而權家之利近今令意所禁微而權家之利近今令
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金穀穀於道權公法
申私利跨山率德言市非特巨海魚鹽也魏國家之柄
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也海內之權也重於人而富
累於陶衛與服諸公室室海於制度并兼列宅闢
絕閭巷閭道錯連足以游觀鑿也井道足以馳騁臨
釣魚放火走兔中山素女無流散於堂上鳴鼓已餘作
於堂下婦女被羅綺婢妾曳綈綈子孫連列騎田獵出
入畢弋捷捷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水釋而自怠
向者已爲之而彼之借修相効上井而不息此百姓
所以滋焉而罕歸本也夫大曰官尊有祿厚本美者故
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曰富而作富水廣者與大
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其妻子
乎故夫尊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夫古之道也孟子曰
上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吏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
相之子孫是以蔽大而欲及遠季也文學曰禹稷禹而
佐堯天下有不得其利者皆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
云食祿養妻子而已士大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而任
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百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
以行義非爲其勢也受祿以任賢非利其利也故文武
德而後封子孫天下不以爲富則不爲富則不爲富則
爲天下不以爲富則不爲富則不爲富則不爲富則不爲富則

於位子奢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誘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後是偏戶跛夫而習疾也大夫曰吾聞為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為人子者致孝而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變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子不改父之道也今欲罷鹽鐵均輸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以道殊於文學之謀也夫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守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墾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其諸入田牧之利藥池之假及北邊置任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父之德為二世克大阿房以崇緒趙高增累秦法以廣威未可謂忠臣孝子也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欲多而不可堪其求也今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

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利市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鄭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眾四方珍寶米薪菜不能相贍而公田輔假桑榆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囿池藥可賦之民縣官租稅而已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丞相御中御史廷尉之達并為六國連衡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車馬非特齊楚之富趙魏之資也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錢石調均有無補不足者非也上大夫君與右秉節多刺稅滯開利百味是也貨流通而將官富實四征暴亂車甲之費克復之計以億萬計皆藉此偏賦之力鹽鐵之福也文舉曰漢郡山石谷虛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沙石炭積地利無所宜中國入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寒其北含氣和之氣產有萬物今去而侵擾多斤不毛寒苦之民是猶棄江阜河海而日於極寒沮洳也轉急於成樂無桑榆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益其形貌不施夾纈冬不離營窰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偏鵠何力而無鐵何補乎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伐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時什二而籍不逮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而民不齊出於南畝背恩棄義而流亡公上之事君雖不足與之居乎古者十五入力字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下十以上血脈溢剛曰文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若茶今陛下哀憐百姓老力役之政二十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補者壯而息老艾也下者治兵則老艾者備其力而無功無饑寒之患不治其本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謝水致使則疾蟲獸居則利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其不哀其主由此觀之夫民豈利避公上之事而樂避其

歲軍旅數起用度不足以警嚴賦細民不堪流亡達者
常取治於見民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又欲創於惡吏
相放微而轉徙大抵通員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
責獨田家數被其勞苦也古五十以上曰父老於家
不從力役所法不司而息高年也今上呼其門通
孫並服職給給役役古有入器命三下不呼其門通
其幸道遂其家祿之心今棄棄經懼尸而從戎事墜下
富於春秋委有大臣公卿輔政教未均故無人議也
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道縣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
焉者以困懷枉而言正自計於無欲而實不從也非士
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取
三公據重乘之雉以制海內功伴伊望名巨太山而包
壑而巳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長貧賤而好言仁義亦
不足貴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仁臣
之而荀卿為之不食親目雁不測之禍也包丘子既廢
蓬黎情諸白屋之下樂其志安於窮夏務泰無庸補之
勢亦無成感之夢今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無厭
以利易身以財易宗無仁義之得而不富貴者謂之
食於懸門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鳥名曰鵩
史記上編 卷之五 五
鵩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鳥鵩來
高其見鵩鵩而赫之今公卿以其富貴矜儒者之行
言義高於秋天之鵩鵩乎御史曰文學言治尚於儒
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而合也歌者不期而利
不知轉來可為能歌也誇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
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
殊議與策無幾云諸生得無乃能出奇計乎今學士諸
文以應當世繼服在而調瑟亦固而難合矣文學曰諸
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野和從往古之
匡世之失宜可行者執事問於明理而論於利未出
事而墮議此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
也夫以伊尹之管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說於桀紂非說
者生難其過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
以傾覆人國而禍殃其宗盡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
其楚失之何能膠柱而調乎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
以理道相諭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

私也愛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該生聞聞爭鹽鐵亦非
為已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然泰迫矣賢良文學
皆離席而對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悞以逆執
事夫樂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故
諤諤者福也諛諛者賤也林中多病風富貴多諛言萬
里之朝日聞唯唯而不聞諤諤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
良藥鍼石也大夫色稍寬而事異文景之世以近世
民其而歸本更廉而自重其教屯屯人而富今政
非改而勢其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
里長老之言往往者當民本邪淫收而不歸器質年什而
致用焉足以易步車足以自恭酒足以合歡而不甚樂
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安樂之樂無執政寬而不苛故
而財聚本修而民富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
而民寧其姓自吏保其官其後邪臣又以此藝腐亂至
治外障山海內與諸利機可告得江亢龍服張大夫革
今杜周治獄夏蘭之及妄殺殘吏萌起百姓莫保其首
長豪富莫必其族姓望主覺臣乃誅殘賊以寒天下之
青其甲其然復安其禍亂索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
也故百有餘年之強其心強其有殘虐之政大臣擅權而
促擊廉少則非誅惡而知其不止也賢良曰宮室與
馬衣服器械喪祭飲食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故聖人為制度以防之問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
義故百姓放傲頽踰制度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
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
者馳逐驅殲罔宜掩捕耽湫沉猶舖百川鮮羔牝奉胎
穀黃口春鶩秋雛冬葵溫韭古者采掇茅茨陶桴復穴

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掇不斲茅茨不翦
剡削之事磨礪之功大夫達梭楹士頽首庶人谷成
木構而已今富者并幹增梁雕文檻脩望厦壁飾古者
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
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唐錦追人奇
蟲胡姐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
乘者馬足代勞而已故行則服輶止則就犂今富者連
車列騎騶貳輜輶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
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
而後衣絲其餘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絲枲
表直領無裱袍合不緣夫羅統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
也繭紉練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
市今富者緡繡羅紉中者素紉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
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椎車無柔輿與無植及其
後木幹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
則單複不具盤草柔革常民染輿大幹蜀輪而已今庶
人富者銀黃搔結綬鞶杠中者錯鑣塗采珥勒飛鈴
古者汗樽杯飲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竹柳陶
瓠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
金螭玉鍾中者舒王紵器金錯蜀杯箕子之譏始在天

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捫豚以相饗其後鄉人
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
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蒸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旅穢重
疊燔炙滿案臠醢膾臠膾臠臠臠臠臠臠臠臠臠臠臠
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腰臘不休息今賓昏酒食
接連相因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
鄉飲酒祀臘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
故不殺犬豕今問巷縣陌仟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
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
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
宗廟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
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娼舞像中者南居
當路水上營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鷄豕五芳衛
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
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
於祭聽訕言而幾倖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
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餐
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顏
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衛巷

有巫閭里有祝古者土鼓簣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鄉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氏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眇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竿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塋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漆中者梓棺枹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其後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物不必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桐人統綿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增宇之居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仍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眾賈古者鄰有喪杵不相巷不歌孔子食於有器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責辭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夫主事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之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相以爲孝故黎民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嫁娶之服朱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襲而已今富者皮衣朱絡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褱壁端簪珥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室家之道及後士一妾大

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夫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乃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飾厥意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垣郭古者不以人民徇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禽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今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袒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奉職古今之通義也今縣官畜奴婢坐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嬖寵無功縣官廣屋大第坐粟衣食百姓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汙力作以夷交脛肆踞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

政息人病聚不足則身危王吉貢禹論本此丞相曰治聚不足

奈何賢良曰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卿大

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

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務所施

其功工女有所務其業如是氣脉和平無聚不足之病

矣大夫曰孤子語孝健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不

在已者多稱從旁議者易是其常局則亂故公孫布被

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變夷暴於

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

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馬公勝

灌之屬為卿濟濟然賢矣又帝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

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欲少敢直言面議

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

夫九層之臺一傾公幹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

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

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

之儒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

之禮而尚奢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矢此固難醫

之疾不可為工者也大夫勃然作色然然而不應公孫布

問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故言可飾行可則此有司以首所服觀也若夫挾游論騁博學

氣出惡而不相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之

學被不遇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今有司不仁索毀索

亦無以吏責責矣縣戶所招賢良文學及親民俾仕

言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措故曰談何

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閭閻則恐有虛胡之

累惟箴石之遺固欲耳且古之進士也鄉梓里選論

其才能然後官之勝官任職然後爵之爵之之士論之

射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之顯著是以賢者進用不

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進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力

擢銀車耀開成出補吏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纓

強者是與狂夫利劍也其亂必矣是以往者即國黎民

困乘而不能理或至錮頸故不辜而不能正統綱紀非

甘道故亂愈憤也古者賢者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

而功績立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事乃備今守相

古諸侯之賢而盡于里之政權生知不守相

擇也故人有私人以里之政權生知不守相

國以俟賢舉善若不足則惡若優則賢厚士士足以

優身及黨人為人為士者足以代其耕今小吏祿薄即國

祿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年曠常居則園不食有故

卿安之哉今大川江河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裕

之身故舍節在率不存下故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賢

不肖有賢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水口而不正統綱紀非

故周公不能止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皙之偽夫內

不從父兄之教外不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非哉

一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

春秋譏刺不及廢責其辜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也

筆色不御則已當矣猶逡巡而左嘆之其不能以化

而陽其不全也故教聞而百姓顛而不伏猶赤子

而後於刑州一而正百殺一而萬萬大夫曰人君不

用之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

用之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

霸何可已哉賢良曰古者篤教以惠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無藥而針能去毒而勿用聖人不能無刑而能育刑而不虐今劉氏廢而不能張禮義壞而不能防民陷於尚從而傷之以謂是猶開其閹牢而發以毒矢也不蓋不亡曾子曰上失其政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大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哀矜也大夫曰議者貴辭約而指明者親鳥獸望羈羅也

不至繁文稠辭也陶朱爲生本末異經一家教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之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器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多而功鮮器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並與五穀同賈器用和利而中用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得以財貨五穀新弊相易或時賈貸民不棄作業而得田器各得所欲今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礪善惡無擇又多爲大器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吏數不在則器愈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廢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時鹽賈益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鐵官賈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

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大夫
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幸臣及同類長同行阿意苟
合以說上其斗筭之徒何足算也

論曰余讀世所傳賢良文學罷鐵議美其意頗怪其
文刑削多失倫說者曰造次立談之辭非著論比也及
得桓次公書讀之凡十卷六十篇然後知世所傳鐵
議非完書也以剪裁而不章乃畧其要刪其之使後
覽者亦足明王治古學之所操矣夫諸賢良文學寒賤
議猶之循孟荀之法桓公拾緒議悉力論撰而推褒昔
賢不蓋其美也子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一

國史上編卷之二十五

國史上編卷之二十六

肝郡鄧元錫纂著

西漢文學傳三

宏南書局代印

神雀五鳳中天子脩武帝故事論講六藝教意於經學
而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為賦頌益召高材生劉
向張子僑華龍王褒等待詔金馬門時天下殷富數有
優賜律之事益州刺史王褒欲宣上德而頌人王褒有
侯侯何武在選中久之武帝學長安歌大學中轉而上
聞帝召見賜帛勞之曰此盛德事吾何足當之問詩誰
與作者對曰劉向王褒也乃徵褒既至帝大說命為
正而而巳夫賢者固家之器用也所任貴則合省而
功施普器用則用力少而生效衆故工人之用器已
其鋒越砥飲其鈔水新交龍陸華忽若夢記歷金
而不潤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馬亦傷力而策
不進方行胸帶汗人馬相久至駕馭勝驟且王
良執乾轄不附與衆勢馳忽如影靡過都越國雖如
歷塊追奔電逐過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向其速哉人
馬相得也故服滿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熱也泉孤
之援者不憂至寒之凍也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於人
居子亦聖王之所以步海內也是以臣喻受之開寬裕
之路以正天下之英俊夫竭智附賢者公建仁策索人
求士者必出伯迹昔周公躬吐任之勞故有圖空之
然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
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言賢者之未遇也圖
事無策則君不刑其謀陳見困誠則上不承其信進仕
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意是故伊尹勤於陳相大因
於鼓刀百里自當賓戚飯牛雖此也及其遇明君遭
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
得符其術去甲辱與潔而升本朝雖辭爵而享膏粱
萬荷錫璫而光祖考傳之子孫故世必有聖首之君而
後有賢母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雲氣蟠蟠伏
於吟吟蟠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白全若亮辨出湯
文武之君獲拔與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稱揚
列布聚於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鍾連明琴鳥淵
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或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集俊士
亦伏明主以崇其德上下以次權衡交欣千載一會論
說疑翼乎如鴻其德上下以次權衡交欣千載一會論
意如此則胡旁不止易命不行化通四表而無不輝
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覽羣臣已出不輝
使目而聽已恩恩從解風翔如和氣帶太平之責
傷游之望得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理休徵自
青考無疆容垂拱求未萬年何必偃仰記信若影祖
時嘯吟吸如喬松杪然絕俗離世為哉詩曰濟濟多
文王以寧其信乎人以寧也時帝顧好仙故褒對及
帝數從褒等出游所至雖令為歌謠觀其高下以差
大賜帛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或以為賦淫靡
實祭祀可致也詔褒往待祠病卒或以為賦淫靡
非急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亦辨麗可喜譬
如女工有綺縠水統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後太子體不

如女工有綺縠水統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後太子體不

安苦善忘詔褒等入侍奏奇文嫺之太子疾平乃歸官
施及元成相匡衡孔光張禹之倫咸以儒宗登極位文
學理法之臣傳經依古以畢精其能號令章奏有古風
烈溫文榮如也而劉更生谷永楊雄之倫最又更生著
洪範論發明太傳天人之應著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
之緒著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兼其推本之
也其言山陵之戒指明梓柱以推廢興忠精懇惻今讀
之有餘悲具帝紀諸侯王傳中永舉方正直言對日食
地震具帝紀以涼州刺史論黑龍見東萊以北地太守
論災異具炎祥志請毋竟梁王獄具封建志論神恠具

異教考請褒贈關內侯鄭寬中理校尉陳湯經學戎狄
志中

由史二編 卷之二 六

楊雄字子蜀郡成都人少好學博覽無不窺不為章句
訓詁通而已為人清靜少嗜慾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
深湛之思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
微名當世家貧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有大度非聖哲之
書不觀非其意雖富貴不願也少嘗好辭賦讀司馬相
如所為賦壯之每作賦擬相如與放依而馳驟以屈原
作離騷為詞人首而自沈江死以魚君子得其時則行
不得其時則龍蛇遇不遇時也豈必湛身哉乃撫離騷
文反其意自岷山投江流以弔原名曰反騷又旁離騷

之作重之曰廣騷又旁惜誦而下至懷沙亦重之曰畔
牢愁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帝方郊祠甘泉泰
畤汾陰后土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甘泉本因秦
雜宮而立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諸宮其
外近則洪崖夢皇儲胥琴陸遠則石關封巒鵠露寒
棠梨師得諸觀屈奇瑰偉非古制淫侈且其為之已久
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還乃奏甘泉賦
推而隆之於帝室紫宮以風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儻
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帝每幸甘泉常從在
屬車豹尾中故雄盛言車騎之衆參差之駕非所以感

通史上篇

西卷之二十六

四

動天地逆羣三神又言屏王女卻處妃以微戒齋宿父
神之義賦奏天子異焉其三月祭后土乃從羣臣橫大
河湊汾陰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殷周之
墟眇然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遂上河東賦以勸勅帝敦神式道穆於緝熙以軼五而
躡三其十二月從帝羽獵以為昔在帝王宮館臺榭沼
池苑囿林麓澤數裁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克庖而已不
奪百姓膏腴殺土桑柘之地故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
家殷富上下交足而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堂鳳凰巢
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故文王囿

通史上篇

西卷之二十六

五

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
與奪民異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
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娑合反漸
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
麗雖頗割其三垂以瞻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
儲侍禁禦所營向泰奢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
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
曰勿尼可也故因賦校獵風上創道德之囿弘仁惠
之虞開苑公儲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明年
八子欲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
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網罟罾捕熊羆豪
豬虎豹狢狐兔麋鹿之屬載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
手搏其中親臨觀焉是時農人不得收斂長作雄楊賦
上之藉翰林為主天子墨為客卿風上奉太宗之烈遵
文武之度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
矜劬勞休力作見百年存孤弱而與之同苦樂也久之
太息以為賦者風也必推類而言麗靡之辭閎侈鉅衍
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是風一而勸百吾
懼覽者或以滋過也昔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賦

以風帝讀之縹縹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也明矣文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遂輟不復為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蠶也問詩不有賦乎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以是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而抵牾於聖人焉恠迂析辨詭辭以撓世破大道而惑衆使學者溺於所聞莫自知其非也以爲君子之道簡易用要易守炳易見法易言時有問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爲十三卷曰法言敘曰曰天降生不情性聰明不開則者理誤學行第一降周迄元爲子王道後誕章來雖諸子圖說誤諸子第二事有本真也於意動不克成本諸身誤諸身第三事有本真昔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不可茲因誤問而第四神心智悅經緯萬方事繁諸道德仁誼禮誤問而第五明哲煌煌旁焉亡耦遜于不虞以除天命誤問而第六假言周于天地替于神明幽弘橫廣池于通言誤第五第七聖人聰明淵懿繼天則靈冠于羣倫經諸范第五百第八立政鼓衆勸化天下莫上於中和之德在於哲民情誤先知第九仲尼以來師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繁諸聖誤更繁第十仲尼之後說于漢道德行顏閔殷肱諸賢愛及名將尊卑之條編述品藻誤淵第十十一君子純終領司蠶迪檢押方謂聖則誤君子第十十二孝莫大於孝聖親親莫大於孝聖中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離心誤其畧曰學者所以脩性也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此學則正否則邪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考人之模範也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

已矣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奇誰以正之曰物紛錯愚諸天衆言淆亂析諸聖曰惡觀聖而析諸曰在則人亡則書曰天下亡聖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說說之學各習其師鳥知是而習之曰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問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矣敢問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則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問祇身曰其中也弘深其外也肅括可以視身矣問活身曰明哲或曰仁謂也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其全乎或曰禮孰愈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美以爲德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皆地而地天地鬼神而不測者也心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淵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神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聖人存神

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八人之際使之無問者也 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明也曰微而見之明乎問大聰大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天也 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水乎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也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木哉亦猶水而已矣 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其立巖墻之下動而微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

函史上編 卷之二十六

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或曰君子自守奚其父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 君子所慎言禮書譚言敗俗譚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人必自愛也然後人愛而必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齊乎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是以祭不宿 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問群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群行之宗德行也 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

函史上編 卷之二十六

九

養之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葬之至也 或曰龍必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食不妄形其可得而制也與聖人不制何爲乎姜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干爲聖人 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馬詘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非詘而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 問孔子知道之不用也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實如是不亦鈍乎曰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類孰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 問鳥有鳳

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群鳥之於鳳群獸之於麟其形性異也羣人之於聖異乎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乃其所以樂與 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聖人之言似水火或問焉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問儒曰通天地人曰儒 問天地易簡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所以爲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問五經有辨乎曰惟五經爲辨說天者與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捨斯辨小矣 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蠟悅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小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問荀卿曰吾於荀卿同門而異戶也 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暴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郭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問政曰思數問思數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皇召伯述職蔽芾甘棠思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塗數矣問何思何數曰老人老孤

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汗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數 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闢威衰區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今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脩之以禮義則下不多爭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或曰政先殺後教曰嗚呼歲先秋後春乎玄駒之步雉之晨雉也化其可已也哉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 或曰載使子草律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必

也律不犯表不刻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斲柔

則坯音裂坯 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與不及則未

過則昃龍之潛亢不復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

則躍 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與衆田之

刑也與衆棄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

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爲國不迫其法而望其效譬諸

算乎終無益於富也 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則桀少

則桀 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

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問交五聲十二律

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鐘

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問公孫龍

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棊革爲鞠亦皆有

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捨舟航而濟澗

捨五經而濟道棄常珍而嗜異饌惡覩其識道也 或

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法始伏羲成乎

堯匪伏匪堯禮義咄咄聖人不取也 或曰太古塗民

耳目惟見也難蔽聞也難塞曰天降降生民使其目見

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

得而塗諸 問仙者有諸曰吾聞伏羲神農殳黃帝堯

舜祖落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圯子獨愛其死乎非人之

所及也或曰世無仙則焉語諸曰惟驚驚能使無爲有

又問曰無以爲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遠仙

乎不遑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乎曰未之

好也學不羨問 堯讓於許由由耻而逃也有諸曰好

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若禪舜之重不

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 問太古德

懷不體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

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

懿也 問徂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

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徂詐咸作敵問威震諸侯須於征徂詐之力也如其亡

曰威震諸侯須於徂詐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徂詐也

或曰無徂詐何以征曰不有司馬法乎何必徂詐也

楊子曰不仁哉申韓也牛羊而用人或曰刑名非道邪

何自然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劒反目眩形皆自然也由

其大者爲正道由其小者爲姦道 問韓非作說難而

死於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

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說人而憂其

不合則無不至矣曰說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

道而不合非憂也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

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大塞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益權諸曰譬諸父子父而權子縱利如子何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可以致乎乎曰譬諸瑟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不可以致蕭韶矣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問六國並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滅時乎地乎人事乎曰具孝公以下疆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東溝史記上編 四卷之二十一 六 廿四

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伸否則蟠地也始皇方斧將相方刃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時也問秦政二十六載而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天耶人耶曰具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故天下擅秦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失其維天下孤睽項氏暴強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荆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問陳勝吳廣曰亂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群策屈群力楚慈群策而自屈其力屈

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問秦縊溺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曰天昨光德而隕明忒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昨之爲神明主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強閱震撲踣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廢未速也或問義帝初矯劉龔南陽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秦虛左之乘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烹之其未辯與曰生捨其沐猴而謂人沐猴烹不亦宜乎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辨劇虎牙矣史記上編 四卷之二十一 六 廿五

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教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辨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辨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蠟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蠟况拘鍵乎昔者魯有大臣二人史失其名請問焉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而已問文皇帝曰德曰何謂也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問馮唐面文帝得頗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帝親屈萬乘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問交曰仁問餘耳曰光初問竇灌曰凶終問信曰不食其言

請人曰晉荀息趙襄公孫杵臼問義曰宜之謂義或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慎邴大夫之不伐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出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問呂不韋其智乎以人易貨曰孰謂不韋智乎以國易宗問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曰甚矣鳳鳴而驚翰曰子貢何如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耻諸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問滕灌樊鄴曰俠介叔孫通棄人也觀疾問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問鼂錯曰愚問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

百八十一編

卷之二十六

廿六

曰蛛蟹之靡也或問近世社稷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牾絳侯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臣矣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通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潔王子貢之介斯名卿矣問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與尸血刃所不為也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問生名過實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而

下患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無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乍出乍入淮南也又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聖人歟何言之多端曰禹之行水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之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適於海君子避礙則適于理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成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美邵陵何也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芒芒聖德達人咸慕上也武義

百八十一編

卷之二十六

廿七

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吳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下矣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獫狁未至也朱厓之絕捐之力也否則麟介易我衣裳雄蓋以法言擬論語又以為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歲莫善於虞箴作州箴其太玄以為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陰陽比參以一陽乘一統玄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規規生三摹三摹生九據玄一摹而得大曰天玄一方再摹而得地曰地玄二方三摹而得人曰人玄三方天三據而乃成始中終是也故天玄三州地三據而乃形下中上是也故地玄三州人三據

而乃著思福禍是也故人玄三州一玄都覆三方方統九州州載炁部部分群家故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三十九贊自然之道也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與西北鬱化精也地與黃泉隱理榮也人與思慮含至精也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人昏昏而處乎中天渾而擇故其運不已地墮而靜故其生不遲人循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是故地坎而天巖月滿而日湛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昴則登乎冬火則降乎夏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萬物離錯乎其

中焉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尅五生不相沴五尅不相逆不相沴則能相繼不相逆乃能相治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故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故玄一道以三生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而離生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旁遇上下萬物并也九營周流始終貞也自然之道也一一所以原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四重者方州部家也首各分九節九節者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

方八上九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而玄首首中造端於冬至冬至歷元也冬至之節日在牽牛斗建子律中黃鍾之宮爲大玄一方一州一部一家其繇曰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初一日昆侖旁薄幽測曰昆侖旁薄幽思諸貞也終從而終焉曰養人玄三方三州三部三家其繇曰養彌于野陽藎萬物赤之於下其初一日養心于淵美厥根測曰養心于淵神不外也是玄之始終天人之與元化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天玄從中至事二十有七首地玄從更至昆侖亦如之人玄從減至養亦如之合之爲八十一首九九大究而歲事咸具

言陽氣周而反始也曰噦言陽氣從動動而噦實物生之動也曰閤言陽氣從靜靜而閤實物生陽氣濟然施於萬物皆沐然曰絪也曰戾言陽氣乎微物乖離而歸其類也曰上言陽氣有上於下成射地而登于上也是小寒之氣也曰于陽氣扶物而躋乎堅也曰符言陽氣強內而弱外物扶于而進于大也曰羨陽氣贊幽推行永正行也曰大寒氣也以差言陽氣蠹於東帝由羣畜物差其容是立春始也曰童陽氣如窺物童童然成未有知也曰增陽氣蓄息物益增而殖也曰銳陽氣岑銳物生專一而不散也曰立春之終也曰達言陽氣條達曰又言陰陽交而物登也曰奠言陽氣能固能柔能作能休也是雨水節也曰後陽氣莫可進而不滯物得所殖也曰從言陽躍于淵于澤年田于穀物企甘足也曰進陽引而進物溱溱開明也曰釋陽氣

冬已曰剝陰窮人位陽無傳離剝也曰剝陰氣大順澤
也無端莫見其根曰將陰陽物于上陽信將復倚之干
下也小雪氣也曰難陰氣方難水凝地垢陽滿于淵曰
難也曰勤陰凍沍於外陰陽即冥替力於內也大雪終
於下焉故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迴日行剛柔接矣
運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替矣故仰以觀乎
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矣故曰
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
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
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
由地靈故曰馴乎玄運行無窮正象天此之謂也中之
初一日昆侖旁薄幽何也玄文曰人潛天地而包群類
也渾諸中未形諸外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堪憂
不可勝故幽也測曰思諸貞此之謂也次二曰艸戰于
玄何也測曰善惡并也語人心危也次三曰龍出其中
文曰龍德始著也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
君子修德以俟時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動止微彰
不失其則其唯君子乎次四曰厚虛無因大受性命否
測曰不能大受也次五曰日正于天利以其辰作主測
曰貴當位也嚴天而主日也次六曰月闕其搏不如開
朗於西測曰明始退也次七曰苞苞大魁頤永包貞何
也玄文曰仁疾乎不仁義疾乎不義君子寬裕足以長

衆和氣足以安物則天地之無不容也次八曰黃不黃
失秋常何也玄文曰失中德也諸一爲始三爲終五爲
中八雖得位失中經也故君子在玄則正在福則冲在
禍則反小人在玄則邪在福則驕在禍則窮故君子在
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上九曰顛
靈氣形反玄文曰絕而極乎上也靈已顛矣氣形烏得
而不反乎其周之次二曰植周樞中無隅次五曰土中
其庭設于金輿戒厥渝次六曰信周其誠上通于天言
信歸于周也其少之初一日冥自少眇于謙測曰冥自
少不見謙也次五曰地自冲下于川測曰地自冲人所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二二

聖也上九曰密雨溟溟潤于枯漚三日射谷測曰密雨
射谷謙之靜也戾之初一日虛既邪心有傾剔戾之根
也次四曰夫妻反道維家之保言道之動也次八曰殺
生相矢中和其道言道之止也謙德之柄也上之初一
曰上其純心挫闕齟齬言挫銳也次二曰上無根思登
于天谷在于淵言坐馳也次三曰出于幽谷登于茂木
思其珍穀測曰思向方也宿道則珍矣差之初一日微
失自攻端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次二曰寢其所城
將致其所惡測曰漸以差也次四曰過小善不克測曰
過小善不能致大也次五曰過門折入得其中行測曰

過門折入近復還也次七曰累卵業業懼貞安測曰自
危作安也上九曰過其枯城或葉青青測曰改過更生
也而更過之道備矣增之初一日聞貞增默外人不得
默識矣次二曰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測曰徒飾也次
三曰木以止漸增測曰未止漸增不可益也而進善之
路廓矣銳之二曰銳一無不達測曰執道必也次三曰
狂銳盪測曰不能處一也次四曰銳于時無不利測曰
得其適也次五曰銳其東忘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測
曰辱在一方也次七曰銳于利忝惡至測曰利不可銳
也而遷善之果著矣達之初一日中冥獨達迥迥不屈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二

二三

測曰內曉無方也次二曰迷腹達目測曰道不明也次
三曰蒼木維流厥美達于瓜苞測曰內恕以量也初四
曰小達大迷扁扁不故測曰少達大迷獨曉隅方也次
五曰達于中衢大小無迷道止于中也次六曰大達無
珍測曰道四通也次七曰達于硤割前亡後賴測曰達
于硤割終以不廢也次八曰迷目達腹測曰外惑其內
也上九達于咎貞終譽測曰善以道退也諸玄辭八十
一首象周天之體七百二十九贊象日行一歲周天之
度肯頤言陰陽消息而深致意於進退勝負之際贊所
斷吉凶一依於道德人事以爲言其言天地以人言人

事以天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之不能嘿而得其功者玄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其惟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偽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著矣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辨虛實湯故萬物纏陽不極則陰不生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滅其所有而損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六 二四

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而反覆其序軫旋其道有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而萬類相連也其上也縣天其下也淪淵其纖也入歲其廣也包畛於是乎筮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耕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爲其泰漫漶而不可知也故有首有贊以擬象象有衝有錯有管有攤有營有數有文掇圖告十篇擬十翼皆以解制玄體擬物而成又曰言其玄之贊也或以氣或以類或以事之訖卒謹問其性而審其家觀其所遭逢神而天之觸地而田之故首者天性也衝者對其正也錯

耕也測所以知其情也機張之瑩明之數其品式文其藻飾規擬也圖象也告示其所由往也玄文多不盡著著其几如此客有難玄文大辭覽者所不好何爲費閱言崇議幽微之塗幽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象於人者三觀且謂地昔而深曰天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履八極泰山之尚不燭曉則不能燭雲而燭蒸是以必儀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八卦文土附六爻孔子謂其象而象其辭然復能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章典與之文雅訟之聲不深純淵淵則和以和鴻烈而章制照乎蓋爲辭焉寧瘳莫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是以每之取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相於世俗之目師曠之調鍾堯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加我或或龍朱周金紫斥以所守玄尚白朝之解之曰炎災者或隆降者觀觀雷觀火爲盈爲實爲明之家鬼瞰其室故知強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更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愛清愛靜游神之廷惟真守德之宅且夫爲可爲於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六 二五

可爲之時者從焉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者凶吾誠初不能與說說者並故默默獨守吾太玄蓋自信如此秘雄年四十餘自蜀來京師以奉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其後莽賢皆位三公權傾人主所薦拔立顯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莽說以劉歆豐獻符命得篡國而莽子丹復獻之遂誅豐父子投莽以商解所連即收不能自免從閱上自投下幾先莽問之曰雄素不與事今何故在此問之乃案當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乃免京師

為之語曰惟寂寞自設司
爰清靜作符命蓋斬之也雄家貧性嗜酒人希過其門
時有好事者載酒殺從問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
其太玄法言或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
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耳凡人賤近而貴遠
今親見楊子雲祿位客與不踰中人故輕其書昔老聃
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
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二帝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
子之書其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
越賢知為所稱善必度越諸子矣自雄沒法言人行而
玄終不顯後百年太史令張衡平子讀玄大厭服作書
函史上編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六
與崔瑗曰玄四百歲其興乎端力精思以俟其義使人
難論陰陽之事足以累世論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
宜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宋程子讀太玄中首歎之
曰楊子雲之學已嘗至此地位蓋許之也司馬君實愛
其書以為監於孟荀而折衷於聖人故所潛特深采諸
家所註法言為作集註其處王莽之際曾子固至以為
於箕子之明夷合以在我者彼所不能易也其推尊如
此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以其仕依違莽朝不能死不能
去書以莽大夫死峻世坊云
論曰予讀楊子法言憲聖宗經以仁義廓乎邪路有意

乎其述之也至太玄覃思於天人之奧中窾中慮通律
曆之原雖所從入由文辭而改路康莊不謂大醇哉斯
已卓矣問莊老不亦深乎曰深乎深乎得易之體莊盡
易之變然而流矣蓋潔淨精微也而賊荀楊猶之儒也
問荀孰愈楊曰荀得禮樂之粗楊得詩易之華均未親
有之也董子文中子具體矣夫元氣五百年而合合而
離中必有間氣者作馬荀楊韓得間氣之秀者夫

山史上編卷二十六 三定本
函史上編 卷之二十六

西史上編卷之二十七

時郡鄧元錫纂著

東漢文學列傳四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先漢距先古未遠文深醇簡質未靡濫尚矣而史文苑
無列焉豈非先實後文夫人而能為文也與哉壹何盛
也後漢史始實列當世作者有賦頌詩譜及雜文行世
者杜篤傳殺黃香崔琦下至鄒炎禰衡之倫標文苑傳
而文益下衰競新豔而彌薄弱其理也今考其稍近質
於道與法有當者列焉

○班彪字叔

扶風安陵人沈重好古王莽更始之際避地隴西依閼

竟以居而志在帝室高其志作王命論推漢德風切

馬

世

馬者從橫之事且復起於左乎乘運迭興在於一人
也所口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既于等諸侯從政本
根所枝葉雖大故其未流有從橫之事勢使然也漢
承秦制既立即舉主有專已之威百無百年之兩至於
成帝而借外家哀平短祚屈三絕故王氏擅朝能舉
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明真之後天下莫不引
劉氏不謀而合今豪傑帶劍者皆無六國之業以爲
資而百姓誦吟思仰漢德必復也日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
於漢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與陳失昔秦失
其鹿劉季逐而得之當時之民寧知有漢乎虎乃著王
命而劉季之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
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桀契成佐唐虞光漢四海東世
戴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
應天順人其揆一也劉氏承堯之祚氏失之世著于春
秋唐虞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孺以彰赤
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露之德豐功
厚烈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

起在北位者也世俗見其無本功德不紀而得
滴建暴亂得也世俗見其無本功德不紀而得
而之不知神器之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天下於逐鹿幸捷
流隸饑寒道途思有恒場之業億石之蓄而不過一
金而如於轉弄弄者何則資窮而妄處哉况夫天下之
貴四海之富和明之新可得而妄處哉况夫天下之
窮其極柄勇如信布而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間鐵伏
是故為寒之乘不勝千里之塗遠之而不奮六龍之
用費折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簪之子不秉帝王之重
易日折足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簪之子不秉帝王之重
推富貴而王之之舉公餘言之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
所歸其言陳氏以寧上陵之變亦見其利不伐禍有
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必謹事
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其後天下
果定於漢漢之禍全示記於無窮垂策實於春秋而見
之改採禍福之幾全示記於無窮垂策實於春秋而見
西史上編 卷之二十七

大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吉凶由人嬰知廢陵
母知典審此三者帝王之分決矣苟昧推和之義
外知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失其家矣夫失夫大和之義
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雄誠知貴治起勢遠瞻陵
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說解距逐鹿之誓說而神節之
段段食不可獲焉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而天祚有終
矣已避地河西為賓融畫策歸漢從入朝舉司隸茂才
辟公府察廉為望都令得吏民心輒去之而專心史籍
之事以為太史公著史記序帝王曰本紀有國曰世家
卿士特起曰列傳而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
畧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
自太初之後好事者頗或綴集然鄙俗不足采於是博
考遺事傍貫異聞為書數十篇斟酌前史而定正其得

失未就卒子固傷父業未就乃潛精研思成其事
生九歲能讀文長博覽羣籍不為章句累天有上書
言固私撰國史者收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
人蘇朗坐偽造圖讖事獄死固第恐固苦考覈得不能
自明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
上所著書顯宗取讀大奇之召除蘭臺令史使復終其
事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能追
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非所以明漢德也故
探撰前記綴集所聞為漢書起高祖訖孝平王莽之誅
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紀表志傳九百篇固自永平

中受詔精力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傍貫五經上下

洽通敘傳曰是矣漢祖暴虎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
特莽施乃舉孝恭恭如嬰來諸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
應天聖民五星同聚順氏時漢祖巴漢西主宅心聖
士憤怨乘機而運席卷三秦割據山河保北修民服
明述高紀第一孝惠短世高后制制制天顯呂宗以
敗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
以躬師下以德教不供貢舉不收子官不折解限不崇
慕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
四孝景治政諸侯方公克代七國王室以定匪急匪荒
務在農桑若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世宗時
我編字外傳四流武功節折亦斯文憲章年述武紀
聖章封禪郊祀登祭百神協律改正聖章年述武紀
得邦家如切冲家宰惟忠燕蓋諸張實恩舉人所
納轉節惟清永遠能通輝耀威靈龍荒明慕莫不歸德

不顯祖烈尚於有成述宣紀第八孝元翼翼高明柔克
實德故老優孫亮直八訓禁園內損御服離宮不備山
陵不邑閭尹之臨職我明德述元紀第九孝成煌煌臨
朝有光威儀之威如主如璋盡聖德朝政在王炎臨
燎火亦名不揚述成紀第十孝哀彬彬克繼威神彰落
洪支底則為臣變重公惟亮天工大過之困實獲實
四述哀紀第十一孝平不造初受命諸侯並改制自項氏十
有八姓述與姓諸侯王表天作不勤啓立輔臣支庶蕃
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天作不勤啓立輔臣支庶蕃
業支葉碩茂述王子侯王表天作不勤啓立輔臣支庶蕃
業支葉碩茂述王子侯王表天作不勤啓立輔臣支庶蕃
侯表無德不報愛存二代宰相外戚昭昭見成述外戚
恩澤侯表無德不報愛存二代宰相外戚昭昭見成述外戚
百官公卿表漢通十泰有革有因循舉職並列其人述
百官公卿表漢通十泰有革有因循舉職並列其人述
八古今人表元元木木數始于一產氣黃鍾道計沙忽
奮分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真衛蒼蒼風流氏
奮分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真衛蒼蒼風流氏

他海涵紛紛存存太綱以文禮述禮志禮志禮志禮志

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以文禮述禮志禮志禮志禮志
世不詳背本爭末孫吳祖許中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
改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
先制制禮井定爾土此五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
想選有無貨自定爾土此五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
食貨志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禮宗尊秩山川明德
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膳侯侯侯
時放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
法祀上天降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
室觀成降應王政景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
占應覽降應王政景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
列九疇述叙三代定寶光演文以春秋之占各徵是舉
告往來王事之表五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
昔黃唐經畝萬國災已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及
秦漢華刻五等制立即影累表山川彰其制判述地理
志夏乘四載日川是導唯河為難災及後代商周移
秦決南淮自茲距漢比亡八支文律臺野武作歌歌成
有平竿後遂涉沱愛及清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伏義
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其集集書則詩經禮記

父胤弘大述肅伍江恩夫傳萬石溫溫勿審聖君宜附
子孫天天申申慶祉于齊不言動氏衛直周張淑慎其
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孝文三王代者二梁懷折亡嗣
孝乃尊光內尹母弟外汗吳足帖寵伶功借以失所思
心既審牛禍告以帝肅親親族國五分德不堪寵匪支
不傳述文三王傳傷生矯矯冠登朝遭文獻聖後坑
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昇樓建設旌屏以強守國吳楚合
從賴道之惠述賈誼傳子孫慷慨激揚辭納說撫啓正席
顧陳成敗錯之賈材皆小謀大禍如發機先冠受害不
索龜傳釋之典形厚憲以平馮公矯矯增主之明長橋
刺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推賢於充焉
德述張馮汲鄭傳榮如屏如有機有握自下席上推德
之隅賴依止止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魏其仰嗣好
節慕聲灌夫伶勇武安驕盈德相拒禍起用成安望
壯趾王恢文之首波若天命北近人古述管田灌韓傳景
十三王承文之憂魯恭詣止江都步勢傳放險諒中山
淮管長沙寂漠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西國絕
嗣河間賢明禮祭是脩焉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李廣
拘何實獲士心控弦書石威動北鄰躬戰七十遂死于
耳車怒箭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城姓蘇武信節

不歸王命述李廣蘇建傳長平桓桓上稱之元薄作餘
仇慨我朔邊戎車七征衛車閑閑合圍單于北於閭顏
崇騎冠軍眾勇紛紜七征衛車閑閑合圍單于北於閭顏
狼騎冠軍眾勇紛紜七征衛車閑閑合圍單于北於閭顏
舒再相諸侯身衛國治致仕懸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
禮言訪對自世述儒述董仲舒傳文辭用宏于盧烏左
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蕭蕭辭宗賦
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平津斥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
祿賜顯賢布衾流食用儉防身上下耕牧以求其志忠
寤明君乃爵乃試倪生登臺來髮所湯遂達列名從茲
暢泊述公孫弘一氏倪傳傳平湯遂達列名從茲
一人日肝忘食既成龍祿乃罷休隱安世品良塞端其
德子孫遵業全梓保國述張湯傳杜周治文唯上淺深
用取世貨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州杜謀有
異厥倫述仕周傳情望杖節助功大勇貳師乘銳身繫
羣社致死為福每生作禍述張翥李摩和傳嗚呼史遷
薰胥以刑幽而夢憤乃思乃錯綜羣言古今是經義
戎一家大畧孔明沐司馬遷傳孝武六十齊昭亡詞燕
刺謀逆廣陵說詛昌命命賀賀失羣戾園不幸重來
天序傳武子子傳六世枕肘其飲激激又武方作是庸

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輝博之翰音鼓翼生
 作述薛朱傳高陵腐儒任刑吞咸用合時宜器周世貨
 義得其勇如虎如龍道不跬步宗為鯨鯢述程方進傳
 統歲敗缺於昔屢發赤陳厥件戒有三七鄴指丁傳累
 窺占術述谷杜傳京平之卿丁傳莽賢武嘉威之乃密
 厥身高樂為黜成列良臣述何王師丹傳精忠若人
 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身思革法纂玄對
 六經放易象論潛千篇藉以章厥身思革法纂玄對
 秦城氏聖人澤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珎是綱是紀
 師徒編散著其如述若林傳進毀難譽譽其有試泚
 泚至聖化成長史述人君子時同功異茂世遺愛民有
 餘思述循吏傳上替下陵姦宄不勝猛政橫自刑罰用
 與魯定強禦帶克為雄報虐以威映亦凶終述結吏傳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孝後細不匱乏義均無貧違
 王之法唐化靡段民肆其誹偏一開下荒殖貨侯服
 王食臥化傷化還貨殖傳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藏
 甲國不專殺州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蜀謂
 述游俠傳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焚損高明作威後世述
 佞諂傳於惟帝典戎夷指髮周宣權之烈風推宗周
 既昏淫于褒女戎敗升驪遂亡鄴鄙大漢初定匈奴埃
 盛日我平城寇侵邊境至千孝武愛赫斯怒于師雷起
 霆擊朔野官承其末乃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
 奔竊命是傾是覆簡其變理為我典式述匈奴傳西南
 外夷傳別殊殊南越尉陀屯上番禺攸攸外夷開越東
 既爰泊朝鮮歲之外述漢書柔遠西夷南越尉陀屯上
 乍百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漢書柔遠西夷南越尉陀屯上
 戎即序夏后是周穆觀江荒服不替漢武勃勢神四遠
 甚勒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嫁嫁公主乃女焉孫使命乃
 通條支之類昭宣承業都護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
 后首命呂宗傾覆薄運漢魏宗文產德憲后連意考鑑
 千代王氏以微世武作嗣子夫此典扇而不終鈞代愛
 陽孝昭以登上官幼尊義鴻聖宗史宋王悼身凋不祥
 及宮饗國二族後光恭業產元天而不遂叩成乘片履
 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傳惜恣自求凶害中山
 無辜乃器馮衛惠張景薄武陳宣省威許求傳平王之
 作事雖款美非天川度怨咎若茲如何不洛述外戚傳
 元后振母月精見柔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
 加師宰成都煌煌段光明光曲陽款款亦朱其室新御
 充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咨爾賊臣公漢治天行朝夏

宋唐烈商半偽稽黃虞繆稱典文衆惑神怒惡更誅
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漢開元極步二允分州
域物土編窮人挂該萬方得大經縱道網總百氏特篇
章山雅故通古今
正文字惟學休

論曰晉范曄稱固之叙史也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
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然
固排遷者論是非頗謬於聖人乃其書排死義否正直
不叙殺身成仁之美何也傷遷不能以智自免而竇氏
之難躬親晚焉固自爲一代史表見終始可矣至乃以
編漢百王之末爲子長病則仲尼以世次序書周殷虞
夏殷也非與要其書本經質典辭義穠郁雖高古少避
左史而後作者莫之或逮矣

王克仲上虞人少事班彪從學貧無書游洛陽閱肆
所市書一過輒誦憶遂博通百家以爲俗儒守文失實
乃閉戶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並置刀筆者論衡
八十五篇以薦傲諸公車病不行年七十造養性書願
神自守卒於家後中郎蔡邕得論衡秘玩爲談助會稽
太守王朗讀之才頓進人訝之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詰之果論衡之益也論衡范史弗錄世頗有然獨博異
聞見多室不通語俚塞不章豈近代屢作與不然何中
即沈深好古學而是之好也 夏承梁家人習韓詩孟

氏易講授常數千人王莽末盜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爲
衆附因旅守以全世祖聞召拜郎中遷太山都尉和輯
百姓得其心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勵學文二十餘篇卒
諸儒私謚曰宣明君子牙傳家學舉孝廉早卒 傅毅
字武扶風茂陵人少好學作通志詩以自勗以當世求
仲士不篤作七激風焉以蘭陵令史與班固賈逵校書
以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樂未立作顯宗頌由是文
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請爲軍司馬待以師友之
禮馬氏敗坐免官已與崔駰就實憲辟與班固典文章
早卒免於難通志詩曰容爾庶十追持斯勗日月逾邁
崔駰字季鴻清河東涿郡安平人祖篆王莽時爲郡文學莽太保
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歎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奚爲至於我哉遂投劾歸時莽多嫌忌中豪桀以危法
而篆兄發以佞巧顯引篆爲建新太尹幾自全篆歎曰
生無妄之世值澆弊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

得絮已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不行縣門下掾交
諫乃強起班春所至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
不中陷生民於牢此何罪而至是乎遂理出二千餘人
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深明府宥過申枉誠
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得無有後悔乎纂曰邾文公不
以民命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
蓋所願也竟平反稱疾去建武初廷臣交薦纂自以宗
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辭不仕閉門潛思著易林六十
四篇纂生毅毅生駟駟生十三年通詩易春秋博學有
偉才善屬文游太學與班固傳毅齊名元和中肅宗巡
方岳上四巡頌帝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
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言之未得見也帝曰卿愛班固而
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憲見駟笑謂之曰亭伯吾受
詔交公公何得薄我哉禮焉上客會帝崩竇太后臨朝
憲以重戚箠機密駟獻書誠之書曰駟聞文漢而言深
成也信而終忠者諺山三有皆所不宜而關之者
區區不能惜殺白已也駟曰下謂浮淑之安日高明
之量意美志勵有上賢之風羊克上節列後陳是以不
其奉孝時日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
驕者未之有也今龍祿初隆百僚執事伯之美數周
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名顯
居位華為賢臣所忌衛尉克已後終受多福劉氏之
宗非不尊也馮氏之扶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福
干柄而獲譏於世垂愆於後者何也在滿而不絕

而仁不也漢卿近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
人而已書曰鑑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
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迨于中興安豐以佐命著德內
忠誠自固外法度相守卒卒不傳國重世於今諫德之
光周易於美滿之各諸家所戒故君子福人而無懼
賢臣而益恭遠近瞻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櫺杆
百福並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又予書多所
指切憲疏之出為長岑長不之官歸卒于家中子瑗早
孤好學盡傳其父業年十八從侍中賈逵質大義達善
遇之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服游太學明天官
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之學諸儒宗之為郡吏繫東
郡獄獄掾善為禮從問禮其專心好學如是後辟車騎
將軍閭顯府為顯畫勸引立濟陰王顯誅坐斥司隸校
尉陳禪實聞之欲為白發其事瑗謝曰此譬猶兒妾屏
語於事何益執執而以為名乎願勿復出口久之大將軍
梁商復辟瑗瑗自以為游貴戚被廢遂固辭歲中舉茂
才為汲令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
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還
濟北相循行使以賊罪奏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
出會病卒瑗愛士好賓客而家無擔石嘗著座右銘以
見志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他人慎勿念受施
見志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他人慎勿念受施
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忠臣所戒任貴不繼瑗暖
內令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耶夫志悠悠故
詳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而瑗宗人琦舉孝廉為郎

梁冀聞其賢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不能受作外戚戚風焉謝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自非華崇湯宣王晏心姜后脫替齊桓好樂窮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濟善以義濟身愛賢未棄漸已親戲貴而不致力御差池專權擅愛顯已蔽人時長問舊地則至親並后以嫡淫女寵陳匪賢是上番焉司徒荷重自來采名都詩人足制德用不勝暴幸感婦怒地忿人謀鬼國甲子昧喪身首分離初為天下後為人端非但枕色母后左然不相率以禮而視獎以禮先整周姐亡後趙靈沙丘威姬人承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直飲鴆于身乃離廢故曰無謂我貴天罰能天人爾遠慮生不德無禍機日不常中一盈失冀有虧履首者固伏勢者危司威收告在斯意復作白鵲賦以刺冀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咎君何激刺之過乎琦辭不撓除馬臨濟長解印綬去冀今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陌上懷書一卷息偃輒諷詠客哀之以告今脫走冀後竟捕殺之瑗子實沈深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舉至孝為郎守五原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績民冬月無衣績草而卧其中寔至官升儲備為作紡績織絰練縵之具教之織民免寒苦虜入雲中朔方殺吏民一歲九奔命寔整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母劉氏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寔在五原常訓寔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助焉徵拜議郎以母卒去官服闋召拜尚書數月自免歸卒

無以為飲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經紀其喪鴻臚袁隗樹碑頌德焉寔著政論風切當世以焉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意主於肅刑且以為孝宜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路海內肅清見效優於孝文諸言辨詞憤如此然已激矣而山陽仲長統見之以為人主宜寫一通置坐側云統字公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州郡辟舉咸不赴尚書令荀彧奇之舉為尚書郎亦論切古今時俗行事著論曰昌言也其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言也無天下之分故爭者競起于斯之時莫不偽假天成矯矯方國御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雖已而智若窮力若負形不逞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謂首領就我之術細耳夫或當用我之尊長矣或當與我之等儔或當武筆並勇因緣我矣彼其習習腹詛幸我之不戒以奮其志詐肯用此營營為終死之分耶及繼體時甲心定矣昔天之下賴以而主育由我而富貴安若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歸心於我矣家傳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無所奮其聖育育無所用其勇嗣土見天下莫敢肆之違也自謂天下地之不可亡乃奮其私者勞其勞欲君臣宣播上之同恩目極魚龍之觀目窮窮之聲入枕於婦人出馳於田獵廢荒無致玩素人而信任親愛片安諂容說之人也竊竊隆隆豐者石姬妃妾之家而使饒狼守庖厨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去昔焉我孔哺之子孫者盡飲之寇讎也至於運從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祥死禍致患疾邪存亡以之洪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必然之大數也周禮

大典家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用惠皆皆
卿為政戰國亦然秦兼天下而丞相而東之以御史大
武皇帝溫數世之失惟念後臣之禍今矯枉過直不
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而
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夫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
之堅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克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
愚賢易選舉拔擢用其私人內克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
怨無之此皆戚官之至所致然也反以兼諫三公至於
死免悲夫又中世之三公也多於恭謹慎言常習
故是婦人之檢押卿曲之常人耳惡足以稱斯位耶勢
民不亦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通生於
於不測之禍惡得而糾正之哉義任之重而責之輕人
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政
取之分開而執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後世之主
而見之習焉故常曾莫之惜嗚呼可悲也矣夫左手據
天下之圖右手劓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
自吳二編 卷之二 十五 二初五 幸恩
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彌甚不暇后黨以權乃數世而
不行則親戚之勢異也莫斯之繁亦可痛矣漢興以
末同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益長不可勝故矣而清
之士目若若茨棘之問無所益損於風俗也東人之室
連棟數百膏田萬畝野奴婢日羣僕附萬計船車賈販周
於四方處居積財滿於都邑奇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
牛羊豕豕山谷不能受以童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
乎深堂廣客待見而不敢言中則交錯而不敢言三性
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酌敗而不可飲聯聯則人從
其目之所視喜怒而人從其心之所慮皆公侯之廣眾
居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苟得之者不以
為非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求士之舍榮樂而不
窮苦棄放逸而赴東縛誰肯因之者耶夫亂世長而大
世短亂世小人貴亂世君子困賤富田賤之時焉而大
過正老耄者不能以寬免之俗人者方壯將遇困
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利而善士持不救之罪
有安而樂之者耶斯 王符 詩 節 安定臨渭人少好學
亦世主一切之愆也

有節操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世務游當塗成
符耿介不同俗隱居著書三十篇刺譏當世得失不
顯其名號曰潜夫論 其貴忠論曰夫帝王之所尊愛者
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暮而濟
之哉是以君子仕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遵道故居上
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王者法天建官故明主
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
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犯上天得無
乎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
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
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罪愚夫董賢主以爲
忠天以爲盜故德不脩其位禍必酷饒不辨其志一
富貴則背親指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得者加友
而厚大焉背親指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得者加友
爭榮之議可傷也夫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有
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人常禍傷於
奢也 卷之二 十七 十七
寵也南乳多則生癰貴富盛而致驕愛子而賊之驕臣
而之其類一也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水
爲淺而穿穴其中幸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顯事宅吉
制爲今名欲其門廷造作鐵櫃卒其所以敗者非宅吉
下少而門闥朽也常若崇財資而行驕傲耳上不順天
明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焉幸露之行而思傳世
之功豈不惑哉實負篇曰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政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
漢之廣士民之繁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府官無苦
吏位無良臣此豈無明忠信正直之士哉由取之承其
實也夫志道者以與逐俗者多畔朋黨用私背公趨華
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主
毛舉計所舉誠且二百寬察其狀則德侔仲雍而謙
能則鮮於小人大清濁必相應也若廉吏之相也如
淮錦以魚浣而以灰大物固有所以理貴以石洗金以
金者素短取士以灰大物固有所以理貴以石洗金以
小疵勿強錄錄出雲語默各因其方則庸庸高下之
吳 卷之二 十七 十七 待矣其發日爲國之所

感百世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繪練以書其辭或鑄折金縉令厚分寸或裁切納穀縫紵成幡符禪曹百練用力千倍破牢爲所以易施難半食嘉穀消損白日失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資漏卮皆所宜禁也其述放論曰今時凡民之甚者莫大於數救贖數贖數則惡人昌而毒人傷何以明之諱勅之人身不忌者知赦之直不避強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害而不忌者知赦之久品也義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一二既對尚書而空置去者復十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非法怨毒之家冀其幸戮以解畜憤而聚家故外惡人高而誇咤老盜賊而過門孝子見禍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觀物而不書傷天討有罪五刑五刑用討禾稼惠姦軌者觀物之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戚姦慝聖除人害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水大亂之極危賊姦充弊爲法禁故不衛不有一赦與之居水大亂之極危賊姦充弊爲法禁故不活罪放縱天賊豈有及乎論者曰久不赦則奸軌熾而更不制宜數肆青以解散之此未昭理亂之本
原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其質直切曉務類此
符雖布

史 25—582

十氣冠三軍無日已能務于咨詢准陰之勇野戰等
周公大聖石磬純臣以威兌愛以義威視以謂野陰不
正其身勿謂無人真寐已真忘富貴禍祿乃存先公
高帝遇可求遵佩斯成以獻終身時議即蔡邑等甚
美其文遷內黃令帝敕同官上東門 朱穆 叔 五
詔東觀書影像示勸為至官有德政卒
冠父常以爲顯愚而穆專篤猶若也年二十爲郡督陞
迎新太守守謂穆曰君年少因族資爲有今德耶穆對
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逆也更問
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舉孝廉梁冀舉侍從史多所匡
導冀惠報書言如此則僕無一可耶然服其德不加害
也時逸人趙康叔隱武當山好清靜以經傳教授穆時
年五十矣奉書稱弟子受學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
道如是常感時澆薄作崇厚論論曰大道之行以天下
生於心非義也事達於理則負結于責非憚也故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於心性謂之德中正之所敦已爲
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人天不崇大則義不廣
地不深厚則義物不博人之大者厚之行也俗化小事
之過者謂之薄也相人者不教而化則其化小事
相非謂之薄也相人者不教而化則其化小事
悠悠者皆是其可乎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徐
徐而而不待人言不接惠富不更貴貞士風而不
老而而不存此食息史所以專名於前而莫能
及者已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
而純篤蓋谷風有秉子之數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後
伯宗嚴事之及劉爲二千石穆爲郎欲今因計吏以見

穆惠賦北山鵲刺之者絕交論議賜還冀州刺史部令
長聞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宦者趙忠養父歸冀
借爲璫璵王匡穆下郡系驗而收其家帝大怒徵詣廷
尉輪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論收願代穆校
作帝乃赦出居數歲諸公文薦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
在臺閣與旦夕共事爲帝言漢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
一人傳發書奏皆同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
按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
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宿與參政事帝怒不應
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去自是中官事事說
毀之憤懣卒穆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蔡邕
與門人共術其行謚文忠先生所著論奏書記詩凡二
十餘篇 蔡邕陳留人也 字伯 六世祖勲爲郎令王莽
篡漢棄官將家屬入山父穰清曰有行誼人士推服卒
私謚曰貞定公邕性至孝母帶病邕日夜侍者三年非
寒暑變節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墓側有
白兔馴擾本生連理之異與從父弟同居三世不分財
鄉黨高之少博學能文辭通天文術數妙解音律桓帝
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聞邕善鼓琴白天子勅陳留守
敦遣不得已就道至偃師稱病歸閑居既古不交當世

作釋誨以見志其辭曰有務世君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昔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賓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秦牛之事是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恩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愚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望上更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

明史上編 卷之二十七

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謬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釋汝昔自太極肇判君臣始基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曰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阼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

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結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燭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委條去榦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消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萬載天夭是加欲豐其屋乃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遽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駭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山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

明史上編 卷之二十七

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懸天之高折絕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群品躋之乎雍熙群僚恭也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指庭鴻漸盈階振鷺亢庭譬猶鐘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世臣門子贊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致攝頂理髯餘官委責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遽巡放疑不足以況其易家有逸群之才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

發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
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閭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
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
踣下獲熏膏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
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踣
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
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
勇所抗今予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
乎懼煙炎之燬日何光芒之敗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
星直井無景則燭陰食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

臣之編

卷之二十七

三

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
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
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
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
典藉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數盤旋乎周孔之庭宇
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
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閻闔乘天衢擁
華蓋奉皇極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
已之圖也黜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露不除踣
躍草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

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久歸乎其居幸其獲
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
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秦龍奚仲供德於衡軛
倭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於善圉
狼臯取右於禽囚方父畢精於筋角攸非明勇於赴流
壽王創基於柞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
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
於是公子抑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
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
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踣宇宙
而遺俗兮吟翩翩而獨征

臣之上編

卷之二十八

四

久之從太尉橋玄辟玄敬待之拜議
郎多所匡拂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舛俗儒穿
鑿疑誤後學奏求是正靈帝許之豈乃自書六經於碑
詔鐫刻立太學門外曰石經後儒從取正焉護烏桓校

吏鮮卑數為邊患請徵幽州諸郡兵出

寒擊之一冬三春詭必禽滅邕上駁議曰自鮮卑據匈奴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戎有漢人逋逃焉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何得中止當更徵發爲禍無已也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疼痛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癰疽也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可殲滅乎天設河山以別外內苟免威國之患斯可矣豈與蟲蝗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欲以齊民易醜虜以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而育晏果喪師初朝議以州郡

通鑑上編

西漢之二十一

二十一

人情比周制幽冀兩州人士不得相監臨已後有三互法而選用常關牧守關至不得輒補豈疏言幽冀天下雄壤士馬之所自出比年空耗百姓虛懸而三互爲關經時闕牧淹失事會臣愚以爲三互薄禁也國家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位之人孰不悚懼而當自設苛文生留閑耶在漢之隆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起於幽賤竝以才宜還守本郡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今三府明知二州要重宜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非所以憂國理人也願蠲除其法毋拘日月以急時患時頗有震霆疾風地震鄧

蝗蝻之害邕上書陳戒曰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谷沴之後辟歷數殄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布教者也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異風發屋折木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饗格國之大事實先祀典臣自入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疏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地爲坤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盈則常靜反動於法爲下叛上夫權不在上則雨雹傷物政有苛暴則狼虎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久遠於

通鑑上編

西漢之二十一

二十一

今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具安者夫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故先帝聖明猶廣求得失今頻年災異未聞博採特舉之旨當述脩舊章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古之取士或以德舉或以言揚孝武之世郡國有孝廉賢良方正文學數科而已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也若夫書畫辭賦薄才末技匡國治政未其有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也而鴻都門待詔諸生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現

拜權榮寵已恭誠不可復使治民宜陵孝子虛偽小人
本非骨肉隱思惻慕何緣而生乃群聚山陵假稱行孝
姦軌之人通容其中亦蒙寵榮道路洶洶太子官屬宜
妙選令德而獨取丘墓凶醜之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
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比郊行辟雍禮詔宣
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者悉改丞尉馬時帝甚親嚮邕其
年七月以災異特召與公卿俱對金商門下尺一言朕
焦心憂災每詔群公卿士各括囊迷國莫肯盡忠以邕
博學深奧退食自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指陳以經術分
別皂囊計上邕本經術條對所以語具災異志中末復

後漢書卷之二十七

二七

言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款哀借踰分非臣
螻蟻所能堪副臣豈可顧避後患不自輸竭使陛下不
聞至戒哉臣復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
無已以赤帝之精輔未衰故屢見變以當責讓因以感
覺則危可為安凶可為吉如大運已去豈復有譴告哉
陛下即位以來乳母趙婕妤貴重赫赫生則贊富侔於國
帑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門史霍王
依阻為姦投蜺變鷄豈不謂是太尉張顗為王所進暗
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致
遠傾邪在公所當先懲它多所指斥且言廷尉郭祐光

祿大夫橋玄太尉劉寵宜為謀主數見訪問章上天子
旋覽數四反覆咨歎起更依而大闢節於後竊視之太
怒徧以語諸權貴皆側目思報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
告邕及叔父衛尉質數請託行私下詔徵劾大不敬論
死邕上書自陳曰今年七月蒙恩召詣金商門詔書褒
借貴臣諭旨誘臣使言臣愚憊出命忘死譏切公卿內
及寵近區區欲救災變為陛下圖康寧之福而已豫知
被言者當必怨臣而臣不敢自愛也陛下不密忠言臣
陷更議盡忠之吏豈復得自容哉詔書每有災異輒令
百官上封事云為消復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蹈破

後漢書卷之二十七

二八

亡之既臣季父質連見援擢位在上列臣彼恩厚數見
訪今欲逮陷臣父子破臣門戶以快夙恨非有糾發奸
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孤特一身年四十有六前無立男
得以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知陛下自此不
復聞至言矣臣對問時質為下邳相不聞臣謀今橫見
逮及使質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誠冤誠痛陛下仁篤
之心何寧忍此臣死期且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免
質并坐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百姓自
愛書奏不省以中常侍呂強力救乃減死與家屬髡鉗
徙朔方會赦還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依太山羊氏以

居積十二年宦官減還里董卓聞邕名高藉重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能族人邕遂僊蹇者族矣文勅州郡敦迫邕不得已起署祭酒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遂侍中卓遇待隆甚國大議以咨邕存匡益而卓暴戾少從也邕憂之私謂從父弟谷曰董公剛而遂非終難輔也吾欲逃山東以待變何如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路何以得去邕默然而止及卑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太息悵然動於色允勃然叱曰董卓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宜同忿疾而懷其私遇相傷痛豈其為逆哉收付廷尉邕陳謝乞黥首刑足繼成漢史

由史一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月二日 漢書

士大夫多矜救之太尉馬日磾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典且忠孝數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豈可今依臣執筆任幼主左右乎留之何益徒使吾黨蒙其誡議日磾退告人曰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土公其無後乎邕遂死獄中鄭玄聞而歎曰漢無史矣縉紳諸儒莫不流涕陳留北郡感其文行家畫像祀焉邕好舞獎士類讓善忘已嘗薦邑人邊讓於何進曰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使生唐虞則元凱之次也

仲尼亦顏冉之亞豈凡偶近器哉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汁少則熬而不可熟言大器於小用固非宜也其讓申屠蟠曰蟠稟氣高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隕滅安貧樂潛守道味真不為燥濕輕重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而蟠竟隱居終焉

史朱穆著經交論邕作正交論廣其志曰問之前訓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過朋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舊信以固逮周德衰頹廢既廢伐木石鳴之則谷風有章予之怨式關於始終或疆其比周所由來遠矣縉紳患其然疾淺薄賤構貳惡朋黨而絕交夫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交惡則不交可而止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為不忠人之事也信可歸之志不為不忠人之事也信可歸之志不為不忠人之事也信可歸之志不為不忠人之事也

由史一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月二日 漢書

乃追怨子長謗書放此為戮豈不過甚哉其及宜矣

○荀悅字仲休 徙徙與從孫也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悅從人借觀一覽能誦記有沈潛之趣歷帝時闕官黃門侍郎即居人草議也從弟或特領敬馬氏帝時曹氏篡已而悅職在獻替謀無所用而不肯已作中監五篇通見政體既成奏之以高忠畧曰天道之仁義而已矣五典既經之故古之聖王有仁義也申重舞之前監就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有仁義也申重

之而已矣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傷二曰
私三曰放四曰奢爲亂俗私懷法放越軌奢敗制俗亂
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陳則止傾雖人主不
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仁雖人聖不得全其行矣制敗
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克其求矣言謂四患與樂桑以養
其生寓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
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足謂五以人不聚所不可權以
非人不聚生不可勸以善雖使決布五教奉陶作士政
不行焉故在上者先導人財以定其志希耕籍田而桑
蠶宮園無遊人對無荒業財不靡用力不妄加以向人
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
王化者在乎好惡真定而巳善惡要乎功罪設警効於
準驗聽言者審察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
不驗言無不功善無不彰惡無不章百姓上下觀利害
之在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不惑外無異
望是謂正俗君子以情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
精華也故神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枉結鞭撻以
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刑乎小人不忌刑况
辱乎故彰化之廢推中人而重於小人之或教化之行
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
驕則恣上能懲惡必致亂亂則思欲非威難禁
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
政明事則用之軍旅以遏寇讐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
也有賞必有罰審信慎公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
賞非受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於其人
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罰不懲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
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則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
是謂統注四典既綱五政又立行之以誠中之以固簡
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焉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是以
文之不肅而不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
爲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陶唐虞舜降之典帝乙歸
妹之訓宗周王姬歸齊之禮以陰柔易達天之典帝乙歸
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言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
告于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春秋言焉尚書君若樂
必良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言焉尚書君若
籍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彰得夫一朝榮辱千載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今宜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
事每於歲盡書之尚書以助貶罰以弘法政帝覽而善
之以班固漢書文辭不省令悅依左氏傳編年體爲紀
二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矣有五志焉

曰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者功勳表賢能又著樂禮正
論數十篇○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奉自儒學爲
武陵太守與學士○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奉自儒學爲
立爲后上書諫許帝實禍作著感驗三十篇以勸帝
少爲學博覽多通拜太山太守破黃巾衆三十萬以
安治剛定律令及漢書奏之曰國之大事莫尚於載籍
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制刑賞之宜俾後世爲後
監者也故膠東相董仲舒老而家居朝廷每有政議遣
廷尉湯賈問以得失於居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
動以經對詳矣連卓蕩漢王宅典憲焚燒靡有遺今
人駕出險其詳矣連卓蕩漢王宅典憲焚燒靡有遺今
章句尚書舊事迂腐反本決事元司徒都目五曹詔書
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獨去復重爲之節文又書
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皆剛毅潤色博採
古今遺義自謂心合道衷心馬樹邑聊以時手傳曰律
有姪姜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音廟雖未足綱紀國
體治時雖難庶幾觀聖德耳時遷加許下借章
論及功微無歎緩牛所聞者復以禮儀故事又論當世
行事者仲尼歿而後風俗通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其
序曰史記仲尼歿而後風俗通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其
國約從連衡如惡珠心與爲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
爲四易不羣身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有亂莫
知所從漢興高者競復什道會意篇之章句皆析文便
辭爾以馳逐競文之士雖衆辭訓註說難轉相陵高
積如丘山可謂多富者矣至於俗問行語衆所共傳積
非習習莫能爲察八王室八樂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
之無幾私權後進益以迷昧抑以不才康兩所方以
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俗俗之謬而該
之義理也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俗俗之謬而該
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天氣有寒暖也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
與聲氣動靜作殊形或直或曲或善或惡或淫聖人作而均
齊之或親諸侯正聖人廢則逐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
千岱宗親諸侯一正朔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至
曰移風易俗莫見於樂由化言之爲政之要辨風俗
最其上上之周官以歲八月遣樂軒之使求異代方言
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歲氏之亡遺服漏棄無見之者
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不捷宗之乃楊雄
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以次注續之曰
羊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廣
也張棟以爲慈諸日月不刊之書子實頑闇無能述演

豈敢比隆於斯人哉惟述作之功聊光啓之耳昔賢上問客書最難就最易曰大馬最難鬼魅易曰犬馬且慕在人之前不煩不可類之故雖鬼魅無形無形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產淺然賢愚比皆論有似大馬其爲難矣并綜其宜於今者甲者明哲幸詳覽焉

徐幹字偉北海人建安中爲行體道不耽世榮而曹氏父子兄弟並知之五官中郎將丕稱其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節魏公操旌命辭不赴徵爲上艾長稱疾不行推仲尼孟軻之言著中論十篇其治學篇曰民之初載其昧未祛譬之玄宵在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群物畢辯學者心之白日也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焉則困而不就故倦立而思遠不如疾行之必至也矯首

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獨學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夫人心明有爲明悟有爲悟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時今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學乎神明發乎物類者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爲忠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聖人亦相因而學焉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動心以取之

不懈以成之如上天之動如日月之行斃而後已亦足以致昭明而成博達矣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名物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具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以復先王之心此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其法象篇曰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在乎正容貌慎威儀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以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君子矣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

夫情威儀忱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黃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人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曰肅肅兔置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

其淺矣沫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瀆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閭門不諫諭而風聲化平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德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虞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既敗之由也則嫺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碑首於碁局陳靈被既於戲言閭邨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龜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謙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殃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嫌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悖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悖慢之心生焉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遇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鞮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

子圍以大明恥亂遂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節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抑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以是爲萬夫之望也其改過篇曰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情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放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美善變也其脩本篇曰明出乎幽著生乎微宋井之霜以基昂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火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之嚮道止則坐隅行則參乘上懸乎冠纓下倚乎帶佩畫與之游夜與之休其脩德也始乎并中終乎貽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也遂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其處道篇曰君子之所貴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夫惡猶疾也改之則悛不改則

日甚故君子相求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先民有言曰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能已之所難能而致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能猶恐人舉其惡之輕而舍其惡之重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已之惡矣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心亦如之君子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出閭閻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則因人故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下愚反此以爲已既仁矣智矣

論語上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神矣明矣何求於人是以舉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或有告之者則刑焉戮焉辱焉既焉否則曰與我異德也未達我道也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汝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獲用爲虐此之謂也其書驗篇曰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者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也信著乎其體也使吾之所行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人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

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命而化化在令外夫謗之生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乎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怨人之謂壅怨已之謂通邇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

論語上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古之人曰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消在近求之無遠人情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非愛致謗而不思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物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闕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被刺聞乎此者也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而追免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蒼

今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魯不辭之謂也君子不友乎不如已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已者須已而植者也須已而植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償也月矣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幅屨願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其貴言篇曰君子必以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

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其與之言必以其才農夫則以稼穡日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易曰良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忠朋友必信師長必教雖庸人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明偏之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其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情

衰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於是乎聞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詰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其有辯也約而至不煩而豫疾徐應節不犯禮教樂盡人之詞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得其趣而與之俱解故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言其藝紀篇曰藝之興也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其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闕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精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教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其考偽篇曰

孔子有言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已知雖語我曰吾爲
善吾終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
外來也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固也離本趣末
貌合情遠誘於偽成之名而懼乎虛至之謗使人憧憧
乎得亡惴惴而不定器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此大亂
之道也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者何曰名者所
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仲尼所
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所以貴實也君子能正其心心
止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
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聞然如日彰夫如是豈

論史綱目卷之二十一

將反側於亂世而化於庸人之末稱哉其務本爲曰人
君之患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畧於大道察乎近物而闇
於遠圖夫小事味甘而大道醇淡近物易驗而遠數難
效也故人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其淡眩於所易而
不能反於所難其君所務人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
者爲仁足以覆幬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臨照
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
財用威足以遏姦非武足以定亂亂詳於聽受而審於
官人達興廢之原通安危之分聖人之異乎人者如此
而已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聰如師曠仰如王良射如

射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
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
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故人君多技能好小智
而不通於大倫者適足以距諫爭之說而鉗忠直之口
也祇足以追忘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問古之君子
然諸子之言稱謂祿非貴資財非富何也曰彼遭世之
亂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
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觀其爵則知其人之
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明王在上存
爵祿而不以諱焉祿先王待建諸侯而賜爵祿必
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宿相內史作
策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何謂其非貴乎文武
百廢諸侯皆大夫之位爵人而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爲
國而貴者有之矣而富者有之矣而仁者有之矣而志
於是乎以富貴相詰詰病矣然則富貴美惡存乎其志也
夫登高而望遠視其所履者順風而振鐸則聞者遠
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加遠也所托者然也况居富貴
之地而行之益明鐸聲之加遠也况居富貴之地而行之
無器用焉因困其資亡窮則其遺廢何謂其非貴也
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
禹而伊尹伊尹不得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
不獨者也故良賈不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道
建而時世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賞罰者不
在於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警不
行而必重而民怠當賞不當賞則爲善者失其才而
民當罰不當罰則爲惡者輕其罪而法而怙其才而
人小故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敗以怨讐之忿而
慶賞夫何以有故也司馬去曰賞罰不論時而廢
不可見廢之乎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
者多疎則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輕則
民不勸罰則民無懼重則民不勸罰則民無懼重則
故先王明廢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
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分至於覆車而推轂
馬也善策不謂非徒遲速之分至於覆車而推轂

論曰幹中論論篤如此梁世輯文選以其書滄質靡艷也不錄宋曾子固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贊之已考知其爲人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爲校序其文三致意焉斯不謂朱絃疏越非衆聽所美耶抑顯晦固有時也嗚呼東漢之文衰而中論微而傳閣而顯所積者誠也可以志於學矣

盱郡鄧元錫纂

蜀漢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辭校

史 25—595

標遣遺表術因遂據徐州明年操殺車騎將軍承襲徐

州破之亡之表紹時關羽守下邳操攻拔下邳得羽及

乘獨生連日操義之拜偏將軍禮遇厚甚然其心不

不欲留遣張遼自以情問之羽太息曰吾極恨曹公

不若汝能殺之操聞之曰吾恨之甚矣汝能殺之

當立汝為將軍操遂遣張遼還操操不意其殺之

其將領良以東郡操遣及羽馬而前鋒擊之羽見良

蓋策馬而前操之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皆莫

有言者操軍大驚數以萬計而還紹軍皆莫敢言

國操表封亭侯於是羽悉討操先所賜金帛還之

書告辭奔先主於袁軍左近操軍汝南操擊破之奔劉

表之操因彼奔其主勿追也

表先主策操軍柳城許下必內應勸表以銳兵討之

迎天子表不能用而悔之天下乃歸于操

之來何有終極願毋以前失為悔獨嘆曰後耳一日

於表坐起如廁忽慨然流涕表見怪問之先主曰平

身不離鞍馬而操不復騎解肉而生日月如流老

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蓋是時先主表卒操伐

欲借表以靖難未幾操不任故快快如此

荆州表子琮以荆州降先主保夏口遣諸葛亮詣吳求

濟師以吳師來大破操於赤壁因遂有荆州

娶後妻蔡氏為宗娶妻之蔡蔡受琮而惡瑜瑜不自

與計焉亮謂之亮不對乃與亮升樓去其梯曰今日上

不至大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吾身可以言未竟曰

不見中生在內而危重耳外而安乎瑜意將會吳使

其至當何以拒之至曰齊大事者必以人為本

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夜行三百餘里及於南陽

長坂於是先主棄妻子挑身走與關羽船會得渡河

劉琦將眾萬人以迎乃請中夏以蓋是時先主病殆

時徐庶為先主腹心曹操獲其母以招降庶先主指

其心泣曰方寸亂矣將軍國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也

今失之若母方寸亂矣將軍國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也

與操失赤壁事具蜀相議及吳志中先主既得荆州

劉琦荆州刺史自營油口居之改名公安孫權表先主

領荆州牧時龍驤守未陽令以不治免魯肅遺先主書

曰龍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則為之任始為長

為信乃授治中建安十九年定益州為益州牧劉琦

州牧馬子也馬死操有益州方操下荆州時操遣別

表松前詣操求自通時操得荆州急操甚忽松不禮焉

松表之遂過先主先主禮遇之過望松遂和結納及

曹操遣將向漢中欲規蜀章聞之恐松因說璋曰曹公

兵於天下無敵必欲破蜀章破蜀必亡其後便取蜀矣

度今可抗曹公者獨劉琦一人也璋宗室而曹公之

漢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漢書也善與兵蓋臣之以國魯安蜀乎璋曰善遣法正

迎先主以操操主簿黃權諫曰不可左將軍雄武有號

名今舉以部曲而主之則志不厭以賓禮賓之則國威

名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而法正與

焉陰為主書取益州應統統亦勸之先主太息曰今指與

以誦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負信

迎王師今釋纒而先吳非計也兵勢一交下得平不
關羽之親何如先帝則荆州大小統與海內所念疾難
當先後惟審此數而已時帝表其意吳則所念疾難
太子羽成都詔車騎將軍飛督關中與大將軍亮會
將州羽飛皆稱萬人敵然羽善射平伍而輕士大夫飛
敬禮若而不恤下日鞭撻使兒左右給侍先主常飛
之及其帳下卒殺飛其首順帝飛營都督表
其事七王聞飛督有表也大驚曰意飛死矣勸哭者
久之於其蜀案衛而因以不水車稱將軍吳壯武
滿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而軍二月進夷道猇亭
六月黃氣見自猇亭十餘里中帝遂永安功諸葛亮與
馮習張南等死馬語具吳事帝遂永安功諸葛亮與
法正好不同而以公義相承亮每奇立至智術是正
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統成行必無
此危矣幼主主事歸將費權請曰吳人悍水軍沿江
下進易退難阻請先驅以奪寇即有跌可自完帝不從
以權督江北軍防禦而自將軍伐吳敗績權不從
有還以乘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不殺權不
孤也待其家如初權主不謂權曰君拾逆效順欲追
陳韓耶對曰臣受主隆遇降吳不可歸蜀無路而死而
已何人可慕也臣以爲臣與劉葛推誠相信已明日本志
子者故主用之臣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已明日本志
始不其然已問之果妄也權子崇蜀後以尚書郎從
諸葛瞻出蜀力勸瞻速行據險守章武三年春帝在
永安宮有疾病召丞相亮于成都既至帝乃言曰所爲
與君戮力大事者爲祀漢討賊也今病困念不能復興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如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收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詔太子曰朕初疾但下痢耳願
轉難他病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稱夭吾今六十有餘
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丞相來歎卿智量甚大

增脩過室審如是五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善小而
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
足效也汝與丞相共事事之如父記曰行一物而三善
得可不勉與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
惠陵 論曰史書言先主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皇
帝之風及舉國兼託孤於相臣而心神無二君臣至公
古今之盛軌也獨機畧不逮魏武而基宇亦狹斯近之
矣獨其本晉史帝親於蜀事比列國多抑不書至宋朱
侍講熹作通鑑綱目舉以蜀紹漢子之以帝制夫亦猶
春秋之義云

蜀漢相謨

丞相忠武侯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先漢司隸校尉諸葛
豐後也父珪泰山郡丞以世亂避地荆州因家南陽隆
中有大志嘗自比於管仲樂毅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
州平穎川徐庶謂爲信然每讀書獨觀大意晨夜時抱
膝長嘯爲梁父吟以自適時人莫測也惟同邑龐德公
器之目爲臥龍以從子龐統有知計目爲鳳雛襄陽司
馬徽善人倫爲水鑑三人者相與游甚樂也而父事龐
公時先主在新野思得士共功謁之徽微曰儒生俗士
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俊傑今此有伏龍鳳雛其人也

問爲誰不應歸以語徐庶庶曰諸葛孔明麗士元也主
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幸甚願因君致之庶曰此人可就
見未可屈致也主即欲見之必枉駕顧之於是先主親
詣亮三往乃得見因屏人深語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動輒見
愆然志猶未已先生豈幸教之乎亮謝讓對曰是謀非
愚所及也今資勢難也夫董卓之亂豪傑竝起曹公視
袁紹名微衆寡矣而乘勢獨克則其算勝也今已擁百
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豈易與爭哉孫權據有江東
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
圖也今獨有荊益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
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險塞沃野
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而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此天所以資將軍也將軍帝
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乘勢便
以和諸戎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以觀時一旦
命上將將荊州之軍向宛洛而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
於秦川百姓孰不箝食壺漿迎將軍乎如此則霸業可
成漢室可興也蓋身草廬而慮天下形便既審熟如此
於是先主大稱善而引亮與謀議日親關羽張飛願不

悅聞之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者君勿
後言時新野兵殫少亮以荊州人戶輻輳未被兵獨
藉者寡令游戶咸自實占籍因錄以益衆而兵形成及
操下荊州先主敗當陽保夏口亮乃言曰事急矣請奉
命求救於孫將軍會討虜將軍權以操南按兵柴桑以
觀變使魯肅來弔唁且謁軍亮遂與肅詣柴桑見之亮
察權氣豪可激而從也因說之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
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竝今操芟夷四海畧定
矣又南破荊州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跳身至此願
將軍度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即當
早與之絕若不能則按兵東甲北而事之外託合從
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至而不斷禍矣權曰即如君言
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慷慨拊膺曰田橫齊之壯士
耳猶守義不辱况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附
事之不濟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
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計決矣非劉豫州莫
可以當操者然適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
創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餘萬人劉琦
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聞追豫
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疆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
不習水戰又不能水土必且病多適為累荊州之眾附
悍者獨倡兵勢且非心服也有急則相挺耳將軍誠今
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軍破則
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遣周瑜魯肅等
帥師拒操破之赤壁下語具吳事中當是時微亮以吳
帥濟師主幾殆已佐先主定益州領益州太守悉意勞
來而持法時峻嚴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耳
而秦民知德今君憑藉智力以有此十德惠未有加也
而先之以刑豈尚德緩刑之義乎亮曰君知其一未知
其二昔秦以政苛民困失天下心而天下土崩高祖因
之可用弘濟今自焉以來積思成務上下相承羈縻而
已故人皆恣睢苟且無憚上之心夫寵之以位位極則
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吾威之以法令法行則知恩恨
之以爵使爵加則知榮使恩威並濟上下有節不亦可
乎亮以西主初定在得才實取人不限其方董和黃權
李嚴璋故所授任也吳懿等璋婚姻彭萊璋所損棄也
劉巴宿昔之所怨恨也皆處以顯任盡其器能而益州
大定父昭烈崩亮以丞相領荊州牧輔政時益州新造
未定吳新乘勝國勢岌岌大臣復用文告震喝之使

以蜀為內臣亮內秉機衡外結吳好昭大義以定東
今無恒憚撫百姓約官職修紀政治盡忠益國若雖
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餘情者雖重必釋游
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循名責實虛偽不齒聞愚念忘其
身而蜀人大和時牂牁越萬等郡叛撫而不討務農植
穀閉關息民而後用之魏司馬懿等遣亮等道亮黃權
議示客曰昔在頃羽起不由德雖華夏東帝者之勢
終就湯殷世祖創述以廉卒數千推莽強旅四十餘萬
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岷下寡中悔僅能日勝
旋師未半賊頃而先于恒淫決繼以策奪昔軒輶整平
數萬方制海內今二州數十萬之衆輔正道討罪時能
干之亮欲與吳吳念之父矣恨未得其人可通使者令
以馬自亮曰吾念之父矣恨未得其人可通使者令
之耳芝問誰亮曰即使君兄也亮曰是道芝使吳時吳王
懼魏不時見之芝自表說見曰之今來亦欲為吳王
蜀也吳王自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恐蜀主幼國小為
魏所來不自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於天下
誠盛然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車
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二長以爲一固可也亮曰
下退可則而居何謂小乎今大王委質於魏魏必上
望王之入朝下求太子內若若不從命則秦許伐蜀
亦順流而下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三年春平南
吳王亮亮自將討南中由越嶲入誅其渠帥孟獲
中丞孟獲自將討南中由越嶲入誅其渠帥孟獲
致之亮行觀營壘問曰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
實故敗今得觀營壘則知此定易勝耳亮笑使史
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收其渠官之或勸亮宜
張官吏自為守亮曰新夷傷破父兄死亡張官吏而無
兵必且禍一也張官吏則當宿兵宿兵則無所食餽餉

方好二也夷累負廢殺王吏之罪自嫌黷重若後留吏終不相信三也今吾但追俗爲制使紀綱粗定車漢粗安足矣豈必以中國之治治之乎於是終亮世南人不復反亮以永康郡吏呂凱府丞王伉執忠絕域俱表爲太守封亭侯五年丞相亮率諸軍駐漢中伐魏臨殲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計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而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章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但爲一

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裨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夫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矣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以大事也受命已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驍銳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忠盡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禪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泣涕不知所云遂出師揚言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據箕公爲疑兵而身率大軍出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崩數歲寂然無聞易蜀小無備豫奔聞亮出朝野震恐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去魏應漢前軍帥譔敗績于街亭乃還師表自劾賡扶右將軍於是戮有罪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

失於天下民忘其敗焉漢書昭烈傳人言魏兵亮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若其亮之昭烈謂亮曰馬
以神計南中環追送亮曰共計者年矣今行可惠
良規乎護中府中特其險遠不報久矣今行可惠
復反公方傾國以討強敵必日為反顧憂夫甲午之
敗心為上攻城為下計戰必日為反顧憂夫甲午之
已亮亮納其言而中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
將延吳懿等為先鋒以護前督軍劉禪亮度其
煩擾以兵法乘其勝不豫前督軍劉禪亮度其
終其敗追于無水困乏奮擊大破之亮進無所據
得臣而後文公之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教習計之
不亦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於天下者以
法明而行法也也其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法既死亮自臨祭馬立教行下無其遺孤思古平馬
是役也碑將千平連諒讓不州及敗散散惟平所領千
餘人鳴鼓自守張卻疑其有伏不敢偏平徐收合諸軍
散卒以還拜參軍其谷車敗諸軍自斷後生將不相
失至資鎧亦亮大害使以餘納賜將士為分雲日
行無利何為有賜請類十月為冬給亮大善之魏天水
參軍姜維請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初魏以夏侯
十餘都督關中司馬懿延自請曰魏主婿也怯而無
今假延而此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根聞延奄至必東
當于午而此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根聞延奄至必東
走橫門即與散民之安足可食也此東方合聚向
十許日而必從斜谷來亦足以安也此則一舉而兩
以而可定也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也道可以平
隴右故不用延計述大根之亮既還客有以板西城士
氏賀者亮慨然久之曰昔天之下皆漢土漢民國家
力未舉而赤子困於豺狼之吻是吾罪也以相賀
無愧乎或勸之調氏以益重亮曰大軍在祈山其谷
多於賊而不能破賊反勝所以此兵病不在其少
在一人耳今欲破賊兵將明思過校變通之道於
來庶其益乎若不能破賊兵將明思過校變通之道
諸君但勤攻吾關足矣無為多兵是歲吳敗魏石亭
益兵而東關中內虛欲乘之復出師群臣多以為疑
言於帝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

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以臣伐賊才弱敵
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
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
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
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今賊適疲於西又驚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而議
者謂為非計夫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
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
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所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
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寒曾今歲不戰
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所未解二也曹
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
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
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所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
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
有此失況臣驀下何能必勝此臣所未解四也自臣到
漢中中聞昔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王閣芝丁立白壽
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更青
羌散騎武騎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

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何以圖敵此臣所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所未解六也夫雖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乃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殲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吳更遠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出散關圍陳倉不克還曹真復取三即以亮懲祁山必出陳倉使至平祁山曹亮力攻不克說之不汗而魏將軍至亮以糧盡引退斬其七年春丞相亮拔武都陰平詔復位遣衛尉陳震如吳賀即位議旨言吳限江自保交之無益而名之有非望久矣國家所以累其情者其為權角也如加顯色仇我必深彼才多時州雖遠未可歲一足也將坐而構策使北賊得自寬夫權之限江自保備魏之不能越漢取吳非力有餘而棄小取也若大軍比討彼高望望而後規下思斥境以示武勢必動動豈肯晏然而已哉蓋其小動而能於我無東顧慮也南之衆不得盡西此其利已深權備未宜明也昔年文華辭句如先帝優與吳盟皆達權通變思遠益耳於是乃遣九年春丞相亮伐魏圍祁山夏敗魏師函城斬將亮令中郎將李嚴署丞相府事自將出祁山招鮮卑軻比能等以助師魏主獻命司馬懿大敗亮將鮮卑之衆皆歸山目連懿上却還將郭淮等來戰亮破之入川其本為食與懿遇於上却之東懿亮亮亮亮不可敗念獨師老之飲半依險兵不得交亮引懿懿至函城亮旋師

與戰懿登山撫營不戰而退諸將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于平於南而自率牛車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大敗之懿還時蜀兵死者十二下而魏軍遺棄軍器糧食甚多懿更幸以望懿曰行師以信為本今更者東張符發居者歸計日而信之將信之謂何還之而更者各資歸劉備一戰以效先驅以大眾口糧盡退中張郃追之亮乘高布伏弓弩射殺郃中矢先死亮歸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果斜谷息十二年夏丞相亮伐魏軍渭南魏相懿不戰老我師亮分兵屯田為久駐規耕者雜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會疾病薨於軍亮病退軍節度卒年五十四長史楊儀不和亮喪葬於石牛谷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則反旗鳴鼓若向敵者懿亮敗乃走儀乃儀結陣去入谷乃發矢百姓為之語曰亮死後行亮營壘數初亮自表言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詔立廟沔陽亮命葬漢中定軍山四山為墳家客棺諡曰忠武侯亮為相開誠布公體國如家日飲以時服諡曰忠武侯亮為相開誠布公體國如家日孜孜以人才為務嘗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又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因才拔任惟所當無方捷為太守李嚴辟楊洪功曹嚴未去健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守廣漢張翼為庾隆督用法嚴夷叛徵即罪人謂翼速行翼運糧積穀統攝不懈須代至乃發亮善之擢前軍都督其

善任使如此肆發教條屬曰本所為置參署者誠欲集
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礙即曠關多矣夫違
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當何疑哉然人心苦不
能自肅惟徐元直處茲不惑重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
合至于十反諸君誠慕元直之十一效幼宰之勤渠亮
可以少過矣掾姚迪嘗並薦文武之士亮稱之曰人各
甄其所尚姚掾並存剛柔成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參
軍張裔以亮委意校尉岑述內不平至交怨亮與書曰
君昔在栢下栢下城壞吾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吾寢
不安席今付大任自以爲古之石交石交之道舉難以
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終不相卻也况吾但委意元儉而
君曾不能居忍耶喬大愧服益州杜微以廉儉立節亮
亮舉數之即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雖渴時張以空
虛統領貴州徐儉處主上大安仁敬愛德下士天下
出慕漢室僕與君因天順以輔明主隆中興之業君
能無意乎或以老病辭數書勸慰不聽拜諫大夫而違
亮性練密勒小物常躬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馬治有
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作家然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
晨犬吠盜引牛服馬即私業無曠而所求皆足也忽一
旦欲以身盡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智之不如
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橫道死人

陳平不知錢穀云有主者彼誠達位分之體也明公爲
治而躬校簿書流汗終日無刀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
垂泣三曰初李嚴與亮並受遺輔政亮出師嚴常知後
事罪廢徙梓潼亮軍祁山時嚴發病不繼乃遣參軍
車模曉足跡河故遂欲因以解責丞相亮與嚴于豐書
乃出嚴前手書以相釋嚴窮實罪亮與嚴于豐書
曰吾與卿父子戮力帝室神明所聞謂至心感動終始
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紆旋乃克復思道則福應
自然之效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否可復通逝可復
還長水校尉廖立亦以怨誹徙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
吾終爲左社矣李嚴聞亦痛憤病死嚴立信然亮知必
且收用得自補策後人不能也習鑿齒曰昔管仲伯
言聖人以爲難亮使廖立垂泣本職致此皆徒無慈言
已哉於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醒者仁悲無私
故亮在政內立法度外理式旅工戒技巧物究其極橋
梁道路靡不脩飭科教詳明賞罰必信吏不容奸人懷
奮厲路不拾遺風化肅然沒數十年梁益之民謠述慕
頌如甘棠之思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焉其言教章奏經
事綜物多可觀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而有補於當世務
亮病困後主遣僕射李福問疾且咨國大計福至數日
不忍言辭去已後還亮追謂之曰吾知卿還意卿所問
公瑛其宜也福謝前實失請今公幸喻敢問其次亮曰

文偉可又問亮不答公琰者尚書郎蔣琬文偉後軍師
費禕也比亮薨琬以尚書令輔政時新喪先輔達近危
悚琬拔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亦無喜色神守舉止如
平日眾以厭服東曹掾曰琬性簡略與言時不應或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謂貌恭而心慢也琬曰吾實不
死吾言則顯吾過是以對然謂慢也豈非慢乎琬曰
死作事無可推者主者謂之慢也推之琬曰吾實不
知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後費禕得政以朝聘聽事以其
間接納賓客當國功名畧與琬北已童允為侍郎統宿
衛兵獻納盡匡救後主嬖宦臣黃皓允正色斥之後十
餘年琬堉允相繼卒而皓用姜維循亮之迹數出師擊
魏無尺寸功國以殫弊後主庸已又信鬼神而惑於是
魏遣鄧艾鍾會分道入寇圍成都後主用譙周策將出
降皇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勢屈既敗當及當父子
君臣背城一決同死社稷見先帝地下奈何降乎主不
納諫走避照烈之廟先殺妻子遂自殺丞相亮子瞻年
八歲慧亮嫌其早成不為重器為書戒之曰君子之行
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
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
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
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後尚主馬駙馬

都尉覽尚書及是拒鄧艾於錦竹艾遺書誘瞻降斬其
使與長子尚赴敵死
論曰蜀在三國最僻小後立又亡最先末矣武侯仗義
履仁舍命不渝乃能尊主庇民爛然聳開濟功於管蕭
之上俾後世尊昭烈為正統而詠侯伯仲伊呂也可謂
百世師矣或頗以其用兵巧遲疵其將畧以行法果核
為用申韓言有之抑言之末也
○陳登字元龍下邳人忠亮高朗舉孝廉除東陽長
官有氣節百姓如雲時世亂民饑州牧陶謙表為典農
校尉登巡土田度宜播種盡力之出會袁術及結呂
布臣等令登督父老母居於州郡徐揚合兵登於
是往說布專意內向會操遣使即拜布左將軍布
遣登表謝求徐州登見操曰布勇無謀又輕去就宜
之大事不許布徐州而增其疑
還故命布大怒恨登所見曰卿父子重吾同鄉公
婚公路今吾所求而不得而卿父子重吾同鄉公
登不為勤餘日登見曹公言待將軍如養虎虎當飽其
肉不飽則噬登曰公曰不如此卿言政如養虎小虎飽其
令飽則噬登曰公曰不如此卿言政如養虎小虎飽其
威信未期其得江淮間心以平布川知伏波將軍辛
許泥與蜀先主於劉表所論當世人物及登泥曰元龍
下邳見元龍不為客主禮已自上下大將臥使客卧其下
主曰今天下大亂天子失御君有國士名不以此待客
簡夏公叔世之志而求田問舍汲汲如不及此其
臥元龍曰君處地何但工下林之間已也夫
其主曰言元龍文武膽智當求之於古造次難為比也
其見中如此○張裔蜀成都人丞相亮長史也少與
為楊恭友善恭平先遣孤女嫁裔裔至與分屋而居
事恭母如母恭子長為娶婦買田宅之類裔故舊
張裔素宗行義以備宜諸丞相軍諸事送迎者車數百
乘還書所親曰人自教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門之
德多云云上卓行
由史記卷之二十八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九

肝郡鄧元錫纂著

三國魏志

南豐後學會懋爵校

魏建國自丞相操操字孟沛國譙人也莫審所自出父

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故冒姓少機警有權數而任放

不治汝用許劭好藏否人物南謂之月旦評操詰之劭

鄙其為人答也却之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

操大喜去蓋其志也獨橋太尉玄何議即願以為命世

才奉孝廉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附貴戚多

才污奏免其八種疾歸帝時天下患苦中常侍帝幸

河間舊宅故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等結衆欲

謀殺操帝因廢立以告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

至不祥也占人有構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天下之

至不祥也占人有構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天下之

至不祥也占人有構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天下之

至不祥也占人有構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天下之

至不祥也占人有構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天下之

至不祥也占人有構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天下之

至不祥也占人有構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天下之

至不祥也占人有構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天下之

至不祥也占人有構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天下之

至不祥也占人有構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天下之

至不祥也占人有構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天下之

至不祥也占人有構成敗計輕重不得已而行天下之

遂殺項而求紹紹却韓馥冀州於是操從範信計

兵擊黑山則操領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之州擊破黃巾大操已操擊徐州萬戶太尉郭

年夏圖穰秋擊呂布彭城屠之攻下邳復布初呂布

善遇之已布為袁術使襲下邳傳妻于領徐州已怨
術復迎備屯下沛術怒布為患求備而復徐州已怨
奔操操善遇之或以術英英雄早圖為後憂操以問
郭嘉嘉曰有之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信以
復操猶懼其未也備有英雄名以窮歸義而害之則
士自疑明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而沮四
之望此安危之機也操曰善益具兵使東屯沛收
以圖布操欲自擊布以劉表張繡為後憂苟收一
郭嘉爭之此其禍不小今使袁術從親若縱橫泗
郭嘉爭之亦以此為言遂東伐術父頓欲還攸嘉曰
而無計今雖北就氣衰矣主氣衰則軍無益困於是
不特遲緩等執布及陳宮高順降布見郭嘉曰明
不足定也操令緩布縛縛日不可明公不見丁建
重太師乎以布始事丁原殺之事卓已復殺卓也始
以官厚善操謂官曰奈卿老母何子何官曰官聞
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天下者不絕人之
老母妻孥存否在明公不在官也請就刑遂出不顧
為之泣涕并告身四年夏袁術死事具秋操進軍黎
陽擊袁紹已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者卓廢立時持
雅主盟者也家世台司賓客眾附操無不受操禮紹
也乃以兵為太尉紹行車馬將軍事及操東要呂布
軍議紹而自為司馬紹行車馬將軍事及操東要呂
加張繡於宛而紹破公孫瓚有青與幽并四州地
或曰公明達豈追既往始有他慮乎遂入見操示以
或然曰吾欲討不義而力不敵則何如或對曰古之
以或愚計之公有四勝紹有四敗紹現寬而中忌任
而疑其心公明達多謀紹度勝而紹遲重少決決每
後機當立斷此謀勝也紹御軍實法令不立士卒
也紹難用也公法明勅官罰必爭致死此武勝
也紹難用也資從客師智以收名譽士之寡能好聞者

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下為虛美行已勒俗

有功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
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雖強
弱也操北引卿言遇然僕聞言味爽然自寬紹今觀
觀操曰關中將帥南誘劉表我獨以一推韓馬騰為
何或曰關中將帥南誘劉表我獨以一推韓馬騰為
山東方爭彼各擁眾非紹可制也願專馬騰為
事撫以威德遣使連和彼必內屬使表得專意東
大悅表持節都督河內中軍騰遂果遣人侍至是
而智小色而膽薄思許諸將開門拒寇曹操曰紹
分曹奉耳何懼遂進軍黎陽使威威入冬張繡降
青州于禁屯河上分守官渡以備紹中流矢死族
董卓屯宛操擊紹降之操納濟長緒根怨擊子緒
其眾屯宛操擊紹降之操納濟長緒根怨擊子緒
長子昂操中流矢走而免已操復攻繡劉表背操
也安思守險以過師操上安眾軍前受勅操擊
為適未納也軍不追曹紹上之不追操從身其擊
破之還還城謂曰趙更追更戰必勝果得勝還
謂曰必克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
公曰必克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
軍新退必自敗故非必敗曹無失策力未盡而引
必國有故也自破將軍必輕曹速發諸將勸後諸
非將軍敵故勝之緒乃服及是袁曹相攻紹遣人
緒與曹初兄弟不能相客而能客天士乎請從此
緒與曹初兄弟不能相客而能客天士乎請從此
先與曹為弟奈此何紹曰歸操曰紹曰袁紹弱又
奉天子以今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感其以少眾
不我德也曹公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
勿疑操從之操見緒執手歎曰五年春操殺車騎將軍
宴拜操武將軍表謝金吾五年春操殺車騎將軍
承擊左將軍備徐州破之備奔冀州操在官渡聞備
公爭天下者袁紹紹方來而東之東無乃不可乎操曰
劉備人傑也今新造未可急擊不擊後難復圖紹見
事遲不動也遂引而東日豐說紹急襲許紹果以子
為敵操下邳備走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

華袁譚尚相攻譚請輸平操許平擊尚拔鄴尚出走還
 遂擊譚平原譚走南皮十年擊斬譚初紹有三子譚尚紹娶後妻劉氏
 尚欲以爲後乃以譚龜兄後刺青州黑刺幽州沮授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嗣而使居外禍始此夫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討襄以待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遂使諸將軍求救劉表與譚書諫之曰君不達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萬世失遺不出惡聲奈何忘先人之警衆手足之親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濟事爲務平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善乎又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君當平之公之恨徐思不安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然長韓廩東邪自困於前而天下之事劉表坐坐江漢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照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河州帶甲數十萬使二千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睚天下之難未思也今兄弟相搆惡及其亂乘之大事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矣勝曰善詩譚平遂渡河軍黎陽尚乃釋平原還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入鄴還師出不意攻譚譚走南皮復斬之幽州遂尚以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州降熙尚奔烏桓河北悉平操自領冀州牧辟省矣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別駕操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瑛對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燕燕暴骨原野才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聞王師存問疾苦救其塗炭而唯校甲兵豈鄴州士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女所望於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許功嫚操殺攸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鹽官關中收直市犁牛給民耕寬陽安戶調赦袁氏同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惡者禁民毋得復私讐及厚葬者禁民附黨比周變亂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曰黑爲譽毀者趣定功行封時四方民初還茂陵令尚
 渡頃遭亂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今歸無以自業諸將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鏡招懷以益車都縣弱不能與之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置使領如異時收其直益市犁牛民壯者給之勤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棄戶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而司蒞填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則戶口充諸將自創此強本弱敵之術也或即自操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置鹽官徒司隸校尉治弘農鎮撫之而關中由是便其能紹死逢紀審配等矯遺命奉尚嗣操方攻黎陽

時陽安錄戶調急朗陵長趙嚴道或書曰陽安郡城並
敘易用傾蕩而執忠守險不貳為國家固守宜存
撫以慰其心今願急綿緝何以勸善或曰戶口
即中遂安其折節士坐不累而於知人取士
不以一按當是時所與謀惟懼之上皆有所為
荀子之深密有智防每有謀議所親莫得聞操嘗
惡去不止又稱一荀論人久而益信十二年操征烏
桓斬熙幽入恐劉備說劉表襲許殆不可悔也郭嘉曰
公威震天下胡恃其遠不設備因無備而卒然擊之可
破賊也袁氏世有恩民夷而尚兄弟猶存舍而南征今
因烏桓之資招輯壯士快必夏之恐將焉有憂憂長坐
談客耳才不足御備任之恐不能制輕仕之備不
意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操之師大易州郡兵賞利
意捷矣於是操曰方使康斬送不煩兵也
東或謂宜速征操曰方使康斬送不煩兵也
已東送尚無首或曰操曰彼素畏十三年春還鄴
袁氏急之則并力緩之必自相屠故也

七

作玄武池肄舟師夏操自為丞相秋操擊荊州降之樓

劉備夏口師敗于赤壁語具備有荊州今軍征行遇疾

絕十五年令舉賢才十六年平關中盜馬騰韓遂者勿

前定河北招降匈奴之至是遣鍾繇擊張魯子

超及遂景已十部皆反操遣關羽引兵督遼東而

遣徐晃朱靈渡河津據河西為營操乃勒大軍渡

與虎士百餘人留岸護渡超將步騎數萬攻之矢

至生胡道而南超等退馬解賊亂取牛馬而得渡

入渭為子橋夜分營渭南超等攻營伏兵擊破之

遂計平不計數桃林又不許請割地送任子用賈詡

易許資離之知轉遂與操有故來請見操大喜見之

與父馬語移時操語其故相歡入為樂既罷

超問遂何言遂曰無所說操心疑之他日操與遂

書多點竄如改定者超愈益疑操知操心可擊也乃

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起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始

中丁部聞大帥至約月力抗難每一部來操輒有喜

或問之操曰關中地廣遠望各依險阻而征之
二年未可定也今集而移拒眾難多寡適生也易
合二舉可成是以喜耳事平留夏侯惲也長安以
為京兆尹招懷流散與復縣邑而旋師○方操之
河間盜起公冀震動世而不遣將軍賈信擊破之
請降操者曰公故法國而後降者不赦矣程昱曰
常操之時操一切之權為制非所論於平時也宜
之以恩恩即誅之先略開可也議者以軍事有專
難之昱曰專命者謂呼吸成敗之頃不可緩者耳
既受命何所主故光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日善
以白未不諫既知為昱詠也喜曰君非徒明於軍
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敵所首虜類以一為
長史國相上首功皆以實操問故淵曰夫征討張
之輩者所以人武功聲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
示遠操大悅何十八年操封魏公加九錫各一玄
驅一官家亮赤易二錫軒蓋之樂六伯之尊二錫
以居四錫納陛以登五錫虎賁二百人六錫鐵鉞
形弓彤矢朱弓珠矢八勒拒壁圭璽九也○操欲
陽氏以避其鋒濟曰不可得曰吾拒本初官渡時
自民上編西卷之一

八

不從而民悅何也濟曰方拒初時兵弱賊強民無固志

土彈從之從之從之是也今國反既振百姓無他心而

謂濟曰悔不用言本欲使民避賊更驅之使賊失

十九年今求通才丞相操崔琰毛玠典選舉敦清介

治言操曰天下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操曰

中以身則可以必以格物所失多矣今吏者新衣大

車謂之不青形容不飾衣裘壞壞謂之廉潔遂令士

夫故汗塗其衣蔽與服擊壺食以入府寺夫立教觀

貴廢中庸為其衣蔽與服擊壺食以入府寺夫立教

而重之必疲瘁難堪而隱傷得客矣操善之為今

二十年操擊張魯取漢中時蜀先主新定益州還公

力勇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

清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解聖人不能為時能

不失時而已操內不能辨述世祖語曰人若不自足

得勝復望蜀耶劉璋曰劉璋人傑也而有度而遲得

淺今破漢中蜀人震恐此且勢易傾因而壓之可克也

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羽張飛勇冠三

軍如將翼氏既定邊險守要不可紀矣操不從命以一封疆則何先
日諫者言蜀一日數十萬雖斬之不能安操謂操曰今
可擊未華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二十一年操進爵
乃以夏侯淵張郃等中漢中而還二十一年操進爵
王二十二年以五官中郎將孟為魏太子初操表孟大
氏生子昂中氏生四子上彰植熊於是出夫人
氏為王后操愛植欲立為太子而丁儀楊脩等之
自危使人問賈詡以自全之策詡曰願將軍察度
勢素士之業勿久致敗也達而日也操屏人問
詡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何如詡曰屬有所思曰何
太二十四年夏侯淵守漢中敗死蜀主取漢中于禁守
樊軍沒蜀將關羽取襄陽使聘吳吳襲江陵克之羽戰
死羽取襄陽自許以南往往遙應之操議從許都曰
其銳司馬懿孫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之罪於
國家大計豈有損哉劉備孫權外親內誅關羽得志
必不顧也也可遣使勸權襲其後許都江南以封
權上表操之表權為票騎將軍荊州牧權上書
權自稱吳王操殺羽之表權為票騎將軍荊州牧
操陳說天命以示羣下陳等皆言漢祚已終天
文王二十五年春操卒于丕嗣桓子仍相國是歲遂篡
漢廢帝為山陽公其禪讓之文追尊魏王操為武皇帝
操知人善察難眩以情偽識拔其才武隨能作使不
微賤當敵臨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及決機乘勝負
勢如鷲必擊也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割之流血終
所貨雅性節儉不好華麗而勞當賞不吝千金故能
芟刈羣雄幾平海內然任推諉而不既立黃初諸第
中多忌惡有才知者多不保終云黃初諸第
故怨遣就國置防輔官監察之求珍物於吳如洛陽
宮室遷國明年殺夫人甄氏初為袁黑然頗能廣詢求
規尚文學明制度而國粗安立七年殂是為文帝文帝

蜀冬自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封疆則何先
對曰劉璋不雄才者葛亮至治國孫權藏虛實遠見
勢據險守要據江帶湖皆難猝上也用兵之道量敵
論勢先勝而後戰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以
大威臨之未見萬全子穀立字元是為明帝沈毅明敏
也已伐吳果無功子穀立字元是為明帝沈毅明敏
少言能斷任心而行每行師決事謀臣將相咸服之簡
功能屏浮偽置聽訟觀以平獄政自已出雖營繕土木
已費而和顏極諫者亦未嘗摧戮焉穀既立而郭太后
以暴崩初太后生穀以譴郭太后養穀事太后後
太后崩穀立後郭太后之死由郭太后及穀被殺穀自
以暴崩初太后生穀以譴郭太后養穀事太后後
太后崩穀立後郭太后之死由郭太后及穀被殺穀自
殺何責問穀且穀為人子可追諡死父為前母杜殺後
母郭太后始嬖毛貴嬪廢虞妃立之既毛后以失寵廢
死立郭后無何詔司馬懿曹爽受遺詔輔政殂養子齊
王芳立莫知所自山或曰任城尊郭皇后曰太后曹爽
專國後九年太傅懿殺爽專魏政又三年殺楚王彪盡
置魏王公於郭懿卒子師為大將軍秉政魏主芳與中
書令李豐后父允祿大夫張緝太守夏侯玄等謀誅師
師殺豐玄緝夷其族廢皇后張氏已以太后今廢芳以
齊王歸藩議立彭城王據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
我當安之不如高貴鄉公高貴鄉公文皇帝長孫明帝
弟子也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乃迎高貴鄉公髦於元
城年十四矣髦至玄生館群臣奏請舍前殿髦以先帝

舊處獨避止西廂以法駕迎不御入洛群臣迎拜髦下
輿答拜僎者曰儀不答拜髦曰吾人臣也敢不答拜至
止車於門僎者曰儀乘輿入髦曰吾被徵未得所命遂
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受璽綬既即位隆備養老好學
博問百隙欣欣焉立二年揚州都督母丘儉刺史文欽
起討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師還許昌卒詔以東
南新定留師第昭鎮許昌昭馳還都以大將軍祿尚書
又明年揚州都督諸葛誕起討昭不克死魏主以威權
日去不勝忿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中凌雲臺召侍
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由吏上編 卷之二十一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辱辱今日之事與卿等共之沈
業不敢對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
笑今政出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不復知順逆之理
爲之致死而宿衛寡單陛下何所資而爲之無乃欲除
疾而更深之耶殆不可測也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
吾行決矣正使死何恨况未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戒
嚴以俟旦沈業奔告昭呼經俱去經不可昭大驚召護
軍賈克爲之備及明魏主拔劍登輦帥宿衛攻相府稱
有所討敢動者族與克遇於南閣下衆見魏主不敢聞
太子舍人來濟問克曰事急矣當云何克曰司馬公畜

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濟即抽戈前刺主
殞車中昭聞之大驚自投地太傅孚奔至枕之股而哭
甚哀曰殺陛下者臣罪也昭入召群臣會議尚書僕射
陳泰不時至趣之入乃入悲慟昭對之泣曰玄伯卿何
以處我泰曰獨斬賈克可以少謝天下昭良久曰更思
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默不復言
乃以太后令罪髦廢爲庶人殺尚書經收經家付廷
母母哭曰一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耳以此等何恨
之有經既死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王沈以功封安
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而昭乃種誅成濟以
說衆立魏主與昭進爵晉王昭卒子炎嗣廢其主爲陳
留王具禪代文如魏初漢獻帝時董貴人父承以衣襟
中密詔討操操殺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任娠爲請
不能得皇后父伏完以后與書言操殘逼狀令討操事
覺操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入收后尚書華歆副之后
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鷹坐
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復能相活耶帝曰我亦不
知命在何時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下后暴室
崩并弑其二子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後六年而不
篡漢後四十一年而有高貴鄉公之禍又六年而魏亡
論曰余讀史次伏皇后壁室若南閣之事曰天道也夫

○杜畿杜陵人并州刺史高幹反河東太守王邑方被
殺河東人固范先外請邑乃城與幹通丞相操以
靖天下要地恐失之問荀彧何得肅何冠恂其人
也乃以畿為太守遣夏侯惇將大軍入之畿曰河東戶
三萬非盡欲為亂也迫以兵必自懼而聽於區討之不
王命獨外以請故為名一郡之民殘矣且固等車出不
意而往必且為受吾君若郡一月計歷之矣矣遂問
道從即津渡八先固曰畿軍中至以易制而殺之
惡名乃奉之畿陽言衛河東之望吾仰成而已然君
臣又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即督行在
事先預功曹將校吏兵皆屬之固大安已大發兵
畿曰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冀其兵從之畿人申
將操史由休之令緩急召乃果固等恐逆衆心又從之
而衆離不復合會曰勢攻東垣高幹入獲澤上黨諸縣
之者比數日得四千餘人固與幹共攻畿不克死於
是畿移衆還惠民無為民有相告討為義理還歸
論思急未盡更來詣自言父老皆相責怒曰君若此
尚史以上編卷之二十九

奈何不從其自足詞訟泉息下屬縣奉孝子貞婦順
孫復其後課民畜牛馬下逮雞豚大承皆有章程
百姓勤農桑多戶殷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以不教於
是冬月脩戎事講武開官親執鞭授郡人化之操
蓋上三千餘斛操曰今日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
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遣五千人運饌漢中入自
恒勉終無一逃亡者在可來十六年治常湯大最茂
贈太僕諡曰侯初畿與尚書李恢東安太守郭智善智
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非稱也恢子豐有威明冲
嘗與畿見畿退嘆曰孝慈無子非徒無子始將無家
君謀為不死也人以為孝及豐死而冲為郡守繼
父業如畿言上循吏○辛丑穎川人馬援侍中繼主
不欲從其州民實河南而歲饉羣臣莫敢諫叱入諫
主作色待之曰從民為國卿以為非耶叱曰臣愚諫以
為非現主曰吾不惡卿諫叱曰主臣性性臣愚諫以
之官夫安得不與主爭乎臣言乃主臣愚也臣愚也
內附前引治諸事其說雖主嘗衣入叱夕立不去良久
民又無為食漸冠盜此大亂所萌始也臣不敏力

諫事乃寢魏主嘗出納難顧羣臣曰樂哉現曰於陛下
甚樂於羣下其若上焉默然後稱曰馬○高堂表山
平陽人漢高堂主之後也事明帝為太史令陵霄始
構有龍樂其上魏主曰此何祥也對曰詩曰維鵲有
巢惟鳩有居之今始構閣而鳩不來天意若曰宮室未成
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居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宜休
力役崇德政則得稱焉福崇華殿災降引易傳上不宜
下不為學上宜君宰諫焉為光祿卿上書言今之小人
所以與卿樂之和不保承明之沐也今其蜀與中國爭
今有人言權權並備德政輕省租稅動皆若舊事違軌
陛下下問之有不憚其賢賢為國憂乎若有復者下
為不肖崇隆無股重賦厚賦民不堪命陛下問之有不
喜其廢故為國利乎知此而易心以度事義之數不遠
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不
然後不亡今天下凋敝若有寇警臣懼不敢言之士不
能命房廷也又將吏俸祿稍見所減而不應給者今皆
出主夫官非多左舊制施於於昔而度支更用每不足
也及而推之費必有省矣主覽之大感焉馬援曰占
上○辛丑穎川人馬援侍中繼主

太直長寔孫也性無適莫仗道義不以非道假人事魏
主璆為司空時主好營繕農桑夕業群數以為言主曰
王業宮室宜並建城城後事當復事與役耶曰請向是
君若何不聞馬援曰昔漢祖已少頃羽宮室焚燒是以
未平賊未宜與漢同且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魏王
者必欲作之固非陛下之言所能屈若卓然回意則亦
非世主所可及也羣臣後上封事報稱其草雖了第莫
知也或頗議居其位扶其正始中詔撰朝中奏議出羣
諫草朝士乃嘆息焉袁子曰仁者愛人之君諫之忠
施之謂之孝今為一臣自詆君之非而播其惡直則
直矣矣未為忠臣也司空不終終曰言未嘗及人主之
失言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司空於是乎長者矣
是時侍中劉曄者為魏主所親重魏主代領朝臣皆諫
諫主曰曰可伐出與朝臣言曰曰不可中領軍楊暨入
諫魏主曰曰書生焉知兵暨謝曰臣愚誠無所知劉曄
先帝諫臣亦云然故知之魏主曰曰卿見臣言可矣暨曰
請召質之召曄至問之曄不言已獨見臣言乎夫兵
臣得與卿常恐夢寐漏泄為罪况敢向人言乎夫兵
道未發不厭密也魏主謝之曄出責暨曰釣者中大魚

君誠而隨之須可制乃制人... 忠獨善伺上意陛下試其意而問必且與有反者合... 每問皆伺上意陛下試其意而問必且與有反者合... 以憂死傳子曰乃詐不知拙誠信哉... 人建安中子以許今物太尉彭舉如法竟出之者也... 知兵蜀關不以水灌樊城彭舉如法竟出之者也... 東歸龍曰才以山水逐其不淹不淹不淹不淹不淹... 在却自許以南皆蜀之利也... 其後也今道去河以南非國家有矣... 馬於江與士卒盟固守以全以安... 徵集而來求請濟也表留屯以吳兵... 兵正驟還乘虛也表留屯以吳兵... 吳遣中郎將孫皎等討之... 密計以成其志徐節度其宜倉龍入朝... 遺一督將以步騎逆之布設伏掩擊... 志龍表其年過貳百不可居方任... 郭謀曰龍有勳方岳二十年吳人... 為其所可令還朝問東方事察之... 函史乃上... 盧深遠乃慰勞遣還鎮吳攻廬江... 廬江雖小將勁兵精足經時何越之... 陸後無繼也... 果夜遁時吳茂覽龍曰合肥城南... 賊來攻圍必據小為勢官其救之當... 賊往甚易救之甚難今其西三十里... 賊徒置之守此為引時平地而擊其... 為示弱且望風而墮城焉未攻自... 爭曰孫子言兵謀道故能而示之不... 也今賊未至而從城內引兵水擇利... 而誘之也乃從城吳不能難進太尉... 典兵於外專心憂公不能難進太尉... 景侯○張遼者鴈門馬邑人初從呂... 曹為中郎將定魯諸縣也長社軍中... 軍盡誼遼曰是不軍盡反必造變者... 中不反自安坐不動而親卒數十人... 皆定有自謀者殺之魏王操南征張... 典將七千人屯合肥為魏王操南征... 已而吳吳率眾十萬攻之發由視教... 季將軍出擊樂將軍守壁吳動諸將... 以寡不敵疑之

遠曰公外出遠此救至無以救指欲及未合擊之逆... 其威勢安衆心也衆懼莫敢對遠怒將獨出赴吳軍... 索與遠御戰然從從於吳莫敢外士前戰將擊入至... 麾下權大驚走高家自固遠叱權下戰權入至... 遂眾少圍之數重遠左右衝擊先入圍援出吳人披... 靡乃還守衆心大安權圍守日數日城不拔引去遠... 諸軍追擊大敗之幾獲權後魏王行合肥視遠戰處... 賞者父之... 上名將○范曄陳留外黃人漢末無長丹... 之孫也高亮貞正有丹風曄主芳一廢也曄中郎將... 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言履風所乘者車不足... 履地三十年家大窮子孫密語以二千石祿養其內加賜百... 寢卧不安及晉代曄以二千石祿養其內加賜百... 匹子喬與一弟以父疾驚解不受年八十四竟不言終... 於所寢之車喬生二歲王父病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 人輟用思周密言無嫌辭無間行父曰則既不言與... 二弟並棄絕人書曹待其司隸校尉封侯殺言於國... 訪武成疾絕人書曹待其司隸校尉封侯殺言於國... 者武成疾絕人書曹待其司隸校尉封侯殺言於國... 俾貴賢入為公府喬不流而通物善誘學夕有收用其... 至史乃上... 樹者喬陽不聞或說以告喬曰卿節日下柴飲與父母... 相歡娛耳何非外黃令高顯歎之曰花伯孫恂恂率道... 名歸未嘗給於官曹古稱賢士今見之矣○司馬手太... 尉之除每涕泣不勝上出就金墉亭拜辭涕... 飲林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忠臣也昔其父平王恩禮... 隆重元會詔乎乘上殿晉主示作迎拜王恩禮... 賜上壽如家人而尋常有愛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 士司馬乎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忠立身行道終始... 若一當不以時服歟以素棺卒年九十三諡曰獻昭賜... 東園溫明秘器上忠前... 旨一不用

三國吳志

孫討虜將軍堅字文 吳郡富春人也忠勇有權略始以... 參軍事從車騎將軍張溫討黃巾溫將董卓師失利召... 讓之不時至及見又倨驕堅前附溫耳語曰卓可斬宜

斬之以肅軍。馮僕僕不能決。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罪？一沮軍疑眾，罪二受任無功，應召稽遲，罪三。古之名將，仗鉞臨戎，未有不誅斷而能成功者也。今明公不以時行誅，政刑廢矣。溫不忍，後竟為卓所斃。為長沙太守，平封為桓侯。及董卓廢立，堅舉兵長沙，會討卓，破荊州，南陽至魯陽，與袁術合術，表堅破虜將軍，領豫州。時關東諸守相，憚卓彊，觀望莫敢進。惟堅奮引兵進陽屯，與卓遇，破之。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將，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軍餉不時繼。堅夜馳術軍，見術流涕曰：所為奮不顧身，用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十九 五月一 汝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兆民，心中以快將軍家門之譽也。而將軍以沒潤之言，還相疑，何心可剖哉？術感動，謝無有立調兵食。卓遣使說堅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則死不瞑目。昔與汝從親，遂進兵大谷，距洛九十里，而軍卓自出戰却屯池。遲諸將不至，堅進至雒陽，宗廟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者。公卿丘墓而還。當是時，今諸將協心，卓可破虜也。堅也魯陽城東，卓步騎數萬，忽奄至堅初部曲無多，行酒談笑，賊騎所至，乃徐罷坐，整象還曰：向堅所以不戰者，恐其見擊，整象不敢擊而止。已而袁術中與袁紹隙，術結公孫瓚，紹連劉表，以相圖。於是術遣堅擊劉表，圍襄陽。

中流矢卒。堅，字季康，河內懷，故諸葛諸其喪。起江東，初堅娶妻，妻吳夫人生四男，策權黃蓋外征與策生同歲，年各長，策遣為推，弟分好，策從居，策從之，策乃推，弟南，大宅，弟升堂，弟母有無，運共及堅死，策還葬，曲阿，乃波江，弟江都，弟堂，弟有復，難之志，會求術表，策舅吳景守丹陽，從兄貴，弟策，往見，弟涕泣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弟會于南陽，同盟，弟不幸遇難，弟感德，惟思欲報，弟思結，弟使君之所，弟之術人，弟喜，弟未肯，弟還，弟其父，弟之弟，弟揚，弟情，弟地，弟可，弟往，弟幾，弟復，弟諸，弟術，弟以，弟堅，弟餘，弟兵，弟千，弟餘，弟人，弟還，弟之，弟表，弟義，弟校，弟尉，弟州，弟刺史，弟劉，弟孫，弟權，弟江，弟未，弟決，弟策，弟見，弟術，弟說，弟曰，弟家，弟有，弟思，弟在，弟東，弟明，弟使，弟君，弟定，弟天下，弟術，弟以，弟劉，弟孫，弟權，弟助，弟勇，弟討，弟橫，弟江，弟板，弟未，弟決，弟策，弟見，弟術，弟說，弟曰，弟家，弟有，弟思，弟在，弟東，弟從，弟父，弟向，弟守，弟丹，弟陽，弟以，弟其，弟迎，弟策，弟大，弟喜，弟曰，弟吾，弟得，弟勝，弟數，弟萬，弟從，弟利，弟皆，弟板，弟之，弟渡，弟江，弟轉，弟所，弟向，弟立，弟破，弟百，弟姓，弟陶，弟孫，弟至，弟皆，弟失，弟用，弟史，弟上，弟編，弟卷，弟之，弟二，弟九，弟無，弟所，弟見，弟氏，弟大，弟悅，弟時，弟待，弟牛，弟酒，弟勞，弟軍，弟策，弟美，弟姿，弟顏，弟能，弟語，弟笑，弟用，弟達，弟善，弟聽，弟受，弟見，弟者，弟皆，弟樂，弟為，弟致，弟死，弟攻，弟劉，弟孫，弟權，弟牛，弟諸，弟盡，弟得，弟其，弟權，弟重，弟破，弟梅，弟陵，弟受，弟攻，弟以，弟孫，弟權，弟樂，弟為，弟致，弟死，弟攻，弟劉，弟孫，弟權，弟牛，弟諸，弟盡，弟得，弟其，弟權，弟重，弟破，弟將，弟事，弟○，弟呂，弟範，弟言，弟於，弟策，弟曰，弟今，弟士，弟象，弟日，弟盛，弟而，弟威，弟令，弟不，弟非，弟父，弟計，弟也，弟範，弟願，弟領，弟門，弟下，弟非，弟佐，弟將軍，弟分，弟之，弟策，弟曰，弟子，弟衡，弟既，弟士，弟大，弟失，弟加，弟有，弟大，弟眾，弟率，弟復，弟當，弟屈，弟知，弟部，弟分，弟事，弟乎，弟策，弟曰，弟不，弟然，弟本，弟所，弟為，弟捨，弟故，弟士，弟而，弟託，弟將軍，弟老，弟欲，弟濟，弟世，弟務，弟也，弟營，弟猶，弟同，弟舟，弟涉，弟海，弟事，弟一，弟陳，弟即，弟伊，弟受，弟其，弟敗，弟此，弟亦，弟範，弟曰，弟為，弟計，弟非，弟為，弟將軍，弟也，弟策，弟天，弟不，弟答，弟範，弟出，弟即，弟著，弟袴，弟褶，弟執，弟鞭，弟詣，弟閣，弟下，弟啓，弟事，弟自，弟頃，弟頃，弟都，弟督，弟自，弟是，弟軍，弟中，弟肅，弟睦，弟成，弟禁，弟大，弟行，弟策，弟以，弟廣，弟陵，弟張，弟松，弟為，弟正，弟義，弟校，弟討，弟彭，弟城，弟師，弟友，弟之，弟禮，弟每，弟時，弟所，弟至，弟令，弟一，弟人，弟居，弟守，弟一，弟從，弟征，弟與，弟謀，弟畫，弟待，弟昭，弟以，弟子，弟相，弟齊，弟一，弟則，弟仲，弟父，弟二，弟則，弟仲，弟父，弟而，弟桓，弟公，弟成，弟霸，弟當，弟是，弟時，弟哀，弟術，弟今，弟十，弟和，弟賢，弟我能，弟用，弟之，弟其，弟功，弟名，弟不，弟在，弟我，弟乎，弟當，弟是，弟時，弟哀，弟術，弟聞，弟天子，弟師，弟敗，弟曹，弟陽，弟震，弟震，弟議，弟稱，弟尊，弟禪，弟代，弟事，弟矣，弟國，弟聖，弟不，弟策，弟母，弟奪，弟之，弟夫人，弟策，弟與，弟書，弟絕，弟之，弟曰，弟昔，弟成，弟湯，弟討，弟桀，弟以，弟有，弟憂，弟之多，弟罪，弟武，弟

王伐紂為殷之有重罰此二主也雖有聖德使主無失
道何渠可通而取乎今主上徒以幼小勝於強臣未有
惡於天下於湯武之時異矣夫以董卓貪淫驕凌志無
紀極至於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
尤而甚焉者乎使君五世相承為漢石輔宜效忠節以
匡本朝一旦改圖則幸土何望時人多感圖緯之言妄
牽非類之文苟以悅聽成敗之計古今所慎願垂三思
始術自以有淮南之衆而策必從已謂天下莫能難及
得書憮然氣奪而策遂背校尉張紘詣行在獻方物操
表為討逆將軍封吳侯與結納為婚姻天子以曹操
西史上編 卷之二
已取會稽廬江豫章時吳盜聚眾阻者各數萬諸將
會稽會稽功曹虞翻太守王朗令下策朗不從策
欲戰不克叔父諱曰朗城守嚴可卒拔查濟南去北數
十里間道趨之出不意操其內此
操火為疑兵分軍投查演襲高遷屯朗大營遣將逆執
禮初劉繇在曲阿即太史慈自東萊來省會策策至
或勸繇以馬將繇不用遣慈使一請出規軍與策遇
亭東相博者久之曲阿破慈遁無湖山中已據大
山越所附策擊慈南東之無縛提其手曰頗聽神
時耶若爾策擊慈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驚曰
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卿天下然義智士也但所託非
日之署門下督會稽劉繇卒豫章無主而策守華
負重台欲規之謂慈曰付劉繇見責以吾為公路
降意從之乃後公路不遵臣前諫之不從輔之不可
夫義交苟有大故何得不疑此吾始求公路雖絕之
未如此也
性視之宜孤意其割曲策來者虛偽來不樂勿強并

華子魚所為牧御方累何如當須兵幾何慈曰兵多非
宜十數人足矣左右皆逆慈不遠策曰子義雖勇有
勇烈心乘道義重然議二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
勿變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
方規自守而已蓋芝自擅蓋陵番陽民別立宗部海昏
上線不受發召子魚但魚視而已不能難也策撫掌大
笑遂有報分之意慈重袁術術以走反從弟胤奉術極及妻
子奔廬江州部曲皆從廬江太守劉勳勳不能贖求米於
上線諸宗帥不與慈之策為早辭事勳與書曰上線甚
富實宗帥數欲即欲擊之無絲請伐之策出外為外
援劉勳曰上線小而固攻難我不可不守矣是屈於敵
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我不守矣是屈於敵
術無所歸也勢不勝伐上線策與周倫舉皖城克之得
術妻及子及部曲三萬人動身走許昌於吳威紅狗
章中王君直遣功曹虞翻先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
郡故王君直名中州為海內宗嚮竊伏東州懷慕義
聖器仗士民勇果孰與即即歆曰大不如也明府資
言不如王會稽謙步之如耳精兵不如會稽信然信然
言逆智畧超世月兵如神則定劉州明府見南
西史上編 卷之二
次部郡亦明府所聞今貴郡資糧不足奈何今大事
北歸孫會稽至即舉郡付之門矣明日遣吏齎檄迎而
葛巾野服出迓之策望見拜曰府君名德遠近所歸
策家推請諸子弟之禮禮為太守係輸為廬陵太守周
瑜鎮巴白策之克城也遇袁術長子甚厚入豫章周
撫劉繇家吏士感服會稽功曹魏騰意欲入豫章厚
衆交誼不能得策母吳夫人聞之出立井左罵策曰汝
所造之業大業未集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罪功曹在
之及也當先投井中耳策大驚踰牆請罪騰無何卒
弟權領其衆州袁曹相拒官渡策欲東虛張許月迎天
客三人欲為貢後登伏弩射策中之創其目張昭等
日中原方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
善相吾東呼權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舉決矣公等
之問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
江東我乃如卿遂卒時年僅二十有六權悲痛其未
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天泣時耶乃易權服扶上馬勞

還卒際下拜表朝廷移屬城勅中外將校奉令遵職而周魯自巴丘將兵來赴以中護軍與張昭掌府事

左將軍備遣將瑜敗操赤壁下操還許劉表平魯肅說

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業與我共之矣今水軍蒙衝

史記上篇 四卷之二九

城邑悉下江南定而門足之形成矣據以權諸將獨周
私有大畧居之以蔣幹與與有故遣幹歸衣葛中託
私行諸將說下之喻出迎握手笑謂之曰子翼良若
江州諸將說下之喻出迎握手笑謂之曰子翼良若
庫軍以諸將說下之喻出迎握手笑謂之曰子翼良若
其之假使諸將說下之喻出迎握手笑謂之曰子翼良若
而退還白操以爲計則高致非言辭所能言也權表劉
備爲荊州牧命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時表故吏士多
給地少欲盡割荆南諸權請之爲蔣幹與與有故遣幹
徙置吳中威爲軍官至多美女玩好以娛之而分羽飛
令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之攻戰大事以定也今飛
割地以資業之衆二人於疆場恐較龍得雲雨終非池
中之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以好結備又恐備難作制
拒瑜策而許備荊州且以妹女之妹女之後備難作制
曰天下智謀之士則早累一翼孔明諫孤母入吳蓋慮
也十五年瑜卒即拜魯肅爲威校尉漢昌守領陸口也
時劉璋爲益州牧張魯備兵蜀諸權請之爲蔣幹與與
願與魯肅俱進取蜀待動并張魯留魯肅威守之而瑜還
據襄陽而將車馬糧食不能悉數失權然之謂之巴口
惜但恨魯肅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今備在北疆場未
靖劉備寄寓有類養虎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庶庶之
日也魯肅忠義凡任臨事不苟請以代瑜倘所可采
死且不朽卒於巴口權聞大慟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
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婚嫁其子女命肅
代領其喪肅鎮鎮十六年徙治秣陵改名作濡須塢從
拒曹操以濡須爲權作此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
船而後渡爲有不利也戰無百勝有蹉跌敵步
也權從之肅須有爲而操益不能與之爭十九年從劉
備分荊州先取西取荊州權求討許不許怒置長沙
使魯肅屯益陽以拒羽肅遂羽見責數之曰烏林之
役左將軍身在門問寢甲以戈以戮力破敵非自吳力

何魏魏還通伏嘆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也古語
言於權曰羽居國上流有兼并之心其勢難久今令
房守南郡潘璋任白帝將欲將羽兵往江應敵蒙馬
力所任交援不可不何憂於何賴於羽也羽君臣許
援取羽何如對曰方操無集困黃未暇更顧徐土往
可克然固六通四關地也今日取之操後旬未爭雖數
萬人守之未向帖然則也不如取之全據長江形勢益
王權善之會和擊于景陽陽陽陽之風華仁樊城蒙上
蒙常破大馬而乞還建業名治疾以安其心且必微備
如襄樊之急將存即可樂而下也一足權靈微無蒙
焉名之還至無湖中時陸遜迎謂曰羽性驕而忌今
遠下後不當可憂乎蒙曰謀我病焉不計也遜曰羽
矜其驕氣凌轅人又始有大功方務止進未嫌於我
今公病必益無備誠出其不意往可擒也願深計之蒙
曰以子言應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才堪負
非羽也思無復是過也拜遜爲將軍代蒙督進至口
何魏魏還通伏嘆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也古語
言於權曰羽居國上流有兼并之心其勢難久今令
房守南郡潘璋任白帝將欲將羽兵往江應敵蒙馬
力所任交援不可不何憂於何賴於羽也羽君臣許
援取羽何如對曰方操無集困黃未暇更顧徐土往
可克然固六通四關地也今日取之操後旬未爭雖數
萬人守之未向帖然則也不如取之全據長江形勢益
王權善之會和擊于景陽陽陽之風華仁樊城蒙上
蒙常破大馬而乞還建業名治疾以安其心且必微備
如襄樊之急將存即可樂而下也一足權靈微無蒙
焉名之還至無湖中時陸遜迎謂曰羽性驕而忌今
遠下後不當可憂乎蒙曰謀我病焉不計也遜曰羽
矜其驕氣凌轅人又始有大功方務止進未嫌於我
今公病必益無備誠出其不意往可擒也願深計之蒙
曰以子言應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才堪負
非羽也思無復是過也拜遜爲將軍代蒙督進至口

來尚不足憂况亡耶乃履鼓示之弱亡遣子泰攻
而別遣常璉王等襲桓桓部曲妻子於中州桓燒泰營
敗之而別將斬璉璉之妻朱氏亦被殺及是
吳起土山鑿地道圍之中外斷絕又其病甚戰者少然
吳兵器鼓無恙意欲破魏兩中人始有固志時江水淺
陸夏侯乘無意將步騎屯渚中作浮橋往來通船曰屯
渚中至而水也浮橋中精銳特而為魚也且江水一旦
暴增當以江之魏主不詔尚等立引軍出二年蜀使
來報聘三年魏主丕來伐出廣陵阻江不得前還師
龍舟泊蔡賴浮淮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楫一江而
植木為障疑其假使自江頭至江乘數百里一夕而
可就時江漲漲至臨望日魏主有武騎千軍無所用之
未可圖也問羣臣曰權當自來否劉璋曰彼謂陛下欲
以乘之重牽已而起越江者莊別將必勒兵待事
未遂也也而吳王果不至乃旋師又明年復以舟師
循潯入江臨江觀兵見江流洶湧嘆曰嗟夫國天之所
以限南北也遂歸於是三國鼎立勢成君臣民主各相
保無即疆場小警四年相顧雍吳相顧雍歸蜀
無其皆細故矣四年相顧雍王曰公豈不子布有愛
乎顧其人剛本相事煩喧言滋多怨咎將非所以益
之也乃相雍雍為人寡言動時常物領高書令封侯
還而家人不知及在政用文武吏隨之無不稱其
訪建民隱及政所宜宜以聞則歸之上不用終時
宣泄權以此重之於公朝有所陳論辭色甚順而君
得失所執正者非面見不言吳主令十事即有所訪
陳便官計有掩案雍曰兵法戒小利此輩欲微切為身
謀非為國也五年春令州郡息民廣農陸遜以請在
宜聽權從之五年春令州郡息民廣農陸遜以請在
將屯口吳王報曰其苦孤父子親受田吳中八牛四精
雖未及古欲與之五牛勤勞耳遂復陳便宜勸王施德
緩刑寬賦息民於是王令有司盡為科條是歲分交
州置廣州黃龍元年稱帝尊父武烈皇帝母武烈皇后
子進張昭諸葛亮將軍昭每早鮮色壯厲吳主嘗於武昌
臨釣臺飲酒使人以水沃群臣面曰今日必醉聖臺

乃止昭正色出主入笑曰共作樂耳公何怒乎昭
曰昔紂纘立酒池肉林長夜之飲詩亦以為樂不以為惡
權默然罷酒堂以直言逆旨不徒見權之昭避席謝
權跪止之坐定叩曰昔大后桓王不以先王屬陛下而
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忠臣而己若厚恩而意慮淺
逆盛言然臣愚志在忠益卑命而已若夢心易慮短淺
榮取容所不能也主辭謝馬廐謝性疎直嘗以酒失得
過大主怒發三劍擊之劉基諫曰陛下以三爵之後手
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其孰知之主曰曹孟德尚殺孔
文舉孤於諸何有基曰陛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
何自喻於孟德翻有殺得免日救遣將浮海求夷洲
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遣將浮海求夷洲
二州在海中長先言帝遣徐福將童男女求仙仙
止海中洲不還者也今數萬家矣得之可益衆貴將
求之陸遜曰陛下以四海未一兵興歷年見衆指戒而
遠規夷洲萬里襲之波難也吳水士疾疫必生將
欲益損規利反害也宜養民寬賦和衆勸功通遼東
公孫淵遣使來稱臣吳主遣使九錫備禮封淵為燕王
昭曰淵背魏懼討來未拔非本志也若淵以圖自明
於魏而二使不返將取笑天下矣上不聽淵果斬吳使
傳首於魏魏封為樂浪公王大怒欲自將海擊遼東
時遼東曰陛下破將烏林敗廣西陰擒荆州此皆當
世年傑而既皆摧其鋒矣方將落平華夏終一大獻而
所感也僕州薛象尚書陸明之戒此臣之是後魏數
更大喪蜀丞相亮亦卒吳主老病急薨於政中書郎呂
宣以諂巧用疎間勳舊已乃悔宣與中書郎文巧詭
主以爲忠宣數自丞相在權過失大主怒詳雅欲斥免
或謂宣曰顧公免丞相權過失大主怒詳雅欲斥免
宣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即明日擊君耳宣懼乃解散
衆欲見主極諫開太子數為言不聽乃置酒集百僚散
因會衆之極諫除太子數為言不聽乃置酒集百僚散
下丞相廷尉治雍至廷尉見責問曰君意得無欲有
言乎宣叩頭無言尚書郎權責問之雍曰官有正法無
以爲也竟既誅於是主遣人告謝諸大將問欲言諸
皆不敢有列手詔諭之日子嗣子山義封侯公皆

不直性所陳而伯實承明涕泣感傷不自安之心聞
之恨然深自剝責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能自見其
君從容自出至長髮有二色義雖君不感猶骨肉榮
喜感相與共之成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皆清君
諫諍然而已哉澤而不止今孤有省無恒公之德而
仍執嫌難所由無亦於管不異乎幸論謂諸葛瑾真
封請放鷹朱然定公字謂呂岱也瑾與漢丞相亮同
產比名委質公退無私言然內行備終日欽欽在事
無事必朝夕嚴整勤勞而臨思瞻定過絕於人位八
十餘與陸遜共領荊州同心協規有善相讓皆為吳名
臣太子登立子為太子子霸魯王已內嬖潘夫人
生少子亮愛欲立之惡太子及霸交傾廢太子庶人徙
胡都賜死殺諸阿附者卒立亮之體秩和並羣臣
多以為言始命吳宮和與霸陳舉國小二黨王陸
公主太子母王夫人而公王有却璋遺子事魯王陸
遜更上編 卷之二 二九
遜曰子弟有寸何憂不用而私門以要榮利故取禍
耳寄果阿附交構遜又與書曰卿不師日彈而宿留阿
寄終必為門戶禍矣又數言上言太子正統當使有磐
石之固太主不悅太常顧譚亦言之而太子傳言譚
世魯王鎮夏口吳主怒譚從譚交州又感魯王言譚
當遜場而聚數以消息語遜數遣使強責遜憤卒
吳主寢疾太子轉桓王廟太子妃家弟近廟遜太子遇
之公主固言太子不至廟就如家計謀而王夫人見上
疾疾有喜色大王發怒夫以憂死欲遂廢太子未矣
也將軍朱肱諫曰昔晉獻用驕姬而恭世子不孝漢武
結江充而太子死也於是尚書僕射屈晃首自縛連立
治國請而無難者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連立
發怒族正象殺族府太子殺霸而全寄公三諸阿附者
並立
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托國而相享國三十一子
亮立明年吳殺其太傅諸葛恪恪剛果慮不顧難以諸
葛不直性所陳而伯實承明涕泣感傷不自安之心聞
不並立大出師伐魏中外咸怨孫峻因民之多怨構於

主亮陽置宴伏兵格殺之夷三族初恪少有盛名大帝
深器之而恪父瑾以為感曰非保家之主也陸遜謂恪
曰前我者君奉之同升下我者伏接之然且懼難今君
氣陵其上意蔑其下其何以居之恪不悅及大帝召恪
輔太子將行呂岱成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
曰李文字三思而後行之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
明恪之劣也恪無以應人峻為丞相殺前太子和廢齊
威謂失言而恪竟以敗 峻為丞相殺前太子和廢齊
王奮峻死絛侍中輔政殺大司馬滕胤將軍 將軍
惇王已廢其主亮為會稽王琅琊王休立誅相絛仁性
有賢名以惇為丞相因陳陳陳兵誅 敗葬太傅恪
及惇等子坐格等遂從者或為恪請在 曰盛身
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寄託之身
死於子之手不可謂智事遂廢以惇為相張布為
左將軍依巧相乘事喜書外祭酒常服士士
以自近布以昭冲切直恐入付言已過數尼之休曰孤
欲與昭等共謀智聞其言何傷君若恐其言臣下義思
故不欲令入見耳布皇然謝言懼妨政事上曰上務學
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恐 在位六年殂 諡景
傷布意卒廢業不復近昭等 為程侯
皓立 吳人以蜀初亡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壽為烏
程言於相與皓善冊皓曰太主明斷以長沙桓王之傳
知社稷之虞苟吳國無廢宗廟有賴可矣遂廢太子
而立 為淫虐貶朱太后為景皇后弒之及其二子殺興
布還都武昌 時章諶云率欽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
曰武昌土地險峻非王者之都乃還都建業時何定以
內侍專威福凱凱責之 上卿見前 主不忠國政
事當有可用全者耶信樓玄賀邵張沛父族弟坊訪時務
陳定不可用 忠久卒吳王所之其 安抗上曰曰
均則眾者服寡力倖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
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
無連隨之援內無齊楚之強庶政政遲遲民未又議者
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守此守國之末事非智者所先
也凡每念此中夜抽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也而勿

敗績條將宜十七
事惟省暫皓不納已而克西陵復交廣志益張而為淫
虐滋甚以枝殺丞相萬彥以諫爭殺中書令賀邵以守
正殺侍中韋昭主殿中樓玄司市陳聲以訛言殺齊王
奮并其五子以旱饑求賑貸殺郡守張詠車浚皓奪羣
醉以黃門十人為司選舉劾之犯者割面舉眼以為樂
中書令賀邵諫曰臣聞與國之君樂聞其過舉劾之
舉聞其善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日興舉劾之舉
禍聖下嚴明法以禁罪雖善士以忠諫不為過次
死生不保是以正士權方庸臣苟媚人執反理之計士
此說道之論非所以保洪者也傳曰國之興也殺民如
赤子其亡也刈如草芥今法台苛苛調政益重國無
一年之儲家無備月之蓄而法官生食萬有餘人北敵
注日伺國盛衰長江之不可久恃苟失其道一羣可
航也皓大恨之樓玄王獄中事正身奉象象而行焉
皓所惡遂與邵已而晉大舉分道來伐丞相張悌督諸
軍死國皓出降而吳亡流軍至牛渚沈瑩謂之曰上
敗者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共知及今渡江猶可
待蜀兵之至恐士眾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
不亦辱乎遂渡江與晉師戰敗悌諸將親提與去不
可復之涕淚相問仲思今日我死所也且我為童子時
即為君家丞相所知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今身均
社稷可矣遂死無何晉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抵石
頭東望旗幟而降殿中數百人共屠凌臣等昏而醉時
面縛與謝將軍門降先是太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
陵建平國之藩表處下流受敵一境若破沈無顧慮
痛極千里星奔電邁非可恃指他部此社稷安危之機
也臣父遜昔在西蜀嘗以為言臣得涉遠見今西蜀
千里受敵而上不其財致萬贏弊日入難以待變臣死
之後願以西方為屬後客果以舟師伐吳如抗言皓至
此空待皓日聞君在南方舉人目利人面此何待下賈
克謂皓曰聞君在南方舉人目利人面此何待下賈
日人臣有為其君以義也忠者則加此刑耳克默然

是謂其才俊如七故後上以恩德通達則
為說與晉王有舊置殊即即王妃家也見為親近之
適見之脫流涕曰臣不能清身皮而復見重於國則
恨以焉侍中國辭不拜歸終身不何晉國而生具
四王享國
五十九年
論曰孫吳以武烈忠果長沙英毅建國統而早世不終
太主雄剛忍事長於僞使哲矣宋乃慈息感於讒宗臣
裔嗣終死不能自明悲夫夫惟忠臣危不替忠寒寒自
靖諸陸有之矣

由史上編卷之二十九
本

龍四
八月初十日

以假二虜今吳地廣而下吳攻之差難不先蜀三
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吳可坐勝也計蜀義士
不過五萬人今吳美維於中使不得東顧而出其空
虛直指勝谷以襲漢中劉璋之關中吳破士其內
表請遣左右軍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關中吳破士其
陰平防寇而黃皓信巫覡謂敵終不至其言陽關之
知也巴蜀艾自秋首越其松栢中綴美維雅州刺史
斜谷駱谷于午谷趣漢中以衛羅持節督軍討之摩
化接美維翼董辰詣陽安關而勅諸葛不得戰入保
漢樂二城會平行至漢中徑趣陽安口維聞引兵還艾
追擊敗之維走守劍閣會攻之不能下軍食乏欲引還
艾上言敵已摧折從陰平徑漢德陽亭越浩出劍閣西
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斷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
會可方軌而進即不還應浩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
人之地七百里餘山高谷深又糧運漸絕艾以自隄人
者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下至江油艾登萬人
不意艾兵卒至則大驚後主恐莫知所多遣使奉節
面縛與魏降艾降艾解縛焚觀禁將士無虜已艾
定蜀而歸自功上召言請臣平蜀之勢遂乘吳以自
效昭猜之以衛羅喻艾事須報母魏行魏會有與志姜
維隆會規知之欲搆會說之曰君曰往南以來等無通
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持此安歸乎何不先去陶朱公
泛舟絕迹全功保身也會曰君言遠矣夫是會與羅以艾
則君智之有反狀而於劬勞要艾章表易其功令停故
昭以假卑微艾救會進軍成都而自將大軍從魏主幸
長安會以難其必遣羅收艾欲令艾先殺羅得因以
為罪羅至成都夜殺諸葛羅奉詔收艾創一無所問亦
自詰官爵賞如故有不出者誅比羅誅諸葛皆全羅乃
乘使者車持節徑入艾卧內艾卧未起遂殺艾父子羅
檻車詣將整伏趨羅羅輕身出迎起去懷中表子羅
艾絮帖然而散會所憚惟艾艾就擒遂決意反已得昭
書云恐步不許微自將也長安相見非久會驚曰但
取艾相國知我蜀辦之今來必覺我與矣事當速發成
不待天下不我退保蜀不失作備也會郭太后幸乃
悉召諸將為太后承哀禮遣使起兵討昭悉問諸將
室川從所親信領其軍時先陽附會已許無疾就

外解姜維欲使會蓋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漢
會猶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胡烈所部會信愛之建
落會使魏烈內一親兵取飲食烈家疏與于言會已作
一大坑置白楮數十口且檮諸將坑中一夜轉相告皆
會諸軍鼓譟入先所開諸將各緣屋出與其軍合共斬
魏烈已遣護軍田續督艾父子於綿竹殺之蓋漢南亡而
成漢有言會先種滅矣功會過幽州刺史王茂問計成
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者會默然或
問參軍劉寔曰鍾鄣其不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
還客問其故寔笑而昭卒子炎嗣王遂代魏稱帝國號
晉後十五年滅吳而天下一於晉時孫皓在位蜀平
帝天下皆謂吳當開亡今復一紀平定之期斯在矣
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適者之論或未
應權謀之維多而決之欲獨夫以保成阻得自全者
謂均勢同力足自固者耳今江淮之險不過劍閣之險
之秦修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冒其資器械
倍於往時乃更阻兵相守日尋干戈征伐大若役女子
臨江以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大備多孫皓志
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平居猶去就一且其
臨朝野難亂不氣力致死可知也又其俗急速不
能持久弓弩機不復如中國唯水戰乃其長而一入
其境大江非復其有還趨城池去長入却我軍懸進人
思致令復令巴蜀奇兵極其空虛一處傾城則上下震
蕩可杜日而定也曹主孫皓之而賈克思議不出已
不可王濬上疏曰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
賢主則難敵也臣作船七年且有朽敗之年七十死
無日臣者一乘則事難圖願陛下無失事晉主於吳
決意伐吳會社預代祐督荆州復表言羊祜不轉於
象而獨與陸計故祖事者象九事當以利害相校
亂之形亦不可得直以計不出已亦由恃恩輕相同
耳自秋已來討賊之形既露今又中止令吳恃而主
完備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蜀無所掠則無
埃晉主方與張華圍恭道員長至華相持飲手曰陛下
後發於是晉主以華為度表為書給還十一月連

瑯琊王仙出涂中王濟出江西王或出武昌胡奮出夏
口杜預出江陵王濟出巴東命賈充持節假黃鉞大都
督統之克固陳伐吳不利且言袁老不任新蜀遣乃行
吳人於江陵要害處以鐵鎖橫截又作鉄鉞長丈餘暗
置江中逆拒舟楫諸將大驚數日乃得過步軍草人
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過鐵鉞雖著筏輒去又作
大炬十餘丈入數十圍灌以麻油舟船前遇鎖炬
燒之須臾斷絕遂進克西陵則門吳都督孫皎見其夜
渡江漢中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皎見其夜
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出拒戰敗歸吳遣伏兵從
之入廣陵還遂克江陵於是沅江以南皆交廣州郡
皆望風送款預鎮陽關撫之而廣與胡奮王戎腹流
林峻而留鎮鎮陽關分兵益漢武昌或曰百年
之寇未可盡克乃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冬大舉預曰
昔樂毅陷齊西一戰以并後齊今兵威已振聲如破竹
勢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矣遂發軍帥方泰必進師勿謂
王濟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濟節度以足
威名已著則順流而下不宜復受割於我與之書曰足
下既推其兩藩便當取建業討累世通寇釋吳人於
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潘大悅表其書上之自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二月十九日

日角中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
辟卿之力老夫何有焉此爾生所以屈廉頗也潘曰
知德節之禍歟無言終不能自遣是甘梅也博士奉
秀等未訟其功還鎮軍大將軍方吳之未下也賈充
執前議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以爲必晉主寬厚孝
克山其降克克還諸關請帝撫而不問晉主寬厚孝
友懲魏氏孤立之弊大封宗室授職任懲魏氏刻薄奢
侈勵節儉敦以寬恕用人惟才以傳玄皇甫陶爲諫官
本東宮施敬二傳行再拜禮詔增吏俸禁星氣識緯之
學初代魏都洛陽敗元泰如追尊祖宣土藝作子師
父父王昭皆皇帝文帝之妻雖從權制釋服然素冠
履食哀毀如居喪羣臣請易服復膳帝曰念不肖終
何至一旦易情於所天竟疏素終喪太后王氏恩既
有司請即日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不忍也
前代禮典與文不同何也限舊制使通器然也羣臣
請不已乃以素服終喪有司奏御駕牛青絲綬斷以青
車代或爲帷頭聚焚之高陽許外郎爲帝所私子奇
遷太常丞朝議以澤州之門不宜近左右帝追述允
堂而奇茂才竟催祠部即晉大疫帝得疾劇甚及愈群
臣奏賜上壽日每念及死爲之愴然豈以一身之病
忘百姓哉謝不舉初同晏弄王老在爲玄談宅心事
議行於下近有魏武如法術而天下賞刑名魏文惠通
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益彰遂使天下
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宜率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
節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帝嘉及平吳改元太康詔罷
州郡兵自是帝以怠豫荒政耽宴遊溺寵嬖矣不專任
舊臣而后黨親貴興章泰廢請謁大行選英俊委五
萬人在寵帝從容問司隸傳殺曰朕可方漢何主殺欲
以危言動主聽叩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是對曰桓靈貴

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由此言之殆不如也
時親貴橫放故云然帝大笑曰桓靈時不聞此言
有直臣固為勝之然終不能禁司馬儼威上諫言古
帝儉故也先王之治天下不常食肉皆有其制今十
人稱而惠不足實由於奢者侈之費其於天災人崇
儼上疏曰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然其時量
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力足以維帶京邑已戒禍心者
勢不足獨有為而後可以維帶而書此也雖也下
當與議達古今之士共其便夫居事命以別能否
辭因成敗以分功罪其今陛下造始而於否
者六卿分職食漢心列並事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
古則泰重可出眾職付外府事使專之而尚書獨領
大綱近者監司類畏避豪族而大納不暇又懼職之
職則密網以羅微使秦勃相接願東去碎密之案成
大刑而之謀大制之主在於立教定制使遺禁人
由史之編國奉之二
心於列國切嗣後世之維昏暗明雖若曾乃足過
也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此將來不須而自能者
今勤所不須而所患不巳出尚書華督幽州軍出齊王
攸督青州軍而說昌三三公荀勗以文學才識論者謂宜
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以齊王對曰臣聞
幽州軍撫循夷夏與皇極帝復欲之純侍疾容語
及鍾會統日會之反頗由太祖高尊寵五王而陽滅光
御者必知六營緩急之有故漢高尊寵五王而陽滅光
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珠下有恩威之異
也乎奪使然也才智有而太祖誇獎其材使會自
大體則則何由生乎帝曰善純侍疾其小自即
言直忠堅冰之漸勿使會之徒後致傾覆帝曰當今
豈復有如會者乎純因屏左右進曰陛下謙盡之臣者
天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
是止不徵華時齊王攸有德望最純深心疾之純言於
帝曰陛下諸侯王之臣宜親之始而齊王稱朝可
乎易曰百僚皆心齊王陛下試觀之之國必奉朝以

為不可如此者殆已乃出攸
而與朝爭之語具封建志立二十五年祖太子衷
是為尊皇后曰皇太后上皇后賈氏太后父駿以太傅
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巳以聽衷楊元后子也
克女甚監得為太子妃帝憂太子不任嗣欲易之元后
立太子以長不以賢何可動也及疾篤恐即死帝更立
后危太子涕泣言曰叔父駿女正有德色幸以備大
不辨叔父中書令和尚書令任陛下家事帝不答尚書令
之威而季世多為恐不任陛下家事帝不答尚書令
痛欲然而不取會作宴安堂雲華雖醉而意不怠也
止者三公以子撫封曰此座可借帝解其意不怠也
向書令事令太子次之賈妃乃大懼情外人代封
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而以意
知喜即委泓泓具草令太子自書上之晉主甚悅示
才人賜太子生世孫適慧官中營夜失火帝驚寤
曰良上稱願永平元年春后殺太傅駿遷皇太后
年五歲引帝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
無見人主帝奇之每以爲似宣帝故太子益安已復
遇非貴后所生恐終不得立而憂於是用王佑謀遣太
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瑒淮南王允允分鎮以
使帝室及漢疾內顧無大政可倚乃以行父駿為太尉
輔政帝疾篤駿因以私意改易要近其腹心會帝以
間作色曰何衛便爾乃詔徵汝南王亮與駿輔政駿
不宣質之帝復問汝南王亮未左右曰未也因遂為
廟號世祖武帝而永平元年春后殺太傅駿遷皇太后
中朝之亂如此矣
金甌城弒之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確錄尚書事
初賈后為太子妃時始殺入武帝怒欲廢之揚后曰賈
公問有大熱於國奈何忘之不廢然妃不知也以後
太傅駿所抑於是使黃門董猛與廷臣素惡駿者不
者誅駿客使使報楚王瑒瑒亦以駿誅忌已許之求
八朝於是后夜作詔誅駿謀反令東安公駿帥駿中
士討之楚王瑒屯司馬門以定舉揚太后聞之題書
射宮城外教太傅者重賞賈后因言言太后同反於是

駿勇三族... 以賈模張華裴頠... 七年... 丁秋... 王戎... 司徒... 九年... 未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顒為鎮西將軍鎮關中... 尚書僕射... 國危無益... 待始不可... 見信宜... 亂吾曹... 論以親... 之模... 望去隆... 永康元年... 有令名... 是許... 醉乃為...

吾當入... 迷亂不... 乾散召... 者兄國... 者恐有... 太息以... 通所為... 文淑... 庚太子... 今適語... 輕被斥... 空張華... 寒苦自... 之傳及... 母得... 宜空... 之或實... 死妻... 以死... 廢死趙... 太孫... 趙王倫... 深交... 不可... 從督... 廢費... 權乃... 聰明... 度太子...

而立二年癸亥帝室亂顯頤收長沙王又顯表頤為皇太
弟頤形美神昏不知書初委事盧志收其功召維
盧志勤之行而頤人孟志收其功召維
兩度廢地海內失望與頤同舉入房又督諸
官德之朝議以頤人兄弟可辭使中書令王衍
計說之退東海王越守殿中京師因執父送金墉以
行難開門納其頤遂入京師廢皇后羊氏頤表頤宜
為儲副送廢太子單立頤為太子永興元年甲子秋東海
弟丞相如故一如文帝輔政故事
王越右衛將軍貽奏帝戰蕩陰帝入于顯師遂入于鄴
顯置業儲修日其越貽共勒兵入雲龍門召三公百寮
奉天子戒嚴計頤復皇后太子越戰蕩陰帝師敗績
待衛散侍中德紹朝服登筆以翼帝越辛將受之帝
曰中書也勿復對曰奉太弟今惟不代陛下下一人遂
之血帝太遂繼帝入鄴左右請帝曰此越侍中幽
也勿沈越走封國而顯將張方入復廢皇后太子幽
顯上稱 顯卷之二十 十七 二月二十四日
州督浚王東瀛公騰攻鄴鄴潰乘輿還洛陽領南
洛冬顯遷帝長安廢顯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顯將方
長安顯迎於霸上而大權一歸顯詔顯就第更立豫章
王熾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顯熾及吳
王晏晏材庸下顯素好學自之是歲匈奴劉淵稱漢
而王以太宰知督中外諸軍事
王李雄稱成都王二年乙丑秋七月越越張方領徐
州督與范陽王越傳檄討張方鎮南將軍劉琨遣書
使顯悲釋兵同獎王室又疏言自顯奉王傳兵顯其反
而說為虎首載藉以來骨肉之禍未嘗有也萬一曰夷
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關自效於下非者矣宜速討之
等令兩將兵各保分局自今才與與者天下共伐之越
顯皆不聽越屬勝中溫顯入催誅張方以解難而越入
長安奉帝東還洛陽以太 光熙元年丙寅春正月
傳錄尚書而大權在起 顯自武關敗奔北欲濟河或執
洛越卒于鄴顯斃于鄴送鄴會范陽王卒長史劉興

賜死冬帝祖越建太弟熾立長為是歲南陽王模戕河
間王顯東海王越殺清河王覃三年春正月癸亥越入京
師十餘人使具將領國兵入宮衛 五年越死于項師
獲于盜勒司空衍斃焉石勒入越越帥師禦之次于項
之訓越越斃屍曰天司者此人也當為天下恨之於
是宣文之器穆宗宗四十六上蓋於勒司空衍之於
也神情明秀總而諸吏部郎山濤謫歎歎良久既去目
送之退而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
非此人也初越中夏侯玄覽籍何晏等並祖老莊習
論言天地萬物皆以無為宗以自然為大以養生死司
功我提是非為至而後棄禮法甲部檢押籍者論言世
之君子簡法克體手執圭璧足履履聖行欲為目前檢
之為無窮則少稱卿卿長焉邦國上圖三公下九州
我伯曾不與羣惡之虞務中自以為為吉它行不難繼
勃不出格康河內山濤向秀劉伶籍兄子或上戊等
與無同嵇康河內山濤向秀劉伶籍兄子或上戊等
中林之遊湛於酒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天下靡然趨之
追晉初彌甚行及從兄成並有三公皆委心寄外放於
逸浮與時游沉無寒謂之節而性習所溺不能自放於
以大地萬物為無物而任誕從之放火無忌頭治也
濤耳戎性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若
不足家有好事者賣之恐人得種常鑿其核行貴於幼子
悲不自勝山濤甲之日孩抱中物何至此行曰聖人志
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止在我輩蓋自遂此居
州口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滄海之險州二人在
而吾居中原足為三窟矣及是行爲勒所得召見問焉故
行默然曰君少壯登朝各盡其忠且言少無宦情不豫世
事勤矣曰君少壯登朝各盡其忠且言少無宦情不豫世
官情曰君少壯登朝各盡其忠且言少無宦情不豫世
神色儼然呵止之而行清時疑立勒謂孔叢曰行
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言可活否長曰彼晉之王公終
不為用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殿殺之
被執頭數日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令不祖尚浮虛恐
至今日悲夫 夏帝蒙塵平陽晉人奉秦王業為皇太

子又明年弒永嘉二年春正月有日食于地...
陽明年弒...
而司馬氏亡...
下如表景無不應也司馬宣王殫心力於并取竊神秘

東晉志

元帝睿琅瑯恭王觀子也於宣帝為曾孫...
鎮建業倚任輔相辟禮士撫流亡而國始基...
先救關津以安人...
人彼詣即吏乃...

之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先存問...
州定江州而國勢始壯...
在位詔王以左丞相入分陝辭不就長安...
勤王不果行...
琅瑯王泰恭王祀...
位...
止...
吏...
人...

渭水自日曷西平羣盜北枕石勒黃河以南

所胤詔敕后隄入衛百官導迎隄岸憤大言有義典乃

與諸曰樂步輪短才耳使後生流宕達名於考其富貴
平淡能識冲粹處便危之不可得而親疎隱懷之
義時有立武狀失計士豈可同日語哉數日隱懷
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說類天壤耶送終移柩
尸以之早敦聞言大恚不復發止之舉舉止如平時
乃遣還嶠諸敦知不可諫乃乃遂為恭教身歸府事
干說家謀以附其欲知錢鳳為訓主借以聲譽每謂人
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人之愛鳳之喜與深
相結納會丹陽尹斌嶠說敦曰京尹帶報侯舌不可輕
授公宜自用其人敦問誰可者嶠推鳳鳳亦推嶠嶠
固辭不欲行而後敦乃表請丹陽尹斌恐鳳嶠後
間之因錢別行而鳳未舉嶠陽辭以手波擊鳳嶠
怒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
兩釋之且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三數日果謂敦
曰太真於上甚密與使交添殆不可信也敦曰太真
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相親哉鳳乃不敢言嶠發
即疾馳還都白發敦諸逆謀與和鑒為先事防大策謀
討敦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賣與導書曰太真
別來幾日兩作如許事常募人生致之自故其舌敦
子養兄舍子應馬而志快發疾疾而歸拜應為武
衛將軍以自副護鳳曰公股有不諱即當以事付應
羽敦曰非弟之事非常人能為應年少何能此我死
之後釋其歸朝保門戶上計也退還武馬收兵自守貢
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見下饒倖第一下計也
鳳退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及導受詔討敦
敦病篤即宣言敦死帥子第為敦報眾眾以爲信六軍
志規神器天不長姦敦日敦報眾眾以爲信六軍
等帥大師進討諸為敦授用者一無所問敦則士從
休年達達家室朕甚憫之其單丁清歸終身不問餘
周撫等帥眾犯京師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
尚未郊祀何天子也但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裴如而
已司徒導逆遺合書曰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請當
如昔年事乎昔年侯臣亂朝人不保心恩公濟安期
有耳目者知將軍來也子淵非失人心臨終之思委重
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乃欲妄萌逆節不已停乎導

門戶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日張騰為六軍首事
為忠義所在不為無賴而生也符含將水陸軍上馬
至江寧南岸失諸者以聚寡不敵及軍未公案楊之
郁鑒曰城方事氣恃承突奈何不謝強猶奮一朝之
焉成敗乎今城方抄盜為百姓疾苦日侍久將人負
怒焉對擊其情衰誠不足破也帝不聽自將親自
江故持戰溫嶠使人急燒朱雀橋汨之帝大怒嶠曰
宿衛單寡敵外兵未至若賊勝九之止豈陛下何愛
於一帝帝乃止軍南皇堂嚴官嚴守賊以橋焚不得渡
與大師夾水而軍久皇堂嚴官嚴守賊以橋焚不得渡
日我兄老婢耳嶠起欲自行之越城之越城大情
發器而累尸以席壘塗其外日縱酒為淫樂潯陽太守
死兄奈何與嶠鳳詐賊眾皆愕然光乃折鳳走闕下
嶠有言敦敦座焚衣冠跪而斬之與光克錢鳳首司
南府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爵有差有司奏敦兄弟舒
彬等其近親乎其勿即有司奏敦兄弟舒彬等其
當塗名禁網嶠疏曰敦剛毅不仁取行殺戮朝廷所
用史之編 卷之二十一 五 四月 丁未
制骨肉所不能間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
之候也乃在拘錄自免無山原其私心豈遵養宜
之以寬縱之方敦石頭元帝使敦弟彬前勞敦
僕射頭然後人敦怪其容慘問之曰向與伯仁耳敦
怒曰伯仁自致刑戮日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
然曰伯仁旌犯順殺戮忠良禍及門戶能無哭乎敦
憐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欲殺之導趨彬起謝曰知
不能謝日此復何謝了無澤色敦遲鍾以舒其
刺江州彬過敦勸諫其苦敦變色曰左右微收之彬
南奔荆州彬曰不如江州合日大將軍平江與江
何而當師之應日此所以宜歸也江州當盛時能
同興必不貶人於險州守文寧能意外相耶合不
從走荆州彬聞之於彬具舟待不至以為恨彬聞含
逆而流之江先是舒子兄之方與角與警敦愛之常携
以自隨嘗夜飲兄之醉先卧敦與錢鳳密謀逆兄之
間之怨敦意疑即於卧大吐水面並汚鳳山皮果照
見兄之卧吐中不復疑會舒拜廷尉兄之求歸省悉
以舒舒與王導具啓帝備馬朝議王承勳願
等官導欲久周札和鑒請敦入石頭門啓而入周札

不可導曰往年之事及逆未著迹同恒未有識而上皆
承未喻非獨札也及敦逆既彰非即委命宜追諸鑒曰
敦為逆日父札門延敵令王師不振宜不免於罪若
事前舉同恒文豈將以先帝為由耶導語塞然竟贈
三年秋閏七月帝崩在位三年二月七日帝明敏
克復大業然太宰西陽王柔司徒導中書令亮尚書令
非久遂崩 壺同受遺輔政太子衍即位是為成帝生五年矣尊皇
制亮大 二年秋蘇峻祖約反峻陷姑熟三年春帝師敗
績尚書今壺死之亮奔潯陽峻犯闕皇太后崩初太
和得象及亮以元舅事任法裁物失人心深州刺史
相約自以名輩不後却主而不預命遺詔褒大臣又
不與亮中抑之荆州督陶侃有威名亮畏其得象峻
情防而安集將軍蘇峻峻守潯陽貢功望甲兵有制朝廷
心羣難並蓄於是亮出溫嶠鎮豫章王舒守會稽廣聲
榜又備石頭城以待變南嶺王宗帝西陽王弟也以失
職怨望亮殺之降西陽王柔為弑賊王 宗帝
為大司農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蓋徐之驚帝亦以為
言亮曰峻不順命今殺之而反亮向淺遲之禍漢七
國是也竟殺峻峻果不就不就亮道仲宣論峻曰使公
言及反是安可望活耶我寧山頭望廷討不能廷討聖
山頭望與祖約舉兵反和黎溫等皆引廷軍入并
亮以潯陽交急止令毋動與嶠書曰吾憂西重甚於歷
陽足下必無過雷池一步欲留嶠侃侃尚廿左丞孔坦
司徒司馬陶侃言於導曰請及峻未至斷早峻守當坦
計口扼之峻可破也脫為峻所先得難與戰矣導以語
亮復不聽峻果陷姑熟京師戒嚴亮諸軍討之峻
却陶回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宜設伏誘之
又不從而峻果夜趨丹陽平旦遂進犯壘城丹陽尹
曼夷門侍即周寧盧江太守陶瞻力戰死尚書令下臺
父尸俱死瞻荆州督于亮大震跳身走潯陽嶠
中鍾雅曰以從事委亮雅曰棟折湮崩誰之咎乎峻
入郢城百官皆走司徒導命侍中褚嬰抱病御太極殿
導及光祿大夫陸機皆尚書張閭登御林衛帝左衛
將軍劉超侍中稚仲陸太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入

此侍陸者下疑叱之曰為冠軍來觀至尊若輩所得安
勅陸兵為却下已入宮掠出裸刺士女焚燒府庫中外
大怨峻至以導名德猶使以本官居已右以夏江州督
祖約為大尉而自總尚書使太后以憂崩 峻
嶠荆湘督侃師討峻據石頭帝出居石頭秋西師誅
峻時嶠聞京師不守大驚勸會亮至宣太后詔進
亮將軍開府侃師討峻據石頭帝出居石頭秋西師誅
亮何以示天下將不受遺王愷期等要期亮督侃同
赴惟侃中望亮以總場外而不收遂局為嶠亮說不
得欲先發亮不贊毛寶曰亮克在和不可不亮亮亮同
自則師威不固發則無眾從其可疑當外示不亮亮同
還王愷期奉侃為盟主侃遂遣諸將護亮登以師至尋
回追還嶠嶠書曰軍政有進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移
微遠近言於盟府諸軍將次惟須仁公今召軍還遠近
咸或懷與仁公並受方器少在安危休戚理宜同之且
自頃復願情深義重者於人口一旦有急猶望扶救兄
社稷之難乎公當進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勳退以
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峻約囚逆人咸切齒今之勳討
若石投卵若召兵還還或收於幾成且令不知者謂公
有容足之地乎侃追也微令此州不守約峻得志仁公亦寧
進於是設宴場告大凡州宗東匡復之志嶠登壇讀祝
願流涕而面三軍莫能仰視遠近激奮軍大振峻帝
石頭西帥司徒導固爭不能得帝派大原峻帝
泥濘劉超鍾雅徒步俗峻給馬不乘而悲哀慷慨明歲
嶠遺之米超一無受峻絕劉多臣即愈恭恭生幽厄
嶠帝授孝經論語時嶠陵城孤援少外追劫寇邪
得詔微流涕赴郡言城內史下舒吳與太守虞潭入
內史蔡謏義興太守顧榮師畢會聚園陵微執入于
會稽說侃嶠立營壘屯要防有連又絕其奉道孔坦
曰本不須守立大業曲阿度亭三壘為營也表鑒都督
表度亮營守立大業曲阿度亭三壘為營也表鑒都督
楊州入郡軍屯京口舒潭監浙東西軍軍大令而峻
愈困持侃嶠軍茄子清嶠以前年得小峻便步勃士
上岸者會峻送米嶠解饋約毛寶曰兵法令守
不守豈有視賊可擊不上岸擊賊者耶疾馳往襲取之
已得請兵峻敗勾容姑熟積聚而約峻軍乏食秋後
攻壽春約聚消奔歷陽賊將攻大業急鑒固守侃欲往

春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九年太尉長沙公侃卒
陽十餘年趙再攻以寡勢拒敵趙不能勝而退八年
底儀勸趙農桑載鉏耒於軒輶親帥民芸獲在襄
襄陽趙冠江西侃遣南中郎桓宣東來攻樊城悉俘
耳加振督江州是歲石勒稱帝七年秋太尉侃復
導趙持賂者耶帆笑曰乃連養時賊七年秋太尉侃復
方州郡用為方州令害宰相即用為宰田手導答書曰
默據上流之勢有船艦成資故令忍以伏足下非所謂
耳加振督江州是歲石勒稱帝七年秋太尉侃復
襄陽趙冠江西侃遣南中郎桓宣東來攻樊城悉俘
底儀勸趙農桑載鉏耒於軒輶親帥民芸獲在襄
陽十餘年趙再攻以寡勢拒敵趙不能勝而退八年
春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九年太尉長沙公侃卒

心也太尉鑒卒以太常護督徐兗軍代鎮日臣所統
是吾太尉鑒卒以太常護督徐兗軍代鎮日臣所統
納之時庚亮代陶侃都督荊州平以事久得政而巳以
聽而沮亮若外鎮遙執朝權又據上流擁兵起廢尊鑒不
多歸之或助尊鑒為之滿導曰吾與元無休戚威是后悠
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即如君言吾前中漢第何何
哉及是卒倉無儲穀衣不重帛詔鑒參用天子禮
文獻以庚亮及尊常共為丹陽尹元可大任詔中書監
庾冰及亮錄尚書冰經綸時務不吝晝夜或問其糾察
料無名費亮軍實後更以亮為江蘇南士大夫為公言
以制縱奢後相尚杜伊劉琨來貢因宴集謂亮曰曰
海板蕩奄餘三紀宗社安江漢以本廣為榮故誠為
將何以致主庇民乎及歸公卿什錢期日聞安不血
而憂宗周之將亡私言之昔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
憑會稽報吳今石虎李勢志相吞壘壘未清清北方亦
宜先事巴蜀一旦石虎李勢志相吞壘壘未清清北方亦
臨東南治已蔓草猶宜早除冠簪于中護軍謝奕曰
是吾太尉鑒卒以太常護督徐兗軍代鎮日臣所統

六年春江荆督亮平中書令翼代鎮翼悉心為治戎政
 才喜清談時杜乂發浩有威名翼弗重也此年宜
 之高閣伏天下清徐議其任耳長沙相姜浩父也貪虐
 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長沙相驍豪由有什兄江東之
 敗人鼓魚蝦豪強時有行法擢施之寒劣何注年盜石
 頭米百萬本豪斬而殺倉督監以塞責山越為餘姚長
 出豪強所藏匿二千戶則衆共驅擊之雖前宰督謝而
 江東事自此去矣今吾兄弟不能拔足風塵當明目而
 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郡長沙相最惡惡而不治與我
 督監何異八年春正月夏六月帝崩琅瑯王岳立十有
 七年二十二年為成帝帝少而聰慧方六歲元舅亮
 秉政從南頓王帝未之知也父之問亮曰向日白頭公
 安在何久不見也亮以謀反伏誅對帝泣曰曷言人作
 賊卿殺之人言勢作賊當奈何亮為背汗及亮卒深州
 刺史庾惲與江州刺史王允之陳餉之酒飲大犬斃沃
 地地墳家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惲
 畏之懼自殺及是不孝一子不孝皆幼米怒易世後屬
 疎中焉人所問而琅瑯王岳帝母弟得嗣及益親力以
 由史之編琅瑯王岳
 國有後敵立長君為請帝亦以琅瑯賢許之何克曰請
 父子相世今立弟當如益子何水固請乃詔永克以武
 陵王聯會稽王昱當如益子何水固請乃詔永克以武
 陰不言葬與平陵侯行送喪至閭闔門乃登素輿既前
 臨軒謂永克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克對曰臣米之
 力也如臣議不觀升平之世世鎮京口巡諸侯封成帝
 子不琅瑯王奕東海王昱皇后芮氏時庾翼以戚胡伐
 蜀為已任遣使約燕京刻期大舉朝廷以為難而米意
 與之同詔以水郁督征討諸軍翼督荆江軍伐趙立二
 戰丹水敗趙精卒翼相繼卒力罷散河京還輔政立二
 年崩年二十三太子聃立方三褚太后臨朝稱制會稽
 王昱以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徵太后父東輔政尚書劉
 矣衆所側目會稽王今德雅望宜授之政則完安矣表
 矣會稽固辭歸還昱清虛居文官以制懷王濛伯馬
 賓客和超引為馬督江州督庾翼卒桓溫代鎮翼病表
 蜀超零孫萬安弟也江州督庾翼卒桓溫代鎮翼病表
 之為荊州多議欲從之何克曰荆楚風西門戶口百萬
 北帶強臣而鄰勁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計機可

憂桓氏世在西藩豈可復以白面少年久有之哉桓溫
英畧過人有文武器幹宜可任溫內中晏子也庾亮嘗
薦之成帝以爲有英畧之才願陛下勿以常器當之獨
劉琨疑其心謂會稽王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後雖
制也勸昱自鎮上流以已爲重司昱不聽 二年春楊州
刺史侍中何克卒克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甘稷爲已任
三年春荆湘督溫克蜀得僞漢主勢溫進官封侯也
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中魏天水下即峽陽氏流入漢
川者數萬家而畧賜氏李特材武善騎射道賒有疾病
窮乏特兄弟恒護服之至庚申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
遣御史侍中何昱且溫察之不令入蜀關御史言流民
悉歸上封口井漢中一即能賑贍宜令入蜀就食由是散
布秦益關益州刺史趙駿反特以衆擊駿之明年明
下秦雍招流民還秦州史馬該督之行且條別六郡民
與州郡討賊者乃特兄弟自署陽平言中國方亂不
足復還乃遣關氏詣該以益州刺史釋尚納賂求權停
至秋尚該皆許之而廣漢守辛冉以討賊爲已功不列
明史上編 卷之三十一 五月十一日
特力欲求威權然已而尚皆流民以七月上有時流民
爲軍益關人膽力且水廣方盛年殺未登業無以爲行
資後求停至冬而辛冉性貪暴欲殺流民有欲取其資
者乃向至關必殺檢始得行流民大懼於是以待有材
武又數爲衆請留遂相率推特爲衆主特乃結大營於
綿竹之衆至二萬人諸甲兵冉帥步騎襲特營特
發步軍之死者其衆以是特鎮北人將軍兄輔弟驥
將軍之攻廣漢據之冉奔德陽特施招賑貧賈振
用之明年特戰死弟流自益州投保東營特千推
保北營合置軍大軍來討流民懼欲降特中勸衆襲
之軍大振未幾流民死在代領其衆當是時中國諸大亂
五王相屠戮矣特自稱成王已借諸國成以李
離爲太尉李離大宰事必咨而後行而國難事雖
離在蜀三十年而約法寬厚得民時海內人亂蜀無
事百姓富實關門不閉出入遊其相楊褒於後持才
驍馬前惟怪之問馬對曰臣相馬而持才急慮目傷
綏權有失故馬馳莫制也雖知以諷即運與雄后任無
子有妻子十餘人莫適立立兄子班爲嗣而班弟越越
乘立期期第復越越自立壽卒子勢嗣失道民不附
及是相溫既領鎮銳欲立功名以自固謂蜀漢居國

上流與江左相首尾當先伐而國亂民散視胡羯爲可
伐議伐漢將佐交諫惟江夏相袁術助溫謀至彭模議
范曄以爲事非表即行漢大發兵拒之溫軍至彭模議
者微分兩軍異道進袁術曰今懸軍深入勢力合乃壯
壯可捷也溫從之需參軍孫資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
卒擊金甌三曰糧糧成都則溫軍成都之卜里陌矣
蜀前軍乃知與溫異道溫至則溫軍成都之卜里陌矣
衆遂驚潰勢悉出戰溫前鋒不刊矢及溫馬首衆懼
欲退而故吏誤鳴鼓袁術奮振初督士平力以遂大破之
長驅抵城下縱火燔其城門勢與輜重縛諸軍零溫送
勢建康舉賢旌善蜀人悅服蜀朝議以蜀險遠溫衆少
入難之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之惔曰溫善將不必得
則不爲故克也但恐克蜀後難復制耳師旋論功加征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七年冬溫移軍武昌先長
馬老易善言辭散屏居人擬之管葛常同其出處
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詔除侍中安西軍司不
復度其清之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難云譚道實
長安競君子遇會處際寧當效之耶浩終不起及是溫
臥疾蜀威名大振會稽王昱憚之以浩有特名朝野推
服乃徵昱建武將軍楊州刺史昱治陳謀自三月至于七
日昱手書致勉乃受命既至引爲心膂綜朝權欲所以
抗溫溫甚忿然素易之不憚也護軍將軍王羲之說浩
曰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公不宜與征而際際難弭
報遂移軍武昌朝廷大懼謂溫意在廢浩浩至欲去位
以避溫更部尚書王廙之言於會稽王曰若浩去職人
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相王而誰又謂溫上彼若抗
表問罪卿爲之首故作此大豈有全地耶日當靜以待
之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使臣目傷乎浩曰決大
事止自難頃以來欲使人聞聞卿謀始豁然無軍司馬
高崧爲昱草書遺溫曰溫難宜平時會宜赴此爲國遠
圖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望
諸君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或望風震懼一時崩散則豈
實也器懼且爲社稷之憂吾與足下雖任有內外至安
社稷保國家其孰一也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外區區該
懷豈可顧嫌不自盡哉溫得書默然即上啓謝叩還鎮

是歲符健
秦天王八年春浩督勦豫師規北伐屯壽春秋進屯
泗口九年冬敗績走譙城是時譙城十年春浩免徙信
安時再破賊中國東徐先帝洛陽自歸格于豈
之以殷浩督揚豫規進取左丞孔嚴知浩非將帥材謂
之曰此中外乘輿可為寒心宜深思廉蔭屈身之義慕
平勃交權之畧令移然無間庶保人定功降附之徒皆
人而獸心難以義感未立圖也浩不從疏請出許
洛以謝尚徐亮為督統進屯壽春時張遇豫州將尚
等不能無意過浩許昌浩奏尚敗于秦會稽王
來歸同挾與文許又入敗浩謀再舉將軍王羲之等
之書以區區江左所營何如天下寒心久矣而加
之喪敗此可熟念往事豈可悔哉顧弘思將來夫中興
之業以首應寬和為本力爭武力非所任也自冠亂來
常內外乏任者未有下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
竟無一功可論乎今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責者豈
得辭四海之責哉惟引咎責躬深自挹降更與朝賢思
布平政南面更始保淮之計非復所及莫如保江若
猶以前事為未工俾求分外宇宙雖廣何地自容又與
田史二編
會稽王隆曰今胡虜雖有可乘之會而內求浩已所憂
乃重於所欣今功未可期遺黎雖供饑寒耗以區區
封內所痛心數倍者也顧殿下先為可勝之基伏本立
勢舉謀之未晚又不從已浩人敗於姚襄糧械俱盡奔
蕪城浩笑曰我與爾周旋久寧為我不為卿而溫少時
與浩戲騎竹馬溫乘片浩頓取意輕之及朝臣伏浩抗
已固大堂以會稽員風望國無他嫌雖八州士馬相抗
一不為朝廷使所迹用顧者猶數年及溫溫朝野
之怨未浩請廢斥且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信安自
此內外大權一歸浩矣浩既廢帝書空作咄咄怪事四
字又之溫謂和加口浩有德有言儻為今作足勝刑百
過望將考應有誤誤則問者十數竟溫帥伐秦敗
達空山溫大怒遂殺之絕浩竟卒於所溫帥伐秦敗
秦軍藍田抵霸上夏還師十二年春討姚襄敗之伊水
師入洛溫廢浩益恣欲先立功河朔以獻時望乃藉前
蕭伐秦部水軍自秦陽入洛山至南船渡自

所川越武關命司馬勳別將山平谷蜀長安敗秦兵
藍田遂至于霸上不克攻還師列年敗姚襄于伊水入
洛陽備諸諸升平元年春帝冠太后歸政二年冬燕陷
河南監司豫州軍謝萬徐兗督郗曇伐燕二年冬雲病
還師萬師潰免官會稽王昱欲以桓雲為豫州刺史僕
半其弟復處西藩則桓氏成專兵非社稷計也乃用謝
萬王羲之曰萬才流經通使主廟朝月後來之秀以時
節荒餘則達才易勞矣又遠萬書曰以君進往不顧之
謂而府同羣辟談難為意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裁
不君每勿士卒之下者甘苦則善矣萬不能用及
伐燕於秦傲物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曰
汝為元帥宜敬接對恭佐慰其心以如急毫四云諸君皆勁
萬乃召諸將集無所言出以如意毫四云諸君皆勁
卒何憂者將集無所言出以如意毫四云諸君皆勁
親造厚相託託入過雲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燕兵盛故
墨退即引兵走梁野蠻漢身隨詔廢為庶五年夏五
月帝崩在位十七年十琅瑯王丕立太后以王成
之市皇后王氏深女隆和元年春燕攻洛陽溫出師救
尊皇后為穆皇后隆和元年春燕攻洛陽溫出師救
洛燕退溫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遷江表者北還實
於天人亦以萬里長江畫中宗龍飛北惟信服協
河洛血塗山夏諸條士氏橫流已經數世存者老于長
孫亡者立龍成行雖比風之思感其素心而淮鷹之哀
近在目睫溫此舉誠壯也百姓震駭豈不以久舊之樂
遙而趨死之憂使哉臣愚以為宜遣將帥有威望者鎮
洛陽掃平涼許清臺河而運漕之路通關擊之積祿
狼遠竄中夏小庫然後徐進徙未晚也綽素慕高尚
聲者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未不悅遣語之曰致意典
公何不尋居東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時朝士洵洵以
遷洛為虞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微初廷耳非事實也但
從之彼行自止詔報許溫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虞
述曰不爾嘉不競暫留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歸京若
其鍾虞溫不辭難而止興寧元年夏溫加大司馬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二年秋溫城緒圻領楊州牧詔徵

參朝政辭不至後徵至緒圻優止三年春溫移鎮姑孰

三月帝崩年十五為哀帝母弟琅瑯王奕立立后太

和元年冬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書溫加殊禮位諸侯

王上四年夏溫伐燕戰枋頭敗績袁真以壽春叛降燕

溫鎮廣陵徐亮刺入卻惜溫欲共吳王室請討前

溫視之別為書自陳非時帥上如老病乞閑地自奉勤

溫并領已所統溫大喜以情請會稽內史而自領徐

亮帥步騎五萬將自乞伐燕即起曰道遠可凌漕運

未可助也溫不從至金郡天旱水絕鑿鉅野引汝水會

于清引舟自清入河船數百里超曰清入河若冠

野引舟而運道絕此危道也若不若舉架出不意徑趨

鄴鄴必震震必走遠竭此上計也即發持重則更難

矣河清控引漕運資儲充乃進拾世二策而於東

以日月引漸及秋冬水涸建絕北土早寒於時

豈多食哉溫又不從連開數充至枋頭燕主聰

垂帥師以拒溫且請擊之擊而不捷亦未晚也聰乃

燕帥師老耄竭又秦兵且至燕棄城重還出倉廩

并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欲急追之慕容垂曰

必成敗簡精銳為殿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

溫果兼程返行數日不克矣乃八千騎行尾其

必東潤大破之別將選擊之燕又知之溫收散卒屯山

陽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真棄其為庶人真不服未溫

不報遂據壽春時燕溫餘眾力民第廣陵城徙鎮

之時征役將加之疫癘六年冬溫入朝帝廢為東海

王會稽王昱立乃受九錫及枋頭城咸名頓挫對

憤憤曰為兩家寂怨為文景所失僚屬莫敢對當撫

大息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意勁勃不

恒反板壽春袁真與昱日今足雪枋頭之恥乎起

自未也固雷帝中夜獻密計誦附曰明公不為伊霍之

舉無以示威重溫大喜遂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林第

易誣乃流言帝有疾用藥人參肉蓯蓉以有子將移

皇祚中外頗惑之於是溫乃也大軍白右而身詣

太后啓具事請廢立云以重宗也太后擁立二君

溫制聰明有器識和溫意不可奪乃曰我本自疑此

在沒心焉如劉溫見之宣太后今廢帝為王帝若

失次溫亦色動溫見之宣太后今廢帝為王帝若

出言而退太宰武陵王琬元帝第四子也溫忌之

不謀會新蔡王昱自首昱及股肱之子涓度

如大運去矣當自避賢路溫覽之涕汗乃奏徙

免晃為後八分消情東溫還鎮秦王堅聞之曰溫前

公舉劫如此將能久乎諺曰其室而作於父溫

謂矣明年溫奏廢放之人不可收黎元於東海王

應西公公杜庶應明終日二年前崩是為太宗簡

楊桓氏城而公竟以天年終立二年崩皇帝五十三

帝少有風草容觀留心典籍溫滿帝如也尤善

玄言初輔政本欲容觀留心典籍溫滿帝如也尤善

浩抗溫而浩不任顧敗廢溫以橫決及即位拱默

勢既去不能強也小貞而已先是焚感守太微端

自郊野而浩至是又逆行入太微帝惡之謂中書

起於溫至力為保護也本何足計寧復有近日之

國家之事一遂至山吾不能以道其父帝曰致意

之因冰更開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溫懼

不竟懼懼成疾病召溫入朝一日夜四發溫懼有

不至乃詔立千昌明為皇太子道子為琅瑯王領

國奉帝幼鄭太妃之祀道詔溫依周公攝政事且

勸主主不可輔自取之命侍中王坦之曰王坦之

曰天下下何得專乃大司馬如太子昌明立欲需

諸葛武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即位

至定嗣若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即位

立正也大司馬何容得與於事太子即位

康元年春

春作新宮秋新宮成
初安欲脩宮室王虎之曰中興之時帝止蘭臺坐不蔽風雨是以營新宮比漢魏為侈且過江初已泰矣今寇敵方彊豈可興功役為勞擾乎安日恐後世嗤前人無能耳肅之日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寧國家輯熙政事乃以備室屋為能狎虎之卒適改營秦分道入寇四年春陷襄陽

陰魏興
肅部將田泓沒水行爲秦人所獲貽使云行軍已敗偽許之既至呼城中日南爭乘至勉之矣秦人殺之拔魏興太守吉挹引刀自刎御奪之刀以見執挹不言不食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花於前丁參遠索已於後吉祖坤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公軍史手疏贈益州刺史

征討督石冠軍將軍玄戰淝水斬將大破之堅亡歸長安
始達咸陽蜀漢兵已順流下幽冀矣至彭城矣東西萬里水陸並進詔以謝石謝玄謝琰桓伊胡彬等督師八萬拒之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人入居安固帥之日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以以防西藩冲數日安石有廟堂之量而不閑將畧本大計垂至方遊談不輟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佐社矢奉陽平公融克高陽胡彬退保陝石融遣朶成等屯洛澗柳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皆未敢進彬懼焉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寇糧盡不復見大軍奉人獲之馳馳白奈王猷少易與必決赴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奇來就融遺朱序說石等降前鎮襄陽爲素獲仕秦者也私謂石等曰若秦衆蓋至誠誰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速擊之幸挫其首鋒則彼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牢之帥精騎五千趣洛澗令阻澗以待牢之十二月波水學成破斬之分共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奔又堅欲致敎市中啟言辱至壽陽者似舌故冒餌益奮石等水陸繼進堅詣陽城望師見晉兵部陣嚴整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撫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琨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遇水此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師得渡決勝

八年秋秦王堅大舉入寇陷壽春冬

秦分道入寇四年春陷襄陽
序以歸

陷順陽彭城淮

陰魏興
肅部將田泓沒水行爲秦人所獲貽使云行軍已敗偽許之既至呼城中日南爭乘至勉之矣秦人殺之拔魏興太守吉挹引刀自刎御奪之刀以見執挹不言不食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花於前丁參遠索已於後吉祖坤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公軍史手疏贈益州刺史

征討督石冠軍將軍玄戰淝水斬將大破之堅亡歸長安
始達咸陽蜀漢兵已順流下幽冀矣至彭城矣東西萬里水陸並進詔以謝石謝玄謝琰桓伊胡彬等督師八萬拒之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人入居安固帥之日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以以防西藩冲數日安石有廟堂之量而不閑將畧本大計垂至方遊談不輟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佐社矢奉陽平公融克高陽胡彬退保陝石融遣朶成等屯洛澗柳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皆未敢進彬懼焉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寇糧盡不復見大軍奉人獲之馳馳白奈王猷少易與必決赴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奇來就融遺朱序說石等降前鎮襄陽爲素獲仕秦者也私謂石等曰若秦衆蓋至誠誰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速擊之幸挫其首鋒則彼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牢之帥精騎五千趣洛澗令阻澗以待牢之十二月波水學成破斬之分共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奔又堅欲致敎市中啟言辱至壽陽者似舌故冒餌益奮石等水陸繼進堅詣陽城望師見晉兵部陣嚴整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撫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琨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遇水此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師得渡決勝

通史上編 卷之十

系史
上編
六卷之二十

涉文義志凡果銳而貪於勢則厚飲窮奢欲遣上均將其討上恭譙王崇之討吏偕當是時玄瑒王州執王倫賜官軍白石矣王恭既殺王國寶而懸謂無不行侯爵牢之爲瓜分而部曲遇之牢之無悵恨元瑒山之遣人說牢之使圖恭牢之猶衆子敬宣奮曰朝廷鎮撫成恭之美亦無幽西之怨今爲帝舅不能尊戴而時且紅以恭瑒王室人人情非骨肉義非君臣今討之何辜牢之遂棄恭瑒七走獲送京之勅之詔牢之代恭爲郎督刺史鎮京口而玄仲堪以子弟交臂而盟未理恭瑒狀牢之尚之請行誅傳詔允倫乃還鎮戶仲堪玄內驛元顯欲搆倫難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使周仲堪玄遂取江州克之仲堪走恭詔以玄都督荊司等七州軍荊州刺史自是玄遂衆不可制復制失

元興元年

春元顯爲大都督加黃鉞討玄

玄瑒

玄瑒夏口司馬刀陽督入郡鎮襄陽勸使人上符瑞感衆逆有端張法順言於元瑒曰玄承緒世資素豪所片殷楊專有荆楚所不控引者止三吳耳今東土望公私且竭必乘此爲變請及未發先之使劉牢之爲前鋒

而大軍爲繼玄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許請爲內應元顯喜遣法順至京口結牢之牢之以爲難法順還曰悅牢之言色必且二於我不如召殺之不爾敗人事元顯不從下詔罪狀玄以牢之爲前鋒譙王尚之爲後部而自將討玄

玄舉兵反劉牢之叛附玄元顯軍潰

玄入建康以大慰總百揆殺元顯及其六子奪牢之軍

還會稽王道子于安成殺之夏出屯姑孰

牢之惡元顯不爲所容自恃材武擁兵欲假玄除元顯從伺玄隙日取之牢之場何無忌憚于欽皆誅牢之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叛手但半玄後令我奈何奈驕何遂拔附元顯附玄不覺停棹船不敢發問玄而下大懼

乘船引軍退二日出陳宣陽門軍中相驚言玄至東桁遂走欲還京軍大潰玄遂入都城收元顯及尚之庾楷張法順等斬之以恒惻刺荊州桓胤爲徐兗恒石生領江州布服心中外以劉牢之爲曾楷內庾奪其兵牢之曰始亂便奪我兵後當如何集僚佐議露江北以討玄

參軍劉襲曰事之大不可者吳如反將軍行年及王允

勞軍圍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
後假令天長器亂九流渾濁當與藏共遊於地耳
封書點息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裕破石城休之出
奔秦昧七月晦日食焚或不見十餘日復出東并秦
十二年秋裕伐秦十三年春正月夏入洛陽秋克長
安咸奉 弘隆送建 十四年夏裕為相國宋公受九錫命
夢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所賦
主召諸儒術士問之皆曰災異之興皆家人事人無
民無其望宮室陵夷危亡不遠其禍祿晉之應乎
冬裕弑帝東堂琅瑯王德文立 祿以職云昌明之後尚
王韶之與帝左右謀為逆德文常在帝左右不問會
有疾在外韶之以散衣給帝東堂是為安帝稱遺詔立
德文 元熙元年 春立皇秋裕進爵宋王十一月二日夏
竟天 裕稱帝帝遷為零陵王明年弑而晉亡 祿受
言集知臣安從容言曰恒女晏位四命已移我唱義興
復平定山海遼河方湯功成業著矣物忌盛前年已遷
暮夜持此安歸乎念欲還爵位退休於羣臣草野其意
既夜中書令傅亮乃語清中府諸急暫還都祿解其意
不從言亮出見亮是竟天相解數曰我常不天文今
驗矣至是東陵裕入輔政祿亮其禪代召草祿祿言
帝欣然操筆曰恒女時天下已無言矣生為劉公所延
將二十抄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遷于琅
瑯第封零陵王即宮于琅瑯陵使將軍劉遵武與兵防
衛馬明年以毒酒一罍授前琅瑯即中令張祥使行醢
備款曰既君取生不如死乃自飲空大常祿秀之手
祿之干妃兄也王每生男祿輒令秀之兄弟賊之王
深慮禍及與祿兄共處一室自煮食飲於牀祿弟人
得問至是祿之兄弟皆視妃如山別室見之其人論垣
入而王慎祿帥百官臨朝堂日恭帝自武帝建國
以乙酉至是歲庚申凡十五帝合百五十五有八年
論曰東晉所從出至微畫江以為國庫廩矣又喪亂游
作而忠臣列辟崎嶇衛植於危急存亡中者踰百年則

猶中國之遺人故也大亂無象五胡戎羯淪陷中華即
舍此何適矣誠脩德紀政因人心以勵翼不沈於言
不猶可及振哉乃卒以不競國以此始亦以此終諒夫
晉臣志
王祥字休 瑯琊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後也少有至生
事繼母隆孝 祥早失母繼母不慈祥之父以失愛於
繼母祥必執其母使除牛下祥愈謹標父父母疾祥
剖水求之水忽自斷雙鯉躍出持之歸母父思黃魚
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室得以供母里驚歎又冬
時母病祥之覽微得其意取鰓鮓朱起及漢末
之母賜祥食覽必先嘗不得而止以見感德漢末
祥扶持母避地廬江不應辟命 祥居後起徐州東
史呂處舉為別駕時祥隱居三十餘年年六十餘矣終
辭不受第覽譬勸之乃就虔委以州事清靜為理政化
大行徐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
之功累太常魏甘露初祥年益高德師表當世為眾信
矣魏主幸太學禮為三老祥東面几杖天子西面乞言
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聞者歎悚南闕之變祥號
哭忝頓司馬昭以其碩望不敢害也拜司空轉太尉加
侍中及昭封晉王祥與司徒荀顗等同往謁顗以為相
王尊重見當拜祥曰君子愛人以禮相國誠尊然備位
三公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顗尋入下拜祥獨長

揖晉王太息曰今日乃知君見顧之重也及晉代魏拜
太保進爵睢陵公祥以爲老固乞骸中丞史光以久闕
朝會請免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倚毗以隆政道
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非有司所得議祥稱篤聽就
第同保傳位三司右及篤遺令訓子孫曰言行可覆信
也推美引過德也揚名顯親孝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
悌也至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之所以
爲命也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年八十五卒奔赴者非
朝廷賢達則親戚故吏門無雜弔之賓祥五子祥之孫
知名同時卒日死烈欲歸葬高上築欲葬祥部丁祥流
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也並從其志初呂夷
有佩刀工相之以爲賢者服此可以登三公苟非其人
服反害身祥以祥月公輔器解與之固辭乃受祥臨薨
以刀授弟賢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賢後奕世多賢才
踵登台司迄數十世不衰

羊祐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祐九世矣具以
清德聞祐少冲雅有儀太原郭奕見之曰今顏子也曹
爽當國禮辟之王沉勸祐應命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
易竟不就及爽敗沈歎其先識祐憮然曰夫是非始慮
之所逮也久之累中書侍郎典樞要朝章損益皆咨焉
有違輒輒焚草所薦達朝士人無知者或謂其慎密已
過祐曰君未三復於臣不密之誠乎吾懼其不及也且
爲人臣者樹私則百公以尚書右僕射都督荆襄軍始

至據險要建五城收膏腴之地爲營田墾地八百餘頃
農以大獲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而務於懷柔開設庠序
撫綏遠近甚得江漢間心吳人寇襄陽詔使來詰祐縱
敵不追擊且令計徙州治所宜祐對曰江夏去襄陽八
百里比知賊問者去矣卽遣軍無及勞師以免責臣不
敢爲也昔魏武置都督類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
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寇至無常
亦何知徙之所定使者不能詰而還襄鄧於吳接壤時
鼎足形成祐不欲以疆場細故競於爭獨增修於德懷
降附與吳人戰必尅日不掩襲將帥有進譎詐之策者
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
直送絹償之每出畋遊獵止晉地若禽獸爲吳人先獲
者送還之於是吳人悅服稱羊公不敢名與吳大司馬
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每稱祐德信卽樂殺孔明不過
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左右交諫抗曰豈有酖人
羊叔子哉每勅邊吏曰彼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
屈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
不披介冑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始至軍無一日
之儲比季年露積餘十歲邊境晏然已以吳主皓戾虐
吳人憔悴可伐也首廢平吳之議求入朝面陳時已老

病人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祐反復言吳可伐狀語具胷志中晉主欲使祐卧護諸軍祐曰取吳不必自行功名之際豈不敢居但既平後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當勞聖慮耳還鎮疾篤舉杜預自代而薨南州人爲號慟市巷哭者相聞吳守邊將士亦灑泣百姓爲建碑岷山立廟祀焉望碑者莫不流涕因名墮淚碑州人爲之皆以薨二歲而吳平本所爲平吳諸將杜預王濬皆門爲備祐所表用也詔以太牢祀告成功無子兄子嗣鉅平侯祐性恬勢利於人無怨惡容納直諫初至荆頗以遊畋爲娛軍司劉胤執祭當營門不聽出曰公安危繫國家函史二編 卷之三十一

安危胤今日死門父開祐改容謝之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留連言詠終日不倦每與從弟琇言南方稍定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交責乎疏廣吾師也然德禮自將從甥王衍及兄戎爲任達陳事辭清辨祐不謂然衍拂衣去祐顧謂客曰王夷甫當以盛名處大位然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及攻江陵又以治軍欲法戎故二憾訕焉時人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當有善相者過祐祖墓言問何用已之相者曰璧之可已然無後祐竟棄之相者見之曰猶當出所臂三公祐墮馬臂折卒無子杜預字元杜陵人博學多通時人號之杜武庫言無不

有也明治亂廢興之統尚晉高陵公主拜尚書郎所損益萬機不可紀時江淮大水蝗而郡國故爲吳魏邊多陂隄水坊爲阻固水不宜泄民不得田作疏言宜救揚豫等州但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滌今饑者得採魚菜螺蚌其中因得田作畝可收數鍾語具上田志奏興常平倉上安邊論處軍國之要五十餘條遷河南尹預以爲京師王化之首自近及遠務崇大體請于富平津建河橋議者言殷周故都聖賢更治而河不作橋必河不可橋也預曰不然詩云造舟爲梁則河故有橋後廢耳果作而橋成以羊祜薦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函史二編 卷之三十一

諸軍贊并決策平吳已讓功推能而吳平封當陽侯語具晉志中還鎮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講武攻山夷錯置屯營據要害相維絡而修立泮宮勸學彰教以風之又選召信臣遺迹激漁涓諸水浸原田萬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咸利號之曰杜父陂舊水道由漢沔達江陵餘千數百里無通津又巴丘胡湘之會表裏山川荆南之所爲固也乃開楊子江起夏口達巴陵凡千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陵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視公如家知無不爲所興造必考如度終以無敗事時務清談頗譏其瑣

公府辟之解辟公卿後以為諱雖知其賢莫碑也舒
竟時之卒不害屢請先不許正旦朝退即表歸章綬綬
書曰每與上共論此事日未果而君先之可謂體
之有前忽然在後矣○山清字巨源河內人孤貧有器
量介然不羣好莊老○海與陸東白安阮籍善為竹林
之遊晉昭公知之除議郎以清為選十餘年每一官
母喪負土成墳加侍中領吏部選職十餘年每一官
缺輒答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奏舉以清輕重任
意器之旬帝愈信清所拔人物各為題品時謂山公
啓事平後詔州郡悉去兵清以為清言年七十
寧後冠則起即居皆以無兵不能制如清言年七十
九卒清貞慎約侍無頗賤祿賜俸秩散之○故舊空
第屋上明子孫不能容帝為築室居焉○樂廣字彥輔
南陽清陽人少時清約度帝嘗與物無競每以約言
折理厥於人○居○清○也其論人必先稱所長而所
短不言自見時裴楷以清通著名見廣自以為不如尚
書衛瓘命詣子造馬曰此人之水境見之望然若披雲
霧而觀青天也王衍自以為與人言至聞及見樂君覆
覆其已頃其為政無當時功譽然去有遺愛焉人思是
田史工編 卷之二 八 伍丁廿九

之食方丈盤前一不以及湛湛蘇如相野不作也一日
濟諸湛見其狀頭有周易問曰叔安用此甚口也一日
佳時復之耳濟試問其義對如響微妙有奇趣大驚
累夜自失太息曰家有名士二十年而不知濟之雅也
入自地父母自濟如得一叔少焉以上人時湛頗著
曰晉武帝見濟謂之司卿家藏叔死木濟對曰叔少
疾濟不及也因稱其美○亦以異問曰然則誰比濟曰
山清以下課舒以上湛聞而笑曰汝是夜李孟之問乎
于承字安期清修寡欲言不誇辭雖明指要約而能通
時人比之樂廣東海王越禮敬之於其子日罕之所益
者淺而之於安者深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胡
政所贊以母先清出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胡
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欲推之承曰文王之可與衆
同之池魚何惜有犯夜者為吏所縛以立威名豈謂之
不費日暮月承曰奈何故推之承曰文王之可與衆
不費日暮月承曰奈何故推之承曰文王之可與衆
之在至下也登山北望慨然太息曰人言德如泰山
矣至之樂為對東府從事中郎見其優禮弘想接江
左名臣咸自謂不才于述字顯祖少風事母孝安其
約每坐客馳驅所與稱述起述處之恬如年 十尚

繞樹不解附其家者語曰我壽命未應盡若遇年分當
復活無非也既抵家見其母妻云急開棺父不遇合
時尚少日此於古有之趙盾於是也開棺之痛誠與不
開為相負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合時護與不
護不能言語狀如所須許之學久之家入厭倦舍乃絕
他營侍養足不月戶者十二年乃絕大嫂焚燬課人乃絕
盡心奉養日餐履束帶問之有增損憂念度至獲青島
致藥之應性為至如心帝鎮下初為參軍索其即太
引簡而有恩明而能斷權豪怒游食今反舉察期於
足氏官侍中時王導以前師傳隆重持論以自察宜
降諸太常馮煥以問合舍曰權無偏敬王公雖重降禮
或諸君有宜含光矣不能為也退而日吾聞伐國不問
仁人向馮祖思問後於我豈有邪德乎為歎彼終日
郭璞道合馬之墓舍曰手生天仙在人猶已而天
不與命也奔道而人下知性也自有性命之勞著龜璣
大數服或問江至羣士傷勞答曰自伯仁之正命伯
年九十三卒諡靖上良臣論曰王休徵之至行

卓今古夫其處廢興之際一何度也而論者疵其忠豈
相史二編 卷之十 六 二二 平
將君以之昵臣責之耶何已苛也大哉乎羊叔子之志
殆於主矣有分土無分民已主伐兵之斷繫時望德竟
成混一殆不替義德哉杜征南文武惟所用至推轂龍
驤之事讓善成功可謂大臣矣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漢中山王勝之後也少負
志氣與范陽祖逖相友善聞逖被用太忌曰吾枕戈待
旦志未遑展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未敢為耳并州刺史
劉琨收兵以進朝市百姓負負者皆感其無人也琨剪
刑務來求以懷附流人於後他州士女來歸者日數十
人房騎圍晉陽城中大官與琨月登樓清嘯房聞
樓然樓上中夜奏胡笳聲流涕歎歎不自禁北曉復吹
遂解圍去琨現其德而短絃御又性者著聲色已
用諸殺令孤盛現琨之曰汝不能弘遠舉駕馭豪傑
而專除陽已以自安當何以濟禍必及我矣會現征烏
桓劉聰遣于栗及威了尼乘虛襲晉陽故之家果獲如

母言現引還擊紫大敗之尸居泣血慙慙瘡痍集拾亡
最會倚廬大翻而子遵先質於何靈為眾素將盧
眾三萬人馬牛羊十萬以來軍復振已不勒攻樂平
悉倚盧之眾赴之其濟源日晉陽久在荒裔可以
難以去即不若閉關守以務農息又追張化而後
現不聽而一耳皆沒幽州司史沒匹備本解甲族也
現與同盟王室至是遂率眾再為之匹迎在崇重
與秋血盟六討物而長上羣為未波所得未波與
也故征北府不知也詰上為匹備出羣中云之現大驚
日與公同盟志雪國恥即見書得達誼豈以一子之故
負公哉匹碑日本不疑公故以示公耳然遂謂不
還會王象先使匹碑殺匹碑遂害元經書王象段匹碑
殺劉琨先殺教首惡也創廷以匹碑獲寶萬國計勒
不為現舉家三年現故從事中郎盧諶表理現乃贈侍
中大夫諡曰忠烈○劉琨字叔子少與八帝同里開
同率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太中郎督荆州荆
守宰多開弘致詮功能隨方受任悅盧江長史陶侃
信之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當補其處今觀卿必繼
老夫矣表佩江夏太守表皮初襄陽太守廷議以初望

西史上 卷之十 拾一
凌更用弘明夏侯沙守襄陽私笑曰夫治一國者
一國之心為心必相親而後用則荆州士安得十女
婿然後為政哉力表初足任其親制不得相益詔報
可弘有鎮勳謀農衆竟州省賊公私給足其令規山
山澤中禁漁捕弘口當名山澤當如百姓何遂地禁又
也公和兼荆襄後為禁山澤當如百姓何遂地禁又
室舊分府中酒藥事禁酒為二品弘曰古人投醪與
二軍何厚厚何奈何分三品酒示自私耶遂廢其令元
東中流氏在荆州者十萬軍旅乏聞李特起蜀欲相
倚為變弘冷其日晝及暘掩扉用其才流民安嘆
敏反江東弘遣使將兵討之或以與敏同郡又同歲
弘史以弘之弘曰琨出吾目知之少憂也聞置子洪詰
私以為弘之弘曰琨出吾目知之少憂也聞置子洪詰
洪為參軍遣之佩果破降敬東海河開相攻或說弘
張亮太幸良公心既與東海河開相攻或說弘
欲盜於張賊弘曰幸輸失德光何與為危人自安吾不
忍為也表甲光時天下大亂弘遣趙顯書馬解難語具
晉志中時大樂伶人避亂來之荆或勸弘拜奏之弘曰
昔劉景升命杜襲合樂以庭作樂日為天子合樂而庭
作之不可吾常太息其意今天子蒙塵雖有家伎且不

宜聽况大樂乎下州縣安慰來者須帝旋珍送歸有故
專督江漢事成則歸勿將佐敗則引咎自歸每有浩
到公一紙賢於十部事遠矣幸得說弘以從橫之事
弘直斬之卒漢南上女嗟痛慕思之謚曰元○應詹宇
思遠汝南南頓人幼孤於王母南成帝王母李君器
性質素弘物能起死族又傳學能文詩賦情均至親
州議為長史委以軍政詹理周家王澄舅劉弘鎮南
南平大門武陵三郡軍務詹領理周家王澄舅劉弘鎮南
詹使草檄劉義壯烈然於快意從從也時天下大亂
運類江應後漢不孤孤既晉晉治為天朽陳仲之
巴中軍士學琴瑟慕慕召入為後軍將軍請建侯
守清修儒學教義以獎放達之習帝深納之累遷
先帝免職在荆南為王叔所表用帝深納之累遷
議自晦免職在荆南為王叔所表用帝深納之累遷
事許都督軍朱准擊賊敗之賊平封爵陽侯辭不
許遷平南將軍判江州既後言弘濟天下之務在能
田史十編 卷三十一 十一

官天下之材今綱紀頹陵青直首進南北銓敘多難
託宜隨所用能否俾舉主同其憂也昔漢趙主史行
乘傳秦事猶復有繡衣直指之使今之奸帶甚於往
宜分遣使者循行考詢舉善彈枉昔漢宣帝時二千
有居職修明者入為公卿其不稱職者皆罷無任
勤必行故歷世長久今還不足覈免不足懼或在
劣以游談登叙賢否混淆責成實難今宜峻左降舊
使人慎其職朝無惰官又請都督至州郡而下咸謂
重農務市息末使道無滯人不過數年國可使富然
臨農務市息末使道無滯人不過數年國可使富然
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代耕時王敦新平荆土未復唐
心懷撫百姓賴之疾焉與陶侃書言神州未夷四方
難宜務私遠累難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自天
之吉無不利卒時鎮南大將軍議同三司初京兆
以選乳游洛陽名士依之詹為娶妻了置居宅即
之朝日冲才識淵深昔年流移一身節立恆揚不掩
機不克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不改其操宜蒙鈞召
應士帝帝即擢用詹為平南將軍為製服哭至宿草祭之終
身○王義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也少訥而慧長辭騰

有風裁太慰御鑒遣門生求子婿於司徒導導今尤
廉備其子第歸問鑒曰王氏諸少俱佳然聞信至成
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臥若閑暇也鑒口許正佳
昭請之夕義之也遂女之起家秘書郎累官右軍將軍
溫鎮荆湘中朝倚殷浩抗之因欲徵義之復以書勸止已
敗內外和與浩書戒之及浩北伐義之復以書勸止已
敗國再舉又遣浩及書王書力爭之而吳賊重義之
具晉志中義之會稽王書力爭之而吳賊重義之
陳論者持名義之下少得義之不爾也東海侯所
有大者父者消運是也自入會稽臺從事常五五人
可如任未十日吏民趨走功曹萬計江左平日一
州刺史足統之自今以奉才而更下理江左平日一
年者者也為意望期下期日委所司運已勿復
作或謂課其嚴最力少則倍也若督監臨官未助
也謂宜誅之一人以杜後而舉意不同自軍興來
及運死亡亡者謂其差矣所差吏及者席卷同去
令其家及同伍課捕捕未得而家及同伍尋復亡
田史十編 卷三十一 十二

戶口衰耗其原在此其死亡也沒家戶碑蓋差代無
而上今不絕通至十年十一年年碑舉獲非而無益
請自今諸死其原其輕者今兵役五歲者克難工皆
後其家以實邑邑既實又可絕其亡叛令除罪而
京師師渡重諸經綜類此義之雅好食春性不樂在
之師師渡重諸經綜類此義之雅好食春性不樂在
為書之義之義之義之義之義之義之義之義之義
穠可謂難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易慶幸
非天賜僕植德無殊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
令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
厄弱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高誅資以撫掌常欲依陸賈班固揚上孫之處世
於世矣善之錄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草答庚亮翼深歎服云吾告有白英卓卓十紙過江
失散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舊觀唐太宗制贊稱甘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
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
墓手追斯人而已上貞臣良臣

宿桑死之口下登濟陰人父粹以清純鑒察稱壹忠方
爲御史中丞權貴屏息明帝不深以尚書令並王導等
受遺輔政太子生五年矣羣臣進聖導以疾不至壹正
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
臣辭疾時邪導聞與疾至尚書召樂瑛爲郎中正庾怡
爲廷尉謨廣于怡張子也各册父命不就官壹曰人非
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設職必有官若父各私其子則
君臣之義廢矣廣既受詔聖世身非已有兄後嗣戡謀
於不得已就職司徒導病疾不却諫而柳鑒之鍾私送
之壹奏導虧法從祀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鑒事殷不行
而擊卻燦然壹於素廉潔當官幹實注不弘裕不肯苟
同世婦丹陽尹阮孚謂曰卿常無閑泰如舍瓦石不赤
勞乎壹曰諸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旌顯名者非壹
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士澄謝鯤爲放達壹厲色詰朝
日恃勢傷教罪莫大焉中朝頗重賞由於此秦准之尊
庾亮不可乃止蔣峻反以都督諸軍及峻討西陵青溪
弼敗績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壹背患廩曆未
合力疾苦致死二子珍壯從俱死年撫屍不哭曰父爲
忠臣子爲孝子又何恨乎贈侍中驃騎將軍祠以太平
論忠貞○廬墟訪曾孫也少有節操領梓潼太守寧康
初太史公上卷一廬墟訪曾孫也少
初太史冠梓潼廬墟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水還抵江
陵爲秦州所獲廬墟坐蕭隆奉堅欲官之廬曰秦國厚恩
但老母舅幾失節於此母子獲全榮之惠也敢微寵利
乎每當衆廷厚堅堅持之彌厚毋卒慙與堅兄子苞謀
襲粲事密堅召廬問狀廬曰昔新羅像讓智之微臣
猶漆身刺目不志其節况廬世荷晉恩殺忘且報生爲
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殺之適成其名也太原
又秦陷魏與守吉堤不言不食而死順陽守丁穆抗節
不撓吉官不受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達索已
必後吉祖冲閑口而死何曹氏忠臣之多也○龔壯巴
西人父叔皆爲季持加心忠報仇特立血憤穽累年不
降喪及成十惟壯子弟加心忠報仇特立血憤穽累年不
陳賈及成十惟壯子弟加心忠報仇特立血憤穽累年不
置昨之壯請壽壽問自安之策壯曰蜀氏本皆晉臣歲
下能發兵取成都而補藩於晉義也豈惟脫禍將澤流
子孫壽然之遂克成都壯太后人廢期自立以安車徵
壯爲太師始出欲以成爲晉爵不從乃詐誦耳聾身
不復見○徐庶子對民東莞姑蘇人家世好學至廣尤
精此多所研覽爲晉秘書監恒玄篡位帝出宮廣悲歌
左右及劉祜在晉恭帝遜號即唐哀感涕泗交未幾祜
見之日徐公無已鴻乎唐收言曰君宋朝佐今吾晉

八十餘卒邑人踰世居
為孝廉里咸康中旌門

庾袞字叔褒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從父也少篤學好問勤於禮諸父並貴盛惟父貧袞耕稼以養父亡作宮費以供母母哀之意不安其養袞泣曰母食不安袞何庸生母感而安之卒服喪墓側不勝哀娶荀繼室樂皆世族豪既適袞則俱謝華飭散資財安之與相敬如賓咸寧中大疫袞二兄亡矣次兄毗復殆疫方熾父母諸弟皆外次袞獨留不去強之以不畏疾辭省視抱持不就寢朝夕以其間撫柩臨不廢餘十旬毗瘞袞無恙父老歸咸太息之曰異哉此子守人之所不能守行人所

通史上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四

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乃今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以先宅推其兄子唐翁卒袞哀其早孤成人而未娶也撫柩號哀動行路女兄子郭秀畜之比諸子而衣食每先之兄女芳幼孤將嫁裝既具袞乃刈荆若為其簾集諸子於堂男女以班從命之曰芳平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瑕疵今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為美其溫恭朝夕雖依勿休乎諸撫孤奉寡事從厚而一之於義方如此歲大饑藜藿不糲門人具飯進輒云已食終不食及麥熟採捋以食不曲行不旁撝跪而把之見人採捋者輒引退曰待其

間也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弟子曰在隱屏無為者袞曰執事有恪何隱顯得間乎與邑人入山拾橡實讓長者先推易居難無違禮或斬其墓栢流涕叩頭自責曰德之不修先人丘木不能庇袞罪也夫鄰人褚德逸者善事親老而不倦袞見之必拜諸兄過邑人陳準拜其母袞不拜或問之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母者義自同於人之子庸敢輕乎州郡察孝廉清白異行皆不就元康末潁川太守性倨高以功曹召欲屈之袞執服役之衣荷畚鍤注曰請受下夫之役守納之功曹舍中袞自取已車寢處焉恭慤甚而常有不可動之色

通史上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守歎息禮而遣之盜掠陽翟袞亡入禹山其族及鄉鄰從保禹山時承平久人未知守禦備袞集眾謀曰諸君相與處此者求以安親族全妻孥也千人聚處而無法亂矣必推一人為主之則何如眾頌推袞袞謝讓不獲有間曰志有之急病讓夷袞也不敢逃難乃普眾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同心以濟危難眾皆曰諾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守器量力任能使族推其長里推其賢者任焉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而眾知其可用也賊至袞勒部伍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一
 南宋齊梁陳志
 南朝以宋齊梁陳唐五朝為一
 宋武帝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洪楚元王交之
 裔也生神光熙室長雄傑有大度奉繼以孝聞於時
 山澤有貴徵從前將軍劉玄之討妖賊孫恩誅之累遷
 下邳太守已從前之討桓玄玄之叛附玄裕與東海何
 無忌皆為諫不聽玄說入京即與奪玄之其遣會稽內
 史牢之乃大梅謂裕曰禍其至矣夫吾欲就高棲之於廣
 陵卿許我未禪曰將軍以勤王數萬望風降附人情去
 矣咸新得志咸振天下即應拔門衛主耶裕當反初服
 緇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
 口玄守臣節乎當與何事之不忠當余起圖之耳已幸
 中軍參軍庾亮玄從兄以將軍將軍鎮丹徒庾亮為
 金軍平昌孟昶弟昶為青州刺史鎮廣陵昶弟道規為
 金軍動不能從與無忌同奔還謀興復劉延平教家京
 口亦就無忌謀無忌以桓亮強盛疑殺曰天子自有
 有強苟苟重失道雖強易弱獨患主重者難其耳
 思口平澤之中何知無人殺曰所見唯劉下邳耳
 笑曰平澤之初自建康還裕見其慨抗就叩之曰草間
 有英雄起顧聞乎和曰今日英淮河誰止獨卿耳於
 是裕數無忌未及裕弟自規而葛長民等與合謀起兵
 遂定計裕宇之起京口誅脩毅和道現襲黃後誅弘長
 東故為歷陽參軍據空鳴襲刺史乃達而太原機司家
 窺見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氏耶矣汝能如是吾復
 恨於是裕託以出獵無忌合徒眾丹陽澤中得百餘
 人詰旦無忌着傳詔服稱刺使居而裕隨之入斬脩
 大禍裕問無忌曰急須得一王儲誰堪者無忌曰必劉
 裕和道和者東海劉裕之也召馮時提之晨起聞京口
 謹出師之與使會視不言者久之返至梨下妻為誇
 往見裕裕曰我舉義第一軍吏急卿謂誰堪者裕曰
 倉卒之際當無於是出謂文武佐史曰郭江州奉喪輿
 即往坐署主簿於是出謂文武佐史曰郭江州奉喪輿
 反王潯陽矣有密詔誅逆黨餘無所問今玄首已梟大
 就諸君自為計衣皆服不勝動是日殺和道規亦斬弘
 廣彭以來守之元德事不成被謬於是朱稚恭為盟主
 徐州督督機近討玄玄聞之大懼或曰裕等烏合微

甚勢必無成豈足憂哉玄曰劉裕足為世雄殺無拂石
成已裕破玄軍于江乘又破之羅落橋軍獲舟山西食
畢乘餘糧數道進裕與毅每先登陷陣玄師大潰玄
恒溫神主迎晉新主於太廟遣同書王殷迎乘南誅玄
方在津康者諸大處分皆委劉裕之倉卒立定時晉政
務地無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之勢時宜隨方
至豫州乃達裕以身師至內外肅然當是時諸葛長民
送裕新石頭玄自江州挾帝入江陵恐成今不了
更以刑罰眾益離怨道何謂之等江陵恐成今不了
無忌曰劉裕規進至桑落不見流之常所乘船旌旗甚
其薄之必得之得之測波沮而我奮牛攻戰法也遂攻
勞自倍大破之遂克潯陽得大驚潰官軍亦咸為之
東下道規毅無忌逆戰於嶧嶧大破之玄復走江陵
以誅之玄帝復位入敗敗元玄自嶧至敗走江陵
以武吏各功進官爵有美裕為侍中車騎將軍
都督十六州以眾望未受還鎮京口初裕入
康玄司空王謐為佐逆首而謐舊有怨於裕表謐領
於丹徒領州以內自付僕射和道侯以謝謐代或裕
守之德如劉裕疏言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遂為
時相非所宿定臣主之分也立均勢終相吞壘州
他授即至權失但答以事體重大非可懸論入朝共
盡同公至京邑彼必不越公授餘人矣裕從之朝
廷乃致裕中州州刺史綠尚書裕以諸葛長
宿豫裕表伐之胡交阻不聽特氏之敗王猛將鎮惡
來奔有謀畧善斷裕允之悅之以為中軍參軍夏無師
自淮入四苗輜重下印進至瑯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
大峴之險或望清野而大軍深入無功將不若
退還奈何裕曰吾野之熟矣鮮卑貪無遠累進利虜獲
不進據險必退守固耳已而裕過大峴燕果無備
兵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燕而先

也裕曰軍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雖樓賊人無懼乏
之憂虜入吳掌中矣六月至瑯琊裕分車四十乘為左
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裕曰且西未決參軍
右翼言於裕曰燕兵於此中城守必虛請以奇兵走
開道出其城後之北韓昌之所以破趙也裕曰善即遣
潘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裕曰保小賊築長圍之無納
降附宋拔賢後因韓昌於停江淮餉運超遠之無納
已師至王興遣使謂裕曰秦鐵騎十萬屯洛陽晉師
反且至矣裕罵之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休矣二十當
取關洛今自送可速來劉裕之曰此語不足謂敵通
其貴神速彼當能赴救必畏我知裕當先遣使揚言耶
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矣老見我燕將自謀不暇使誰
不師之以妻女當將士韓昌固執超裕念廣固久不下
民流苦楚帝遣民奈何手坑之王而弔伐而行欲
冠舊法先帝遺民奈何手坑之王而弔伐而行欲
西北之人無復來燕之望也裕既客謝然德新王公以
下三之人其城而還先是妖賊孫恩敗走水也恩
西以水化為不死推恩妹夫盧循領其眾數反裕遂擊
破走之循遁番禺其黨徐道復隨始與居之及是首覆
聞裕北伐第康內虛勸裕棄前康康章盧陵數郡
荆湘何無忌戰敗死裕之乃韓昌固執超裕念廣固久不下
引王還至下邳卷甲兼行既抵江江大武不可舟裕曰
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即死國可也命舟裕曰
舟移而風止裕遣人謂劉毅言賊新戰利其鋒不可當
須同舉母動毅怒曰曩以一時功相推耳我乃與不及
劉寄奴耶師與循戰於淝水大敗自燕士創
病朝廷以無足毅連敗人情洶懼而大敗自燕士創
高十餘丈孟和諸葛長弋請奉乘與北渡江戰之參軍
上仲德曰可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外傾危寇內逼人情
卒可一戰而破敵先自進還則勢同匹夫咸豈復振旅
和曰善和固請敵裕曰重鋪外傾危寇內逼人情
允駿莫不固志即江北亦何可從乎藉令得至而情
延旬月耳今兵士少猶足借一若其兄捷則得至而情
休不然我橫尸國門遂平許同之志可矣和得至而情
戰死循至淮口張郃王德文守宣城裕屯石頭諸將
曰賊於新亭直鉞不可當且進之若回泊石岸此成

從之而... 追盧循... 二月... 大... 也... 自... 江... 之... 志... 京... 王... 二十... 旗... 有... 自... 門... 留... 以... 賤... 荷... 言... 至... 還... 生... 坐... 拉... 殺... 以... 尸... 付... 廷... 尉... 於... 是... 中... 外... 力... 獲... 勢... 於... 剪... 除... 各...

盡矣... 封... 大... 兵... 弗... 未... 攻... 道... 州... 軍... 濟... 傳... 可... 習... 休... 耳... 湯... 大... 軍... 終... 鮮... 賊... 旗... 初... 青... 兵... 不... 破... 安... 惟... 皆... 忽... 本... 他... 入... 堵... 關... 中... 平... 始... 始... 克... 長... 安... 欲... 留... 屯... 爲... 經... 界... 西... 北... 規... 而... 議...

田史上海
卷之三十一

出史上編 卷之三十一

考其人晉司徒議會孫美之亮在敗事無語而後伶
而廓正自不為愚故不屏權要云宋主聰明仁厚重文
儒勤政事約密素王弘王曇首殷景仁俱門中與黃
門侍郎謝靈運皆所倚重風力幹旬冠冕一時百官
父其職守幸以六蕃為斷遣使者時巡行觀察吏政
訪民隱恤延賢堂聽訟歲三節以為常用能綱維清
爵刑無濫在位日久朝野悅睦戶口蕃息其治隆止於
俗稱元嘉為美矣時宰相無常官惟王與謝議政事與
諸客者實當之有官侍中僕射尚書令不為相者六年
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
州諸軍事彭城始得政而宋主與義恭書謂之曰天
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未易哉豈可不感尋王
業所自免負荷乎汝性褊急志之亦滯其大必行意所
不存從物回乃此大弊也西門安于極性亦美關羽張
飛任偏同弊深宜鑒此若異日嗣子幼柔司使宜公
之事汝不可不盡順之理天下安危汝汝二八耳汝
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預改作訊獄虛懷
盡道無以喜怒加人擇善而從善固歸已不可專意自
去矜誇斷也名器宜慎賜宜教吾於左右雖為少恩
而史以上編卷之二十一

然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人威知人入
不懷當教引見佐史蓋非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
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乎無何宋主寢疾病
義康心營奉養石非親登不進或連夕不寐然無學
術間大體朝士有才者必引入已府生殺選用或以
錄命斷之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朝野稱善
入也景仁實援之而宋主過之益隆於是謀謀道入陰
任若前情漸生進事司義康為上佐遂委心自
始欲因傾景仁及景仁加書今中護軍漢愈憤憤
使義康短之而宋主過之益隆於是謀謀道入陰
利宋主微得之還護軍府於西掖門外謀不行而入
遂開宋主嘗疾篤侍義康具遺詔草義康告羣僚而
泣湛大言曰天下艱難非卿勿能治蓋屬義康也景仁
不答長史劉斌孔胤秀等相就書以曹索晉立康帝
故事謂之宋主疾間問之大恨之於是宋主密遣王
權重非社稷宜少裁抑乃爾疾遂愈而宋主密遣王
崇義康無復臣禮胤秀等從從結明黨伺禁省私門
派不復知國有君矣十七年冬詔收還胤秀等有疑於
義康者八人下獄論誅之出義康為江州刺史錄事

時殷景仁時疾五戶矣雖不奉朝謁而密由去來曰以
十數朝政無小大必咨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陰者及
其日景仁命拂衣冠左右莫測也比夜忽召入猶稱
疾以小牀與之坐處分一委之初懷道濟萬吳與先
之思謹曉其使領隊東掖門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
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有省十年應得轉不復以此
仰公是夜召湛之戎服侍入宋主曰卿何急以爾慶
之曰夜半喚隊主何得緩服遂收其詔江王義恭為
司徒尚書事義恭悉懲彭城每有現益至是義康歎曰昔
已嘗與卿守謝述佐義康每有現益至是義康歎曰昔
謝述每勸吾退謝述佐義康每有現益至是義康歎曰昔
才用不盡快不快不得志魯孔非道晏駕禍山骨肉彭城王
故有恩於其父而謝述出天子以爲義康東山之時
事竟下廷尉宋主召問先望風吐實詞氣不曉宋主
奇其才遣人於家召陳謝且陳圖讖成宋主肉之禍解
也照先於家召陳謝且陳圖讖成宋主肉之禍解
而史以上編卷之二十一

之也不作妹及妓妾來則悲而流連終日舅殊不及夏
之色也乃收涕與黑先綜並伏誅先是尚書何尚之曰
祥志趣非國之福也而不能用而義康復奪爵位使
成裴子野曰劉弘仁范蔚宗皆狂志貪權位才何逆累
葉風系一朝而傾謂謂十智適為亡身之具已焉豈不
哀哉二十八心有司言義康宋主言使語之義康不
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宋主言使語之義康不
遂歎曰人生無死吾豈愛生必為亂臣義康何益清苑
於此會經師臨江太子劾武陵王駿僕射尚之啓宜早
為之所免賜死君子曰以骨肉天性宋主彭城之友恭
然且不能以疑之形震懼重少地至於用鉞之友恭
乎故臣無以有已也當是時江左晏安主逸豫急收
梁北隄立玄武湖起景步日於華林園矣又規北伐
僕則徐湛之尚書侍臣曰觀玄謀所陳令人有封狼豕
迎主意宋主收諸侍臣曰觀玄謀所陳令人有封狼豕
胥意於是宋主伐魏沈慶之諫曰我步伐利而反今料
此其勢不敵將六軍之威不遇曩時恐重辱國也宋主
曰道濟養寇自贗步之中途疾驅豈不敵哉勝所精惟

馬夏水汗河道通流及舟比下磧必走滑臺易振
兄此二城館殺弔弔虎半洛陽可不戰自下比及冬初
徐等難之慶之曰治豈難哉慶之又固諫宋王伊江
婢今陛下欲伐國軍奈何曰與白面書主其之宋
主笑而不答時以軍餉減百官俸三之一公紀主父
朝士牧守各感念縉紳物以助饒又悉發六州民丁
倩使從征魏王湖之日馬今未肥天尚熱出必無功
兵來不止吾且還陰山避之使至十月國人着羊皮
好殺河洛民出祖賊自起者歸附者曰千殺玄謀不
因其長帥用之以而私私是眾心大空玄謀不即
不下開魏改將至請發車馬營衛又不聽冬十月魏
自帥衆南下魏百萬渡河許聲震天玄謀懼走
出橫江以伐宋過彭城不徑也分道出廣陵出山陽
為漢聲言以渡江建康嚴宋主登石頭城以望魏
暴色謂江州曰其伐之計同者今士氣已怒魏將
暴太子仍以為其北伐敗魏州傾城獨守期江徐可
師上上編 卷之二十一

以謂天下主曰此伐可出我意江徐但不戰身由是
太子疾江徐益深是役也魏人破而老徐徐青真
州下止所截實嬰一物上魏舞以少所過亦赤
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然魏主馬死焉亦無
復南渡意矣先是司空檀道濟佐宋武王功左右肅
並經百戰諸子皆才武方主主疾病彭城王義康聽
湛計以為官車晏駕道濟不戰而也入朝妻向氏正
之山高世之德自古所忌蓋願諸既至月長王問道
還未發疾復動義康遠稱詔斬之并其子十二人道
見收憤怒自光如炬脫憤投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
人聞之喜曰道濟亡吳子輩不足復憚矣於是魏江
宋主太息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大勳者素
皇太子也主有異狀后以爲必破口家從不舉求上
聞走舉之已立爲太子而潘淑妃嬖生始與王浚由
功深惡淑妃及潘淑妃意事助乃更大相得以宋主
責責共巫蠱事覺赦不誅而欲殺淑妃潘淑妃立南
上妃江湛妹潘王親妃徐王親之女也湛勸立立南
而湛之欲立誣故讓久不決王親曰建市之不可
稽也願以義斷恩不爾便應相棟如初宣洩恐事
慮表宋主故肅忍不決曰卿可謂能辦大事然彭城始

亡人將謂我無復愛之道僧緯曰臣恐千載後習
下惟能裁第不能裁子也宋主默然宋主與之屏人
語累日夕常使湛之自乘燭曉告助於是助流涕謝
以告湛淑妃淑妃告潘淑妃潘淑妃告潘淑妃潘淑
潘淑妃之藉爲逆衆禁不能對度子潘淑妃左衛率
勿患風疾今疾動妄言耳助曰汝謂事不克耶淑
耳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後天地不容大禍立
臥不起促登車不上殺之遂殺淑妃潘淑妃殺
徐湛之無中出東堂殺淑妃潘淑妃殺淑妃潘淑
今何尚之入拘於內遂殺淑妃潘淑妃殺淑妃潘
以爲已勅料檢文帝帝中書諸侯王云與僧緯所
知書與僧緯謀殺之因誣比第諸侯王云與僧緯
之時武陵王駿督江州將軍沈慶之自巴水來請
手書與僧緯之今殺駿之求見辭以疾慶之排闥入
勅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此大逆天下所
不今日之事惟力是視視下何見疑之深也駿曰再
日國家安危盡在將軍失慶之即却勒內外兵旬日
辦發散散節令錄事類峻徽四方時南燕王義宣雅
西史 卷之二十一

州刺史賈買司州刺史魯爽皆不受助命舉其應
王誅下會稽將受命參軍事沈正曰國家此禍開未
聞今以江東曉士唱大義於天下誰不響應豈可北
山逆與與其禍乎或頗以強弱爲疑正叱之曰天下
必求全哉若乃有言可以大漢之貴臣子與逆義不共
士乎於是誣乃拒助九月武陵王駿濟陽而病且因
司馬顏竣出入臥內視起居事皆專決軍政外問以
教書應接遲遲昏曉臨天若出一人如是累旬雖角
中甲士亦不知駿之疾甚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難
戰乃倍道陸行至江寧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
諸將逆順略者相屬至新亭依山爲壘蕭斌等分統
諸兵萬人逆擊之助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令軍中
鼓繁氣易衰呼殺力易竭可衝敵疾廷一聽吾鼓聲
將士懷重賞殊死戰元景水鼓聲疾衆大潰助更帥
力疲收軍元景乃開壁鼓譟疾來之衆大潰助更帥
衆卒敗而隨王誕師亦至文武將吏爭輸城降助今
所統解甲自石頭戴白幡降斬于軍已送克臺城助
入武庫并中隊副高禽執之藏質見之哭助曰天地所

不覆載丈人何馬見哭質之馬止於四子之助
父子有並泉大航尸暴於市汗猶其否室逆黨張超等
事伏誅宋太宗尊母路氏為皇太后而欲繼收天下
文帝欲宋太宗尊母路氏為皇太后而欲繼收天下
色不厭殺弟南平王王武吉于渾中書令王僧達新東
楊州刺史顏竣以怙功殺盧陵王史周朗上諫已大
有土障壁上掛葛鏡飾飾侍中袁詵因盛稱之狀頭
倫泰之德宋主怒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蓋詵如
此不手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以限侯貢獻又
蕭獻取之蓋盡乃止竟陵王劼以反誅宋主出宣陽門
竟陵弟劼有今日陛下當涕泣行誅何者以爲樂乎宋
主聞而責之與宗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莽故交宋主
然宋主好狎侮羣臣自大自恭而皆不允機悍
性本剛明沉於酒常近凡昏睡或外有軍事則驚
容無復酒態內外臣其神明莫敢弛惰及疾病漸加
宰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人事與始與公沈
則史上編 卷之二十一 十二
受之參領有軍旅悉委之中心事委柳元景領師外
所統委領軍王玄謨而且是爲世祖武帝子業立生
十六年矣蔡興宗奉養綏太子政情無戚容宗出告
人曰家國禍乃始耳已教罷孝建來制度還依元惠興
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
典所貴今猶復舊制亦不至爾天下當以此爲朝廷
非一皆利余雖復舊制亦不至爾天下當以此爲朝廷
天幸義恭素畏近習雖受遺而戴法與等賓專
制朝權子業初而向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未敢
自恣太后所幸劉人華顯兒等恣去與後損其陽壽
言於子業曰道跡共爲一體恐此坐非官家爲廢天子
法與與太宰顏竣共爲一體恐此坐非官家爲廢天子
業怒與法典死而元景師伯謀廢立事覺子業遂自帥
羽林兵殺太宰江夏王義恭及元景師伯謀以下皆被
已後其弟新安王子鸞南海王子綽公卿以下皆被
推曳尤忌其諸父恐在外變盡幽之殿中時陵捷之
以湘東王彧肥目之猶于內此水中木槽盛食
之人不食不自保時沈慶之以司空請先若妻以矣
客無出世祖復欲用之不起以軍事召則罷即謝客
客杜門嘗遣人至蔡興宗別墅宗語之曰公卿即紀客

避悠悠請託者耳與宗非有求於公者何見拒之深耶
慶之見之乃屏人說曰主上比者人倫道盡率意改行
寧復可望今所忌憚惟公不姓賜賜所瞻仰亦惟公
獨無意乎慶之曰僕誠憂不自保但年近八十老近公
門計無所復之耳與宗曰不然公統戎軍朝野部曲私
列宮省門徒義從並三具勇士直閣將軍沈攸之公子
弟也殿中將軍陸攸之及公卿人今雖仗在清溪公取
以而摩下殿中將軍陸攸之及公卿人今雖仗在清溪公取
百僚案前世故事簡賢明奉之悅仰可定也如深不
斷豈惟且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幸公三思聞車
馬時幸公第醉留連時屏人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也
慶之曰感君至言然非僕所及事至抱忠竭忠已無
何竟及禍於江州刺史史晉及王子勛率其子弟
業從巫覡絲女射地幸林圍馬下所迎燕王彧
尸士醫問口從侍中勸宗請以王虛座休陵已子勛稱
帝於潯陽遠近響應宋主或大患之曰人言天譴
人異志當何以待之與宗曰宜與之以誅推恩信以
人叛者親戚布在官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瓦解情
罪不相及之義以安物情宋主悟務德而而宋情
安豫州刺史殷琰復起應潯陽宋主曰琰後同逆奈
所宗曰逆之與順復無以辨然今商祚將絕而米價豐
或四方雲擾而人情晏然以此卜之清焉可必也臣
所憂乃在事後如羊公之言身已而江州破果作先
子業之世官省內外人莫必其命侍中袁詵以青
爲子業所寵任能失指待過頓衰頹懼求自爲雍州
刺史與宗謂曰襄陽早惡何可往詵曰臣刃交前不救
流矢願生出口耳天遣遠何必往詵曰臣刃交前不救
朝廷形勢州刺史以與宗爲長史行府州事辭不行詵曰
朝廷形勢州刺史以與宗爲長史行府州事辭不行詵曰
頭在襄陽可共立桓文之內大史朝不保後復求出
可冀耶與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嘗有求
省內外人不保會應有變雖內難臣亦不與宗
易量至是人士流離外難百不一在袁詵死而與宗
竟於位衆始服其見宋主或文帝第十一子也潛
時多諱惡左右許意者輒判斷如子業時以官人陳氏
賜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子昱遂立爲太子又家取諸氏
姬有孕者致官中生子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殺安
陸王子綽等十三人而世祖二十八子俱盡既又殺其

及於敗荆棄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道成軍潰死於是
 道成加太傅假黃鉞尋相國封齊公已進爵爲王宋主
 準立三年詔禪位於齊而道成不肯臨壇敬則勒兵入迎
 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聲令出宋主收淚曰
 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身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
 主泣彈指曰願後身生生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官皆
 哭百僚陪位解重授就東邸司空淵菁等皆詣齊宮
 勸進齊王即位宋主爲汝陰王徙官丹陽置少傅以
 褚淵爲司徒王儉爲左中郎衛景素爲右中郎少傅以
 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
 作中書即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
 頤之壽虞士向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曰淵既
 世族餘一國幸不念舅氏違恤國家淵儉皆尚宋公主
 故汝陰王門者數齊王罪徑掛冠去殺之期月有走馬
 過汝陰王門者衛士恐有變再入執之以疾計賞馬遂
 段宋宗室無少長皆死沐以永初元午庚申文禪至
 明三年已未八主共有國六十年
 ○齊高帝蕭道成子紹伯東海蘭陵人沈深有太度喜
 怒不形于色博學善屬文工書既代宋頗留意民事檢
 正民籍詭譎制病因診治法守儉約欲以身率下服
 中有珠玉珍玩輒碎之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
 金與土同價二千租太丁蹟立是爲武帝頃剛毅有節
 制心政務細大體倚王儉爲相儉執士流儒術復與郡
 縣久於其職晉宋未制受官二十日送城錢二千罷
 之而長吏更法封未行誅於未明之世百姓豐樂則
 屏息頗好遊宴嘗言恨之未能頓遣也立十一年詔
 陵王子良西昌侯受遺輔政子頊太弟昭業立昭業
 辨慧美容止而矯情飾許陰懷鄙惡器未幾即還蕩無
 節且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竟陵王子良素忠慎中
 書印王誡輕躁未富貴明帝大漸時諫以遣詔立子良
 昭業立殺詔子良以憂卒已忌西昌侯矣鸞欲除之澤忍
 不能決爲鸞所執立新安王昭之鸞權勢益重中八和
 其儲不臣之志昭陽王新每詰鸞鸞語父祖言中因
 發諸信之制局監則聚說鸞及隨王子隆詔討鸞鸞猶
 豫命鸞將入復還與鸞列曰象不成行爲典義所告猶
 子降心案等皆族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二三死伏
 起兵爲子懋于林之所試於是鸞諸孔塋之賊晉熙王
 鍾琇之薛不許不食死鸞遂殺南齊王蕭安陸王
 敬南平王銳宜陽王銓先是相陽王棟賢好名理與

走以功封建陽縣男爵馬太子中房于鎮石頭時齊明
猜忌衍舛造部下以東折角小半車齊明安之每稱從清
倫以易屬群下以東折角位不與朝士接專親信宦官
始安王遙光世書令徐孝肅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
之侍中江祀衛尉流心吏直內省分日帖然聚覽之曰
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乃密詔武衛聚曉與
竹木沈之寶溪以待事時衍兄懿為郢州行監遣人謂
懿曰主上忍雲如安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忌
藏為亂聞蕭坦之徐孝肅之命不足仗也吾兄弟幸外
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界世治川竭或本朝世亂則
藉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策也懿不從衍乃自迎其
弟薛及僭至襄陽而高師誨已僕射桓內中紀誅死
賀老益居藩民弗忍將軍崔思景未江夏上寶玄王
舉兵向建康時蕭懿死陳州方食肉變自采石濟江
援還歷陽必母尚爵薛仁懿不從廢上果用變臣當
賜懿死時南康王寶融鎮荊州廢上遣劉山陽名出守
巴西發荊州兵以襲衍衍知其謀言山陽西上寶
并棄荊雍山陽步遲回不上行荊州東蕭詠肯呼僚佐
與計皆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一日未易制詠制之必
不為朝廷所容蕭令君是已不如殺山陽與雍州合立
天子以今諸侯於是穎胄誘山陽且以爲都督前鋒王
融數奉兵江陵而馳山陽首詣衍且以爲都督前鋒王
明年二月進師衍曰凡舉大事所藉者一時號鏡之心
未疑息也今坐甲十萬頓兵十旬將糧用自竭一夫立
異即大事去矣今太已出西方先動者勝宜急致師昔
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卒克商何復須時月爲乎於是穎
胄乃移教是京數齊主罪惡稱兵或勸衍迎實誼正尊
號乃進軍衍笑曰知大事不捷故當蕭又同策若具克
捷則府庫四海豈復當錄錄受人處分乎於是留弟偉
總州府事偕守一城而日將師下萬髮襄陽之曰當
推心置腹腹中天下一家乃相見也師圍郢諸將
請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不然漢口獨不能一里端道
交至房寄以重兵固守與郢爲角若悉衆前進僧
寄必過我軍後北走也也不若遣各軍濟江與荊州
合逼郢州吾自守魯山以通沔漢使郢城危陵之果方
舟而下江陵湘之兵尾衛而進豈憂郢城哉乃使別
將濟江圍郢而衍策漢江居守魯山明年二月南康王
寶融稱帝於江陵以穎胄爲尚書令衍爲左僕射薛主

遺陳虎牙吳子陽等拒之師久不決於是領胃遣使責
請赦於魏曰漢口路通荆雍秦梁蜀重資儲成
所為氣息是以兵壓漢口而連綿數州今併其為郡又
分其前進魯山必阻河而吾咽喉故曰危陽陽誠知
幾一說士可下不然師少則不克多則力分西陽武昌
勢不可取就下即須留兵扼東軍以言人攻一城則城
勢不得相為我軍救則勢孤而不放而一城則將演然難
矣必即就下然後後河注大溪憂不克豈空此面皮示
羣小天下乎為我曰鎮軍前逢攻取但以見付可借鎮
軍之重鎮之耳鎮軍不能難秋後遣別將來助加鎮
撫而自引大半出東謂諸佐曰用兵不必須實力所
也板四得江州而引兵其後遂下潯陽而鄒紹反焉守
即江州而進遂進出建康行自登雍州乘雲常有功龍
導之前所至恩德百姓人如挾纊建康士民傾城納款
不日而自會者於景命王茂越城曹景宗據是城
橋陳伯之攝師鄧元起據道士敬而建康皆屯輻裂
矣已板石頭眾請急攻建康衛華為主雪其而大軍四
合中必且有變止勿攻築長圍守之於是齊人執寶卷
率衍使張弘策入清宮封府庫幽籍而以宣德太后今
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下令大赦
凡昏制諸罪悉除之以肅紀有國色欲留之
領軍王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貽後患乃并諸嬖倖誅
之而出宮女二千八人分資將士衍之東也豫州刺史
馬仙卑擁兵不肯說之降不下吳興太守袁昂據境不
受命武康令傅奕謂昂曰先太尉曹元嘉之亂開闢所
未命以狗忠今嗣主昏虐刑罰協舉此天人之合也公
誰為之乎願明府深慮無貽悔不聽及建康不守仙
卑泣謂將士曰我受專城之寄義不容降若輩皆有父
母妻子可殺可降以新權獨與壯士願從者數十人具
馬堂事所執檻送石城衍下教言袁昂首素之門世有
忠節當與天下共容之昂不請降而開門撤衛至是昂
與仙卑至俾同入謂昂曰今天下見二義士昂宋太尉
約為司馬任助兵說室謝融何胤為軍諮祭酒融胤辭

不至於是約與雲共商言齊祚已終必當承運禪代乃
廢其主寶融為巴陵王稱帝號梁已約計以生金
進于王曰我死不得金須醉足矣飲大醉而斃齊出
東王寶融頓好學殺之并齊宗室王勰陽干寶實出
奔魏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
順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見遠至於此以蕭寶融為
功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寶融全封佐命
巴陵王差梁王性淳孝少而為學博綜經史博聞六藝服
常游濯膳惟蕭素六宮婢綸三翟外無綺繡不曳
地小殿膳室恒整衣冠過內豎小兒如對犬馬敦睦九
族傳借朝士恒平為長吏皆召見易以政道而遣有
亂者立登用始即位詔公車置謗木肺石各一函若
肉食莫言以橫議者投謗木若有功能才器免沉莫達
者殺肺石刪定律令併諸州縣奉頒梁五禮正
雅樂置五經博士開館舍招後進生合頗廣其制策通
明行者以明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制尚書五
經令皆上流總領眾局初頗以法裁小民林陵老人
進言陛下非應急於庶民而緩於豪右非長久之道
於是教小民非應急於庶民而緩於豪右非長久之道
及弟子範嘗入見梁主從容謂之曰天下公器非可力
取者非期運終至梁主宋孝武情忌兄弟兄弟有令名
者皆疏之及朝臣以疑狂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
或不疑而或慮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帝等以安眾
心念獨以江左革命恒相屠戮傷天和祚以不延況我
與卿等宗屬未遠何嫌而忍此哉曹志魏武之孫為晉
中臣况猶猶宗屬乎我方坦然相期卿母自外可也於
是子恪兄子十六人皆顯於梁以壽終國初弟雲尤
是子恪兄子十六人皆顯於梁以壽終國初弟雲尤
疾欲急出替命請醫求速愈醫曰速愈方有之然損元
氣果行之不三稔矣雲曰朝聞夕死庸何傷翼日果愈
倚賴命未三稔而死感寵利至於此約既佐命請當任
樞梁主以其輕脫屣不用尚書左丞徐勉右衛將軍
周舍參國政治度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俱賢且
而約竟以忤旨悸失心遂第未至牀褥就而空頃
下病困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及至視之亟言如夢乃
謂曰道士奏赤章於天簡禪代不由已梁主聞之悲謔
諺曰死者有司謬謫文梁主奔魏請師伐梁已而陳伯
之亦降魏於是魏伐梁構兵者彌年魏中山王步師師

國鍾離守將昌義之固守不下梁主... 豫州刺史章叔往救之而梁初景宗禮敬... 生謹故二將基和慮自合肥由金陵大... 飛騰以濟師人憐憫感助賊姑行賊曰鍾離... 而虞戶而及車馳卒奔酒恐其後况可緩乎... 聖焉步地計馬足氣功比曉而營立軍容其... 走馬步地計馬足氣功比曉而營立軍容其... 曰是何神也人每氣義之知有外援大言曰... 生遂大帥魏師英氣壯觀體素嚴未嘗誇... 板輿督將士勇氣壯觀體素嚴未嘗誇... 若不及故士爭歸之時主宗信釋氏士民... 自待如平時行而準繩如此已累上聽降人... 終淮源淮源陽使水工陳承白將祖視地... 為淮士濃輕不可不聽徐揚民皆視地... 軍護之役成合二十萬人南起浮山北抵... 土而合者於中流幾成而潰或言蛟龍亦... 壘乃元鐵數十萬斤上以制之又不合伐... 壘填以巨石而加土其上以制之又不合... 穿我疾死者曰仇齡年下百四十丈上廣... 五丈高二丈丈丈樹以楊柳列軍其未幾... 懷遠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 于海其輕用耳如初魏人唐堪成爲國患... 爭之李平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也豈... 自壞已而果然梁主晚益奉其法長泰一... 精嚴恐宰殺戾冥道宗廟皆以類爲牲宰... 立不食叔之即大逆事覺對之泣而有遺... 立知吏知見優假放橫無以牧守侵漁使... 戶口凋落關外彌甚皆由使令等數州即... 騎帝侍賀梁上書言近北邊稍寧正生聚... 戶口凋落關外彌甚皆由使令等數州即... 爲結更因緣重食累年降復徐之詔下... 然百姓因緣重食累年降復徐之詔下... 壽之會積成位列散如絳無制淫侈俗... 人其廉曰何可得也宜嚴爲禁制以節... 變其耳目豈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百... 體吹毛求疵以深刻爲能以彰公平... 內實行其戒福願諸君以彰公平... 且日不暇給與造幣求可保者宜從省... 梁主得奏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校書責... 下四十餘年公車謹言曰開覽卿不宜自...

史橫暴某太守貪殘其縣令魚獵耶士... 累取名言我能上封事朝廷不用卿何... 所營造皆賴朝著我無此事我非公家... 不入官不飲酒不奏樂二更視事日常... 園今裁二尺誰爲之救物故也又或言... 夫偏聽生殺權任成禍二世之委趙高... 又足法耶治者即肆便者宜除何者宜... 急復言太子統者梁王元子也生而... 能偏自加元服使省錄朝政許爲如前... 斷獄多全宥書溫不形好讀書屬文... 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問疾貧困... 官生起恒西向母丁貴嬪卒哀毀如... 主憂救參問雖自力手書及卒朝野... 貴嬪之葬也街者云不利長子子慙... 或謂梁主猶以前朝廢嫡長孫不立... 既卒梁主猶以前朝廢嫡長孫不立... 周弘正爲馬綱主簿奏記曰願殿下... 勢之節以大吳國之風氣不能片而... 亦選率領東宮而梁主以人言不封... 譽督並土以慰其心而內措始此矣... 東魏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已後梁... 降表適至而侯景大喜以神然未有... 問制至所宜僕射等皆上頓首下與... 無事不宜納侯景以啓梁主侯景... 家如金既今忽受景脫紛紜何久而... 知上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 恐及來自絕望願陛下勿疑梁主... 河南王東魏遣兵討景景復割地以... 爲房於是東魏兵馬皆斥梁曰侯景... 雲之會位班三事邑侯萬家而拔得... 乃授之以利器梁主以慢賊收勢得... 當岷強不持根及難馴彼梁主者輕... 用捨乘方不持根及難馴彼梁主者... 妄敗戒業梁主盈而禍治清成陰妄... 薄之子外朋黨路開其權在外必禍...

卒人皆起氣於是景以正惠解市按石頭而軍時衛州刺史韋粲赴召聞亂所部得精兵州五千倍送入勤王至豫章聞景已渡江內史劉孝儀飲之酒曰景渡江當有報或不其然粲怒抵杯以地曰賊渡江逼宮闕水陸俱斷何可報報出無報豈能自安粲今日何心情飲酒即馳馬出詣江州見宣陽公乞得江州偏將以自副南司馬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會橫江擊即送糧仗散私財以犒其將士合軍屯彭林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豫州刺史裴之高至頗以年位恥居仲禮下裴抗言曰今赴國難志在除賊所以推柳司馬者正以其久捍邊場為景所裨且士馬精銳故也若論年位豈在裴下直以杜援故為之屈今日形勢貴在爭將他豈當復問哉之高愧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仲禮以除夕入繁中約旦日會軍繁以青塘當石中中路尉為山督兵當之會大霧軍迷失方向稠未入而景軍驟至眾及子弟百騎警備從軍昂死與仲禮方相殺者被中出與麾下百騎警赴救大賊景稍將及景而傷者得免然仲禮本無忠義之節獨激於繁而奮追殺沒助則望不復前矣時朝廷以侯景之禍由朱異共尤之將行誅太子曰殺異無改於急獨為賊快後誅之未晚乃免異異慚憤發疾外物

李

帝於其國於魏周南奉三朝臣為後梁始魏之立也
也蜀奉以江陵一州延袤三百里人遺將兵居西城
名助防實制之而舊所統襄陽諸城邑皆人懷以
封疆極隘邑無殘廢邑色不得志疽瘡背疽子孫立孝
燕倫約境內安之祖子琮立而隋滅梁梁子孫立孝
梁四主有國五十六年後梁三主三十三三年
陳高祖武帝名霸先吳興下若里人也英武有大略
服險素而收崇寬簡非軍旅不輕出國以祖安立三年
組無嫡嗣帝后召中領軍侯瑒中書侍郎侯瑒歷入景
中定其召帝兄子昌川王蒨於南境立之蒨至以東主
子昌在陳蒨不立侯安都曰今四方未定蒨有強敵何
瑒及達即按劍上殿奉觴而蒨立是為文帝太尉侯
瑒司空安都得政陳人納昌殺之陳主起布衣知百姓
疾苦恭儉明察下不容姦後遣新開侯陳叔陵相
屬也傳皇庭中教授諸石必有聲教令以義立上
組弟安成王瑱廢太子位而自立是為宣帝頗勤儉
有二帝庶然數起兵窺疆而境上日促子叔陵立
為荒荒起臨春結綺望仙閣窮乎麗女學士與狎容相
尚書孔範等為其尤麗麗者被以新聲有玉樹後庭花臨
唱和賦詩采其尤麗麗者被以新聲有玉樹後庭花臨
春繁等曲而聚刻急貨賂公竹中書舍人傅縡上書
切諫下獄欲殺之縡復謂曰我敢死能自改否縡曰臣
心如面而面可欺心亦可以也遂殺之時有神游樹上與
人語不見形能酬酒言吉凶縡效其言縡鼓兩翼附
縡作人言曰奈何帝奈何帝而平湖開陳主惡之乃
自寶佛寺為奴斥嚴賊後倫約好國臣對勸諫太子
胤好文章而帝上內嬖張貴專後宮之政廢太子立
廢太子深為後已又欲廢太子自立若口王氣在此帝
師伐陳鎮成以謂而陳主立若口王氣在此帝
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人何耳足變即此進曰
長江天堑虜軍豈能飛渡江請效一割定王作太公矣相
耳每患官卑虜誠渡江請效一割定王作太公矣相
與大笑秦夜飲酒賦詩不輟已酉正月朔會朝露四
隋大總管賀若弼自廣陵濟韓擒虎自采石濟而陳主
酣睡至曉時乃始起道將出禦師大潰擒虎入朱雀門
陳主悲泣失指從官人十餘出景陽殿投于井隋軍覓
井呼不應欲下石乃縊也惟沈后居處其太重又出則
疾北二貴嬪同附繩出也惟沈后居處其太重又出則
閣端坐舍人孔範在側縊後連經晉王賁遣長史高觀
解甲向臺拜天而就已情婉卒晉王賁遣長史高觀

入建康清官審驗使令召張麗華類曰昔太公蒙面斬
姐已何可謂并諸嬖倖皆就誅叔實現入隋時西常
侍宴山醉不能自持隋主目之曰此女豈不由酒從東
巡幸詩曰日月光天雋山河壯帝台太平無以復願上
萬年書并表請封禪隋主謝讓退謂左右曰今叔實用
作詩日力思政務豈當有敗亡哉迨仁壽四年乃卒陳
五主有國三十二年
論曰予次南史宋齊梁陳事傷之曰元經者之矣宋武
散禍亂無留行元嘉仁儉梁武勤身約已為慈忍然不
免於凶終况餘人乎不務令德而務誅鋤所代凋竊枝
幹以自安自生民以來未獲濟斯欲矣夫是非中國之
遺人乎而逆天失道興廢暴亟抵於此元經於陳亡具
五國曰晉宋齊梁陳亡悃之也悃中國失道與亂同事
歸於亡也
南史志
宋劉道規武帝少弟也個儻有大志頂誅桓玄敗走
何無已欲乘勝逼江陵直規曰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
為使而振身未可輕也如頓兵廬之無忌不從而敗
乃平巴陵道規推毅元功無忌次之已居下封華容縣
公山刺荆州會盧循黨言循已克建康而劉劭而桓
懷道規規會將吏告之曰劉劭者有去就之計吾
所與俱來將佐自足待敵欲去者聽不聽也南陽來援或
夜乘輿服莫有去者帝宗之卒果數千自襄陽來援或
謂宗之情未可與宜毋地防道規曰焉有人千里相與
無猜防之者乎尋單騎出迎之入宗之感悅每出戰使
宗之君中委以腹心及謙戰技江荆門守檀道濟失
破斬之得江陵士民所與交通者悉焚不視衆人安
未幾徐道覆奄至道規使列將子居外身自道覆
於豫章口衆以為為擒敵在前其衆少不應分剖而無用
之地及戰前部却一遺將於外橫擊大破之遂獲
建康免衆將大敗在州累年秋毫無犯及以疾歸

府庫還官管帳帷幕惟故物有
參隨還官席中立案之尋卒

謝密字少休郡陽夏人晉中郎馬孫左僕射景仁從子也字行精神端審發言時中家貧儉出為三從父峻後事繼親伯叔二姊及大歸兩姑晨夕瞻奉盡誠敬遇親戚中表未之前識也率意承接合禮衷每內外傳語正衣冠蒞之婢僕前不妄言笑尊卑大小嚴之若神兄中丞曜卒服闋猶蔬素或問其過禮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深疚在心實難自已遂廢食歔歔不自禁襲建昌縣侯拜員外散騎侍郎所繼產豐泰弘微唯受圖書數千卷而已遺財祿秩一不問叔父混及族兄雷運

卷之二 卷之三

瞻晦曜並以文義賞會風格高峻時流望譽莫敢造門弘微會機賞要每以約言服之異不傷物同不害正混請瞻等曰汝等雖才義豐瞻然何能懼心即功濟三才終以此為恨至於微子吾無聞然義熙中混坐劉毅賞見誅妻晉陵公主詔絕婚改適主執義不行弘微經紀其家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產千餘處唯二女纔數歲弘微事如在公一錢尺帛具交簿可覆宋武嘉主節聽歸謝而產視舊愈增門徒僕使不異平日公主歸太息曰僕射生平愛侍郎可謂知人矣義舊見者畢歎息泣下主震所遺產園宅餘千萬主女夫殷好樛蒲舉伯

母兩姑之分還戲責內人化弘微之讓皆無爭或曰君謝氏累世財充殷君樛蒲一擲而盡譬棄物江海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內人能無言豈可專使爭乎公主葬啓混墓而寔力疾臨赴遂病卒弘微事文帝琅邪郎為文學帝即位為黃門侍郎參機密文帝故臣佐並委選擬甚親重之居身清約寬博無喜愠不言人過與琅邪王慧王球竝以簡淡稱或問慧於沈約約曰令明簡明球約曰倩玉淡問弘微約曰簡而無夫淡而不流其為人嚮服如此子莊字希伯七歲能屬文長右曰藍田生玉不虛也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台之川寓

卷之二 卷之三

內篇一為太子左衛率元凶劾逆逆在道腹心奉除事
贊謝孝武陳誠除侍中孝武竟姬殷貴妃薨莊為諫云
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深困莊少長富貴且繁
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嗣後殺之未晚乃得因男帝定亂
是役詔出獄至看方生命酒之有教令為詔教立成
更工美加中書令卒光祿大夫諡曰憲子昭字敬仲
仕宋為衛將軍長子宋昭昭與謝鳳子昭宗教從風
駐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違也趨而入昭曰君進還臣
富以禮竟不入時人兩稱之昭上尊王陽帝方圖禪
代以昭名高為難重來為左長史召與屏人語久之
昭無所言齊高意昭難提燭小兒昭置坐上遣之昭終
無所言乃知其不卑已也呼左右入問昭論議昭事
昭曰晉文公事穆氏當終身其向即穆氏早依唐虞故
事亦當三讓彌高齊高齊高終身其向即穆氏早依唐虞故
何公事傳昭云昭在直當斷重教召之陽不知曰有
侍中引昭臥不起傳昭使昭疾昭曰我何疾遂朝服出
東掖門徑登車還宅或謂齊主必殺之齊主曰殺之王

其各書之傳以傳中中書今致不慮及梁以左光輝
乃夫開府議同三司並責江州亂後又不遺更敦
林園以爲侍中司馬有故矣曰子陵能遂屈志耶延見於
迎母許之臨發駕臨幸時陳本志不許請自還
至都林官起府於第第幸駕臨哭謚曰靖從弟述
字景先少有至行兄純爲江陵參軍死時年未
至而西塞遇風器船流不知所往來小舟求之
急管呼使亡而述竟念獨生哉冒波徑前船幾沒未
帝向任帝居處而惜述及景仁疾視湯藥飲食其疾
軍選材敘馬武帝時彭城王義康長史官大衛
雅先朝舊勳宜優貸帝手詔調守吳興卒官子約萬
成南父風晴字宣範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廢昏溫
履而行屏氣而語家人感其性行行之如此者十餘年
○王弘子休元習丞相導曾孫也少好學以清儒稱家
使財父卒弘結券不收責從太尉裕爲長史宋建國爲
尚書僕射肅正風紀文帝立進司空又誅徐僧
向書弘以盈滿自懼表位彭城王義康入輔與分錄
尚書弘分錄進太保中書監而卒在位博練治道
意者雖嘗辱而景首行器自備不形門內不以受於
也于不執今王婦女不以飾非祿賜一毫不以受於
人從宋文江陵來佐封爵不受曰陛下英明
幸也竟不受卒文帝甚哀痛之卒年十三帝引見
流涕哽咽帝亦悲不自勝尚東陽公主元嘉末帝以後
客爲已爲元凶助所殺語具前志中弟僧虔傳學屬
文而退默寡交袁淑太息以爲魏舒王濟之倫僧紹之
難時司徒所親勤之亡區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
忠恤我以慈今日之事若不見耳若得同歸九泉隨
羽化我見不去而卿僧紹子倫逾所守歸九泉隨
子王生於銘遺之從子會稽發人阮佃夫請假東歸後

謝加禮過僧唐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若見議
正當拂衣而行耳果色官後至僕射尚書令以飛白
中堅曰閱竹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焉之不已
則標馳之不已則墮引之不已則逃故去之宜疾以
此坐右銘選得中光祿大夫謂僧曰汝常重任行日入
令我復讀此授則一門二台司也何以堪之固辭不拜
武臣之口吾去位已過懸庸薄無以報國敢更辱高位
乎險既起起長梁制度小過後請僧虔視之不言不
入戶險止毀之卒贈司空子慈志賢皆賢志字次道寬
恕內史清謹有思惠郡有戶口經十不決者志到官批
檄請罪議所爭爲閑守東陽以至日清獄重囚悉還
家一人以婦孕失期吏憂懼志曰此女何害無與明
旦果就獄斬于筠清神好學不以藝能高人愛左氏春
秋廣去取凡五過三抄餘經及周書禮國語南推
山海經本草並再抄諸子史集皆一抄未嘗假手於
錄多至百餘卷沈約常稱王氏爵位雖高才難差爲
古未有云○王景文宋明王早后兄也與明帝謀以
字行以盛滿爲憂謙辭諸品報曰八居貴要顧其心何
若大明之世樂徐二戴位不過執戟而抗人牛心表
爲史二編卷之三
繁爲今得領選而人括不知以此爲貴要致亂否夫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委運存亡之要巨細一談
近不得請已宋明慮晏駕後皇后當臨朝乃遣使
執并華賜之時景文楊州方與客宴奏曲讀亡通
向于徐竟局尙竟欽子納套中畢徐曰奉敕賜景文死
方出叔命和樂中而兵佳佳佳曰大丈人安能無罪
爲我百計作墨格致謝飲藥
○齊豫章王嶷字宣徽爵高第子也寬仁弘雅有大
成之量而見幾事特蚤落梧時或勸高帝度江也起
疑曰從外制中者達今上虐人不自保又輕脫好微行
母出外也齊臺始建督州州務約省坦懷納善側席
思政先是達攸之爲荆州人相告許則試克肅然至
二日撤遣三千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
以市稅重多寬假百姓悅安王儉與書曰是乃多款
政荒人散公南臨英風惟安王儉與書曰是乃多款
州無復此政古三二年有成乃公乃公不憂豈不
禪代之際世子贖頗欲速定功疑依違其事終無言建
元中世子失吉高帝頗有代嫡之志疑恭恭恭恭恭
達顏色也高帝立進人司馬中書監最上地分隆重

○補資字... 介以父... 見... 尸... 不... 聞... 諸... 人... 者... 足... 尸... 議... 高... 沈... 呼... 不... 笑... 先... 昔... 漢... 以... 日... 宋... 子... 伊... 使... 就... 二... 而... 孤... 設... 致... 何... 得... 口... 嚴... 州... 信... 營... 供...

太守蔡興宗稟以米不受興宗表其殊行舉太學博士
不名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行當是時歷陽劉裕河南
秦紇烏程吳達潘綜吳人孫法宗並以孝行旌公七歲
喪父事母孝及乃累母終毀毀三年不近鹽酪號泣
不絕親輒勤身力營葬服除二十餘年望八弟布衣蔬食
語不親輒流涕鄉鄰遭喪既葬不忍復入宅布衣蔬食
弟人共結廬棲居服訖不還視有米作粥食不者茹
蔬而已以饑餓傳馬服訖及羣從男女死者十三人獨送
夫有妻盡蕭索夜伐木燒磚與女力作成七墓葬十
三宮送終它所食而周人當其人助夫力舉葬終不絕
皆備力報焉太守三加禮命擢補功曹葬不就孫恩之
亂宗與父亡亡避父老困憊不仕去宗迎叩頭乞父
命賊至繫亦請死乞兒賊前所父綜其父賤下身中
創秀絕賊曰語曰殺孝子不殺父之去子並全
舉異行乎遂昌長改其里為純孝里蓋祖布三世法宗
父以亂入海長海盜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幼流亡
十六乃得還母兄葬霏行草宿而棄之於道捕父尸
不得走乃上求之云至以血漉骨輒入乃沿海見
枯骸輒刻肉漉血數年臂脰遍病瘡脈枯竭瘡焦腐
遂棄經功身元嘉中天子遣使行州郡察孝行南豫州
西史土編 卷之十一 二十七

西陽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烟益州舉
梓潼人張述母疾截指祈禱求才代疾應時愈肝胎舉
直隸王彭營二親嘗作博會大旱水枯市中不泉遠汲
不周彭兄弟畫甕力夜哀祈且入甕水忽而發葬已時
竭晉陵舉邑人余齊人吏忽心痛走歸省門百餘里
一山至父死矣慟哭絕父乃掩門遺言毋曰父臨終恨
不見汝齊人曰見何難一慟而絕會稽舉諸暨賈恩
母未葬及於火恩及妻栢天奔救隣近赴助棺得免而
恩又相觸火被焚甚死焉詔並移門殿所居里名闕租
布旌焉以任恤鄰者山陰屠世期小席張進之俞金
濮陽吳慶之世期竹好施同里三人妻各年子歲雖素
不舉世期力食衣不驕之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姓女
蘭七十並老無所依賴之二十年死葬之咸凶寧散不
收者七十棺殯進進之家世富歷五世主未寧安固二縣
簿每年山散瞻以資黎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匿之
供養經時盡誠力味之嘗墜地澆水墮進之立投水
之與沈淪久乃得免時大亂盜充斥至道之門輒相利
不犯孫恩之亂末嘉守司馬逸之與妻子死雖即吏愈
會以家財斂六畧送至郢葬畢乃歸慶之為江夏王義
公書書佐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太原孫決無錫華實呼天生皆陵劉懷胤懷胤則之倫焉
遠父器致毀事母及伯父篤謹手磨省餐減食以養焉
羣弟兄弟自儆身欽慕兄姊未婚嫁自備身成禮焉
欣之弟爲武進史從隨于誕起義見執將殺之欣之
代死得旌係伯達之以謀謀實天生懷胤兄弟以孝義
歷末實父成長安實方八歲行語其父曰須我還爲汝
冠長安伯父竟不復還實年七十終不婚不冠或問之
神號慟隔日不忍答達之自貢於吳客爲兄之妻家葬
從坦弟敬伯夫婦以歲歲爲人所譽實達之妻田氏
盡幣以贖之與同財謙義焉人所譽實達之妻田氏
氏以附廢云時以四世百有七田同居見旌者義興陳
玄子八世可居者更海徐生武陵李聖作范道根數世
同居者零陵譚弘資衡陽何弘陽郝道備之倫宋明中
以孝旌有石陽王虛之吳人顧昌衍濟陽江柔之河南
蕭獻明虛之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監酢
不入口嘗疾病忽一人來問疾謂曰君病瘥矣成不見
病果瘥家楊梅樹登冬生實暴上橘一冬再實夜所居
有光人以爲神昌衍有至行居悉毀王儉言宜使君禮
聞亦以爲尚書庫郎即奉之孝悌通亮亦官臺郎同貞
職有行宗人書中樂性豪俊唯見軀則敬挹叔明母疾
幽史上編 丙卷 拾遺 三

凌無以葬兄弟共種瓜賣之朝孫旋生以得葬後竟
陰亡無子妻氏中節不嫁遺守人其志終未嘗歸
寧靈敏事之如母終其身○劉潤字處和南陽人父紹
仕宋為中書郎潤早世紹被殺納潤太女為妻室
年數歲路不以子教養之恒無期度已雖逐不去
路生深憐之愛之路病經歲潤晝夜不離左右兩增輒
小公否而後行潤其意甚愛遂隆事潤亦恭愛事無太
命潤野向潤行潤仕齊為始安王通光詔議遙光受鎮
召潤入道光敗潤生為舍中湓固支即欲出奔見潤
不忍去潤曰吾為人作吏自當死汝可去無相守也盡
以不帶兄兄亦草間苟免耳今相違何忍獨生因
君弟死兄○王文殊兄與何人父沒數文殊思慕泣血終
身不飲酒○王叔文與何人父沒數文殊思慕泣血終
立小屋於郭西端拱其不交吳興守時為功曹不就
者三十餘年太守孔秀之表其行推明○祭顧之南陽
淫陽人言行和謹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西卒顧之忽
心動悲涕水假還於路得凶問號號水寒不入口者數
日嘗遇疾痛甚與母隔壁見不言商被至碎恐母之哀
也史以上編 卷之二 二八 二月 初九日

已也吏部郎便果付候之設食惟枯魚菜蔬果不食
母問之出所餘魚羹製種以進果人鮑曰鮑某茅李儒
達矣我不知郭林示弟須亦至孝父沒以預託即州
事王英預悲感問之後為永世令有恩卒才老嫗荷
數造市間之哭東諸市曰夫樂父我輩孤獨何堪死
耳市人皆立所感至於此○庾道愍潁州鄢陵人習司
空冰炭也少出孤瘁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方稚惟不
知市及去知之內自痛求為齊州綏寧府佐其母行
南而廣去交向遠乃負擔行州嶮遠至交經年行
求卒不獲日夜悲泣一日暮入村南縣署止一山舍有
一嫗負薪有外入焉嫗心動訪之果也於是流伏
泣迎以歸遠近赴視莫不揮涕仕齊生射聲校尉族孫
沙彌長沙內中佩之下也父沈之之沙彌生甫
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襪不暇服之沙彌生甫
忍服采衣襪身終身不離母側沙彌生甫
疾應針灸種以先試及母沒沙彌生甫
不食鹽薑冬不綿襪夏不解衣經不出戶累日終
焉為潮暮左旅生松栢餘株茂異常舉純孝補敘令
節天誓同沉而止人以為孝感子持亦為孝對母

任聖主太中大夫書成切劉賜月小兒年八歲與母
劉氏同死母死家人以兒莊方惡不令知兒疑之問
母狀母至母所知已死一頓而絕○陳白縣令宗善才
○陳白縣令宗善才
講誦弘多未嘗失色於人任齊為縣令政自異迹虎度
忽心動身汗流即日棄官歸時父疾始二日耳家人見
其忽至咸驚異之父患世病醫云疾差手真當若此
不治已黔妻取嘗之甜骨大憂之每至夕輒精額比辰
刑判史遷蜀即太在職政清益刺史即元起死子蜀
府佐皆散野妻身營殯歛歸曰喪累官散騎侍郎第
陳王見發於陵為經紀其喪
○陳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八歲而孤兄纂三人
隨母詣隔海依舅氏以居年十二土豪有資財巨萬者
見元規少親欲娶之母以其幼幼得重復喜甚元規泣
曰因不親親欲娶之母以其幼幼得重復喜甚元規泣
也史以上編 卷之三 三九 初九日

其言而止元規事母謹晨昏未嘗離左右以暴水發其
居元規倉卒引母妹入船自鼓棹而去留其子三人割
於樹下會水退俱全人以為孝感仕以通子氏春秋
為博士與吳郡陸慶俱以孝行名○占孫宇彥霄襄陽
人初有至性年十一居母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
差異大兄公卿前請見者為隕涕父取為吏訊虛白
路顯大兄公卿前請見者為隕涕父取為吏訊虛白
引當大辟郡乃絕登聞鼓乞代武帝異之以其尚童幼
疑人教使為勸廷尉蔡公嚴訊之取款實廷尉置寺
陳獄具屬為日兩求代父兄救已許便應法法汝當能
死否且爾童孺何能及此必八人教誘使然有詔窮
所教使者爾童孺何能及此必八人教誘使然有詔窮
切得因差長不忍見父當極刑而苟延所以內斷胸臆
委身不測上于萬乘求逝泉壤此皆細故而當受人
乎辭氣不撓衆公度不可屈乃和之請之曰主上和汝
父無罪當自擇若神儀明秀心輔佳重今特辭幸父子
同濟獄曰元規孺孺尚尚惜其生況於人乎但父與
命必止刑書故曰陳白縣令宗善才死四豈見其武竟不脫廷謂以
命詔所宿丹陽尹欽舉純孝賜曰異哉王尹何量

也。隱嘗有至性。年十二。失母。毀處。父勉令為。最著。立
外。除入見。帝帝見其。眉。春。歎。息。良久。語其父曰。昨見。絲
兒。顏。容。頓。頓。使人。惻。然。卿。可。謂。有。子。矣。父。輒。毀。其。墓。
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山。巖。洞。而。虎。豹。麋
鹿。後。官。大。子。張。子。魏。赴。江。陵。梁。宗。廟。義。太。子。肅。密。夫。所
周。受。代。焉。自。以。宮。臣。抗。表。求。還。第。歸。音。酸。切。周。主。優。禮。
答。之。殺。荆。州。禮。葬。焉。自。周。還。陳。宣。帝。時。禮。待。之。禮。皆。賢
騎。衛。侍。子。延。義。亦。孝。初。隨。父。入。關。母。展。父。得。延。延。義。賢
母。數。遭。伏。夜。行。冒。冰。霜。數。塚。艱。苦。亦。充。遣。送。葬。廢。者。敗
年。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稱。婦。人。善。莊。孝。南。鄭。氏。禮。通
周。易。毛。詩。在。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尚。人。遭。父。憂。
不。肉。食。二。十。餘。年。仕。齊。為。廣。漢。王。詩。讀。上。述。植。之。葬。哭
營。殯。欽。從。既。送。起。家。訖。乃。還。為。康。樂。令。廉。潔。於。義。五
經。博。士。五。館。生。舉。至。德。講。者。千。餘。人。植。之。性。孝。仁。好。行
陰。德。敬。恭。自。攝。在。閤。室。不。怠。惰。山。有。見。一。患。者。問。甘。好
名。不。能。答。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斃。為。棺。飲。酒。之。卒。不。知
為。何。人。也。又。掌。緣。洞。塘。竹。見。獐。獐。驚。狹。者。為。船。主。委。棄
卧。岸。側。亦。惻。然。載。還。療。之。連。年。而。愈。既。愈。貨。遣。之。還。中
撫。軍。記。室。宅。參。軍。得。疾。辭。稟。奉。妻。子。困。乏。比。沒。器。無。所。寄
生。徒。為。市。宅。成。器。焉。○辛。普。明。河。山。人。寓。居。會。稽。少。從
函。上。上。編。卷。之。三。十一。終。三。定。本。四。三。一。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二

肝郡鄧元錫纂著

匈奴漢趙後趙羌秦鮮卑燕後燕南燕西燕志

自漢建武時匈奴單于子日逐王比降漢居西河美稷中已單于爲國人所殺以其衆留漢居太原河東魏武分其衆爲五部晉太康中置都尉領之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雖各分處然家乃在晉陽汾水間索頭虜亦分其衆居上谷代郡定襄爲三部魏又徙武都氏于扶風天水處鮮卑降者于遼西棘城北塞諸郡無慮多羌胡雜處矣晉初侍御史郭欽疏請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

函史上編

卷之三十二

內郡胡於邊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太子洗馬江統著論言雍州之戎爲中國患之日久矣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因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欽以紆寇扞國蓋權時之宜非長世之策也天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鐘百姓詠其殷實帝王都之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方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怨恨之毒積於骨髓至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

函史上編

卷之三十二

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宜及余兵威方盛士衆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折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達也夫聖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故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始之制愛易轍之勤而循覆車之軌謂之何哉且關中之人百萬餘口而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均湏口實若命窮之糝粒不繼固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必無擠之溝壑而不爲拯援之理者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累糧遺居者以積谷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捐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所謂開物成務謀及于子孫者也至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建武中南單于衰弱來附遂令保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輒已叛戾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

部落散居六郡分爲五部人衆數萬盛於西戎而天性驍勇弓馬便利亦倍於氐羌若有風塵不虞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營陽句驪本居遼陽塞外止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甯徙以來始徙之時戶裁百數今孳息以千計矣數世之後必大殷熾夫百姓失職猶或叛亡大馬克肥則有踴躍況於夷狄能不爲變顧勢力不振耳夫爲邦者患不在寡而在不均憂不仕貧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宜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服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無窮之慮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永世於計爲長也

時不能用及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並起城離石紹劉而爲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羯起群盜據襄國背漢而爲趙後冉閔因石氏據鄴爲後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勤王而爲燕苻洪以洛陽氐有關內而爲秦乃涼以晉官成以晉民各有國裂土又其後秦分爲二燕分爲四涼分爲五窮兵怙亂百餘年蓋三代之季猶之神明之胄中國之遺人縱衡裂合爲戰國六代之季則氐羌胡羯交亂于土中而禍原於畜戎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春秋謹嚴防乎其防有以也夫今各著此諸國興廢之端要刪于篇

劉淵者匈奴左賢王豹子也初爲王侍子在洛好讀書善騎射常御絳灌無文隨陸無武王湛李魚之倫皆折節與遊之已代豹爲左部帥成王親鎮鄴表淵寧朔將軍監五部軍時晉亂口淵從王親鎮鄴表淵寧朔將軍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愛泰同之自漢亡晉興代與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尺寸土之業自餘子侯終同編戶今吾多難衰不滅二萬奈何欽手受役淹留百年乎左賢王英武超世殆天所以與匈奴欽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諸部告之淵曰白領告急諸部會葬不許乃令助歸告宣集五部會宜陽聲言志願與秦會安北將軍王浚東瀛公騰將兵討淵勸必無事淵而請身親五部來抗雖領大悅拜止單于行招兵淵至左國城而淵謂南奔洛淵乃言曰漢有天下歷世紀不亦可乎於是自漢王位立漢高祖以下三州七宗神主而祭之追尊後主禪以孝懷皇帝以族祖宣爲丞相陳元達爲少門郎族子曜爲庫書將軍昭爲中書

蕭坂為首亂立六年而死弟時和而代子蕭代
子聚為相國凶狡裝新準國以大亂應死準統聚為
塚斬腰屍焚新誅錫其子孫於是劉曜自立於赤岸
為後趙曜國勒洛陽勒大破曜兵獲曜殺之援上却
曜二十有六年劉氏三十餘人而匈奴漢亡距始創國
漢唐故典廢已如斯此當匈奴漢時臣事有大宰易大
將軍數大府敗廷尉陳元達光祿大夫游于遠之倫殷
不為犯顏作言然事進規補又二女為后續故言能必
從當戒子孫曰事君當務規諫九人尚不可而斥其過
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若過是為優
耳元達後奇人孤負好書事關忠義進言追聽時不
者輒曰達先自外鎖腰入勿諫聽命左右曳出開
儀股元達先自外鎖腰入勿諫聽命左右曳出開
也而陛下臣才學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地下足
帝所見監中竭慮臣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也願陛下
西史上編 卷之三十一

谷之劉石間之密勅傳手頃言今官室已備無煩更
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
賞而更詠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陛下為妾等殺而殺
諫使忠良結舌由妾達近慈怒由妾公私困弊社稷
危殆皆由妾妾罪人矣嘗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
婦人妾常疾之不謂今日以後世妾由妾之親昔人
也妾無面自待巾幗願先死聽覽之變色即命頭等冠
履引元達上以後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
何憂更命室曰愧賢臣曰終賢後聽立三后多誅殺元
達成廢也又既因諫聰怒手壞甘表易憤怒死元達
大夫游于遠之呼延晏曰子遠幽囚而不忘諫諫
唯手至其表令殺之呼延晏曰子遠幽囚而不忘諫諫
陛下之至也奈何殺之呼延晏曰子遠幽囚而不忘諫諫
更始其大志誰非也此乎解乃止欲自將伐巴子達
罪重也結不散願假臣弱兵三千保為陛下擒之曜悅
拜拜赦以子達為車騎將軍遂平巴

石勒者上黨武鄉人也本匈奴別部平十四行販至洛
陽向山東門而南王衍顧見異之謂左右曰匈奴
吾聞其聲已現其形視之則知其有異志也除且為天下
患急收之收騎至而勒去東顧公騰紫胡賣之充軍
實勒在賣中已放為羣盜入鄴殺東瀛公降漢以馬
護漢大將軍平晉王卒其眾冠蓋及於五原至十餘萬
集未冠人物胡羯皆從之張賓為謀主刀磨張跋為
股肱并州諸胡羯皆從之張賓為謀主刀磨張跋為
尉而等面質青而殺之軍以大振勒微與母主相失
并州劉琨現得之欲結以恩信不許質送之勒書曰
將軍用兵如神所以周流天下無容足之地者得主則
為義兵附逆則為寇盜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
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領護匈奴中郎將將軍受
之無為寇矣矣勒侍母大喜遣親名馬珍寶禮其使而
絕之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送節本朝吾
自夷難為效已勒引兵屯葛陂寇建業陽城將軍紀瞻
屯壽春禦之會大將疫勒軍因刀磨請送款琅邪王為
後劉琨慨然請化長亭請分道攻壽春琅城食積粟要
以今年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願張員曰於君
何如願曰將軍攻陷京師因執天子殺害王公臣等
出史未編 卷之三十一

之髮未足洩中國之忿也豈得復相臣奉哉今天下
兩於數百里中殆示將軍不宜久留此也數有三患之
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可據之以管河北王彭祖劉越
石非公敵也宜遣輕重北發而將軍引大兵早向壽
春徐已乃引還勒懷鼓鼓曰張君計是也於是號
曰右侯進攻冀州襄國時王浚督幽州專鎮殺者舊
舊彌勒少陽馬未推奉附其欲浚大喜遣使報聘浚
至勒置具勸辛辛甲止而拜使者而後受復遣使浚
期以三月申詰幽州勸道且前賤浚左右求州牧浚
益驕不為浚父期期未發張賓曰公之行豈畏劉曜
及鮮卑烏桓提吾後耶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以
將軍者雖達出未敢動也及謂將軍力寡何渠能戰軍
軍還失劉琨王浚名同晉臣當為仇敵現終不放浚而
襲我勒大喜曰善遂卷甲宵行而遣使奉箋于琨自
罪請討浚自效三日而軍達易水浚將佐其請請
之浚怒曰石公來欲推戴我耳敢言擊者殺之
勒晨至勒門啓而入驅牛羊數千詣聲言上禮實塞諸
街微防伏兵至浚庭執浚浚罵之曰胡奴何敢謂公
如此勒笑止公位元台挂重兵坐觀本朝何復曾不

而謀冊專非逆而何送襄國斬之遂將佐諸軍門謝
晉臣世荷榮祿波難暴亦猶晉滿臣故從之公胡人不
使德義而詐力以逞死自其小請就死而不計而川劉
之待以客禮而後將作晉帝皆各巨萬惟憲緯書百餘
泰監十餘艘而己勒其吾不喜得兩州喜得二子也英
漢官殿置成還及新準執劉氏自立斬雖準板平陽俗
淵聰塚收劉氏骸骸瘞之使瘞瘞於昭雖準板平陽俗
斬其使勒乃自稱趙王為後趙以張賓為大執法總明
政禁國人侵侮華族遣使行州郡課農桑定九品歲舉
秀才孝廉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八昭雖準板平陽
鑒退屯合肥祖利退屯壽春王敦退保胎而徐亮孫
州郡多降勒矣時有任遇冠羣列而議虛下士屏避河
私入則盡現出則歸美其兄也勒勸天之石虎陷青州
仇其眾三萬勒所遣劉史劉微曰今遣兵以牧民也無
民焉牧徵請辭虎乃引男女七口歸微也固固固固
洛陽勒自將往收後還等因諫不聽召徐亮謂之曰
庸人之情謂曜鋒銳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可
日不下此其師已老我以銳卒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
洛陽陷曜渡河席捲而來豈可復制哉於是使石虎
由上洛關之西而東之洛陽
會榮陽石虎據石門勒自統步騎自大陽濟赴甲衛故
詭道行出華胥間以力在旦夕專與吳吳吳吳吳吳
軍已如勒自來乃色變解金壙之圍陳洛西南北十餘
里勒望見喜曰曜聞敵先奔怯也可賀我失虎步卒
攻中軍以兩騎擊前軍大獲西陽門勒身引步騎入
洛陽城久之後甲胃出關圍夾擊之曜昏醉墜馬以
弓斃勒即下令曰吾所命諸將一人今已獲其功勿擊
送曜棄國史于黑谷令速降曜不從但勒與吳吳吳大
臣匡杜拔勿以吾早意殺之已勒稱趙天王尋稱帝
勒目不知書然好書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明以意論
古今得失明中書讀漢書至鄧食其勒乃曰六國後
此法當失矣明中書讀漢書至鄧食其勒乃曰六國後
武與徐允言卿等視朕可方古何等王也對曰陛下神
武與徐允言卿等視朕可方古何等王也對曰陛下神
祖當北而事之與韓彭比肩脫遇尤武並驅中原未知
鹿死誰手入其大行事當品落洛如日月皎然行天
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孤兒寡婦孤媚取天下也
石虎者勒兄也性殘虐害我御士戰而不須勒衛以
成功及後勒立子弘為太子則虎中山王虎大志懷
臨失石虎年歲大無大軍于當授我乃與黃物對見

念之令人氣果異時不足復舊種勒立四年外虎遂執
劉后就弘及其母程氏子遂謀殺虎虎殺之并其子女
二十餘人立宣為太子已廢少子輕欲立之宣為太子
船欲因賊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
中宣少子欲殺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
也恐虎子欲殺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
結劉后於是劉中大風雷太武暉華殿災金石皆盡火
月餘廼滅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
軍孫伏都劉結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今城中曰孫劉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不閉關所向於是趙人伯里內悉入城胡胡胡胡胡
問知胡之不與已也悉掩捕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二十餘萬胡年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石氏遣使曉江告晉曰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共討者可遣軍來晉晉無應者自勒創國至是僅三十
二年是歲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其玄風林城人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于邑遼東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為命世之器解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大棘本帝顓頊之墟徙居焉末嘉之亂遼東附集鮮卑
二部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畫室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初建康士高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晉室雖微人心攸附公推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以非王命故也宜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不從矣乃遣使乎海勒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黎公時中國民避亂者多往依于胡胡胡胡胡胡胡
段氏匹碑專武力不禮士大夫惟虎刑政倫明庶引
納故士人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各得所而士人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及段氏字文氏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號及段氏字文氏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試微一時之利非能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守微之於是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蓋設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之法懼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
謂之日降焉上策走下計也立以兵馬其後攻平州
謂之日降焉上策走下計也立以兵馬其後攻平州
史乘統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漢八傳曰卿譽之過然此兒在吾無愛失領景茂
 時太子驍侍續對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學日躋然好
 遊畋而繫絲竹此二闕未補耳偶願謂格曰伯陽之言
 藥石也汝慎誠之未幾宴疾召太原王恪謂之曰今二
 方未平景茂幼國以屬汝矣恪曰太子幼然庶幾致治
 之主也臣何敢干焉恪怒曰必屬汝兄弟之間豈虛設
 誠也耶恪曰陛下必以臣能荷重任豈不能輔少主乎
 恪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於是命恪為司空賜駑
 司從評將軍幕與求受遺輔政而卒子驍立尋為太
 宰評太傅根太師已恨言於可足津后以太宰太傅謀
 不軌請討后信之驍曰不言於二公國親賢先帝託以孤
 必不爾也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乎已相謀劫帝遷僭
 而羊氏盡等乃大誅時屬新大喪又更人欲以外恠
 勸宜設衛衛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
 擾乎恪雖綜大任而卻遷之體勢事必與評無議然
 後行虛心下十諸詢古道量才授任朝臣有過者不顯
 其狀隨宜他叙人自以為無負矣自怨者因以大其
 為將不事威屏專以恩信擢士卒移移大要為可煩
 使人入使安平時營中更縱若可記而警備嚴密敵莫
 敢入二校
 謝嗣及攻洛陽謂諸將曰中等常病我不攻我今洛陽
 城高堅而兵勢勿畏也力攻克之署地鎮滑澗關中
 震秦王堅自將屯却城以冀之格以慕容暉至金肅吳
 王垂鎮魯陽而暉格表李續為僕射驍不許格屢以為
 請驍曰葛幾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驍請得獨裁朝舊
 以面攻啗得過也出為章武太守續以憂卒已而格疾
 病燕主驍往視之問後事及曰吳王文武兼資蕭管之
 亞也若任以政事國家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矣
 又謂驍及言曰今國家多難大司馬總大軍不也仕非
 其人我死當有汝及冲少恐禾易數也推以授吳王必
 且能混一四海與無昌弱而忘害格卒仲計竟柄相資
 賂上流羣才下墜慈惠垂竟為評所忌謀殺之可勸垂
 賈餐制人垂曰骨肉相殘而為評所忌謀殺之可勸垂
 謹避之耳世子令曰上委政太傅一且亂生不忍為也寧
 豈及避哉今莫吉逝之龍城以待祭感悟得還幸也即
 不然內繼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法
 矣垂曰昔請畋於大陸因微服趨龍城以子驍素不為
 垂所愛逃去言狀燕王驍遣情騎追之垂散騎賊近以
 得免出奔秦明羊秦王猛伐燕取洛陽長驅軍霸霸令
 明肅軍無私犯燕民安堵相語曰不測今日復見中原

王猛聞之嘆曰慕容玄恭古之遺愛也設太牢祠焉
於是秦入燕執燕主暉以車馬歸之武太康六年
至關四王有國八十五年秦燕好成燕使和擊
踵如秦與王猛有舊燕使以平生劍東方事告
燕亡欲自託頗不諱至秦秦王堅方收於萬年
即見猛曰秦使承奉使而居王猛曰秦使承奉
堅乃為設行宮百餘舍而見之猛從兄奕為秦尚
書郎堅使奕客館猛於秦舍猛曰昔諸葛孔明
蜀相亮惟公朝相見無私面今中臣即安私室不
也乃改館堅令奕自以且意問東方事猛曰吾兄
委質所事矣言國美惡恐非所樂聞言國惡非所
也竟無所言猛歸言於許曰秦人曰國軍實聚
善治之猛曰名不虛傳又以為告瞞瞞怒以為私
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誠誠者不能違也
烈士不避危難以殉君苟心達安而身擇去就臣
知之尚不為現非所及耶他日猛宴語及燕使曰
更事美本朝都督嚴說國弊人固各有志哉
史記卷之二十一
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都君如幾其先矣
○秦士堅本畧陽氏也世為西戎長石虎時
龍驤將軍慕容暉以子公虎死趙國其自而秦
文有車付應王而子健生子曰堅背有草付守
且死以入國為健嗣立時京兆杜洪米石氏之
長安矢健乃結宮室於枋野課部起浮橋於西
而相晉征而將軍關中督盡聚行起浮橋於西
濟師遣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青目軼
且發執青手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相見
既濟河契橋是時眾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百姓
之衆遂使杜洪克長安於是遣使者問疾苦役
寬重之稅地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除大秦天
民者已稱帝死子生嗣以注嗣而堅自和秦天
堅傳學多文有大志既即位生自和秦天
宏焉太子弟平公太子平公太子平公太子平
敏過人善騎射擊刺堅受重之常與謀國事不
武才威高太后之姑子也主屢致毅堅毅營救
與黃門侍和權翼中書侍即誅並掌機務王猛
海刺人也少博學氣度雄壯細事不干其慮

笑之猛悠然自得也隱於華山桓溫伐秦入關猛被揭
詰之猛曰然自當得也隱於華山桓溫伐秦入關猛被揭
諸之們發可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與之問曰吾奉
天子之命伐秦討逆焉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
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入不遠數千里入
不度水而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也溫默然無以
徐曰江東無如公者事謀祭酒溫將還給車馬請俱
東猛曰山陰其師師曰卿與桓溫溫世世光由事
遲之母產行猛遂止不去及秦王生為溫雲中外人
危堅問所厚善猛曰秦王生為溫雲中外人
耳不足計大事猛曰秦王生為溫雲中外人
佐學舉才於秦猛曰秦王生為溫雲中外人
節義絕世秦民大悅於是秦人早堅猛聘學於猛
妃以下悉去秦伯守宰各舉弟廉直文學政事之士
早不為秦命故伯守宰各舉弟廉直文學政事之士
以所舉得失為賞罰由是百姓歸猛猛田時備倉庫
實國以大治猛為京兆尹特進猛德王生母太后第
也而猛使猛之不及猛之不及猛之不及猛之不及
人朝廷震栗奸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猛之不及
史記卷之二十一
下之有法也余中即尚書左僕射司隸校尉陽平公
猛光祿任羣處士朱彤以目代猛猛年三十有六矣
五運權衡中外宗戚借五害且龍為猛猛王直珠劍
上丁相廣境之邊書令晉桓溫猛至枋野猛許訓
虎牢之西地以求救引羣臣議猛曰昔在伐我至廟
上燕不評救也且其國固未嘗稱藩奈何救之猛密言
於猛曰燕雖大暴客吾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
收燕之兵引并豫之衆以規靖滎則難形成矣不
與燕合而退溫溫去猛目病矣然後猛病而取之
此兩得之也堅悅乃猛救燕溫既却而燕背約不歸
也初王猛與秦太宰格平欲圖燕溫悍然客垂會以
罪奔秦堅聞垂至則大喜郊迎之許與同大功於是命
王猛督軍十六萬以伐燕王猛之滿上曰今委卿以關
東之任當先破重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者也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矣猛曰臣伏威靈
奉成算平峻胡如風掃雲取鄴煩鑒與臣塞霧我願速
初有司部置鮮卑之所目堅猛猛進拔晉陽時慕容
國而貪失士心屯路川以拒猛猛遣騎夜帥騎五千從
間道出許後燒許輜重大見驚中燕王驍懼許越使

賜評使諸將猛乃東於渭源晉曰王景畧受國
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敵境當竭力致死大敗
以祿國於是破金臺糧家陽奮呼進擊燕兵大敗
斬及降者十餘萬計亡其數道之秦王乃留季威
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鎮洛陽而自帥精銳十萬人
以濟南七日安陽猛潛如安陽來謁王曰昔周亞夫
不更澤臣今將軍臨敵棄軍何也猛曰臣前部人主
以名臣竊少之臣素陛下威靈擊燕亡之勝警金中
之耳遂平燕王第猛鎮州關外六州一聽便宜行猛
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列乞一州以自效王報曰朕
之於卿義則君臣親則骨肉雖桓桓之有管樂茲德之
於孔則自謂論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用人以六州
不易守之實難故暫虛台昂以分陝為先乃東方治定
旋以哀本西歸耳遣待中詰郭論言猛乃說事已召還
為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不聽陽平公出鎮燕
生擅起學舍為有司糾糾時猛用法嚴不阿所親融惠
之遣使詰長安自理皆憚行猛尚書高泰請使至長
猛及陽平之不起至是諸請泰請之泰起奉使至長
安猛見之笑字謂之曰子伯今來何遲也泰曰罪人就
刑陽平遲速皆晉傳公以洋官發獨齊宣王以極下垂
聲今陽平公建學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頗有司
舉幼明公何德聖訓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
曰是吾過也太息曰高子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官官
王召見問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官官
舉有核實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王太息曰可
謂簡理博以爲尚書即及猛疾疾奏上言諸猛病疾
親為之所郊祠社稷分遣侍臣論疾疾少瘳猛
珠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微疾少瘳猛
德開闢以來未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盡
之命效其拙款夫善作者不日善成始者不日善終
追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兢兢兢如臨淵谷惟陛下
欽王三臨夫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半一天下耶何
奪吾景畧之速也莽之如霍光故書猛武侯於是王
詔曰新恩賢輔百司或未肅朕心可置議訟觀猛
臨戎與天下下雖未入定可權假武備文稱武侯
帝王易爲自丞相達世鬚髮爲白道信臣分巡郡縣問

民所疾苦是歲秦滅涼分代而高句麗新羅皆使朝
貢於秦乃自是秦王怙國富強頗奢侈爲煩費然有
混壹四海心矣晉大元八年秦王堅欲大舉伐晉引
群臣會講議射權翼曰昔紂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爲
之旋冲今討安桓桓冲曰昔紂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爲
左衛率石越曰安桓桓冲曰昔紂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爲
比中原土壘頭藩王等而夷夏共拒歸之正豈國有長
江之險朝無昏賊之弊巨患以爲未可動也堅曰天
幽遠未易可知天統何常予奪在德晉氏久衰僅喘息
江南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足恃乎
是羣臣各言利害堅曰此所謂秦室旁無可成者
也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出獨留陽平公融計之曰
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繫我數戰負疲羣臣言
不可伐者忠也願陛下慮之堅勃然作色曰汝亦如是
吾當誰望也融曰晉未可滅然其色曰汝亦如是
於此陛下慮有難甲危將而諸議何舊人族類斥使還
方若傾國而竹太寸獨以弱卒守邊主肘腋之難
也臣愚誠不以景畧之言乎堅不聽融計而重沙門
道安所率張夫人太子宏少子中山公誡而堅意
約終不聽羣臣垂言於堅曰陛下聖武威加海內而最
是江南獨違王命豈當留之遺子孫哉詩曰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惟斷斯自聖心豈可失乎融曰平吳言可伐者張杜
吾其定天下者惟卿獨當有混一之期哉至大元曰與
不能寐悉我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日萬南伐晉竟
至則大喜郊迎之執手曰天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
此自然之符也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公宗然後還
封本邦世有幽州使卿去國不夫爲之之勞神朕不夫
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已愛其子令及楷才厚禮之王猛
曰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軍及伐燕
復制不知早除之至不聽以垂爲冠將軍及伐燕
言於王請今參其軍至洛陽垂所親使詐爲垂使計令
易知父子參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響秦王心未
還東汝刻日速發令驕驕終日懼父果止不得全乃亡
去猛表令發去以危垂生懼而出走至藍田爲追騎所
獲秦王召見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
忘本亦各其志何爲狼狽至此乎然燕之將亡亦豈令

所能存借使人虎口耳恩待如舊而今竟焉燕所殺及是秦師入敗惟垂所將三萬人獨完堅以千餘騎赴之重子寶曰秦於魏仇耻深矣今天厭其德士衆土崩必亡之勢也願無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辱也曰汝言是也彼以赤心投命而害之乘人危不仁不可爲也不有保其危以報德慕容德問之圭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爲王猛所賣子獨明之此恩豈可負哉或曰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復先業耳遂以兵授堅至洛陽衆餘十萬子農謂垂曰至尊不迫人於後我誠足慰天地然當時亦不可失也夫果取於未熟與自落不遲晚旬日之間而美惡萬萬願速決策後時會丁未乃攻洛陽垂乃言於堅曰北郭閭王師大利輕相煥勸請奉詔鎮慰之遂許諾僕射崔暭諫曰垂勇畧過人世豪東自譬如繚陽關風颭起常有凌霄之志豈可復辭縱任所之哉堅撫然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衆乎言天命有與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奇遣之翼知垂之往不復反也私遣壯士邀刺之河陽則垂自涼馬室結茂凌矣抵洛陽至鄴西起兵時年亦六十矣秦長樂公丕守鄴以國之不下綱圖鑒其走不盡不夫復進師相持者二年而兵角史上編 卷二十一 二月十三時

卷二

史 25—684

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誓而秦王與擊滅之得
陸超兄弟以王尚湖京州大得民和會南京禿髮保羅
伐北涼還獻馬三千匹牛二萬口秦王與以爲忠畀之
涼州徵尚還涼州主簿胡威請見之威流涕曰臣州
僻遠賴良牧仁政始復甦生下公何以待等士平買馬
牛千戶若軍國須馬宜煩尚書一紙符于臣州臣州三
千餘戶符如下馬父可得也昔漢武帝傾天下資力開
河西節匈奴右臂今無故率五郡忠良率族資恭勇豈
惟臣州塗炭必日爲朝廷肝食之憂與梅之遣人馳止
尚而傳樞臣之曰吾得涼州三千家情之寄惟卿一人
奈何捨我去乎敕曰送舊君所以忠於君也問新政所
宜敕曰惠撫其民牧用其俊年凶薦州名士十餘人傳
禮宴宣政堂仰視太息曰古八言作者不名士十餘人
諒矣孟禕曰信昔蓋司隸有言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昔
張文王作北堂詩今百年易十一土矣惟信順可以久
安仁義可以永存

檀曰非古無邪

謝靈運言張文王謂
茂也當是時作檀長俊已而伐北涼爲沮渠蒙遜所敗
承然都謂其子車臺曰吾西征乙弗蒙遜不能符來破
其少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是一月還矣襲乙弗破
而西秦王熾磐聞傳擢出帥步列二萬襲樂都二
夕潰魏車臺及文武士民萬餘去乃歸保檀聞變士亡
歎惟兄子樊尼從臣陰利鹿不去得檀乃仰天歎息謂
樊尼曰汝宗非奇家蓬蒙遜方招納汝必往從之乎用
聚俱死也吾老矣所適不免耳一見妻子而死遂歸熾
磐熾磐聞傳檀來使郊迎禮之上賓於餘卿殺之月
虎臺而南京亡西凉公李昌壽得勝勤於政治戒于弟
毋以愛憎爲賞罰毋使左右擅威福廣咨詢逮于萬公
平數遣使表是康肅滿北凉子蒙遜與好已數兵梁
之器曰蒙遜新與吾盟而襲我掩不備也我則既備之
矣守不戰待銳氣竭而後擊之策遂采大豎歇開之欲
嗣用則司自宮室修築潯陽引兵出秦治豎歇開之欲
乘虛襲豎掖台尹氏謂之曰汝國創造地狹民稀自
守虛懷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嚴勸戒汝師用兵則
可忘也不加倍然養民成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未明
汝將事之何得輕動冀非望乎汝必行之非但器師始
將亡國也歎不戰而步列二萬而東蒙遜欲殺師乃露
布西境言已克浩臺將進攻黃略歇開大喜承遣車過
覆於都潰淵大敗歇曰吾違老母之言至於此何面目
見母乎妻而死蒙遜入酒泉禁屠掠掠諸賢士而用之月

憐力田重守宰之選國以粗治已跋疾病長子未萌死以次子翼後輩而臨軒命翼勸兵聽政備非常嗟妾宋欲立其子受矯絕內外問諸子母得入自疾者嗟少弟中山公弘知之牽加士諭閣入從女御嗟以驚死弘殺翼自立後爲魏所政走高麗爲高麗所殺嗟兄弟有國二十有八年

我世爲婦姻結好之日入間以求爲不獲留其弟由在
我奈何擊之珪沈勇有謀切屢艱難未可易也太子年
少氣盛必易觀臣懼之矣重不聽銀銀衆言於珪曰燕
臣於屢勝有輕我心宜嚴師以驕之驕可克也珪曰善
乃從其部客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雲驕之方負發
中山時燕王垂有疾師臨河欲渡珪徂執其使者使
之曰若父已死若胡爲不歸實齊大皇威以爲信燒船
遁珪懸銳士二萬覆之參成敗實僅以身免而垂疾少
間度珪易太子故父已勇智左取之言言集與中山期
明歲擊魏而晉師論之帝經天門鑿山開道徑襲魏乎
城克之珪曰楚而垂延師半於上谷於是珪入魏伐燕
出馬邑無句注系拔并州別遣將軍襲幽州下汾州初建
寧帝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士大夫諸軍略者輒
有慰良言才俊立擢叙燕王實用趙王麟討蜀亮守
中山脩陁積粟爲持久之計於是珪潛自晉陽開韓信故
道出井陘過中山進攻常山拔之常山以東諸郡縣皆
爲魏惟中山郭信曰二城爲燕於是命東平公儀攻鄴
王建文信却而自將攻中山既而曰川山固急攻則傷
士緩之則費糧不如先信鄴以兵克信鄴高陽太守
博陵崔宏亡來奔迎以爲黃門侍郎掌機要制法度
御史二轉
所自出也博奏奏屈遵降以爲中書令司出納給文詔
尸還夜中山燕主寶奔龍城使慕容詳守中山以拒魏
魏羅闔就殺詳遂備弟王驎襲之自立方是歲後
攻中山太史令王吉紂以甲子亡遂克之魏走郭而
上紂以甲子亡氏不以甲子興于遂克之魏走郭而
燕亡魏主還代徙山東民夷十餘萬以實代勃郡縣撫
集給田牛而遷都平城初索部本逐水草遷徙以爲國
什翼健用王言仍故習使轉戰避敵故邑無常都至
是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以分至及臘祭宗廟歲五
祭而稱人備政元自謂文帝後以上德王命則士不愛
制禮議之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龜崇考天象皆尚
書宏議之以東至代即西抵善無南極陰部北盡參合
爲畿內外川方四維置八部帥監之隱然有中國軀維
法紀風矣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子何物可益人神
智對曰莫若書籍問書籍有幾當何目可集先具言書
契所始教世有滋益苟人主好之何患不集於
是置五經博士增太學生以三千人如興學後被弑
珪信方半幸求服辟爲神仙而病躁怒無常尋遷廢
食迫饑平生成敗得夕獨語不止百官奏事至前記其

奮臂一呼而內夷桓玄西禽慕容超南推盧循才固
 矣聖主曰裕方入關不能進退我以南騎擣彭城始其
 克乎對曰今屈而柔然方同我陳伯將皆非裕曰而與
 兵速攻未見其利裕克秦必歸冀其主關中華兵錯耳
 羅補虎也雖番兵守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人資敵耳
 羅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歸家有也前大亮與
 微談近世將相之倫浩曰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
 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渦亂司
 馬德宗之曹掾也劉曰屈巧如何對曰屈巧國破家覆
 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而乘時效利益有一方
 結怨四鄰銀鏐暴一時終焉人所吞耳魏主入悅語至
 夜半賜御綵繒十數水倩鹽一兩曰朕味卿言有如此
 酒矣已而裕克秦而關中亂卒如浩言秦雍人流入魏
 境為渭南雍州以寇讚為刺史撫之讚招懷有恩歸者
 三倍
 初立子譙為太子魏主眼寒食飲而病而曰食越代
 下春秋方富聖業日融何恙不已顧遣諸慮無以問味
 之誠憤憤于必不得已請陳謚言聖代龍興不崇儲
 威是以永興之始吐瀉發危惟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
 素為陛下倚毗者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克賓
 友入總萬幾出撫戎政則陛下可優游無為願志而養
 壽矣為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定君禍何自生皇長子
 譙年漸一紀明家溫和平以時定建太子之立問長孫
 高曰立長則順置賢則安肅長曰賢天功令也於是
 立子譙為皇太子居正殿臨朝以器及奚斤安同為左
 輔生東府而崔浩及穆觀丘堆為右衛生西箱東面
 百官總已以瞻聖主時從窺之聽大斷大悅曰六相輔
 佐太子吾可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慰志矣天下矣
 已伐宋取司豫郡縣宋武祖羣臣請發兵取洛陽虎牢
 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燕而伐之不可日江
 南未易以一舉定也宜遣使卑祭存其孤恤其凶災使
 義聲布於天下魏主曰裕不乘喪滅姚秦乎浩曰姚興
 死而諸子交爭裕非獨乘喪亦乃乘喪今裕新死與與
 未識不可動也魏主不聽假以空桑丁節督諸軍伐宋
 持符議攻戰所失奚斤微先攻咸浩曰不可南人畏於
 守城昔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攻小城若不
 降兒軍勢挫頓敵得嚴纂我急彼奮此危道也不如分

事畢地以淮為限列置守宰收其租賦為鎮防則洛陽
 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固國家園中物也於是
 近司克豫諸郡立十五年租是為太宗太子燕立司徒
 陳置守宰撫之
 嵩以下選官有差侍中羅結年百有七歲而精伐夏克
 與不衆煮以其忠愍親任之平百有七歲而精伐夏克
 紀萬觀主善問公知今伐國赫也宗然二國何先皆請
 選地不過千望破刑害殘神人共棄五星并四東方法
 當西伐宜先憂於是選道奚斤克蒲坂攻長安段父未
 失提主自弱宋虛巢統萬至依鄴山築城舍輜重而自
 以輕騎二萬倍道行羣臣以統萬城至堅乃勸勦竭民
 力而為築之者非一朝夕可拔不若從步兵攻其輜輶
 行糧主口用兵之術攻其最下必不得已而後用令以
 步兵攻其儲進彼懼而堅守將我師坐而自老以輕
 直直抵其城下而靡形以誘之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
 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攻城不足以決戰
 有餘矣遂行至統萬分車伏深谷以少眾抵城下而軍
 掠民食克軍謀者言克軍輜重在後戍兵未至而糧盡
 可急擊也於是勇王昌果督步騎二萬逆魏軍擊之魏
 主陽收聚循引而疲之特戰忽風雨從東南來楊沙轉
 冥宿者起倪請捕騎追避洛北曰千里制勝一戰不
 之非廟算也敵貪進不已後軍已絕宜分軍出不意掩
 其後夫風則何常哉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掩之
 夏入崩潰遂克統萬而三奔上邽擊柔然高車徙其民漠南後二年議
 臣皆不欲獨惟浩勤之公卿不能難乃共准太史今張
 謂徐游使言曰今茲已不於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
 西方不利北伐魏克不利於上治上陽為德陰陽利故
 日食脩德月食肅刑王岳陳師鞠旅以濟利也太白行
 秦龍今雖在丙於天文為東方計年以來月行掩昴其
 占三年天子大破崧頭之國端孺高車是已伐之何憂
 淵等慙沮乃言曰柔然荒服無用之地何所汲汲勞士
 馬為乎浩曰淵辨言天道猶是其職若形勢豈所得知
 此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柔然本國家北邊
 地高涼不生蚊蚋水草善美古馬所產每夏虜常北且
 牧其中非不可耕而食也今其子弟貴者尚主戰皆列
 藏箭胡今謀其要收其良民即苦竭我使非不可臣而
 富也豈謂無用哉夫以南人御北虜患其輕疾難臣而
 制乃國兵長技正與之同豈難馴哉今議者惟謂難馴

在位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
問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之倫皆徵用不至者詔守
宰以禮申喻母迫遣羣臣賞請增京邑各宮室以重威
魏主曰此乃蒸土築城而城豈必城也天下未平方須
民力奈何以土木困之尤慎惜財用賞賜必於死事勲
勞之家親戚貴戚未嘗及聽察精敏拔士於卒伍中
輒當其才下無延情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隕陷而
神色自若如是昭士畏服咸為致死然性殘忍果殺戮
司徒浩寵眷於廷臣無二又三朝舊臣以簡史過直夷
誅之而已後事委宣威公李孝伯帝止伐孝伯疾病傳者
謂為已沒事悼痛曰李宣威可惜已而曰朕少言作司
徒可惜奇宣威引哀蓋其悔也中常侍宗愛權暴多不
法為太子晃所惡愛深搆太子太子以愛卒殺上徐察
知其無罪悼痛之宗愛懼誅遂弑帝是為也祖太武皇帝
立南安王余余弑皇孫濬立受復後余羽林郎劉尼
殿中尚書源賀陸立
皇孫所討愛誅之濬少聰達有大畧既即位念國家師
於盧杞內難薦作鎮之以安靜中外懷附是為高宗文
成皇帝
廼子弘立立六年傳位于太子宏稱太上皇帝聽
御史上編 國卷之三十一 一五 二月二日
政弘剛毅有斷好黃老浮屠氏言以京兆王子推沈雅
方隆太平御四海何渠得上遺宗廟下棄兆民乎即欲
養和福皇太子直承正統釋宜立而他議是皆亂也
太尉源賀尚書陸叟中書令高允助為言於是是以廢為
太保與賀持節奉璽綬傳位於宏自稱太上皇徙北
苑居先宮采和土幣以居國大事以聞太上居岸允
然其勤於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宰進退貪勸課農
桑縣令能靖所治無劫盜者賞二縣能靜一縣者兼三
縣三下遷郡守即守自二郡至三郡亦如之三年罷判
史敕諸曹據律正名不得為疑奏合報可下達明糾劾
尤里則蜀絕大刑必下今釋鞠至囚繫積年不决日或
頗以爲言言太上曰滿獄誠非善然不猶過於碎舍而
乎夫人由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困圍爲福堂朕特苦之
欲使汝悔得於恕耳又曰報令長姦自延與後不復赦
初小事毋用性詔下民兒及無親而爲惡顧相及誅死
朕深憐悼自今非謀反大逆 又三年以酖殂馬太后稱
每遲年於是區門房之誅 又三年以酖殂馬太后稱
制太后愍念而太上以執崩是爲顯祖文成皇帝時孝

文皇帝以教聖嗣位四年矣仁孝有聖性...
之五歲而受禪悲涕不自勝文成問之對曰代親之戚
內切於心文成甚嘆其之及太后崩則以內多行忌
帝聰明慈惠立於寒月單衣閉一室絕食者三日願
不務泰李冲因來而止又嘗以官者諸侯至百順受無
感意先息承順卒以感太后后撫諸弟終始無纖芥敦
九族禮敬敦備好聲樂善如饑渴推腹心委焉方太后
稱制時孫何自抑日嚴諸綱維天下大政率調劑畫可
下既御極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哀矜百姓恒思惠濟而
心常泰裕若未嘗以世務嬰心用法嚴明雖貴近不少
假而小過多闕畧諸園丘明堂郊宗二分至朝日夕月
之禮必誠敬躬親始給百官俸始均田立里定賦調戶
籍初百官無祿給調委州軍為官者中書監高開言
籍給祿則貪者如蠶而廉者有虧不給祿則貪者得肆
而廉者不能自存乃詔準祿而重賦吏之罰雖初民多
蔭附蔭附者無官役而豪族微微倍公賦給事中李安
世言歲饑民無田聚為豪本所占奪力田者為加惠因
可屬并井田難復宜均量使力業租額乃謂均田事
具上田志中樞初無隱隱之去惟立宗督護民多隱買
秘書令李冲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隣長五隣立里長五
里立黨長黨中樞有方恩謹諸君之鄰長復其
家一大里長黨中樞有三夫三載無過通升之吏一夫
一婦一匹馬一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實
三匹為百官俸外此為雜調八十者一子不從從孤老
貧病不能自存者三長內送收養之宜因令時詔七
定制使民見均徭省賦之益而不知其數詔使之詔七
廟子孫及外戚總而上復勿事制五等公服作明堂辟
雍定樂章正官品立牧守考課法太和十一年畢詔有
司開倉庫賑貸聽出關就食所過給糧所至三老均養

之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出太官雜器太僕乘馬內庫
考矢刀鈐外府衣繒絲續十之八資自司建鎮成若畿
內孤寡貧瘠有差出官人罷尚方錦繡綾羅工局以憂
民時大旱代尤甚牛疫民死齊州刺史韓麒麟言
民不受困者多游食之民居三之二於誇成俗富貴之
家重安被服工商之族僕隸王食而農夫關糧糶婦
多恒竭此饑寒之本也請悉蠲諸徭異之物定註吉凶
儀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
所請齊州乘能給俸畧無盈儲雖於民為利而不可以
租詔聽之明年詔群臣各條安世之策以明李彪上
書言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善則國興不善則
失高宗嘗言朕幼冲治學情未能專既臨萬幾不遑溫
習由今思之宜惟予各抑亦勸講者之過此近事之明
察也宜準古立師傳之官以輔導太子去歲京師不稔
移民宜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費用之餘各
自宜上編 卷之三 二十七
官以年豐糧粟入倉餘則加私之二以時出糶或管則
帝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門官儲豐而天不為害矣江
表七州豈無賢才宜隨能序用以廣聖朝新借無外之
義讓江漢之心夫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君上至恩而
憂懼相連固亦具自然之理也今父兄繫獄而子弟無
係父子弟罹刑而父兄無懼色宴會不廢衣冠自如豈
所以長康恥辱風俗乎臣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
祖詒國子弟有罪父兄亦宜震怒乞解所司不許者上
慰詔之亦足敦教凡薄 會王肅自齊來奔肅父貞及兄
使有耳帝皆從之 帝所見帝於鄴召問之辨而有禮陳為國之道多深通
帝為促席移晷器遇日隆或屏左右語至夜分每自謂
相得之晚時方議興禮樂以風化舊俗儀章文物多肅
所辨叙鬱然有太平之風焉十八年冬以太尉東陽王
丕為太傅留守平城帝告祠太廟奉神主遷於新邑洛

十一月至洛帝以平城高寒六月雨雪風沙時起難以
化之功行欲徙都恐臣下不從乃議大舉南伐齊而
得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任
得王濟堅以爲不可帝屏人語之曰平城用武之所非
可以文德治也即欲移鳳易俗其道無繇朕欲遷中原
北人懷土必重遷故明爲伐齊動之實欲宅中土以經
營太平爾濟乃贊法於是以步騎三十萬發平城出洛
駭交章東平陽公丕諫卜之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
宅今無甘人誰能知一昔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古然
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夫王者以四海爲家朕遠
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開木根山而居之昭乎營成梁道
武遷乎城蓋不市戰邑如此朕幸除勝殘之運何得獨
無遷乎羣臣乃不敢言於是中書侍勳韓顯宗疏遣國
事宜言洛陽宮殿故基乃建明以造前世已議其奪宜
裁損比都貴戚競以弟舍相高今當遷宜定制端廣衢
路通利溝渠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廟漢遷市都京兆五
尹春秋之義也宗廟曰都况代宗周漢遷市都京兆五
基乎宜津畿道尹如故古者四民異居各其業專志定
計史止編
出大使一里之內或習歌舞或講詩書縱其兒女間其
必習歌舞而棄詩書決矣故工伎之家習士人風俗百
手無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祛太初開創百
不假給然猶分別士庶工伎屠沽不令雜處但科防未
設久而混淆宜使群萃而州處此風
俗之原也帝善之顯宗麒麟子也
明年伐齊如魯祠
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已從泗入河沂流還洛
謂者言
岸非萬乘所宜乘帝曰我以平城無漕故京邑貧故遷
洛通四方之運而民俾河險九萬此行欲以開百姓也
帝欲變北俗召羣臣問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乎爲欲
不及漢晉也皆頓首曰願陛下遠邁前王帝曰然則當
變風易俗乎爲當守常習故也對曰願聖政日新又曰
爲當止於一身耶爲欲傳之子孫也對曰願傳之百世
帝曰然則朕當有改革卿等其無違焉對曰上令下從

母高貴人爲皇后封后兄肇平原公顯澄城公而肇與
倖臣茹皓趙脩等竝用事恪慕尚釋氏崇修寺刹釋聽
斷不親太和之政衰焉彭城王勰孝文帝弟也清謹謙
抑敏而好學未嘗有過孝文帝
愛厚之今參機要格立陳旨讓位甚不聽已出外
尋復召爲太師辭讓上爲家人書請乃受命久之成
陽王禧以嬖倖權色不爲宗室愛高肇女而于后暴
虐又反於是禧主格逐禧忌宗室愛高肇女而于后暴
卒立率女爲后綱固諫不許因用高肇殺之附對器
氣士女流涕先是高肇有寵于化爲雉又附對器
允言元帝時有雉鳴伏于化爲雉又附對器
以爲小臣執政之象石也事之效也靈帝時南宮寺
雖鴻亦欲化雉今雉狀雖與漢不同而翼足衆多有聲
下相協助之象雖而未大其勢尚微或者今亦有自疑
而貴關助事如前世此耶頃觀變思懼進賢黜佞已有
芝生殿堂高敞之處而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不
生新野鳥入郭古人皆以爲敗徵故大戊宗懼中災
由史二編 卷之三十一 二月 初壹

倖臣茹皓趙脩等竝用事恪慕尚釋氏崇修寺刹釋聽
斷不親太和之政衰焉彭城王勰孝文帝弟也清謹謙
抑敏而好學未嘗有過孝文帝
愛厚之今參機要格立陳旨讓位甚不聽已出外
尋復召爲太師辭讓上爲家人書請乃受命久之成
陽王禧以嬖倖權色不爲宗室愛高肇女而于后暴
虐又反於是禧主格逐禧忌宗室愛高肇女而于后暴
卒立率女爲后綱固諫不許因用高肇殺之附對器
氣士女流涕先是高肇有寵于化爲雉又附對器
允言元帝時有雉鳴伏于化爲雉又附對器
以爲小臣執政之象石也事之效也靈帝時南宮寺
雖鴻亦欲化雉今雉狀雖與漢不同而翼足衆多有聲
下相協助之象雖而未大其勢尚微或者今亦有自疑
而貴關助事如前世此耶頃觀變思懼進賢黜佞已有
芝生殿堂高敞之處而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不
生新野鳥入郭古人皆以爲敗徵故大戊宗懼中災
由史二編 卷之三十一 二月 初壹

兄弟時爾朱世隆及度律統制政天光康嗣右兆有并
州仲達據東郡初主守穀州天下惠其強莫敢動而葛
榮部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數萬亂兆患之問計於
日六鎮府勢不可盡滅獨選王暕心腹之有犯者罪其
帥所治者莫不盡心王暕之有犯者罪其帥所治者
使歡歡忍見疑起歡歡名新二齒曰天柱將汝輩皆伏
處分如奴阿敢言今天下事高王在王何敢知馬
忍益信之阿敢言適合我意我念之無險公歡以兆
令乃建牙陽山川軍士素畏兆而無歡開之皆大喜
畢至而歡容紹宗以勸有能才今在外提兵不可制
左台受歡命紹宗地允慈因紹宗歡發至洛口行之
乃大舉釋紹宗問討紹宗勸兆自追之兆追至襄垣會
津水暴發橋壞紹宗問水自來追何敢辭死兆遂亂
兆又以爲信自駿馬渡與歡坐幕下覆歡引野獲
仲秋之歡大笑曰自天柱之賀六渾所制惟王王
言士所過無侵犯犯遇寒地驟下馬而步年以行至
趙即李元忠乘露車載素筆濁酒以迎歡未之見也
趙下車獨酌門者曰國士到門而若主不吐哺顧
勝此其人可知吾去矣門者以告歡歡出見之元忠
長揖而朱氏耶歡伴曰富貴皆彼所自致何敢忘元
乃自請以殿壯見委得自效歡合爲龍幽定大振
歡大言焉而高乾潛謂歡益口以龍州從軍大振
歡封渤海王從入觀舞元暕立節帶矢內解歡爲
歡既得冀州歡計爾朱氏而難其衆乃詐爲兆書以
歡人與兆胡爲部曲又爲符發兵討步落稽衆皆
歡且遣孫騰等爲請問者再及遣歡親送之郊皆
歡委地歡乃仰天太息曰與諸君皆爲失歡客我同
歡不意今將何象曰惟向西面死歟期又死路何可
歡惟善推一人主事衆曰願生死從公於是歡推士
士與善推會李元忠與高乾定殺州斬爾朱羽生以
乃抗表罪狀爾朱氏奉廢帝攻歡歡之自爲大承明
天光自長安來自晉陽度律自洛神連自東郡會攻

郭眾二十萬與歡夾沮水而軍歡馬不滿二千步不
過三萬據韓陵爲圓東連牛驢路示士卒必死或
疾力兆等大敗而天光度律世隆顯書名受誅歡以
注殊屬不當立使爾根觀親上兆之爲人恭奉之以
神采高明恐難制於是皆廢不立平陽王修自爲大
承上以晉陽四塞建大丞相府居之而楊紇北討兆
保秀容歡期師期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急歡揣其首
當高會連別將以情騎一日夜馳三百里而自將
大軍隨從之兆大驚出走死歡得慕容紹宗厚遇之
哭兆葬之而爾朱氏亡已鍵主條其故主恭之朝而
歡待中解斯格南陽王寶炬將軍元昇等密圖歡成
歡伐梁賀正歡歡亦勒兵將馬嘶中荆州唐以人變主
歡責歡歡亦自表爲名舉兵問已下弟男歡討之歡
亦以誅解斯格爲名舉兵問已下弟男歡討之歡
都督盡秦隴龍施矣王恩政以關中形宇文泰乃心王
室勸魏主就之以圖功果即帝位日宇文泰已操戈
矛當當使人以炳乎板之恐無異豎湯入火也魏主
遣解斯格與爾朱氏之魏之魏虎牢而爭道與魏主
臺而決事會縱放歡既之廢不立立其子善見東魏
承和決事會縱放歡既之廢不立立其子善見東魏
至和決事會縱放歡既之廢不立立其子善見東魏
與魏相攻者數年然歡多智善戰泰長壽策竟不能
難也始魏自爾朱亂來商大業公私困竭多死歡
命瀋河置倉積穀轉輸以供軍情饑饉又足爾朱
無困民於傍海之民爾朱亂自正光來政刑地無多貪
汚而山東之民爾朱亂自正光來政刑地無多貪
避而山東之民爾朱亂自正光來政刑地無多貪
人寺至三萬區至是始禁樞密寺立者計廟以枉法論
歡自病逐若事帝禮恭甚事無大小必問每侍宴府
狀上壽鞠躬屏氣不怠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
能窺其際而軍國機權皆化若神取軍法今嚴肅而
爾朱察不司疑事權人授任門族屬泰期有十而
虛聲無實者不任第勳資豪犯禁文吏以爲言歡不
能令軍士張方注矢寒刃按稍夾道立目攝之命言者
昌其其戰慄流汗歡乃徐喻之曰矢注小射刀擊不
擊而女不刺爾猶亡魂膽是凡諸勳人身何鋒鏑百
元一生獨不當少借之耶令爾早每日漢是汝奴夫
爲汝耕婦爲汝織輸粟帛令汝溫飽汝奈何汝之語
令室家完汝奈何疾之文武士盡節者輒釋不罪放還

通歸馬久之欲疾病且死謂子澄言侯景專制河南十
四年矣居常有飛揚吸之之心顧我能奮之非汝可等
制也遂歿景者惟景宗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景
亦畏歟而輕之曰高王在吾不敢有他王汝吾不能
真鮮卑小兒共事矣蓋歟死澄則而景反河南得日紹
宗為東南道行臺擊之景聞紹宗將戰而色曰誰
教鮮卑兒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時景以眾而
附梁梁不樂家屬為景所誑官家焉為故奈何從侯景作賊
遂呼曰汝輩家屬安歸官家然如故奈何從侯景作賊
於是眾大潰而景走壽春太原公洋者歡弟二子也內
才澄當國洋益自晦匿退朝朝閑靜坐對妻于莊竟
日不言或時相就奔妻駭問故洋曰戲耳實習勞也
澄獲梁衡州刺史蘭鈞于京以爲膳奴屢求不與因
進食刺之時變起倉猝中外大駭洋聞神色不變起討
難頃刻而定已遂代宋國魏主稱帝國號齊尊父歡
為高祖神武皇帝兄澄為世宗文襄皇帝始收存簡靜
坦於任使宰相楊愔等得盡其匡贊月法不權貴軍
行機密獨決楊愔等得盡其匡贊月法不權貴軍
惜為相往往以馬鞭鞭背血流次袍醉執刀乃人惜乃
簡死四置於內洋醉則就枕以應命宋齊梁陳之書讀
洋謂相指曰此愚人何敢爾對曰彼欲陛下殺之成名
後世耳洋曰我不殺爾安所待名嘗與左太叔曰樂哉
即督王納曰有大樂亦有苦若李集而比之樂約洋
身置池中大苦耶洋默然罷典與李集而比之樂約洋
縛置池中大苦耶洋默然罷典與李集而比之樂約洋
沈之引出更問者數四料如初洋大笑曰天下有如此
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內外皆稱懷怨
毒而能委政楊愔行唐餘與楊愔之內外皆稱懷怨
元氏之族七千人永安王浚為青州明公起上書諫
怒徵至鄴盛以鐵籠當胸半飲食更鐵籠一川久之隔
地牢而詭令浚等和之浚等悲怖聲顛洋始以流涕釋
令出相抱而哭浚等竟焚之但今弟常山王演以流涕
愛憤形於色洋覽之謂曰但今弟常山王演以流涕
悲涕并伏終無言洋亦大悲抵杯於地曰自今以後進酒
者請已而浚益悲演亦被極絕不食妻太后日夜泣洋
王曉報浚甲冑演亦被極絕不食妻太后日夜泣洋
乃釋演猶不食睹見演涕曰殿下不食太后亦不
食殿下縱不自念獨不念太后乎演乃起進食久之以

廣錄尚書事隋令演門杜私謁洋安之及洋疾為謂李
后曰人生必有死死何足惜構正消幼人將奪之耳又
謂演曰奪則任汝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侍中蘇子敬
侍即相順等帶遺詔輔政死召顯祖文宣帝子殷立殷
幼潘裕開朗洋以為不類已悲之使手刃因不忍則大
怒以馬鞭鞭之太子遂心悖得詔疾及即仙王臨謂
演曰必毋侍他姓總大權王宜行周公之事演曰我何
敢計周公臨曰殿下今不爲周公可得耶演不聽而尚
書令愔等恐演不利於嗣主也謀廢演事泄演於朝堂
執愔等王吃直視不知所言已而曰天子亦不敢爲奴
惜况此屬耶但巧兒命遂下殿去演退謂曰今日何
以處我卿曰殿下所居時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關
大時非後可人理度矣於是白妻太后廢殷為濟南王
遂自立妻太后戒之曰慎勿令濟南有他事太后罷
恐陽甘意許在長廣王甚為太弟已立子又以後者
言鄴中有大子氣乃欲濟南中在不能對太后再三詰
馬絕助妻太后而疾問濟南中在不能對太后再三詰
怒曰殺之耶死宜矣遂去不復顧於是洋然失后意微
准入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其
立而太后阻不爲惡殺平泰王歸彥及子孫十五人悉
洋后李氏而殺其子以白虹貫日欲以百年之禍
年百年知不免劉帶决與其妃并率氏而入湛樓曳臂
絕乃斬之棄諸池水盡赤妃把决哭號不食月餘卒
决猶在手當是時梁人祖延和士開大成濁為讒姦
其一旦死已失恃以謝恩太子為父長因說其傳位於
是漢稱太上皇立太子緯又三千死為世祖武成帝稱
太后廢士開大尉趙郡王叔若諫殺之弟琅邪王儼
士開又殺之祖延和士開也廢復召左丞相斛律金內
憂之曰百人入國破矣楊提婆妻官婢陸本蓋子也令
查其阿保齊主以巧點得幸而提婆為侍中緯賜提婆
晉陽計先不可由是提婆提婆慈尤時緯年少多殺人
斛律金亦無能同共計光認反并二子殺之光弟為
州刺史亦并五子殺之光仁俊不好聲色自以家寵盛
不接賓客通饋遺不食推勢每朝廷會議獨不言言輒
中倫其行自結髮未嘗敗北效父金之法營舍未定
終不入幕坐或竟日常身爲士卒先在軍中未嘗妄殺
射箭百賜稍二而已班恨其無反見更問之祖信十五宴
襄木柱二十束極奴與人隔不問曲直即杖之班大怒
或在其抗言則信慨然曰賢宰相尚見我何惜終生周

來此名急其可一戰而擒也頭假示一節發王勝之兵
遂其走諸使無遺類泰之明日歐山至家陳渭曲背
水為東西陳以待敵命將士皆懼失蕭中開張聲乃起
及肅歡其至數將解金謂敵口黑德舉國而奔借一
死決其勢必得且謂蕭深土海非戰不如此之
敵欲從大燔草以攻侯景彭舉皆請圍曰我軍同寡當
主徐黑德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於是數乃大起東
魏兵見魏示蕭爭進擊伍亂泰鳴鼓起士士奮起殊
戰季仍銀騎擊東魏兵分為二大敵之敵欲攻其
便戰師大潰乃馳去夜度河卷甲士八萬乘鎧仗其
勢是泰於戰所人種樹一快進武功進軍蒲奴聚汾
行臺謂學令必而下治公務就講習命僕射周惠
連同即中府陳條禮樂舊章施行之魏晉以來文章
浮華無實命陳綽作大品成以政事還士於古文頌
者府兵獨租庸調以農隙講武車馬糧餉六家共供
之合百府府一即將主之分二十四軍而府共之法
以漢魏官制無所依因禮定六官定官名行之而
素以太師為大家宰凡所施設皆成周之制文治
三十八
然泰之世高洋篡魏太出師致討入克入江陵執梁
主釋以歸殺之魏主實炬屈主欽謀不利於泰泰廢
之立齊王廓泰以三方鼎峙而諸子並勿故以承相
既及病召弟中山公護至涇州受遺命而卒子護嗣
國年十五護以尊切欲使早正位人人心護主護宋
公秋之而以尊切欲使早正位人人心護主護宋
公獨孤信自為大家宰已執其君覺而立明帝毓毓
敏有識量納諫專賢復為護所疏護受遺詔乃百
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豈族介弟實仁大
海內具聞弘氏國家以邑也豈武帝豈立十手而
中文護之誅初太祖則魏立左右十二軍屬府護
因之故相府天衛成於宮闈諸子餘屬皆貪橫為
民患苦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預人莫知其涉源於中
見護常行家人禮後護急釋代問天象於南伯大吏
季才季才曰頃上公有變明公宜歸政遜位護愕然
信季才懼未敢言禪讓事也弟新公公有志於讓勤
周主誅護與內史王軌上士宇又孝伯等謀之議入
太后周主謂之曰太后年高然好飲屬諫不納也出
懷中酒誥授護曰幸以此入諫讀未竟周主以玉珎從
後擊之置地直奮前斬之召宮伯長孫覽收教其子弟

親黨而定皆孝伯之謀也初孝伯與周主同日太
愛之今與主同孝伯之謀也初孝伯與周主同日太
護弗之疑孝伯伯沈正忠諒州刺史得左右記言微與講習故
至是以為車騎大將軍已周主聞其書記得便季才聞
以韓侯勸諫反政以為忠賜粟帛遷太中大夫周主既
親政社勳覽聽獨公懇惻布政立事依古往為儀身衣
布素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始齊公憲為護所親任護
有所陳多令憲開奏周主有可憲往往往為出致之使
護無所嫌及護誅衛公直以憲為護其密請誅之司
不許還憲大家宰登其兵直始望大家宰不得更請大
司馬敬據其周主以為大司馬直始望大家宰不得更請大
等皆非王直諸齊王憲居內次於酒食肉周主曰吾與
憲俱非正嫡憲特以我故回祖髮汝親太后于承慈
愛但當自勉勿論他人及恭周主既行從至陵曰
年之器自天子達軍國務重常自隨至東府之負若
之禮當自盡以申罔極百僚自依遺令公既就葬公
因請依舊制不許是冬衛王直以反誅立道觀二
教經像沙門道士並遷俗諸淫祠不在祀典者盡除之
三十九
準司制置祀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餘悉罷遣既伐
齊人難以齊轉士熊安生通五經詰其家訪焉給安車
馬召召中書侍郎李德林引兄恩誥之訪以政詔齊諸
州各舉賢明給治者一人若奇材異術卓然不羣者
舉不取勅主自將伐齊厥以疾留雲陽宮驛召宇文孝
伯執其手受顧命而進是為高宗武帝子贊立始贊為
太子時好昵小人孝伯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春秋尚小
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師友臣不足任也武帝曰正
人豈汝論卿問萬年永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
人問中人則對曰三知齊桓公是也管仲輔之則霸豈
刀易牙輔之則亂則主曰善以為右官止贊皆酒禁不
得酒至宮教官史時錄言勅以聞至是贊既立酒禁不
無慮容門武帝所杖痕罵曰死晚矣拜發人鄭譯為內
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死非拜發人鄭譯為內
憲謂宇文孝伯使國之積首而對曰先帝遺詔言母得
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力高德茂為社稷重臣無故害
之於臣何有周主由是疎孝伯卒殺憲召憲係屬使論
成其罪衆軍李綱至自誓無撓辭撫棺慟哭周主大怒
殺之內史元嚴嘆曰滅洪周死人猶願之光此汗丹乃

多耕贖百姓富庶常是時隋鑄五銖錢錢幣始一行
律刑綱簡要地酒鹽禁求遺書詔公私文翰並實錄
義倉閭戶口法制粗備尚書省詔公私文翰並實錄
郡縣以爲名或地無百里而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
二郡分領費租調宜省从之而罷郡屬州百司奏事多
繁碎侍御史柳或言古者莫盛於唐虞然皆旁求賢
而逸於任使陛下用心治道下至營造出納之勤皆以
文簿自勤無憚劬勞日肝食夜分未暇寢以爲非治
國之體也隋主筆之而不能用當是時陳後主淫荒甚
欲伐之問高頻類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日旱荒當
彼收穫時徵士馬言穰穰必聚防禦廢其農時侯
甘聚兵我斯詳甲如此者再三彼玩我奮乃登陸濟師
蔑不克矣又江南土庫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宜常密
遣人月風縱火燒其積聚七財力俱困因之道隋主用
其策而陳果大困八平春詔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
令帥大將伐陳清河公楊素引舟師自三峽下吳興
管帥若邪自廣陵出廬州總管韓擒虎自廣州入南伐
陳素軍至流頭陳將陳叔陵以青龍百艘被兵數千人守
狼尾灘素夜討破龍數千艘街救下疾力擊破之皆其
衆而東若邪至廣陵見陳善船輒賈而藏之而舟乃敗
隋陳規者以爲中國乃無船不憚也又令緣江防戍
陵而後造當代旂幟營帳倣野又侍出緣江置陳以
爲隋兵至急爲備已規之則佩也遣防江代卒也益廣
玩不爲備乃皆師濟江而陳人無知者夜京口軍令嚴
肅有軍士於民間詬者亡所之有俘獲給糧勞遣界之
始就拔之父老曰夕詣軍降已自朱雀門直入獲陳主
叔寶遂定片師旋進素賁越公若所宋公高頻齊公擒
虎上柱國而詔天下禁衛鎮守外悉除毀紅林王本
猜忌不悅嗾任智獲大位明察臨下以文法自矜及
平陳愈尅急令左右澠內外遺夫輒更罪患吏以私
令人以錢帛遺之有受者立斬於殿廷推人懷撞焚不
甚輒遂斬高頻柳或諫不聽從流待罪乃令殿內去杖
尋復設詔諸司論屬言罪聽從決杖而上下相戒
轉使可殘暴十三年作仁壽宮命宇文愷封德彝爲監
夷山堙谷立宮殿崇臺榭役使嚴急丁夫死者覆以
土石因而築之死者萬計又好禱祥小數信鬼神故
侍御王劼奉受命符瑞曲緣防爲皇略靈感志隋主悅
用宜示天下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
人共盜一瓜事發皆死於是行旅晏起早宿天下康寧

又嘗六月欲殺因大理少卿趙鼎守時令因爭隔主
六月雖當長養然此時何嘗無雷霆我法天行威何不
可之有竟殺之晚益峻急元會未創有不容者御史不
勃殺之有諫者又殺之帝怒無所信獨所信者素
復高下任情無準故時多冤人太子勇者蜀孤皇后長
子也性寬好學能辭賦而帝意無緣帝節儉勇頗好
先帝自內嬖侍勇多內嬖嘗謂趙鼎已帝不悅成
之巨自古帝王未不好奢侈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為
汝作上士時常所食也應存記前事知我心後冬至百
官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詔侍衛於後是晉王帝自
為恨之而數稱勇賢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勇所廣與
如厚禮之往來者具稱其仁孝帝幸廣第廣悉屏美姬
列室惟老嫗給事屏帳皆素希見之喜愛待與諸子
名籍甚自楊州入朝將還鎮河孤后因伏地流淚不
能起后相對欷歔因進曰臣愚守平生昆弟之分事東
官不敢失不知何罪待過東宮當當恩賜賜恩恐一
旦卒然不可諱敢先此日語后聞大恚曰視地何可忍
因更上疏願去
我娶元氏女不行夫婦之禮竟遇毒大我未窮治何
故後時於汝汝在河然我死不當而汝女乎大臣楊素
蘇威等助之議於是廢太子勇并蜀王秀為庶人而止
廣仁壽四年帝有疾則蜀孤后號崩太子勇入侍疾
應帝有不諱手為書問素後事素條事狀以報官人談
送帝所帝覽而大恚所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
逼拒之免帝得保其色動問之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帝
問大恚曰林曰孤孤我枉殺我兒也時其部尚書柳
述黃門侍郎元壽入令召故太子勇述嚴出關勸召
素問以告帝帝曰矯詔逮二人繫獄盡屏帝後宮別
室而帝崩陳夫人怖死居封小金合塢之以為獨發
之乃同心結也是夜乘馬已收故太子勇述嚴除名徙
嶺南勸陵公主與述嚴別改嫁王以北日誓表請與
述同徙廣大怒公主以憂卒已又漢漢王諒初高祖與
獨孤后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
弱後幸與朕分爭或乃至國敗旁如五子同天
豈復有此患哉又德周孤立之弊今諸下並方面
節而五子皆以非命終廢既即位遂請為漢高祖
系發丁夫二百萬營東京宮室築西苑周二百里內
海周十里營為三神山高百餘尺於其中海北海

洛注之海緣集作十六院院門皆臨海每院以四品夫
人主之宮衛周落剪綵為正葉綴之沿內亦剪綵為
葉色淪則易以新者而楊以日夜從宮女數千騎以遊
作清夜游曲於馬上奏之已欲行巡遊盡四方皆金
右至皇南議驛丁夫百萬開通渠自西苑引發洛水
達河自板橋引河入引引汴入泗以達淮又發民開水
溝入江自長安至江都為離宮者四十餘所造龍舟
南宮中督役嚴急役死者什四十五楊行遊龍舟
有正殿內殿朝堂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皇后乘
錦綵為袍舳舳相連騎兵兩岸而行所過極水陸珍
奇以獻食至江都則作樂戲仗役五十萬人賞以銀
上不可得乃伐樹為鵝其子自扶璧主投於地瑞
以問明王自江都道伊洛陳法駕備十乘車馬入東
還京已又北還洛陽突厥使臣可汗及義成公主來
朝吐谷渾高昌皆來貢無不極其珍異
楊十千里不絕車馬之費廣修宮殿式樣不一
莫敢仰視楊大說詩曰呼韓塞額至
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也年開永濟渠引沁水通
承和段下男不足役婦人以充府而京及江都苑囿
多又少益歌更書天下山川圖求勝地營建復長
於西北邊役者數十萬人時楊信乃言楊素曰
恩勝王給衛王集威徒又殺故太子勇之子嬰王
隋分野有大喪乃使素楚公以定與隋同分也素以
死尚書宇文微先祿大夫賀若弼皆被殺御史大夫張
衡與素連臨刑大言曰我為人作何事而望久活監
州者無耳之動之時而城者即多全張掖又市吏部待
郎裴矩知楊意如達界訪商胡兵得自山川風俗西
域圖記三奏奏之仍別造州縣胡兵要害而條中國兵
所從入者三道於是始通西域而以制勒擊吐谷渾
破之置郡縣鎮戍諸天下海罪徙居之五年西巡河
北臨澤關擊吐谷渾於浩州至焉支山西或二十七
國諸首左獻地蓋西海等即是將天下西或二十七
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
北萬四千八百里土宇之盛極矣此自西京西北諸
皆轉輸塞外歲餽銀億計遣兵攻琕琕其王盡虜其眾
而還六年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中國富盛觀示

之費鉅萬計自是歲為常場又欲立威高麗於東萊造
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水中不敢息自庚而下皆
高麗河江淮南造船連綿及洛口諸口十里往還
高麗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望於是天下騷動七年
春自將擊高麗夜至臨州宮微天下兵會承即底柱崩
車出後方樂里八里分天下所收卒為左右十二
倍之口遺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
教賜賞賚天下兵士進兵是時一若官役劇務失時
百姓愁怨於是作莫向遼東良死等以相感羣盜起
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即縣以久平不肖兵與盜戰
往皆撓敗而陽親皮連擊高麗益深於是楚公移玄
起兵黎陽圖東都玄感素子也初陽間素死於右
陽素在者族矣玄感聞內不目安戶稱破逆命督
黃牛讀漢書行進楚公素異之與語而大悅令玄感
與之游至是玄感公素米問計密曰天子在遠去幽
州下甲公擁兵出不意長驅入朝其漢高麗聞之
其必不旬日資糧皆盡而獨夫可得此上計也玄感
其大密曰關中四塞大府之國衛文非任守者鼓行
西母安以母掠地直搗長安收撫豪傑用之天子雖
還本根已度此中計更問其大密曰關中兵倍道襲
以彌令四方但恐東都守不可拔天下之兵四至非僕
所知耳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生東都先取之
乃上策也而玄感攻東都果不克代王佑遣衛文昇帥
兵救之至華原掘楊素塚掘其骸直趨東都玄感始復
引兵趨潼關時楊在遼聞玄感反遣守丞述來護兒還
擊之玄感敗走死於遼陽玄感天下為變益州使南史
大夫裴徽按玄感黨與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焉知
天下人不欲多即相聚而亂耳不事誅不懲於其
倉粟賑者皆抗之城南時三吳豪傑舉兵反遣江都王
王世克擊之其渠約降者不殺於是民自歸首者甚
衆世克盡坑之十年後天下兵擊高麗而天下已
所備多不至而高麗亦困弊請降乃還師十一年秋

七月楊巡北海突厥始畢可汗國之驛門九月解各
還東都楊帝親御衛尉司右印諸大有人在蓋楊
玄感時殺人少故也方因驛門時失及握箭廣袍切子
而泣目盡腫乃重自勦格以脫難已盡斥不與將士積
怒而追怒皇后幸蕭瑀於洛陽城山突厥狂悖勢
何能多而蕭瑀處相恐喝可患也出為郡守召章臣問
監宇文述對以高漸少納言蕭瑀引身隱柱後呼之
對曰非文述所司不委多少但知漸近楊曰何謂也
對曰他日非其據長白山今多在泥水且往時租賦丁役
安有非其人皆化為盜耶比若賊不害失必支計不
剪除臣懼之矣又昔陽門許罷征遼今復征遼何由
息邪不憚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餞珍玩獨蕭瑀尚書或
謂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楊愈益怒頃之
不兵但取蕭瑀使擊之自可得數十萬高麗可滅也楊
賊陽我耳且復蕭瑀忍意余名已楊命趙子俱守長安
復南江都蕭瑀蕭瑀殺當是日楊命趙子俱守長安
都李軌之倫據上庸帝王唐公李希範已起兵太原拔
西河規關中矣內史盧世基不以聞而即縣務刻
山史止楊巡北海突厥始畢可汗國之驛門九月解各
元貞獻民乃相食楊在江都見天下亂本自安日趨
幅巾短衣為儒服閉閣汲汲顧景如不及不視天文謂
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復然且共樂飲耳因引蕭沈醉
又引親自照曰好頭顱誰當斫之其驚問故楊笑曰
東而公更何意言江都可都乃乃乃乃乃乃乃乃乃
中人思歸即謂司馬德載直閣裴度通等謀亡去斬
監宇文述及謂裴度曰上雖無道然裴度通等謀亡去斬
死耳不如共於此舉大事於是推裴度及兄前公化及
主於東城舉兵使侍衛蕭瑀人舉火與城中相應楊望
火作而問之度通尚在自封曰草坊外火外共謀殺
之耳楊以為信味爽其自武州人入楊變易服西
周度通等入問陛下安在有人入楊變易服西
化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承運與手於是引裴度
通等奮刃立楊太恩曰我何罪至此裴度馬文舉曰
下達豪宗明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
於非刀老弱填於溝壑四民失業盜賊起事任使
諸非臣諫何謂無罪楊曰我實負百姓至於兩軍榮祿
一入楊愛子趙王果年十二在側蕭瑀度通先斬之血

戲場服已遂極段之役蜀王秀齊王陳隋宗既無少長
皆死陳素外愛於楊煬間亂謂蕭后曰得非阿孩耶化
及後陳素外愛於楊煬間亂謂蕭后曰得非阿孩耶化
相終百孫昇秋浩自立百官舉賀蘇威亦至給事中許
善心獨不與昇秋浩自立百官舉賀蘇威亦至給事中許
哭曰吾有子矣不食卒是役也人哀之至無不護
兒等皆皆如故明年夏王寶建德討之及破之聊城并
其黨誅之唐公入長安立代上信立二年而隋為唐越
王侗帝於東都立二年而隋為唐越
言其非作述志賦以風其誠曰承積善之餘慶備其常
於皇庭恐備名之不立將負系承九靈迴風夜而匡綱
實實懼於玄冥雖自強而不息亮思家之多幸思恩
於天爵才追心而弗逮賈賈之幸幸而隆龍之嘉惠
私自乾於誠誠盈融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名惟至德
之淵源情弗適於於色感懷舊之於恩求故切於於德
相史上編 卷之三十一 四六 三月十六日
以不世之珠璣謬非才而奉職何龍祿之喻分撫胸襟
而才識難沐浴於恩光內慙惶而累息願微躬之寡昧
思今歲之良難實入違於於路何情而自安若賜系
而優薄心戒標其如塞夫居高而必危每度滿而防溢
知志之非道乃攝生於中謫謫之易驚尚無焉
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璣之奇
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哲人之所鄙視飾
之不工豈絲絲竹而喧喧目知道德之尊明善敗之由已
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紀冀福祿之能授時循躬而三省
覺今是而昨非唯黃老之損思信為善之可歸慕周
之遺風美虞妃之聖訓仰先哲之高才慕至人之休德
質非薄而難職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是猶義
之所遵雖生知之才敢無積行以成仁之志人及之蓋寡
謂今官人撤其素志之難寫同紀章於後德武德時
矣厥方盛其可敦附議以公主和道仲迎后建德不
爵攜其孫正道與諸女入虜庭唐貞觀四年突厥禮
致之京師賜宅與道里二十一年祖詒以皇后禮與楊
帝合葬於楊州

論曰自晉南北分裂生民殄瘁者三百年甚矣魏太和
之政始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而嗣世不終周文武創
制慕追古往然懷廢置之負甫代魏而周社已墜隋始
混一天人嚮然乃不改其猜戾煬又以窮逆極暴迫之
欲無亡得乎易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傷繼明
之戾也故猜戾人道之所甚忌也
北臣志
高允字伯恭渤海蓆人也少孤夙成好文學而主忠信
不欺其志意千里就業博通經史以春秋公羊教授受
業者千餘人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魏太武召與語
悅之問時務何先時封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眾允因
對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田古方里為田三頃七
十畝方百里為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畝益三升不勸
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
百里且然況天下之廣乎若弛田禁勸農令力穡其中
則蓄積裕而天下安遇饑年無憂矣帝曰善除田禁悉
以授百姓司徒崔浩以才畧為魏主寵任制朝權嘗薦
士數十人請得起家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良亦州
郡之選也在職久而勤勞未答宜先補且守令以治民
也習更事者職易稱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曰崔公其

不免爭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使浩
允等撰國史浩聽壬人所從吏勒所撰中干石立郊壇
東百步彰直筆諸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比人過者畢
慙忿言浩暴國惡魏主見之則大怒下有司案誅時允
授太子經直省中太子留宿謂之曰吾自道卿見上脫
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日微賤制
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召問曰國書浩所為乎對曰
太祖記前著作即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
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作臣多於浩魏
主怒曰允罪重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
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曩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
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
之日久哀憐臣乞其命耳實不問臣臣不敢迷亂魏主
默然者久之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
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
之遂赦之召浩臨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具有條
已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僅更百二十八人皆族
允持不上頻使趣之允請對曰浩所坐更有餘釁非臣
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介士執允并戮
之太子為且拜且請乃意解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

坐死者矣命誅浩夷族餘誅止其身他身太子讓允曰
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帝怒如此儻遂之今豈
可悔乎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生善惡為將來法戒使
人主有畏忌慎其舉措也浩世受國恩以私欲沒廉耻
愛憎蔽公道有不無罪至書朝廷起居紀國家得失
此為史大體未足過也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
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所願也太子
動容稱歎先是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
允允曰君惟懼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其原不可重為欺
罔或以為首實且不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
誘人就死地竟不肯實而誅及是允謂人曰我不奉東
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允侍太子經事多所匡益
太子頗信任左右營田園為酤販收其利允諫曰天地
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殿下國儲貳萬方
所則何至營私田養鷄犬酤販市廛與販夫販婦競尺
寸之利乎謗聲流布追掩難矣昔號之將亡神賜土田
漢靈顛覆私立府藏好利之禍甚可畏也武王愛周召
齊畢而王殷紂愛飛廉惡來而亡今東宮偶又不少而
侍御左右者類非在朝之選願去邪佞以親忠良會起
太華殿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所營立必因農隙魏建

國已久諸朝會宴息觀游之所畢備縱有修廣其馴致
不宜倉卒今計當役者二萬人老弱供餉倍之期半年
而後集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四萬人半年之勞費豈
可勝道哉魏主納之允以魏慕承平之業而俗仍土風
婚娶喪葬不以禮上書諫以爲其源自上宜矯然釐改
自貴者始厲頹俗數因事匡家事不使輒求見觸忌諱
面爭魏主見其入每逆屏左右侍之禮敬甚重嘗太息
曰允面諍至朕不忍聞而天下不知可謂忠矣爲郎二
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諸子採樵自給司徒陸麗
言其貧魏主未之信幸其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
中鹽菜而已賜粟帛拜中書令子忱授長樂太守讓不
許孝文立進爵咸陽公出刺懷州春秋循境內問人所
疾苦勸學興教風化漸行以老疾告歸詔以安車徵復
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事固辭不許與君中以獄訟留
滯今尚書用經義斷疑事允據經律評刑上之內外稱
平允常歎曰臯陶至德而英薨先亡劉項之際布黔而
王卒以亡則猶刑之餘燼也况凡人乎卒年九十八謚
曰文允長於天文推步而未嘗形神說能司徒集術士
曰允考校漢以來五至日之行計前史之失爲撰歷
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
至聚東井此理謬也而中莫之覺然後之議今猶今之
議昔也浩愕然問允曰星傳今小附日而行冬十月五
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而東井方在寅北何自背日行

乎是史官欲神其事而不復推之理也浩曰五至之理
何所不可言不疑三星之聚而疑二星之聚何也允曰
月聚東井如允言必傳審詳之後歲餘浩考究果以前三
之甚東井知復南池滿小若不知之爲愈也天下理與
至多何必以此推乃止後奉敕祭天災災而使事相
從允依洪範五行攝事要游雅言之曰喜怒哀有生之
以風凡八篇約而可觀游雅言之曰喜怒哀有生之
所不能無也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不
謂信然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嘗形慍喜之色親
見之矣高子文朗柔順言呐呐不能出口崔司徒謂余
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及司
徒得譴詔指臨責辱嘶股戰不能措一辭宗欽以下伏
地流汗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辨明
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非所
謂矯矯者乎宗愛任勢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奔拜
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
禮之有非所謂風節者乎故允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蘇神子令神武功人爲字文泰行臺郎中居歲餘未
之知也僕射問惠惠者之爲有士佐才命泰如昆明
池翻魚行至城西漢故舍顧左右問咸莫知其原召
之紀應至如流泰大驚之因與語天也造化與亡治亂
之紀應至如流泰大驚之因與語天也造化與亡治亂
不其自拜入名臺左丞參大機密自是寵日隆綽然
制案式宋出果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迄後代是月長
武置屯田贍軍國又爲大條品書奏施行之其一理身
心以爲今之方作守令三諸侯也百僚卿尹雖各有所
司然理人之本惟守安最重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心

者身之主百行之原也心不清靜則思慮叢生思慮叢
身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留亂是非既亂則一
氣和志意端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
所思念咸適於理矣理人孰不從化也哉夫在上
者百姓之表的也表不正不可以求影直的不明不可
以責射中故爲上者必躬行仁義躬行孝弟忠信禮讓
而愛之則而衆之不待家教自見而與於行矣其二敦
教化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
異於木石禽獸故也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
則質直化於澆偽則浮薄浮薄則失其質直則淳
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並自吉安危
興亡無不視所化也然世道彫落已數百年大抵其甚
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中則謂是
用中典甫爾大難未夷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面弱
之以中典甫爾大難未夷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面弱
性臺豈日遷於邪和偽之心者教之以孝弟使人自愛
知事所以然此之謂化唯然故教之以孝弟使人自愛
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
不遺其親和睦則不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備
而王道成矣此之謂教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遠淳反
素垂拱而平天下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與三蓋地利
曰人衣食以爲命食不足則勝本不足則寒饑寒切諸
王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田於
盡地利地利所以足者由必勤勤課諸井即務每歲首
其時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登於冠茲勿失
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楊柳救火若寇盜將至
然後農夫不失其業蠶女得就其功若游于急棹早歸
晚出好逸惡勞不勤業者則正長名即縣守今隨事
加誡夫百畝之田以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冬食
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夫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
食政先王之成曰一大不耕以或受其饑一婦不織以
或受其寒若此三時不省事而令人廢農是絕人之令
驅以就死也其單勞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
園藝蔬萊畜有鴉豚以衛生之暇人教之種桑植果甯園
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謹爲政

嚴肅鐵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同志雖貴遊造門不見也周文表都督三荆十二州所部縣令爲百姓所訟推按獲實俗大集僚屬前引爲已過肉袒自罰拾令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獲盜者得情實誨而縱之割俗少不教長餘殷勤勸導風俗入華務詣闕桑智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民以餉秩請諸屬乞留朝廷嘉許之下詔褒美嘗詣闕奏事時大雪立雪中待報自旦廷暮無情容其謹愨如此于平爲消度支尚書牙天下州縣罹水旱百姓不給秦令民間至秋家出粟麥以省富焉差儲之里背凶年曰義倉

隋趙綽河良人性剛質授大理丞遷卿度法平允有奏議正偏然文帝親重之帝以盜賊不禁用重法綽東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存心於宥盜將自靖如不能改刑何益况律者天下之大信也其可失乎明禁行惡故有二人於市犯禁候執以問帝以處斬綽諫曰此於律當杖而殺之非去也帝曰此法豈得謂於戶無關耶帝曰以臣愚當法司今殺人非法豈得謂於戶無關耶帝曰儻人愚不動者退耳對曰黃帝回天心豈謂動木哉治書侍御史柳爽亦諫得停刑掌固來職告綽監免囚徒給無實帝怒命斬綽綽固爭帝悟不入綽託奏他事

後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身爲長吏不能取信於掌固罪一區不令此不能爭罪一本無他事妄言求人罪三也帝意解賜綽絹及一金孟昭得免死時帝峻刑法綽屢以死爭帝以爲誠直忠信賞貸之○梁彥光安定人爲岐州刺史岐俗淳質彥光有惠政合境大悅未幾理木生開皇二年幸岐見之下旌美特相州刺史

鄴俗五方雜爲謠訟萬端稱其不能生免歲餘帝念之拜鄴州彥光自言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賜臣巨分發黜末真溝壑不謂上恩復收請復爲相州終絃易調庶幾愚民大愛其風俗帝喜遣之相州彥光大儒爲師教之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勸學博文異等者升堂設饌除並列廊下有好事訟情業無成者坐庭中設草具食之及學成舉實與之禮於外相送贈賁於母人皆勵學風俗大變有盜賊人焦西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親於孔子廟中壁有韓伯魚對母泣杖之像遂感悟悲愧卒爲美士云○辛公義狄道人除岷州刺史岷俗畏法有疾者輒舉家以多死孝起首祀公義大惠之因遣吏行部內有疾病者以沐典昇置屢事前該損震其間以秋稼

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久之播卒椿津年俱六十餘又並登台鼎而津旦暮參問群子姓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近出不至津忍饑踰中昃不先飯還乃共食食則津親撻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椿嘗於他所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候安否唯謹津已出刺泗州椿在京邸四時嘉味輒因使附致未寄不先入口椿得所寄輒對之泣下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麻同爨庭無間言播官魏平東將軍以武功爵華陰子椿尚書右僕射太保侍中津曰徒椿婦老誠子孫曰我家自入魏來官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奉多親故吉

國史二編

卷之三十二

五十六

凶贈祿必厚賓僚來往酒食必洽歡國初好服綵色吾及見清河翁恒布衣韋帶約敕諸父不興短求利又不聽與勢家爲婚至吾兄弟不能遵違之命汝等服乘漸於華好此恭儉之德不如上世也吾兄弟家若不忍別食不異居分財如聞汝等頗有別齋獨舍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忝近臣居二聖母子間相戒深慎二聖間言語終不傳通侍中禁十餘年未嘗言一人罪過太后時嘿責問之對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恐不審仰誤聖聽後終以不言蒙褒其後高祖謂諸貴曰太后時吾每得杖撻由左右言是非者多惟楊

播兄弟和朕母子真純臣也親舉爵賜馬聞汝等學時俗輕論人過失見貴勝敬重見貧賤忽易此人行之大失也吾年踰懸車自惟氣力尚堪朝覲所爲汲汲求退者欲使汝等知止足之義爲一門法耳播子侃椿子昱皆忠孝有大節後爾朱世隆篡魏憚播家世洛華陰東西兩族並獲群從子玄就方九歲抱父兄先就死教使然也津兄子愔子遵彥兒時訥於口而風度深敏六歲學問書十一受詩易幼卷母諸舅源子恭所子恭問所業曰毛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愔不對而泣子恭爲獻歎罷酒已謂津曰嘗謂秦王不慧今而後當刮目視之

國史二編

卷之三十二

五十七

秦王愔小字也與群兒就學學庭前有柰實落地羣兒爭啖之愔頽然獨坐李父暉詰學所見之嗟異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及長容止莊凝嘗沒於葛榮榮欲妻以女授偽職愔陽喑不語而免及家門遇禍存者惟一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常以喪禮自居食鹽米而已撫養孤幼慈旨溫顏仁厚懇惻韓陵之戰陷陳先登人以爲仁者之勇齋神武禮重之表解職還葬詔書懇惻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各一人贈太尉尚書令者三人贈僕射尚書者五人贈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未有也及發引吉凶儀衛且二十餘里會葬者萬

人時隆冬感寒情徒號哭見者墮涕相文宣周旋危
迫有調劑功語具齊事中情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
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待之舉火頻遭厄一
冷之患必酬性命之難捨不問也自居大位門絕私交
後受遺輔政以常山長廣二王地親位逼謀出之竟焉
二王所賊而死

○封延伯字仲連渤海人三世同則延伯好學退課事
寡嫂甚謹居宗祖祠免州諸君長史不就計其門不見
東之宗師原焉○北魏史以孝義著錄者稱天水趙瑛
代即長子慮焉○伏保安之周元明時氏今孤保瑛
幸吳忠是弟吳事母色養雖難然必親調飲食不離
之命送子之館乃聘室從者於路得羊行三十里乃知
之命送子之館乃聘室從者於路得羊行三十里乃知

救也名終不食仕職為淮南長史制嚴越關非為
之禁積四十餘年不得辭及為長史未嘗不孺慕歲時
不受子所慶賀羊餘身順孝忠誠為絕聖絕俗之
食麥而已年八十卒孝文即治子應等乃還鄉得葬焉
意年十五時列尚書言父母念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
抵死今母恩未報而父嗣廢法兄弟五人並切慮年差
長一父母尚始四歲更相鞠養計不能自全父即刑將
並墜溝壑乞身代父命事親至孝存立書上其
事孝文帝以為忠於父為孝子以弟為仁兄特賞父死
流之乞伏不父居事親文為常侍妻以宮人申妻之
義餘父卒申妻居事親文為常侍妻以宮人申妻之
綠心申申所用具以白請出錢馬奉扶持以行備侍
其准心中所願官奉元明仕為馬奉扶持以行備侍
母亦終不致流為惡明乃請歸養母目遂獲母卒終
除心終不改至忌旦悲動旁見弟雍和安負樂道終
其身令孤兄弟三人年並少父母為人所欺四持孺慕
悲感鄉閭長復歸避地未安兄弟同居四十載門和
後讓逸競芳雖游饒小終而奉賓來因必解衣授食佐

之事聞諸遊閣復租而東即列狀言小黃人董生軍兄
弟事號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中山謂言蒲陰石文德
五世同居閨門有禮中山謂言蒲陰石文德
言武強人馬八龍有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
賜以家財營葬為制總哭之撫孤遺如所生梁州言白
石趙今安孟蘭等四世同居博陵言安平季凡七世
同居家言九十八口長幼濟濟言開年作役甲切
競集北海言客入王唐泰山劉業與魯即蓋傷故世同
居河東即言客入王唐泰山劉業與魯即蓋傷故世同
尚養繼母甚孝著非未門陽夏言王崇兄弟力耕奉
親親亡杖而後起髮髮墮落是年陽夏大風雹所遇禽
獸暴死草木摧折近崇蓋十頃風雹損包茅麥損過
其境如草木摧折近崇蓋十頃風雹損包茅麥損過
有鳥巢於屋乳子馴而不驚守令名視之信以尤異姓
其居容過禮游者傾川李顯達崇陽王續生倉廩張昇
其原郭文恭子聚巨楊引根生不識父追服斬食啖
孝道身終身代人董各生若父繼踰禮重書竟令仰割全
○北齊陸甲代人也少機悟美風神好學海內大義
善屬文世中書侍即修國中以父去職哀毀骨立詔
賜史官上卿

以本官起服文奏時鎮鄴親詣門慰勉之守不奔與
第廬墓側負土成墳母上謂公主高明有志操訓諸
子以義方雖出天性亦母氏之訓焉語褒揚所里
為孝終里服竟當襲侯不忍嗣天實初常山王薦邪器
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遺母喪毀碎不勝悲死
弟五弟博過疾病謂兄弟曰大兄病華疾性至孝誠至
必不使大兄知中外外號泣聲必不可使家人知
祖載方告兄一慟而絕即行其言論清遠不談人知
不伐已長有人論成朝對甚悲惜之○世孝分齊人
也孝義慈厚第孝時事孝弟盡心順生進退必孝芬
不命不命不敢也言為而起即往溫頓一入不私
馬諸吉因有須聚對分給者婦亦相親愛有如其奉
改母李氏若所生且夕涕泣出入起視家事細一以
各母兄弟出後尺寸以上皆入李庫歲時分齊李自載
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杜叔毗京中杜陵人從梁簡中
孤事母以孝聞勸善好中居為深山豐侯蕭瑄中
記室參軍子弟各領軍中兵曹裴忌之誣以罪職其
家及備降策從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列狀頌冤朝廷
以事在歸附前不問也叔毗憤憤志欲辭恐及其母
壹不忍發母察知其意呼之曰叔乎汝忘汝兄罹刑禍

酷痛乎若策朝死吾夕沒其心何疑焉此拜受命遂
手刃策於都下斷首刳腹支解之而縛請就戮文帝嘉
其忠烈舍之毋卒毀不勝器後以參軍從伐陳破沈不
屈死○刑可河東商氏人性質朴身備力以養母甘旨
無置也母患致毀廢墓側負土成墳述先不獨家舊營
域多榛莽去家十餘里可獨宿其中其舍獸虎處哀
思遠近同習公護引見之護母問設於敵不有亡見
人祖曰父輩並以性聞族事與弟榮先友愛禮以
母在常抑割以慈母意忠孝之與弟榮先友愛禮以
之中怡怡如也母每夜哭泣無明終夜後諸蔬食不入
室二十餘年○長元字孝治河北清河人其世以經入
推六歲時祖以中夏熱甚將元溪浴元不肯問問也
元對曰衣以覆形惡其褻也裸程而浴於白日之下褻
莫大焉故不辭祖大異之解有杏熟而墮其園諸兒競
取元拾而還其主祖明元愛泣晝夜讀佛經以祈
明祖果服明祖則疾不解衣扶持者再周而後獲陽絕
仙蘇皆詔表門
○隋右僕射牛弘字甲仁安定鶉觚人性寬裕好學仕
於隋歷中外大官封奇章公委遇隆重而車服卑儉
時上蓋禮納於言而敬於行嘗道令至階下不能舉其辭
退還拜叩頭於六通志之天子以為傳語非大臣任也
愈稱其質直時有素持功能伶貴勢多狎侮作見弘未
肯不飲客與定禮止禁選曰自致密慎其取人先德
而後後又才情舊中始信任悔吝不久者一已
弟姊女亦皆賢醇射教私駕車牛弘謂弟妻迎謂之
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問直答曰作脯生定妻又曰
叔射殺牛大是異事答曰已知顏色若讀書不暇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髫年失父事母以孝聞
母嘔吐自疑為中毒跪而嘗之從父岐州刺史賜太息
之曰吾家顏子也母卒毀骨立服關諸學請業研精不
倦遂以多通聞北齊及隋舉辟皆不就自以少孤未嘗
飲酒食肉口不言殺親賓至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無
倦色族黨每歲時高會輒沈飲為歡久益喧訥嘗集

士謙所士謙為先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
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庸可違乎少長肅然
不敢情退自相語曰既見君子然後知吾徒之不德也
士謙聞而自責謂以所失愧人家故饒財以振施為務
州里有喪輒奔走赴之有兄弟以分財訟者為出財
飲之使與多者埒兄弟愧懼更推讓為善士家僮嘗執
盜粟者以告慰諭而遣之有奴醉與卿人角力而斃其
人怖請罪士謙曰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
吏所得也諸仁厚類此嘗出粟數千石貸閭里值歲歉
莫能償來走謝士謙曰吾本圖振贍豈求利哉設酒食
出與上籍 卷之三十一 七月初二日
焚券謝罷之後歲熟來償訖不受後歲又大饑罄家資
設粥待餓者全活以萬計或謂士謙曰子陰德多矣其
必有後士謙曰所謂陰德猶之耳鳴已所獨聞人無知
者故足貴也今吾所作子具知之豈謂陰德哉蓋深密
如此開皇中卒於家趙郡士女莫不流涕會葬者萬餘
人郡邑贈賻妻盧一無所受曰先生平生好施今雖沒
寧恐違其志乎散以振貧乏焉
○盧昌字子均范陽涿人晉司空即謙之族也世為
學州玄以儒儒見拜博士徒徒浩見之歎曰見子均
使我懷古之情痛深昌有士情有士識因出潛雅容止
可法與從弟思道並稱英妙為隋徐州總管長史吏部
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世表行為士則其見報如此嘗行
渡儀道中所乘馬為人牛所觸而牛主前謝罪求還直

母有疾秋容癯毀瘠髮落改母終絕水不食危者
免被逐葬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猶人異而免之楚漆起
往米廬左右戒勿犯孝子廬卿里賴以全者甚衆○陳
子長河東人太業初爲魯郡司馬下獄威嘗欲殺之
因孝意固諫不聽因解衣請先受死感意乃許殺之
後爲伊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遇禮有白鹿馴擾其廬
時吏多賦污平意爲屬門公清節爾勵後死劉武周
之難當隋世遭父母喪致毀負土成墳皆廬終喪教
里散者駕部郎高平田德懋參軍臨津陸云師河間孝
廉楊慶彭城太守其弟德懋德備子處默而太原郭其
子士雄叔即徐孝肅弟德懋德備子處默而太原郭其
雋以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表門田翼者不
知何許人事後母年母臥疾親易婢湯母食則食母不
食不食也母患暴痢嘗冀母終一勸而絕妻亦不勝哀
而死 上孝義

國史上編卷之三十二終

國史上編卷之三十三 時郡鄧元錫纂著
三國晉南北朝經學傳 鄭玄漢書經師校
漢承秦滅學諸儒掇拾於煨燼殘缺專一經至白首猶
不能相爲後頗兼習然未之或徧也久益旁暢鄭康成
乃能兼注易詩書三禮論語孝經而說行雖其多通亦
漸久滋章也迨六代道微教墜盜賊寇攘並起扇以玄
談儒學委棄古之學者祿在其中時之學者終餒而已
不殖將落才俊之士安肯滯所習以求賤貧乎經籍陸
沈儒用不競有以爾當是時南北所治章句互異大鄧
南人通慧得其英華北人 乃其校定大略
鄭康成王輔嗣杜元凱服子慎之倫惟詩頗主前漢毛
公云 三國時吳有餘姚虞翻吳郡陸績錢唐范平在
蜀有巴郡文立魏有山陽王弼翻傳王父光業枹鼓之
間不廢講習然疎直以酒失得過太主廢徙交州績六
歲於九江見袁術術予之橘不食懷之辭墮地術問懷
橘者何答曰母未嘗不敢先欲歸遺母耳術奇之少長
詣孫策坐客論四海未泰非武畧不競無爲事經績於
末坐抗言曰昔管夷吾相桓匡世不以兵車孔子言遠
人不服則修文德今不務道德以懷戢叛亂而欲以武
競非所聞也策大異之績容貌雄偉博學多大通主辟

爲奏曹掾以嚴見憚表鬱林太守豫自知亡日爲辭曰
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用征遘
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年三十二卒平敦素悅儒
學該徧百氏姚信賀邵之徒從受業太康中頻徵不就
卒賜諡文貞先生三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
蔚關內侯家多蓄書遠近就讀者聽且資之恒百餘人
立忠貞有器幹事蜀郡譙周泰始初爲太子中庶子請
收錄諸葛亮蔣琬費禕子孫流徙中原者慰蜀人之心
從之晉武聞健爲程瓊賢問立曰頗知其人乎對曰臣
深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直性謙退無復應時之意故不

函史主編 國卷之三十三

敢以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故吾善夫人也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惠好易老吏部尚書何晏有盛名
弼未弱冠造焉餘勝理與容難晏爲之屈歎以爲可與
言天人之際也補臺郎曹爽欲引用弼以通偶不治棄
去年二十四卒司馬師甚悼惜之晏嘗言聖人無喜怒
哀樂論甚精鍾會等競述之弼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
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
同故不無哀樂以應感然則聖人之情應乎物而不累
於物者也今以無累而直謂之無情過矣自東漢來言
易者多溺於象數至弼始一暢以義理爲古今易論冠

晁云

晉書勸會稽人博學好古立標竹邑冠遠實爲司空
貴顯母諱信宿志歸自以爲不能劇也太寧中與臨
海任旭俱以博士徵或康初以散騎常侍發旨不赴甚
允隆重朝有禮儀遣使就客焉著毛詩畧孝經主父志
序十三篇
○崔旌字子相上黨人魏明素業自少至長口朱華及
成文帝末爲官屬即家拜郎中平七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劉
叙文帝位以御史大夫召不屈卒於家
○溫爲善誘從業者數十人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
就安貧樂道不出戶庭者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
珠奎是非之議紛然思合而通之作春秋調人取周禮
湖人官名之也又撰周易訓法以正動之體互通上文
○董景延弘農人少好學千里追師講誦晝夜明春
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氏詩鄭氏三禮未牛中
天十將亂隱商路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誦歌以自娛
○蛇猛獸馴其居劉淵及聰屢徵皆不達既老出山
○曹氏易隆少單孤疎族范廣恩而養之至奉廣如父終
具身到淵以爲大鴻臚卒贈太師成沒于石勒勒以爲
理曹參軍持法詳平卒贈儀同三司而景延終達矣
○杜夷字子齊江陽人也世業儒操尚貞素貧不營
產業寓汝穎間年十歲不出門年二十始還鄉教授王
夜爲州史以方正薦謁赴洛適於壽陽亂作渡江元帝
以爲儒林祭酒疾未嘗朝會帝數勞以手書皇太子三
至其宅執經問議國有政就咨焉明帝即位表辭位詔
曰先王之道將隆於地君下唯研思今之引揚清紳之
徒景仰軌範宜得高蹈而朕庶取則焉太寧元年卒贈
太鴻臚諡曰貞著幽求子二十篇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經學深博
又練諸葛六度江初補中書郎朝儀執制多所取則及
王敦爲逆衍爲太子庶子私於太子曰今國家多難宜
博延朝野搜才俊以自助太子大善之與溫焉庾亮等
日親敦問而惡之出廣陵禍區測而行自若也郡傳
寇山陽賊劫入其城三年卒

○范甯字武子順陽人也少孤貧執喪盡禮處外家園中以居燃薪寫書徧誦讀官徐兗刺史忤桓溫而廢溫死起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脩禮志行之士宗仰之期年風化大行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甯敦進忠言補闕失孝武帝好學有疑議輒咨親愛之甯質直指斥無諱時方更營官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傳經傳爲奏上皆有典則中書令王國寶甯甥也以諧事會稽王道子甯疾其傾仄國寶怨爲譖愬道子惑之甯恐求補外得豫章太守臨發條時弊疏上曰古使民歲不過三日今民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而邊烽不舉府庫空匱至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者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未足喻也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久安業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十年以後可致殷盛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贍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故也宜條禮爲禁以制頽俗禮十

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爲全丁以十三爲半丁傷天道困天民宜以二十爲全丁十六爲半丁則人無夭折民生滋矣甯出非帝意故言多納用甯在豫章遣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諸吏假還輒訊問長吏得失在郡設庠序銳意興學遣人往交州采磨石以節歌

風聞旁洽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大姓子弟克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公用備廣也刺史王嶷之所糾免家居勤經學不輟年六十三卒初甯以傳春秋者多互異漢何休守公羊最嚴晉杜元凱特尊左氏而穀梁無能發明遂沈思積年爲集解然徵經詰傳其義精審不專一門獨深於春秋其序曰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彞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戎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千設而君權墜下陵上替僭迫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歎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器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傳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

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於是則接平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捷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則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

函史上海 卷之三十三

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嚮奉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脇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器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庸得不並舍以求宗

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漢興以來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寄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蓋精詣如此晉魏來士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原其始於王弼何晏深尤之每喟然歎以為二人之非於深桀紂也或以為貶之太過寧曰王何蔑棄典

函史上海 卷之三十三

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梗桀紂縱暴一時適足喪身覆國焉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雖言已激而傷流弊至深

時陳留范宣子亦好學多通年十歲月為手未之改容人問兒痛耶答曰不足為痛但全受以生之體而致毀傷念不可居忍且若學窮上夜博綜經傳於三體尤精家貧力耕供養終不受仕或病其大段傳七散騎郎皆不就州郡給不受仕或病其大段宣曰漢興尚經術宗儒承後嗣皆為淳正始尚老莊唐晉切以陳程為高則老莊之流滋禍也僕誠太拘謹力不願與易耳閑倚簾空以讀誦為業其間載述等閒

氏有服壯之異時泳人盧廣亦去魏之梁與靈恩等並
自晉學尚玄言學者無慮稱老易蓋尊老於易也伏曼
客以老易授徒仕梁爲太子率更令臨海守子詡幼傳
父業事梁武爲博士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
靜守新安郡賦稅不登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願
乃家人至無以爲繩多託矣求假告東陽迎妹喪商會
棧不反爲御史奏糾武帝下詔言詡爲政廉平宜
勿令少望以虧士風可豫章有史曰孔子法會稽山陰
人少孤貧每耕蕪常懷書自隨問則誦誦誦誦誦誦
爲國子助教梁武撰五經講疏及孔子王言使事檢閱
爲議證已爲即命日侍執經山陰賀場精體易及即
書加員外散騎侍郎佩見梁世父武與事常詣帝
則日課誦考經三十篇授之官國子助教東陽郡
傳其業以精勤稱吳沈洙弘道通三禮左春官士方
尚淳華洙獨研思經術力雅不妄交任事景獻亡
之端女陳文帝在焉從父業入陳爲散騎常侍景獻亡
左春官○沈洙字士方吳興武康人師事宗人國士
累年書及經課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
則史上論
國子助教吏部侍郎倭倭言曰僕射徐勉曰周官學不傳久
矣北士孫詳軒蓋亦經聽受而音韻楚夏收學故不至
助助峻特精此書羣儒宗之立令於此一學開講肄使
聖人正典廢而更典從之補西晉博士奉勅撰梁官制
出爲武康令卒官于文阿習父業而祖芳太史叔明伯
舅王慧興並通經術因從訪質又轉采芳儒異同爲義
疏事梁爲博士陳代梁秉官武帝篤致之敕後官高
祖文帝踐阼上議曰時世推移質文殊軌當周之隆公
旦叔父召股肱成王在喪然且流言理而國幾覆是
以魏莽有公冠之儀治獮受麻冕之策蓋示天下以有
主慮社稷之危殆也今國諱曰雖抑哀於重綬而君臣
之儀猶未即存皇帝拜朝還宜御太極前殿正南向之
尊古與壞之節以王作瑞而環食訖不復致饗今重贊
不古土公同璧鴻臚奏貢沿襲百之夫稱職上壽家臣
犬慶今君臣同哀北庶抑割而四病雅樂歌奏歡欣臣
愚以爲宜正升殿薦珪璧之儀無賀酒謹撰謁辭還升
殿及羣臣陪薦儀以上詔行之卒贈廷尉卿○賀革字
大明會稽山陰人晉司空玄孫大儒瑒子也少貧父督
之耕年二十始受業精力不怠思義未達卧六尺方上
上終不肯食過三禮父長偏孝婦論語毛詩左傳事梁

觀衆籍籍糾糾精允每謂學者言人正身百方不同博之
出戶而行天下儻不能辨博通阿益蓋北學近本也○
李謐字永和趙郡平棘人少好學師事小學博士孔璠
數年後番還就謐請業時人爲之語曰青成藍藍淵青
師何常僅在明經舉辟不就推擢爲尚書而嗣固年三十
二卒却及學官四十五人上書言竊見成慶士趙郡李
謐十歲喪父哀號惻惻隣人罷相見兄瑒恭順盡誠十
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深解歷數卿魚有神童之號
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番而義覽始要終論端竟
緒諸論同異三傳事例覆爲審判析隱伏昭晰不苟言
以達經弗辭而背理下推却掃棄產管書盛夏而膏
隆冬達曙雖仲舒之不覩園君之閉戶高氏之漂麥
張生之忘食力之未足喻也黃門郎甄琛曰贊近橫
外表朝薦及卒太息曰琛不愧時第李生耽學守道
未之能薦以此爲負謐方結字依巖憑崖鑒室訓此青
於宣揚填典暴疾以卒邦國銜珍粹之哀志十結推梁
之慕况璠等服義下風親承告旨者乎書上賜謐良
處士表門曰文德里仁孝義弟郁亦沈情博通時國學
博士李率不講說直和朝夕教授事齊官給事黃門侍郎
通史二論 卷之三十三

學精治選國子祭酒孝文崩自漢祿至宋祖統緒不
所撰定尊遷侍中中書令祭酒如故出封齊州儒林
能方正吉凶大事畢諮焉朝廷又欲納芳久為太常卿
芳以年貌不稱辭帝嘉其謙順卒諡文貞○常璩字
明河內溫人嚴貞有志操家人僕隸未嘗見其懈地
容習通五經百家州郡禮命皆不就時師資道關人
知敬學矣開館溫水之右講余專勵立和勸弟子事
之若嚴君然著作即為允嘆曰文翁采賡先生剛克立
教雖殊於古人一也述六經家法以訓學以爲五經
五帝之道相須而簡而易簡之原時弊儒林先生孫
世其業事成位儀同三司論倫不官進表取濟而已
且其著書成服其深遠者皆像而述之曰云謂天
意乃聖者成服其深遠者皆像而述之曰云謂天
善高不故不踴躍地事學不敗不勝有物德上夫聖
斯文惕然而懼曰差夫道器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惟
和體其式銘於方冊防微慎獨載乎身南信哉國
之賦文晦而理明也仰瞻高天瞻卑視地厚地
校川流誰其載之不祖不義誰其畏之不祖不義
惡有微物罔同異論允匪久敢不敬思乎夫天高地
厚史記上編 卷之三十三

顧以變智術莫陳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沈骨於幽
唯然則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存亡之所依其在
順而巳哉○孫惠卿者武邑武遂人幼董道季受易師
程玄受禮春秋太初以中書高閣薦被敕集朝堂
議推樂秘書令李肅以才辨立難求皆遣合推惠卿抗
論無所屈久滯小官肅體惠卿志望武遂即位遷
書入東觀見典籍雖祿令請博士儒士指校省定馬
帝內制濟州還馬光祿大夫封榮縣男遷世道生爲
最親卒族孫靈運明敏有器度傳其業○徐遵明華陰
人年十七師屯田王曉校經一手雙解去游燕趙事張
吾貴以吾貴名高無險捨與平原田猛象諸弟弟賈
德學焉已復欲去其畧謂之曰君年少不遠師不終欲
於何成乎遵明曰其心曰此吾嚴師不遠師不終欲
趙世業傳服氏春秋往從之復數載竟淹洽焉儒宗
遜陽鮮于靈履亦聚徒教授遵明聲望未著著錄尚
其弟子上黨李業與諸弟弟所惡意輕之曰生久從
義博士安所得業與不應已靈履說左氏業與前賢
義靈履學而學遂大行元顯入洛任其守李湛將舉義
惠卿與馬爲亂至所害遵明授南皮李敏陽元鄭澤明
惠報河東樂毅鉅港趙明論用心精苦三歲不就枕曉
假寐而已教授神聖然趙明言細者多出其門來大
博士遜世亂精力不怠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
未嘗以言議先人關文詔授諸子經訓導月方賞
授湖州刺史湖俗子長大輒分與不顧養遜勤勤導人
華山俗至開府儀同老病去位卒於家○馬儒宇梓潼
中山安喜人少從李寶陽學明禮傳閉門不出者三十
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車馬無思無所不通齊趙王
鎮定州延之少階而見其被禮遇贈遺一無所受門
東隋成絕贊而衣耕而食不改其操以壽終○權會河
間鄭人志尚沈雅動應禮則少受鄭氏易詩書二體該
洽研析僕射兼選徵薦爲諸王師會恬於榮勢不領也
還國子博士兼知史局參掌明風角或系口未嘗一
有問者不答曰此學可知不可言每占筮必中用系
象辭斷吉凶而所法易行○沈中宇子厚吳興人
人幼美姿貌長車儒學從師于卑明討必左春秋經
武帝時官補博士元帝在藩迎致之江陵授充左
肅事梁主於魏太武問其賢聘致之今詞論五經校

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累少宗伯宣帝立五室居以切
諫免官隋代周除太常少卿與牛弘撰新禮出刺徐州
遷潞州時州牧所貢多珍玩惟新之貢共祭物產如周
官文辭謂侍臣曰人不可以無學彥之所貴稽古之力
也彥之博學通釋典帝嘗令吳沈重論二教重不能難
避席曰辛君金城湯池也豈可攻之勢其見推如此時
真定房暉遠通五經隱居教授周平辟止學博士入
隋崔國子博士牛弘稱爲五經庫會詔選國子生通一
經以上者得舉用甄集十轉上不說以時定高下祭酒
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偏涉學
子獨持其一所以相擊故博士自疑不決也誠得精通學
究者差次之充矣祭酒即令暉遠考定之暉遠巡覽立
判有不服者問所傳義疏輯比而自疑不決也然後發其紕謬
人不得誦非穀口而以諸儒厭服自以爲不能及也尋
奉詔備今式文帝問古天子有女樂乎公卿而下咸對
言無之暉遠曰詩云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
中之樂不得言無直不淫不傷乃帝大悅仁壽中卒太
常卿○劉卓字士元信都昌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貌遠
弱不好弄受詩於同郡蕭執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恕周
禮於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閩武進劉智海家多書往
函史身編西卷之三十一

號讀十年來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入隋陳公
和論古今滯義畢服其精博優游鄉里專教授著述論
者以爲數百手通儒博學無能出其右者與河間劉焯
馬友炫聰明絕倫能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
事並舉無遺失博學通淹與碑齊名天下補二朝然粹
高於財炫躁競矜已爲世所疵云○徐曠字文達南齊
司空考嗣五世孫以字行世爲客僕師貧不能自存兄
文林嘗苦爲業文達曰就肆閱之因以博通時者儒尤
重官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達從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
之答曰先生所說獨紙上語耳經奧未有親也重聞其
語召與反復大嗟嘆之因知名性方正舉動純重隋開
皇中累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春秋有文達禮有褚微詩
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聚徒教授若餘常舉人而楊玄
感李密王克皆受文達業文達說經綽綽罕人而楊玄
分明昇平乃出新意折衷焉聽者靡屑越王侗署國子
祭酒昭洛陽勝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游騎所得爲大驚
且喜失文達南向坐備師弟子禮拜之文達涕泣前曰
僕輩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
猶屈庸老夫此盛德事也安敢不盡忠告欲爲伊霍繼
絕扶傾僕雖老猶願盡力如欲爲朱卓乘危迫險則僕

考矣無能為也。客領首曰：須易力刷國耻。後見上賜罪
于有司。文遠曰：將軍名臣子，累世蓋節，前時玄感逆，迷
世速而後誠終之以忠，天下之介望也。客領首受命，會
世克專制召，入朝文遠曰：彼心忍而意偏，必曰：「憐憫
軍非破之，不可以朝矣。」客曰：敬受命。而客為世克所
敗，世克得文遠以給，異等而文遠見世克先所
或曰：君見李密居而渴，王公何恭也。文遠曰：客居子能
受，劉士之揖世克，小人無不敬人之義，世克克世克，世克
達士信所獲，送京師，唐以為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釋
與命，講春秋，隨方占對，帝大善之。封東莞縣男。
男年七十四卒。孫有為，為唐賢臣，自有傳。

論曰：自漢東經師專門守一，以說難，相陵高繁富矣。而
經以彌晦，夫獨無兼通該明之才乎？數車者無車，隸焉
已耳。必也王輔嗣乎？輔嗣之易一暢之義，理其范武子
乎？武子之春秋微經而詰傳。

四史上篇 卷之三十三 十三 正月二十二日

魏晉宋齊梁陳文學傳

陳思王曹植，魏王操子也。字子建，年十歲誦詩論辭賦，
善屬文。父少之，疑以為他人代作，面試之，立就大奇之。
每進見，設難問，應聲對如響。命撰著，若成誦，借書以特
寵。封臨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名士丁儀、丁廙、楊修等
眾附之，名籍甚出。王世子丕、右王欲以為世子，植耻之，
乃縱酒蕩易，不復修威儀。飭躬用自晦，乘車絕馳道，出
司馬門，而世子益矯情自飾，結宮人左右為關說。故儲
位定而植過日，閭寵遇頓衰。於是魏王操慮終始之變，
以楊修有才智，用他過殺修，已又誅丁儀、廙，而重詔侯

科禁，丕既慕漢益，疏忌骨肉，勒植與諸侯皆就國。遣
者灌均護行，實伺之，均希旨奏植過，貶爵安鄉侯。三年
立為鄴城王，而監防峻深，四年徙封雍丘，召與諸王俱
入朝。至邸不得見，上責芳詩，表求見，既見而任城王暴
薨，命還國，勒諸王不得同路止宿，傍徨迫別，植悲惋不
自禁，作贈白馬王彪詩八章，以寄意。今讀之，忠愛懇惻
有餘哀。明帝立，徙封浚儀，已復還雍丘。是時疑間少息，
而明帝頗好文，植自傷抱利器而不得施也，求自試，具
表言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與不讓燕魯
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竊位東藩三世矣，無功

四史上篇 國卷之三十三 十四

德可述，挂風人彼已之譏，願陛下下不世之詔，使臣得
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或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
得自效，冒危險為士卒先，不報三年從東阿王求通親
親，其表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
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
不容。攷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為天為大，惟堯則之夫。
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
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明管蔡之

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誠以骨肉之恩獎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
而後其君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唐帝欽
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
僚眷休遽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
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所謂恕已治人推恩施恩者矣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
氣類修人事叙彝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未絕吉凶之
問塞綬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
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

函史上編

卷之三十三

十五

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寔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
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
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
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司如此則
古人之所嘆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
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振授若以臣爲異性竊自
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戎弁解諸組佩青
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軍執鞭珥筆出從華蓋
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
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離他之誠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恩母四節之會
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捫心臨觴而嘆息也臣伏
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
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
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
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母爲福
始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懷而臣獨倡言之者竊
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一有不蒙施之物必有
怗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嘆伊尹

函史上編

卷之三十三

十六

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之
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陛下崇光被
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懷懷之誠竊所獨守也明
帝惟懷惻下詔言賞貴親親國之綱紀制無禁諸國通
問之條下吏懼譴矯枉過正敕有司具如王請其年有
詔召諸王入朝植以司馬氏尊用而宗室失職無在位
者復疏言臣聞管蔡放誅而周召作弼叔魚陷刑而叔
向贊國三監之讐臣自當之然二南之輔亦不遠矣
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常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
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

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惠者異姓之臣也
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既而異姓
親臣竊感焉叙優文答報而已四年以陳四縣封植為
陳王植每欲求見獨談縱及時政冀試用終未能得既
還懷然絕望僚屬皆左官下材兵給殘老大數不過二
百人植又以前過城半常汲汲無歡已發疾歲年三十
一謚曰思詩自楚聲作而漢樂府鏡歌無慮皆楚聲五
言古倡自蘇李或曰枚叔至東京十九首作而溫柔敦
厚之教存焉追曹氏父子而大昌魏武氣韻沉雄子桓
流麗子建實始倣三百篇有作宗經止性卒澤於中和
其唱白馬王彪依大雅文王之旨章次其詩曰
承明廣逝時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
關引深情內傷其二曰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兩
泥我塗流潦浩茫橫中庭無軌跡登高岡修坂造
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三曰玄黃猶能進先思蹇以紆
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借中更不克俱
鳴衡執轡止踟躕其四曰嘔亦何留相思無終極
無蹇蹇止踟躕其四曰嘔亦何留相思無終極
赴喬林翻翰羽初翼孤獸哀哀何蕭條白日忽西
我懷撫心長太息其五曰太息將何如天令感物
何念過生往形不歸魂飛城靈極朝露晞年
偷問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吐世去朝露晞年
悲動我神靈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
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余獨後展慰憂思
辛何慮思天分信可疑虛無求仙松子久吾
在頃刻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

與思王並世有文采者七八稱建安七子十子者魯
明風高曰仰彼朔風所懷長路遠涉從此還難
謝承志思微登方願隨越鳥歸南翔二日而氣
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其三曰俯降千仞仰登天
蓬飛載離寒暑千日易過天阻可越昔我仰登天
別其四曰子好芳草豈忘兩樹繁華昔我仰登天
思誰與銷憂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其力日修
誰念之無愧無愧榜人十一年中三徙封作吁嗟
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風無木則東
北路忽然而反西若若當何依忽亡而反存歸
連朝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若艱難為中林
隨野火而蕭瑟豈不痛願與誰知吾若艱難為中
憤切而有悲悲可以怨矣其贈王侯王侯初秋涼
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飄朝雲
山雲雨成川澤黍稷委時離離大不安所憂在
馬思誰能轉孤白足懷冬馬念無衣客思慕延陵
臨上結 卷之三
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不薄又日端居若愁思
覆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漱長流中有一
鳥求匹偶悲願執此鳥惜哉不離重陰濁物何
但懷愁悲風鳴我樹義和所不留重陰濁物何
不周准今君多念遂使懷懷百憂又曰從事馬
遺西京山岑高無極淫涓涓清壯壯帝王若佳
兵權家維愛勝全以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丁生怨在朝王千散自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
仲宜公吟賦從軍詩獨魏王元后聖君子建曰
馬有君子之心哉其贈徐幹曰驚風飄白日忽
山園景光未滿星象以驚志士營士營士營士
聊且夜行游游波雙關關關關關關關關關關
鳴鳴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
何人克虛按揭不不全抗傲自思心自思心自
何人克虛按揭不不全抗傲自思心自思心自
與友義在敦申章復何言諸深典如此 方漢建安中

孔文舉融山陽王仲宣蔡北海徐偉長幹廣陵陳孔璋
琳陳留阮元瑜瑀汝南應德璉瑒東平劉公幹植也融
具漢紀幹具漢文學中榮長辭賦博文多識避亂荊州
所為詩思禮度義劉表不能用入魏累重謀祭酒拜侍
中琳善符檄玻璃善章表書記各以所長著名琳嘗為何
進主簿進欲召外兵誅宦官琳諫以為例持戈而授人
以柄也有社稷大慮語具帝紀中瑀少受學於蔡邕曹
洪欲使掌書記不為屈瑀公操並以琳瑀為軍謀祭酒
管記室軍國書檄多其所作植本漢宗室祖梁著錄文
苑植方正有操事思王為庶子河間邢顒為家丞顒事

幽史上編卷之三十三 十九 正月十九

王以禮閑其邪無所屈王內疎之而愛植文辭特親厚
植言於王曰隴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植不及
也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植實懼焉蓋推
賢如此推賢者賢哉當是時七子並會而建安風格為
百代五言古體冠冕云

○嵇康字叔夜譙國經人少高亮尚任俠已乃好老莊
以為自厚者喪生求益者失性欲導養得理一盡性命
於自然獨達土木形骸不自彫飾遺世落事無所係於
物素與游山澤采藥會其得意忽焉忘反及山陽以飯
自給與諸名士未嘗見其喜愠之容公卿欲辟康東避
地河東遇鄭山舉康自代東為書絕之各以馬為百
行休淫而同致循理而動各附所安世有達人無所不
堪外不殊俗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
其子莊周是也吾之師也然康之計由康接仲尼
執鞭後衛行歌怡然固不可知也吾每讀向子平堂序

情然慈之想見其為人天請莊重其族繼繼
人情意欲散簡與禮相悖而有好盡之思久與事接而
與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而美
非有外難當有內病疾惡以市言促中之性此諸
之而不信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
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正以入蜀華子蓋不
安以相相比真能始終始相和者也直木不可為輪
不可為棺蓋不欲其材而用之不可自見已好車甫
晉公見大表初東平已嘗屬吳琳驚難以為鼠也意多
論之一相思康千里命駕而兄吳淫其妻乃誣安不孝
能事晉公昭見任遇乃大患徑去長問之曰何所聞而
來何所見而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心
街之及是言於昭曰東平雖也公無憂天下顧獨憂
事因諸康欲助母仇徐遂論死太學生三千人為請收
不許康臨刑語及之曰若已而曰昔袁孝尼

十七

為常曹公昭欲為世子求婚藉醉六十日不得言
止鍾會故問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亦會醉不得言
內性淳至而外示縱浪放蕩法然發言玄遠口不
否人拘執為禮法士以難疾而論公常擁護之故得全
籍本有素世之志嘗登廣武墟說楚漢處數日時無
英雄使登子遂成功名嘗作大人先生傳斥世之
子言檢行則處乎域內無異乎群蟲之與神中又假
門生論以暢其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問西月出不知
陽清夜不見其光代為佳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
貴俯仰間貪賤何必終又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
矣其小日月類我騰而上軒安懷此可見籍之習學
矣其所著詩傳八十篇志在義而不多言

之丁難以情測也鍾參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
會於風雅使人忘其辭近是時劉伶亦作酒德頌以見
志而風流所漸放曠不檢化俗類地解姚廣頌以見
竹村祖懷先伊川被髮跣跣胡麻編巾則之兆云

陸士衡機吳郡人祖吳丞相遜父大司馬抗也少有異
才伏膺儒術非禮不動年二十而吳滅閉門積學太康
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一見如舊識名以大
起機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慨孫皓有江表舉
而棄之乃論其所以存亡作辨亡論二篇齊王罔既成
趙王之誅矜功自伐機欲風刺之作豪士賦序以聖王
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究其終始興壞之故作五
等論縱觀先文士之作遣辭代異而用心所存一也因
論史上編 卷之三十三 正月十八日
盡文之情變作文賦其辨亡論畧曰昔三方之王也魏
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功濟
諸華庖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凶險飾智功已薄矣其
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求賢如不
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登丹腑之愛拔
呂蒙於行戎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歎
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倡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
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官菲食豐功臣之賞被懷虛
已納謀士之策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肆其力洪
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

天子抑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嫌嫌如
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釀文懿
綱未齒乎上代其體國經民之具抑亦足以為政矣備
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敷索遺典勸民謹政
循定策守常險且可長世永年未有危忘之患也而邦
家顛覆宗廟為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言帝王之因天時也易曰王侯設險
以守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
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及其亡也
恃險而已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

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
乃功不興而禍旋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
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
以致人和寬中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走
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其危也則兆民與之共患
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
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
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其豪士賦序曰夫立德之基
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
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彼

者豐約唯所遭遇當其時起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
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微一時之功而居
伊周之位者有之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
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熱神
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
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
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
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廟
門之上援旗誓衆奮阡陌之下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裁
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
治史上編 國者之二十三

怨行乎上下事窮運盡必於顛什風起塵合而禍至常
酷也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持久超然
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
來籍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而
彼之必昧豈不謬哉其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
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
始於黃唐郡縣創自秦漢得天成敗可得而言先王知
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
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
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丁立封疆之典裁親
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
城之業先王知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
於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
之同憂樂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
樂遠則憂深夫然故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
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
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此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
垂業也夫世及之制弊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大自
三季而然矣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自涉商人
之戒而五等之禮不革封畛之制有隆豈玩二王之禍

而閭經世之算乎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
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
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
非致治之具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
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四履獨饗其利主憂
莫與其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而顛沛之釁寔由孤
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
閭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
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
楚頓其觀鼎之志何劉項之能闢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通史上編

卷之三十三

上

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是以諸侯阻
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
六臣犯其弱網七子重其漏網是蓋過正之灾而非建
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第漢必稱諸侯
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削割宗子有名無實天下蕩然復
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
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猶遵覆轍僅及數世姦軌克斥卒
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
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千位者三子鉅
聲震於閭宇鋒鋦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

上

卷之三十三

上

正月十八

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豈若二漢階閭暫擾而四海已沸華臣朝入而九服夕
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
心愚智同痛然而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故烈
士扼腕終委冠離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
時有鳩合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雖義兵雲
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
侯世位不必常賢昏主暴君時有比擬夫德乏休明黜
陟日用長帥連屬咸述其職則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
憂其不治哉先代嘗以之興矣苟或六陵百度自悖
官之吏以貨準財則貪殘之氓皆如群后安在其不亂
哉後王有以之廢矣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治郡
縣之長爲利圖物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
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五等則不然知國爲
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
欲以垂統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
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遇有
淺深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而貫矣其文賦窮情
極思矩矱文固然頗溺於辭其賦曰什干區以玄覽
遠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
懷以懷霜志以秋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

之勿朝亦蒙榮於集翠殿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適
或託言於短習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親友師寥廓
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聲於下管
徒靡言而弗準泥於成曲而靡應或寄聲於下管
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處尋虛以逐微
言寡情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久而散急故雖扣
而不悲或奔於以諧合務嘈囂而所治徒悅目而偶俗
固聲高而曲下窘防露與桑間又難悲而不雅其清虛
以絃約每除煩而去滌除大羹之遺味而朱絃之清泥
形因直適變曲有遺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變
或繁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
而後譬譬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是蓋
輪扁削不得言亦非準說之所能情音辭絃與文律良
余磨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遺雖藩發於
巧心或受時於拙工彼夏殷與玉藻若上原之有敦同
素餐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紛紛拘於此世嗟不盈正
予篤患拏辨之度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與彈於瑟坦放
而音以足曲忙鳴恨以終篇豈懷之而自足懼家塵於
叩缶顧取失乎鳴玉若夫感應之會通塞之紀未不可
論史以上編 卷之三 一八 初八印

機以羈旅一旦居諸將之右諸將皆不平交詈之孫惠
曰卿始此矣盍固辭機曰吾非不知禍之迫也然復辭
且謂吾首鼠不如任之已而穎用變人孟玖第超為小
督不用命機僂其主者超怒宣言機反會戰却沒玖大
恨力譖之遂見收為牋辭穎如平時既而嘆曰華亭鶴
唳可復聞乎遂與弟雲俱遇害是日霧晝合大風拔木
平地尺雪人以鳥陸氏之冤玖收機司馬杜拯證其獄
獄吏皆掠拯數百兩踝骨盡見拯終言機冤更知拯義
烈謂之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自愛乎拯仰天
嘆曰陸君兄弟世之上才吾蒙其知不能救其死忍從
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以上遂俱夷三族拯
門人費慈詣獄吏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
死自吾分卿何為爾耶慈曰君既不負二陸慈又安可
負君玖又殺之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人曰
人為文嘗恨才少而陸君更患其多第雲嘗與書曰君
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後葛洪稱機文猶玄圃積玉
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以為一代絕之云時安
平張載孟陽弟協景陽及第九皆博學有文時世亂載
素雅并居草澤協守道不競皆以屬詠自娛人以配機
雲稱二陸三張云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任
蜀郡觀閣令史閣曉譙大旨皆曲意附之壽獨不屈
數被譴遣父老有疾使婢九華客往見之卿黨以為
議生是沈滯者累年司徒張華愛其才除著作佐郎
夏吳蜀三國志六十五篇華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史治書以母憂去職壽遺書其母各易又坐不以母反
罪被譴後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卒壽父為蜀馬參軍
謾為諸葛亮所誅父亦坐亮而壽入晉撰亮集上之具
表言收蜀亮之法施度賞罰必信吏不容奸道不拾遺
內平南越立法施度賞罰必信吏不容奸道不拾遺
化肅然亮之素志遂成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
邊疆震湯宇內用兵不戢屢摧其鋒然亮才於治戎
長奇謀為治國之幹優於將略而敵愾入傑加眾寡
不可以至力爭也至今深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
雖其策之誤召公費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之亮言救書
奏多可觀論者或怪其乏采而過於周至臣以為亮
大智周公元聖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推之亮
煩而悉何但符錄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誓故也
亮所與言書與人凡士則其文指何能及達然則公
之經事綜物形于文墨足以知其意理而有補于
世蓋長於善善如此其善著史依大義而斷異端
亮將器非過所見實然非故有譏刺也而議者以此
少之豈非休明缺但免於譏訾其亦難矣

○于寶字今升新蔡人以尚書郎領國史撰晉紀起宣
迄愍五十三年其總序曰昔高祖宣皇帝應運而仕值
魏創基壽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
阻有如城府而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
采拔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
略獨斷征伐四克屢拒諸葛節制之兵東支吳人輔車
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

世宗承基太宗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
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出典圖用融前烈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
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
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
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
諫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戢戰國之苦腹
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汎舟
三陟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
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
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樓畝行旅草舍外
閭不閉雖太平未洽亦足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
之一時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
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
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
墮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
之謹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
以校之如夜蟲之赴火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敗於
四方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
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

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
積水于防燎火於原而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
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哲王知其然是以扞其
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咎百姓曉然如
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
歸之猶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天而享其
運應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
諄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
以固之故衆知何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
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
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無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
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
難拔禮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此昔之有天下者所以
長久也豈無僻王賴道德典刑以持之故季子聽樂而
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民情風教國家存亡之
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
力實基之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
匪爾極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
其詩曰乃積乃倉乃累厥糧千索于囊至于大王爲戎

狀所逼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盡
馬帥西水許至于岐下周人從而思之曰仁人也不可
失也從如歸市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息乃止
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
厚仁及草木外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而其妃
后躬行聖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服修繁藻之事化天
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
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天
下三分有二猶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

函史主編

國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命未可也以文武二聖之德伐獨天之紂猶正其名教
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故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王業之艱難者皆農
夫工女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
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
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制人情隱恤民事如此之纏
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安民立政其
揆則一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
以爲之矣先帝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
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齊王不

明不獲思慮於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過標
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其創基立本固已異於
无代矣加之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
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
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溺爲適而狹節信仕進者以
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養望爲高而笑勤恪於
是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
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
心者皆名重四海若夫文王曰是不遑暇食仲山甫夙
夜匪懈咸共嗤笑以爲灰塵而相詬誶矣由是毀譽亂

函史主編

國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於善惡之實情愚齊於繁縟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
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
小隸其要事機之失市恒八九而世祿貴戚之子弟接
薦超超不拘資次奔競之士列官千百子直著崇讓而
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
其婦女粧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織泉之
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昏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
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
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
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

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楔如水斯穢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克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靈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變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

懷帝承亂之後位竊於強臣愍帝奔播之餘徒創其虛名天下之政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諸銓隲為世道繫如此後官散騎常侍卒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善名理仕為秘書監著魏晉陽秋詞理正桓溫見而恚之謂盛諸子曰妨門戶事矣諸子惶惶拜謝請刪改時盛引手家居性方嚴子孫雖顯白庭訓峻切至是諸子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乃私改之而先是盛寫定本寄幕容備所書竟存

宋初文益流弊士不復以竹為文本而轉於治辭范曄後漢書自稱所撰方志博瞻不及此而整理未必能傳後世皆自稱意法古筆勢放體大而思精然在文章之聖陸謝為其體之才乃後世之辭範

謝士衡謂謝遠類謝遠之而謝皆目靈運蓋其才而靈運亦疎死靈運晉車騎將軍玄琰少好學博覽為文奇縱橫俊爽靈運封東陽公玄琰王義真特受之與顏延之並見款密或稱其無行義真曰靈運疎延之臨有之然靈運文帝所賞古今人無不稱其行者也但情所得何能忘於所賞及義真廢而靈運延之之構得劉文惠立後故用靈運為秘書監延之之中書侍郎已出守永嘉封意遊越為歷諸縣勳勳不復理人諱訟無何稱疾去靈運以祖葬始寧有故宅遂移籍會稽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弄有格鳥之志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靈川荀雍泰山羊璠之以文章賞令共為山澤之遊時謂之四友其自台亭南山伐小園徑至臨海從者數百人百姓見以為山賊駭而奔之靈運也乃靖忠進切不為父方明所知方明守會稽靈運造馬遇惠連大憐賞謂方明日阿連十惜如此而常兒遇之長裕當今仲宣而食以下家之食何也宜以長裕見還載之去會稽太守孟顗昨靈運橫表其有異志靈運詰問自附帝以爲福川內史遊遂自若又多有司力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起女乞復逃匿作詩曰報亡子房者秦帝曾連耻其若此世道復何言死

謝靈運傳論言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文體三變相如
工焉形似之者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
鳥體並擅美富時世共崇古源其綱流而始莫不以氣
風靡以當好異情故其製及元康諸作持秀律
異班實體變世士縛古生風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習
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於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
扇列學窮於杜下德意玄妙止乎上篇雖比響辭賦屬
委什寄言上德託意玄妙止乎上篇雖比響辭賦屬
前秀雅範後昆若夫敷論心而推前藻工拙之數如
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之數如
宜欲使言羽相發底節效而若前而浮者則須切響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而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
可言文子建由京之作什篇滿片之字則寒雨之章
正長朔風之句也舉賢非傍詩史以音律調協取
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體務精而此秘未
親約著論如此自是沈宋精研音調唐近祖焉然未
能得之一窺可以其兩悟執以爲累千載未也下
侈乎○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父遙事齊爲中散大
夫以允選將徙荒裔新於朔言淚俱下齊武哀而赦之
靈運之編 卷之三十一
每裴高朗有德行夢鈴自天降而生昉昉生而神悟入
歲能屬文丹陽尹王僧綽引見其文必二復太息
以爲於孔子門當入室升堂兼有至性負親疾衣不解
帶衣吏去官泣血三年齊武帝聞之謂其世父曰聞昉
哀過喪人憂之非且亡卿家之寶亦時才可惜也宜深
奉世以父母不異尋覓事兄嫂謹入官廨以親族
與梁武歲時厚善歷事黃門侍即出守善典以親族
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遺戶戶在問歲歲以私奉買
米豆爲粥食之活三十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親其法
於殺人司罪孕者供其私費守新牛即公中奉八百
石昉僅受五分餘悉貸貧乏兄妻妾飯而已不事邊幅
曳杖行時邑人訟者就路次決焉卒惟木爲棺洗沐焉
斂百姓痛悼立祠哀時祀之武帝方食綠沈瓜聞昉
卒遇瓜於盤悲不自勝贈太常諡敬子昉與鄰人王僧
孺遇於竟陵西即其歡贈之詩曰行昉之首立人王僧
孺謂其執事西子而曰劉粲習藝廣志首錄其詩
晨登惜子夜燭其吟如曰而僧孺稱昉樂人之樂憂
人之憂虛往實歸志貪夫各行可以爲國俗義可以厚
人倫能伸貪夫不取儒夫有立至以爲過於事生傷性

云昉有四子無術業流落不自振綱舊莫論者道達平
即劉峻老標冬披葛練行峻法然若廣絕交論以議其
舊游畧言聖人握金鏡練風烈龍驤蟻屈從道汗降其
纖仁善瑒瑒道德耀其倫烈龍驤蟻屈從道汗降其
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較其音霜零而不渝其
色斯賢達之妻及歷萬古而不遇者矣建叔世民許祖
許祖之然谷不能驗其驗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
輕趨鋒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其較言流別有五術
馬方其寵釣重石權壓梁實雕到百工鑪捶萬物上激
與雲而呼喻下霜霰川驚蟄人始習鵲蓋陰門巨關
不望影星奔騰響川驚蟄人始習鵲蓋陰門巨關
流水接於皆願摩頂而至重應騰抽腸約司要誰焚燒巨
哲徇荆卿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贊巨
程羅山檀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將騎於君閉而鳴
錯則有窮巷之賔離廬之士登霄之梯梁玉之除
微魚貴見雖風香麟萃分屬焉之稍梁玉之除
詭街思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信是曰
賄交其流二也陸人夫宴喜四都郭有首人倫東國公
卿貴其籍其縉紳美其登仙加以領頭是類弟唯流沫
黃馬之劇談縱橫之雄辯飛流出其指顧榮辱
其史一編 卷之三十一
其一言於是冠王孫綺統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
未道於雲閣攀其麟翼可其論附駟驥之席端軌昇
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
合離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魚死鳥因將死而鳴
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其懷昭谷風之戚典
斯則斷金由於於淋隘列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澆
宰站張子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騁之俗
浣濯之倫無不操權衡乘機續告術不能舉續不能飛
雖傾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背向金玉淵海卿雲
輔轡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背向金玉淵海卿雲
毛若衡重鑑珠璣微影纖纖共工之患惡離之掩義
南荆之板屋東陵之巨荷皆爲匍匐逐逐折枝紙幣金
膏翠羽將其意脂韋史碎尊其誠故論益所游必非惠
夷之室苞苴所入實行乘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必惠
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實則故桓譚譬之
於門閭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迭遷盛衰相襲或前
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後亡或古約而今
斷可知矣此五交是生三累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
斷可知矣此五交是生三累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

林已養高勢動人主諸侯結驥而進陳雖造門猶有符
 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者亦寡
 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蕭然時有政曰治亂運也將建
 命也貴賤明也而後之莊子區區於一王歎息於一朝
 以原以之沈淵貫道以之憤不引過乎素則聖人所
 以爲聖者蓋在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以排而名不可奪
 不數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以排而名不可奪
 譬如水乎之斯百川焉塞之期爲淵焉升之爲雲則雨
 施沆之於地則潤體清以洗物而不亂於濁受濁以
 濟物而不傷於汙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木秀於
 林民必摧之推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
 而志士仁人猶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
 志而成名也彼其處之盖有審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故道之將行命之折貴也子不求而自得不懈
 自遇道之將廢命之將賤也豈獨恥之不求而自得不懈
 之而弗得矣希世苟合之士遂降服施之人倪仰尊貴
 之而遂追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悉
 執報得與失孰賢榮辱厚孰珍故遂冒其貨賄淫其聲
 色脉脉然自以爲得失蓋見般逢比干之亡其軀而不
 計矣上編 卷之三十三
 惟飛廉惡來之賦其族也知子胥之屬鑲林吳而不成
 骨無足之誅夷於楚也議汲黯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
 敖牛車之禍也笑蕭望之吸頃刻而懼石顯之威
 臨於後也達者之學亦各有至矣曰人之所爲奔視於
 富貴何哉以立德須貴乎則趨厲之爲天子不如楊雄中
 舒之闢其門也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
 之於其身也居實乎則執約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至
 而灑雨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爲名乎則昔惡
 重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
 神將以揆耳目樂人意乎事物甚眾焉已甚寡不變其
 生而善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身五刑隨
 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以一身見身名之視
 陳涉桀辱之家主哉故古之王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
 天下奉一人占之仕宦以官行其義不以利昌其官也
 古之君子恥得之而弗能治不取能治而弗得也天
 人之性核邪正之分權禍福之門終榮辱之業天動星
 迴而辰極終居其所環旋輪轉而衡軸猶覩其中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改舍彼取此業已深於力命之辨劃境
 自提之梁矜資材地歷十卷不遇聞漢武對韋巨唐恩

霜夜零蕭艾幽芝蘭其蓋誰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
能抗之哉其言也人之言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瑕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如卒於圍
才非不肖也主非不明也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
父儼公孫弘對策不第歷說不入枚豕淄川見棄州部
設令忽如過溷淹死霜露其荷詆耻豈崔馬之後乎及
開東閣列五賢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懸而後智先
非而終是乎將榮悴有定數命有外極而謬生妍出其
蔭四也夫虎肅風馳龍興雲翥故重華立而元凱升愛
辛生而飛廉隄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閭士衆焉居
寡而薰猶不同器焉不接翼是渾敦倚机陳武於雲
臺之上仲容庭里耕耘於戴石之下橫謂與在戎無
繫於天其蔽五也豈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
殺爲道德以蒸罔爲仁義自金行不斂天地板蕩左帶
涕屑乘間電發遂覆運洛東五都居先土之衆梓櫛咸
振於中縣矣三皇鏡其萌黎五帝辨角其區宇垂落繁
克似神州福壽禍淫處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
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或者以鬼神害盈皇天祐德
故宋公三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窮千里來雲且干公高
門以待對殿母掃墓以望哭此君子所以有豫不息也
我史上續卷三三九

然則關之思作哀江前試以政意入階平
劉綱字序和東亮八使夢執丹漆之遺諸佛尼南
謝靈運聖旨莫若注經矣而馬鄭諸儒私之唯文章
用定通經與於是準易所用之策撰文心雕龍十九
篇以爲文之爲德大矣與天地並作原道宗經徵聖正
諸體上選於其本而自發論賦府也傳諸子下至雜文
之神用有司契焉雖生季葉又溺於詞而深覺遠以深
文多不錄其要言曰牆宇重峻則生網自深覺遠以深
散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曰辭之骨如體之辭
駿爽則文風生焉其論通變曰青生於藍絳生於青
喻本色不能復化故陳青澤綿必歸藍絳生於青
其能也且論體勢曰圓有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
仍文章行乎其中矣而職在裁裁者裁其情理設
體操墨之審分也故思賡者義數才義者善善則者
技而去而旨留善教者科條漸而義顯至繁而不可
約而不司益乎練矣其論聲律曰聲含宮商雜自血氣
音律以治本於人聲悅喉舌唇唇齒齒而廉肉
準於然則明論章句曰篇之彪如章無也章之明
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章句在篇如商之由絲
原始要終清必蟻次必行之舞逆前篇中二意絕筆之
言追細前句之旨對夢相衡首尾一體若將夫其明
焉然則形支體必變神理爲用事不孤立而體辭有四
化焉言對易事對難友對爲優止對爲劣右驥左
於轉識以爲服變之一足應踵而行賦之手其論義
詞並貴與雅以爾雅淵源訓詁蒼頡說文奇文也其論
秀者曰心術之動遠而文情之發深隱者文外之重旨
川瀆之難珠玉而淵表方圓秀之爲用乃思合自達非
研慮所果也染采之與雕鏤則雖美非秀矣其論養氣
曰昔王克著述有養氣之才外而末世競詞爭務於日
作者取適習聽非養氣之才外而末世競詞爭務於日
且重少志盛長艾氣衰思有外而末世競詞爭務於日
宣清其心誠暢其氣氣壯則目合多使底爲意得則前

史記上編卷三十三 三定本

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而弄閑於才鋒賈餘
文勇斯亦備矣之一方也又曰大體文章類多枝派附
辭會義而無總綱領驅萬途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義理
中條而陰而藏迹是以執符取篇似善矣之亂扶勝而
任心如博學之微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前驅有
功而後揚難繼善矣之文則術有恒數按前整伍以侍
情會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蕭
芳而視之則如繪繪之妙則黃味之妙則使佩之則乃
員理而約於事斯爲盛矣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自達乃
始周而訓字思纂陳即項入漢太子太傅堪後也世居
姑熟傳通記傳善屬文齊侍中謝朓守吳興無所與唯
與謝朓共談而已梁武帝命爲中書舍人與謝朓共
員外散騎侍郎即河南獻馬詔爲賦以三篇舊宅爲先
宅寺製寺碑帝自題銅表立獨使爲銘每奏帝輒
顧善帝得碑辭所書碑殘缺獨餘千字使與謝朓共
藻亦六朝翹楚云

論曰自魏晉來士祖玄虛以任誕爲達以曠務爲大
必心解習溺之然也故文靡靡乎弊而競於治辭亦若
天開道焉思王深興有君子之心于令昇哀晉申王治
之統陸生王等論豪士賦文賦於又若道乎思也平天